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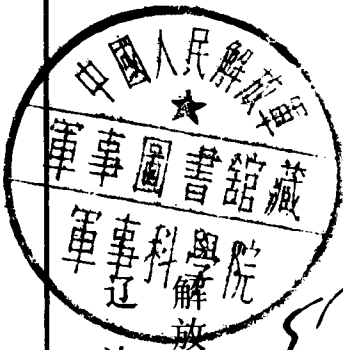
中國兵書集成



解放军出版社  
辽沈书社 出版

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

# 中国兵书集成



军事科学院

解放军出版社  
沈书社

出版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兵书集成 38 册: 兵铙 / 《中国兵书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1994

ISBN 7-5065-2318-3

I. 中… I. 中… III. 兵法-中国-古代-选集 N. E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3882 号

中国兵书集成

(第 38 册)

Zhongguo Bingshu Jicheng

《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 编

---

解放军出版社 辽沈书社联合出版

(北京市平安里三号) (沈阳市南京街 6 段 1 里 2 号)

北京 1201 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5 印数: 1300

1994 年 9 月第一版 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

责任编辑: 童德先 谢钢 封面设计: 解寥生

---

ISBN 7-5065-2318-3/E·1193

---

定 价: 78 元 (全两册)

## 《兵镜》编辑说明

《兵镜》，分编为《中国兵书集成》第三十八册、第三十九册。

《兵镜》，一题《兵镜吴子》，全书十三篇，二十卷，另有《兵镜纲目》一卷。明庚申岁（万历四十八年，即公元一六二〇年）前后，四川新都吴惟顺、吴鸣球、吴若礼编辑。该书内容涉及军制、选将、任将、将职、选兵、讲武、行军、计战、营阵、攻守、军需、天文、地理。江起龙在《兵镜凡则》中说：「是书抽阴符之秘，泄玉版之精，不简不繁，准古酌今，而集其成」，「间有发前人所未发，道时人所不敢道者」，「勘乱之韬铃，保泰之经济，文治武备，均不可少」。其内容相当丰富，对于学习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编辑部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末问奇斋刻本为基础，与军事科

JK02/06

学院军事图书馆藏本对照校勘，纠谬补缺，使其成为完璧，作为底本影印出版。兹将两种版本的主要差异分述于后，以供参考。

一、北大本、军科本两者正文内容相同，但有些卷编辑、校正的署名有所不同。如卷十八，北大本署名为「新都吴惟顺长卿父、吴鸣球玉宣父编辑，同宗吴之奇汝才父校正」；军科本署名为「新都吴惟顺长卿父、吴若礼子让父编辑，同侄吴森子山父校正」。其它不同者有卷一、卷六、卷七、卷八、卷十、卷十七、卷十九、卷二十等。

二、北大本「兵镜引」、「跋」、「兵镜吴子十三篇叙」、「兵镜吴子十三篇凡则」、「兵镜吴子十三篇纲目总录」、「兵镜吴子十三篇纲目」，集中编在卷首。军科本「跋」编在全书末尾，「兵镜吴子十三篇纲目」分别编在十三篇的各篇正文之前。

三、北大本「兵镜吴子十三篇纲目」缺「天文」部分，军科本不缺。

四、北大本卷五第八页和第九页，第十页和第十一页（新编

一一六一—一二八页），排版错误，以致顺序错乱。据军科本正确顺序改正。

五、北大本「纲目总录」卷七、八，「行军」中「山谷行营并图」的「山」误为「田」，「下营诸器并图」缺「图」字。

六、北大本卷十七，「步天歌」（第一〇三—一〇六页）有误，图文不符。似应以图为准。

七、北大本卷十七「天文」，卷首「纲目总录」为「星象」，正文子目为「浑天」。卷十八，卷首「纲目总录」为「占候」，子目为「天时」。

八、北大本、军科本，均有讹误、脱漏、倒置等错误，对有据可查者在制版影印时有的已作改正。

《中国兵书集成》编辑部

一九九三年八月

昇

鑄

(一)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

問奇齋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寬一四厘米



昇

鑄

(二)

20/10/11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

閻奇泰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一寬一四厘米

中国兵书集成第三十八册  
兵 镜 第 一 册 目 次

兵 镜

明 吴惟训 吴鸣球 吴若礼编辑

兵 镜 引

跋

兵 镜 吴 子 十 三 篇 叙

兵 镜 吴 子 十 三 篇 凡 则

兵 镜 吴 子 十 三 篇 纲 目 总 录

兵 镜 吴 子 十 三 篇 纲 目

兵 镜 卷 之 一

军 制

定 军 制 策 ( 九 三 )

复 唐 府 兵 论 ( 九 六 )

军 制 条 略 ( 一 〇 五 )

七 一

七 一

三 五

二 九

二 五

一 七

一 三

一

兵鏡卷之二……………一〇九

选将……………一〇九

辨将 (一一八) 谋主 (一二四)

辨士 (一二八) 侠士 (一三一)

选将条略 (一三四)

兵鏡卷之三……………一三九

任将……………一三九

将难 (一四二) 任将条略 (一四九)

兵鏡卷之四……………一五三

将职……………一五三

将系 (一六一) 将本 (一六四)

将职条略 (一六五)

兵鏡卷之五……………一七三

选兵……………一七三

选锋 (一七四)

选能 (一七六)

选不拘方 (一七八)

财才相同 (一八〇)

广士 (一八三)

纳盗 (一八四)

劝募 (一八六)

蓄义 (一八七)

原选兵 (一八八)

选编条略 (一九二)

### 兵镜卷之六

#### 讲武

教例 (二〇三)

习勒进止常法 (二〇六)

教旗 (二〇九)

教步兵 (二一三)

教骑兵 (二一六)

操敌条略 (二一九)

### 兵镜卷之七

#### 行军

行军条略 (二三〇)

齋粮 (二三七)

斥堠 (二四〇)

探旗 (二四一)

..... 二二七

..... 一九九

探马 (二四二)

哨探 (二四二)

山谷行营 (二四六)

遁铺 (二五二)

行烽 (二五二)

军祭 (二五三)

军誓 (二五四)

定惑 (二五五)

乡导 (二五六)

字验 (二五九)

衔枚 (二六〇)

兵镜卷之八

下营九法 (二六三)

下营地网 (二七一)

下营陷骑 (二七二)

下营诸器 (二七九)

下营择地 (二九三)

缘营杂制 (二九七)

夜营 (二九九)

备夜战 (三〇四)

夜号 (三〇六)

夜巡 (三〇七)

更筹 (三〇七)

防毒 (三一〇)

寻水泉 (三一三)

养病 (三一三)

牧放 (三一四)

号令 (三一六)

尝罚 (三二七)

兵镜卷之九

计战上

计战下

不战 (三五六)

料敌将 (三五八)

察敌形 (三六〇)

新智 (三六六)

据利 (三六九)

就顺 (三七一)

六形 (三七三)

九地 (三七八)

九地反用 (三九一)

兵镜卷之十

奇伏 (三九九)

擒敌 (四〇四)

觊衅 (四〇五)

间谍 (四一〇)

用说 (四一四)

百战条略 (四一九)

三九九

三三七

三三七

三四五

用骑附选马 (四五九) 用车附车制 (四六五)

用牌附牌制 (四九九)

兵镜卷之十一 ..... 五〇七

营阵 ..... 五〇七

历代阵法 (五一〇) 车营图说 (六四三)

辘重营图 (六四九) 营阵条略 (六五二)

兵镜卷之十二 ..... 六六五

攻守 ..... 六六五

攻城 (六六九) 攻城图具 (六七三)

攻城条略 (七三二)



中国兵书集成第三十九册  
兵 镜 第 二 册 目 次

兵镜卷之十三……………七三五

守城（七三五） 守城图具（七四〇）

守城条略（八二九）

兵镜卷之十四……………八四一

火攻（八四一） 火攻图具（八八三）

火攻条略（九八五）

兵镜卷之十五……………九八九

水攻（九八九） 水攻图具（九九一）

水攻条略（一〇五二）

兵镜卷之十六……………一〇六九

军需……………一〇六九

州郡儲糧 (一〇七二) 中卫屯田 (一〇七五)

西北垦田 (一〇八〇) 九边屯田 (一〇八五)

屯田十政 (一〇九八) 军需条略 (一一〇二)

兵鏡卷之十七.....一一〇九

天文.....一一〇九

星象 (一〇〇九)

兵鏡卷之十八.....一二〇九

占候 (一二〇九)

兵鏡卷之十九.....一三四一

地理.....一三四一

海江防 (一三四一)

兵鏡卷之二十.....一四三五

九边附女直考 (一四三五)

兵鏡引

余曩籌籌遼事而作遼  
籌、兵也、籌、餉也、兵  
餉、豈籌而足者哉、惟是  
杞人憂甚、姑效賈生流

涕耳乃若吾家之制王將  
之卒于戰守之營陣之芻  
糧之山川象緯則付諸想  
像而未能言之河受人延  
陵氏長郊王宣持所輯

吾家一書問余燃藜讀之  
頓覺余以相像去九天九地  
之奇靡不具載攷其借箸  
而譚非不徵材於禮代拾  
案於前人然而縷析而

陳兼搃而貫鑄以古貌淫  
以新裁悅者三爲六玻璃  
七十二鏢誓鏡沿寸管中  
噴薄而出傷亦涓上隆中  
遺寶歟而且標之曰鏡之明

體也體以可映鬚眉取象  
象投之妍媸莫遁秦  
宮之照妖國甚神也茲集  
一十三篇示兵家支節頭  
顱瞭如指掌豈非百禩師

兵鏡

序

五

中之鏡而與照妖之神物並烈  
哉嗚呼於今日尤闕切乎遼  
左鼎沸寇逼門庭而三巴  
又報叛矣頃者征東征西  
詔分布寰中斗大金章懸



之在闕寥々宇宙滅寇讎  
人低々當事者提戈躍馬之  
笑知其制而兵法之源流邈  
矣知其戰与守而寸鉄擒王  
千將懾賊談笑而捷矣知

其營與陣而細柳軍門河陽  
旗幟堪落虜魄矣知其芻  
與糧而人無捋腹馬盡上襄  
元氣壯矣知其山川與象緯  
而澄陰背水甲子陳師豫筭

在我矣審如是也而茲集  
寧無裨於當事者乎是故  
籌佐一時去也鏡匪直佐一時  
而寔佐一時者也有鏡可以  
多籌而有多籌不可以多鏡何

李學莽之士當自時艱以  
 韓范之心吐孫吳之舌令請  
 縹緲頭者不以步于問渡哉  
 雖然兵主勇主氣大  
 將軍馬上破敵人空矣

暇褻災梨之局孰知夫  
運籌帷幄中當必有其  
借鏡也偽曰西江之水  
難及画餅之充愈饑  
則余且為之解嘲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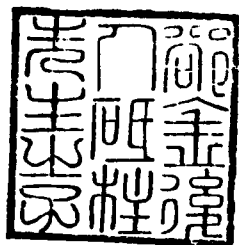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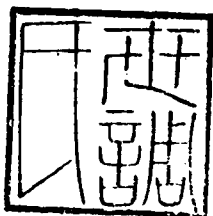
兵鏡

兵鏡

序

序

華亭張島世調父撰



汪仲子曰文武兩部一俗儒分  
為通儒合為能然鞭以矣我  
軍鏢心鉛繫百千在氣消磨  
三寸管中笑睨目飽黃石倚談  
將軍血戰奪幸正秋敗北悌  
來病臥山間遇花鳥嵐泉涉

斟低唱一切等之浮雲惟閩東  
事則晴焮而款裂今年春蜀  
點告警未嘗不浩呼曰破虜心  
長奚弓力茲時拓案頭兵鏡展  
轉閱之覺夫筆舌代征誅者必  
不乏人乎患天山難定哉况之麼



小醜騷動萬方倘能挽銀河洗  
甲兵如勸親征而蕩擒批遷  
議而虜退下南贛而叛勦九原  
再作不得咲我軍為俗儒  
是又以征誅當學古也余拭目  
俟之矣聞陸輯兵家三則

社兄至宣長卿先後唱和長句  
幸一安軒奕學不減司馬目  
中不可一世而至宣風流蘊藉  
負文武材通儒也是集也意  
微逗其傀儡乎

社弟涇瑞五輯文謹跋

兵鏡吳子十三篇叙

庚申歲吳長卿緣其叔江村訪余於  
京都余覩其人美如玉英、有奇氣  
嗣是日與把臂時擎樽吊古時檢  
韻描情時對局敲燈時爇香爇座  
而覺長卿嗜尤熟無他介也願語及

妖醜便拍案大叫 毅然有請纓繫  
頸之思焉噫何壯也既余值

光廟大漸倉遽求

幼主侍左右弗可得雖旋奉

乘乾而一垂一紹之交亦岌々矣余方

拭目

新政思得進終軍以致單于詎意  
以病歸園間之泄之一瞬更秋志且  
休矣而長鄉忽東余曰撥枕匪茹整  
居焦獲余小子無能飭戎以匡王國  
唯是竄首曠下藉同志玉宣子搜古  
今武備彙而成編凡一十有三蓋以

寸管代戈矛以尺帙代露布以撫探  
代帷中之借箸以校讐代塞上之摧  
鋒而願持戈矛捧露布摧鋒借箸  
者一展之而收虜於目中再展之而擒  
敵於掌上展之又展而勒績於旂  
常如是焉而已幸假一言以額之余

覽未竟不覺拍案大叫曰有是哉其  
大有造於國乎方今泰寧已久窳惰  
滋深軍則空籍矣武則演劇矣伍  
則呼庚癸矣將則純袴子弟債帥  
錢官又皆法東于文墨而擔弛於輿  
歌矣戰則二廣六花茫焉莫曉悖天

時失地利而攻守兩無所據矣得是編而讀之夢者覺靡者振豈特媮卒變為貔貅億將翻成熊虎而中天之軸立轉富強標銅柱於南極奠磐石於東隅旦可俟矣兩君不大有造于國哉且兵家鼻祖莫過孫吳而



是編之數巧與孫符兩君之氏巧與吳  
叶孰謂千百禩而下遂無孫吳子其人  
耶余因是而還意之而後知長卿之注  
嗜有以也一搏也而折衝之畧寓焉一局  
也而賭墅之机托焉信歆高吟安必非  
薄言采芑之情乎拭爐莊視安必允

兵鏡

序

金甌每缺之思乎興托風流心雄捷  
伐則兵鏡一書其長纓也單于之頭

不久繫

闕下矣

江夏楊漣太洪父撰



兵鏡吳子十三篇凡則

計十條

一兵家言。雖得馬上之後。束之高閣。然其書則充汗矣。自武經七書而外。若武經總要。登壇必究。紀效新書。虎鈴經。武備志。武編。兵垣。兵畧。種種不可殫述。然非失之簡畧。則又失之浩繁。且總要一書。係是宋本。大半有宜古而乖今者。孰有是書。抽陰符之秘。洩玉版之精。不繁不簡。準古酌今。而集其成耶。

一他書不唯摭拾不經。而且類次無序。若是編者。覽其綱。便悉其目。檢其目。第挈其綱。使觀者辨如列

兵鏡

凡則

眉洞如指掌。其有不快心者。幾希。

一倣孫子而輯十三篇。孰可意增。孰可意減。且井井有條。脉脉遞貫。雖出纂彙之工。實融牽合之迹。人集之耶。抑天成之耶。

一每篇綱有綱之統論。目有目之文章。然就一綱一目中。而一篇未盡其意。則另揭一行而列之。但不復標題耳。所謂合而未始不分。分而未始不合也。一每篇綱目之後。復有條畧者。局雖創獲。然亦微倣行軍須知之條畫焉。蓋支分於滙源之外。縷析於全幅之中。不如是。不足以使粗知文義者。一展卷。

而瞭然耳。

一條畧之外。復有圖說者。蓋義未易曉。則摹之以圖。圖未易曉。則闡之以說。圖前說後。畫然不焚。而間有說前圖後者。所重在說故耳。

一行中有亞一字者。如條畧次行是也。有亞二字者。如總目是也。有亞三字者。如總目中之細目是也。總之一字位置。確不可移。雖謂以兵律爲書律。其誰曰不然。

一是書恐文理荆棘之處。觀者倉卒難會。故每句置圈。且字櫛句比。動經數番之心。數番之手。數番之

目而復不輕藉手。嗟嗟。良工心獨苦矣。

一見書稽覽其富。攻覈甚精。大都襲成書爲根柢。述已意爲斧斤。亦間有發前人所未發。道時人所不敢道者。豈規規編輯也云爾。

一是書也。豈徒曰項弁兜者習之乎。恐服章逢者亦未可少也。何也。戡亂之韜鈴。保泰之經濟。甲冑於其中也。

新都江起龍九鱗父識

兵鏡凡則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總錄

卷之一

軍制

定軍制策  
軍制條畧

復唐府兵論

卷之二

選將

辨將  
辨士  
選將條畧

謀主  
俠士

卷之三

任將

將難

任將條畧

卷之四

將職

將係  
將職條畧

將本

兵鏡

兵鏡

目錄

卷之五

選兵

選鋒  
選不拘方

選能  
財才相用

廣士

納盜

勸募

蓄義

原選兵

選兵條畧

卷之六

講武

教例

習勅進止常法

教旗

教步兵

教騎兵

操敵條畧

卷之七

八

行軍

行軍條畧

齊擺

斥候

探旗

探馬  
田谷行營并圖

哨探并圖

遞舖



行烽  
軍誓

軍祭  
定惑

鄉導  
脚攸

字驗

下營地網  
下營諸器并

下營九法  
下營指騎

緣營雜制  
備夜戰

夜營  
夜號

夜巡  
防毒

更籌  
尋水泉

養病  
號令

牧放  
賞罰

卷之十九

計戰

不戰  
察敵形  
據利

料敵將  
新智  
就順

六形  
九地反用  
擒敵

九地  
奇伏  
規繫

兵鏡

兵鏡

目錄

三一

間諜  
百戰條畧  
周車附車制

用說  
用騎附選馬  
用牌附牌制

卷之十一

營陣

歷代陣法  
輜重營圖

車營圖說  
營陣條畧

卷之十二

攻守

攻城  
攻城條畧  
守城圖具  
火攻  
火攻條畧  
水攻  
水攻圖具

攻城圖具  
守城  
守城條畧  
火攻圖具  
水攻  
水攻條畧

卷之十六

軍需

州郡儲糧  
西北墾田

中衛屯田  
九邊屯田

屯田十政

軍需條畧

卷之十七

十八

天文

星象

占候

卷之十九

二十

地理

海江防

九邊附女直考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總錄終

兵鏡

金

目錄

金

三四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軍制

目

一 定軍制策

復唐府兵論

軍制條畧

兵凶器。戰危事也。何以制軍習之。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黃帝伐蚩尤以來。丘井已制。則軍者所以以殺止殺。以戰去戰者也。然不歷攷其制。則美意不知。

所法延弊不知所懲古昔寓兵于農之制善矣得其  
意者則唐之府兵稱焉顧不旋踵而壞國祚隨之嗟  
嗟軍制可弗慎乎哉故以軍制爲篇首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選將

目

辨將

謀主

辯士

俠士

選將條畧

夫三軍之衆如蝟毛如亂草欲使群而聽一人之指

兵鏡

綱目卷之二

二

揮。捷動而萬目注。腓動而萬足馳。意動而萬情會。置之生則生。置之死則死。不亦難乎。故得其將。是謂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其將。且焚起而譁然矣。是以軍制之次。卽列選將篇而爲第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任將

曰

將難

任將條畧

將何以稱任也。蓋對壘決機轉于呼吸。君烏可不任將。烏得不自任。如邇者分閫不專。非爭戰守于野。則請戰守于朝。十羊九牧。疆宇之沒。職有由矣。不知任之未可輕者。謂恐非其將耳。業選矣。尚得肘之掣耶。

兵鏡

綱目

兵鏡

綱目卷之三

故任將次選將而為第三。

三

四〇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將職

目

將係

將本

將職條畧

受若職。怠若事。卽在一官一司。處優游閑散之任。且不可。而况將云乎哉。夫授鉞之後。豈徒授之兵柄。直舉社稷封疆全授之矣。非通三才。備五德。不足以副

兵鏡

卷之四

一將職可不副乎哉職可易副乎哉故任將之次繼以將職之第四篇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選兵

目

選鋒

選能

選不拘方

財才相用

廣士

納盜

勸募

蓄義

原選兵

選兵條畧

嗟乎。今日選之一字。不暇言矣。但曰募兵。募不可不募。又不可何也。夫朝不謀夕之衆。思遲久矣。惟以勢渙而弗能聚。今代之聚而不爲之所。則遲而斃。與赴虜而斃。等斃也。而緩急分矣。彼豈不熟審乎。故曰不可募也。然不募。則誰與衝鋒。誰與扼險。天下有無兵之將乎哉。故又曰不可不募也。然則募乎不募乎。調

之蓋有策焉。一曰紀律貴嚴。哨官哨長隊長隊伍向也名而已矣。今以等第鈐束少犯卽白之統帥。謹以軍法從事。無相私。無相隱。庶幾無相玩乎。二曰聯以恩義。一公無私。同甘獨苦。如李牧之日費牛酒。吳起之病疽。輒吮士心。感佩有不帖服者寡矣。三曰給餉貴速。朝編冊籍。募給廩餼。嗷嗷鼓腹。何至有脫巾呼癸之虞也。四曰安家從厚。今以薄道爲招。彼計不聊生。不得不應。當其應之時。固已發難有心。敵愾無志矣。愚以爲募之之法。宜區三等。勇武兼擅者爲上等。偏長者爲中。兩拙者爲下。則安家以是爲差。務得贍

其父母妻孥保無內顧之慮。且俾無家室者挾賞既厚。自待不薄。又焉肯一逞以輕喪其元乎。五日務令寔濟。三日以前將安家銀兩完而畀之。而限三日以後。一鼓趨食。二鼓嚴辦。三鼓登程。不然而銖銖以付。捱延歲月。浪費無餘。一旦謹譁。誰實使之。凡此五者。當事者豈未慮之熟哉。而卒使恩威並阻。則承委者未必寔體之過也。總之募兵之道。只要解得恩威兩字。恩不妨溢于額外。威不容貸于法中。恩則密維其腹心。威則牢繫其手足。手足腹心。業爲我制。又何不如身使臂。臂使指哉。此區區芹曝之私於選兵一篇。



漫陳一得而于當事之知耶罪耶則愚之所未及慮矣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

綱目

四七

兵鏡

綱目

四八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講武

目

教例

習勒進止常法

教旗

教步兵

教騎兵

操敵條畧

兵鏡

綱目卷之六

夫今之兵皆市人也。驅市人而戰，可必勝乎？則勢必藉于練矣。願練之之法，難以習武藝，教陣法爲主。其法維何？曰：止就千人而言，選其長于矛者爲矛長，長于刃者爲刃長，長于射者爲射長，長領二十人。晨夕訓練，譬之塾師之課蒙。工師之繩藝，然將官則日升演武堂而督之，日演百，十日演千，週而復始，無容少懈。陣法則授之以圖，而通之以變，合而操之，三六九之期。于是衛軍中勇技全擅者列上冊，勇劣于技者列中冊，而兩殿者則列下冊焉。計三月可，以熟練千人，竣則別爲簡閱。此與假獻俘，佯北走者。

似有間也。又一法云。假如五人爲伍。伍之長則一日而三閱焉。二十五人爲隊。隊之長則一日而一閱焉。五十人爲哨。哨之長則間日而一閱焉。百人爲卒。卒之長則三日而一閱焉。五百人爲旅。旅之長則五日而一閱焉。千人攝之以團練。團練則十日而一閱焉。合而較之。二法實小異而大同也。考諸畧曰。隊與隊熟而後合之於總。總與總熟而後合之於哨。哨與哨熟而後合之於營。以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以將官操軍。不若使軍自爲操。斯非練兵一証佐乎。兵旣選矣。訓練要矣。故以講武繼之。

兵鏡

綱目

兵鏡

綱目卷之六

九

五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行軍

目

行軍條畧

齋糧

斥堠

探旗

探馬

哨探并圖

山谷行營并圖

遞舖

行烽

軍祭

軍誓

定惑

兵鏡

綱目卷之七八

鄉導

字驗

脚枚

下營九法

下營地網

下營陷騎

下營諸器并圖

下營擇地

緣營雜制

夜營

備夜戰

夜號

夜巡

更籌

防毒

尋水泉

養病

牧放

號令

賞罰



夫以仲由行三軍。而宣父且弗之與。則行軍豈易易哉。蓋軍有以行爲行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是也。有以止爲行者。後人而發。先人而至是也。有忽止而忽行者。止如堵牆。動如風雨是也。有進以爲行者。前仍其前。後仍其後是也。有退以爲行者。以前爲後。以後爲前是也。有統而行之者。列爲方陣。戰鋒在外。輜重在中是也。有散而行之者。聯爲長陣。如常山。率然。首尾相應是也。有行于山谷者。絕山依谷。步步爲營是也。有行於水上者。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是也。有行于平陸者。處易背高。前死後生是也。有行于

斥澤者。亟去無留。必依水草是也。有行以車騎者。十  
害九敗。不可不避。八勝十利。不可不趨。是也。有行以  
步卒者。多備拒馬蒺藜。常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  
前。短兵弱弩居後。是也。此特其大畧也。究而言之。鬼  
神莫測其機。風雲莫擬其狀。雖有能之將。有制之兵。  
苟非縝密其就能。與于斯。是以講武之後。繼以行軍。  
爲第八。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計戰

目

不戰

料敵將

察敵形

新智

據利

就順

六形

九地

九地及用

奇伏

擒敵

覘釁

間謀

用說

百戰條畧

用騎附選馬

用車附車制

用牌附牌制

夫必鳴鏑交鋒而後謂之戰。戰亦危矣。蓋聞捷于郊原。何如折衝于樽俎。折衝于樽俎。何如笑勝于廟堂。一戰而拓疆宇。戰可也。一戰而戮蚩尤。戰可也。不然則寧堅壁固壘。機謀潛運。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衆待寡。以強待弱。以堅待瑕。而已矣。故古人貴以先聲奪人之氣。貴以寸舌下人之城。貴以片紙降人之國。蓋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何必驅生靈于鋒鏑。塗肝

膽于疆場。逞一擊而後快乎。且所謂進死爲榮。退生爲辱者。言其敵愾之氣。應如是耳。若不求平日之勝。不勝而第論臨時之死。不死覆軍而死。則曰節。全師而避。則曰遯。吾不知區區一死。何濟于國也。兵法獨不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乎。則戰之以計也。審矣。故以計戰一篇。析爲二卷。以次于行軍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

綱目

正金

綱目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營陣

目

歷代陣法

車營圖說

輜重營圖

營陣條畧

夫戰則戰焉已矣。何以營陣爲哉。蓋不知止焉而營。則不動如山。難知如陰。敵不得以撓我。行焉而陣。則

兵鏡

綱目卷之卅一

雖絕成部。雖散成行。敵不得以亂我。故金虜曰。撼山易。撼岳軍難。營陣之謂也。願非操之有素。而令三軍心存進退。耳聽金鼓。手知擊刺。足趨坐作。隨旗變化。電發焱馳。俄頃之際。烏能使之立整哉。故營陣一篇。又次計戰而輯。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攻守

目

攻城

攻城圖具

攻城條畧

守城

守城圖具

守城條畧

火攻

火攻圖具

火攻條畧

水攻

水攻圖具

水攻條畧

用兵之道不出戰攻守三局而已矣。可戰則攻不可戰則守。故曰攻則有餘守則不足。願善攻者動于九天。要未能舍水火而別爲攻。善守者藏于九地。要未能舍水火而別爲守。貴用之宜焉耳已。故就攻守一篇。析爲攻城守城火攻水攻四卷。而次于營陣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軍需

目

州郡儲糧

中衛屯田

西北墾田

九邊屯田

屯田十政

軍需條畧

善用兵者。因糧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尚矣。獨不曰師行而糧食于則。陸輓水輸。必取之國。而足。而况內斗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則軍需若之。何不亟亟也。緣軍需而適軍需之所從裕。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凶。非其國若之。何不亟亟也。故以軍需一篇總次于諸篇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天文

目

星象

占候

戰人力也。謀人智也。器械非人弗利。芻餉非人弗充。何涉于天。而兵家輒重夫星師曆士哉。雖然有說焉。蓋知風則順風而揚火。可前禦也。知雨則決堤而注。水可前坊也。知象緯則達興衰之數。知雲氣則明休

告之徵。由是言之。則陰陽向背。旺相。孤虛。占候之術。  
兵家。殆不可闕焉。故析天文一篇。以爲二。庶畧備其  
一班云。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地理

目

海江防

九邊附女直考

兵法云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况目不辨九川四隩乎哉然坤輿大矣山川險要豈能以觀記窮唯是邊陲者國之藩籬兵之所宜成也江海者賊之淵藪兵之所宜扼也故地理一篇列爲二卷

兵鏡

綱目

十一

兵鏡

綱目

七〇

以著其槩若欲悉寰中之見廓域外之觀則廣輿志  
可披也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卷之一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姑蘇張國經元建父較正

軍制

古者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夏商而上。制度無載。不可得而記也。

周官以一卿為大司馬。掌制軍誥禁。又有小司馬。軍司馬官皆用大夫。又有輿司馬。行司馬官皆用士。是

謂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衆以相督攝以相輔承而武官之列備矣凡制軍國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一鄉萬有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爲伍而屬之比長五五爲兩而屬之間胥四兩爲卒而屬之族師五卒爲旅而屬之黨長五旅爲師而屬之州長五師爲軍而屬之命卿居守征行以相部曲而師營之法備矣。

齊威公用管夷吾之說制國五家爲軌則五人爲伍有軌長以帥之十軌爲里則五十人爲小戎有里司以帥之四里爲連則二百人爲卒有連長以帥之十

連爲鄉。則二千人爲旅。有鄉長以帥之。五鄉爲一師。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有五鄉之帥以帥之。故有中軍之軍。高子之軍。國子之軍焉。蒐旅獮治畧本周法。亦大國三軍之制也。

戰國以前。軍士在於閭里。有事焉而簡稽。有時焉而教習。餘功暇日。農作而家居。未有留屯坐食。番上長征之法。是以處軍置吏之名。一隨鄉黨。惟出師行營。則有部隊裨校之號。殊焉。

漢以後。大改二代之軍。始有州郡教士。京都校卒。而掌兵興衆。不任鄉黨之吏矣。初詔郡國。選有材力之

民籍爲材官騎士使守尉令丞典領課試以備征討  
京師則有虎賁羽林之士材高者選爲將監而屬在  
光祿又有南宮北宮衛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劔  
戟士有都候丞一人掌之而屬在衛尉又有越騎屯  
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士各七百人設置員吏稍尊  
有司馬稍尊有校尉而屬在北軍中候皆閑時宿衛  
有征則行自高帝至建安雖士員官號更易不常而  
漢之營法具此也

魏晉已降軍號尤繁處置統隸大約如漢逮於  
西魏始立諸府不滿百人有郎將主之隸在二十四

軍。每軍一開府將之。每二開府屬一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分屬六柱國。

隋則每府有隊副。旅帥。校尉。鷹揚郎將。副郎將。步卒有步兵校尉。騎士有越騎校尉。雜典兵馬。而征防上免內聽命於十二衛。衛二將軍。一大將軍判之。

唐貞觀以後。上府至千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十八爲火。火有長五十人。爲一隊。立隊正。三百人爲一團。置團校尉。而府有折衝。左右果毅。知府並判府事。內屬諸衛。則如隋制。武士應宿衛者。離爲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本朝開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

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制之大略也。至於京營之制。考之國初。

高皇帝以神武定四方。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析翼府諸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寶

纛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於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做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成化三年。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



陣者曰老家。住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爲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

祖制三大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叅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森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於今不變。此京營沿革之大略也。

列廟以來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爲令。獨

莊皇帝銳意飭武。惟自隆慶三年爲始。於季冬農隙之候。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乃今則巡視非不有。科道三年又非不特命。內外臣代一閱視也。然而法令空懸。廢弛猶昨。失

莊皇帝遺意矣。爰稽舊章。博採群議。竊以爲有嚴訓。練覈選補。信法令。清班軍。新陣法。集名將之六者。宜講求焉。試詳論之。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謂之分操。先是科臣疏議

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講練。仍以教練分數定賞罰格。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操畢。仍掣留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其分操聽各將自掣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令非不嚴也。乃今上恬下熙。玩日愒月。卽所演諸藝。多習花套以娛目前。其間號爲選鋒數千人。雖亦諳曉騎射。半係貴幸僕役子弟。將領僅示羈縻。莫敢督責訓練。每見歲時殿最。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

功。又何常以教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降將領祖級祇託空文未覩實行以故獷悍之輩既習于驕貧懦之儔復安於惰侵晨下營惟是搖旗吶喊鳴鑼舉炮循故套演飾不半日而荷戈歸卽良將猛士末由自見矧復什九碌碌者乎。則訓練不可不加嚴也。竊查七十八衛實在之軍。當二十五年。一十九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名。至二十八年。遞增至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名矣。以此簡入三營。謂宜戎備益振。而議者反厭其多。何也。蓋目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十萬耳。顧軍不必

皆土著。而類多江浙游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坐頂濫餼。將官或利收月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開月支糧數。遺津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冊。兩不相對。卽如項者。據永清右衛劉指揮所檢舉。業有浮糧一百五十九名。乃編冊旣已無名。而營官輒自收補。倘非一役二頂。必係坐李爲張。一衛如是。各衛之未發。可知。見查如是。先時之冒濫。又可知。則安望士無虛伍。戎無廢政哉。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揀補於戎府。丁莊卽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冒頂有罰。又一

面關會驗軍廳有名卽與收捕不則行衛勸報而稽  
勒有罰在兵曹借冊不載者黜名在下糧廳軍冊不  
對者扣糧叅治必嚴同舟共濟庶可汰積蠹而實戎  
伍於萬一也則選補不可不加覈也兵以制勝以威  
克故賞罰不明不足以厲士氣號令不肅不足以一  
士心司將令者必使三軍畏我甚於畏敵然後投之  
所向無不如意國家制軍令輕則網打重則穿耳割  
耳甚則斬首以徇何承平日久各該將領務爲姑息  
之政以邀寬厚之名謂宜申嚴軍令各官軍入營之  
時初砲方舉營壘已定但有隊伍錯亂進止參差喧

嘩無忌者。依法責治。若操未畢而闕然四散者。許本營將官將爲首軍人。細打號令以警其餘。願今異悞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若細打貫耳等令。則從未之聞。且例稱較藝營陣既竣。方許各號頭令抱牌負役。赴大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叅治。而今率弁髦之愛克厥威。胡能有濟。則法令不可不加倍也。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輪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於勤勞。備援兵於緩急。意至遠也。倘令一一盡貔貅之選。若古更卒番休迭上。豈不益壯干城哉。卽不然而如大寧之撥

守薊鎮亦資擺堡之用。又不然而或留墾荒，或留濬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以節年逃故原額已耗十五矣。且又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裹甲至則逃於工作焉。夫所稱做工云者，非果承乏赴必不可已之役，不過中貴人所督一切營繕耳。此卽工部自有人匠班價之正供在，獨奈何減衛士以代營作，而猥爲奸貪藉乎。聞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猾於京師，密收無賴，備點闡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橐矣。此其在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



實人相比周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臺臣劉思問議  
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  
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  
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官監今後遇有  
重大工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  
給不得徑議撥用願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  
之在伍僅猶餼羊耳欲求如

孝宗朝力爭占役寧冒不恤大工之謗若劉忠宣其  
人者胡可得也則班軍不可不加清也今之營陣名  
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

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卽此完局噫此卽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無乃溺於風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間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

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議者又曰。孔明惟與中原  
旗鼓相當。故八陣可用。脫與虜遇。如飄風迅雷。亦必  
不執八陣以應敵也。矧今倭虜並備於一時。戰守機  
神於萬變。所習陣法。安可拘方曷。不特簡知兵大臣。  
更加講定。演以八陣。而各盡其變。有觸處爲首。應處  
爲尾之妙。使四方效而爲之。庶亦可以鼓士氣而振  
先聲。則陣法不可不加新也。古天子命將。推轂而遣  
之。收攬英雄用之。如左右手。不聞臨敵索將也。翼翼  
京師。固邊鎮之堂奧。九服之根柢也。所遴將材。自宜  
拔其尤。居中籌畫。以備秉鉞分閫之選。近本兵且猥

以處劣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卽有豪雄自喜輩人不復施眉睫矣且也祿最薄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統袴就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者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王排擊自固卽邊腹故不乏真將材率未嘗收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材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叅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叅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

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人。衝邊大省量增一二  
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  
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卽  
自營中授以闔外兵機。旣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  
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筭常多。不唯兵部永  
杜是非之嫌。亦可實收用人之效矣。則名將不可不  
加集也。今天下蓋不無事矣。徵兵紛擾於四方。餉金  
告竭於公帑。內窺者輒垂涎於大盈。外訐者或生心  
於扼吭。乃聲容盛而根本虛。浮議煩而軍實匱。諺有  
之。京軍謂之眉毛軍。去不好看。留不堪用。嗟嗟。是何

孫金 卷之一  
十一  
可聞於黠虜哉。及今不圖，愈難救藥。而圖之抑又有本，則惟繫我。

皇上之一心耳。何也。六飛親馭，則將吏靡不肅心。九伐既申，卽旗幟且爲變色。若公侯伯都督輩，至貴倨亦各攘臂邀賞，歛衽避罰，而預習騎射者，且踰年。况其下者，敢不夙戒，以故賞加則知榮，罰行則知威。紀律更新，聲實並暢，此豈一吏敢任其怨勞，亦惟是皇衷無逸，有以神激勵而大明作耳。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詩不云乎，秣鞞有奭，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室，願賡洛

矣。爲今日頌。

定軍制策

蘇軾

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

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



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譟呼。此何爲者。要而論。

之今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也

復唐府兵論

丘濬

三代之制不可復必欲復古之制壯國威省國費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

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缺，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本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其地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罄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由牧言觀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卒，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朝

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切恐自茲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于今矣。請于國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豢養之徒。蓋有間矣。若能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

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  
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  
戶分爲二隊隊五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  
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爲一都  
甲視軍衛千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  
輪當之里甲咸在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  
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  
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  
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  
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

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損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廵羸篤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關平行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卒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軍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又見京輔之屯。條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隣。

每三丁備一種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稗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倉場積草料于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爲勢家奏取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爲駕馬運地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卽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得兵而且得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置。曰請

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  
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筭天下秋糧夏稅  
鹽鈔抗治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几何積積凡  
几何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  
其有羨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值買物  
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值出此  
錢雇閒民以代之當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官先  
爲計筭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  
以足兵備亦可以牧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  
物皆得實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國計僅足不



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用。損有餘以補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歲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國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萬。二十二萬餘。其他鹽糧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捐此五六十萬之貲。以寬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國勢。以張國威。內以固京師。外以攝夷狄。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于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

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  
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曰此議惟仍州縣之舊  
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  
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  
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  
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爲  
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  
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况此五郡之民差役繁  
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閑如出湯灸以就清  
爽之地其鼓舞思報爲何如哉此法儻行非但足兵

亦可省費。內以壯國勢。外以懾夷心。又何疑焉。

### 軍制條畧

一衛所轄於都司。都司轄於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五百有奇。清勾之法。旣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卽有至者。本營過爲誅求。收伍未幾。旋卽竄匿。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荷戈爰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役。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婿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

一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正不知衛所之人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賒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卽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友爲疲瘵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敝蓋坐此至於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爲今之計則此弊不可不清也

一今之論兵者有五曰足軍額曰選弓兵民壯曰練

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也。然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弓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弓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弊。其原不在於此。蓋承平日久。旣不用軍以戰。則軍爲徒設。不過聽差點名虛文而已。練之似爲徒勞。不練亦爲無害。在班似爲徒養。逃亡亦爲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爲利。而侵月糧。法司後查其糧。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糧日漸縮。若遇寇亂。撫操兵備。

見軍無適於用。欲究之則弊久。欲用之則徒使將官受失機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更廣募調以支之。募調不可常。則又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而不可爲隣援。爲今之計。不如復

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糧額。糧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如舊。則沿海衛所。隨在存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之費矣。

兵鏡卷之二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同邑汪仲弘納銘父較正

選將

夫將者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君不擇將。以國  
予敵。可不謹諸。然擇將之道。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  
棄。不以詐而踈。不以罪而廢。惟審其才之可用耳。比  
將以五材為體。五謹為用。所謂五材者。智。信。仁。勇。嚴。

兵鏡

卷之二

兵鏡

選將

也。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

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

可以服強，容衆所謂五謹者，理備果誠約也。理者理

衆如寡，旌旗有分，金鼓有餘，故備者出門如見敵，則

果者見敵不懷生，役敵誠者雖克如始戰，則

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攻煩恐明君知此十者，

而猶懼取人之難，則必設九驗之言，詞以考之，爲九

術之科例以復之，所謂九驗者，遠使之以觀其忠，近

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觀其能，卒然問焉以觀其

智，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



危以觀其節。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雜之以處以觀其色。所謂九術者。一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悉其勞苦之謂仁將。二曰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而榮。無生而辱之謂義將。三曰貴而不驕。勝而不逸。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四曰竒變不常。動靜無端。轉禍爲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五曰進有重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釋貴之謂信將。六曰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射䟽之謂步將。七曰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殿之謂騎將。八曰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之謂

身鏡  
卷之二  
猛將。九曰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寬而能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然而伎能有長短。局量有大小。因材器使。如鈞石之權。不可以稱錙銖。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庾斛也。

將有五危六敗。十過十五貌情之不相應者。又不可不察。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用兵之災也。所謂六敗者。一曰不量衆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

貪而好利者可遺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所謂十五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肅而中心欺慢者。有外嚴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恹恹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

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是以擇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念如權衡。使真僞不能竄於察。視鉅細不能移其稱訂。然後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而不疑。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所持在將。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天下國家將何所賴。將之大者有四焉。將之小者有四焉。八者皆無。何足以謂之將。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與師舉衆。列營結陣。觀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察日規時。

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  
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爲。動有度。靜  
有左。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  
之謂天將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山澤遠近。廣狹險  
易。林藪之厚薄。谿澗之淺深。若視之指掌。戰陣之時。  
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便其往來。戈戟叶其所用。  
指揮進退。皆順其情。士卒無偪塞之困。攻守獲儲蓄  
之利。據野得水。草之饒。人馬無饑渴之色。陷死地而  
能生。致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  
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此之謂地將。

也。又若廉於才，節於色，慎於酒，持身以禮，奉上以忠，與士卒同甘苦，獲敵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納，謀而能密，疑而能斷，勇不凌下，仁不喪法，匿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不阿，其親有功不掩其讐，老者扶之，弱者撫之，懼者寧之，憂者樂之，訟者平之，濫者詳之，賤者貴之，強者抑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誅之，恨者原之，失者復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之，讒者遠之，得城不功，得地不專，敵凌以變，待敵詭以順會，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也。又若以天爲表，以地爲裏，以人爲用，舉三將而

兼之。此之謂神將也。行師之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有勇怯。聞敵而卽行。心無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繩以法。使敵聞之。卽畏。當之卽破。此之謂強將也。師無大小。敵無強弱。三軍順令。若臂指相用。徃復萬變。出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也。夫能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強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當遠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逆地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恃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遺善矣。威將可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威。

武所宜附也。強將可附地將。上明地理。下果決進退。所宜附也。猛將可附人將。上明人心。利害下以勇敢。克敵所宜附也。良將可附神將。通三才。保四方。所宜附也。然皆不可以獨用焉。論將者當知之也。

辨將

屬選將

國家行師受律。生殺之柄。大將所專。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豫以積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相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顴者行而瞪乎。必照後者。黑精少白多。而有赤焰。瞻視不諦者。與人



語而不相目者。反厲仰視者。方止內多虛驚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者也。豐下銳上。神氣安舒者。重聽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沈厚。不可以詐動人也。圓睛瑩朗。五嶽相照者。燕頷虎頭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臆。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詳諦者。爲事沉毅而有謀者。不可以威利誘人也。眉目豐起。眇視灼爍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面淺。頰大腹細。目睛昏翳。黑睛近上。視顧不正。此

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不可使之。其二曰。人有  
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徑者。心  
有隱匿也。矜大人善。惟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  
無所歸者。心躁競也。方言而目他視者。心不誠也。言  
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頻回顧者。其辭妄也。  
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構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  
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  
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已善口而訐人不善者。  
崛強人也。言欲發而却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  
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

而言直氣悖而言順色鄙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理  
矯而強正此皆姦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一不  
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  
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奮  
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  
及軍吏之私者。善拊恤人也。言及陣敵。喜動於色者。  
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  
迂濶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  
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氣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  
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

不暴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其三曰。行有狼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足紛拏者。方食而不覺棄匕筯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輒斜動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驅者。方行而勃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觀事覺已不如。而目它視者。是十者。人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蓄異圖人也。不可使也。行欲如大輅。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嶽。形神俱定也。臥欲如覆舟。神氣安詳也。此皆志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先

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僞人也。先急而後慢者。卒暴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爲者。粗疎人也。巧妙而無裨急用者。浮艷人也。舉措魯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構架廣文以善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俟人之顏色。隨所欲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

分鈔 卷之二  
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凶事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者。事有難安而能安者。此謂智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以相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照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爲人之道矣。凡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謀主 屬選將

夫戰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

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脉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欲內不寇於陰陽。思不精慮不熟。則饑飽勞逸。漫然不知寒暑清溫溟焉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

以知其然耶。昔楚漢強弱。不待較而矩也。項氏乘百勝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主。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取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旣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



夫謂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勝敗異變。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於謀主。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也。後世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鬪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陴陘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無主矣。是奚益哉。何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宜。究山川形勢之便。察風角鳥占之說。而謀主則未始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負之樞也。

辨士 屬選將

兵之大槩。我主彼客。守之而已。彼主我客。攻之而已。主客不分。塗觀卒遇。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若夫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持一介之使。憑軾掉舌。喻以禍福。每易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辨士也。所謂辨士者。必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時物幽冥之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

自家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而惶懼。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滲。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憤然。髮上衝冠。目皆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鈞其所感傷。聞者泣然。泣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徒倚周章。狐疑不決。其名曰思機。夫是之謂五機。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而利口者不與焉。

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辨鳴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問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利口之雄。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遂以辨爲縱橫之術。諱而耻言之。所謂因咽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辨矣。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辨哉。由此觀之。孔孟未嘗廢辨也。特時然後發耳。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辨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安所事辨乎。曰。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志則知思慮。有口舌

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  
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言語爲辨。天下未嘗  
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辨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  
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黃屋而稱臣。  
賈林致李抱直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  
翼出矣。此後世用辨士之明效也。

俠士 屬選將

周禮稱友以任得民而史則稱俠以武犯禁。世多訾  
而非之。謂其以匹夫權擅卿相。布帛睥睨當世。鼓舌  
搖唇恣行駒臆芥。視功名敝帚禮義。甚至借軀報仇。

宋說

卷之二

十一

結黨叛主。豈不至犯上。至無等哉。嗟嗟。是不然。夫俠有三。有行俠。有遊俠。有死俠。名稱雖異。總惟其人。有真力量。真見解。獨信其是。不亂於衆非。獨障其瀾。不波於衆逝。撫而御之。則皆有裨於國用。上下數千年。略舉其槩。有以商人而能以牛犒師。令鄰國之有備者。弦高是也。有以夷門監而能定計却秦救趙者。侯嬴是也。有以博徒而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者。劇孟是也。有躬耕徐無山而能滅烏桓者。有五。十不從辟署。而突入圍城。走泗州之寇者。有以忠義三百復海州。而金人環攻之。數年不下者。有以不知

誰何之卒。五千人救豐潤諸州。徐物色之不得者。此其英風勁骨得之性生。公也而不問其私。義也而不計其利。大德不踰。小則出入。白刃可蹈。鼎鑊若飴。非常之士。烏可以尋常求之乎。然其人非傭販混跡。則鄉曲武斷。非失職草澤。則隱淪物外。藉令破格收之。其穎立見。大抵得庸謹之士。易得竒傑之士。難。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勿以其不出於科目也。而輕之。勿以其不偶於俗也。而擠之。夫然後西方無美人之悲。鬼豈有干城之望。在上前舞之。謹不興泄泄閑閑之思。不起。故受金之曲逆。侯抵安劉之績。食馬之岐下士。

致出秦之功。不然。晉不撫李特。而致亡巴蜀。唐不撫朱克融。而再失河朔。四雄以養士安。而秦以逐客亡。得失之明驗彰彰矣。由此觀之。則期安攘者。苟彼何可廢也。

選將條略

一選將須將武學。再振而一新之。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與文學一體優待。聚自古兵書置於學。縱其討論。勿復禁止。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又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其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



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成才者出試之。未成才者尚許在學。

一武舉舊弊。其以弓馬得者。不過遷就倖中。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而已。取之甚多。而待之又甚輕。故其所得皆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郡國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廷策之。有異勇奇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則將相兼得之矣。

一天下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三六九日將

武經韜略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鄉塾亦宜倣此。

一武事雖與文藝異。然須得識義理。知機變之人。可。以致折衝。故必應對詳明。博通典籍者。錄之。卽武。試亦當先以策爲去留。後以弓馬爲高下。

一選將取其軀幹雄偉。音聲洪亮。身長六尺以上。藉。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

一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

一選將全在破其常格。或山林或行伍。或販屠或世。

襲。或官僚或舉監庠生。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總  
在聞其聲。核其實。隨其材而用之耳。

兵鏡卷之二終

兵鏡

选将

一三八

兵鏡卷之三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王宣父

編輯

同族 吳德弘克任父較正

任將

軍者國之衛也將者軍之命也苟任將而不假之便宜是縛孟賁之手而責之聞也不恣其出入是空騏驥之腹而驅之馳也故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何以責其成功且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

兵鏡 卷之三  
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古者天子遣將。躬爲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凡上至於天下。至於地。無不惟其制焉。如籌略則朝更。而毀譽苦於難。憑罪狀則夕變。而喜怒苦於難。必非古責成之禮也。錢穀則如山。而錙銖不得自擅。文符則如雨。而進止不得自由。非古專制之體也。貴吏則笑。短後爲無賴。而俛仰其貌。騷人則持刺。虢爲有權。而黑白其詞。非古隆重之誼也。此猶其優者也。至於事有所建立。而利害不得輒言。則留侯之箸。不敢借也。

有所陳啓而上狀不勝往返。則伏波之米不必聚也。事之行止。咸俟報可。而湟中之䟽不敢抗也。是豈將之幸而國之福耶。故莊賈誅。然後伸穰苴之威。寵姬戮。然後成孫武之功。則事權不可不重。班超之都護。至於四十年。郭進之山西。亦以十數載。則責成不可不專。陳平之金不問其出入。中山之謗。何損於盈箒。則腹心不可不倚。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廉頗。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此制之者之過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

制其事幾。

將難 屬任將

高伯宗

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如將。將之難。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而憂戰者庸將之難。非賢將之所難也。賢將之難。難於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之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戰殺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殺人之事。非猛悍勁鷲之上。不能而猛悍勁鷲之士。不可以交法繩拘也。君之將將。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勵其無畏之心。而作其敢為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絡之。亦惟潛制其要機。



而默握其微權。不可多爲之法。而縻繫之也。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高之用信也。隆以築壇之拜。授以上將之符。當時未聞有監軍之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夫聞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捷。敗不告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將得以罄材畢力。而開數千里之地。今之任將能若是乎。今之總制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也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轄之以統帥。糾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長跪而廷謁。次者側足。

兵鏡

卷之三

三

而旁趨屏息而不敢言。曲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於天子之前者。有之則以爲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彪虎之士。其何堪於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軍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刺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購也。將有餘貲以多購死士。故能倡三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金出入。必有紀查。一士糧餉。必有稽實。大臣行邊。憲臣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許其羨餘。錙銖不漏。矜爲

已功前既有然。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拔犀虎之牙角。而剪鷹鷂之爪羽也。何望其惴獸而搏禽乎。不知李牧在邊。市租不入。閉城享士。日費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養士之難耳。兩軍既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以摧強敵。幸而斬首執俘。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當不踰時而賞之。而孰知將不可專也。使裹糧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帥不可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於道路之間。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於庭臺之前。取決於吏胥之口。甚則任愛憎而

存削狗喜怒而增損。而又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  
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乎。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  
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勢。必有關白。首虜之多寡。  
必有文籍。行陣之左驗。必有姓名。血戰之餘。米糧救  
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士。趨治文移。甲冑之人。不閉  
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勘。甲乙參決。便以文法繩  
其主將。未錄其克敵之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  
武夫沫血於戎馬。文吏指摘於簿書。死士轉聞於疆  
場。逢掖濶談於庭署。雖有折衝之畧。報國之忠。幾何  
不摧撓而悔恨乎。此魏尚之辱。周勃之恐。李廣甘頡

首之慘。少卿忍降虜之羞。而不堪對文法之吏也。嗚呼。虎豹之雄。責之使俛首而就羈絡。隼鷃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雖黃帝不能必其將。穰苴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馬牛而已。必欲樊籠之。則梟雛而已。將安用乎。此皆制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克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畧。豈豪傑多生於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於條例之繁多。顛蹶則不暇爲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鼓聲方震。而二十四郡。竟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平地。當時豈無巡遠李郭之材。張韓

劉岳之將乎。束於法而耻當其任。幸於文而不究其施。及其顛沛流離而後委之兵。而不制其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已已之變。邊徼蕩然。既而于謙社稷之功。石亨摧陷之畧。亦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亦救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哉。或曰法制之立。所以防倒持之患。而彌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傳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當嚴擇任於委用之初。而不當多監制於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譖。朱泚豈能連懷光之兵。豨布之反。漢藩鎮之叛。

唐非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疎也。必欲過爲之防。亦不過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權耳。何至若今世之瑣瑣乎。如使彼欲我叛。又豈瑣瑣者可得而制也。

### 任將條畧

一古者國有警。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軍功刑賞。

皆決於外。故將得以盡其智能。

一將臨敵制勝。決機應變。或阻撓之。或倏予倏奪。改差將吏。適以示瑕於敵耳。兵法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非不受也。受則恐悞國也。

一軍中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一切錢穀。不得錙銖校量。昔李牧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又陳平縱金反間。出入不問。方可成功。一將疑則勿用。用則勿疑。昔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訛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畢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昔賈復與五校戰。傷瘡甚。光武驚曰。我不令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聞其婦有孕。生女。我子娶之。生男。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謹。

一社稷之臣。有牧民禦衆之才者。卽委之根本重地。可也。昔高祖留蕭何。以守關中。光武屬寇恂。以守河內。故調餼糧。運器械。米嘗乏絕。

一干城之將。卽宜委以方面之任。不得掣肘。昔齊威王以四臣照千里。豈啻十二乘之珠。而宋殺檀道濟。則曰壞汝萬里長城。可弗察乎。

一上將之才。不必循級而進。得其人。卽如淮陰築壇賜劍。一軍皆驚。未爲不可。

一任將之道不同。有以腹心任者。有以股肱任者。有以爪牙任者。任之爲鷹揚。武王之於太公是也。任之爲魚水。先主之於武侯是也。總在因其才之大小而真能任之耳。

兵鏡卷之四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同族吳仕嘉歷台父較正

將職

兵法曰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蓋言將之才智不可不周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術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所謂五事者一

兵鏡

卷之四

兵鏡

將職

多金

卷之十

十

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

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也天者陰陽

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隊伍部曲也制者金鼓旌旗之

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營陣間關之徑也主管也用者軍須用之物也所謂六術者

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

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安重則不輕舉動疾

速則不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使間諜觀敵

失機權而錯雜伍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

也而行所謂五權者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怠敗無

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

用財欲泰，所謂九變者，圯地無舍。木毀曰圯，無舍無依也。衢地

合交。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

戰也。刑死也。塗有所不由。險難之地，則不由，不得已。軍有所

不擊。銳卒勿攻，歸師勿逐。城有所不攻。謂要害之地，深峻

老我師也。地有所不爭，言得之難，守失之則無害也。君命有所不受。苟

於事不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

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機。

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之

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謂之力機。此皆良將之所

兵鏡

卷之四

兵鏡

將取

要聞而兵家之所先務也。

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以用。此愛之不可獨任明也。兵法曰。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然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者難用。此威之不可獨任。又明也。惟善御衆者。附之以文。齊之以武。而後所撫無不從。移所指無不從。死發號施令。人乃樂聞。興師動衆。人乃安闢。古之良將。不以已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故冬不被裘。夏不張蓋。

所以同寒暑。度險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勞佚。軍食  
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合戰必  
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  
從則謀事叛。將自臧則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爲之  
慮。勇者爲之鬪。則安可得哉。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  
勇。使貪使過。下之爲上也。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  
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寃者原之。訐者察之。  
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賤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  
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不彊不能  
不使不欲。能受諫能聽。諍能納人。能採言。故曰將主

之法務在覽英雄之心。蓋謂此矣。夫智莫大於棄疑。事莫大於無悔。進退無疑。見敵無謀。不待見敵而謀也。慮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不當。則三軍之聽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一惠不周。則三軍之情懈。如此賞罰豈明。而威豈行哉。故刑上極。賞下通。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於民。則民服。令不素行。則民不服。故令素信者與衆相得也。

凡兵之敗道有六。皆將之過。謂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彊。弱曰弛。吏彊。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



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導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比。此六者將之不可不察也。軍之所患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謂糜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三軍既惑且疑。是謂亂軍。引勝。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

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者勝之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人不得已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故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全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將之勝敗之先得也。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至於天時審得。地形審便。車馬審彊。衆寡審悉。士卒審練。器械審利。居處審安。候望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宜。

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將。而通於神明。

將係

屬將職

人之身所以能自立於天地之間者。忠與義而已。殺身成仁。君子不恤。首陽汨羅之士。皆以一死見稱於千萬世之下。至於忠臣義士。每以所欠一死爲恨。是

知見危致命。乃古人亘亘之節。而全身遠害。誠趨利避害者之爲耳。苟無媿於忠義。則死奚足靳也。至於將帥。則不然。操兩國之死生。司三軍之性命。吾之安危。係社稷之存亡。吾之憂樂。係生靈之休戚。別將遠征。恐敗於無援。漢武所以戒李廣。孤軍深入。慮有圍困。後世所以議鄧艾。至於國之根本。竟成一俘者。皆基於龐涓之一死。趙括不恤。乃躬直出搏戰。已日上黨。虎牢太原諸郡。皆爲秦土。徒成武安之名者。由其不能自保厥生。遂致身殞國辱。爲萬世笑。今之爲將帥者。每有委命。不曰死節。則曰死敵。不曰願効一死。

報答國家則曰願以一死。上報君父。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兵家固有貴死賤生之說矣。然言士卒而不  
言將帥也。奮死則生。倖生則死。兵家固有好死惡生  
之說矣。然論士卒而不論將帥也。嘗聞士卒用命矣。  
未聞將帥用命也。嘗聞士卒不愛死矣。未聞將帥之  
不愛死也。以是觀之。忘命輕死者。士卒之事也。重命  
恤死者。將帥之事也。兵法曰。必死可殺。謂勇而無謀。  
期必於死鬪者。則可以設奇伏誘而殺之也。自今宜  
令戒飭將帥。無輕生而深入。無易敵而挑戰。以沉厚  
不撓爲法。以玩忽輕舉爲戒。庶使將帥士卒之事。不

至倒用。雖然死一也有愛者焉。有畏者焉。願與將軍  
 決死戰。此愛死也。寇將率其眾來降。此畏死也。愛死  
 者足以死人。畏死者足以死身。兵勢不敵。墮於重圍。  
 廟筭莫施。陷於重地。當是之時。將束手以就擒耶。將  
 忘命以死戰耶。吁。郭倬不死於符離。而死於市朝之  
 戮。皇甫斌不死於下蔡。而死於南郡之囹圄。是皆不  
 死其所當死。終或死其所不當死。抑又可為將帥倖  
 生者之戒。

將本 屬將職

季 筌

夫人柔順安恕。失於決斷。可與循節。難與權宜。勇悍

強猛失於猜忌。可與涉難。難與持盈。真良畏慎。失於  
狐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清介廉潔。失於局執。可與  
立節。難與通變。韜晦沉靜。失於遲迴。可與深慮。難與  
應捷。夫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英者智  
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謀。英得雄而行。  
雄得英而成。由是言之。爲將之本。莫過於英。且雄矣。

### 將職條略

一將專主旗鼓耳。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  
劍之任。非將事也。

一用兵貴陰謀潛運。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善之善者也。故曰：可使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令敵人全師投降，納土斯爲上將。

一進軍不求戰勝之名，退處不避違命之罪，觀其時變，見利進而攻之，見害退而守之。兵法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亾。

一主將常察士卒饑飽勞逸，曲直善惡，勤怠動靜之情，使之自然和同。兵法曰：兵貴其和，和則一心，兵雖百萬，指呼如一。

一兵將新聚，彼此未相諳識，不可興師攻討，謂將不識兵，兵不識將，法令雖嚴，人心未附，主將須親行。



詢問材伎勇怯。強弱高下。選揀精。任使當。賞罰明。信義立。使士卒知將之智勇。將知士卒之熟練。然後料敵興師。戰無不捷。

一主將貴於和顏悅色。推恩下士。若卒有病。將必親行撫問。醫藥。則士卒感恩效死。昔吳起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餼糧。與士卒同甘苦。至卒有病疽者。輒爲吮之。故戰必克捷也。

一主將饑不先食。寒不先裘。熱不先扇。倦不先息。雨不先蓋。涉險則步。進必在前。退必在後。罰則自當。賞則歸衆。夜必晚眠。曉必先起。兵法曰。軍竈未炊。

將不言饑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寒不擁裘。熱不操扇。雨不張蓋。涉險泥途。將必下步。

一主將行軍不以已之喜而賜賞。不以已之怒而行誅。又不可受佞信讒。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兵法曰。賞不記讐。罰不忌親。賞一人則萬人喜。罰一人則三軍懼。罰貴大。賞貴小。穰苴斬莊賈。是罰大也。拔卒爲將。是賞小也。又云。誅大爲威。賞小爲明。罰審爲禁。此乃行軍之三要。

一遇非時賜賞。及諸受獲。隨時支散。不得過時。及減

落元數改換色額散而不均恐致生怨兵法曰賞不逾時是也。

一士卒有罪情理別無切害或誤犯者捨之情理重者卽時處分若移時恐有變。

一行軍在外未經戰陣吏卒有過輕則捨之重則囚禁送於別司處分未可遽刑刑則不唯行軍不利抑且軍心不樂耳。

一飲酒不可醉醉後不可行刑慮有所失。

一發號施令預定於先不得臨時反覆使三軍惑亂進戰無功兵法曰法令一出吏士無違爲謀勿貳。

兵鏡

卷之四

兵鏡

將取

一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一人失謀。萬人受辜。故定謀於未戰之前。明決於臨戰之候。料敵必勝。一出無疑。

一金鐸。鼙鼓。所以威耳。其聲不可不清。旌旗。幡麾。所以威目。其色不可不明。禁令。刑罰。所以威心。其形不可不嚴。此爲齊兵之三要。兵法曰。用兵之要。旌鼓爲主。令明則可使三軍之士。氣勵青雲。雖赴湯蹈火。應時可捷也。

一將須集謀。不拘縉紳士庶。請而詢之。詢之一縣。則

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爲省。省積而爲天下。則天下之謀集矣。然集衆謀。必先虛已。畧去勢分。屈降咨詢。邇言不遺。寸長必錄。懽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靖寇爲急。則庶乎其可也。

一採訪到事。聞善言不可遽喜。聞惡言不可遽怒。詳審斟酌。斯爲有度。有識之將也。

一野營止宿。賊軍相近。須主將每日親行巡察。安撫士庶。曉諭勤勞。使之感動。而後人心親附。視死如歸。

兵鏡

將職

一七二

兵鏡卷之五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鄭俊秀民父較正

選兵

夫大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才力之勇怯與能之精粗使人各當其任此軍之善政也古法馬步三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近代營陣法或以二萬人為率今按古法馬軍每將三百人其

差次則先以善騎者次以躡健者末以善用短兵者  
總六千人步軍每將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彊方疾足  
負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遠趨二百里者三千人  
次能命中者四千人次但能射遠者四千人次壯碩  
輕勇能格鬪者一萬人總二萬四千人將校並在內  
爲馬步戰兵之數也其所由曹司車御火長牧人工  
匠別計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過與不及此  
數者約而損益之。

選鋒

屬選兵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



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躡僥出衆，武藝軼格者，別爲部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僥將統押，爲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疆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疆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

上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鬪之  
上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  
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  
曰必死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爲一  
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  
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別之。禮而厚之。屬之  
於大將。有急則隨事呼用。使各售所能。無不盡力致  
效也。

選能

屬選兵

夫總兵之任。務搜拔衆才。以助觀聽。以容籌略。春秋

戰國之際。雖九九之伎。雞鳴狗盜之士。無不延見。疾  
養以爲已用。其藏器草萊。奮迹麾下者。蓋不乏矣。故  
大將每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才。有異能者。無問勢  
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役用。其或杖策挾術。  
自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從來。可則明試  
而錄之。凡沉謀秘畧。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  
說。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  
隱者。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爲間。  
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可使  
導軍。巧思出入。能燂金剡木。爲器械者。可使佐攻。才

力矯健能猿騰鶻擊。踰溝越壘來往無迹者。可使密  
 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著轉式。達於休咎者。可  
 使佐譎。凡此倫類。非可悉數。但負一能。軍中皆有以  
 用之。不可棄也。由智將之所裁量。爾其待遇資級。則  
 隨才為差次。

選不拘方

屬選兵

李筌

勇怯者性。強弱者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  
 楚人輕。齊人詐。越人澆薄。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厚。  
 地氣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既言秦晉人勁。甲屠  
 之子。在於峽關。杜洪之將。在於氾水。則秦晉何得而

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長勺。陵晉於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孔明。撮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偃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強秦。虜王離。殺趙角。威加四海。諸侯俯伏。莫敢仰視。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詐。田橫五百死士。東奔海島。聞橫死。同日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亾之國。恤孤寡之衆。九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澆薄。燕趙之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浚縛於薊門。公孫戮於上谷。則燕趙之

人何得而稱銳。而涼隴之人又可知矣。殊不知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又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死。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門。勇之於怯。於人何有哉。

財才相同 屬選兵

李 筌

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乎材。相爲盛衰而不容兩立也。夫子論何以聚人。曰財。志食貨者。亦以財爲役天下之具。古人間人之君臣。報人之仇怨。未嘗不以此爲首謀。至於受千金之恩。而甘心

於圖窮之誅者。將不止於荆軻一人而已也。何者。壯士之顏色。不在乎血氣之剛衰。而在乎牀頭之有無。通神明。役鬼神。亦係於所積之多寡。故古人一則曰。輕利好施。二則曰。盡將家資。散施鄉里朋舊。三則曰。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是皆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惠。它日可卜其不我鄙。而樂爲之用。雖赴湯蹈火。不恤也。故壯勇之士。則曰募。以財而募之也。巖穴之士。則曰聘。以財而聘之也。三軍之衆。十萬之師。棄性命如草芥。赴鋒鏑如衽席。買間諜以破其腹心之

謀求鄉導以乘其藩牆之隙。非有賞賚以維其心。非有金帛以壯其氣。彼安能樂爲我用哉。是謂之財才相用。

廣士 屬選兵

高祖以馭繒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雞鳴狗盜之徒而保其軀。韓信驅市人而破趙國。王霸募市人而敗王郎。是皆招軍取士。不拘於一門。兼收並蓄。不徇於一節。故隨所寓以用人。隨所用以成事。使在彼無棄才。在我無遺用也。近年以來。國家招軍立爲定法。及等使者。方爲招收。而身才矮短。所欠毫末。則雖



勇如關張亦所不招。無殘疾者方爲刺補。而指斷目  
眇。略有小疵。則雖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侍衛三司  
至江上諸軍。例皆扼以等仗。扼以年齒。更扼以犯徒  
刺環。而未嘗破格收轉一人。豈知及等仗者。未必皆  
可用之士。有殘疾者。未必皆可棄之才。雖年未十六  
年。逾六十。而武藝過人。雖脊嘗犯徒。項嘗刺環。而才  
武無敵。豈可拘於定制。竝行棄逐。使居山林。伺生他  
變。是必廣行招致。隨才任用。故自正兵之外。復收諸  
色材技。分爲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才技。兼  
習武藝戰鬪。則普天之下。無非可招之軍。四海之內。

兵鏡

卷之五

李

無非可用之卒。三司五駐。與夫沿邊諸屯戍。自無兵少之慮矣。是謂廣士。

納盜 屬選兵

李綱

世之危亂。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為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為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猾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於晉陽。取關中。以

定海內亦多招徠群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警其氣。使遵我之紀律。而聽我之驅策。則用賊盜有五難。已嘗放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窒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畀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爲患。五難也。惟善駕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資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畀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怨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易。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

從事於斯術矣。

勸募

屬選兵

北征錄

今日招軍之資用有三。曰鬻爵。曰獻粟。曰度牒。皆所以調招軍之費也。然鬻爵之文。布滿牆壁。而爵未盡鬻。獻粟之諭。徧下州縣。而粟未聞有多。獻者。蓋買官。比之以奏薦。而民間終不願售者。以紹興之間。皆以此誘天下。至承平。則又以流外官待之矣。此所以終不見信於天下也。魏公張浚。嘗得此濟時之策。曉諭民間。招軍一百人。與補下班。祇應。招軍二百人。與補

進武校尉。招軍三百人。與補承信郎。已上各有差等。令不兩月。軍致數萬。此其爲效。速若影響。其招軍之家。自借錢糧。部轄起發。至樞密院。及兩宣司者。比類與補文資。竝依軍功轉行。立爲定制。畫一加詳。昭告天下。至於度牒。則招軍五十人。與剃一僧。招軍一百人。與剃兩僧。如此。則招軍之費不繁。而招軍之門自廣。是謂勸募。

蓄義

屬選兵

蘇軾

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旣戰養其氣。旣勝養其心。謹

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  
 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  
 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  
 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食  
 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  
 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也矣

原選兵

戚繼光

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如春秋戰國  
 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忘  
 戰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

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其法唯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俐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其人黑大粗壯。手面辛苦。皮肉堅寔。有土作之色。此爲第一。然有一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爲準。何者。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天戈。乃盡失其故態。常先衆而走。此武藝不可

持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戰而已，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輩爲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持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持也。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惟素負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不可易得，思其次，則必以膽爲主，而武藝力大豐偉者兼之。但膽包於人之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



於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  
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畫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  
游滑。寧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  
不測我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愾氣易於振作。先  
以異常之威壓之。使就我彀中。而卽繼之以重恩。結  
之以至誠。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效之方也。若  
愛先玩於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叢而恩不感矣。是  
故。成天下之功。辦天下之事。不過家人父子。邑里之  
細。畢竟克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偏行。永守寧  
無阻壞。而所以使威嚴之永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

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於孝子若也。設使父必於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後言。况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故必以恩信佐其威嚴。庶威嚴有濟。不然則威反爲怨。嚴反爲敵矣。如載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載者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乎。

編選條畧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之一日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也。新集鄉兵。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投兵之思。一時恨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

福倏生畏悔之念。又要回家。渠此時既未受約束。又未食錢糧。不唯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選日更。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書一號編營伍。在此。某官生管二號記縣分都番在此。某官生管三號記年貌疤記在此。某官生管四號記尺寸筋力在此。某官生管五號記居住地名填年月在此。某官生管六號登錄文冊在此。某官生管又在空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爲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邊。每牌下務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

一號牌下官生一書手二名俱分立停當然後坐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兵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哨官者。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哨長當前立訖餘幾名且在坐后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於兵內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於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在坐後立將第一隊長令在選中兵中帶原入隊兵十二名在公座前面橫一字立先將隊長腰牌紙一張於習藝空內填領隊二字給與方色隊旗

一面連人先送至填營伍處。其填營伍處先給定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冊一本。遇送人到將腰牌紙內照營伍填畢。又連人牌送與填縣分都圖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年貌疤記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尺寸筋力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送至的當鄉土之官管填所住地名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住處地名畢。

一每定完一人爲某器。卽填於腰牌內習藝空內。連人一照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填記。

牌下處處填完。一隊畢通令隊長帶起登錄處抄錄腰牌紙內所填格眼在冊。卽將一隊兵送於空地立標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照第一隊法編給挨填完畢。又坐如此。一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照隊長挨填。給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卽執於先編過本哨該管幾隊頭坐定。又如此。喚過先已發放在坐後立着的第二箇哨長來舉出隊長。又照一哨之法。挨隊如前選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束責令哨長管隊長。隊長管兵。每隊伍相識認照腰牌陰面之式刷來。將

全隊姓名。填於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腰牌陰面。一自此爲始。凡行動立止。俱照式內鴛鴦次序前後左右。恁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換。俱連坐治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長。責哨長。約在某日。合營可以選完。發放到日前來對讀腰牌。如此選兵。選中卽成行伍。卽有統束。雖生兵鳥合。今日入彀。今日卽可鈴束。卽成軍容。卽不能更換。而制馭分合。卽在我矣。選中一名。就得一名實人。在行伍中操練。若再至通完。仍照選兵法。分立牌所。總對讀腰牌一遍。差者換者。便以重法連坐。

其一二。須要立重信。此時重信一立。如古人徙木  
云者。以後順手牽羊。惟我號令是聽。而方可言練  
也。

兵鏡卷之五終



兵鏡卷之六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宗吳之奇汝才父較正

講武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請講武。遂申命將帥。選閱軍士。所司先於都門外。芟萊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於其中。墀地為步騎六軍營。塙之處。左右廂各為三軍。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

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  
 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容五十步為三軍進止之節  
 前一日將帥及士卒集於墀地禁誼譁依色建旗為  
 和門於都墀之中四角皆建五綵牙旗金鼓甲仗威  
 儀習備大將以下各有統率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  
 胛乘馬教習士眾為戰陣法是日未明十刻士眾嚴  
 備五刻將士皆擐甲各為直陣以候將軍儀服脩物  
 大將各處於其中立於旗鼓之下若六軍則每軍鼓  
 十三班二大角四  
且並止於其  
 軍後表之下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大將各以鞞合  
 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

果毅已上各疾趨集於中軍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軍曰。今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別長使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詞告其所部。遂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徒皆行。及表擊鉦。騎徒乃止。又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而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赤旗爲銳陣。

東軍亦鼓而舉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迭爲客主。先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爲敵軍之勢。第四第五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爲直陣。然後變爲餘陣。五陣畢。兩軍集。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舉。

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乃講騎軍二軍吹角擊鼓。普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惟無跪起。騎兵東西迭爲客主。爲五變之陣。皆如步法。每陣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五陣畢。俱待擊鼓而前。盤馬相擬而罷。遂振旅徒還。

教例 屬講武

凡教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擊鼓。刀楯爲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告。

士衆使習見旌旗指揮之節。旗仆則跪。旗舉則起。習知金鼓動止之節。擊鼓則進。鳴金則止。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鬪之脩。習慣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凡步騎二軍之士。脩則滿數。省則半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亦及。凡步七逆退。限過中表二十四步而止。不得過也。大凡講武以示法程。教旗以習進退。教草以示殺獲。日閱以便坐作。雖在治世。不可以闕。故善訓士者。先教耳。所以審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幟也。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進退合宜。往來迅

疾末教心。使庶務恭順。執事精強。又教之抵對。令贊  
喏整肅。趨驟趨捷。教之裝束。使褻慢佩結。噐仗倫序。  
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衣食  
寢卧。順時調息。不傷寒暑。而爲之制。教戰之法。號令  
旣審。指樞無失。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  
右之。別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退之節。無絕人馬  
之力。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  
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  
成三軍。此教兵之率也。至於執兵用刃。又有法焉。凡  
教刀者。先以執持便慣。乃以形制輕重。折伐猛劣。而

爲之等。教旗若槍者。先使把捉有方。盤旋進退。乃以  
 干之長短大小。插刺深淺而爲之等。教弓者。先使張  
 弓架矢。威儀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遲速。遠近。射  
 的親踈。穿甲重數。而爲之等。教弩者。先使繫縛弛張。  
 輕利捷敏。乃準弓矢而爲之等。此教器械之畧也。傳  
 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教爲要也。

習勒進止常法 屬講武

凡教前一日。諸營將校。各分方位。立旗以自表。東軍  
 立青旗。西軍白。南軍赤。北軍黑。皆牙旗大將居於中。  
 立黃牙旗以爲四軍之主。諸軍行止。視大將之旗。金



鈺鼓角。陳之於牙旗之左右。其法每隊五十人。教日逐隊自營纏旗槍。至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幟而立。隊各相去十步。方十步。分布使勻。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布列已訖。諸營將校。悉向大將軍牙旗候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卽出隊前五十步。聽角第一聲絕。諸隊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齊捺槍卷旛。張弓拔劍。第三聲絕。諸隊一齊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齊籠槍跪膝。目視大將軍黃旗。耳聽鼓聲。如黃旗前亞。鼓聲動。齊唱嗚呼嗚呼。兩廂隊並進。前至中界。齊開唱殺擊刺爭戰。勝負訖。勝從負不過三十步。

審知其敗馬軍逐北聞擊鉦即止叫却行膊上架槍  
 側行回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角聲絕一時捺槍解幟  
 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進止如  
 散更聽角聲一會然後依次發引歸本營失節度者  
 有罪凡教戰如之加兵作大隊者即視大將軍碧白  
 二旗交即五隊合為一隊是合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凡卷  
 旗舉槍簇隊聞戰一依前法若大將五旗交即十隊  
 合為一隊是合五百人為一隊慮賊大隊前衝故作大隊以禦之也隊法如初教  
 訖欲還營聽吹角聲第一聲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為  
 隊第二聲絕即散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則教

畢

教旗 屬講武

凡教兵必擇平原曠野。孤山高隴。可以登高視遠之地。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枚。立五色旗。分左右六纛在前。旗節次之。監軍御史裨副左右衛官駐隊。如偃月形爲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爲左右。皆去兵刃。以精新甲冑旗幟教之。蓋以易見而生勇也。各以兵馬使爲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人間容人。出入往來。不閱馳逐。以長

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  
奔進。退不趨走。紛紛紜紜。聞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  
形圓而不可敗。以正合。以奇勝。聽音望麾。乍合乍離。  
於是三令而五申之。白旗點。鼓聲動。則左右廂齊合。  
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不過子  
午之位。左廂陽向而旋。右廂陰向而旋。左右各復初  
位。信旗下立。候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廂各雲烝鳥散。  
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  
右廂各復初位。前後左右人立之疎密。使無差尺寸。  
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三離。三聚三散。不如

法者軍吏之罪。罰從軍令。既畢。大將乃立五色旗十  
二口。置於左右廂陣前。每旗命壯士五十守之。使壯  
士五十奪旗。左廂奪右廂旗。右廂奪左廂旗。鼓音動  
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則賞。負則  
罰。因是使習知立陣之法。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  
爲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卽難認矣。惟左右前後  
屬人之一身。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卽方爲南  
。行爲火。火之色屬紅。神爲朱雀。卦爲離。凡面所背。謂  
之後。則用黑旗。卽方爲北。行爲水。水之色屬黑。神爲

玄武卦爲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卽方爲東。行爲木。木之色屬青。神爲青龍。卦爲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卽方爲西。行爲金。金之色屬白。神爲白虎。卦爲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卽方爲中。行爲土。土之色屬黃。神爲勾陳。卦爲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點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

動聽號令施行。但舉某方旗，俱要向某方看。但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旗俱舉，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也。

### 教步兵

屬講武

凡教陣，先量士卒多少，卽教場中分三道土河。中分左右廂相對，四隊夾一土壘。以次布戰鋒隊第一隊爲戰隊，間一隊抽取一隊爲駐隊。隊隨多少，每廂各

兩重布步凡入教場布隊先六纛次五方旗次角次

鼓次鉦次詔旗次左右廂兵馬使次第相續立定一

隊為駐隊一隊為戰隊皆取五方信旗為號凡士卒

號信吹角一會點青旗兵馬使都虞侯集凡旗皆須

也點赤旗大將副將同集點皂旗小所由悉集受處

分訖却歸本隊放歸本隊須候却叮嚀曉諭訖南頭

第一隊兩廂各出一旗以告辨辨謂排比所教告訖

旗歸本隊即視信旗合擊鼓一槌諸隊盡簇信旗開

鼓一槌諸隊盡開却歸本處立信旗舉鼓一槌諸隊

槍旗並舉齊唱軋聲信旗亞又鼓一槌諸隊槍旗並



亞齊唱千聲。諸隊弩手齊出至前。第三土河作上弩

勢。凡出並至前又鼓一槌。架箭。又鼓一槌。皆唱殺聲。

即退至本隊立定。又鼓一槌。齊唱千聲。弓手齊出至

土河各為架箭勢。又鼓一槌。齊唱殺聲。陷刀齊亞不

得背面起陷刀頭。却還本隊立定。凡歸隊却行皆湏前脚續後脚不得

行也。信旗又三點一點一交聲。三點三交聲。訖。鼓三

聲。一聲警衆二聲排比三聲陳長打便長打鼓。皆作何何聲。左右廂

並進至中央土河立定。大叫交交胡祿交。匝右廂退。

左廂還至本隊前土河。右廂點信旗。喚駐隊。大叫交

交。走叫與戰隊齊立定。左廂退。右廂逐之。至本土河

前左廂點信旗。喚駐隊。大叫交交走。叫與戰隊立定。左廂退。右廂逐之。至中央土河立定。良久聽鼓聲歇。何何聲絕。鼓一槌。齊唱三聲。槍頭並舉。與肩齊。又鼓一槌。齊唱殺。槍旗盡亞。三于三殺。然後擊鉦。鉦發。左右廂齊退。並不得回面起槍。至本土河立定。訖。候鼓聲一槌。齊唱于聲。槍旗並揭立。信旗合。鼓一槌。諸隊齊作羽林聲。聽角聲發。羽林聲止。教畢。視信旗。點着地。卽兩廂齊唱。喻視五方旗。及角聲行。左右廂兩頭各出一隊。至第二土河。行依軍次還營。

教騎兵 屬講武

凡出騎兵。須以五方旗先引。次角。次鼓。次金鉦。餘倣軍次。左右廂兵馬相續至教場。去就進退。一視信旗。金鼓左右廂各十隊。大小隨時。已至教場立定。惟展信旗。餘諸旗旂盡捲。左右廂相去各二百步散立。凡一騎軍縱橫各四步立定。吹角一會。點青旗。大將集。點赤旗。副將集。點皂旗。小所由集。其所由來集。須軍行傍隊前。從南左右廂齊對抽來。還對亦準此法。取教練使處分。曰。兵貴靜而惡喧。一切齊整。不可紛亂。去就進退。一視信旗。所由得處分訖。還隊各喻本隊士衆。須左右兩旗出至中央土河。告辨訖。專聽角聲。第一通。

角聲絕。歛兵作隊。第二通角聲絕。旗稍皆捺鮮幡。第三通角聲絕。旗稍盡舉而亞。左右廂擊鼓聲動。兩廂齊叫。急行進至中央土河。便唱何何。交戰少時。右廂鉦聲動。右廂引退至本立處。左廂鉦聲動。左廂引退至本立處。其右廂逐至左廂第二土河。右廂鉦聲動。右廂卽引退至中央土河。其左廂人還逐至中心土河。左右廂卽引退。擊鼓齊唱何何。更交戰少時畢。左右廂擊鉦。鉦聲動。卽各還退本立處。聽角聲第一通絕。捲旌旗幡。攝箭弛弓。第二通絕。諸旗稍一時盡舉。簇作隊。第三通絕。各引散還本立處。視五方旗及值

旗從南作兩隊相對。直出向前至教場中央相合。雙旗續五方旗及鼓角卽歸。並如來次。

### 操敵條畧

竊觀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戰百勝者。但今新集生兵。一切戰陣法令。若逐次教來。何時是熟。今時緊要。必不可緩。宜便將簡明號令。合行刊給。各於長夜。每隊相聚一處。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就聽本隊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務要記熟。凡操練對敵。決是字字依行。各讀記之後。聽木府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一板。若各兵有犯小過。該責

打之事。能背一條者。免打一板。臨陣軍法。不在此例。一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插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也要去。若插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依令退回。肯是這等。大家共

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一掌號笛。卽是吹鎖呐。是要聚官哨隊長來。分付軍中事務。

一正行之間。放銃一箇。就是要更變號令。卽立定看聽。有何旗豎。有何號令。再行。

一歇處吹喇叭一盪。火兵卽做飯。衆人收拾吹喇叭。第二盪。各兵吃飯。吹喇叭第三盪。各兵出赴信地。劄營。候主將到發放施行。

一喇叭吹天鷲聲。是要各兵呐喊。

一喇叭吹擺隊伍。是要各兵卽於行次每哨一聚。各留空地擺定。

一喇叭吹單擺開。是要各隊卽便挨隊甲踈踈擺開。每一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

一旗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是要各兵轉身。照旗所向轉過。

一打銅鑼。是要各兵坐地休息。

一吹唢囉。是要各兵起身。執器械站立。

一點步鼓。是要各兵照先樹起的旗次。發兵行營。每點鼓一聲。走十步。



一播鼓。是要各兵趨跑向前。對敵交鋒。

一下營定。播鼓立。中軍旗是放火。兵出營。樵汲。掌號是收圓。

一各舉動與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即便立止。又鳴一聲。是要各兵退還。連鳴二聲。是要各兵又於脚下。便再轉身向前立定。

一打金邊。是發人探賊。

一摔鈸響。是要各收隊。即將原單擺開的兵。照舊收成。各哨再收成。每營一處。

一塘報。搖小黃旗。是有賊至。

一旗幟各兵認定各摠哨顏色。但本摠旗立起。即便收拾聽令。若旗左點卽左行。右點卽右行。前點卽前行。後點卽後行。隨旗所指而往。本摠旗收捲在地。卽各聽令立定。如旗不起。脚下卽是信地。雖天神來叫移動。也不許依從擅動。夜看高招火鼓。與晝一般。

一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銃裝不及。徃徃悞了衆人性命。今後遇賊至一百步之內。聽吹竹筒響。在兵前擺開。每一哨前擺一隊。聽本管放銃一箇。纔許放銃。每吹喇叭一聲。放一

遍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鏡一齊盡放。不必分層。

一弩手射手。候鳥鏡打放將完。賊至六十步之內。起火放。方許繼鏡後射箭。無令不許擅發。

兵鏡卷之六終

兵鏡

講武

二二六

兵鏡卷之七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王宣父

編輯

同邑程廷允賓王父較正

行軍

夫將既受命於君。興師動衆。選吉日。鑿鹵門而出。長驅十萬之師。張設輜重什物。軍需之類。深入敵境。紛紜雜沓。事有萬端。不可不明。然所最要者。軍行之法。試略言之。其法先以右虞候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

兵鏡

卷之七

兵鏡

行軍

二二七

步軍  
卷之七  
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行每經高處。卽令三五騎踏高四顧。以候不虞。餘軍准此。候望右虞候。旣先發。半安營。踏行道。路檢行水草。左虞候則押後。收拾闌道。排比隊伍。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回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餘次第准前却轉。其虞候軍職掌。准初發交換。若道狹不可並行。卽第一戰鋒隊爲首。右戰隊次之。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

次之。左駐隊又次之。若道平川澗可得並行宜作統  
行法。其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  
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  
隊橫引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  
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爲戰隊。第  
三隊爲奇伏隊。第四隊五隊爲駐隊。隊頭一人。副隊  
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着隊頭一人。副隊  
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遙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倣  
此類。如軍行賊境須爲方陣而行。逢賊立即成陣。戰  
鋒在外輜重在內。二圖所謂發引有序。緩急有備。

兵鏡

行軍

此軍行之大畧也

行軍條畧

一軍未發前三日。下令收拾行裝。鞍勒。乾糧。鞋履。器  
械。一一足備。聽令而行。不可使預知所往。泄漏事  
機。

一發軍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盪喇叭響。收拾軍裝。  
第二盪響。整隊擲立。第三盪響。啓行。先令鄉導及  
遊兵前引。隊伍不許停擁斷隔。

一軍行尚靜惡。誼靜則有序。誼則必亂。且恐賊知覺。  
又不得頻叩金鼓。亂軍聽聞。只以綵旗舉則興行。



按則伏正仍十隊爲一節。遞相舉旗招之。

大將建五方旗。依方面配色。黃旗爲四旗之主。居中。建而不動。常使諸軍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大將舉赤旗應之。東方有賊。舉青旗應之。西方有賊。舉白旗應之。北方有賊。舉黑旗應之。無賊常偃之。諸軍見本方旗舉。本方急裝束以待。旗若招則前進。旗正立則止。旗却偃卽回。

一大將置鼓四十面。副將十面。營列一面。行卽負隨。轟下在道。及夜有警。急擊之。令傳響相聞。如軍行時。前軍逢賊卽擊之。中腰聞之。抽兵急救。中腰擊

鼓前後軍往救。後軍擊鼓中腰往救。

一行軍。須令遊兵前持五色旗。遇由鎮開黃旗。遇谿河開黑旗。遇林木開青旗。遇烟火開赤旗。遇橋梁開白旗。以告大將。

一經過城堡鄉村鎮店。不許驚駭人民。強買物貨。飲食。奪人乘騎宿舍。

一軍行遇大雪大雨。人馬寒凍。兵器濡濕。或遇大風逆來。吹揚灰沙。撲人面目者。不可進兵。宜擇地下營。申嚴隄備。若風從後背來者。是助我軍。宜急進兵。然雪夜取勝者有之。又因逆風設伏。待賊過發。

伏擊之而勝。是又以權佐攻也。

一軍入賊境。若渡船。若過橋梁。俱先以重物試之。然後渡軍。

一渡水。如水深。卒無船筏。卽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用椿橛。上繫定。先令水手攀索過水。方令各隊將刀鎗器械。每十條爲一束。或於近便處採斫竹木。作排筏。下排刀鎗。上鋪衣甲。用大環穿於渡索上。以聯其筏。令先過者於岸上。擗曳過水。或用大麕絞。作罌筏。或用羊皮。渾脫皮。囊吹氣在內。繫其囊口。一囊可渡二人。或用數囊絞。定作筏。渡人。

尤妙。

一渡人馬。湏防賊上流壅決。先選驍士據其上流。又不得自相兢渡。蹂踐誼噪。恐爲賊聞。卒來邀截。湏先令左右廂虞候各領第一隊過。便於兩邊卓隊排陣以爲防。招第二過。以次排立。第三隊亦如之。待末隊過盡。依舊隊伍而行。縱有賊來攻。易爲應敵。

一過關隘。或山林翳薈之地。湏先選趨捷二三百人。於險阻不防之處。偷路過去。把其出道。又選驍勇四路搜索。審無藏伏。然後進兵。

一軍入賊境所經要路平陸。須遣乖覺人前行探地。審試慮敵人先作方田陰坑。種苗於上。誘陷人馬。一遇坑穴。濶三五丈。人馬難通。卽令每軍把一木橛子。及一束薪芻之類。填之立渡。

一遇峭崖峻壁之阻。則以接梯倚其壁。選趨捷者手執鈎竿。身繫二繩。緣梯並鈎木石而上。至半穩處。卽繫繩於木。垂兩頭至地。縛橫關爲軟梯。與衆軍登之。

一軍過泥途甚深。人馬難進。用草木鋪於道上。次用乾土鋪之。隨時可渡。且防賊藏簽刺於其中也。

一軍行前有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歸路宜引兵避之別求其便或用車營塞其險隘固我人馬且戰且前用飛鎗神砲神弩勁兵奪其要害破其困扼可以取勝前進。

一軍中車乘搬載或擔擊糧草輜重等物並宜在路中心行兩下用甲隊遮掩恐被賊邀劫。

一暴寇來劫掠牛馬財貨不可輕動其初至氣銳犯之恐敗候其去則從後邀擊之。

一騎軍入賊境戰具之外不得負斤兩之重步軍戰具外帶物不得過十斤。

齋糧

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况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躡寇。益宜擬備。雖云因糧於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斗。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卽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乎人力。不至爲賊困逼也。

一米一石。取無穀者。淨陶炊熟。下漿水中。待水曝乾。淘去塵灰。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水浸透。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鹽三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卽堅小。不消。一

人可食五十日。又宜夏月遠行。

一粗布一尺。以一升醃醋浸。曝乾。以醋盡爲度。每食以方寸煮之。人可食五十日。

一小麥麵。取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曝乾。以醋盡爲度。每食如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

一豉三升。搗如膏。加鹽五升。捻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核大。以代醬菜。人可食五十日。

一米麩一升。人可食一日。

一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馬一疋。五十人可一日。驢一頭。三十人可一日。



一遇急難。諸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饑。

一山行。卽採松皮搗爛。每十斤。與米五合煮之。令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一每人將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烏梅乾與冰片。啣口中俱可止渴。

一每人將葫蘆。或竹筒。或羊皮囊。可受二升者。料前程乏水。卽盛行。

一馬軍每人將乳酪餵馬。恐馬渴乏。

一邊兵遠行。則有糜餅。皺飯。炒袋。雜餅之類。糜餅用麩末作麵。投沸湯。和爲餅。厚一分。待冷。切作碁子。

酒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沸而食之。如行路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於雜餅。飯。麩。袋。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齎持且久。

斥堠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者。令彼鄉國之士。引導而往。或刻獸足。印中路爲却行之狀。或上冠做禽。而隱伏叢薄之間。蓋欲密聲晦迹。懼人知覺。然後傾耳而聽。專目而視。諦視他物。以迎知敵人之情。故見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驗寇來之馳驟。象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飛鳥不泊者。下有伏兵也。駭獸奔

逸者謀潛襲也。凡若此類，皆可察而預知之，必待逢敵而後用其耳目，則不能及矣。若師行斥墩，多擇高要之處，察望四邊，前探不得，推後探以爲鋒，左矛不得，望右矛以爲固，是以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也。

### 探旗

凡軍前後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內，五人爲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絳幡。遇騎賊，舉絳幡；遇步賊，舉白幡。前後遞相傳舉，賊百人已下，但舉幡指點；百人已上，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探馬

凡軍行前後及左右五里。着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用十二騎。前後爲一道。各揀壯馬給與之。若兵多路長。量加一兩道。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旗。無賊則卷。有賊則開。以次遞應。至大軍。大軍見旗。開則知賊至。庶得擇利設機以迎戰也。

哨探

附圖

南北之地不同。而戰陣自異。不但戰陣自異。而出兵行路亦不同。何也。北地雖間有山。而平地實多。出塞

之外。長坡大川。黃沙漠漠。一目無際。或三路行兵。或五路並進。大刀澗谷。馬步相兼。無不如意。而虜馬尚且依山附壑。潛爲埋伏。我必先遣夜不收及塘報。預探明白。方敢進兵。如黔省之地。山險萬疊。接接連連。無窮無盡。一線之路。迤透其間。或兩畔深箐。或亂石叢雜。或崩溪斷橋。盤蛇曲徑。無地不可伏兵。無地不可邀截。若不預遣熟知間道岐路之人。先期哨探。却任意冒險妄行。旣不能用衆。又不能施巧。雖有強兵在後。首尾難援。卽兩鼠聞於穴中。將勇者勝。倘若勝則可矣。萬一不勝。前途倒戈。一線之道。奔走不及。恐

人馬堆積於道路。各要性命。自相殘殺者有之。縱逝得免。而墜崖落壑。吾知其不免矣。敢不求萬全之術哉。今姑以見在營兵一千演之。每隊須先撥兵一名。須輕足善走。膽可包身者。兵十名。又要馬兵十名。亦須善於馳騁者。以一步兵同一馬。兵爲一塘。共十塘。令彼前行。或一二里。或三五里。九道傍有山。馬兵不能上山。步兵執小五方旗一面。上路傍所有之山。週圍探望。如側近有草木蒙密。掩藏人馬之處。須要細細搜索。若並無奸細埋伏。及敵兵在前。步兵執旗。就立於山上。以待後面兵來立營。令馬兵先馳回。卽報。

一塘無警。其第二塘又向前或一二里或三五里又探望。又來報如前。以至三塘四塘五塘。直至十塘。皆如此報。其步兵卽相山形。如山形方。方屬土。卽執黃旗。如山形曲。曲屬水。卽執黑旗。如山形直。直屬木。卽執藍旗。如山形一尖三尖。或四五尖。卽爲銳。銳屬火。卽執紅旗。如山形圓圓屬金。卽執白旗。後面來兵。照形下行營。如十塘已盡。每塘或相去一二里。或三五里。計軍行三十則疲。卽可止舍。尋看地方少寬平者。卽下大營。如不可止。又自一塘倒捲上前。再如前式。起塘馳報。凡敵之情。我得預知。彼難邀截。倘探兵不

虞。突然遇賊。馬兵馳回報知。主將卽相山形布陣。准  
備。其探兵一名火速走回。如走不及。卽潛入深山巖  
石。或草木深茂之地避之。一人之身。敵亦難覓。至於  
搗報得實。我兵或殺敵有功。或免敵之邀截。搗報之  
人。各准斬首級一顆之功。酌之。凡有賞犒。獨加於衆。  
庶此危事。人肯樂從。而我兵無倉皇急卒之虞矣。

山谷行營 附圖

山深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敵人伏兵險  
路。或拓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恐  
一時搜索不到。或誤闖入敵伏之中。爲其所陷。不及



報我冒然而進。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險山之隔。首尾難援。豈容不先爲之防。今用連珠倒捲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大約以今在營兵一千。分爲十大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面。長號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十哨止。一哨先行至一塘處。探馬報一塘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色旗卽住下。照註定五行山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塘。其報相同。二哨又看哨兵執何色旗。照山形立營。其三哨四哨以至十哨相同。如報有警。卽將本哨少退入我兩傍立營之中。當路口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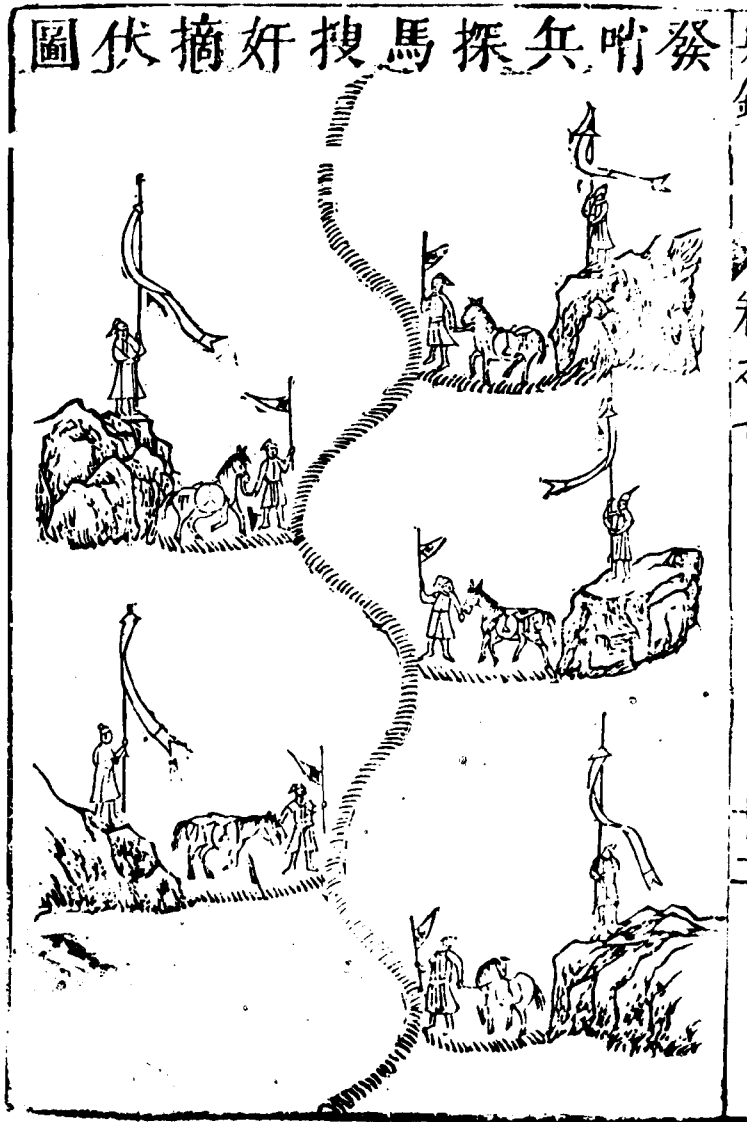
山連原立任營腳。收回探馬哨兵。安排廝殺。如敵前來攻我中則兩山有我兵先已立營。兩山出兵夾攻之。如彼攻左營則右營出兵爲援。彼攻右營則左營出兵爲援。彼退則我躡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下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是敵人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矣。倘敵伏兵自中間突然而出。我兵卽兩頭劄住山險。我中間各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至。攻右則左至。我兵先居高陽以待敵。彼亦無能施其巧。况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鋒釘板蒺藜鹿角等項。見敵皆可先布。而一切火砲。又皆外向以待其來。是

敵人欲中衝我，又不能矣。如敵斷我後，以退爲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回，敵亦難邀截也。如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守，豈肯輕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谷戰行軍，無過此步步爲營之法。

發哨兵探馬搜奸摘伏圖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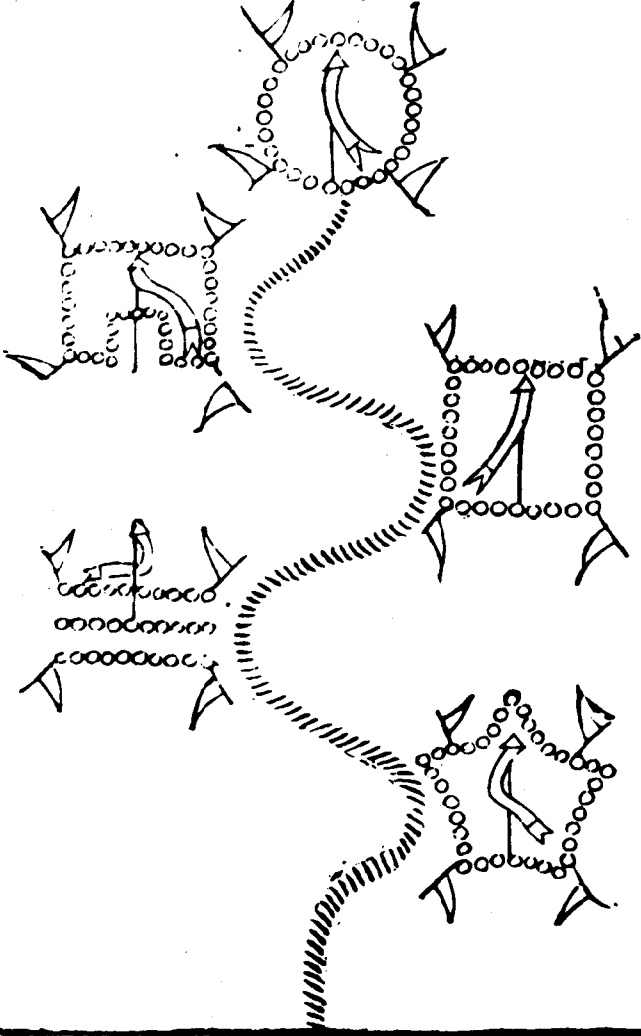
行軍



山道路險步步為營倒捲疊進圖

兵鏡

行軍



遁舖

凡軍行去營鎮二百里者。須置遁舖。以探報警急。務擇要逕。使往來疾速。平陸別置健足之人。水路亦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舖。縱非寇來之方。亦須置之。

行烽

凡軍行擬停三五日。卽須去軍一二里外。權置行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來要路。每二十里置一烽。連接至軍所。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至暮卽移十里外止宿。防賊見煙火。掩襲烽人。且伏人於賊路左右。止宿以聽。如覺賊來。卽舉烽遁報。伺賊十騎。

已下。卽舉小炬火。前烽應訖。卽滅之。若賊百騎至。二百騎。卽放一大炬。若三百騎至。四百騎。卽放二炬。若五百騎至。千騎。卽放三炬。應滅準前。前烽應訖。烽人卽赴軍中。若虜不到軍。且抵山谷藏伏。四山旣置燿烽。軍中卽置一都烽。應接其都烽。如見諸烽。忽舉。卽報大將某道烽起。大將當湏戒嚴應敵。

### 軍祭

其禮除地爲壇。用太牢。以祠黃帝。軒轅氏。其牙神。蠶神。祠以少牢。其幣牙以白。蠶以皂。用剛日。祠之於壇。統以青繩。覆以幄幕。風師。雨師。馬師。其薦獻亦用牲。

率酒脯香幣。祝文曰。維某年月日。將帥具官某。謹致祭於某神。凶黨首難。干紀亂常。毒流生民。惡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討。殄寇克敵。繄神是助。尚享三軍首路之日。則祭道路神。以車犯較。祭軍以車轅之而過。謂之犯較。軍在道路。凡遇名山大川。百神祠廟。皆遣官以酒脯祭告。

軍誓

書之所記。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飭有衆。堅整士心。爲戰陣之首也。今出師。凡將發及戰。主帥當親臨士衆。明布誓言。感激衆志。然後啟



行誓曰。大將某官。告爾三軍。將校士卒。謹聽予令。今  
戎夷不賓。侵犯王畧。撓我邊陲。害我穡事。毒流於民。  
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爾尚一乃心力。銳乃戈矛。  
共殲大憝。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賞。不  
用命有顯戮。勉哉爾衆。服勤王事。毋干典刑。

定惑

夫萬衆之聚。事變不一。起爲譁亂。不可不慮。倘軍中  
或有旌旗折。帳幄動。六畜爲怪。一切不經之事。士衆  
見之。未免生畏。主將當鎮定詳審。慮於未萌。修德改  
令。以祇天眷。復擇吉時。具牲牢盛饌。震鼓鐸之音。以

祭牙旗精意虔請。以觀祥應。若人馬喜躍。旌旗仰指。金鐸之音揚。以清。鞀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靈之助。當示衆以安其心。否則矯說善祥。而布之於下。乃可定也。雖云任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然而智者以權佐政。古稱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機。不可不察。

鄉導

主兵者審知地利。然後可以行軍襲邑。然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蓋孤軍以入人之境。彼嚴密而待。濶

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  
來之鬪。夜止則有虛駭之撓。垣舍必就薪水。畜牧必  
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獲寇哉。故敵國  
之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茂草蒲葦。可以隱藏者。道  
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卒乘之衆寡。噐甲之堅脆。必  
盡知之。可以料敵。則鄉導烏可無也。願或俘虜爲鄉  
導者。須防賊謀所使。陰持奸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  
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當  
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者。借之出處。密  
防其貳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諳練行途。亦

不必土人也。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為正。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

二月昏井中旦箕中

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

四月昏翼中旦牽牛中

五月昏角中旦危中

六月昏氐中旦壁中

七月昏尾中旦婁中

八月昏南斗中旦畢中

九月昏牛中旦井中

十月昏虛中旦室中

十一月昏室中旦軫中

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暄靈。夜色曠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或用指南針及指南魚。以辨所向。

魚法用薄鐵葉剪裁長二寸。濶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灰火燒之。候通赤。以鉄鈴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醮水盆中。沒尾數分。則上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椀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當南向午也。指南針。卽羅盤內所用者。

字驗

主將在内。副將統兵在外出戰。凡軍前缺用及賊兵事宜。必用文牒往來告報。倘被奸人於路接之。漏洩事機。反遭其害。合將文牒題内。於月日下書號。卽知所言事宜。故先置簿。兩用符合。配定字號。主帥副將。

各收一本隨身。字號或用古詩，或干字文。假令配定天字號弓箭，地字號步兵。如副將軍前要請弓箭，文牒上卽書天字號。上加印記。主將便知所請。回文卽書本字。亦加印記。如不允，卽空印之。如此，則軍前動靜應報若神。

啣枚

啣枚者，所以禁喧譁而恐賊知覺。暗記識而便察動靜也。整肅隊伍則用之。出奇設伏則用之。晝趨險要，夜襲敵營則用之。其制長四寸，濶五分。陽面書某哨某隊某甲兵之姓名，陰面書某官押寫啣枚號令。油

飾掛頸。靜砲響。則各啣枚。肅靜。其制雖微。而其用則大。不可不知也。亦有用圓枚者。不如此更可查考耳。

兵鏡卷之七終

兵鏡

行軍

二六二



兵鏡卷之八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同邑汪梓茂才父較正

下營

以後俱屬行軍

軍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言營陣同志也。法云。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疎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紊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整全備。莫得

兵鏡

行軍

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必須牢固，不可得而犯亂也。然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隨其險易爲之。禦平則方列，圍水則圍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便用耳。

凡置營，先計人數，列營幾重，配地多少，隨師衆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寧使剩隊，不得少隊。已住便定，不得移易。如一廂有剩，所剩之隊，發配守禦，不使士卒煩擾。如久住暫時，各量其宜，咸立表於十二辰，立五旂，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

僻以朱雀於立午地。白虎於立酉地。玄武於立子地。青龍於立卯地。招搖於立中央。其樵牧汲飲。不得出表外。

凡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并戰鋒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律發兵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仗。各於本隊下安置。若有緊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營訖。聽總管進止。其馬合群牧放。

凡下營非賊境。地土寬平。卽布大方陣。營內有一十七小營。中間相去。使容一營。如在賊庭。卽湏窄狹。不得使容一營。其營四角使圓。圓則易守。其二十

七小營計一萬七千人古制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加四千五百人爲奇伏揚備則軍中之手足以應時用。非正門不得輒出入。犯者論如軍律。

諸家軍營九說

凡周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櫛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濠城營木柵之類。

立槍營

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營。槍頭間架令均。黃昏播鼓。各着本槍鼓聲絕。刺槍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

烟火營外置舖。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外有警。當舖不得高聲。敲槍傳過。四面卽知有警。預作隄防。

### 櫛槍營

凡櫛槍爲營者。其槍如鴉巢。櫛幕外七尺。櫛槍之外。造土壕一重。槍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着衣甲。車馬在傍橫排。

### 柴營

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橛。仍着土壓之。其車橫排。須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若久駐營中。置一望竿。

掘壕營

凡掘壕立槍。則白繩取定。其壕底濶一丈二尺。深一丈。口濶一丈五尺。其土向裡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摧塌。裡面削成。其上通人行止。壕門掘徹。卽權施浮橋。急疾折去。當界二十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濶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根。尖頭入火。令堅。近壕布棘城。一重濶二十五步。

築城營

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牆高四尺。濶

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三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在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濶五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重。

### 車營

凡車營法。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爲戰車。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馬槍在外。仍連車轅爲左右廂和門。

### 木柵

凡木柵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  
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爲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  
根重復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閣道外柱一重長出四  
尺爲女牆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濶二丈深一丈  
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

凡繩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芻秣不給卽須尋擇水  
草放牧每人給攔馬索一條入夜則爲繩營以護畜  
產其制立槍爲杠凡兩重上繫攔馬索連絆相續馬  
居營中布官徒牧人四面衛馬使不得逸出營外復



置更舖。夜則環營擊更鼓爲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卽姦人無便以入。

### 拒馬營

凡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平列相去前槍城三步。布置須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

### 下營地網

凡賊境下營。或與賊交戰。須用地網當於敵人來處。夜密遣衆掘成窖坑。上覆以脆薄板片。或只剗掘比馬蹄大些品字羅列如網上。或以舊布片蓋之。將草上鬆壓。灘平却用兵迎敵於近窖坑處擺陣待相敵。

間少爲退圍之狀則敵必前來捕趕。陷我品窖之內。卽急回以長鎗。猱拘扎鈎之。無有不勝。今虜亦知得品字坑矣。邊地沙厚風吹若魚鱗狀。坑上沙薄且新。鋪者則無此狀。便可認識。若用此坑者。須作爲魚鱗狀。且記定地網中有可往來之路。佯敗卽從此回誘賊急趕。庶可陷賊。

下營陷騎

預設道路

陷騎之法不止一端。大率不過虜騎衆多不容開敵。伺其所行之道。制爲陷騎之具。勿令賊知。然後示之。

以弱。以誘其必來。啖之以利。以致其必至。使其墮我之圈。圍而不自知。入我之陷。穿而不可脫。其法有六。一曰伏鎗。用火煉竹鎗。斜埋成列。却於鎗頭所到處掘地成窟。長一尺五寸。濶半之。用竹一尺八寸埋在内。次以竹圈挽鎗着地。覆以草茨。不令知見。復用挽鎗竹圈從窟内繫提頭。索別曳於鎗頭所止處。一丈許。遇賊馬踢動。提頭索拽去。挽鎗竹圈。則鎗頭向敵。起地三尺。賊馬無不中傷。二曰絆索。用麻索各長五丈以下。兩頭及中間各長一丈。用木椿繫索。釘之於地。用青竹竿五條。撐索腰控。低着地。扣以機結木鈎。

如獵具制。遇馬足觸動機結。則撐索竹去地三尺。賊馬無不被絆。三曰馬拖。用竹削成筴大其長數倍於筴。其錐甚銳。用以簪地。其尾則用熱湯煮過。令槌碎。和麻合以成索。索尾又安扣頭。扣轉於竹片之上。仍將鎗捍拽索於竹片之首。遇馬被套而走。則索尾之鎗自拗其腿腹。四曰馬筒。用掘地成窞深一尺。濶三寸。內置攢錐。遇馬足被陷。則攢錐自刺其蹄踵。五曰青窞。於麻麥草芥之地掘而成窞。不拘廣狹。上以蘆蓆箬盤竹蓆之。屬覆之。而掩以麻麥草芥。隨其物之顏色。使敵馬不覺足陷。六曰白窞。於塵沙土石之地。

掘而成窞。不拘廣狹。上以蘆蓆竹筍之屬覆之。而掩以塵沙土石。隨其地之顏色。使敵馬不覺足陷。以上六法皆於道路預先修設。以待其來者也。

撒擲在地

器用之設。非瞬息可成。制作之艱。非頃刻可辦。乃若倉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磨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之時。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於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自至於顛覆。其法亦有六。一曰刺毬。四方有鋒。中間有蒂。以鉄爲之。二曰蒺藜礪。之以鋒。淬之以毒。以鉄爲之。三曰茅針。其形如針。而

稍大以鉄爲之。四曰鷺項其形兩曲而上下皆銳以鉄爲之。五曰菱角以鉄爲菱角。六曰阜角以鉄爲阜角以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遇欲用則令笮插撒擲在地者也。

因地設險

平原曠野我知而敵不知其施巧易道狹路隘敵險而我亦險其施巧難兩難見巧之際莫若因地設險使敵騎之來可入而不可出吾軍之利可見而不可奪其法有八。一曰踢圈以竹爲圈插於馬道以索續於竹圈之上用套馬足。二曰截徑用竹竿一張竹檐

七片。菠菱箭一隻。以馬尾頭髮之屬曳之。馬道馬頭觸之。則箭發。馬倒。三曰伐木。馬行於林樾之中。令伐木橫道。則馬不可過。仍止。令半折。不得伐斷。恐爲敵人下馬拖拽離路。四曰結草。馬行於草野之中。其正路故令斷絕。磚石堆塞。柴茨却於四圍。將草結團。其稍令闌絆過路。馬急走。則被絆。衆隊皆倒。五曰種冰。道路險峻。或高坡峻岸。或斜城陁岡。當令迎風灌水。凍結成冰。則滑溜不可過。六曰裂石。馬道窄狹。兩傍皆山。當令鑿鑿石塊阻之。兩傍皆水。當令抄掘大石塞路。七曰斷橋。馬若經過橋梁。必毀折之。令不得渡。

八曰瑯琊版用版釘瑯琊釘於上。行則載於糧車之上。用則埋於沙礫之中。以上八法皆能陷賊騎於道。峽險要者也。

誘陷

扼賊於險。法固備矣。但賊知險而不入。將安用之。則又有誘騎之術。使賊馬見此。踴躍而前。奔騰而至。自抵死。自投陷。窵而不容止遏。其法有四。一曰芻誘。敵馬行遠。久闕草芻。故下置陷窵。鎗刺。而上覆芻秣。使馬見之。自投死地。二曰餌誘。賊馬饑餓日久。故下置陷窵。鎗刺。而上覆菽粟豆料。使馬見之。自投死地。



三曰獻青。賊馬入境，久不牧放，有草茨青蒼之地，設陷，穿鎗刺，使賊馬望見草色，而不顧險陷。四曰獻白。賊馬入境，久不汲飲，卽於陂池溪澗之地，設陷，穿鎗刺，使賊馬望見水色，而不顧險陷。以上四法，皆令賊馬自赴水火者也。

前凡二十四法，皆陷騎緊要。其他如水藥之秘、風沙之變，雖云奧妙，然微似浮誕，姑置勿論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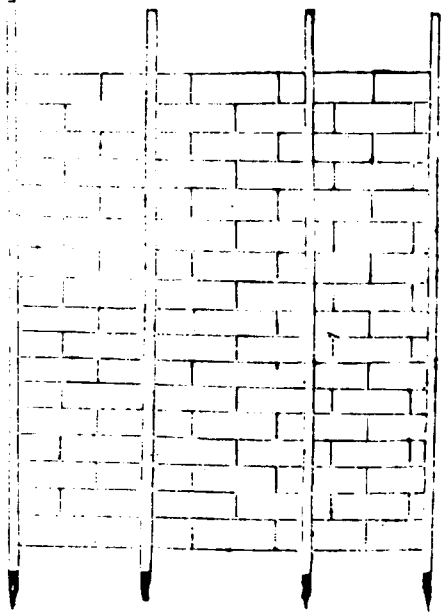
### 下營布城諸器圖說

夫不可用車之地，卒遇緩急，兵無可依。賊洞見我無拒禦之備，必敢盡力向我。故暫設布城，疑賊眼目。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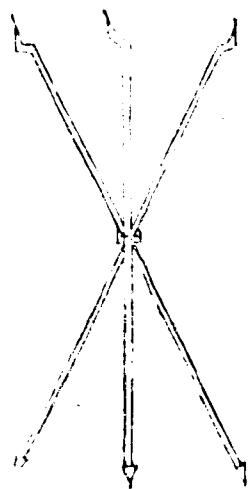
見我立此。不知我主何意。且不得知我布裏虛實。外復立拒馬。蒺藜以爲禦。賊或誤認爲真城者。不敢輕近我營壘。如或瞭料其情。我已備之矣。烏銃俱向布城而伏。賊如來敵。必須先取去我蒺藜拒馬。彼外不能視內。而我於內。弩矢銃石齊放。一綵之限。有若金湯。如賊亦打銃弩。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於布城上。可禦鉛子矣。

布城

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畫界磚石之形。每一隊雙立爲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



# 馬 拒



右鼓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各一尺。上用屈鐵頭。下用鐵鑽。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在取大木壓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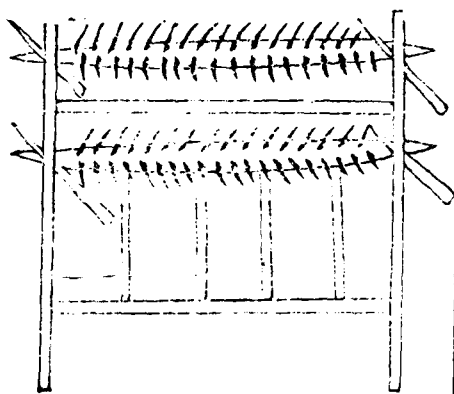
蒺

藜



蒺藜繩連利於收起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爲  
 一繩俱用繩串入蒺心中而出每一小隊前面下五  
 層共計十五根俱牌上掛帶以行

# 木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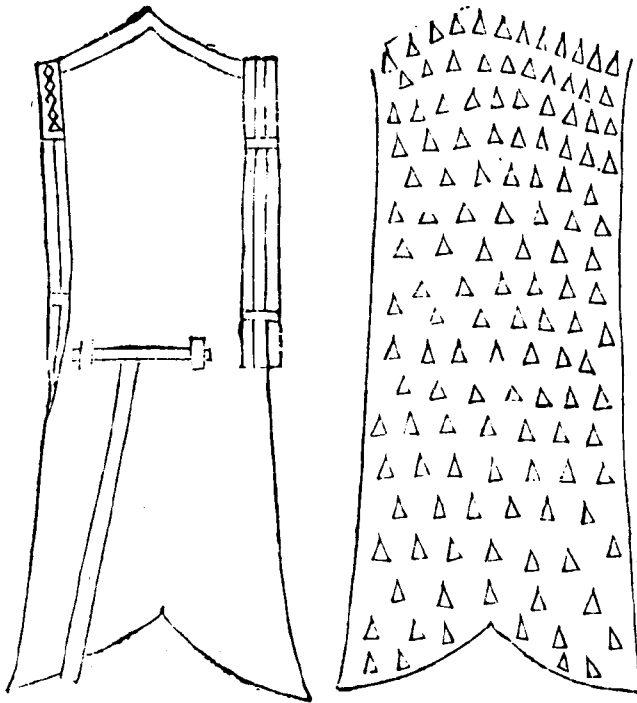


用大小木爲之。每扇濶五尺。高堞五尺。衮木二道。贅大竹釘浮拴上。約可二人負之。而行輕重適均。在城上。則立在梁口。防夜襲。登在兵中。可肩而下。營立成營壘。

釘牌式

正面

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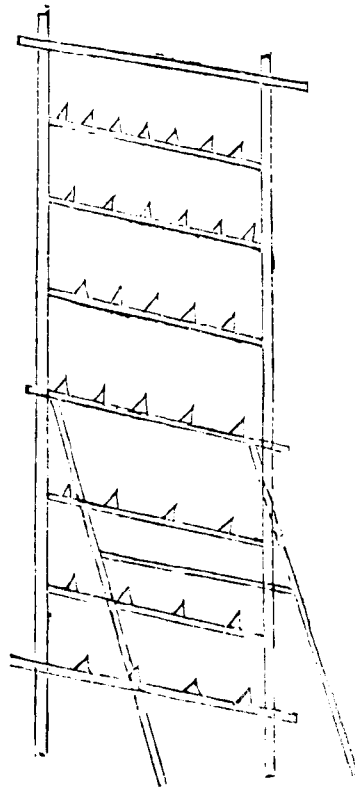
兵鏡

行軍

牌法或用皮。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最利。急則擲之地下。可以當釘板阻險。凡兵所帶繩串。蒺藜掛於此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下鋪地。圓藤牌。雖爲擊殺之器。而不能立束部伍。惟此牌可以整營陣。齊進止。遮人衆。壯士氣。進如堵牆。退如風雨。然只可以遮刀鎗。而不能革鉛子。尚有軟壁在焉。其法長五尺。橫濶二尺。



軟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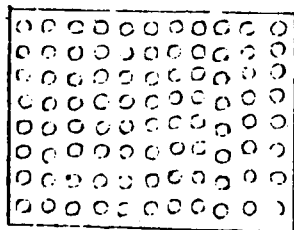


用硬木作架高七尺濶六尺取軍中綿絮被掛於架上以張陣前堵鉛彈亦可攔路阻險此無他奇異第取一時從便之法耳不若剛柔牌之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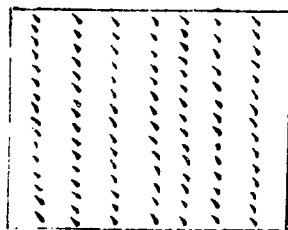
# 剛柔牌

第一層用  
生牛皮第  
二層用好  
大蚕綿布  
納之貼牛  
皮裡

第三層  
用薄桑  
皮紙毬  
密排相  
挨



第四層  
用好蚕  
綿納布  
一層蓋  
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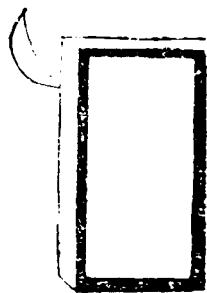


其架用木爲長枕中用一檔牌身與木牌等先用生  
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蚕綿三斤用布序爲一袋  
貼牛皮之裡用分水薄棉紙每二張鬆鬆團爲一毬

換行排之。又用蚕棉五斤。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釘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只苦於價重。而官司不能辦耳。此外或用鉄爲鋒。或用鷲毛人髮。或用密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尖其脊。其遮禦鉛子。俱未有勝此者也。最忌入水。坐臥結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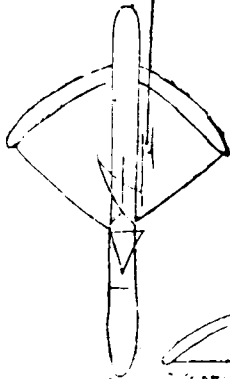
鬼

箭



此筒用猫竹去皮。庶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為底。貯蒺藜。懸之於腰。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勻且速。鐵蒺藜。糞汁炒染毒藥。用以戳脚。名曰鬼箭。撒地以為阻路守險之用。

張起弩形



此弩  
之  
弦  
係  
用  
皮  
製  
成  
之  
也



曲  
棍  
橫  
杓

此  
弩  
之  
機  
係  
用  
木  
製  
成  
之  
也

此  
機  
係  
用  
木  
製  
成  
之  
也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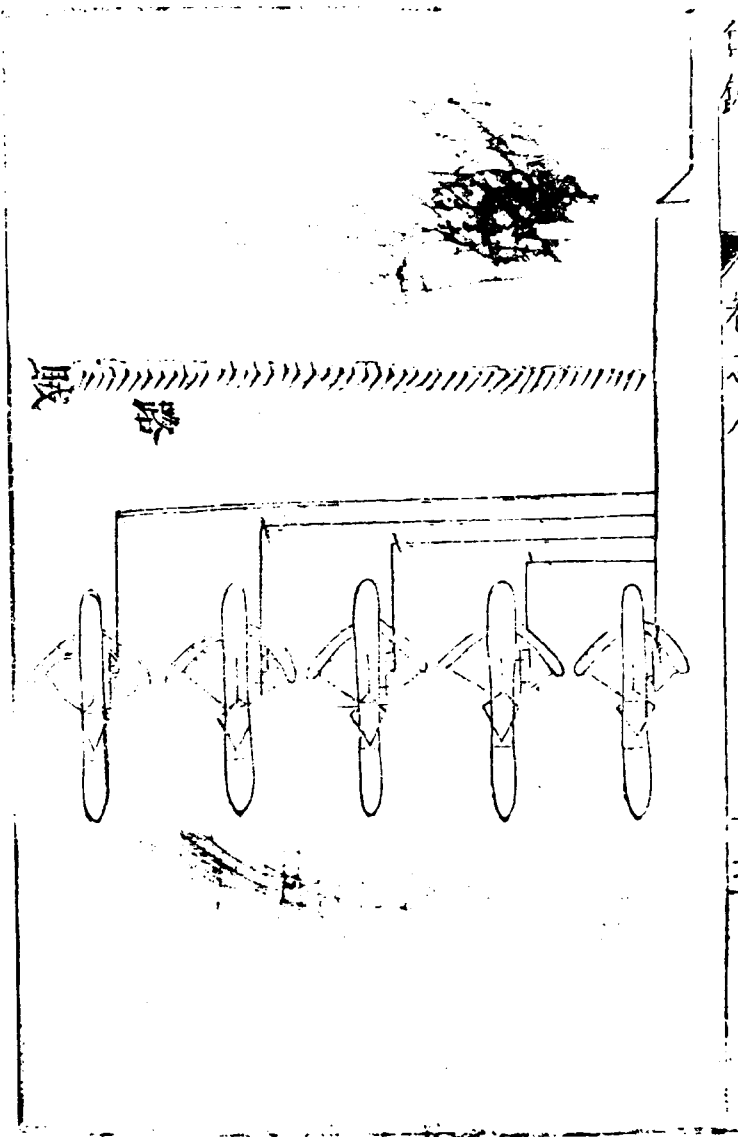
此  
挂  
繩  
腳  
下  
留  
六  
分  
脚  
掛  
弩  
弦  
住

此  
牽  
弩  
弦  
細  
繩

此  
機  
係  
用  
木  
製  
成  
之  
也

兵鏡

行軍



弩機用浮輕箭。染草烏毒藥。以線引繫。椿於二三十步橫路而下。堆草藏形。觸線而機發。箭必中。恐害自人。須阻所行要路。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於人足之先。弩又無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弩盡頭下之。俟彼走進。踰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箇機。渠能打發其一機。卽謂盡發矣。而不意又有未發之機也。尤妙。若三五弩而擺丈餘地。則無用。且未必矢矢俱准着人身也。

下營擇地

一不居大谷之口。四面受敵。人馬易爲衝突。各曰天竈是也。

一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破我營寨。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各曰龍首之地是也。

一不居死地。謂安營若臨墓塚之地。人馬多夜驚。又居士卒必爲疾病。

一不居地柱。謂下低中高。其地土面廣平。中間有岡。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

一不居地獄。謂高隴之下。其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



如仰盆之象者。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

一地名惡。不可安營。如豆入牛口之類是也。

一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生路而來。驚我營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風放火。因而劫我。難以迴避。應敵。

一不居江河溝澗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我無進退之路。外無交接。卒難相救。

一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被賊守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

一不居江河之岸。大山之側。三面受敵。最惡。後無進退之路。若中有舟楫。船棧傍岸。又有通糧之道。上流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

一若居江河夾岸。浮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

一不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敵最多。

一宜居背高面低。前有清流。後有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山大隴。雖在遠亦不妨。

一入他境安營。造飯樵採柴薪。不可遠去。須用哨船。

馬軍四面卓望見賊急回。

一軍營臨山上有水恐有決灌之患不可安營。

一軍行纔住安立營次一面差人卓望把路人馬於四面巡綽再差白旗子探報若見人馬急報主將其探報人馬每五里爲一節首尾相見遞相傳報恐隘口路遠人馬難以遠走。

### 綠營雜制

一下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里外要入城市買者營司判官差人押領不許擅入城郭。

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卽須幹當四司官典兵官及

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卽差本  
火主持畜產及水食。如逃走。卽牒所在捕捉。

一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醫。有  
瘡者剪剔傳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一下營訖。司中及佐。卽巡隊檢校兵甲器仗等。如有  
破綻損污。卽須修葺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  
爲案記。準法科決。

一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封貯點驗。勿令廣  
費。

一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廁。

營壘既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交易。卽不禁。

一營門各配隨近將校守把。雜色職掌。亦專配一門出入。不得交雜。仍令識認。以防姦細。

一軍中皆令三人或五人爲保。同行不得分散。遞相覺察。不得與外人私語軍事。及受外人財賄。犯者重罪同保。

一陷没人投來。當別差主務。勿使隨軍。恐爲彼用。

### 夜營

九軍營下定。常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

如臨陣對寇法書夜嚴警縱逢雨雪並抽隊官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疋并鞍勒放飼防有警急立要馳告。

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舖每舖給鼓三面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舖看賊與大營交戰卽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獲克捷。

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於營四而去營十

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或令馬軍至一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號。不敢偷營。

凡軍營遇夜。又於賊來要路。以探騎爲暗舖。各持薪炬。藏火。遙相應。接仍於路左右草中伏人。或於高木遙望。如覺有賊走。報馬舖舉火。前舖應了。卽馳赴大軍。大軍亦置望烽火人。舉火相應。

凡馬舖每三十里一舖。以押官部押。

凡每夜定舖時。每舖令貯火炬五條。乾草一束。仍令種火。若有驚軍。每舖並相傳救。相報不得隔越。仍舉火炬照之。中軍卽擊鼓。令諸營遍覺。將士但被

甲冑持弓矢見走者卽射自然立定賊稍多卽單疾出兵救援其偷營驚軍多作叫聲宜審辨之

凡軍營慮有突犯卽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護並拓常營戰隊充其隊去幕三十步均布隊間密佈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大營

凡軍營被賊來犯大總管自將兵救之常先與諸將潛約戒兵士隨身帶胡桃鈴之類爲號被犯之營聞之卽知大總管兵至或鐸或鈴皆不可預定恐賊人偷號



凡軍營久住於山谷。賊路掘斷爲土壕。濶三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姦人出入與兵馬往來盡見。

凡軍所駐於奇兵中。選驍果諳山川道路。及久在軍前人。與舖兵計會交牌。日夕遞候於亭障之處。用捉生之法。捉敵人樵牧間覘者。生禽以歸。以訊問賊中事機。其舉用勿令遊奕人知。

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一替。克雜聽伺。如夜聞敵營馬嘶。則謀備夜出攻掠之類。其餘倣此。以警不虞。猶虞聽探之不遠。故又選聰耳少睡。

者令臥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爲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聞其中。每營置一二所。營中濶者。置三四所。若孤鎮鋪柵亦各置一所。聽子須頻改易。勿常定處所。

凡軍營中必爲望樓。其數量兵度地。大率做地聽之。數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外者。以爲望子。亦頻改易。勿常置一處。亦以子將一人幹當。每日一替之。

備夜戰

凡夜戰者。多爲敵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

爲營。行則爲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亦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大將營環之。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路通達。足以出入。卻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若立營空洞豁。直部分無法。有賊夜至。軍中斫營。軍中必致驚擾。雖多置探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爲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聞鼓聲。卽起。卽令燔燎。賊人夜入營。門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將

營中。或諸小營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皆然。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面俱發。若姦人潛入一營。斫營殺士。諸營卽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湏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羅網矣。

夜號

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某年某月某日號簿。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於大將軍幕前取號。大將軍隨意注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

一字是行答。密封函付領回。各營裨將開拆。卽密示坐喝者上一字。巡警者下一字。使各暗記。不可漏泄。

### 夜巡

及夜巡時。經遇更舍坐者。喝某字。巡者卽答某字。卽兩無言。放過去。如喝答不相投。卽屬別營人。或喝而不答。卽是姦細。隨時拏縛。報本營主將。審查虛實。傳報大將軍處分。如坐者不喝。巡警人卽喝下字。坐者仍不答。卽係睡熟。或往他處偷安。巡警人記其舖分。報主將查究。巡警人不到者。直更人報主將查究。

### 更籌

凡軍中雖置水漏則用更籌一晝夜一百刻以竹爲  
 一百籌長三尺濶一寸題云某月更籌以探更人每  
 更徐疾行二里傳一籌一日一夜計行二百里則傳  
 一百籌常取月中氣爲正

雨水正月中夜傳籌四十九四分一更傳籌九餘一  
 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籌五十一更傳籌一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籌七餘一  
 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滿四月中夜傳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籌七餘一

里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傳籌三十五一分。一更傳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籌七餘一。

百七十五步一尺一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籌七餘一。

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籌八餘一。

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籌四十九五分。一更傳籌八餘一。

里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籌一十餘。  
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籌五十五。一更傳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籌一十。  
餘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防毒

下營近敵境。大將先出號令。使軍士防毒。

凡敵人遺飲饌者。受之不得輒食。民間沽買酒肉脯。  
醢麩豆之類。亦須審試。然後食之。

凡防毒有五。一謂新得敵地。勿飲其井泉。恐先置毒。



二謂流泉出於敵境。恐潛於上流入毒。三謂死水  
不流。四謂夏潦漲。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帶沫  
如沸。或赤而味鹹。或濁而味澁。五謂土境舊有惡  
毒。毒草。毒木。惡蟲。惡蛇。有如含沙水弩。鬼蜮之類。  
皆須防慮。不得已。先令死罪人。或孳畜嘗之。然後  
可飲。

### 尋水泉

行軍下營。須先擇水泉。虞候在前。兼視水草。道中遇  
水。則揭青旗。以告衆。

一軍至處。乏水。則視沙磧中。有野馬。黃羊。路縱。尋其

所至當有水。

一野外鳥獸所集。或水鳥聚處。並當有水。

一地生葭葦菰蒲。并有蟻壤處。其下皆有伏泉。又駝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下亦當有泉。

一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節。雄雌相合。油灰黃蠟固縫。勿令氣泄。推竹首插水中。五尺於竹末。燒松樺薪或乾草。使火氣自竹內潛通水所。則水自竹中逆上。

一越山阻。看巖谷中有水。以組繫竿頭。引掛高處。擬固能勝人。便即令下。又增組次引人。而又加大組。

續更汲上則千百人可濟。

養病

凡軍行士卒有疾病者。陣傷者。每軍先定一官。專掌藥餌。馱輦及扶養之人。若非賊境。卽所在寄留醫治。并給僦人扶養。若在賊境。卽作驢馬輦隨軍而行。每月本隊將校親巡醫藥。專知官以所疾申大將。間往臨視。疾愈則主者僦人並厚賞。恐不用心。故賞之。如棄擲病人并養飼失所。主者皆量事決罰。氣未絕而埋瘞者。斬。庸將多不恤士。卽被棄擲生理。以此求士死力。不可得也。其有死者。輦醪祭酹。墓深四尺。槨枝

親哭之。仍立標記。以防後取。若非賊庭。逋歸本貫。每人給錢帛。充送終之用。所由不舉者罪之。

牧放

凡軍行。每營先差一官。專知牧放。不得連繫諸營。各作一異旗。放馬一記。旗放驢並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卽計會營將。別擇放地。不得交雜。如卒有警。追喚見旗。則知驢馬處所。

凡牧畜。馬居中央。驢放在四面。援馬。牧人並於驢群四面環遶。若賊偷盜。驢群在外。驅趨稍難。

凡馬逐營。各爲印記。以防闌失。理認如死。卽申所部。

官驗印。是本營畜產。卽令皮剝。如印不同。卽是盜殺他營畜產。論如軍律。

凡諸營遺失驢馬衣服。馱連並於捍後。虞候處理認。擅取及借人不還。并剪破印記毛尾者。論如軍律。  
凡軍馬正給馬外。每軍更量分數。增給備馬。諸營除六馱外。每火別置驢一頭。准備疾病添補。如當隊不足。均抽比隊比營。其雜畜非警急。兵士不得輒騎。

凡軍中畜產。非理致死。並償填補。

凡非時不得乘官馬遊獵。卽應乘官馬。非警急不得。

輒奔走致汗。及打磨傷破。並論如軍律。居則輕臨敵則重。

凡官健有私驢馬隨行。卽官給芻秣令均。以爲充用。凡車牛行十里一歇。仍制口鼻三十里一飲飼。凡征馬之職。有副使有總管。有押官。有子將。並擇善牧養者充。有群頭。擇善騎教習。及知醫藥者充。其數以馬爲准。

號令

許洞

大將旣受命專征伐之柄。犒師於野畢而下令焉。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

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點之不到。徃復愆期。動違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怨其不賞。主將所用。崛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歎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學器械。弓弩絕弦。箭無羽。鏃劔戟。澁綉旗。纛凋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詭憑夢寐。以流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奸舌利嘴。閉是攢非。搆怨吏士。令其不悅。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

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逼帳。購垣。竊聽其事。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似有難色。此謂狠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行列喧譁。不馴號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詭病。以避艱難。甚或佯死。因而逃遁。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壁之間。既非犒勞。無故飲酒。



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斷之者。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斬。遂令吏士挾於外。斬之。斬斷之後。使傳令告吏士曰。某人犯某罪。與諸將議。當斬。已處斷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卒無冤死。衆有畏心矣。故令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孔明涕泣而斬馬謖。穰苴立表而誅寵臣。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 國朝行軍號令

一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勇敢人陣。斬將搴旗者。本隊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決。

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進前。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爲頭功。

一建立奇功。其親管頭目。卽爲報知。矣報者。治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生擒虜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賞銀二十兩。

二下營之時。遇有鞍馬衣甲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喙問答號不同者。皆卽擒之。來降虜賊。所携人口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卽時來報。

一與賊對陣。雖齊力殺賊。不許聚爲一處。掣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

一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失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拘。

一殺敗虜賊。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乘馬困乏。許以所擒賊馬換乘。

一對敵之際。一隊遞看一隊。有不齊力前進者。戰勝之後。許連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

一管軍頭目。須愛恤軍士。軍士聽令。不許怠慢。如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知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有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

一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不堪者。插入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己已有馬。臨戰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分者。聽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營馬驢。須愛惜馱載。該管時常點閱。有故違。及將軍器拋失。或盜賣者。俱重罪。

一軍士行糧該管官旗時行點閱有過用及遺棄者并該管頭目皆斬。

一軍行及下營之時。須人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離人別營別隊。違者并該管頭目俱重罪。

一夜行相遇卽喝問有荅號不得者擒送辨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不荅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

一軍中遇夜以各樣大小銅角笛聲爲號。不許聲音相同。荅聽號聲。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間有誼諱者卽問所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

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

一行營須待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銅角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撥步軍或伍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驢馬宰殺。并檢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實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驢馬騾。塚者。卽送該營。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役官治以重罪。

一各營有失火者。卽是與賊遞送消息。并該管頭目

俱重罪。其每日行營。不許在途炊飯。違者并本管頭目皆斬。下營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并占藏自用。

一軍中有病者。管隊官軍。卽令醫療。掌藥料官及醫士。常加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

一長圍及坐冷者。須晝夜關防。各營架砲者。務依方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聞哨馬入營。及四面砲響者。卽時傳報。其管事官遇有事。隨卽飛報。不許填刻遲慢。

一掠陣官臨敵時。視有畏避退後者。卽斬之。紀功過。

官遇有功者卽紀之。有過者卽錄之。以憑賞罰。  
一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或漏泄軍機者。皆斬。知情不首者。罪同。首實者。重賞。

一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及望見旋風揚沙。野獸騰踏。及見死馬牛羊。與遺穢踪跡。或拾得一應物件。若男女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論又近。隨卽報知。

一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似馬非馬。似鹿非鹿。似人非人。白日見烟。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卽報。一功務須實報。有虛誑者。重罪。所報實者。給與勘合。



無勘合者。不准陞賞。

一號令。總兵官告都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告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

賞罰

仇俊卿

羊斟之微。足以覆宋。一筮之小。可以強吳。故賞罰兵家之所尚也。後世賞罰不明。武備廢弛。有脂韋襁抱而報功者。有手獲功級而爲人掩奪者。亦有喪師矯以爲捷而冒賞者。有屢建奇功獨立而反蒙辜者。亦有乘喜怒愛憎之故而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者。顛倒謬迷。何以厭服人心。振揚武烈。顧其鋒鏑縱橫之際。

存亾呼吸之間。人以萬死博一賞。在上者寧不動心。矜察之乎。若有見敵不前。交鋒不勇者。罰固無足議也。亦有勢孤援寡。勞逸饑飽。主客地利之不同者。此皆有可原也。斬將先登。破陣殺賊者。賞固在上功也。亦有運籌決勝者。雖未曾身冒矢石。亦賞之所首推也。苟或俘降以爲功。誘虜以違令。甚至截殺行人。老稚以充首級者。又皆在所不赦也。故將之五德。信賞必罰爲之主焉。然惟當守命將得人。則所任偏裨校領。自皆奉公而執法。其所身經而親覩者。某陣得某人之效謀而獲勝。某陣得某人之奮力而成功。其

方戰也。某人敵退某人。其旣勝也。某人斬獲幾首。又某人奮敵不過而被殺。某人得功幾多而陣亡。回營之後復叅之於衆見。而報之於紀功之人。由是權其難易。以第其功賞。不專尚於首級也。若冒報立功之人。則面試其謀勇斬敵之狀。而取證其臨敵同事之人。其僞立見。至於寡謀怯戰。有罪當誅者。亦必一一而親核之。然後賞罰明而士衆服。斯可以永示勸懲也。

### 國朝行軍賞罰

甘肅寧夏陝西延綏偏頭關大同宣府山海關一

帶虜賊擒斬一名。顆陞一級。至三名。顆陞三級。二人共擒斬一名。顆爲首。陞一級。至三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署職。爲從。及四名。顆以上。俱給賞。

一 遼東女直一人擒斬二名。顆陞一級。至六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七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不陞。

一 陝西甘肅四川貴州湖廣兩廣番賊苗蠻一人擒斬三名。顆陞一級。至九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十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

賞。

一內地反賊。一人擒斬六名。陞一級。至十八名。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十九名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其功次須驗。不一日一處者。方如前例。若係一日一處之數。止擬一級。其餘給賞。陣亡官軍。與哨探。被殺。夜不收人等。俱陞一級。

一陣前刀箭重傷者。陞署職一級。當先次數多者。分別等第加賞。無傷而當先次數多者。止給賞。有輕傷者。亦加賞。

一俘獲賊屬人口。奪獲頭畜器械。并齊力助陣者。量賞人口。就給俘獲原主。

一把總領軍官。所部五百人者。擒斬達賊五名。類陞一級。每五名。加一級。所部一千人者。十名。類陞一級。每十名。加一級。俱至三級而止。二級實授。一級署職。若係都指揮使以上。止陞署職。二級其餘加賞。別種賊寇。推類而行。已陞之外。功次更多。并不及數者。給賞。

一陣前當先殿後。斬將搦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臨時奏議陞賞。

一土官功次各照前項地方則例。陞散官至三級而止其餘功次與土人俱厚賞不陞。

一報捷官舍人等以擒斬虜賊多寡爲等第。七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一套。九十五名顆以上賞鈔一千貫。陞一級。一百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一套。陞試所鎮撫別種賊寇。進加。女直三倍。番賊苗蠻六倍。反賊十倍。

一軍人有功。陞一級至小旗。舍人陞一級至冠帶小旗。小旗陞一級至總旗。冠帶小旗。陞一級至冠帶總旗。總旗陞一級至試百戶。冠帶總旗。陞一級至。

實授百戶。試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所鎮撫。實授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百戶。百戶陞副千戶。副千戶陞正千戶。正千戶陞指揮僉事。僉事陞指揮同知。同知陞指揮使。該陞都指揮都督者。類推而行。其軍人舍人至小旗。小旗至總旗。舍人至試所鎮撫。總旗至試百戶。俱無著職。惟百戶以上聽以次署陞。其署職至實授。亦作一級。有緣事該降。卽以此爲則。遞降。

一官軍人等。爭奪擒斬功次者。不許紀錄。

一詐冒功次者。勘問降一級。功次不准。



一 出師監督總兵等官并鎮守總兵巡撫紀功供給  
等官班師之日本部照功次冊具奏陞賞

兵鏡卷之八終

兵鏡

行軍

三三六

兵鏡卷之九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同邑汪

京天都父較正

計戰上

許洞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為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  
近之用。其術有六。夫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聲  
之以必取。潛緩所得生口。俾敵知之。此急彼守必緩。  
陰以兵卒默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淵大

壑不可卒濟。卽駐兵築壘。鑿林剝木。廣爲舟航。示以必濟。夜陰令精兵銜枚於他處舉筏而渡。擊沿流之守。俟彼衆亂。大兵筏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抵斷絕之路。大軍倒回以詭敵。敵聞焉。始以爲然。所備必緩。卽陰令輕捷者傍間道以懸梯竹索。接續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卽回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敵人鼓譟挑戰。勿卽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且動。卽亟出突騎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旣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而四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時於大陣後

以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弓箭。惟以強弩劍楯戈鋌而已。俟前陣大戰。士伍困。則麾開前陣。令後伏兵先出。強弩射之。復麾前陣兩向。兵隨逼敵陣攻之。稍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正之謀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兵之勝敗。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勝。怯者不可必敗。率有勢焉耳。勢之勝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焉。一曰挫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樂

戰威名隆震聞者駭懼。迴其勢而擊人者。此之謂乘勢者也。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懼如雷霆。此之謂氣勢者也。士卒寡少。盛其鼓旗。張爲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者也。因敵疲倦懈怠。卽襲擊之。此之謂隨勢者也。合戰之地。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隱。此之謂地勢者也。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以建大功者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畏於敵戰。此之謂挫勢者也。將無威德。謀慮賞罰不當。吏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勢者也。吏士誼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

者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其勝勢在我。可以指揮賊矣。勝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清野。待之曠日。持久。敵心必慢於始到矣。俟其攻無所振。掠無所得。敵之衆心。日益以慢。當於中夜。潛聽其呼。更號之聲。小有所失。則陰出精兵。兩道擊之。壁中鼓譟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乘勢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潛精兵。僞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伏兵擊之。必勝矣。何也。凡以氣勢加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爲務。鮮能精謀深慮。彼見老弱。必輕進。凌轢之。堅陣

以俟。一鼓不勝。彼鋒必挫。反爲我乘矣。敵有以假勢而到者。旗鼓之盛。盍揆之多。豫料敵國之兵。如敵有十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國有百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十萬矣。以此料之。百萬之國。其衆來者。有百萬六十七十八九十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溢四十萬矣。餘皆疑兵。十萬之國。其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是以知旗鼓多者。其兵少。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之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卽佯示以疲倦。



懈息。使知之。敵必隨勢而來。我豫於諸道及通衢陰  
伏銳兵以俟之。過半則邀擊之。敵先得地勢以薄我。  
未可與戰。堅壁觀之。持久則衆心怠矣。得便地者心  
多恃之。持久必緩。故可以俟而擊之也。是皆反用五  
勢之法也。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  
可以自內擊之。內擊者。用間也。敵有輕勢者。可以突擊之。此  
隨敵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強也。  
多敗者非弱也。率由勢爾。夫水之柔弱。方圓任性。而  
能蹶隄漂石者。勢之至也。火之剛炎。亘天而起者。火  
之勢也。薪木既灰而滅影者。勢之去也。故用兵之道。

兵鏡

卷之九

四

能知水火之王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夫兵有神有形。旗幟金革依於形。智計謀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細。形無物而不鑿。神無物而不察。形往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圓。事其內。觀其形。不見其神。見其神。不見其事。以是參之。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滅竈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嘗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斤山澤之險。無所不至。形其進也。油幕冠樹。形其強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象陶人之埏土。鳧氏之冶金。爲方爲圓。或鼎或鐘。金土無常。

性。因功以爲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間諜不能窺。智略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形不因神。不能爲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爲智謀。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也。

計戰下

蘇軾

知有所甚愛。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  
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  
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  
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  
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權也者。以  
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  
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之憂。在  
項籍耳。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  
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  
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卹之

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亾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壯。設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壯牝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

之以是必勝。後之戎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毋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有以多勝敵。有以速爲策。有以遲爲策。夫以少擊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躡蹙之。其機在少。譬猶蹙巨石于千仞之山。而不假於多力。故昆陽之戰。尋邑擁百萬之衆。驅虎豹犀象以助。

其威獨傲然有輕漢之志。而光武得以投其間。與敢死之士三千人。衝其中堅。城中亦鼓譟而出。聲震天地。莽兵遂以大潰。淝水之戰。苻堅將百萬之師。以臨江漢。慨然有吞東晉之心。而謝玄帥偏師八千。以禦之。乘其軍却。衆亂。追奔逐北。而堅之師遂以敗散。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將至。然則以少擊衆。而能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少。因便乘勢。而躡蹙之。不假於多力乎。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而役不再籍。非衆其力。則不可。故秦欲伐荆。而王翦以爲非六十萬不可。卒如

其數以與之。遂破荆軍。而平其地以爲郡縣。韓信旣將兵。虜魏王豹而定魏地。請益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漢王與之。而皆如其言。然則以多勝敵而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多。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非衆其力則不可乎。兵之以速爲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兔起鶻落。少縱則失之。岑彭之攻公孫述也。襲破侯丹。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奔敗。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而述遂亾。李靖之攻蕭銑也。大閱兵雲安。秋潦濤瀨漲。



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安能倉卒召兵以禦我此必擒也諸將從之而銑果擒然則以速爲策者豈非其機在速而少縱則失之乎兵之以遲爲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檻虎候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周亞夫之擊七國也以謂楚人剽輕利於速戰難以爭鋒故以梁委之而堅壁不與之爭而絕其餽道待其饑而一舉破之趙克國之討先零也以謂強結之則合緩之則散大兵久留其費不貲故上屯田之策班師罷兵以萬人留田待弊而

一舉滅之。然則以遲爲策者。豈非其機在遲。候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也乎。夫兵之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廩之嘗秦軍。以多爲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速而趨利。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劉繇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哉。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邃谷。死絕之地。敗壘夷塹。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

內整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不嚴以  
驕敵。彼旣不識。隱之以變。衡之以卒。此用險之道也。  
彼衆我寡。力殫糧絕。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飲血誓  
士。嚴令厚賞。進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強禦之敵。衆  
以我爲輕也。當有輕之用。由窮地而闢生門。反輕而  
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強攻急。師人大震。衆以爲危。  
我不以危遽自亂。當有危之用。嚴號密備。以天命慰  
撫吏士。外閉其貌。內潛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  
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  
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愚也。當有愚之用。反而

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敵之兵來，退縮守壁。見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爲畏也。當有畏之用，退縮則設伏而攻之。出奇以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單騎挑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爲也。衆以我爲險者，我用其利也。衆以我爲輕者，我用其決也。衆以我爲危者，我用其安也。衆以我爲愚者，我用其智也。衆以我爲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用兵之術，戰勝不可以專勝。勝必有反敗之理。勢敗不可以專敗。敗必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難定謀，狐疑不決一

敗也。機巧萬端，失於遲後，二敗也。機事不密，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必反敗也。戰勝而欲必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饑割所愛，啗之，衆有憤之用矣。吏士恐，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懼，衆有懼之用矣。人心疑惑，陰爲鬼詐，衆有天之用矣。如是者，以敗爲勝也。勝敗之術，非勇神決智，安能行之耶。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

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又曰。兩敵未交。以數相持。敵若執數。我先動。則以陽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擒。譬如虎豹不動。不入檻穽。麋鹿不動。不罹網羅。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於人也。雖然。若後動者。不能觀敵而制計。則禍愈於先動。曰。先則弊。後則懾也。又曰。先人有奪其心。後人有待其衰也。

不戰 屬計戰

兵家之法。戰則敗。不戰則勝。兵家之秘。有戰則有敗。不戰則無敗。兵非果不事夫戰也。戰則勝負勢均矣。兵危事也。戰死道也。勝負可聽於自然耶。夫鬪勝負於死生之場者。謂之戰。知其必勝而後戰者。謂之謀。伐謀者。孫子謂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爲次下。故齊人之得舒。不曰戰而曰取。魯人之於蔡。不曰戰而曰入。齊人之於紀。不曰戰而曰如。韓信之於安邑。不曰戰而曰襲。曹公之於江陵。不曰戰而曰下。皆不戰也。夫邀整整之旗。擊堂堂之陣者。戰也。士卒之事也。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不戰也。將帥之

事也。以將師之事而責士卒。固不可。况以士卒之事而責將帥哉。今之將帥。所以動輒敗衄者。皆專學戰而未得夫不戰之妙也。學戰易。學不戰難。司馬法論國雖大好戰。必亾。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爲善之善。捨是之外。雖百戰百勝。亦所不取。不得已則鬪。未有得已而鬪者也。欲望嚴飭諸軍將帥。招致謀夫策士。講求不戰之法。一若夫鬪智角力於勝負未分之地。吾所不取也。

料敵將屬計戰

夫因敵治戎。交和而舍。不以冥冥決事。必先探其將



之能否。而後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故其將愚而信人者。可誘而詐。貪而忽名者。可貨而賂。輕變無重者。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者。可離而間。凡兩軍相望。而患不知其將者。當令賤而勇者。將吾輕銳之衆。犯而挑之。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見利佯爲不知。此智將也。勿遽與戰。若其衆誼譁。旗幡紛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愚將也。雖衆可敗。又若兩軍相持。未戰未挑。欲知敵將之謀也。何以能之。曰。彼士馬驍雄。反示我以羸弱陣伍齊整。反示我以

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設奇兵。誘我以奔北。內實嚴備。而外爲弛慢。頻使諜來。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忿。或厚賂以相悅。移軍則滅竈。合營則偃旗。非得地而不合。非全軍而不侵。以多舉少。必候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圖。理須曲爲防備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是也。

察敵形

屬計戰

兵法曰。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木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

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疆而進驅者退也。輕騎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鍤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

欲休息也。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謀也。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兵非貴益多，足以併力料敵，取勝而已。若不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太公亦謂用兵之法，大要在審察敵入。其形之變，十有五。見賄可擊，新集可擊，未食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不順可擊，動勞可擊，將離可擊，長路可擊，擾亂可擊，不暇可擊，候濟可擊，險路可擊，驚怖可擊，不定可擊，皆謂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使其不能爲計也。吳起曰：其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心，塞易開險，可要而取。進道易。

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日暮道遠。士衆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虜。此八者不可不察也。凡敵又有不卜而與戰。不占而避之者。八。夫疾風大寒。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一也。盛夏炎暑。早行晏止。士卒饑渴。務於取遠。二也。師旣淹久。糧食無備。百姓怨嗟。妖祥數起。上不能止。下無其準。前攻失序。言聲高處。三也。軍資旣竭。新芻又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四也。兵徒不多。地又不利。人馬疾疫。四鄰

莫至五也。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  
六也。戰勝而驕。士卒獻功。行伍失序。軍中譁亂。七也。  
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八也。諸如  
此者。擊之勿疑。若其土地廣大。財富人衆。惠施博流。  
賞信刑察。發必得時。陳功居列。任賢使能。師徒之衆。  
兵甲之精。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者。避  
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法又當視敵鼓  
角人馬隊伍。誼靜以避之。凡金鐸之聲。下以濁鼓。鼙  
之音。濕如沫。旗職皆重。而自垂。曳如霑露。此衰敗之  
象也。戎馬驚奔。士卒恐懼。妖言相惑。以耳相屬。此潰

散之象也。隊伍擾亂。行陣不定。或坐或起。言語誼譁。此軍亂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雖然。見敵之意。可擊如此。又當反慮。敵人矯計誘我。所謂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進半退之類。宜密察之。此必有竒伏之變。雖云鳥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譎爲伏兵。使人立於草木之中。挽弓挾彈。以祛飛鳥。令人疑之。類則察者。又須以他事參驗。而後動也。故曰察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以衆攻衆。衆有不攻。以食攻食。食有不攻。以備攻備。備有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此百勝之術也。

新智 屬計戰

許洞

舉兵用武。率以古法爲用。執之。則與膠柱鼓瑟無異。爾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順逆。爾夫與師之際。當先探敵將之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爲已。任我則順。用古法以待之。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用古法以待之。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因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



之誼譁緘嘿。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衆誼譁。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兵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矣。曰如古人以此助攻。苟敵人料我。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收之。此反古之大致一也。古法曰。枵而立者饑也。汲而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怨者倦也。懸缶不反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翁翁。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曰如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固當擇精銳吏士。外而伏於要

衝使其老倦傷殘者如饑渴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旗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誼譁相應敵人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此反古之大致二也古法曰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跋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後行未息中可設伏也山坡半隱半出長林大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崖岸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前後可設伏也旌旗亂動陣數動移後可

設伏也。如戰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此反古之大致三也。古法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如此未必伏與來也。慮爲疑兵也。兵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之類也。又曰。無約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此疑也。故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爲反古之事也。是以兵法如車載其物則車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南北者。由人也。故兵法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據利 屬計戰

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趙。而不在秦。爭水不得渡。則利

在漢而不在楚。兩軍相遇。不據利地以抗之。詎能扼  
敵人於倉卒之際哉。此據利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  
法有三。一曰據山。謂三軍遇敵。旣無城邑。又無溝壘。  
卽於近便有山。不拘高低。據以爲險。靜以待敵。登高  
望遠。可見虛實。而施吾破賊之謀。發石斷木。可避鋒  
銳。而扼其逼我之勢。二曰據水。謂三軍遇敵。進無可  
依。退無可保。卽於近便有水。不拘淺深。急據爲險。靜  
以待敵。敵渡。則俟其半涉。而擊其濟泊之師。敵逼。則  
誓衆以死。而激其背水之戰。三曰據林。謂三軍遇敵。  
旣無山阜可依。復無川澤可據。卽於近便有林木掩

映急據以爲待敵之所。敵將而愚。則依林設伏。而敵不及備。敵將而智。則緣林發矢。而敵不可入。林燥則畏焚。而敵兵不可搜。林密則畏絆。而敵騎不敢逼。然後張翼僞遁。而反擊之。是謂急據。

就順 屬計戰

勢不兩立。術不兩全。處已於順。則在彼皆逆。處已於逆。則在彼皆順。故爭山不得。魏兵以敗。拒水上流。蜀軍以勝。順風揚塵。賊軍以潰。皆古人就順之驗也。兵家未嘗明言之。往者諸將失紫金山。而花靨受敵。失故鎮河。而符離受閉。夏風多南。冬風多北。不暗風勢。

而淮北之師。敗於暴風霰。寇之所震。鼓者屢矣。此順就之法。不可不講也。一曰順山。必使吾軍先居高險。則賊自陷於低下。故矢石擊發。我遠彼近。人馬馳逐。我逸彼勞。我則前峻後險。而無向不濟。彼則內卑外高。而數面受敵。二曰順水。必使吾軍先占上游。則賊自墮於下流。故順水行舟。順流濟兵。而利害之勢已分。拒水爲營。背水爲陣。而難易之形已判。自上而下。在我有摧枯折朽之易。自下而上。在彼有登高陟險之難。三曰順風。每遇戰鬪。風起。必使吾軍先背風。則賊自不能免於風。故曳柴揚塵。而敵軍莫知吾之

虛實吹沙走石。而敵軍莫當吾之衝突。順風揚藥而敵之口鼻。可以受毒。因風縱火。而敵之營壁。可以延燒。是謂就順。

六形 屬計戰

通形

通者可以先。先之以待敵。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勝。兵法寧致於人。無致於人。通者四戰之地。須先居高陽之處。不使敵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要衝築壘城。或作通道以護之。又曰兩通往來。處高陽候望。

兵鏡

卷之七

兵鏡

計戰

兵鏡 卷之九  
向陽示生糧道。使人轉運。所以利於戰也。

挂形

挂者出不勝。返亦難也。兵法曰。我可以往。難以退。曰挂形。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也。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地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敵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能邀我歸路矣。若我往而敵人有備。則不能勝。必爲敵人守險。邀我歸路。難以返矣。一曰。不得已。陷於此。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待利便而擊之也。



## 支形

支者。隔隘。可以相要截。故支持不利。先出也。兵法曰。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敵雖邀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支者。如我與敵人各守高險。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陣。攻敵則自下禦上。如此之類。皆彼我不利。宜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險中。發伏擊之。則無不利。若敵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 隘形

隘者。敵先守隘。我去之。若無守。我從之。兵法曰。隘形

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盈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與口齊也。如此。則平易險阻。皆制在我。而得以出奇也。若敵人得隘。返如此以待我。則我當引而去。不可從之。如敵人處隘之半。不知盈滿齊口之術。我則入隘以從之。若敵人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兵不在地。形。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能有口。譬如平陵。遠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道。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之。

險形

險者。居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也。兵法曰。險形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先居。引而去之。勿從也。凡地隘險者。尤不可致於人也。險者。山險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敵若先據之。必不可與爭。則當引去。陽者向陽地。恐與敵人持久。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峭澗相遇。須先據北山。此乃面陽而背陰也。高與陽二者。寧舍陽而就高。不可舍高而就陽。經乃統而言之也。

遠形

遠者與敵而戰勝敗未可知也。兵法曰：夫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譬如我與敵對壘，相去三千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戰者，我困敵逸，故戰不利；敵若來就我壘，是我逸敵困，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之何？曰：必欲戰者，則移壘而相近也。

九地 屬計戰

### 散地

士卒恃之，懷戀妻子，爭則散走，是為散地。一曰：地無閑鍵，士卒易散，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士卒不堅意而易離散，故曰散地也。兵法

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是故散地則無

戰

恐失散也

又曰散地吾將一其志

守則志一戰則易散

吳子問孫

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敵攻

我城壘掠我田野禁我樵採扼我要道待我空虛而

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

以軍爲家專志輕敵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

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輕

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

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

設伏地無險則隱于天氣陰暗昏霧出其不意襲其

懈怠。可以有功。

輕地

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止則將不得數動。

勞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輕地則無

止。又曰。輕地者。將使之屬。屬。營壘連屬也。一偏。迺。吳。逸。一敵至易相救也。

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

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

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如之

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

無近其高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使惑。示若將去。乃選

驍騎御以先入。掠其牛馬大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人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艱。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

### 争地

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争之。兵法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争地。可以少勝衆弱勝敵已先得則不可攻吾將趨其後。吳子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或備或奇。則如之何。武

曰爭地之法。先據為利。敵得其處。置勿取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外伏於險阻。敵人還聞。伏兵傍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

平原交通之地。但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達。不可遏絕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  
使車騎部伍連屬  
 以來為交地。又曰交地則無絕。  
恐敵人乘我也  
 吾



將謹其守。嚴壁壘也吳子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吾守備，深絕道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勿怠，示其不能，敵人卒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 衢地

地居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兵法曰：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先至其地，即交結諸侯之衆爲助也。衢

地則合交。又曰：吾將固其結。

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吳子問孫武

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

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

傍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幣帛，使約和傍國，交親

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與諸

侯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 重地

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兵法曰：入

人之地，深而難返，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

已多津梁皆有所持也。

重地則掠，吾將繼其食。

所入既深，根道阻絕，須掠人儲。

積給我軍用。又曰：凡為客之道，入深則專，主人不克。為客深入

敵境則士卒死志甚專，主人難勝。掠于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

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既足其食，又養氣力，運計謀勝可必矣。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言皆死戰，而不奔北。死馬不得。言士死戰安有

不得勝之理。士人盡力，兵士甚陷而不懼，無所往則固。入

深則拘。拘者堅固，如拘縛也。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

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約束而自得，情實不待約束。

而自親，附不待號令而自聽，信禁祥去疑，至死無

所之。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至死而無異心也。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

命，非惡壽也。焚燒則物非惡貨之多，決絕性命非惡壽之多，不得已也。令發之日。

士坐者涕流襟。偃寢者涕交頤。投之無往者。劇之勇也。死士皆有曹劇之勇。吳子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欲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于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嚼枚而行。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圯地

少固之地。又不可爲城壘溝塹。宜速去之。兵法曰。行山林阻險沮澤難行之道者爲圯地。圯地吾將進其塗。疾去無稽留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行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復吾後。營吾左而守吾右。革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斯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因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也。

### 圍地

入則險隘。歸則迂迴。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

以擊吾衆者爲圍地。又曰：背固前隘者圍地也。圍地

則謀。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謀吾將塞其闕。圍吾三面而闕一面今吾自塞其闕

則人皆死戰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

阻隘路。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鼓譟不進。以觀吾能。

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

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

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

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若疾擊。

我則前鬪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

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

曰千軍操旗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 死地

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兵法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爲

死地

行師不因導隔于危地左谷右險前窮後絕野無水草軍乏資根一人當隘萬夫莫向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填井毀竈焚糧燬貨示之必死令自奮也

又曰死

地則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衆陷于害然後能爲勝敗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于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衆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人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

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損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于是砥甲勵刃。并氣一力。或投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死。窮而不戰者亡。吳子曰。若吾圖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鬪意。因而擊之。雖衆必敗。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告其隙。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



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九地反用 屬計戰

### 散地可戰

古法曰。散地無戰。謂散地者。境內地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若敵衆深入吾境。壁壘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爲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必賞。令立告諸吏士。將戰之際。後顧者斬之。相視而目動者斬之。遺弓刀器械者斬之。金鼓不應節者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

輕地可止

古法曰輕地無止者。謂入敵境尚淺。士意未堅。不可遽止而戰也。然入敵雖淺。或勢有不得止者。我于險則據而挑之。夷則守之。慮士卒之心不固。當擇左右前後。負背險絕。斷其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欲戰。如是則有輕地之用矣。

爭地可攻

古法曰爭地無攻。謂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然或勢有不得不攻者。則如之何。我當屯師爲大營。廣陣。務爲攻其露其機狀。如不密者。俾

敵見之。備我在前。我陰出精銳敢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擣其後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崖岸峭壁。則爲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澗澗壑。則爲木桶瓦缶之類。渡之。覺敵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爲應。內外夾攻。則有爭地之用矣。

交地可絕

古法曰。交地無絕。謂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也。然道路相錯。我可以往者。示之不往。彼可以來者。誘之使來。利于設伏進戰。戰則佯北。俟逐兵過半。則舉號發伏。以衝擊之。反佯北之師以應。是我有交地。

之用矣。

衝地無交

古法曰。衝地合交。謂我頓泊之地。徑達四面。我可以結交於諸侯也。假令交而不得。則奈何。便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屬騎。以扼四衝。人數多少。隨而用之。雖無交應。在我有衝地之用矣。

掠無重地

古法曰。重地則掠。謂深入敵境。國糧難應。必須掠取財物也。殊不知致兵賊境。凡屬守備者。順則安之。否則夷之。貨食所獲。必付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

恃豈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用掠非止重地之用矣。

### 圯地無行

古法曰。圯地則行。謂軍行少固之地。不可爲城壘溝澮。宜速去之。固矣。然三軍欲行。必先哨探。難行之道。果係不得不由。當視敵遠則疾過之。敵近則擇便利待之。不然則舍之別趨。當無圯地之患矣。

### 謀無圍地

古法曰。圍地則謀。謂士卒困於險隘。鬪則兵弱。持久則糧食絕乏。則當用謀以免難。固矣。何不大兵將動。

先料其強弱。觀其雲氣。察地勢之順逆。審人心之向背。而後舉焉。有死地之圍。始謀於軍。已有後機之困。設能謀勝於未勝。決失於未失。必無圍地之患矣。

死地無戰

古法曰。死地則戰。謂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卽日死戰也。如止以死戰爲期。苟敵兵益壯。我援不到。則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當是時。在我宜純用奇兵。出其不意。以衝敵寇。或用燧牛燧馬。如田單陽班之類。或候昏夜。詐爲敵號。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使不辨認之類。能竭智用謀。

萬變無極則無死地之憂矣。

兵鏡卷之九終

兵鏡

計戰

三九七

兵鏡

計戰

三九八



兵鏡卷之十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宜父 編輯

同宗吳中行子與父較正

奇伏 屬計戰

夫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奇。兵匿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則一也。歷觀前志連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

不敗亡也。故兵不奇則不勝。然兵有以陣爲奇者。昔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符堅敗於晉。正而無奇也。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惟二十八騎。猶分奇正。況其衆者乎。兵法曰。凡布大陣。常以十分之三爲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伍百爲兩奇。一千五百爲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身。三者合爲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爲進退。循環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言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處則合。而爲正。出則散。而爲奇。乘敵之不意。以擊之。之謂也。

兵有以謀爲奇者。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勢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飽而饑之。安而動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法之所以爲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羸師以誘漢祖。圖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委輜重而餌鄧

洪是也。所謂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舟而破簫銑是也。所謂質而備之者。關羽討樊。多留兵備公安南郡是也。所謂強而避之者。隋季良無與。楚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無咎於汜水是也。所謂卑而驕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謂佚而勞之者。吳子亟肄以疲楚軍是也。所謂親而離之者。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饑之者。晉文困諸葛延而拔壽春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者。齊軍走大梁而退魏師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制人以不虞而拔南燕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陰平而趨劔閣是也。

此十有六者前世已然之效也兵又有因地形以爲  
奇者法曰師行已近敵境大將必謹視山用原隰之  
形心預討之爲伏兵之地大率溪谷險阻者所以止  
禦車騎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衆也拘澤窈冥  
者所以匿其形也疾如流矢擊若發機者所以破精  
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  
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擊倍也因其恐  
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隘途深草者所以伏藏  
也假奇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風甚雨者所以  
搏前擊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食謬號令也山

林翳蒼者所以默行往來也。夫兵以詐立以利動。使  
敵人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將卒不相救。衆寡不  
相恃。譬如蜂蠆出於懷袖。烈火發於廬舍。雖壯夫猛  
士無不驚撓。我得乘而制之之謂也。

擒敵屬計戰

凡軍中立威怖敵。莫重捉生。獲賊千兵。不如生擒一  
將。其法擇士之身手強敏者。專教以弓矢鎗刀。撩鉤  
搭索。悉使精習。擇馬之壯健疾足。鞍勒牢密者。部爲  
三百人。每一百人爲一隊。若賊出小陣偏師。其將必  
勇。當爲利以誘之。使貪功輕鬪。乃以一隊卽近爲伏。

一隊爲直衝一隊爲駐隊直衝隊卽入緩則撓擊急則引走駐隊候直衝隊過直前若支敵者卽示引走敵見兩隊全走又無旁救必速追奔待引賊過伏隊處卽發伏掩背殺之兩隊回旗應接自成擒矣如列大陣卽以三隊合爲一隊望其陣踈處或囂處突過之背捉賊將假令未獲撓之令亂亦當奔北也

覘覷屬計戰

兵家論正正之旗則曰無邀堂堂之陣則曰勿擊何畏如斯也蓋善用兵者惟因其覷而已覷之未至雖卧薪嘗膽十有八年不以爲緩覷之旣至雖一日一

夜去闕與九十里。不以爲速。夫彙應於我者。謂之機。以於彼者。謂之隙。決在我之機。投在彼之隙。敵誠智者。將敗亡之不繼矣。然彙之在人。其別有二。有天彙。有人彙。故彙出於天。良將乘之。惟恐其失敵也。彙出于人。良將審之。惟恐其誘我也。所謂天彙者。一曰淫雨。謂陰雨連作。營壘卑濕。人馬泥淖。筋角解脫。二曰久雪。謂積雪尋丈。草木冰結。居乏樵爨。行迷道路。三曰暴風。謂旌旗卷折。蘆舍摧倒。塵埃四興。行陣不分。四曰大電。謂霞電亂擲。人馬驚擊。帷幕破傷。坑塹填沒。五曰星變。謂天狗日飛。天鼓夜擊。星流彗掃。墜泊。



其營六曰妖祥。謂鼎釜自鳴。戈甲自動。瓦缶有聲。屋舍搖撼。七曰暴雨。謂江漲河決。潮作湧泉。漂蕩寨伍。淹沒人馬。八曰火災。謂延燒城邑。自燔積聚。或火晝發而行陣。驚亂。或火夜焚而披帶不及。九曰雷擊。謂烈風雷電。震擊營壁。燎灼林木。霹靂泉石。十日旱魃。謂天時亢旱。赤地千里。河枯井竭。人馬煩渴。十一曰人疫。謂久負苦役。士多病患。次舍卑濕。士多疾疫。邇相傳染。不容醫療。十二曰馬瘟。謂風土不伏。水草不甘。芻牧不時。勞佚不節。一馬受病。百槽傳毒。是謂天變。凡兩軍相持。變見於我。急宜厭避。變見於敵。急宜

竟

卷之十一

五

乘擊。所謂人燬者。一曰移營。謂舊營未徹。新營未安。空便未知。行陣未定。二曰涉水。謂道過溪澗。急設未得。城有壕塹。急攻不利。士卒泥滓。人馬勞徙。三曰分兵。謂將佐或去或留。士卒或行或止。未安厥居。未及所至。四曰易將。謂君臣疑貳。而廢置不平。長貳離間。而去守不一。士卒不服。號令未孚。五曰絕糧。謂糧食不通。三軍外掠。漕運不繼。將士饑餒。六曰未合。抵暮入營。行陣未設。達旦出隊。擺布未定。七曰陣亂。鼓不知進。金不知止。旗不隨將。卒不隨隊。八曰兵疲。涉險千里。士不去甲。勞師數月。馬不解鞍。九曰令雜。將帥

離心而士卒無所適從。朝夕異令而緩急無所聽信。十日主疑謂將帥有功而忌疾易生屯戍無功而間諜易入。十一曰驚畏謂士不諳戰鬥而過敵驚惶將不經行陣而陳師懦怯行伍夜呼而將不能禁行陣相結而令不肯前。十二曰將驕謂恃勝而將佐驕矜屢捷而師徒無備。十三曰得間謂間諜得實而營壘可破。十四曰下離謂士卒離心而號令不行。十五日內變謂國家多難災變屢興。十六曰失險謂賊方恃山爲固而忽移營於四達之衢拒水自安而忽移屯於坻陷之地是爲人彘凡兩陣相持彘生於我則急

兵鏡

卷之十一

兵鏡

計戰

四〇九

便隱避。彙生於敵。則急令訪察。古人之用兵。所以爲是進退攻守之計者。一任乎彙而已。故勝兵先勝而後戰。不於已戰之後。而始求其所謂勝。合於利而動。不於已動之後。而始求其所謂利。覘彙之法。深溝高壘。觀彙而後動。銳兵利器待彙而後發。多設間諜。厚賂探探。有彙可攻。則戰如風發。攻如河決。無彙可乘。則外閉其營。內休其士。庶無輕舉妄動之失。是謂覘彙。

間諜 屬計戰

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

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  
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  
有內間。有死間。有生間。有反間。因間者。因敵鄉國之  
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內間者。敵之官人。有賢而失  
職者。有無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  
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變  
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  
賜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  
間其君臣。使不同也。反間者。敵有間來窺我。我必  
先知之。或以厚賂誘之。轉附於我。或佯爲不覺。示其

偽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死間者。外詐  
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若  
我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矣。生  
間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莊。閑於鄙事。能忍饑寒。詬  
耻者。往來通報也。此五者。皆當謹察其人。而任之。然  
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又有八焉。其一曰。兩國相  
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敵所愛  
倖。因以所求告之。次遣使者。致玉帛子女。駿馬精佩  
之飾。以求和解。覺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早夜兼進。  
以乘其不備。此以使者爲間者也。其二曰。獲敵生口。

偽以所謀泄之。俾得聞焉。陰縱使遁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爲間者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爲不知。以事示之。敵得僞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爲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爲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選語言鄙鈍無智。慮者使於敵。令大張我之強盛。俾敵知爲間者。必以我爲懼。故以強詞來間也。旣行。卽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而爲間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心腹者以金寶饋其家。使潛搆敵情。此以

內嬖爲間者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賂敵，親信構讒於內，外以事應讒者之言，使其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以讒人爲間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此以鄉人爲間者也。是以知間者，兵家之要妙也。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苟非聖知，烏能用之。夫水能濟舟，亦能覆舟。我用間以謀人，人亦用間以謀我。故遣間者，必使心腹之人，又必羈縻其眷族，庶不敢漏吾密也。

用說 屬計戰

古者鄰國烽烟相望，鷄犬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



之境車軌不結于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樂其居。後世澆風遠而淳朴散。權智用而謀詐生。鄰國往來。遂乃尚縱橫之事。隱括之人矣。徐守仁義。社稷丘墟。魯道儒墨。宗廟泯滅。非達與智惠。不能禦侵伐。非勞心苦志。不能原事變。情僞不悉。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是以鬼谷先生。迷押闔揣摩。飛措抵讖之篇。以教蘇秦張儀。遊說諸侯之國。而探諸侯之心。於是術行焉。夫用探心之數者。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計謀成敗。渾而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淨其志。何人之心。情有所愛惡。去就欲

從而攻之。陰慮而陽發。必虛往而實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卜其心。察其容。聽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漆之。無使反覆。如養由之操弓。逢蒙之挾矢。百發無不中的者。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之心。必以義。勿以懼。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常。探好財之心。必以財。勿以廉。夫與智者言。依於博。博無窮而智有涯。則智不可以測博。與博者言。依於辨。博師古而辨應今。則博不可以應。

辨與貴者言。與富者言。依於位。富積財而位可寶。財  
不足以易寶。與貧者言。依於利。貧匱乏而利豐贍。則  
乏不可以賙。豐與賤者言。依於謙。賤人卑而謙降下。  
則賤不可以悟。謙與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懼而敢剛。  
毅。則勇不敢以懾。剛與愚者言。依於銳。愚質朴而銳。  
聰明。則朴不可以察。聰此八言者。皆本同其道。而未  
異其表。同其道。人所欲聽。而異其表。人所不曉。如此  
則不測淺深。吾得出無間。入無朕。獨往而獨來。或縱  
而或橫。如偃枯草。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亭水。決  
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從哉。

夫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制於人者  
尊命也。制人之術。避人之長。攻人之短。見己之所長  
蔽己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爪牙。禽之動。必先嘴脰。  
螫虫之動。必以毒。介虫之動。必以甲。夫禽獸虫豸。尚  
用所長以制物。况其大者乎。夫好言道德者。必以仁  
義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縱橫禦之。好談法律者。必  
以權術剉之。必乖其始。合其終。摧其牙。落其角。無使  
出吾之右。徐以慶弔言之。憂喜其心。使其神不得爲  
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尊榮。聲色喜悅。慶言也。死亡  
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言。談弔則

悲與賤者言。談慶則悅。將其心。迎其意。或慶或弔。以  
惑其志。情變於內。形變於外。常以所見而觀其所隱。  
所謂測隱探心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苟  
無此數。不足以成霸王之業也。

### 百戰條畧

#### 計戰

凡用兵之道。以計爲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  
之強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已審。然  
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險阨遠近。上將之  
道也。

身金

卷之十

十一

謀戰

凡敵始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謀。

間戰

凡欲征伐。先用間謀。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間也。

選戰

凡與對敵。須要選揀勇將銳卒。使爲先鋒。一則壯我志。一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步戰

凡步兵與軍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林木而戰。則勝。若遇平易之道。須用拒馬鎗爲方陣。步人在內。馬軍步人。中分爲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出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旁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步兵隨後。乃能必勝。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爲拒馬蒺藜。

### 騎戰

凡騎兵與步兵戰者。若遇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

急去。是必敗之地。勿得與戰。欲戰者。須得平易之地。進退無礙。則勝。法曰。易地則用騎。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舟楫須居上風。上流者。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衝之。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

車戰

凡與步騎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偏箱鹿角車。爲方陣。以戰則勝。所謂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整束部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軍車。



信戰

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死。而無悔懼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教戰

凡欲與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備諳坐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旗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之。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衆戰

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易寬  
廣之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無有不勝。法曰用衆進  
止。

寡戰

凡戰若我寡敵衆必以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  
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者務隘。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寧進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恩惠使  
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我之愛上  
也。如父之極。故陷危亡之地。而無不願死以報上之

德法曰視民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威戰

凡與敵戰。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畏我也。將使士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愛。允濟。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卒爭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焉。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一寸者必懲之以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主戰

凡敵若彼爲客我爲主不可輕戰爲我兵處安士卒顧家當集人聚殺保城備險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候其困敝擊之必勝。法曰自戰其地爲散地。

客戰

凡戰若彼爲主我爲客唯務深入深入則爲主者不

能勝也。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法曰深入則專。

強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強。可偽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弱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湏多設旌旗。倍增大壘。示強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強弱之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法曰強弱形也。

驕戰

凡敵人強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詞厚禮。以驕其志。候其有釁隙可乘。一舉可破。法曰卑而驕之。

交戰

凡與敵戰。傍與鄰國。當卑詞厚賂。結之以爲己援。若我攻敵人之前。隣犄其後。則敵人必敗。法曰衢地則合交。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分兵以備我。敵勢旣分。其兵必寡。我專爲一。其卒自衆。以衆擊寡。無有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勢戰

凡戰所謂勢者。乘勢也。因敵有破滅之勢。則我從而迫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

晝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爲疑兵。使敵莫能測其衆寡。則勝。法曰。晝戰多旌旗。

夜戰

凡與敵夜戰。須多用火鼓。所以變亂敵之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鼓。

備戰

凡出師征討行則遏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有備不敗

糧戰

凡與敵壘相對持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我之糧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為敵人所抄若敵人餉道可分遣銳卒絕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法曰軍無糧食則亡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



導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 知戰

凡與兵伐敵所戰之地必預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 斥戰

凡行兵之法斥候爲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爲甲。人持一白旗。遠則軍前後左右接續候望。若見

賊馬以次近轉告白主將令衆預爲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澤戰

凡出軍或過沮澤圯毀之地宜倍道兼行速過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道遠日暮宿師於其中必就地形之環龜。其中高四下我爲圓營四面當敵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之寇。法曰歷沛歷圯堅合環龜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則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則擊之乃利。法

曰爭地勿攻。

地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勝強。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利。勝之半也。法曰。既知彼。又知己。而不得地利之助。則亦不能全勝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居平陸。須居高阜。恃其形勢。順於擊刺。便於奔衝。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其高。

谷戰

凡行軍越過山險而陣必依附山谷。一則利水草。一則附險固。以戰則勝。法曰絕山依谷。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先戰

凡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隊未整。先兵以急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後戰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後於人以待其衰。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前掩後。衝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則勝。法曰敵

虛則我必爲奇。

正戰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詭計不能誘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遠。

虛戰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僞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知也。

寔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人必不敢動。法曰實而備之。

### 輕戰

凡與敵戰必湏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爲敵人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 重戰

凡與敵戰必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慎不可輕舉也。若此則必不陷于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 利戰

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宜設伏以擊之。其軍可敗。法曰利而誘之。

害戰

凡與敵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抄我境以撓邊民。可於要害處設伏。或築障塞以邀之。敵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勿應。以待其敝。若彼以事撓我求戰。亦不可動。法曰安則靜。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不可懷生。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

死戰

凡敵人強盛。吾士卒疑惑。未肯用命。湏置之死地。告令三軍。示不獲已。殺牛燔車。以享戰士。燒棄糧食。填夷井竈。焚舟破釜。絕去其生慮。則必勝。法曰。必死則生。

生戰

凡與敵戰。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兵已

設要當割棄性命而戰則勝。若爲將臨陣畏怯欲生，必反爲所殺。法曰：幸生則死。

饑戰

凡與兵征討，深入敵地，芻糧之闕，必須分兵抄掠，據其倉廩，奪其蓄積，以繼軍餉，則勝。法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飽戰

凡敵人遠來，糧食不繼，敵饑我飽，可堅壁不戰，持久以敝之，絕其糧道。彼若退走，密遣奇兵，邀其歸路，縱兵追擊，破之必矣。法曰：以飽待饑。

勞戰

凡與敵戰。若便利之地。敵先結陣而據之。我後去趨戰。則我勞而爲敵所勝。法曰。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佚戰

凡與敵戰。不可恃已勝而放佚。當益加嚴勵以待敵。佚而猶勞。法曰。有備無患。

勝戰

凡與敵戰。若我勝彼負。不可驕惰。當日夜嚴備以待之。敵人雖來。有備無害。法曰。旣勝若否。

敗戰

兵鏡

計戰

四四一

凡與敵戰。若彼勝我負。未可畏怯。須思害中之利。當整勵器械。激揚士卒。候彼懈怠而擊之。則勝。法曰。因害而患。可解也。

進戰

凡與敵戰。若審知敵人有可勝之理。則宜速進兵以擣之。無有不勝。法曰。見可則進。

退戰

凡與敵戰。若敵衆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爭。當急退以避之。可以全軍。法曰。知難而退。

挑戰

凡與敵戰。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輕騎以挑之。伏兵以待之。其軍可破。若敵用此謀。我不可以全氣擊之。法曰。遠而挑戰。欲人之進也。

### 致戰

凡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能赴戰。則我勢常實。多方以致敵之來。我據便地而待之。無有不勝。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

### 遠戰

凡與敵阻水相拒。我欲遠渡。可多設舟楫。示之。若近濟者。則敵必併衆應之。我出其空虛。以濟。如無舟楫。

可用竹木蒲葦罌甕瓮囊槍杵之屬綴爲排筏皆可濟渡。法曰遠而示之近。

近戰

凡與敵夾水爲陣。我欲攻近。反示以遠。須多設疑兵。上下遠渡。敵必分兵來應。我可以潛師近襲之。其軍可破。法曰近而示之遠。

水戰

凡遇敵戰。或岸邊爲陣。或水上泊舟。皆謂之水戰。若近水爲戰。須去水稍遠。一則誘敵使渡。一則示敵無疑。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戰。則

拒水阻之。使敵不能濟。若敵率兵渡水來戰。可於水邊伺其半濟而擊之。則利。法曰：涉水半渡可擊。

### 火戰

凡戰若敵人居近草莽。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天時燥旱。因風縱火以焚之。選精兵以擊之。其軍可破。法曰：行火必有因。

### 緩戰

凡攻城之法。最爲下策。不得已而爲之。所謂三月修器械。三月成距堙者。謂戒爲將者忿躁。不待攻具。而令士卒蟻附。恐傷人之多故也。若彼城高池深。多人

而少糧。外無救援。可羈縻取之。則利。法曰。其餘如林。

速戰

凡攻城圍邑。若敵糧多人少。外有救援。可以速攻。則勝。法曰。兵貴拙速。

整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整齊。士卒安靜。未可輕戰。伺其變動。擊之則利。法曰。無邀正正之旗。

亂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不整。士卒誼譁。宜急出兵。以擊之。則勝。法曰。亂而取之。



分戰

凡對敵若我衆敵寡。當擇平易寬廣之地以勝之。若五倍於敵。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三倍於敵。則二術爲正。一術爲奇。所謂一以當其前。一以攻其後。法曰分不分爲縻軍。

合戰

凡兵散則勢弱。聚則勢強。若我兵分屯數處。敵若以衆攻我。當合軍以擊之。法曰聚不聚爲孤旅。

怒戰

凡與敵戰。須激勵士卒。使忿怒而後出戰。法曰殺敵。

兵鏡  
者怒也。

氣戰

凡將之所以戰者兵也。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  
以戰者鼓也。能鼓士卒之氣。則不可太頻。太頻則氣  
易衰。不可太遠。太遠則力易竭。須度敵人之至。六七  
十步之內。乃可以鼓。令士卒進戰。彼衰我盛。敗之必  
矣。法曰。氣實則鬪。氣奪則走。

逐戰

凡追奔逐北。須審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  
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須當備之。若旗參差

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號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也。可以力逐。法曰：凡從勿怠。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 歸戰

凡與敵相攻。若敵無故退歸。必須審察。果力疲糧弱。可選精銳躡之。若是歸師。則不可遏也。法曰：歸師勿遏。

### 不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兵勢不利。彼雖遠來。糧餉不絕。皆不可與戰。宜堅壁持久以敵之。法曰：不戰在我。

必戰

凡興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我戰。欲老我師。當攻其君主。擣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避戰

凡戰若敵強我弱。初來氣銳。且當避之。伺其疲敝而擊之。以勝。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圍戰

凡圍戰之道。圍其四面。須開一角。以示生路。使敵戰

不堅。則城可拔。軍可破。法曰：圍師必缺。

### 聲戰

凡戰所謂聲者。張虛聲也。聲東而擊西。聲南而擊北。使敵人不知其所備。則我所攻者。乃敵人所不守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 和戰

凡與敵戰。必先遣使約和。敵雖許諾。言語不一。因其懈怠。選銳卒擊之。其軍可敗。法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 受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暴來圍我。雖相察衆寡虛實之形。不可輕易遁去。恐爲尾擊。當圓陣外向。受敵之圍。雖有缺處。我自塞之。以堅士卒心。四面奮擊。必獲其利。法曰。敵若衆。則相衆而受敵。

降戰

凡戰若敵人來降。必要察其真僞。遠明斤堠。日夜設備。不可怠忽。嚴令偏裨。整兵以待之。不然則敗。法曰。受降如受敵。

天戰

凡欲興師動衆。伐罪弔民。必在天時。非孤虛之謂也。

乃主暗政亂。兵驕民困。放逐賢人。誅殺無辜。旱蝗水  
寇。敵國有此。舉兵攻之。無有不勝。法曰。順天時而制  
征討。

### 人戰

凡戰所謂天士者。盡人事而破妖祥也。行軍之際。或  
梟集牙旗。或杯酒變血。或麾竿踐折。惟主將決之。庶  
安士心。若以順討逆。以賢擊愚。皆無疑也。法曰。禁祥  
去疑。至死無所之。

### 難戰

凡爲將之道。要在甘苦共衆。如遇危險之地。不可捨

衆而自全。不可臨難而苟免。護衛周旋。回其生死。如此則三軍之士。豈我忘哉。法曰。見危難毋忘其衆。

### 易戰

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強弱衆寡。我可遠其強而攻其弱。避其衆而擊其寡。則無不勝。法曰。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 離戰

凡與敵戰。可密候鄰國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諜者以間之。彼若猜貳。我以精兵乘之。必得所欲。法曰。親而離之。



餌戰

凡戰所謂餌者。非謂兵士置毒於飲食。但以利誘之。皆爲餌兵也。如交鋒之際。或棄牛馬。或遺財物。或捨鎗重。切不可取之。爲彼所乘法。曰餌兵勿食。

疑戰

凡與敵對壘。我欲襲敵。須叢聚草木。多張旗幟。以爲兵屯。使敵備東而我擊其西。則必勝。法曰衆草多障者疑也。

窮戰

凡戰如我衆敵寡。敵必畏我軍勢。不戰而遁。慎勿追。

二十九

之。蓋物極則返也。宜整兵緩追則勝。法曰窮寇勿追。

風戰

凡與敵戰。若遇風順。致勢而擊之。或遇風逆。出不意而擣之。則無不勝。法曰風順致勢而從之。風逆堅陣而待之。

雪戰

凡與敵人相攻。若雨雪不止。覘敵無備。可潛兵擊之。其勢可破。法曰攻其所不戒。

養戰

凡與敵戰。若我軍曾經挫衄。須審察士卒之氣盛則

激勵使戰。氣衰暫且養銳。待可用而使之。法曰謹養勿勞。併氣積力。

### 畏戰

凡與敵戰。軍中有畏怯者。聞鼓不進。未聞金先退。須擇而殺之。以戒其衆。若三軍之士。人人皆懼。則不可加誅戮。須假之以顏色。說之以利害。示以不畏。喻以不死。則衆心自安。法曰執戮禁畏。太畏則勿殺戮。示之以顏色。告之以所生。

### 書戰

凡與敵對壘。不可令軍士通家書。親戚往來。恐語言

不一。衆心疑惑。信問通。則心有所恐。親戚來。則心有  
所戀。

好戰

兵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獲已而用之。不可  
以國之大。民之衆。黷武窮兵。禍不旋踵。夫兵猶火也。  
弗戢將有自焚之患。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變戰

凡兵家之法。要在應變。敵無變則待之。乘其有變。隨  
而應之。乃利。法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忘戰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深戒也。天下無事。必  
須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戒不虞也。四時講  
武之禮。所以示國不忘戰耳。法曰。天下雖平。忘戰必  
傾。

用騎 偏計戰

敵人初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  
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  
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日晝  
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  
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

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奔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

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傾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蒼鬱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選馬 屬計戰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犬  
用係焉。安寧足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  
程。相馬者不拘毛齒大小高下。惟以善行爲上。而馭  
之之法。冬則溫廐。夏則涼櫪。剔刷毛鬣。謹烙四蹄。戢  
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  
後可使。鞍勒啣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  
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頻數上下。寧勞於  
人。無勞於馬。常令有餘。備敵襲我。出戰之時。登涉陂  
坡。過渡溝澗。所載衣甲器械。乾糧食用。止重二百餘  
斤。卒遇戰鬪。使之馳驟盤迴。賊兵未退。經日不下。若



不知饑飽勞逸。必致死損。須依時餵飼水草。不可過度。則百病不生。然馬固有形體大小。行步疾遲筋力強弱之不同矣。征戰之時。量力馳用。則馬不勞。人不損。若選練不精。人馬不副。人欲進而馬不前。馬欲進而人懼怯。如此者。雖有百萬之衆。如病犬逐鬼。盲鷹逐雀耳。安能取其勝哉。

一有善走。馳坡騫澗者。名曰跳蕩馬。聚爲一等。可衝突臨陣。追逐賊寇。探報人馬。遊奕捉生用之。

一有精神惺惺。又善馳驟者。名曰哨脚馬。聚爲一等。可充奇兵隊陣。翼衛主將。應急使用。

一有見羣馬動而不嘶。稟性馴良者爲一等。敵營相近。可使夜往伏截。偷路劫營用也。

一有壯健生性遲鈍不能遠走者爲一等。可使作駐隊。遮掩步兵以弓弩射賊。

一有不與上數等齊。諸雜色額者。與衆馬共爲一等。以備雜役。

一將各等馬匹。看足步遲疾一般者。分爲五等。差定主吏。專工掌管。若遇緩急。不悞馳使。

一將欲出戰。預於一月之前。不住令人披帶全副衣甲器械。馳習。務使筋力慣練。且使諳會金鼓旗色。

進止臨陣之法

一馬有病雖輕不可出陣恐致有悞且留在營將息雜役而已。

一馬臨陣出戰未遇敵且使緩行臨時趨驟庶不乏力若餵飽之時亦宜牽行二三里方可乘之

一馬隊行路出戰不拘緊慢前後各離數尺放令自在且看路而行迴軍轉陣不致相撞。

一馬走驟欲住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時約度不致喘損。

用車 屬計戰

兵法曰。用車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一聚。二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要害。運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躡捷走。追奔馬。及馳而

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車旗力。可引其  
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武車之士。養之不可  
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死地有十。勝勢有八。不可不  
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絕險阻。乘敵  
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之險阻。  
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圯下漸澤。黑地粘填者。車  
之勞地。左險右易。上陵仰峻者。車之逆地。殷草橫敵。  
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  
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日  
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

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見避。八勝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起。卽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離。卽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故謂以車禦侮。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機。此用車

之利也。

車制

古之車法。其名制皆不可考。然漢衛青則有武剛車。晉馬隆作偏箱車。唐馬燧爲狻猊車。宋則有陣腳兵車。萬全車。霆電擊車。李剛之雙輪車。魏勝之如意車。弩車戰車。國朝則有全勝等車。其名制雖不同。要之行則載輜重。止則爲營陣也。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意。因地之形勢。相敵爲防虞。宜輕堅。不宜重巧。用之在人。不必拘拘於古式也。謹列數則。智者可類而推矣。

武剛車

其制雖不可詳。然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爲營衛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緩之法。已不復存矣。

威敵車

用好木作底。前後四輪。前二輪各制轉軸。如轆轤樣。後二輪相連。如水車樣。高三尺五寸。長四尺。濶三尺。內可容二人。上窄如人形。後留一門。以便出入。周圍用生牛皮張裹。四面皆留箭槍眼。以放火藥之具。中作一轉軸。自下至頂上。繫絲繩四條。繩尾各懸一鉄。



鍾斧頭等具。內裏轉動并起。人馬觸者必死。且神箭神砂三面飛出。或三五輛。或十數輛夾攻之。回則倒轉其輪。一名如意車。

### 雙輪屏風車

高六尺餘。中有橫梁如瓦形。梁上有三道鉄箍。一活落好旋風皮輪。一徑過五尺。車濶二尺。長三尺。有欄杆扶手。第二外頭有鈎搭挨牌。車廂如匣。品字樣。上口勁弩。下兩口神鎗。壯士披掩襟。每人鵞眉刀二把。此策應嘑車之兵也。

### 雙輪車

兵鏡

卷之十

三十七

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鉄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鉄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

如意車弩車砲車

車上爲獸面木牌。大鎗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又可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

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敵近陳門。則刀斧鎗手突出。如意車外交陳。則出騎兵兩。傍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則入陳間稍憇。伺便出擊。進退俱利。

### 小車

今世有獨輪車者。民間用以搬運。一夫推之。或一人前挽。一人後推。其制輕便。因其制可爲戰車。其便可。以戰。可以拒。可以營。可以衝。可以載。其費廉。其式用。

兩木圍九寸長九尺者爲轅。轅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軸爲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爲之而不設輻。中爲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鑿爲二孔。用二小彎木條置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繫於上。又於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爲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軟蓐以爲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篔以盛食器及刀斗。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胷。用人手執之爲準。鑄鉄爲利器。如祈犁樣。冒於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胷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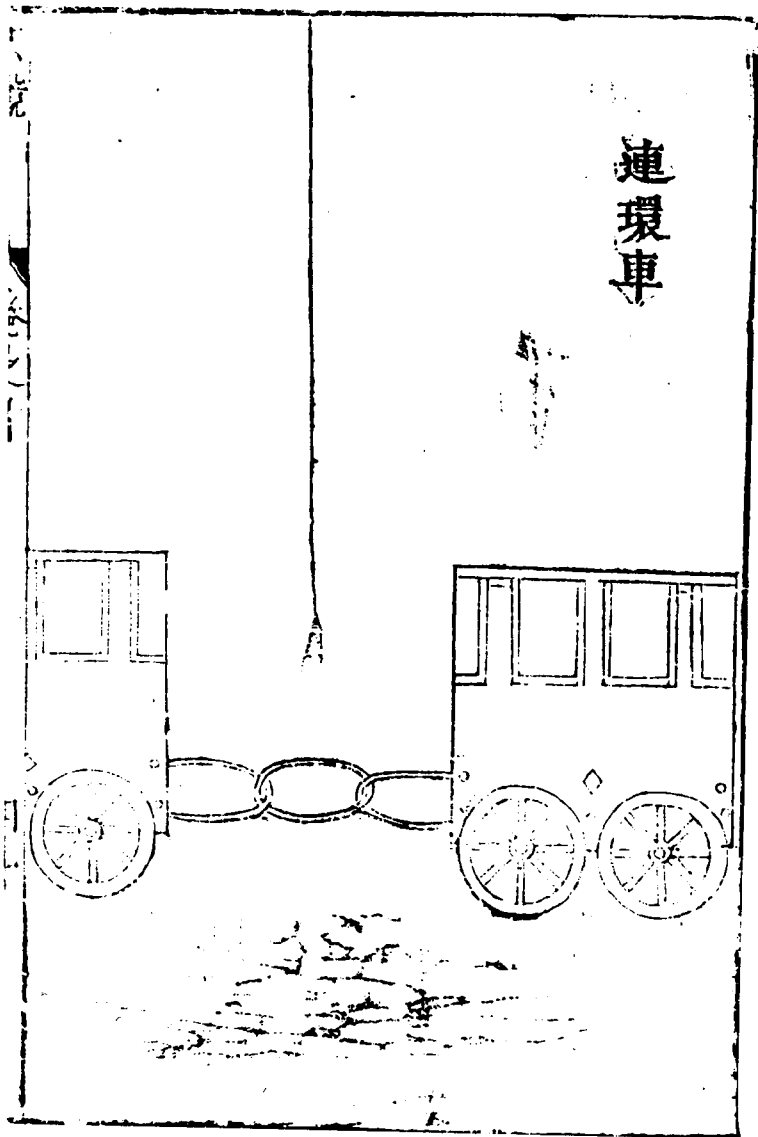
轅首盡許。又橫施一鐵條長一尺四寸。上列齒以架刀鎗。兩轅之傍。其前後各爲鐵環四。左右各二。前係鐵鎖。後係鐵鈎。聯車爲營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用鎖繫之於環。後轅緊相挨傍。則以鉄鈎搭其環。彼此相維以爲固。又於後環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環。駐車時。用刀或鎗貫環中而立焉。兩軍交鋒之際。列前以代鹿角。敵馬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又用革爲摺疊牌。立於車上。以蔽車夫。大抵車不可彫飾。其不可施斧鑿處。只用麻繩縛繫。每車上各具刀斧鑿鋸及板木繩釘。

之類以備急用。

### 全勝車

國初曆年所造戰車。制度不一。其各邊堡多有存者。但皆雙輪大車。每輛用二十餘人。輓之甚難。少遇溝澗險阻。卽不能越。弘治間造隻輪小車。後加名全勝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輪轅長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釘以圓鉄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上多安火藥器。通重不過百五十斤。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推之。輓之。二人翼之。大要與小車相似也。

連環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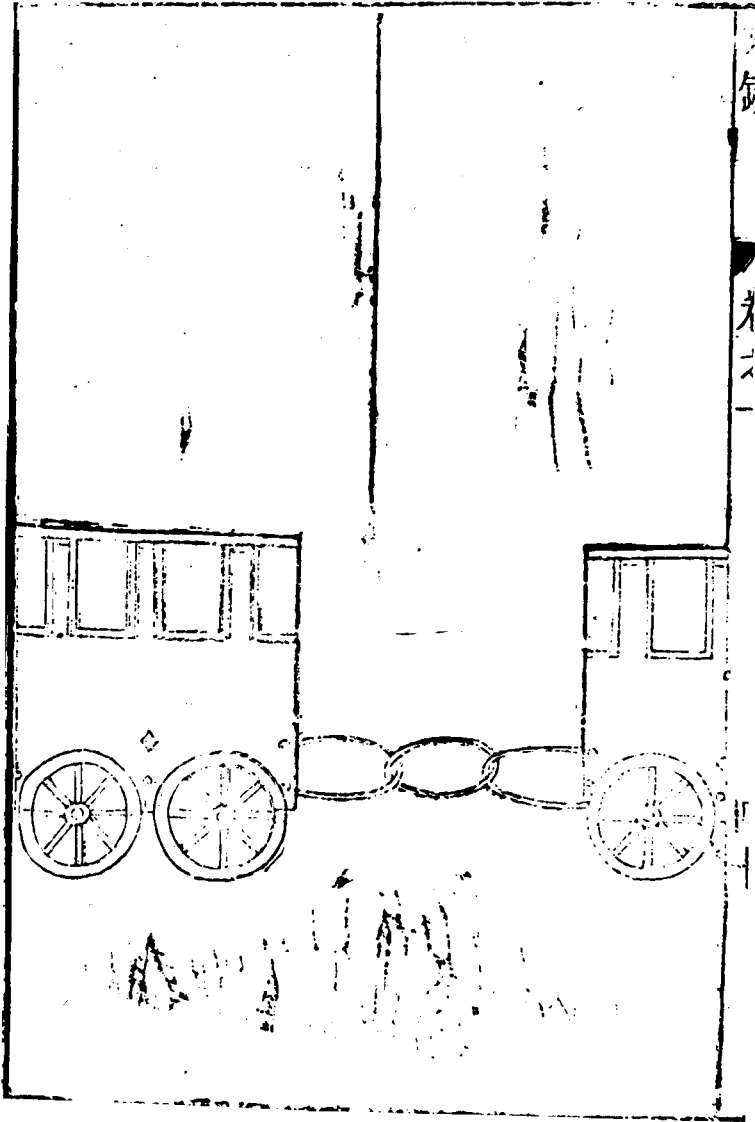


兵鏡

計戰

兵鏡

計戦



四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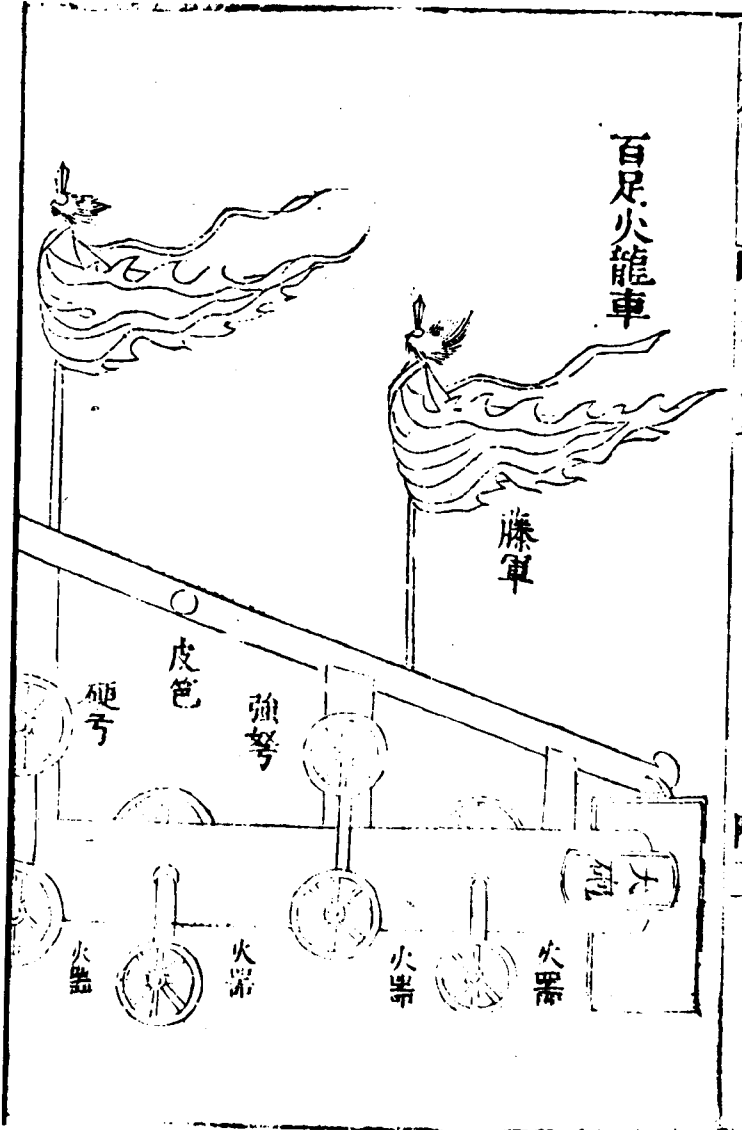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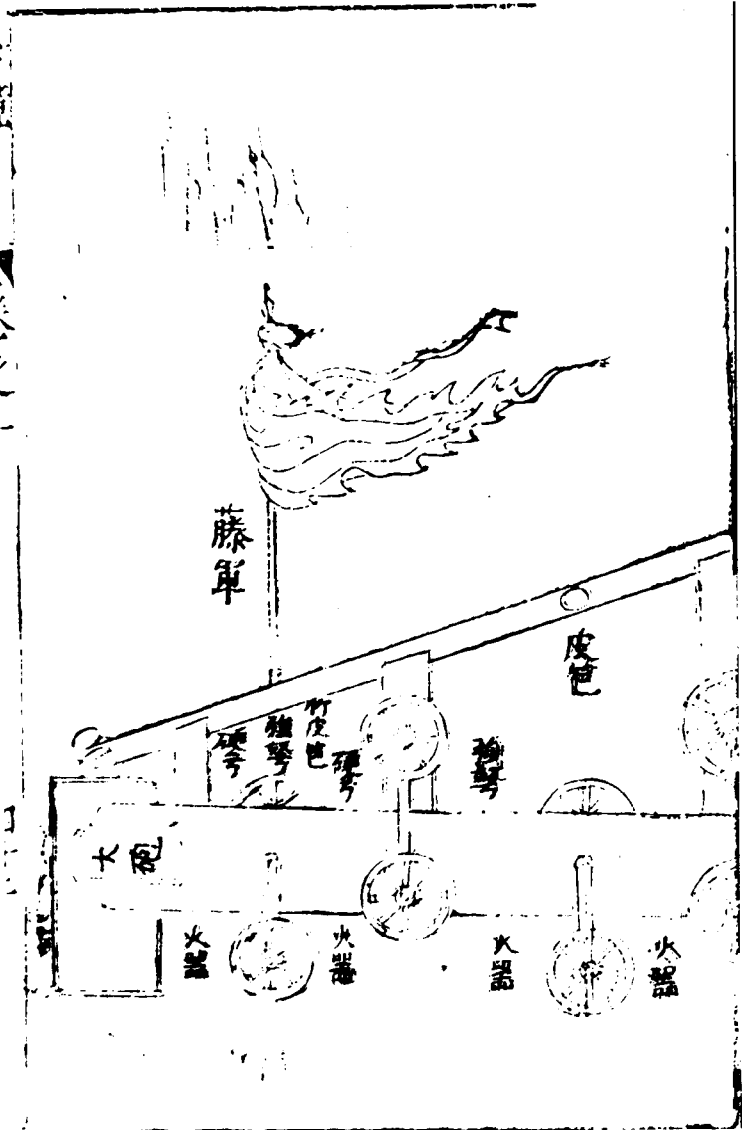
連環車

兩傍堅板。厚五寸。高三尺。長九尺。濶四尺。上架木柱。可以蔽矢石。如中加一輪。可以行狹路。拒獠猫。四輪在外。一進一出。輪大三尺。厚二寸。管心俱用鐵裹。兩頭用鐵繩扣。其繩如餛飩頭樣。此車或七或九相連。內藏戰士。施火器藥弩。專禦北虜馬衝。如去環則散行。可以載輜重。可以結堅營。

百足火籠車

藤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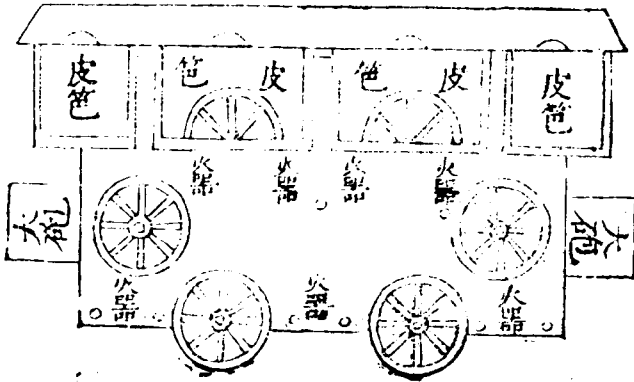




百足火龍車

用獨木爲之。其輪如千斤車輪大。一出。一進。上加直柱。橫梁。厚板。遮上。皮篋。遮外。身長七丈。或九丈。共十四輪。戰士隱皮篋內。上下兩層。施諸般火器。弓弩。神鎗。車心用檀木爲之。身方兩頭圓。徑二寸。用鉄饅頭。箍扣定活輪。可以攻城。可以渡河。可以跨濠塹。可以填陷坑。可以破北虜騎陣。每一乘。約價三十兩。

獨戰千里車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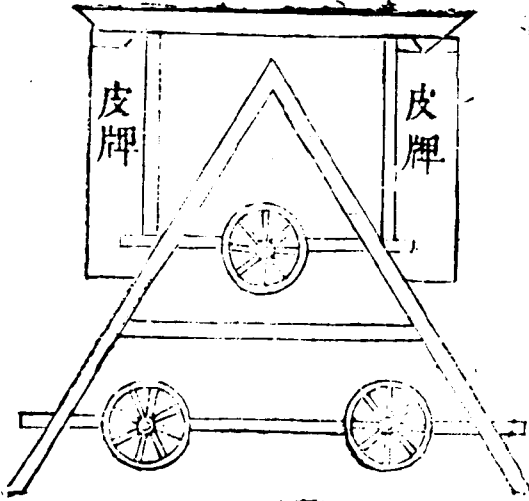
計戰

四十三

獨戰千里車

用厚板二片爲伏柁長一丈二尺高五尺上架四梁直柱任意加皮牌四面遮護戰士在內施諸般兵器四輪在外二輪在內輪高三尺厚三寸身濶五尺可以衝陣深入燒營破倭奴埋伏烏嘴鏡并備獠貓藥弩又可遏虜騎塞歸路又可載鎗重使戰士常逸如大將坐此巡營其疾如馬可防奸細每輛約價十二兩

笨字車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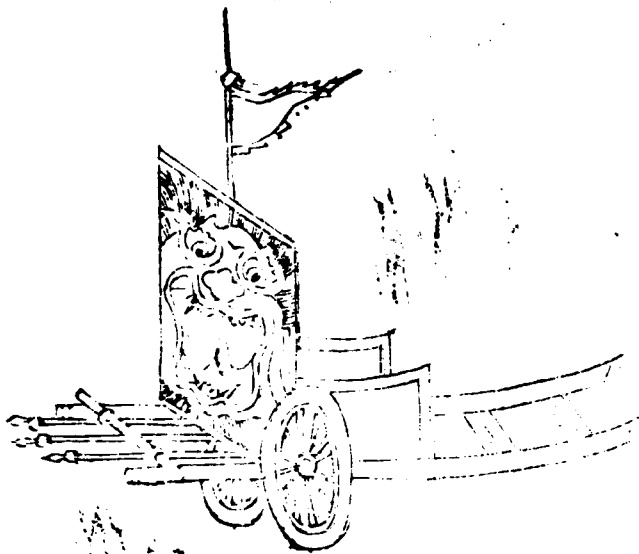
計戰

笨字車

一輪向前。二輪在後。易於轉動。可當挨牌。乃車之最輕捷者。用厚板作胎。鐵裹尖頭。上架皮牌。或皮傘。以遮避火器。輕便可使功勝木城。可以護十餘人。今日南北皆可用。每輛約價三四兩。



輕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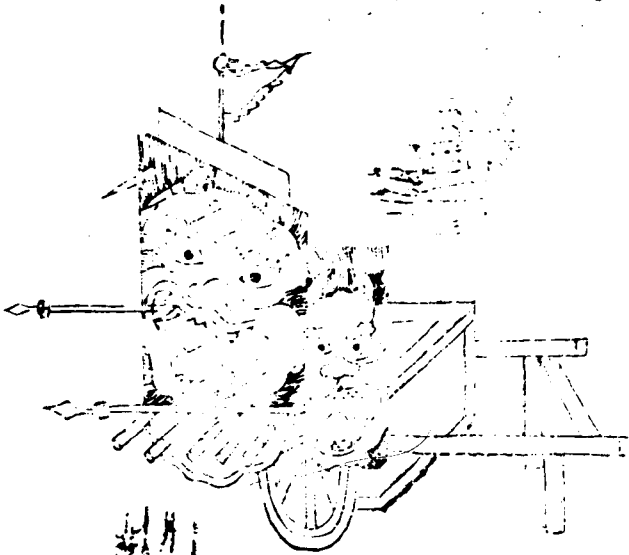
兵鏡

計戰

輕車

輕車轆條二根。長九尺二寸。濶二寸五分。前琶頭一根。長三尺三寸。濶一寸六分。前遮牌一扇。高四尺六寸。濶四尺五寸。柱二根。長四尺六寸。上橫檔長五尺一寸。下橫檔長四尺五寸。門二扇。高四尺六寸。濶二尺二寸五分。撐棍二根。長三尺。橫耳二根。長一寸五分。濶一寸五分。推手木二根。長五尺二寸。方圓一寸八分。車廂橫檔二根。長二尺六寸。車匣一箇。長二尺四寸。高一尺二寸。車耳長一尺四寸。濶四寸。車輪三尺八寸。車頭八寸長。八寸厚。各稱之。

戰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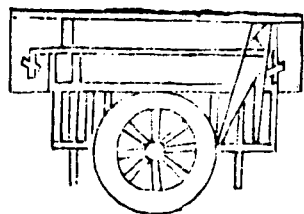
兵鏡

計戰

### 戰車

長短濶厚。大率與輕車同。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也。

### 輕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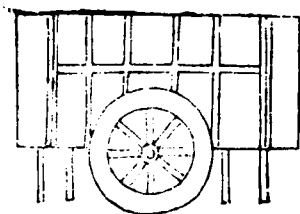


輕車每輛重二百斤以上

輕車

雙輪前向。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狼機二函。火箭三層。手上百子銃二函。輪輕着地。若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翼以鉄拒馬。竹挨牌。砍馬刀。馬見之驚恐奔潰。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馬五匹。稍倣古法。合一萬人而爲一軍。每車一輛。并銃砲器具。價銀五兩。

# 偏車



只用向外面一箱  
每輛重六百斤以  
外

## 偏箱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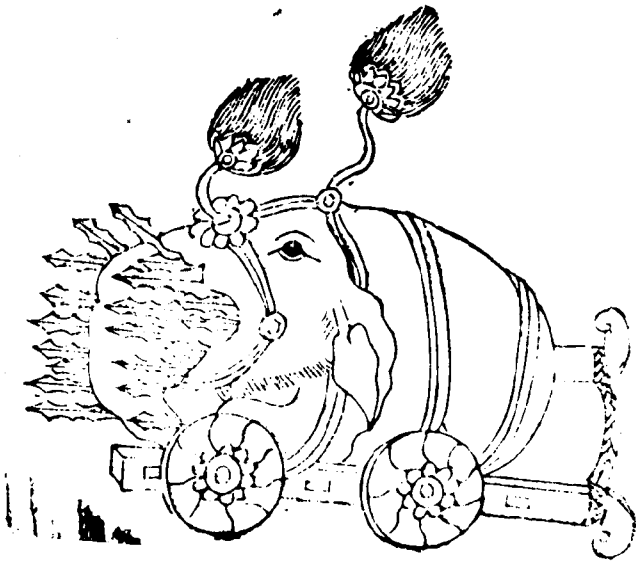
古車皆有兩箱。今以偏箱名之者。其偏爲一箱。可以  
 意推也。蓋兩箱大車也。一箱小車也。其偏箱車地廣  
 則爲鹿角軍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  
 所謂鹿角者。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所以拒奔衝。

也。其木屋亦所以蔽矢石風雨也。鹿角之撐支。故利於地。廣木屋之收歛。故利於地。狹制之之法。須酌其輕重。方可行也。

兵鏡

計戰

# 象車





虎車



兵鏡

計戰

四九五

兵鏡

計戰

兵鏡

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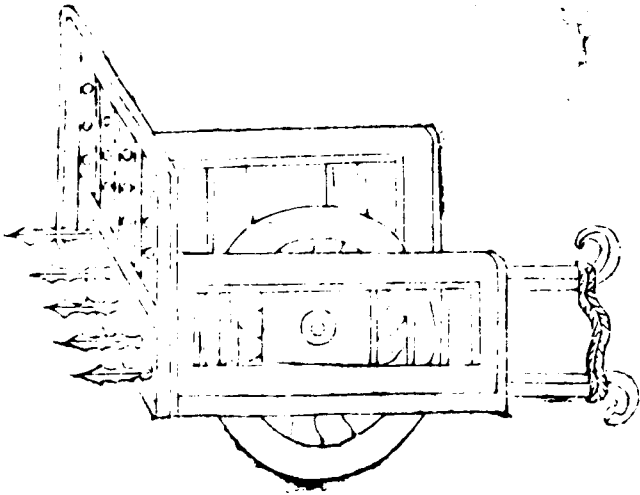
四十九

四九六

### 象虎車

此皆戰車也。其制宜輕而不宜重。制為象虎者，欲使  
 賊馬見之，駭而退走耳。又各狻猊車，所以載兵止陳，  
 塞險遏衝。器械施無不利。

巷戰車



兵鏡

計戰

四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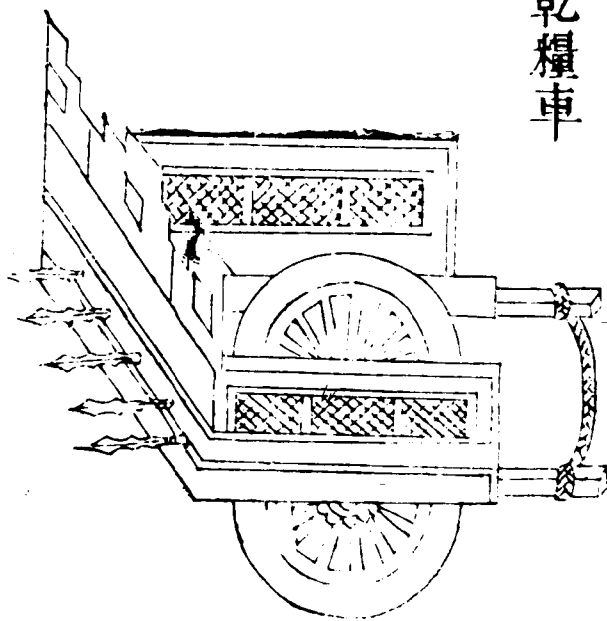
兵鏡

計戰

兵鏡

卷之十

運乾糧車



用牌 屬計戰

用牌之法。須擇膽力輕捷少壯者。授之以法。置於行伍之先。爲衆人之藩衛。以長短器械爲之應援。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進退左右無所不利。大率以十人爲一隊。每隊以一人爲隊長。執鎗緊小號旗於鎗上。以便擺陣。用牌手三人。執手牌在前。以蔽敵鋒。牌上插飛鏢三枝。可飛以擊賊。鏢旣發。隨用腰刀砍殺。其用挨牌者。手執長鎗。一以護衆。一以旋刺。亦隨用腰刀砍殺。次鎗手四人。傍牌後遮身。亦各帶飛鏢。次又用弓弩銃者共三人。藏於鎗手之後。

居中立者。其面向前。左右立者。以背相向。臨敵則先發弓弩。賊近則牌手鎗手飛鏢齊發。奪敵之勢。則乘隙并進。長短相間。彼此相護。此用牌之大法也。

牌制

夫平原廣野。結營禦衝。衛蔽矢石。此車之所宜也。若乃仰坂越險。卑下泥淖。短兵相接。矢石交擊。非牌何以蔽翼。此亦陣中之要具。不可少也。其制度從來尚矣。而岳武侯用之以破拐子馬。只今東南以禦倭奴。水陸舟車。皆可爲用。以其能衛蔽也。國初之制。以木加革。重而不利於步。近福建以藤爲之。雖輕便而不

能避矢石。或以生牛革二層縫成。內實以水棉桑皮紙。輕便堅利。能禦矢石火彈。可以代甲冑之用。然牌主衛而不主刺。故制飛鏢。以便擊敵之逼。其制務使左右上下。遮護一身。此制牌之大法也。

### 手牌

亦名燕尾牌。用白楊木。或輕松木爲之。約長五尺七寸。濶一尺。上下兩頭。比中間濶三四分。

### 挨牌

亦用白楊木爲之。約長五尺。濶一尺五寸。下頭比上略小四五分。內用繩可掛於項上。以左手中指縫夾

兵鏡

卷之十

五十二

牌下短繩。猶可用手執鎗。手牌用刀。一手持牌也。挨牌用鎗。兩手俱不持牌也。此手牌挨牌之不同。

藤牌

藤牌出於福建。有圓長二式。內用大藤爲骨。以藤篾纏聯而成。如今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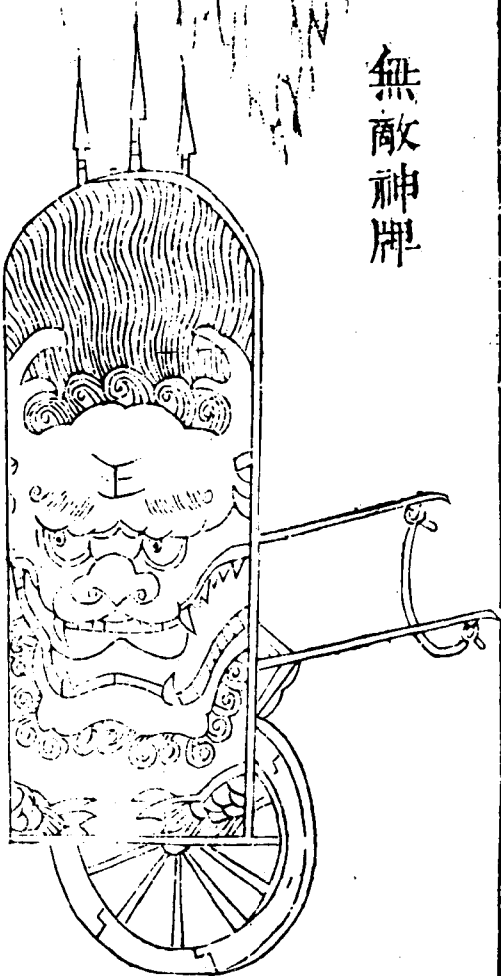
團牌

團牌者。櫓盾之屬。用以遮蔽矢石也。若雜於五兵。互相捍衛。可以拒勅敵。可以遏奔衝。若獨用。可以護身殺敵。可以擺路塞門。遇溪河。可以浮人渡水。執斯器者。須會大七星。閃馬牌等法。習熟爲能。凡操牌俱攢。



一處二十五人一行。令通曉跳牌官教演。聽鑼聲爲  
節制。鑼響一聲。習牌一路。如有進退合度。蹙牌如壁  
閃牌如電。起伏得宜。翻身不露身。滾牌不露足。張牌  
能殺敵。歛牌能蔽身。是謂能矣。

無敵神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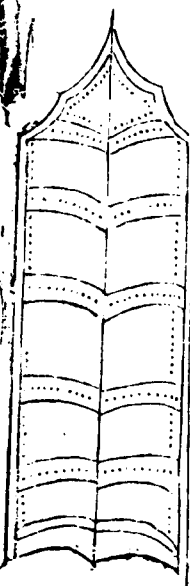


無敵神牌

此亦軍中妙技。一人可敵百人。無拘山戰水戰。可用  
 攻營守營。能鎖我兵之不退。拒敵兵之前冲。有獨輪

如車之制其獸面七竅皆可發火炮弓弩機巧之器  
如車之用而輕便於車也。

步兵牌



騎兵牌



兵鏡

計戰

步兵騎兵牌

其牌並以木質。以革皮束而堅之。步兵牌長可蔽身。內施槍木。倚立於地。騎牌正圓。施於馬射。左臂繫之。以捍飛矢。

飛鏢



竹木皆可為之。但要前重後輕。前粗後細。隨牌帶飛鏢三枝。腰刀一把。如賊逼近。則飛鏢而擊之。中與不中。賊必避隔。即乘隙取刀砍進。此牌設鏢之意也。

兵鏡卷之十終

兵鏡卷之十一

新都

吳惟順長鄉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豫章李正茂春園父較正

營陣圖叙

自古出師必有營有陣。止而無營則無以自守。行而無陣則無以制敵。是以伏羲氏仰觀積卒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四坎居中。八坤列外。始爲營陣之制矣。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軒轅觀於易象而成握奇焉。迨至

周太公作五行三才之陣。周公則體國經野，制爲農  
兵之陣。更設大司馬以統之。仲春振旅，執鼓鐸錫鈇，  
以教坐作進退。徐疾䟽數之節。仲秋治兵，所載旗物。  
若太常旂，旛旒旗之屬。仲冬大閱，所以立表陣車，徒  
坐馳行。三時之教，皆所以習爲陣法也。厥後戰國，鄭  
之魚麗，楚之荊尸，晉之崇卒，吳之鷄父，管仲之內政  
陣，齊之伐衛陣，楚莊之乘廣陣，孫子乘之象棋等陣，  
徃徃綜錯其間，稍得握奇之秘。自是以後，無復傳矣。  
幸天不厭德，繼生武侯，因乘之象棋之陣，而悟握奇  
之文，分九軍，別奇正。於是而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八方之制焉。武侯既沒。獨李靖能識其扁鑰。變八卦而爲六花。開一代之民域。蓋武侯之後。又一人也。其餘明將。無代無之。不過智謀善戰。暗合古法。其于節制正宗。孰知之耶。孰考之耶。自唐之後。兵家陣法。湮沒既久。更恠宋人不遡正宗。僞演八陣六花。更變異圖。巧立名色。徒炫目前。何裨於用。豈不類於兒戲耶。吁。積弱累敗。至于喪亡。宜哉。惟平戎一陣。務以輕銳爲戒。持重爲主。然亦變化不滯。其庶幾乎。若夫今之陣法。未嘗無所本者也。顧時勢不同。而勢不一。地之險易。既有所限。卒之多寡。復有不齊。而又敵有強弱。

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槩而論者。雖然用之固在乎應機而習之則在乎有素。譬之學奕。局面雖不可預料而行動機變則不可不預知也。倘能沿古以便今。聞一而悟十。今之明哲孰謂非昔之孫吳也哉。

陣法

昔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伐謀制變先聲後實。軍志素定奪敵人心。不待旗壘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決於前矣。其次則立部曲。度權謀。先偏後伍。彌縫其闕。用以乘機而佐勝。由中古以來。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訓練。兵械堅良。號令以申。



之賞罰以督之。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不囂不隘。按陣而居。常以我逸待彼勞。常以我治待彼亂。常以我近待彼遠。常以我飽待彼饑。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震動如雷。侵掠如火。此制勝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勝。然則正者行陣也。奇者用變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故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故曰治衆如治寡。非分數不能。鬪衆如鬪寡。非形名不輯。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非奇正不成。故有天陣地陣人陣。以象三才。直陣銳陣曲陣方陣圓陣。以法。

五行其體易明其習易成。且古者以言不相聞故爲金鼓視不相見故爲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勇怯並用出生入死誰與我敵哉。若夫鳴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爲圓陣。此應敵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十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築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

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連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教習之詳也。然則陳兵誓衆者。胡可忽而不務耶。

### 積卒陣記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爲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前拒之爲鳥陣也。向於後者。後拒之爲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

爲龍陣也。向於右者。右角之爲虎陣也。又外體

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偶各

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冲居左右

也。內二縱相對。天衡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

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

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

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

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

營。散有八陣。數起于五而終于八也。以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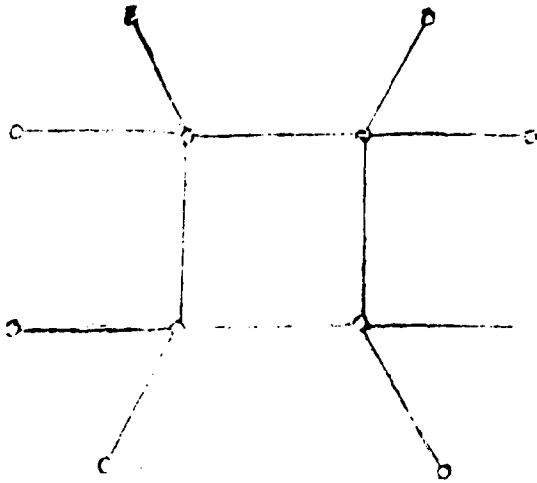
之四。統外之八。四音傳令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音。

也。其法咸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有興替。賊盜有熾滅。冥冥之中。天所陰制而默調者。蓋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其何能加於此。

兵鏡

營陣

積卒五營圖



五一六

師卦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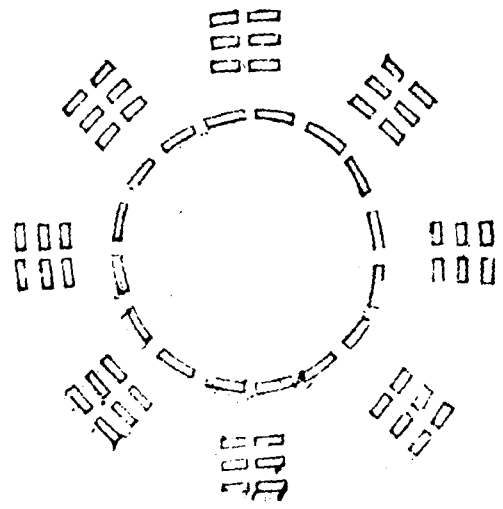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氏仰觀積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於中以爲貞。布八坤于外以爲悔。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拆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三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爲先鋒。北爲後遊。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

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隊在其中矣。  
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  
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  
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  
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  
如此。文王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  
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  
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爲  
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服  
不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乃此



之謂與。

師卦九軍陣圖



兵鏡

營陣

握奇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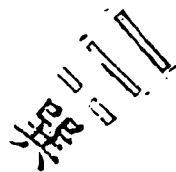
握奇之法。軒轅黃帝王天下之所作也。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之。其陣觀於易象而爲形。其布列本於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爲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內。四陣爲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爲風雲。風鼓於天而變化。雲出於地而飛揚也。布於離坎之外。四陣爲天衝。卯酉相射之義也。布於兌艮巽震之內。四

陣爲天衡。衡者窺天之器。璣璇而衡居其所也。布於離坎之內。四陣爲地軸。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爲圓。對待爲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爲龍。乾爲首。坤爲尾。兌艮巽震爲四足。坎離爲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圍二。則內徑一。三各一奇。師卦外馬八坤。其畫二十有四。其著策積老少一十三百四十四。內焉四坎。其畫有八。其著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內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爲外營。一爲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爲握奇戰。榆罔於坂泉。擒蚩尤于涿鹿之

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輒以兵師分內外爲營衛。內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伏幾縱布八卦圖

乾



坎



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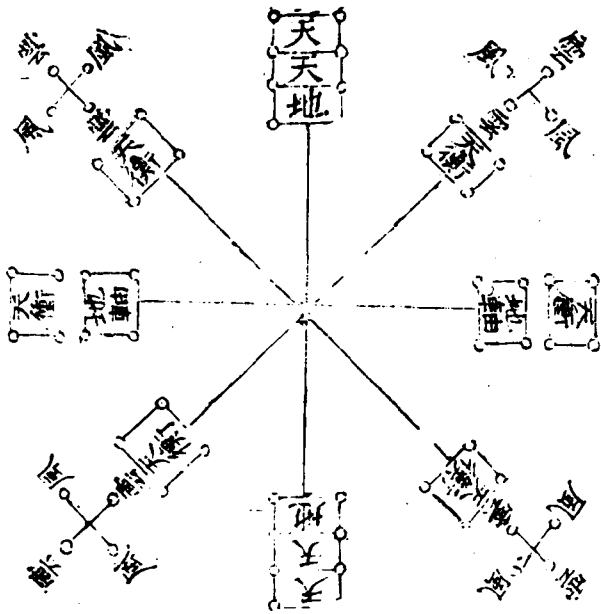


坤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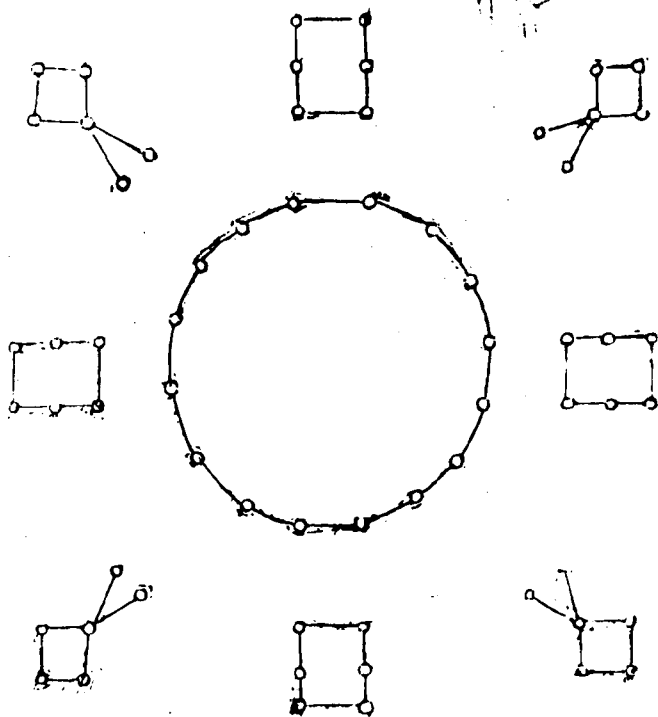
營陣

# 黃帝縱布握奇陣



九

握奇九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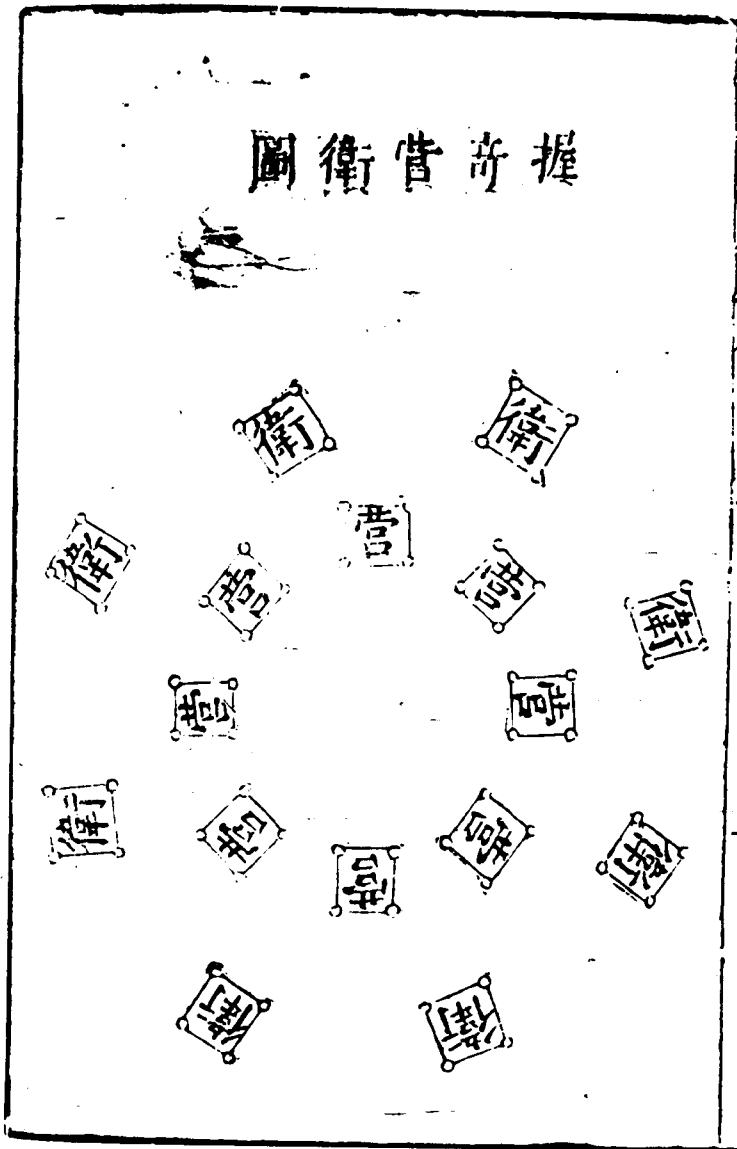
兵鏡

營陣

兵鏡

營陣

# 握奇營衛圖





黃帝握奇經

風后所作

縱布一天。二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  
右古經文凡六十字所以記陣之名數及布列之次序約而極備真聖人之筆也後世握法經一本有范蠡樂毅韓信等註相雜蓋范樂乃古人傳註之法約其義為傳以係于經文之前至韓信張良次序兵法又釋范樂之傳猶大傳至小傳也後錯而為一經傳不分辭義不明公孫弘徒于難通之處增字發明則雜亂愈甚今畧辨別而分析之如左云

握奇經傳義

大傳范樂之文傳下小註韓信之文圈外小註即公孫增字發明之

也文

縱者直陣龍象也。三十二隊陽。十六隊天衝八隊風三十

二隊陰。十二隊地衝八隊雲○天地之衝為虎翼。天地

鳥翔為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握奇聖敵即列其後奇

或分而為八。或合而為一。分合各隨人之天固布前

為左後為右。望是也天衝居兩端。其次雲。其次風。左

相向。公孫弘曰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其

是也。○此為動。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其

次地居中間。兩地為○公孫弘曰

經曰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

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

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虛實二○天前

壘是也○衝居

其左天後衝居縱布地軸居其中間。公孫弘曰人多其右雲居四端。縱布地軸居其中間。傳韓信釋註天員布以下以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相雜今有錯綜於中其部隊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傳載千古以來其文不備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今於難解處增字以發明之耳。

兵鏡

營陣

# 握奇實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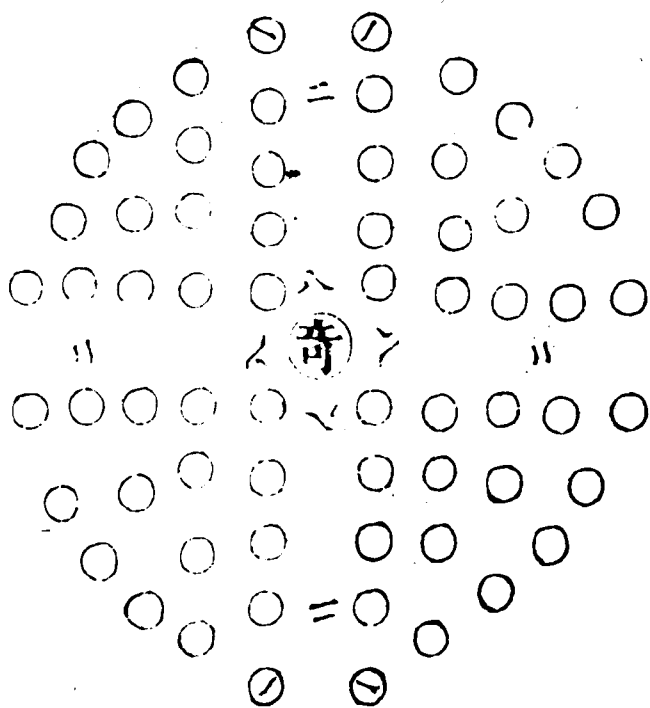
實虛圖說

風後握奇二十四奇兵游于八八之外。外而未始不  
內也。潛初握機二十四奇兵游于五五之中。內而未  
始不外也。止則布而爲營。行則動而爲陣。小之而十  
百之變。大之而千萬之變。奇正縱橫皆是法也。握機  
中運之時義大矣哉。

兵鏡

營陣

# 握奇虛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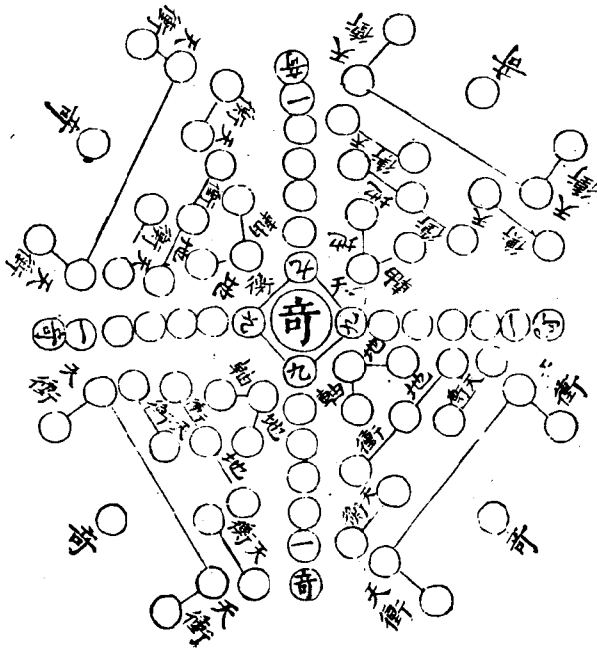
十三

五三二

虛實圖說

握奇實虛之圖二十四。奇兵游于五五之中。自外而止于內也。握機虛實之圖二十四。奇兵游于五五之外。自內而動于外也。內外一體。陰陽合轍。山靜雷動。握機之所以神也。

生 生 子 握 奇 圖





生生子握奇圖說

握奇經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兵之行也。有奇無正。正者靜也。止也。闔也。故曰以正合。閉門造車是也。奇者動也。變也。闔也。故曰以奇勝。出門合轍是也。不靜不止。則不動不變。動躁動也。變變亂也。安得奇而勝之。無奇有兵。無兵有將。無將未知今之將兵者。于奇正之義何居。漫圖此以俟觀者。

又古握機合變圖說

生生子曰。兵有機無機。兵無機有機。有無之機。行乎天地之間。而機見矣。天地之機。行乎風雲。而機之變。

見矣。風雲之機，乘乎龍虎鳥蛇，而天地物之變態見矣。五兵之用，覆天載地，乘雲御風，一龍一蛇，如虎翼鳥翔，握機之義。天之機二十四，地之機二十四，風輔於天者八，合二十四爲三十二。雲輔於地者八，合二十四爲三十二。人之機二十四，游兵二十四，隊是也。人輔天地，占風雲，合六十四，而爲隊八十有八。乃知人機、天地之機也。風雲機、天地人之機也。觀衡握機，從雲占象，從風審聲，以神變化於三才之中。佐使風雲，叱咤龍虎，是知握機一經，乃天地之大全，而東西南北之象位法數也。南北分，則爲天覆地載，東西分。

則爲風揚雲垂。東南西北分。則爲龍飛虎翼。西南東北分。則爲蛇蟠鳥翔。龍虎中分。鳥獸旁擊。合之而分。縱之而橫。方圓屈曲。直銳偃仰。正正奇奇。總之不離環中者也。

### 握機問荅

生生子曰。天圓徑一圍三。地方徑一圍四。乃握機。天衝何以四。地軸何以六也。天衝何以兩地。衝何以三也。此政參兩向背之微。所謂機也。天機兩。兩則左右旋轉。面中虛焉。地軸三。三則中有主而左右旋焉。天之機虛。虛而有虛。而握之以實。地之機實。實而無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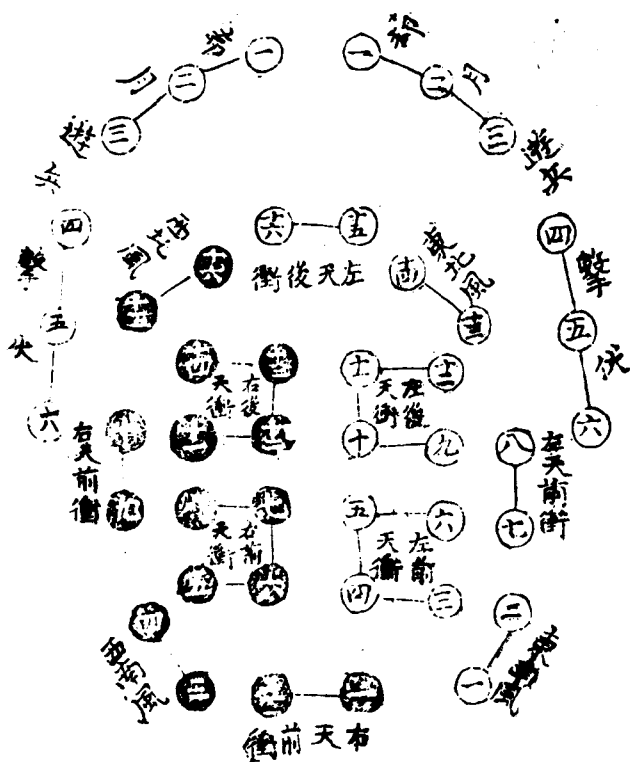
而握之以虛。虛實實虛之間。而風雲倏忽之變乘焉。從龍者雲也。從虎者風也。龍形而下。蛇其蟠乎。虎形而上。鳥其翔乎。而俱以天衝地軸爲肝胆。左雲右風爲眼目。龍虎鳥蛇爲手足。虛實向背爲樞機。天鏡環而圓。東西南北無向背也。子午卯酉之對待是也。地鏡畫而方。坐北則東向兩隅。子申辰局會合是也。合之而四六分之。而參兩。衡定而軸正。軸主而衡實。雲龍風虎從之。而蟠蛇翔鳥之變態具焉。所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也。

古握機八陣合變圖說

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奇致勝。作爲圖陣。九宮八卦。一本諸易。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大將于中建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凡一面受敵。則左右二陣爲奇兵。張兩翼以應之。奇卽爲正。正卽爲奇。天有衝有衡。地有衝有軸。風輔于天。雲輔于地。所以定位。衝當其前後。衡抗其左右。軸布于內地。風雲居其四維。序以乾坤巽艮。震兌離坎爲次序。而皆起于西北。因之則爲六十四卦。造化之全機在焉。是體具乎用也。外之分爲天覆。中之分爲地載。左分爲風揚。右分爲雲垂。後分爲龍飛。前分爲虎翼。

西北東北角之分。有雲無風爲鳥翔。有風無雲爲蛇  
蟠。隊各以三十二計分全圖之半。而陣則隨宜布之。  
分數明白。精神聯絡。造化之分機在焉。是用具乎體  
也。體用具備。八陣並列。大將居中握餘奇以堅其中。  
壘練游兵以伏其後。列體不離用。用不離體。奇不離  
正。正不離奇。使可勝而不可敗。則又八陣中所爲妙  
運造化者也。

# 天 襲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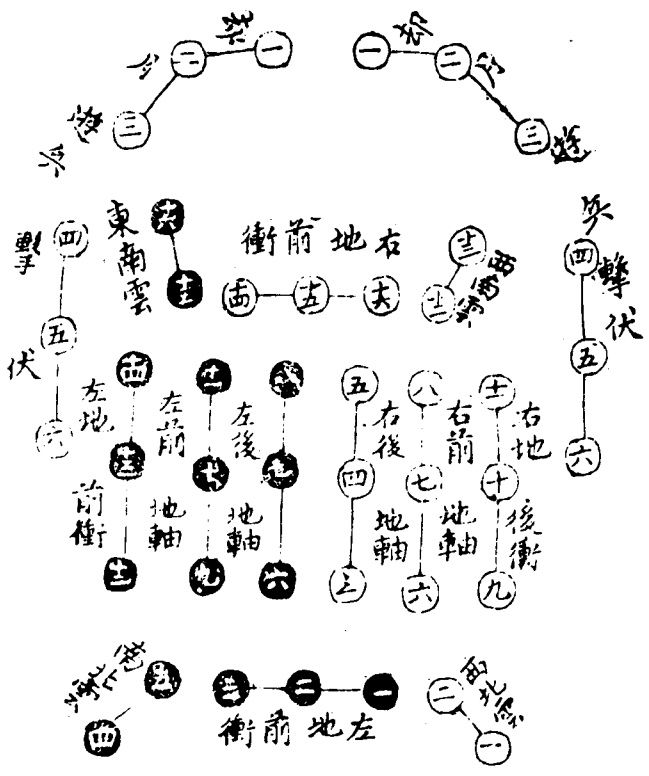


天覆陣說

外之分變爲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間之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附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前右後天衝各二隊。列衝之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天後衝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圓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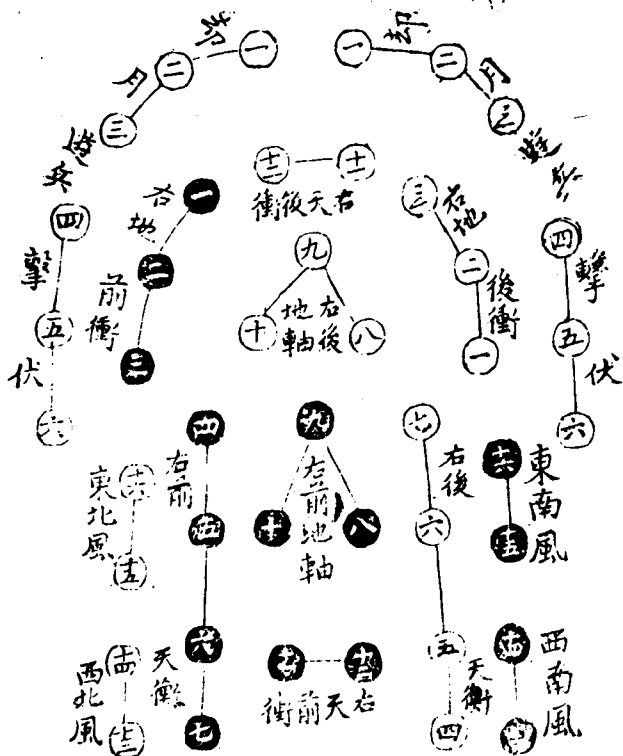
# 地載陣



地載陣說

內之分變爲地載陣。有雲無風。用摠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二隊。列前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右後地衝各三隊。列地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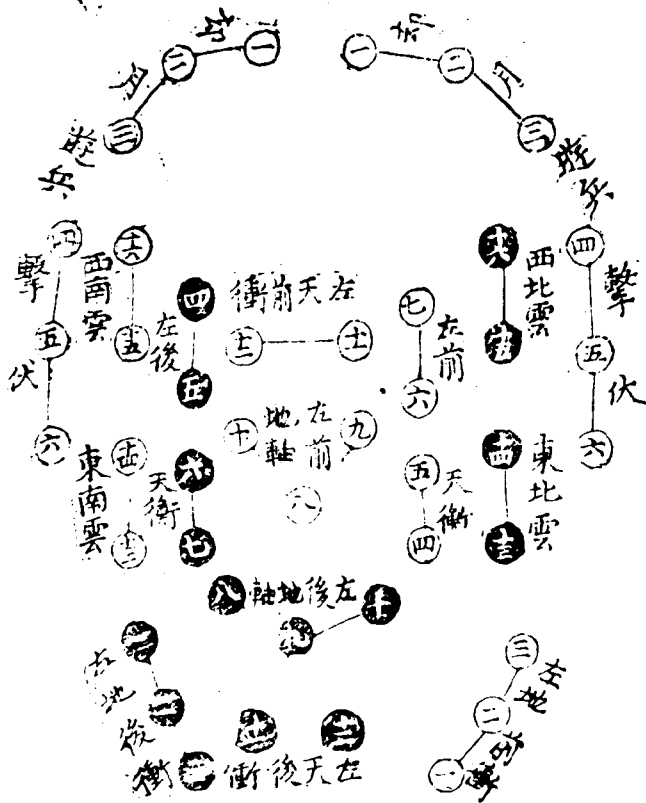
# 陣揚風



風揚陣說

右之分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摠陣右一半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右前地軸之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之兩端。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居正東。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 雲垂陣



兵鏡

營陣

五四七

雲垂陣說

左之分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用摠陣左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地軸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前天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 龍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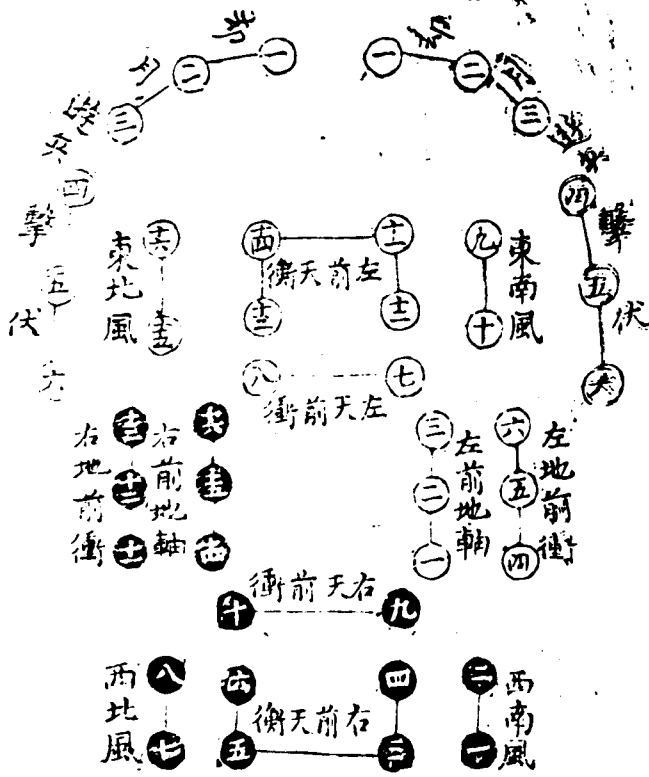


龍飛陣說

後之分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用摠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爲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後天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後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爲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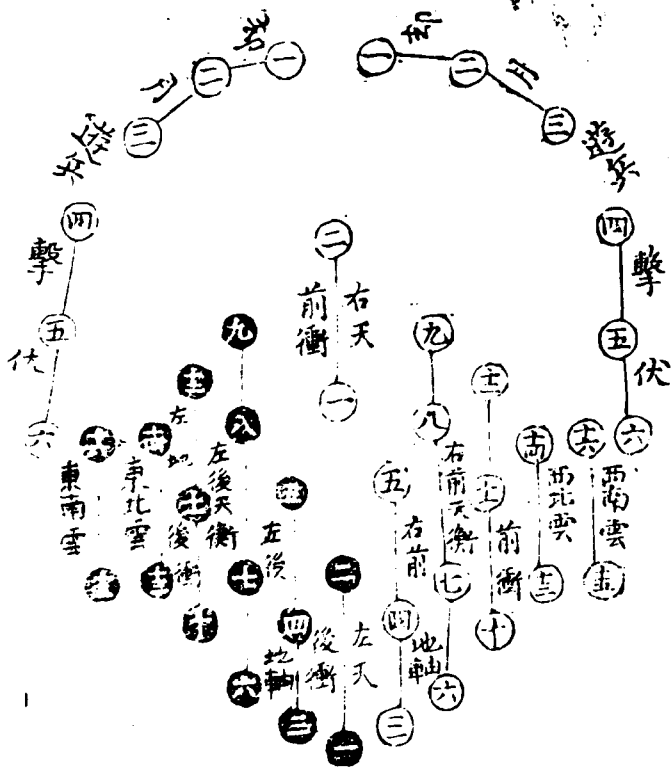
# 虎翼陣



虎翼陣說

前之分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用摠陣前一半隊。以  
西北西南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爲前足。以右前天衝  
曰隊。列前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左  
右地前軸各三隊。列中爲腹。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  
列地軸之兩廂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  
以左天前衝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  
列天衝二維爲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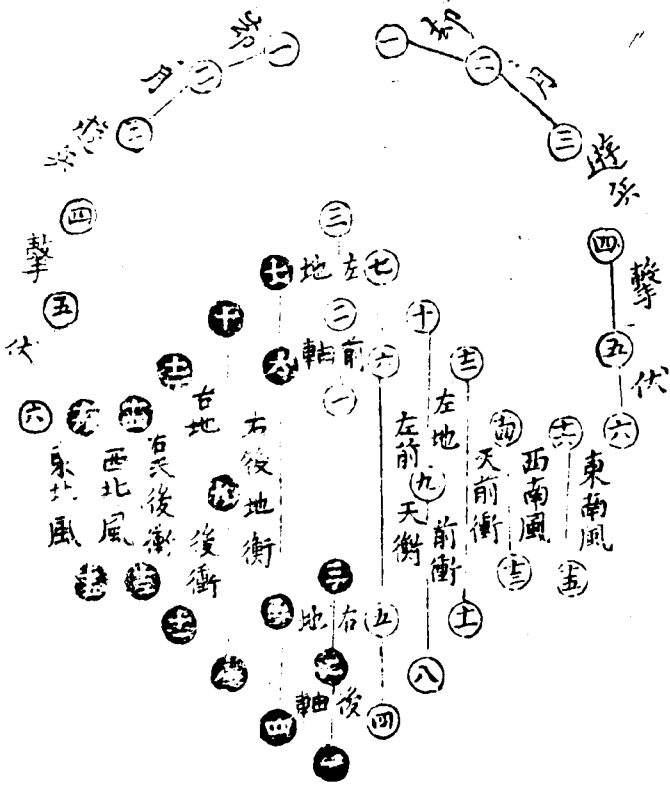
# 鳥翔陣



鳥翔陣說

東北西南二隅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用摠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東北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爲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衝左以左天衝四隊列左後地軸三隊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右前地軸左以左後地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爲右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左爲左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 蛇蟠陣



兵鏡

營陣

五五五

蛇蟠陣說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揔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爲首。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後爲尾。以右後天衡四隊。列地軸右。以左前天衡四隊。列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衝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衝左。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衝而形象蛇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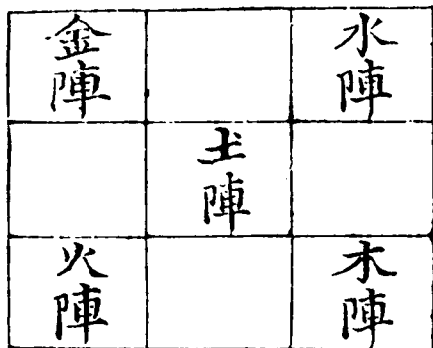
## 五行三才陣記

五行三才之陣。周太公呂望開國之所作也。軒轅制陣。始於五方。終於八向。五方者。教閱之用其半也。八向者。戰陣之用其全也。太公剪商。乃繕其法。開方一千二百步。畫爲九區。中區爲中軍。外八區爲外營。制軍三萬。分爲五軍。布於中央四隅。以爲陣法。前後左右四區。立表其中。以爲闢地。教閱之所。蓋天地之數。水位西。此火位。東南金位。西南木位。東北土位。中央五陣。依五方而布之。故以五行爲名也。至乎陳師野外。與敵交鋒。五方五軍。爲正。各安其所。五步六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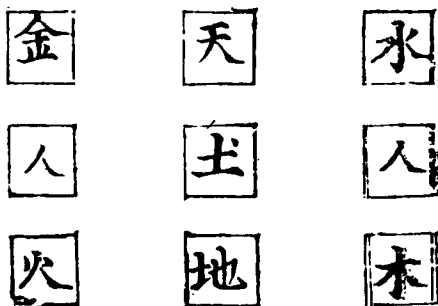
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也。復於前後左右之間。各  
出一陣以爲奇。焱馳突擊。進退無常。是謂三才陣。蓋  
天位乎上。人位乎中。地位乎下。奇兵以前爲上。以後  
爲下。以左右爲中。三停而出之。故又以三才爲名也。  
莫非詭其名以秘其法。實五行三才同一陣而已。或  
者謂五行黃帝所作。三才太公所增。又謂方圓曲直  
銳之形爲五行。日月星辰斗杓指背爲天才。山川險  
易丘陵草木爲地才。將師士卒器用之資爲人才。此  
後世兵家臆度之說。誤甚矣。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



太公增五行為三才陣



唐太宗問李靖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乙統宗曰。太公增天地人而爲三才。方諸井田。計九百畝。畫爲井字。中百畝爲公田。外四旁八百畝爲私田。八陣之制。中井虛五之地。大將居之。四旁八區。四奇四正之將寓焉。是爲三才之陣也。

象棋陣記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霸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兼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勳兵競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如角抵投石趨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王干戚之樂名爲象舞是其義也其畫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耳陣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後有砲二礮也機發石者也礮後有車二卽二廣也車傍有馬二卽遊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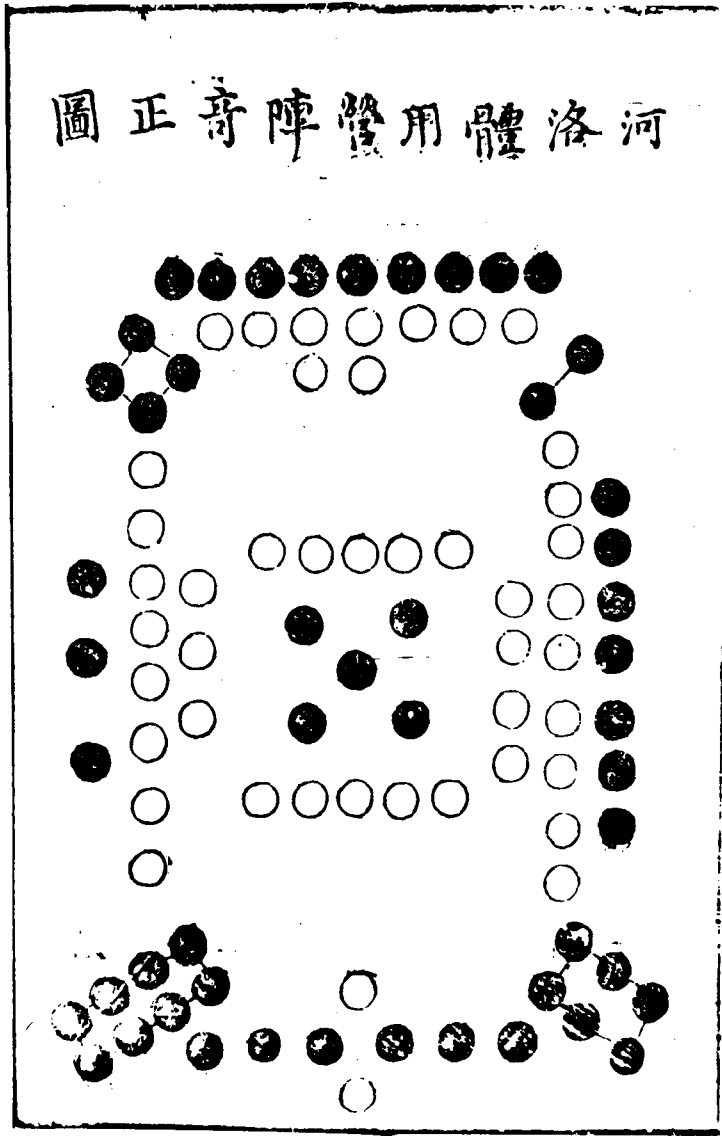
是皆爲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大獸以代戎馬。填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爲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於前列。卒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却。三者皆爲正也。礮車有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爲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卒以當頭車馬礮從背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爲四層。則又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開四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復局。則又御死綏。將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子乘之之陣。無不脗合焉。

夫戰國之士善爲形勢者有繇叙孫尉繚子魏公  
子景子丁子李良凡數家其著書皆已滅沒矣惟寓  
於戲樂者垂像至今惜乎人不知其爲要法惟宋李  
綱魏勝所制陣法頗與棋勢暗合云

河洛體用營陣奇正圖

兵鏡

營陣



五六四

河洛體用營陣奇正圖說

陣法以百人爲率。河圖五十五。洛書四十五。河圖爲體。洛書爲用。合用爲體。河洛皆體。合體爲用。河洛皆用。存體發用。退藏宥密。止卽軍營。靜也。山峙出則軍行動也。雷奮南北東西。忽向忽背。八方如環。神天神地。引伸觸類。千之萬之。揔之不離。河洛而起。分數先儒。謂孫子足權謀。而天機雜。魏武習權謀。而天機淺。均于河洛不知也。

諸葛亮八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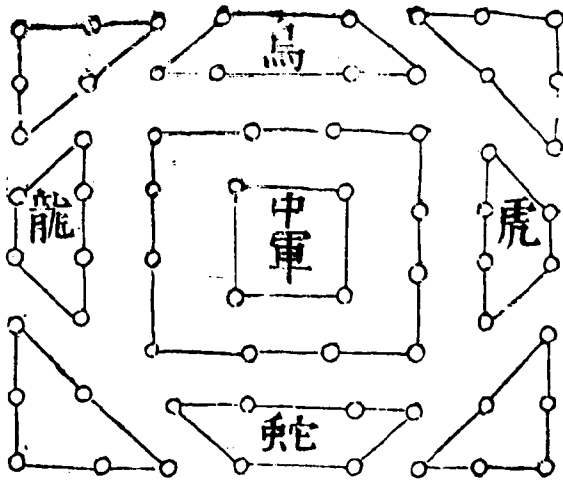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武侯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壘

石爲之。其跡在瓊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竒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圖。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竒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雀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竒。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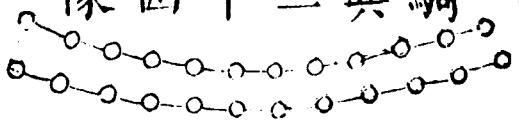


王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爲餘奇。大將所握別  
爲遊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聞闔出  
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  
左右奇翼。遊騎瓜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  
以爲權也。瓜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手足。鶉立鰲據  
以爲主也。氤氳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爲銳其變  
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衡軸衝分  
配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  
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  
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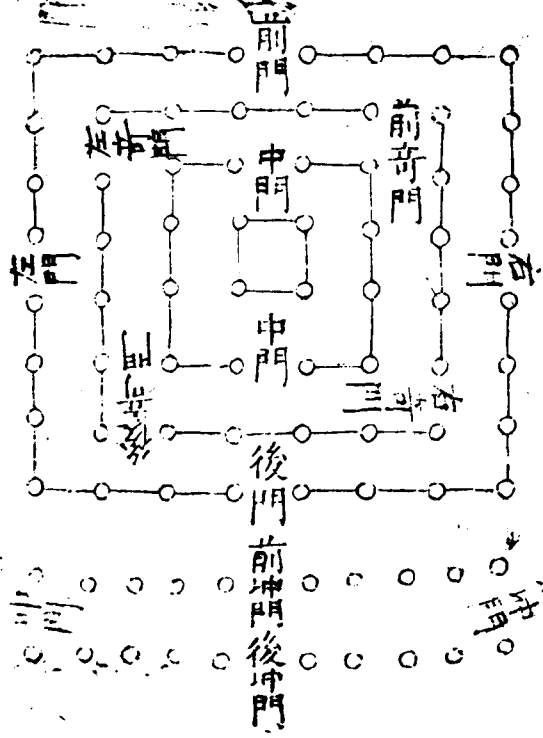
諸葛亮魚復江八陣圖



騎兵二十四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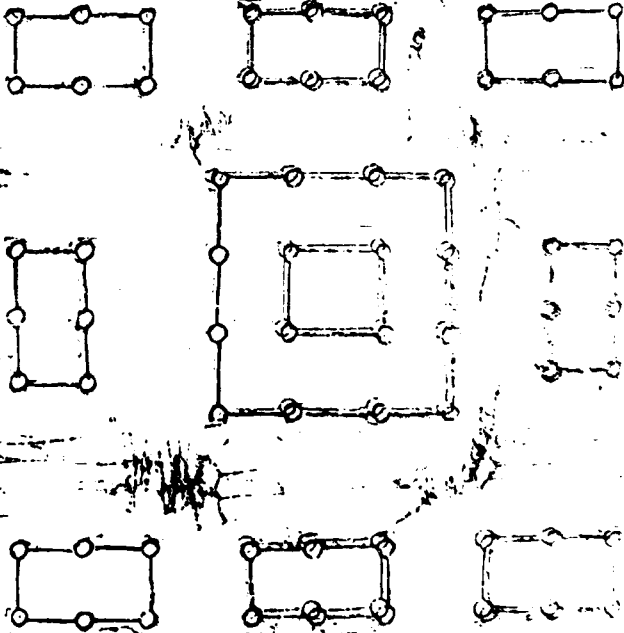
八陣開門四分正四音中



兵鏡

營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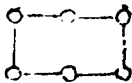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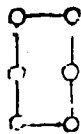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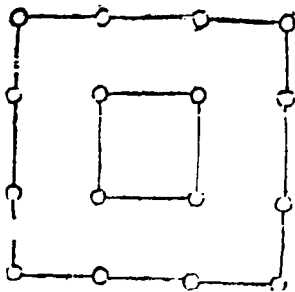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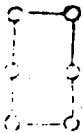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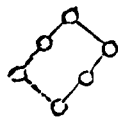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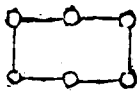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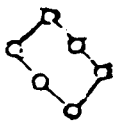
武侯方陣



兵鏡

營陣

# 武侯曲陣



兵鏡

管陣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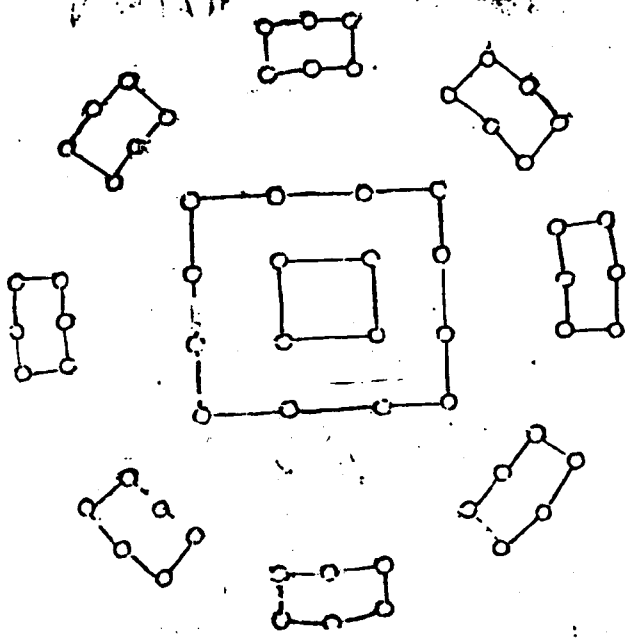
管陣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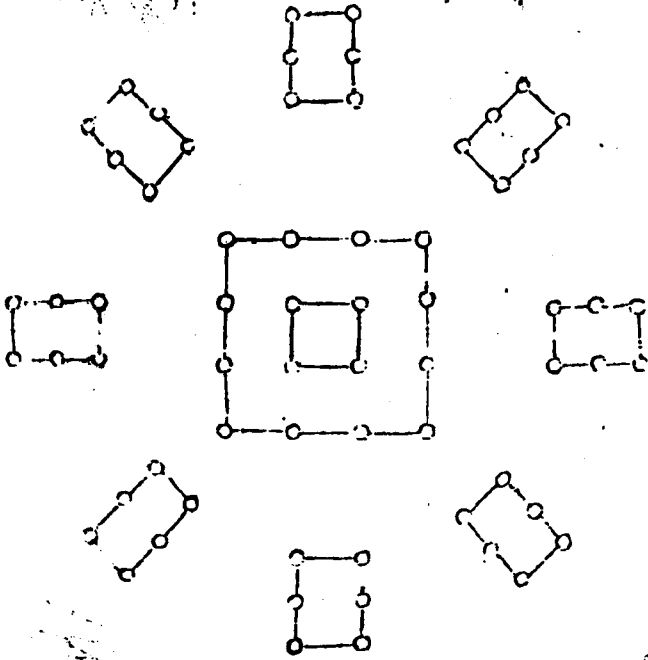
三十三

五七二

# 武侯圓陣



武侯直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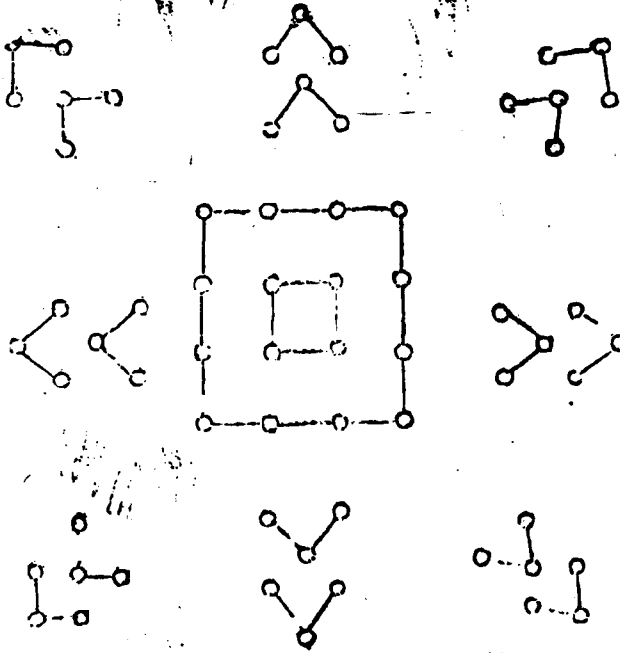


兵鏡

營陣

五七三

# 武侯銳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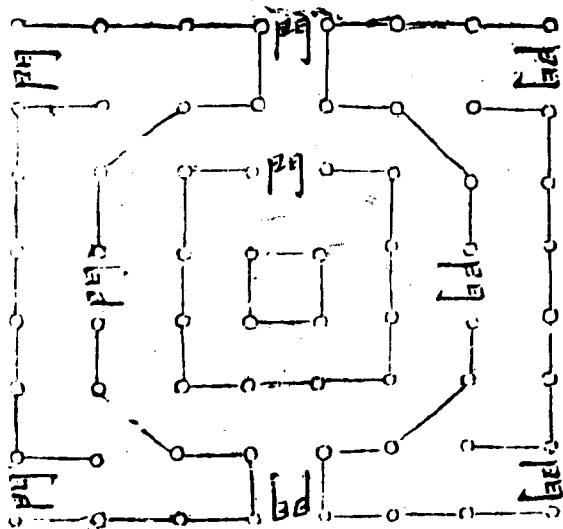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爲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鈎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二陣。左右虞侯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爲六。孔明之舊法。卽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爲圓。外直畫之爲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爲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爲花瓣云。其隊數叅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間立。步隊百人爲率。騎隊二十五人爲率。車隊七十五人爲率。車曰駐隊。步曰戰

鋒隊爲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爲奇居後。中外  
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爲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  
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爲營法。五箱  
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爲正。中軍爲  
奇。斯陣也。以開唐家之運。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  
爲盡孔明之闡奧。則猶有間也。

隅落鈎連曲  
折相對八陣  
為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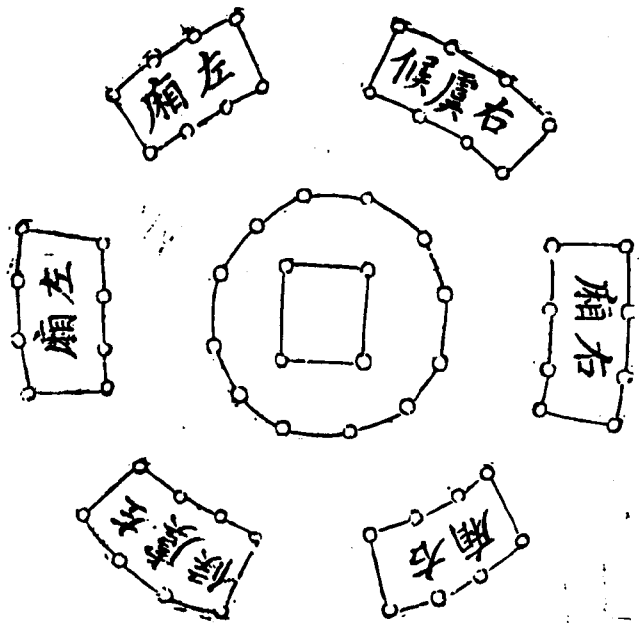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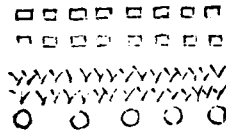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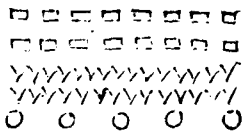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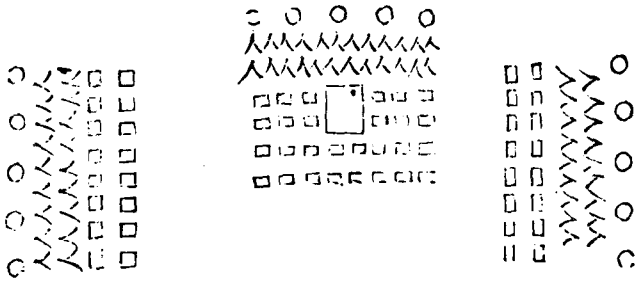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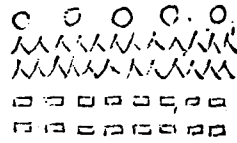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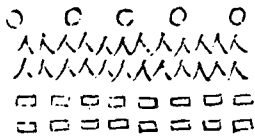
管陣

五七七

李靖內環  
 之圓外畫  
 之方變為  
 六花陣圖



李靖六花七軍  
車徒騎布列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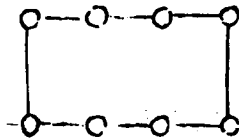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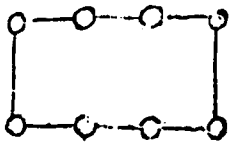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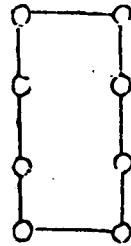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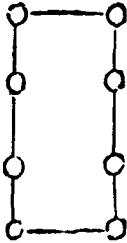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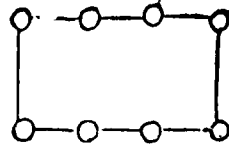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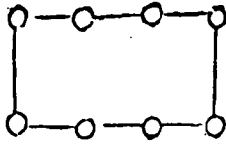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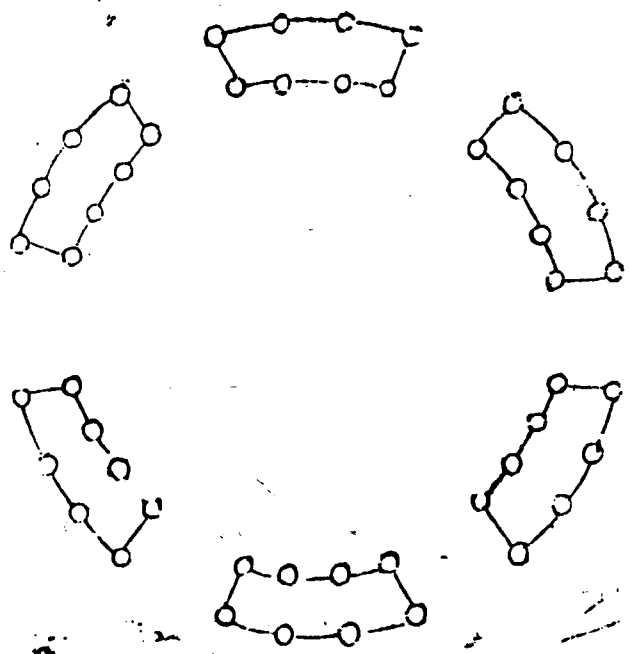
營陣

五七九

# 陣 方 花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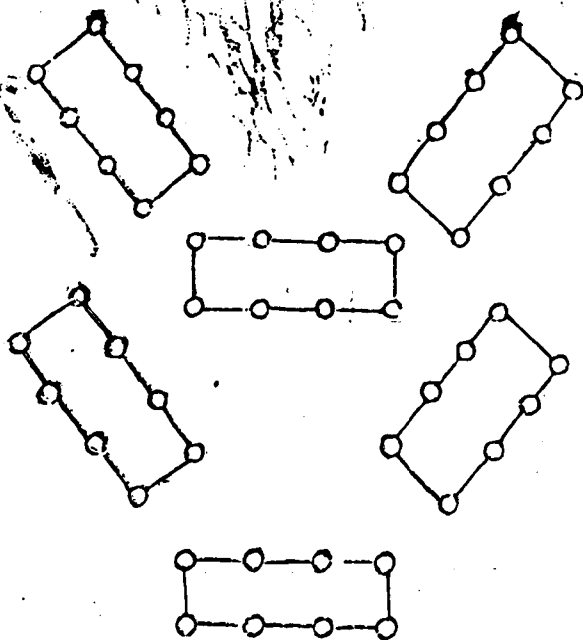
六花圓陣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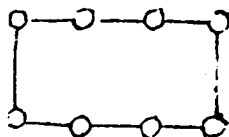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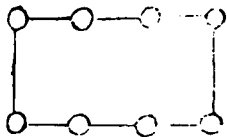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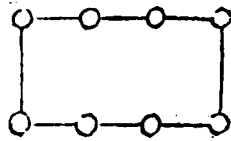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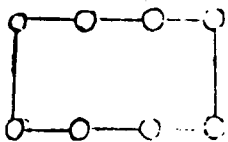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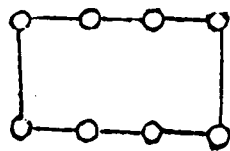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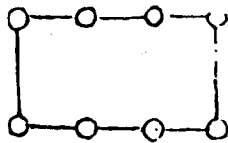
營陣

# 六花曲陣





陣 直 花 六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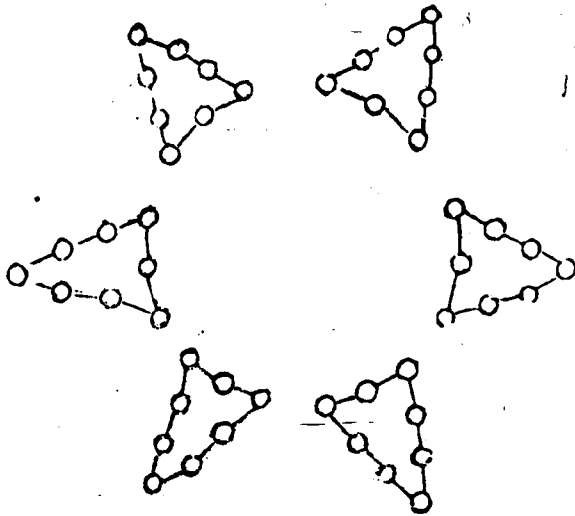
營陣

五八三

兵鏡

管陣

# 六花銃陣



五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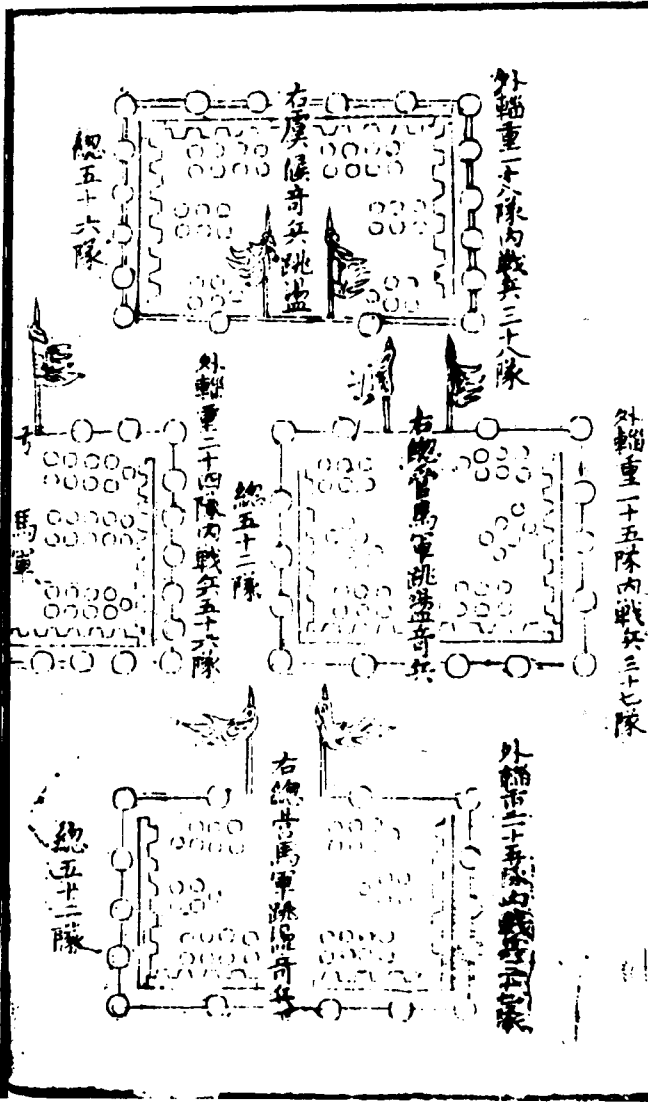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陣說

唐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于步。圓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

布棊于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  
 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  
 以銖稱鎰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地  
 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  
 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臣備  
 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車也去師隊騎也則二  
 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步兵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  
 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四角聲籠鎗跪  
 坐籠鎗以手執鎗橫當膝處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  
 跪坐曲其前脚八字而立坐於足鼓之三呼三擊三  
 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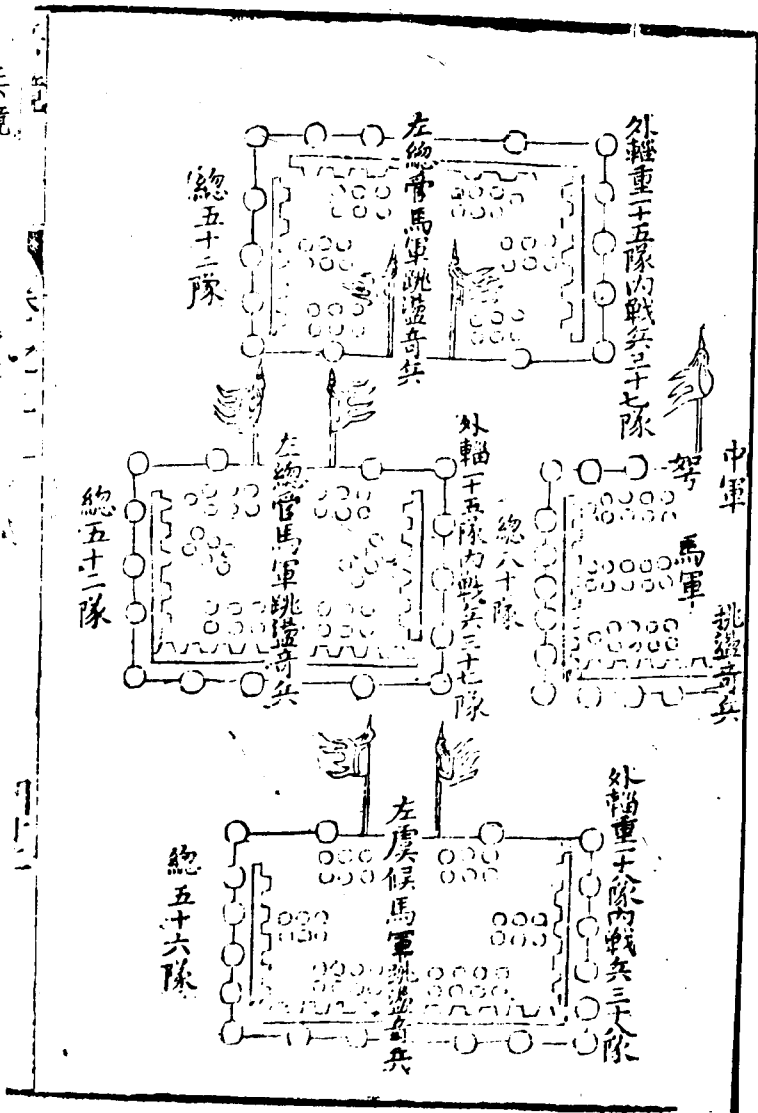
臨時節止前正後奇。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然也。太宗曰。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太闊。開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二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閱之所。臣常教士三萬人。每陣五千。以其一爲營。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 李靖六花七軍方營圖



兵鏡

營陣



方營圖說

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卽作方營兵既有二萬人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侯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侯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不在賊境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地狹不拘中軍在中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軍出右虞侯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廂向南左虞侯押後在中央後左廂近此結角與右虞侯相當狀同日月若左虞侯在前卽右虞侯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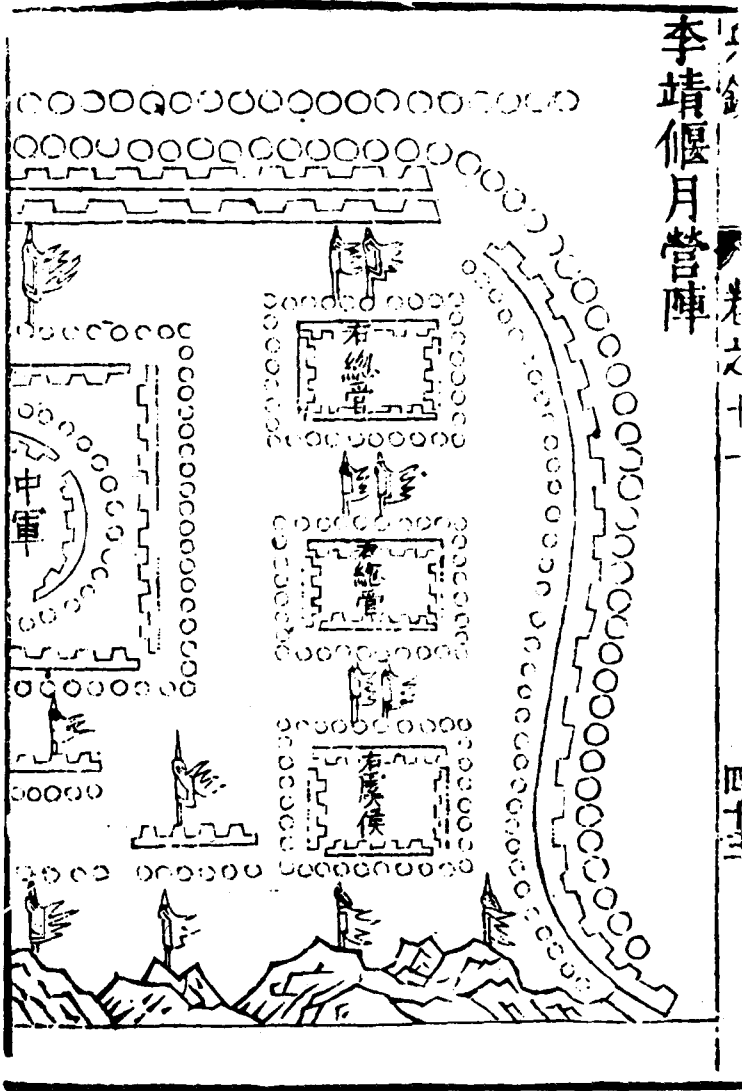


令依本營卓幕。得相統攝。急緩須相救援。若欲得放  
馬。其外營幕卽狹長布列。務取營內寬廣。營外仍置  
拓隊。

兵鏡

營陣

李靖偃月營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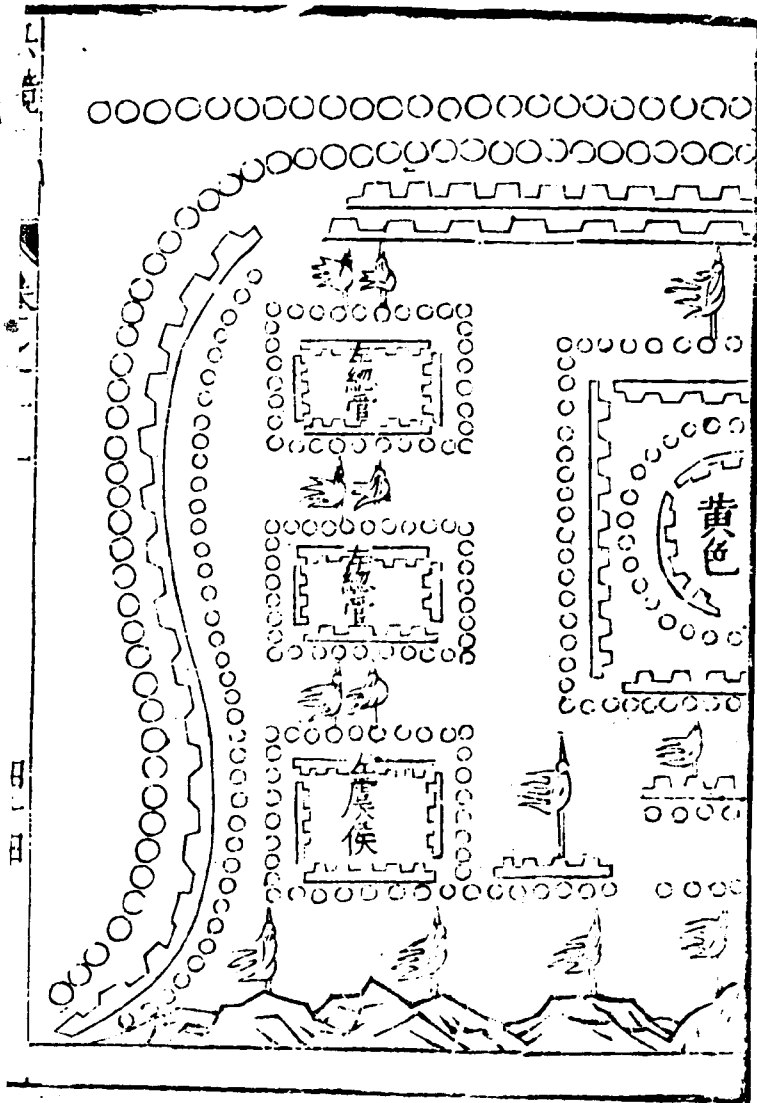


四十一

五九二

兵鏡

營陣



李靖偃月營圖說

凡地帶半險。須作偃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與前法同。其門則臨時計之。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侔。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爲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八間。開三逕。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之所。餘法準上同。

兵鏡

兵鏡

營陣

營陣

五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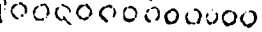
五九五

李 靖 行 列

兵鏡



第三分戰鋒隊右行



第四分戰鋒隊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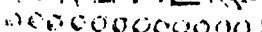
第三分輕重隊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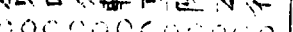
第四分輕重隊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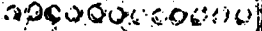
第三分輕重隊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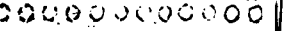
第四分輕重隊左行



第四分戰鋒隊左行



第四戰鋒隊左行



營陣

# 方陣圖

凡戰鋒隊  
常編重隊  
兩頭

第一分戰鋒隊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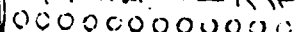
第二分戰鋒隊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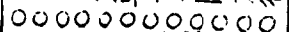
第一分輕重隊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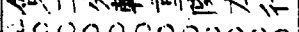
第二分輕重隊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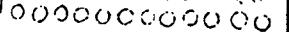
第一分輕重隊左行



第二分輕重隊左行



第一分戰鋒隊左行



第二分戰鋒隊左行



兵鏡

營陣

五九七

行列方陣圖說

凡軍行漸近賊陣。或行於賊境。我軍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須行引時。先集爲方陣行列。以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戰鋒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第二分戰鋒隊與前面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其第三第四分並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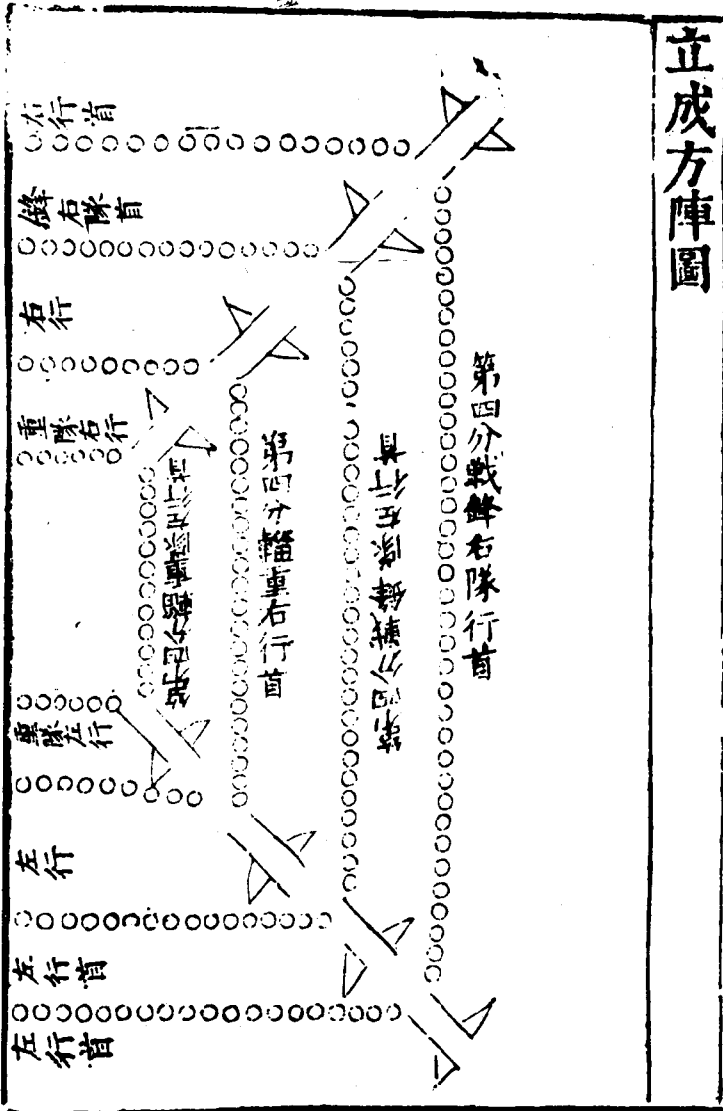


兵鏡

管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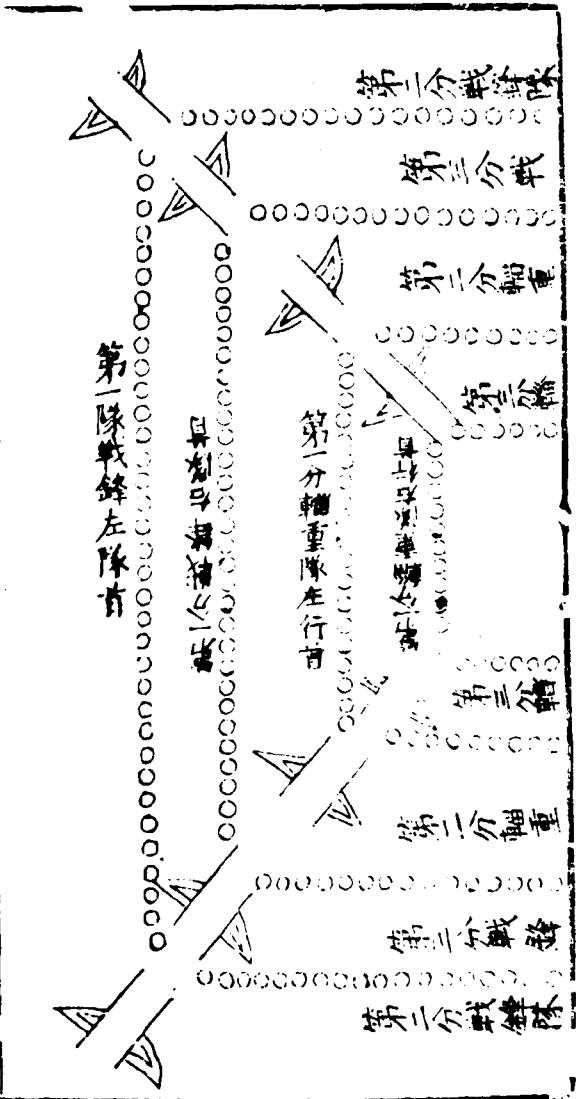
五九九

# 立成方陣圖



凡軍行既逢賊即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橫列在內

立成方陣圖說



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橫列在外。兩重爲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輜重卽前進居陣內右偏。直列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前進居陣內爲兩重。居右偏輜重外。爲陣右面。其第三分戰鋒輜重依第二分法轉爲陣左面。第四分戰鋒輜重依第一分法轉爲陣後面。令四角相接。結成方陣。緩急遇賊卽戰。賊遠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常裹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隊縱橫相當。布列使勻也。

李靖行列立成方陣卽四門斗底陣也。其法一軍三

萬人五十人爲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百隊。輜重兵一百二十隊。亦各分爲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爲則焉。斯陣也。取其簡便易成。變化不滯而已。夫六花用之善矣。苟制陣無奇。正分合之勢。徒方陣以當敵。則騎兵見感于前者。有妨于退。步兵欲救于後者。不便于進。出入相蹂。行列難行。雖將如劉錡。尚無疊陣之善策。况其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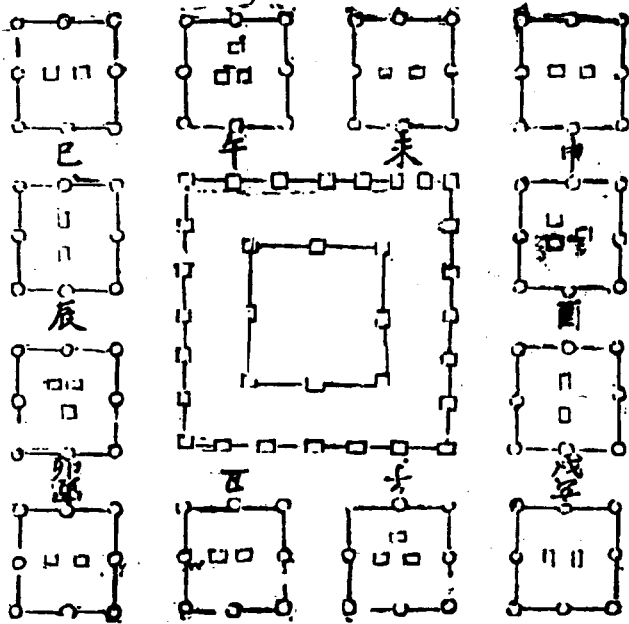
### 李靖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內附。番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番長於騎。漢

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爲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爲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爲十二將兵。凡騎分爲四步。分爲八騎。居四維爲奇。爲首步居四方。爲正爲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爲十二辰。混步騎而爲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各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

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  
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

# 李靖二十辰陣圖





## 十二辰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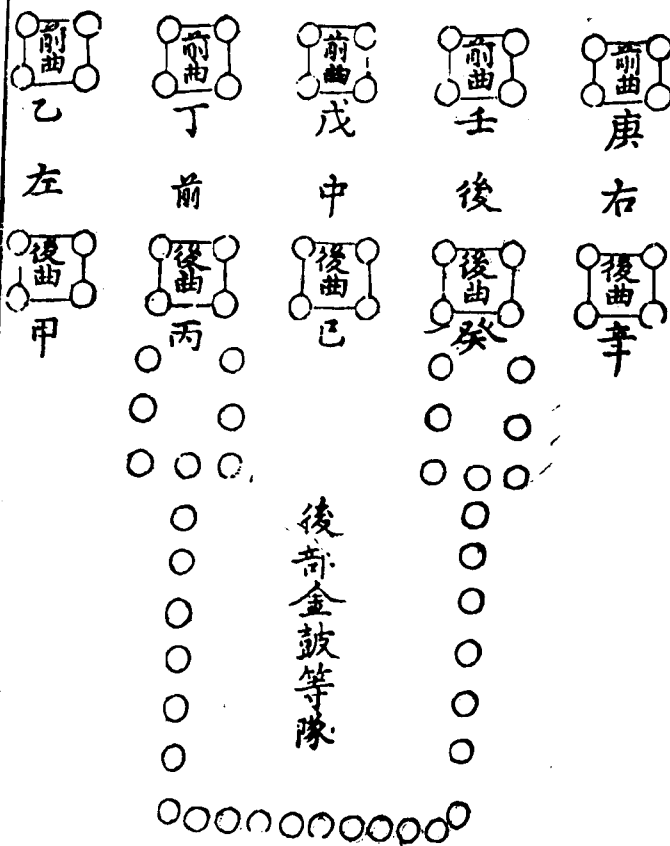
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戰每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爲必固。若選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處。節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縱成陣制。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名苛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巳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突。申爲右擊。酉爲白雲。卯爲青龍。午爲大赤。子爲大黑。辰

兵鏡卷之十一  
五十一  
爲摧克戍爲決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  
八百人爲十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  
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  
加騎兵一百人凡都馬步軍萬八百成一陣游奕  
八百人在於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  
克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卽於隊中減人兵多  
卽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  
逢賊緊急鼓聲一發陣則立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  
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  
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

一面。卽諸陣相應。同時向救。轉戰只轉步卒。騎兵不  
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作挑戰引之。  
令人作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挾擊前抄。  
其胞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孫武子八陣圖

方陣圖



# 方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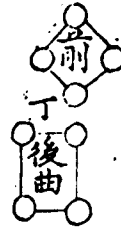
方陣者。乃黃帝五行之金陣。於卦屬兌宮。於五音屬商。爲白虎。則孫子之方陣。吳起之居箱陣。諸葛亮之洞當陣。以其行伍洞徹而相當也。其揚竒備伏。兵後八陣。皆放常山之法。布之。恐煩多。不重錄。

右爲方陣法。曰舉白旗。聞鼓音。左部居左。右部居右。前部居前。後部居後。中部居中。部皆並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馬。各按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前後隊相隨。隊以百人爲列。列以十人爲對。對以五人爲伍。各按其處無動。隊分爲團。團合爲隊。譜

之分合。卒一人居地二步。一隊方十步。廣二十步。隊間容隊。一曲廣十步。曲間容曲。一部袤百八十步。部間容部。一陣廣四百六十步。陣間容陣。凡設方者。所以弛張也。高平利方。方利變也。

# 圖陣圓

前部中部衛騎金鼓居中



中部後曲



後部

兵鏡

營陣

圓陣圖說

圓陣者乃黃帝五行之土陣。於卦屬艮宮。於五音屬宮。爲勾陳。則孫子之圓陣。吳起之車軋陣。諸葛亮之中黃陣。以其居中位者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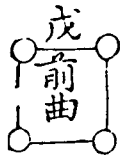
右以方陣爲圓陣法。曰舉黃旗。聞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其前。前部後曲。出與之並。後部後曲。出其後。後部前曲。出與之並。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衛騎隨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圓利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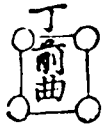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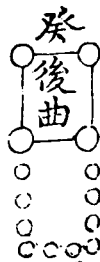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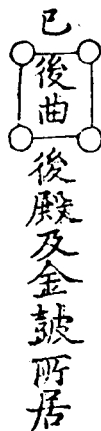
# 牝陣圖



右部



中部



左部

兵鏡

營陣

# 又牝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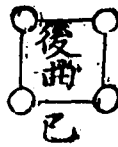


中部



左部

右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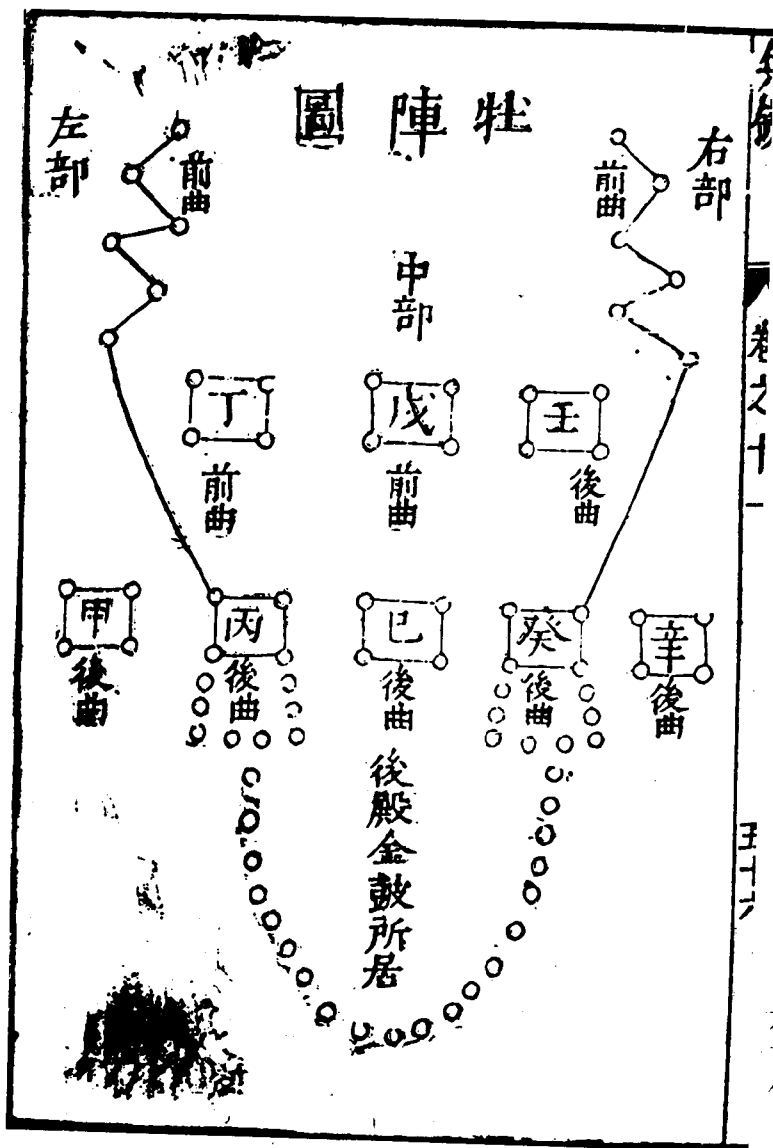


牝陣圖說

牝陣者乃黃帝五行之水陣。於卦屬坎宮。於五音屬羽。爲玄武。則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騰陣。以其曲屈如龍騰也。或名却月陣。

右以方陣爲牝陣。法曰。舉黑旗。聞三鼓音。前部前出。出在左部前爲左翼。後部前出。出在右部前爲右翼。中部前出。左右騎隊。分爲左右。與後隊並。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利吞也。

# 壯陣圖



左部

前曲

前曲

右部

中部

丁

戊

己

前曲

前曲

後曲

甲  
後曲

丙  
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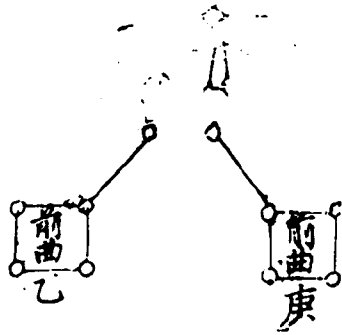
乙  
後曲

癸  
後曲

辛  
後曲

後殿金鼓所居

壯陣又圖



左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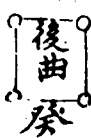
前部



中部



後部



右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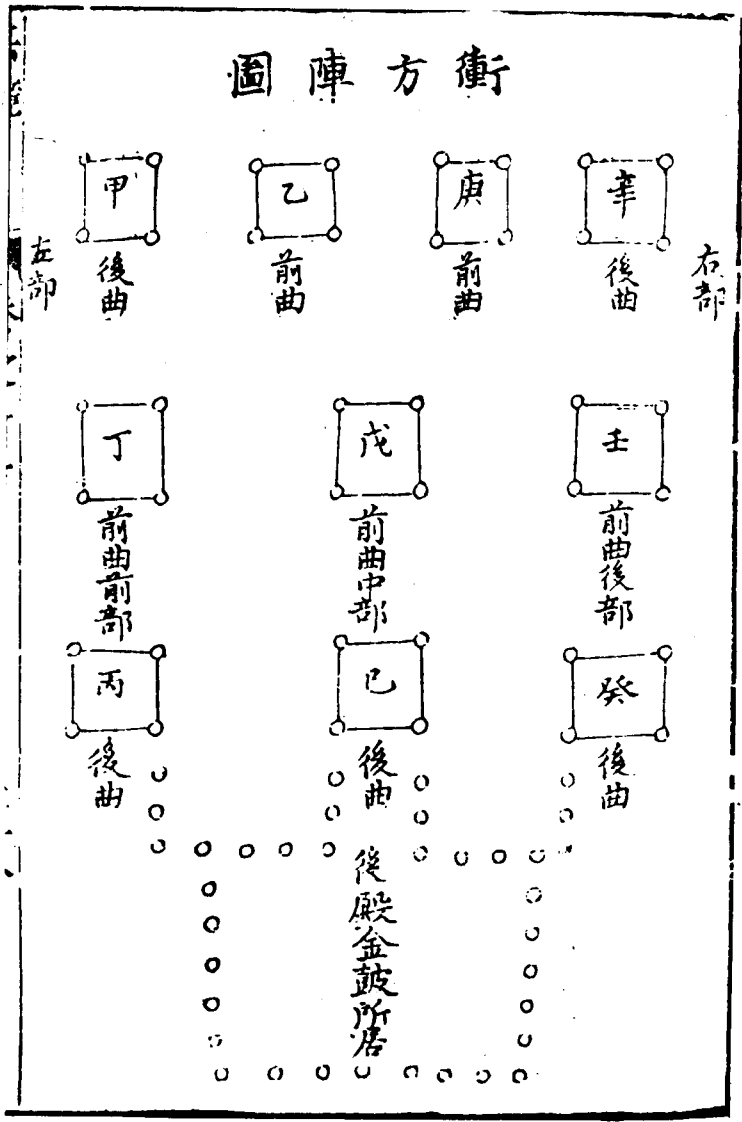


牡陣圖說

牡陣者。乃黃帝五行之火陣。於卦屬離宮。於五音屬徵。爲朱雀。太公名鳥雲陣。則孫子之牡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陣。以其輕銳如鳥飛翔也。

右以方陣爲牡陣法。曰舉朱旗。聞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後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進二十步。爲觜。中部前曲。左右隊前次之。校尉司馬。節後居地如法。後高前下。利牡。牡利潰也。

# 衝方陣圖



兵鏡

營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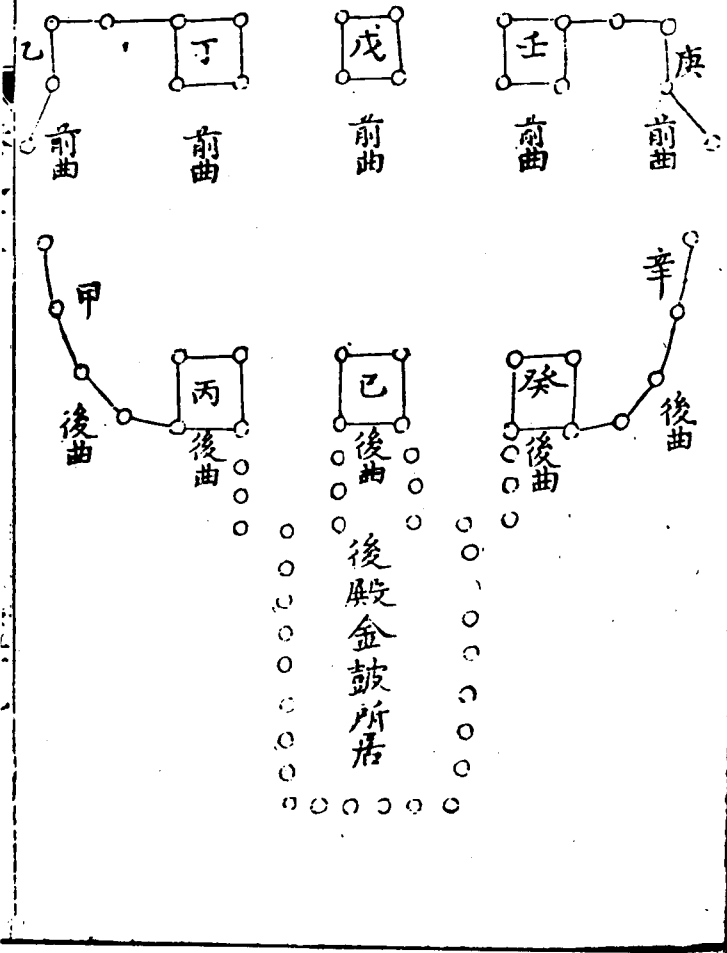
衝方陣圖說

衝方陣者，乃黃帝五行之木陣。於卦屬震宮。於五音屬角。爲青龍。則孫子之衝方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陣。以其直前折衝於敵也。

右以方陣爲衝方陣。法曰舉青旗。聞五鼓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後中三部前。並列相從而居。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前高後下。利衝方。衝方利爭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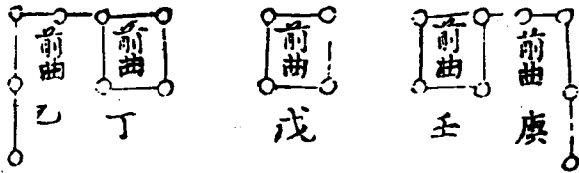
# 車輪陣圖



兵鏡

營陣

# 又車輪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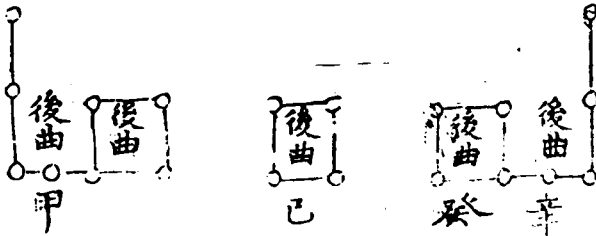
左部

前部

中部

後部

右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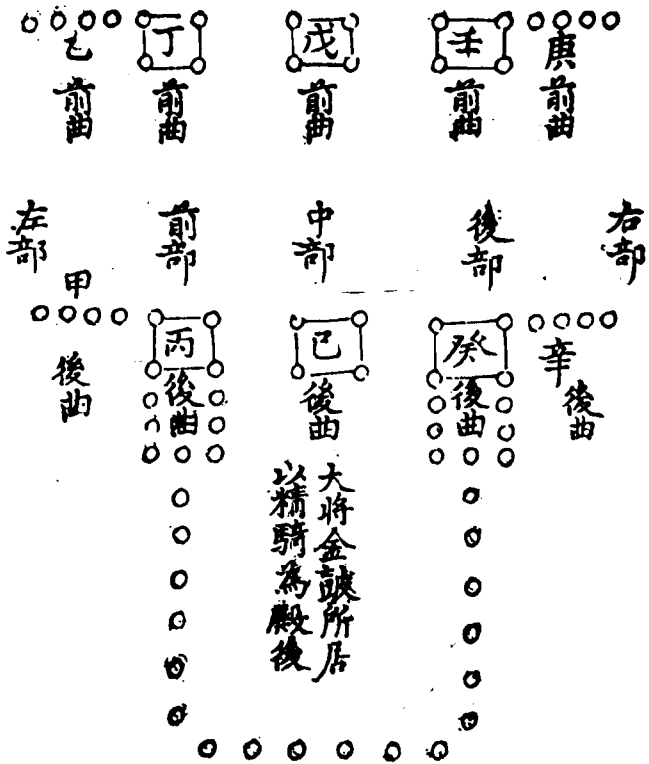


車輪陣圖說

車輪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地陣。於卦屬坤宮。則孫子之車輪陣。吳起之衡陣。諸葛亮之握機陣。以其進止機巧爲名也。

右以方陣爲車輪陣法。曰舉熊旗。聞六鼓音。左部前曲。後隊左右官。後曲前隊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部亦如之。相近如鼓翼狀。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也。

# 果耳陣圖



# 又泉且陣圖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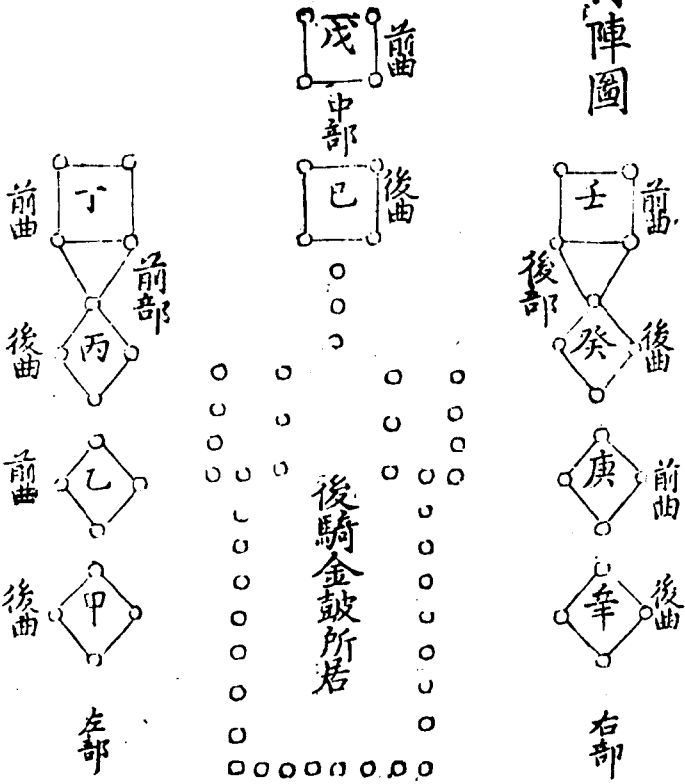
營陣

朶且陣圖說

朶且陣者乃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於卦屬巽宮。則孫子之朶且陣。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各虎翼。以其遊騎兩傍而舒翼也。或名魚麗陣。又曰魚貫陣。

右以方陣爲朶且陣法。曰舉鶚旗。聞七鼓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橫列。後曲居後。亦如之。中部及前後部曲等布地如法。斤澤利。朶且。朶且利救也。

雁行陣圖



鷹行陣圖說

鷹行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陣。於卦屬乾官。則孫子之鷹行陣。吳起之鸞鶴陣。諸葛亮之衡陣。以其連接如秤衡也。

右以方陣爲鷹行陣法。曰舉鵬旗。聞八鼓音。中部前曲進前出爲首。其後曲次之。與前部前曲。後部前曲並前。前部後曲左斜。官曲相隨。後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右部却次後部。後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隨。左部却次前部。後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隨。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城丘利鷹行。鷹行利繞也。



裴緒曰。凡八陣之法。轉而相勝。更爲雌雄。方陣勝圓者。方陣正而厚。圓陣隨而聚。正厚者力併。故方勝圓。猶厚勝薄也。圓陣勝牝者。圓陣無角。利於堅守。牝陣張其兩翼。若吞取之。以牝吞圓。牝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攻其兩角。故圓勝牝。猶聚勝散也。牝陣勝牡者。牡陣前銳後重。像劍之鋒。而牝張其兩翼。前單後復也。法曰。銳而鋒者。夾擊之。故牝勝牡。猶復勝單也。牡陣勝衝方者。衝方前衆後踈。戰者不足。居者有餘。牡背高向下。因其地勢。以潰其虛。可以敗敵也。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勝衝方也。衝方勝車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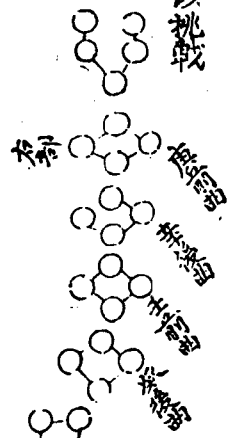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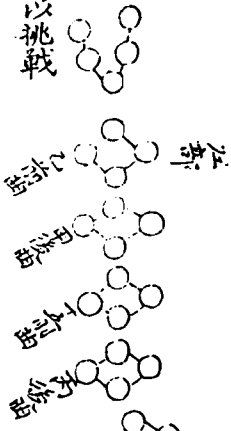
者車輪兵得成行善冒亂敵而畏險阻衝方地勢高  
利守以疲車輪之力故衝方勝車輪也車輪勝杙且  
者杙且備在首尾虛在兩傍其勢不堅車輪之兵備  
以強弩善衝亂敵法日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  
亡故車輪勝杙且也杙且勝鴈行者鴈行前銳後張  
延斜而行便於繞人杙且前後橫中央縱便於絕延  
斜利於相救且戰且息故杙且勝鴈行也鴈行又勝  
方陣者方陣行重而厚佚居者衆用力者寡鴈行延  
斜張兩翼便於左右利於周旋也法曰厚而方者堅  
當選其勇脅其傍故鴈行勝方陣也

# 常山蛇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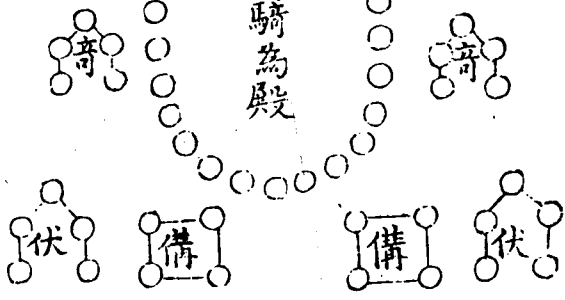
中部中軍將軍金鼓及左右牙官等所居以精騎為殿

揚以挑戰

揚以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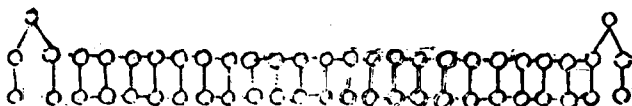
已後曲 或前曲



兵鏡

營陣

# 又常山蛇陣圖



乙前曲

甲後曲

丁前曲

丙後曲

戊前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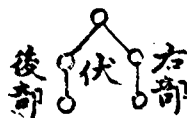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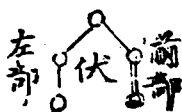
己後曲

庚後曲

壬前曲

辛後曲

庚前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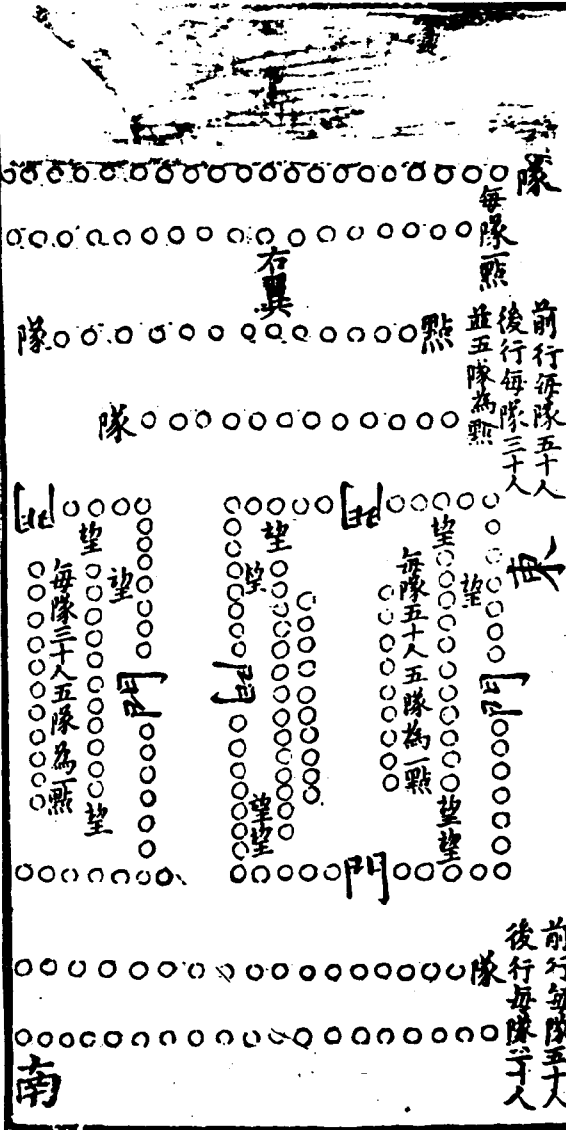
常山蛇陣圖說

右以鴈行爲常山蛇陣法曰聞九鼓音舉龍旗則爲常山矣中部前後曲退居於中前部後部前後曲進與中部齊左部右部前後曲退與前後部齊

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其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其揚竒脩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按戰國策曰常山蛇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首尾皆救此其義也

# 宋平戎萬全陣圖

每隊計二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軍一兵壬壬壬地分為一點



隊  
每隊五  
點  
前行每隊五十人  
後行每隊三十人  
並五隊為一點

右翼

隊

隊

望  
望  
每隊三十五人五隊為一點

望  
望  
門  
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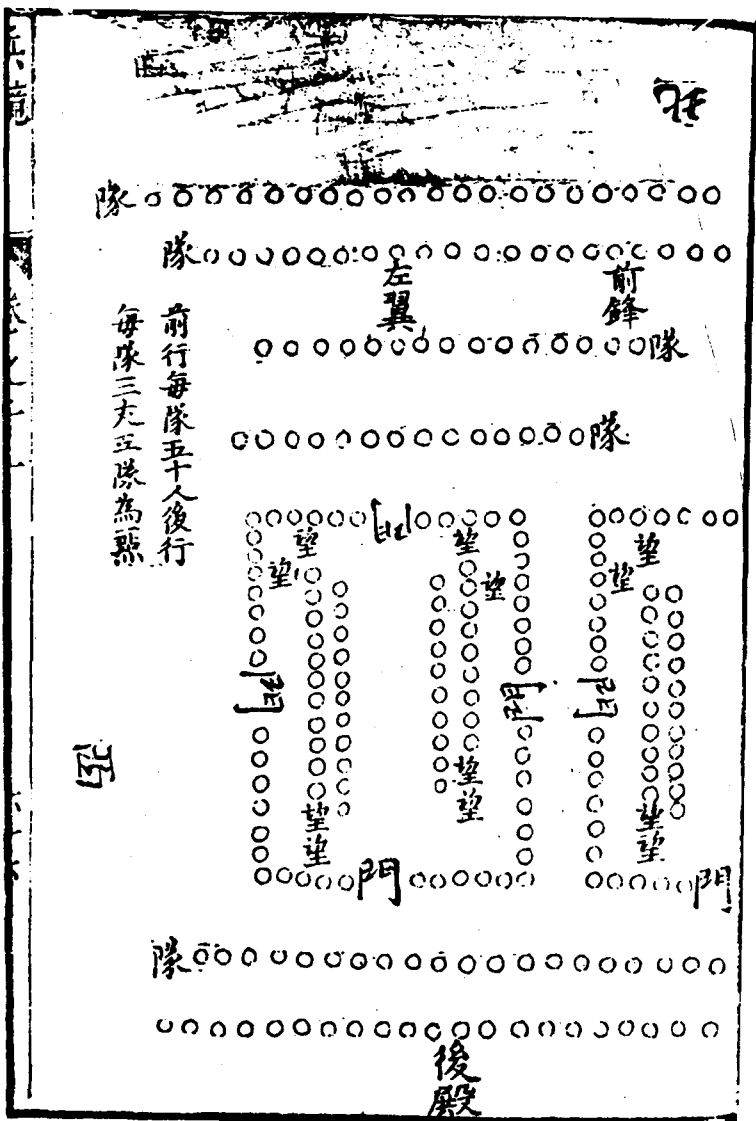
望  
望  
每隊五十五人五隊為一點  
望  
望  
門

前行每隊五十人  
後行每隊三十人  
隊

南

兵鏡

管陣



右萬全陣法說

凡九圍共成一陣。內三為方陣一為前鋒一為中心

連排方陣三。每陣各大將一人主之。其陣各方五里。

各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陳周圍二十里。計七

千二百步。每五步為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戰車一乘。

兵士二十二人。三人在車上。四人掌拒馬。四小牌。四

步弩。二四人掌擗刀。二一陣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

戰車一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萬一千六百八

十八人。無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為一隊。計一

百六十六隊。餘二十人。其兵士隊於陣內列行。拒馬

五千



槍五千七百六十劍五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掉刀八千八百八十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步弩四千三百二十團牌四千三百二十望樓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計八十八人凡陣之四面列戰車榜牌及諸兵器皆持滿外向車中樹檟及軍中所用之物每陣四面皆一門為臨時敵開節之東西稍陣各用騎兵萬人解鎧不用馬鎧分為兩行前行配五十騎為一隊計一百二十五隊每隊并隊眼占地五十步計六千二百五十步東西占地計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後行配三十騎為一隊計一百二十五隊每隊并隊眼占地五十步東西占地計一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馬計三十隊每路各浮圖子排列計百六十五騎輕騎七千五百人騎鎗七千五百條牌七千五百面劍三千七百五

兵鏡

營陣

兵鏡

卷之十一

六十七

十口東西陳各劔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朶三千七百五十條東西稍陣各骨朶千八百七十五條

後陣各用騎兵五千。解鐙分為兩行。前行配五十騎

為一隊。計六十二隊。每隊并隊眼。占地六十五步。計

四千三十步。計十六里七十步。後行配三十騎。為一

隊。計六十二隊。餘四十人。每隊并隊眼。占地六十五

步。計四千九十五步。計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探馬。

計五十隊。後陣減每路各浮圖子排。計二百七十五

騎。輕騎三千八百人。騎槍三千八百條。團牌三千八百

骨朶一千九百條。前後陣三陣圖。凡用兵士十四萬九

百三十人。十一萬三百八十八人。步內二百四十人。克

望子三萬六千五百五十人。騎內六百五十人。

充探馬數內騎車及無地分兵士共四萬五千六百  
五十人三萬六百五十人騎一萬五十人步也

兵鏡

營陣

六四一

兵鏡

營陣

本朝威揔兵車營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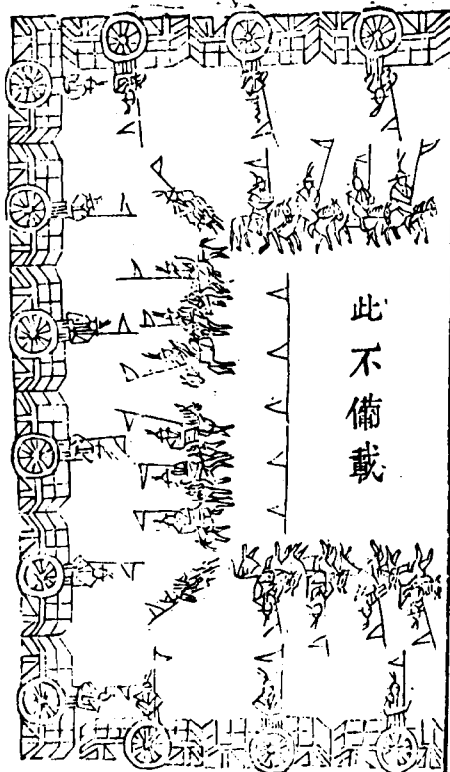
幅小只形其畧



另有全營

車營圖說

往胡虜鐵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  
 爲衝破。乘勢蹂躪。至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



兵鏡

營陣

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變容爲  
主自威繼光創立車營汪道昆會題以十座爲額每  
座戰車一營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用騾二頭兩  
頭俱堪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長  
一丈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啟閉出入車上安大佛即  
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正二隊正兵  
一隊軍士十名以二名專管騾頭以六名管佛即機  
二架每架三名車正一名專在車上披堅執旗以司  
進止舵工一名專管運車左右前後分合疎密奇兵  
一隊軍士十名內以勇敢服人者爲隊長以烏鏡手

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又以殺氣者二人。克銳。鈚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銳。鈚。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皆其責任。用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逼。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每二車爲一聯。四車爲一局。立一百總。十六車爲一司。立一把總。六十四車爲一部。立一千總。一營左右二千總中。

軍一員。又鼓車二輛。卽以鼓手克車正。不另設火箭車四輛。大將軍車八輛。各車正一名。卽以火樂匠克車正。座車三輛。各車正一名。計車一十七輛。航工一十七名。運車軍兵大將軍車。每車二十名。計一百五十九名。百總一名。元戎鼓車。火箭車。每輛十名。計九十名。百總一名。共把總一員。千總不設。以中軍兼管。以上每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九員。百總三十四員。車正一百二十八名。航工一百二十八名。郎機手七百六十八名。大棒手二百五十六名。運大將軍。火箭等車。車正軍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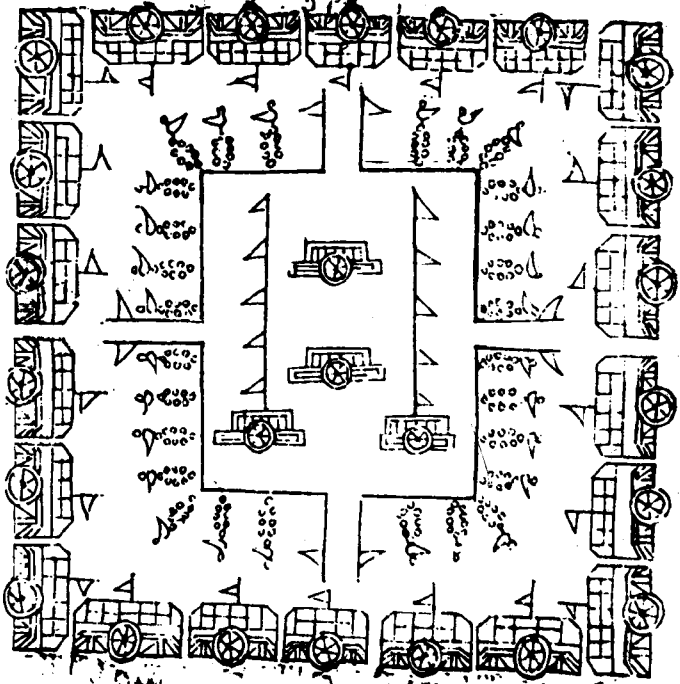


百三十四名。奇兵隊長一百二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鳥銃手五百一十八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銃鈚手二百五十六名。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軍士。二百六十八名。通共官軍三千一百九員名。

兵鏡

# 輜重營圖

營陣



輜重營圖說

師行糧從軍事所先。邇來虜每入犯。官軍並無輜重。虜乘肥馬。卽日馳百五十里。我軍馬匹旣弱。行至有城池所在。俱將城門關閉。月糧在倉。草束在場。多在城內。每不得支。如候支糧料。必悞追賊。大軍之行。動以二三萬計。便開城聽候。唱名支給。一二日尚不能完。如候支完。追虜虜去二三百里矣。官軍只得枵腹追往。至三日之后。饑疲甚矣。氣息慙慙。安能殺賊。卽虜有可乘之機。徒付嘆息而已。近創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廂牌。遠視如

城到處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喂養者八人。領拽車騾。內以六人爲管。郎機二架。每架三人。以大棒手二人。臨陣專管收拾騾頭。車正一名。專司進止。舵工一名。專脩留後。奇兵一隊。隊長一名。烏鏡手八名。仍以一二三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藤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銳鈿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此奇兵一隊。專備護車。每車載米豆烘炒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各于出門之日。各自帶乾糧二三日。計虜出入亦足用矣。故師行常飽。而敵愾不銷。

全賴於此。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管千總二員。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名。各管五輛。中軍元戎鼓車三輛。各騾二頭。中軍帶管計騾夫六百四十六名。車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車三輛。每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又奇兵隊長八十名。銳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四員名。旗鼓瓜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二百五十四員名。每營車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石五斗。烘炒三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三百石。烘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營陣條畧

一出兵且以二萬人爲準。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虞侯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總而言之。得二萬人。內取一萬四千人。爲二百八十隊。戰備六千人。守輜重。中軍四千人。內選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其間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馬軍一千。跳蕩五百。奇兵五百。左右虞侯軍。各二千八百人。每軍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弩手弓手各三百。馬軍五百。跳蕩四百。奇兵四百。左右軍各二千六百人。每軍內取戰兵

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馬軍  
五百。跳蕩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從右虞  
侯軍引出。次右軍。次中軍。次後軍。次左軍。次右虞  
侯軍。自馬軍八十隊外。其步軍二百隊。中軍三十  
六隊。左右虞侯各二十八隊。左右四廂各二十七  
隊。湏先置大隊以三十隊。或作二隊合爲一隊。防賊并  
兵衝突。其隊在陣中安置。兵大隊五十隊。或作十五隊  
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隊。通五千人隊。合百七十  
隊。爲戰駐等隊。其馬軍各在當戰駐隊後。左右下  
馬立布陣。訖鼓聲發。其弩手去賊百五十步。卽發

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卽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卽  
射。手舍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射手。先絡膊將刀棒  
自隨。卽與戰。鋒隊齊入奮擊。戰鋒每隊重行在戰  
隊前。聞鼓聲卽入也。其馬軍跳盪奇兵不得輒動。  
若步兵被賊蹙逐。跳盪馬軍奇兵迎前騰擊。步兵  
須却回整頓。援前。若跳盪奇兵又爲賊排退。戰鋒  
等隊。卽須齊進奮擊。如擊賊退。馬軍亦不得遠追。  
審知賊勢散亂。然後追襲。其駐隊不得輒動。如追  
襲敗賊。賊勢散亂。然後追襲。賊敗已收軍。其舉槍  
卷旗。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恃。則軍中量  
抽一兩隊克駐隊。令坐營壘。若在營



牢固不要防守其駐隊亦不湏出戰若敵人恃險因山布陣不得行列兵士分立則宜爲立或作陣法其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駐隊兩邊相翼布列既定諸軍聽角展旗簇隊看大將黃旗向敵亞鼓聲動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呼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排次回還卽跳盪奇兵再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聞擊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排立如聞角聲卽捲幡簇隊如便放散更聽鼓角聲依軍次還營此出戰布兵之大率也其便宜變易則按諸陣之法凡軍

行遇敵卽縮爲方陣待戰。

方陣具軍行次第門

敵人或擊我

前或擊我後。進止未得者。其陣中間尤忌斷絕。須

速令總管部勒逐方面。兵相承勿斷也。

一兵出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戰鋒隊。駐隊。輜重隊。

分爲五等。各有將等領出時。先用四等兵人戰。若

續者益兵。則令一等進。如此至盡五等。輜重隊不

得輒用。

一兵每隊有隊頭。兵湏隊前引則戰。次立執旗。次立

左。左僂旗在左。右僂旗在右。次則隊兵分列五行。在

僂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第二行八人。

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解。鎧布列爲隊也。

一戰隊皆以副隊頭一人執刀押後。觀兵士不入陣者。斬。果毅領。僱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觀不入陣者。斬。兵士盡。須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

一隊頭與賊鬪。迫賊。卽左右僱旗。急須赴前救援。若僱旗又被賊迫。賊卽行內急前救援。前行進救。爲賊所迫。則後行準前進救。

一隊伍被賊攻迫。衆寡不敵。鄰近隊伍。並須齊進救。援之。

一以十人敵一。則圍之。五人敵一。則三人攻之。二人爲奇伏。

一兵方戰。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卽瀆量抽人馬當之。乃於隊內抽捉馬人。

一彼我相敵。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陰伏阻之。又不得。則併力偏攻。

一料敵戰地。若便利則守。不則去。若未得戰地。雖見利不可就之。

一背山戰。宜藏軍。少少誘之。入伏攻之。

一背水戰。步軍當衝。馬軍爲翼。步軍後排營。有利則

前戰無利則淺進

一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卽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一駐軍結陣不得包原隰險阻在內

一前有深草我卽緩行以待之候賊來入草則焚之賊若守不進我則迂路攻之

一糧道易絕雖有大利不宜深入

一前無虜掠糧不支月不宜深入

一暴寒暴暑雖見大利不宜進攻

一賊無故退軍不可進逐

一賊守隘險。我不得前進。則易路退軍以誘之。

兵趨賊帳。或中道遇大城要砦。湏下之。或備之而後過。

一遇賊相迎。我從直路置賊迂路。使之力疲可勝。

一前路有險阻。賊又固守。則示利誘之。潛令人趨背奪之。

一賊半隱半見。似驚似亂。必有謀。不宜攻之。

一賊數來掠。我激怒士衆。或偏師挑戰者。不湏應之。恐設伏。陷軍。

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其二。則從後捉脅之。如賊驚亂。

卽奮兵橫斷之。然後戰。

一賊出隘口來鬪。候其半出擊。左右夾攻。斷其進退之路。可全虜之。

一賊隊暴來。掠吾苗稼牛羊者。當勿擊其銳。按兵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亦恐。退還務速。行陣不屬。我則進擊之。

一賊來震威。部伍又整。我須且擇險地自固。單詞禁掠。無激其怒。賊旣衆。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時。可急擊之。

一兵士當戰。不得離隊。獻功。恐爲賊所乘。

一擊敵營陣初破。不得更掠生口。

一戰勝逐奔。約三百步。則須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鬪。軍亂難整。遣侯騎審探。若已潰。則長驅追襲。仍令散逐之。勿令敵衆得聚。

一賊敗而走。追之防有救援。過一里且止。則嚴兵緩進。常去十里隨之。晝則時時驚之。令不得食。夜則以火照之。以鼓脅之。令不得宿野。

一兵進輕退。重士卒利退。爭先難整。若自後驚我。軍衆必亂。敵若乘而襲我。其患尤甚。故對陣抽軍。須設方計。隔一隊。抽一隊。隊頭押官。翻押後。副隊頭



翻引前隊。共皆看副隊頭進止。退及百許步。其陣便且止。定立。整頓槍刀。執弓弩架箭。爲將戰勢。旣定。則又抽前隊。一如上法。若賊來逼。則立隊便當捍敵。見抽之隊。亦須回軍拒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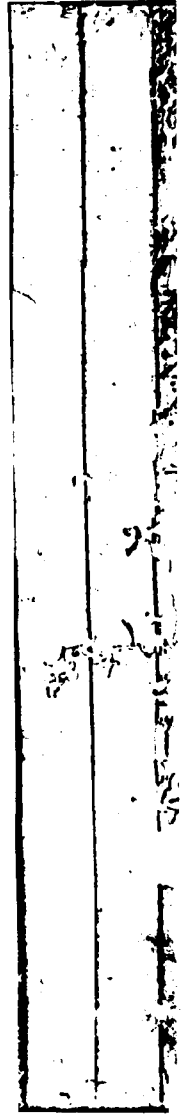
一退並按次徐動。不得急行。仍遂隊不得相越。

兵鏡卷之十一終

兵鏡

營陣

六六四



兵鏡卷之十二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同邑汪 京天都父較正

攻守總論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

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  
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  
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  
奇道大山浚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搥鼓  
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  
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  
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  
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  
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  
其將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

將亦木偶人也。今夫盜之於人，挾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挾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挾門之道也。竒道之兵，他戶之道也。伏道之兵，乘垣之道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

也。劉滬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滬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徑拔武陽。遶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拒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竒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但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

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攻城

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踊土距堙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爲下然攻亦有道必審彼強弱量我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不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

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彊援。慮腹背之患。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寇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拔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將有不勝其忿。而曦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強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而鬪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諜者。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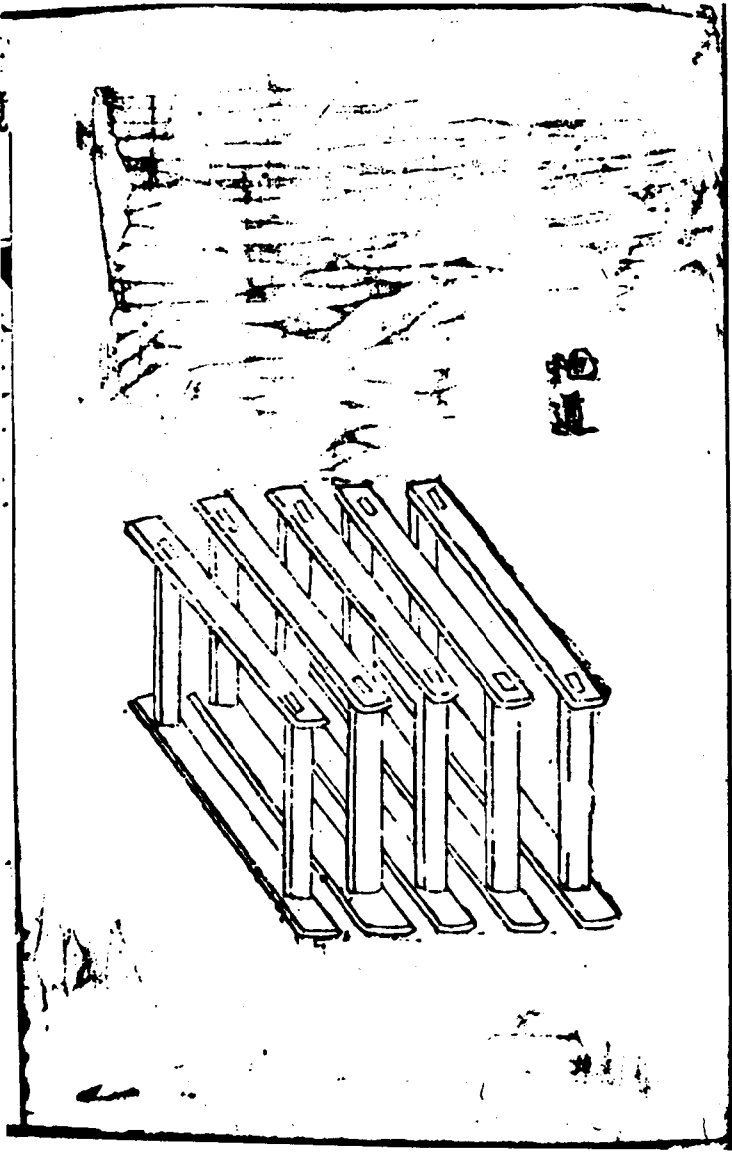


爲費糧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然後臨之趨其所救謂攻其軍士之所在絕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僞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一面則四面撓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發掘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食不污井竈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城鼓聲未絕不許散掠俘虜俘虜湏限以時及時擊鼓三通軍人便湏歸營若捉獲有婦女者三日外不許留置

在營此軍禮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可持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固守以積糧儲薪芻之物，所以免轉輸之勞也。今來歷代攻城之器，可施設者，圖形于左，以備用焉。

兵鏡

攻守



六七三

右地道約高七尺五寸。廣八尺。凡攻城者。使頭車抵城。鑿城爲地道。每開至尺餘。便施橫地楸。立排沙柱。架輦樑。防城土下摧。鑿之漸深。則隨益設之。運木皆自頭車緒棚內外往來。穴城欲透。量留三五尺以來。則積薪于內。縱火焚之。柱折則城摧。

距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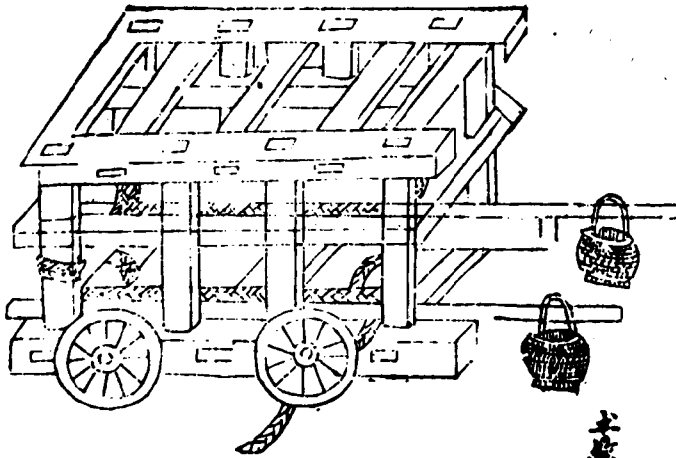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六七五

右距堙卽土山也。凡頭車穴城。則取其土爲堆阜。非穴城者。亦可鑿土爲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謂之疊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容運土人。以避矢石。

不  
機  
機  
織  
棚



土  
菟  
子

兵  
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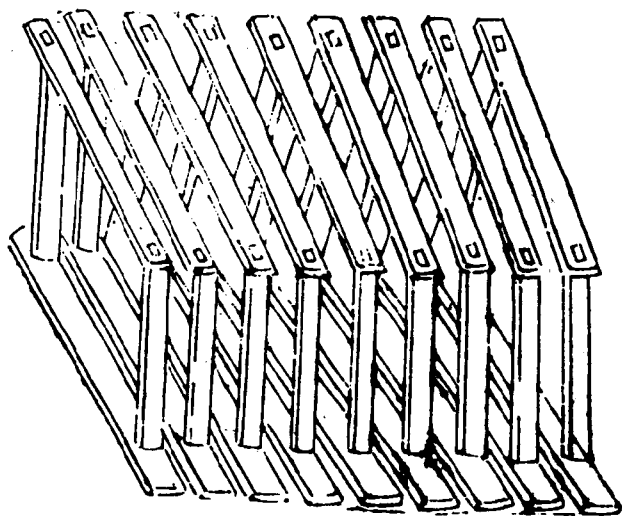
攻  
守

六  
七  
七

兵鏡

攻守

不御格緒



六七八



右緒棚接緒頭車。架木爲棚。故曰緒棚。其高下如頭車。棚上及兩旁皆設皮篋以禦矢石。若頭車進則益設之。隨其遠近。若敵人以火焚車及棚。則施設泥漿麻搭。渾脫水袋以救之。

兵鏡

攻守

櫛波緒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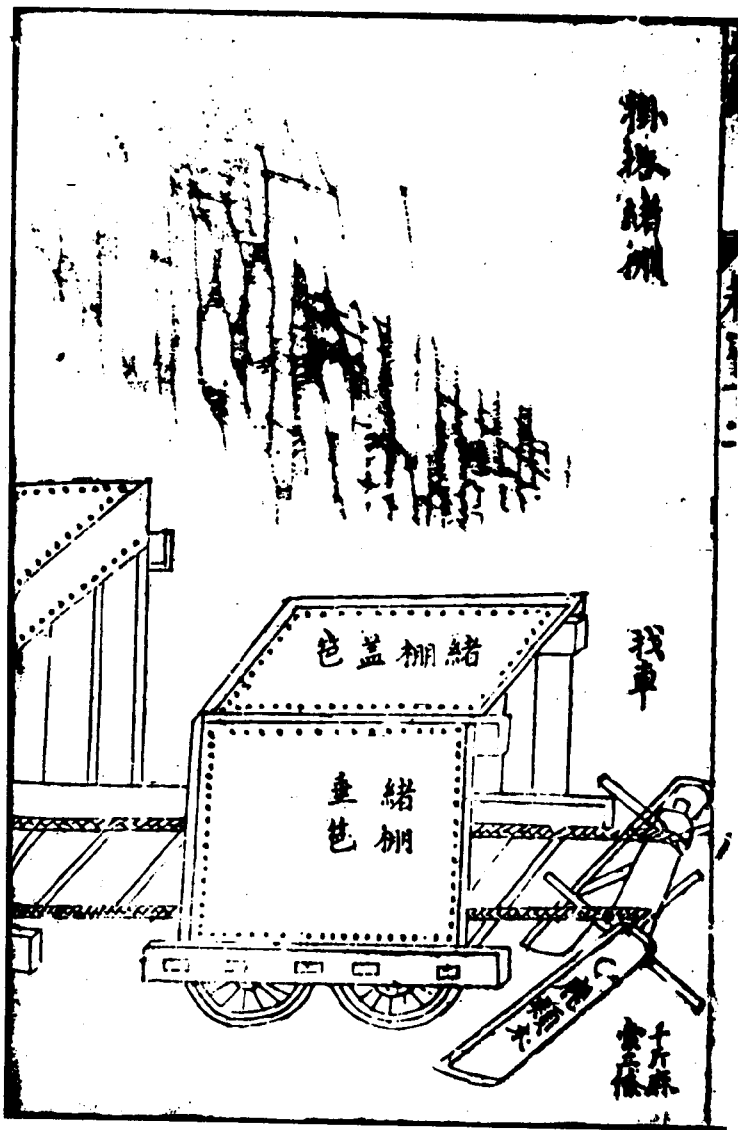
我車

色蓋棚緒

垂緒棚  
色

十六麻  
重  
木  
條

六八〇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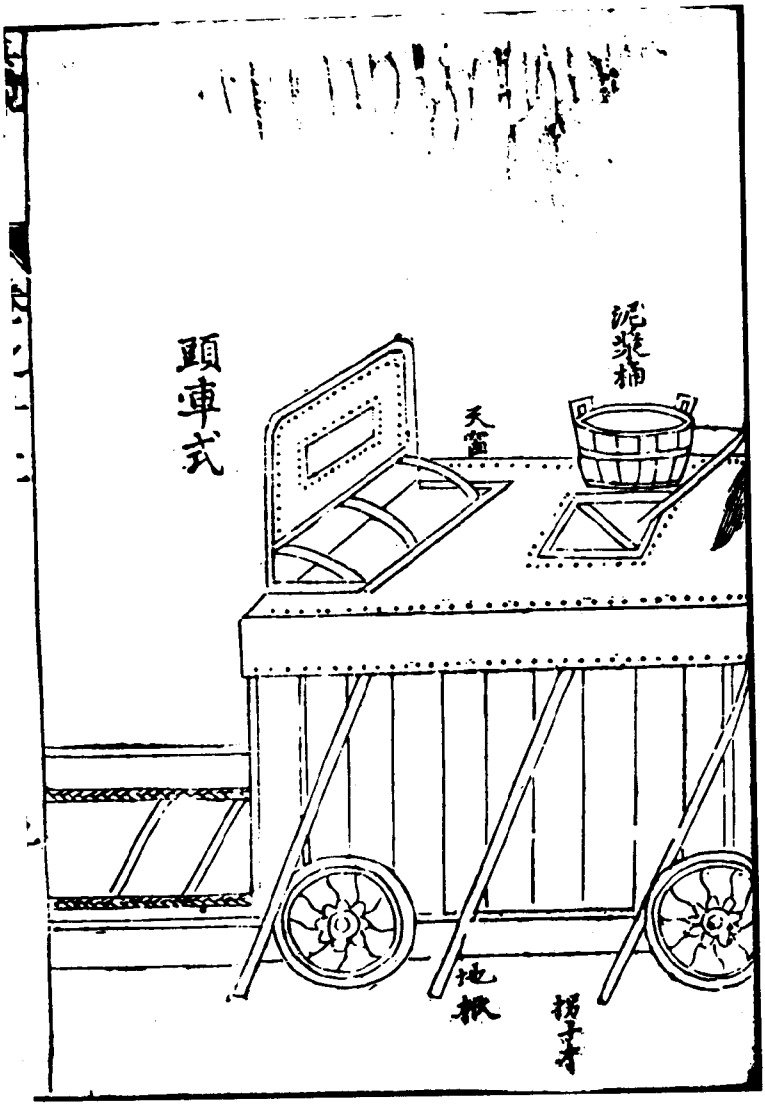
頭車式

泥漿桶

天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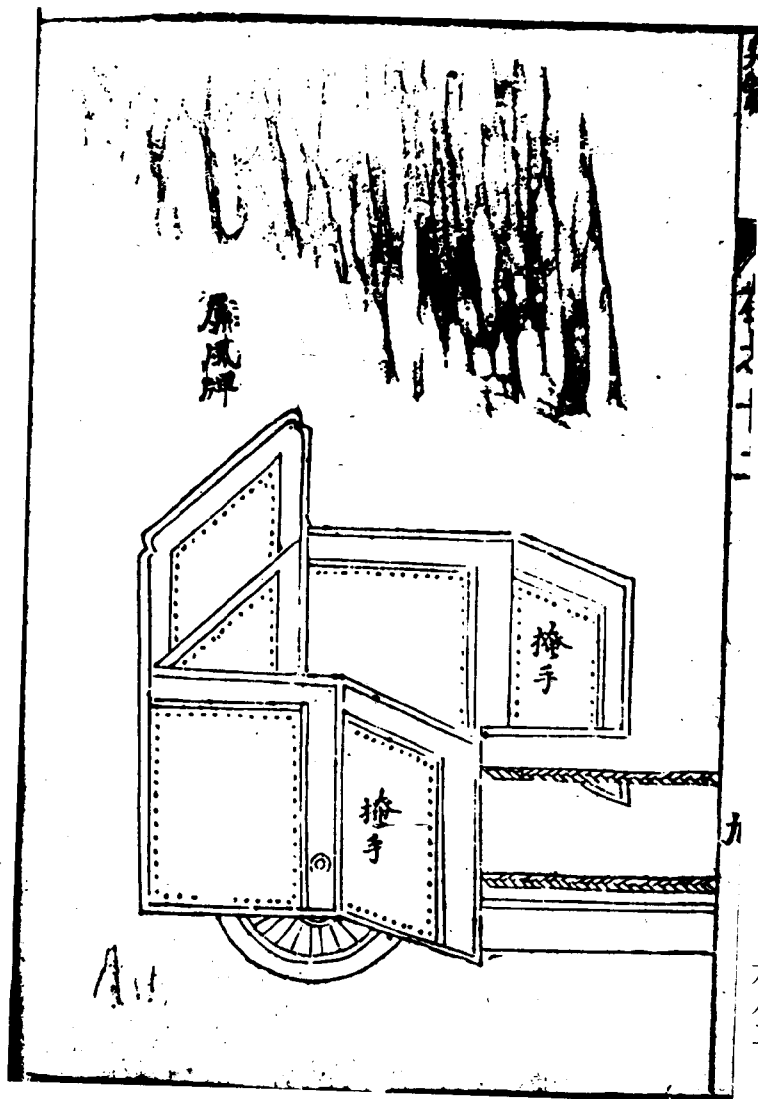
地楸

揚子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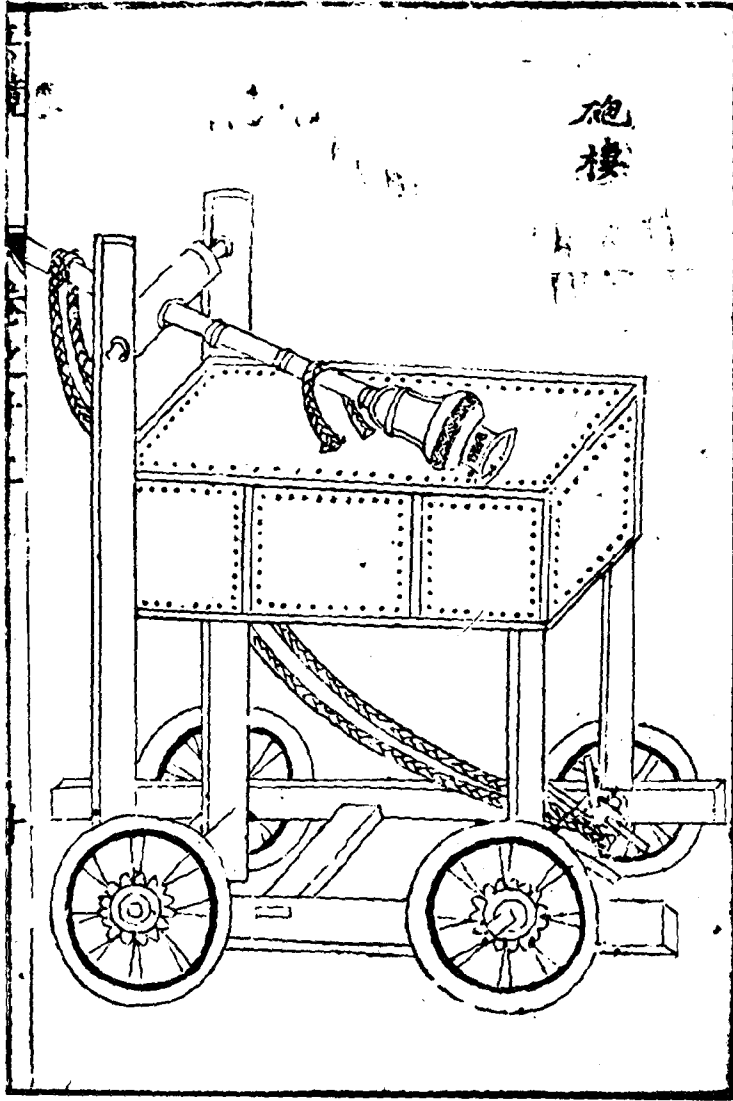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六八二

砲樓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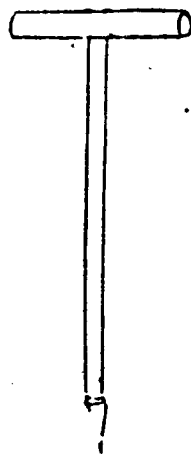
六八三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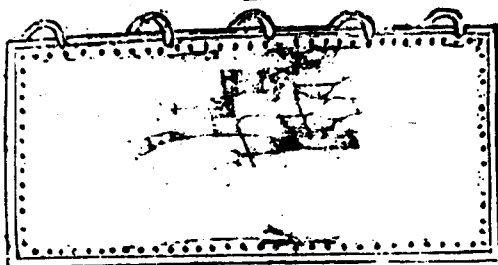
攻守

六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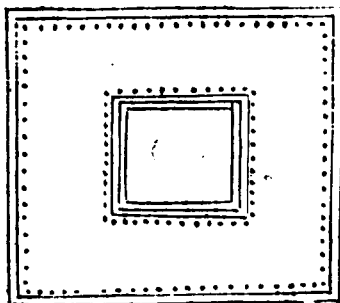
撐雁翅笔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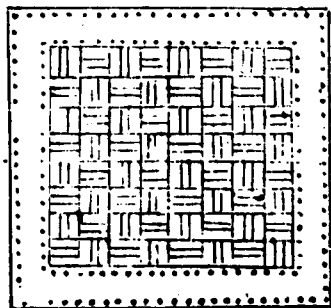
雁翅笔



屏風



編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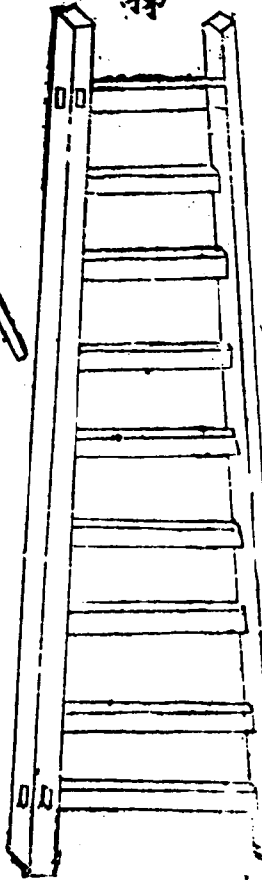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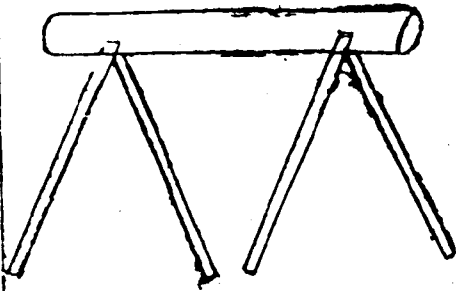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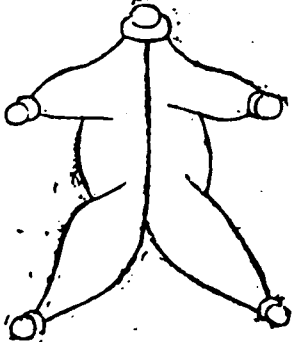
攻守

木馬子

鐵頭車梯



渾脫水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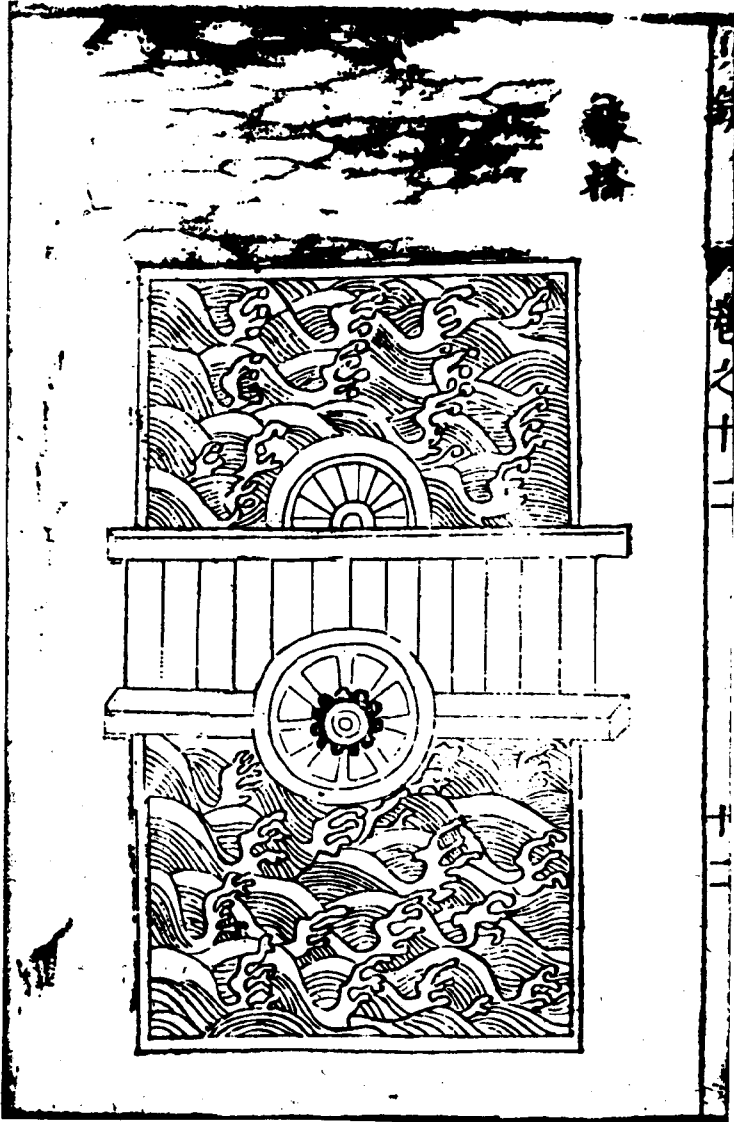
右頭車攻城器也。身長一丈，濶七尺，前高七尺，後高八尺。以兩巨木爲地楸，前後梯枕各一。前枕充要壯大，上植四柱，頭設涎衣，梁上鋪散子木爲蓋，中留方竅，廣二尺，容人上下。蓋上鋪皮篋一重，篋上鋪穰藁，厚尺餘。穰藁上又施皮篋，所以禦石砲也。車三面皆設約竿，頭牌木，每牌長九尺，濶五寸，厚六寸。首有小竅，以皮繩繫著車蓋，垂在約竿外，木無定數，但取遮密。三面牌外，又垂皮篋，亦以禦砲。方竅下置梯，以升蓋上。前施屏風篋，一篋中開箭窓，倚以水馬，令人於篋內射外。凡攻城鑿地道，以車蔽人，先於百步內，以



矢石擊當面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進車。用大木二條。各長一丈八尺。謂之揭竿。首插前枕下。稍壓後枕出。以土囊壓竿稍。令揭車首昂起。車每進。便設緒棚續車後。遇壕則運土雜芻藁填之。運者皆自車中及緒棚下往來。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繩繫車前枕。引向後去。以絞車自後急絞。以助竿力。令車首常去地尺餘。兩面約竿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推挽。梯枕下。又以木橛銖挺幹跳。使進抵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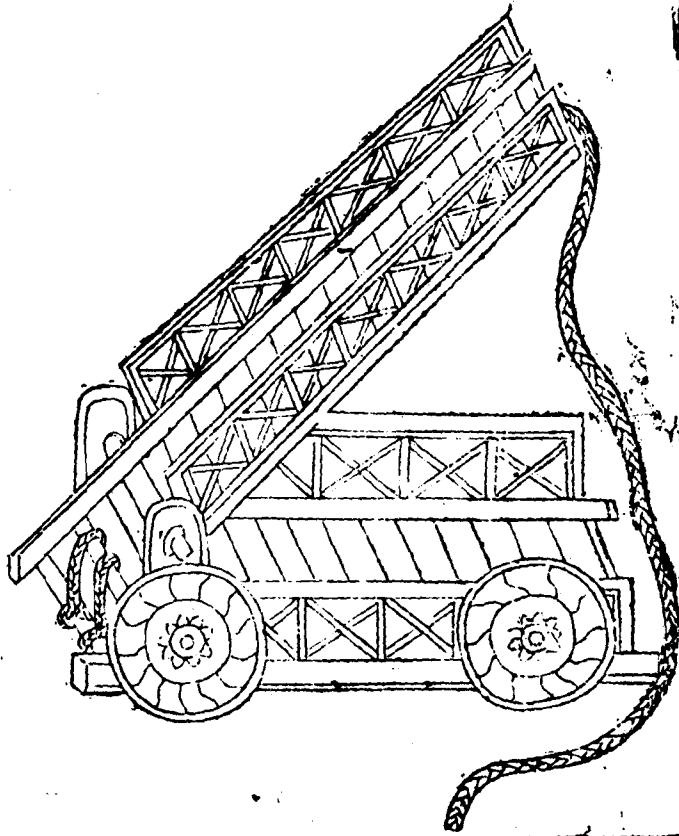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六八八

滑臺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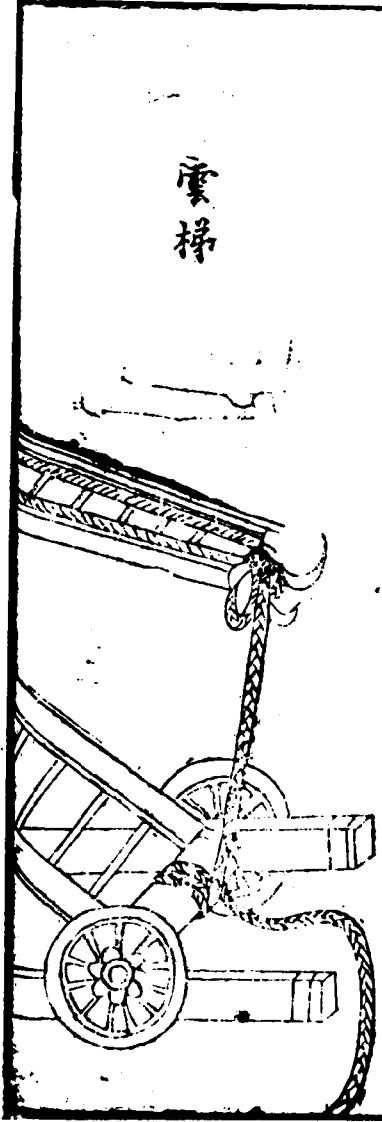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六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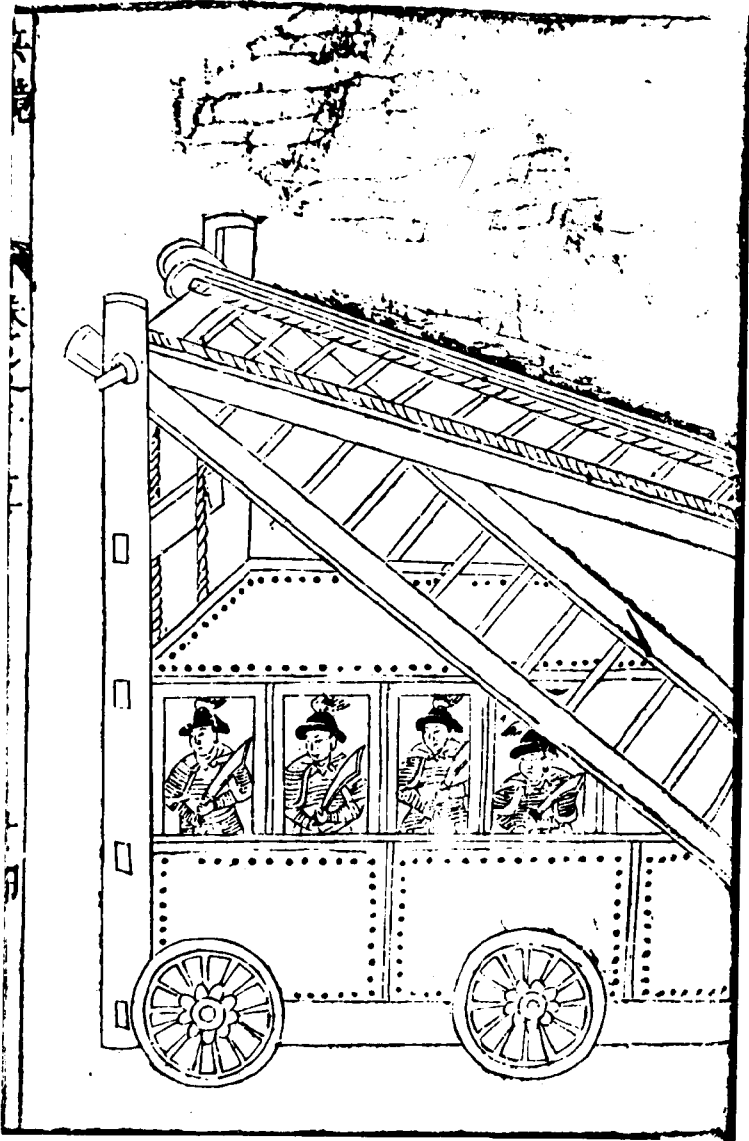
右濠橋長短以壕為準。下施兩巨輪。首貫兩小輪。推  
 進入壕。輪陷則橋平可渡。若壕濶則用摺疊橋。其制  
 以兩壕橋相接。中施轉軸用法亦如之。

雲梯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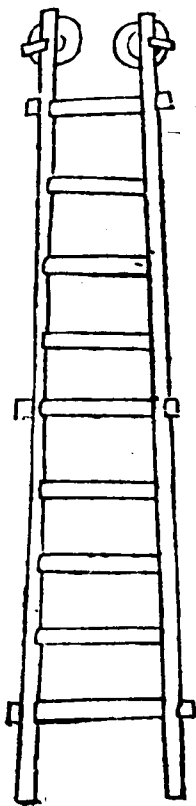
六九一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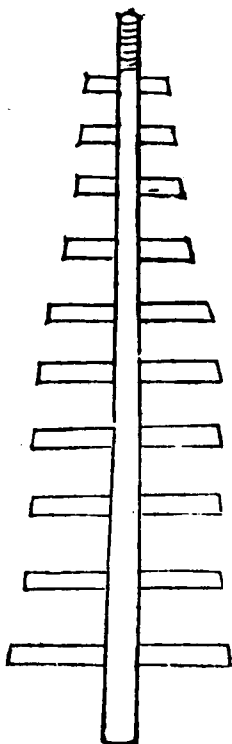
攻守

六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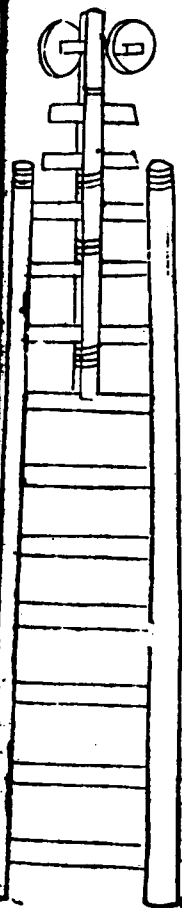
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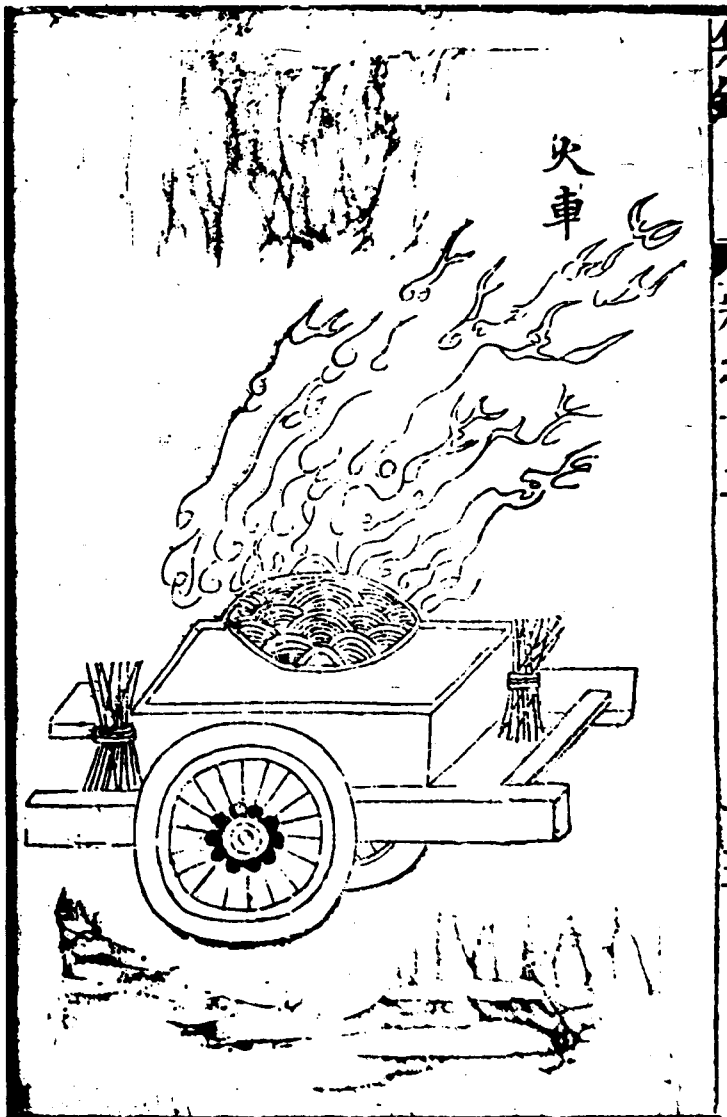
竹飛梯



講頭雲梯



雲梯以大木爲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爲屏蔽。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故曰雲梯。飛梯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蟻附。則以輪着城推進。竹飛梯用獨竿大竹。兩傍施脚澁以登。躡頭飛梯之制爲兩層。上層用獨竿木。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取其附城易起。



兵鏡

攻守

六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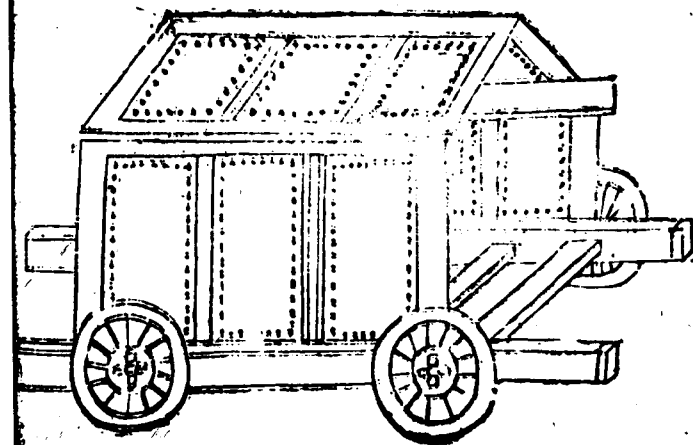


右火車。以兩輪車中爲爐。上施篋。滿盛以油。熾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樓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則樓可燔也。近說常油未必驗。須石油更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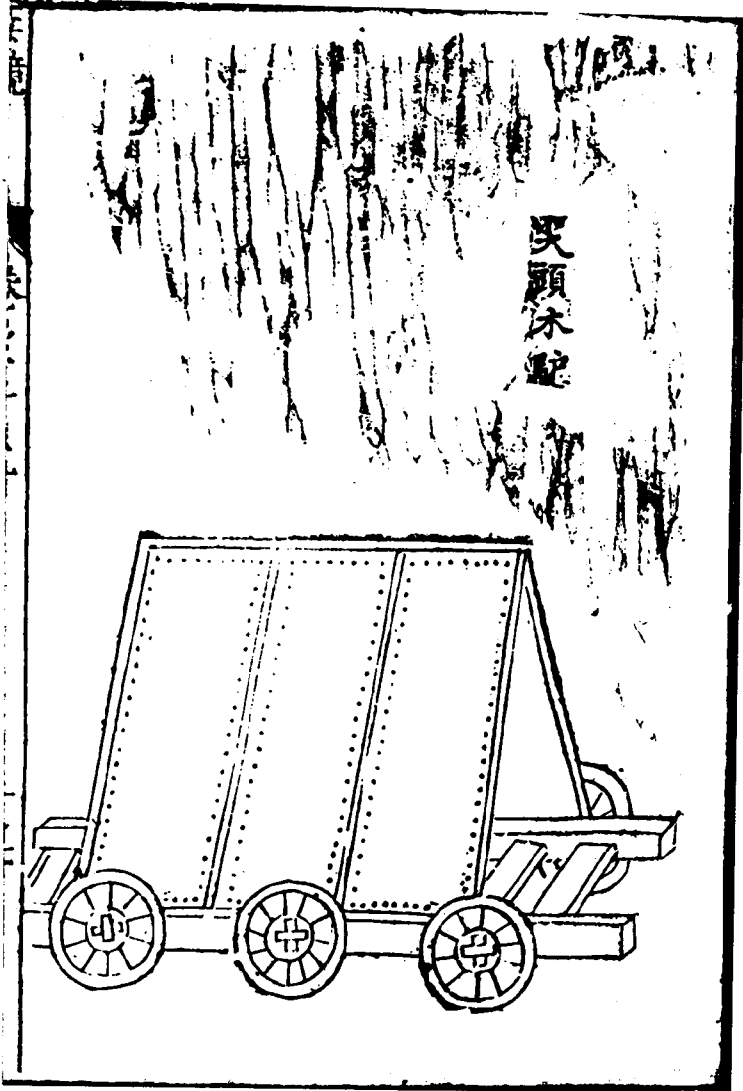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輓輜車



六九六



天頭木籠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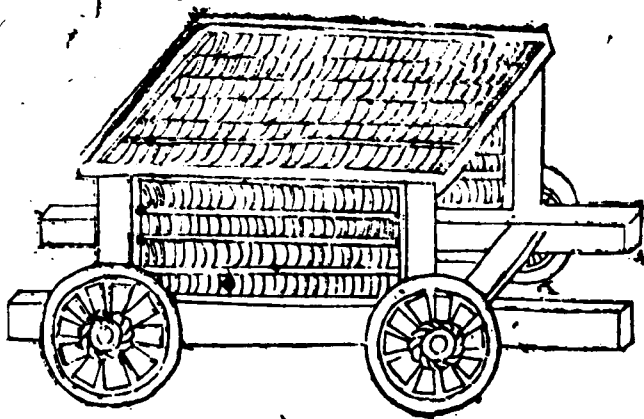
攻守

六九七

兵鏡

攻守

朱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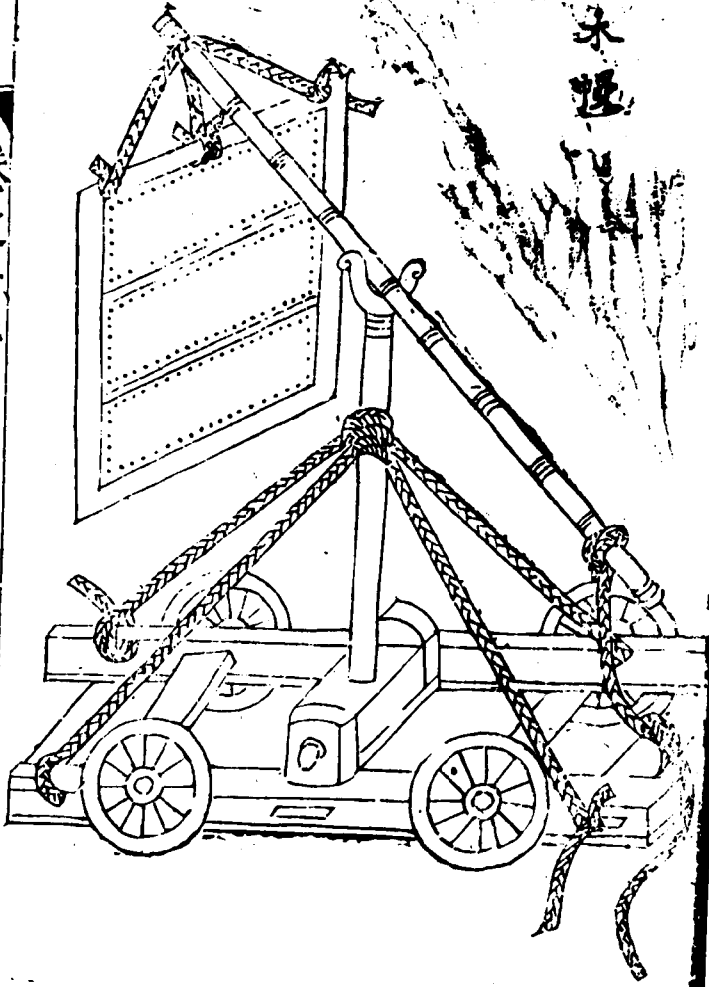


六九八

兵鏡

攻守

水櫃



六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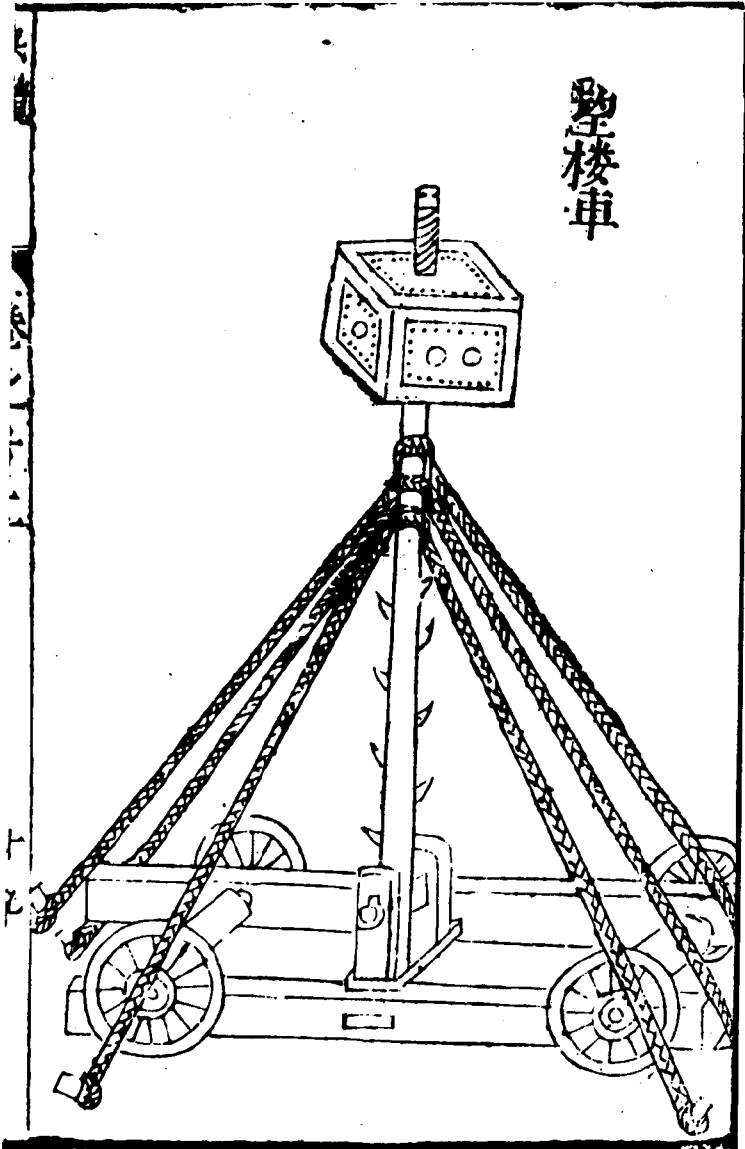
兵鏡 卷之十二 十一  
輶輶車。下虛上蓋。如斧刃。載以四車輪。其蓋以獨繩  
爲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蔽十人。填墮推之。直抵  
城下攻擐。

尖頭木驢形。如輶輶車。惟增二輪。上橫大木爲脊。長  
一丈五尺。上銳下方。高八尺。以生牛皮革裹之。內蔽  
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木牛。以堅木厚板爲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四車輪。  
自內推進。以蔽攻城人。亦木驢之類也。

木幔。以版爲之。制如屏車。裹以生牛革。上施桔槔。載  
以四輪。低昂以繩挽之。凡攻城。則以幔禦當面矢石。

聖樓車



兵鏡

攻守

凡望樓與城中望樓為一制具守城門所以望城中事

攻城欲利推徙故以車載其制以堅木為車坐并較

長一丈五尺下施四輪輪高三尺五寸上建望竿凡

竿皆用纒類木長四十五尺上徑八尺下徑一尺二寸如

亦可用上安望樓竿下施轉軸兩傍施叉手木繫麻繩

三棚上棚二條各長七十尺中棚二條各長五十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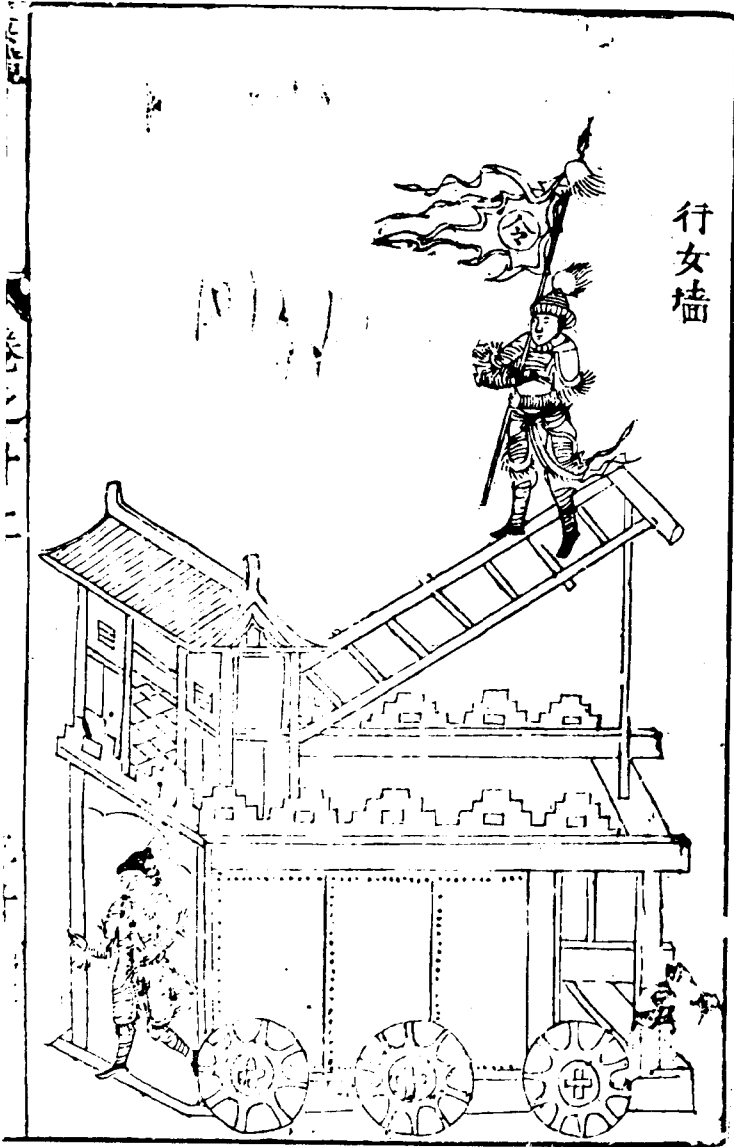
下棚二條各長四十尺帶環鉄楸十條皆下銳凡立

竿如舟上建楫法釘板繫繩六面維之令固餘制及

候望法皆約如城中望樓也



行女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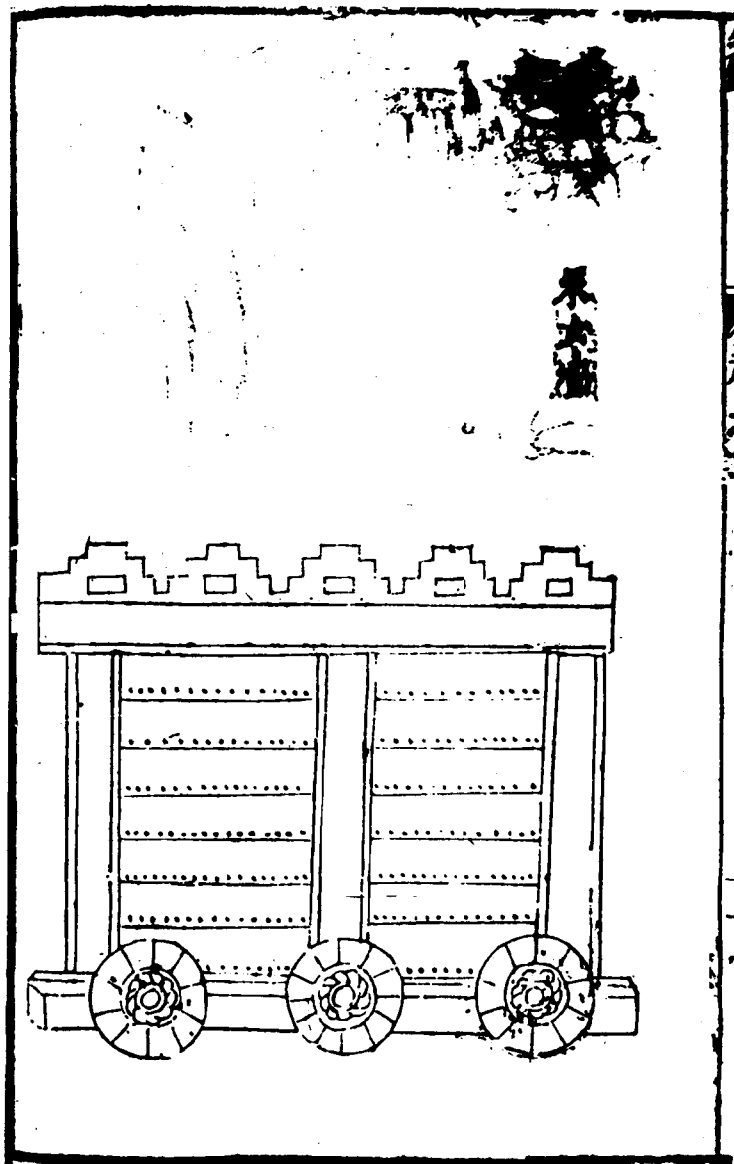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七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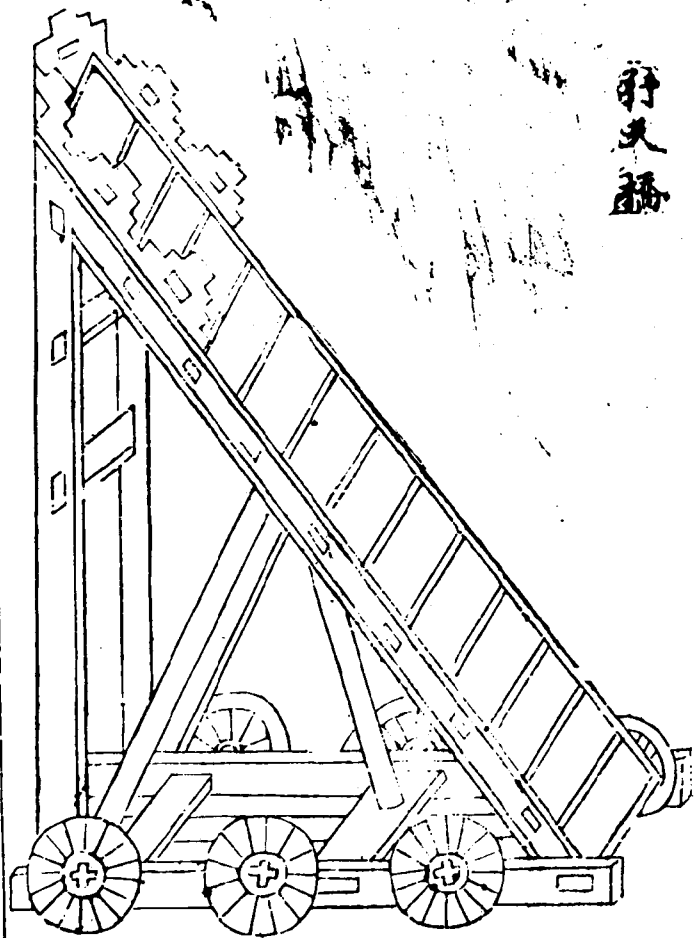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七〇四

射天梯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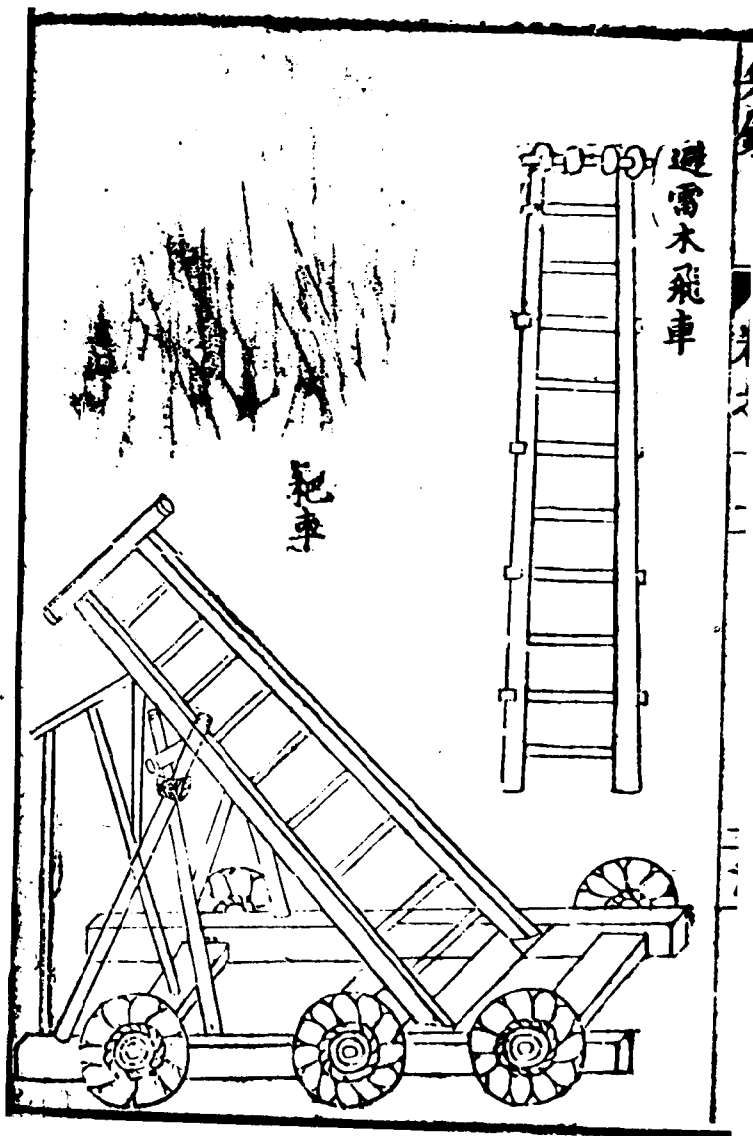
七〇五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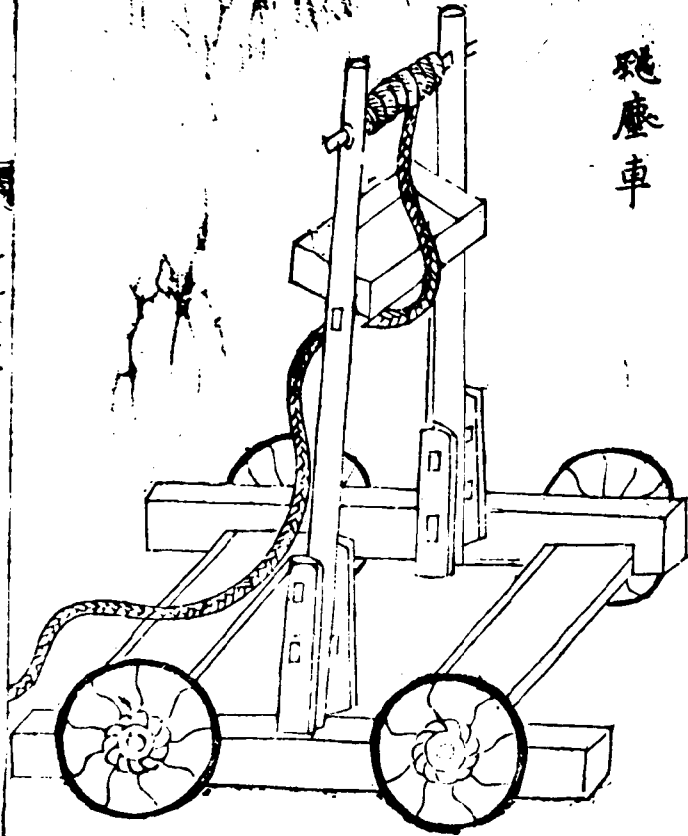
攻守

避雷木飛車

飛車



飛塵車



兵鏡

攻守

風塵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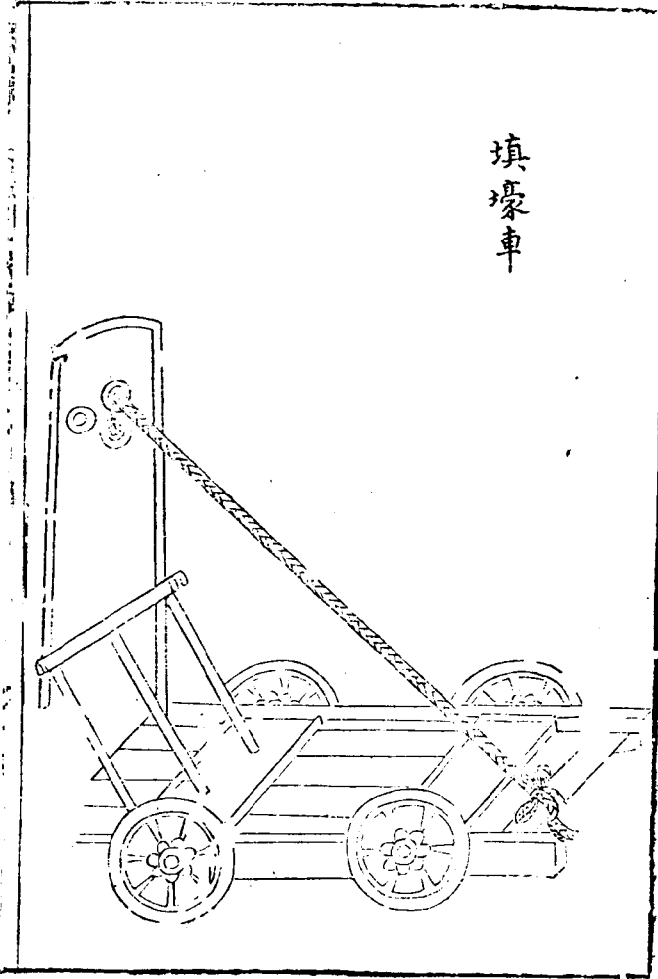
凡攻城者三十具如飛梯

與烟同縱待烟氣盛卽推車逼城颺其塵灰守城人不能存立必回避聚向一邊則攻城人可緣上用不灰最佳

兵鏡

攻守

填壕車



七〇九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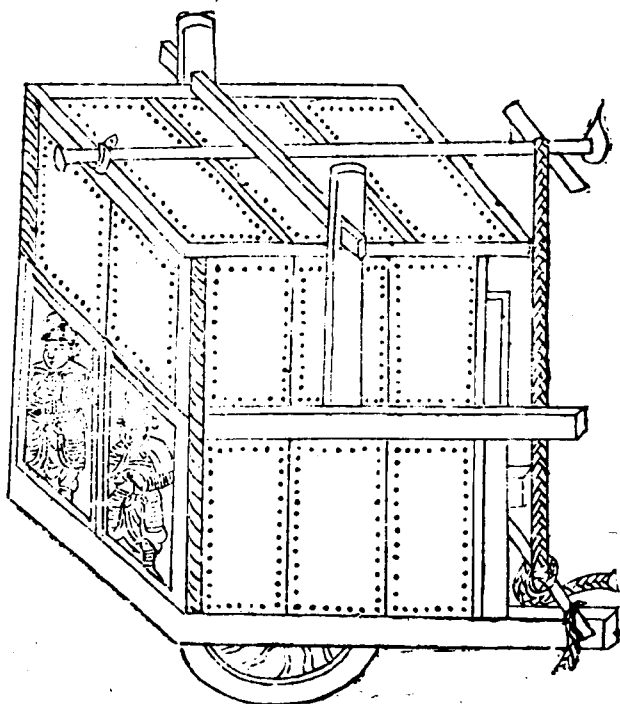
攻守

卷之十二

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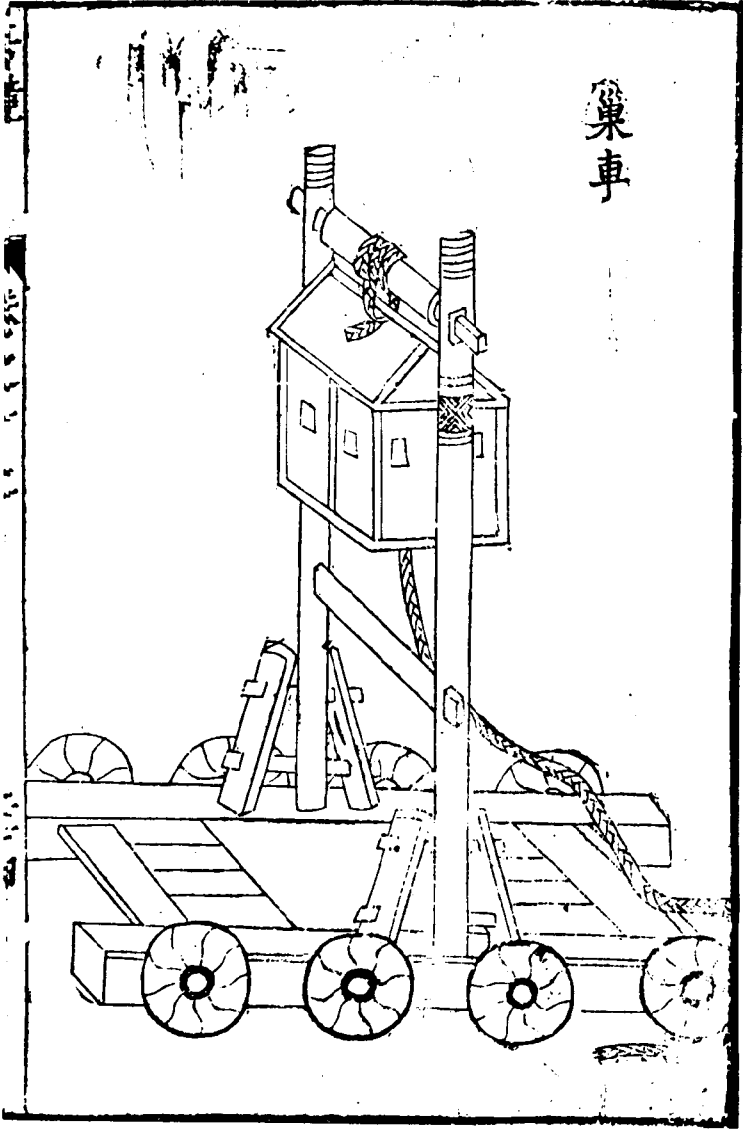
七二〇

填壕皮車





巢車



兵鏡

攻守

兵鏡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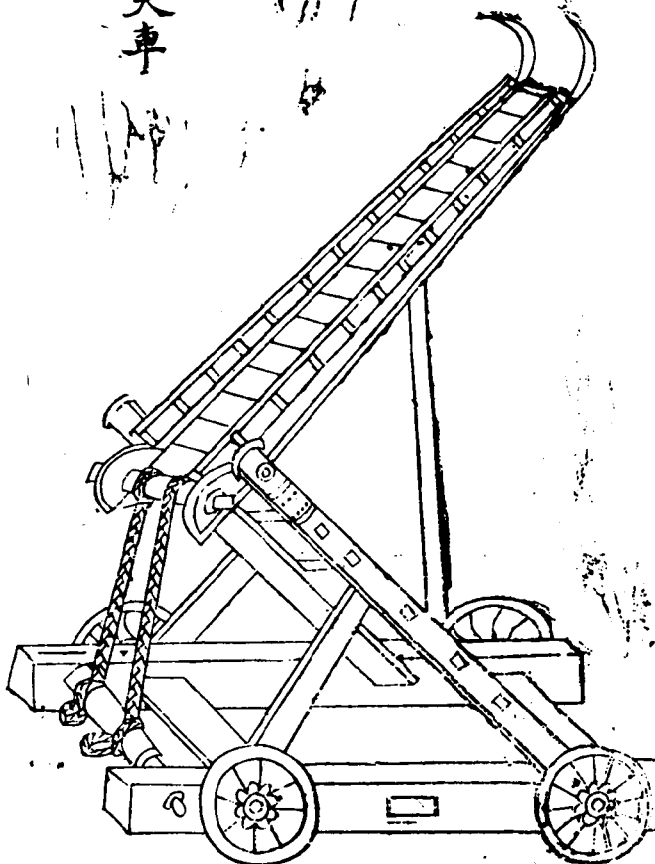
二十四

右巢車。其制如八輪車。當中建高竿。首施輓轆。以繩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禦矢石。竿之高下。以城爲準。使人藏屋中。下窺城中事。遠望如鳥巢。故謂之巢車也。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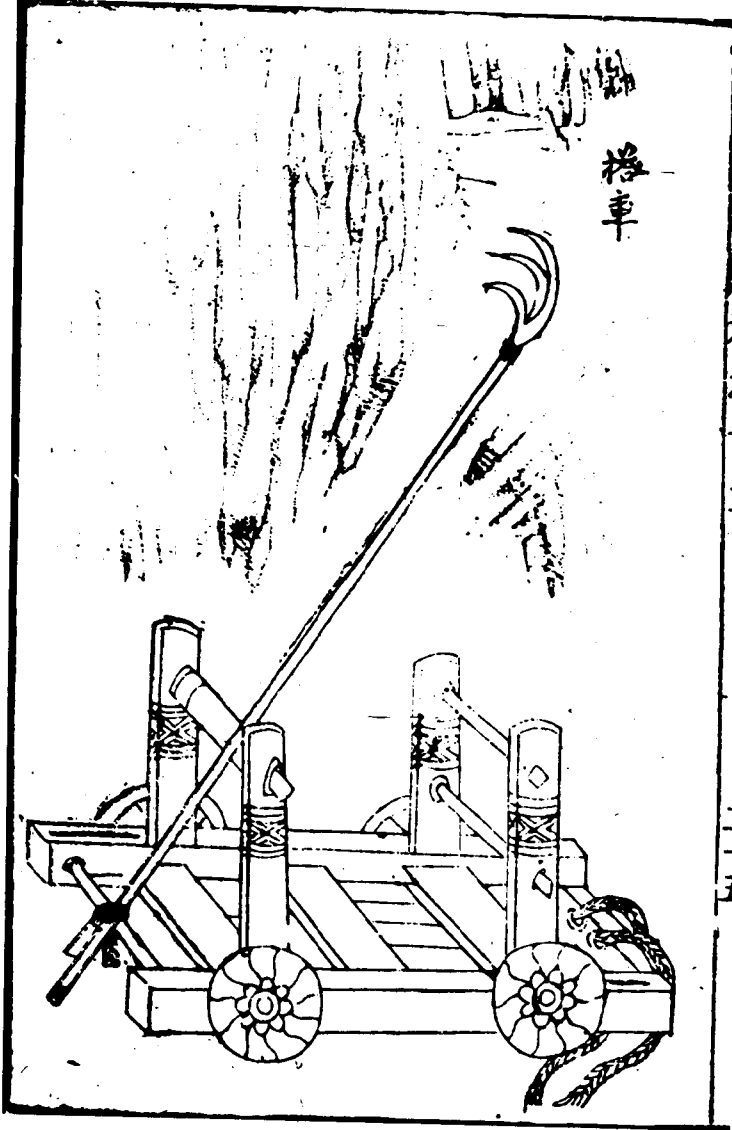
搭天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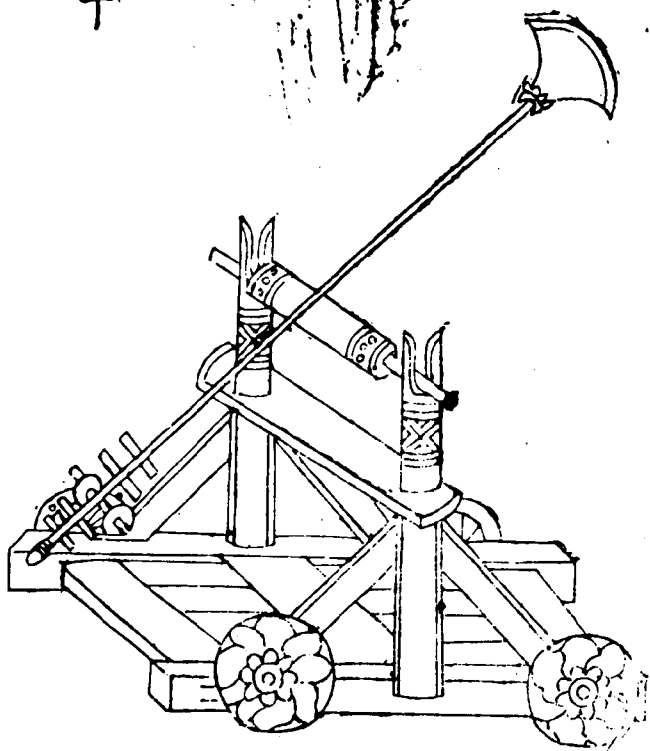
七二三

兵鏡

攻守



餓鴉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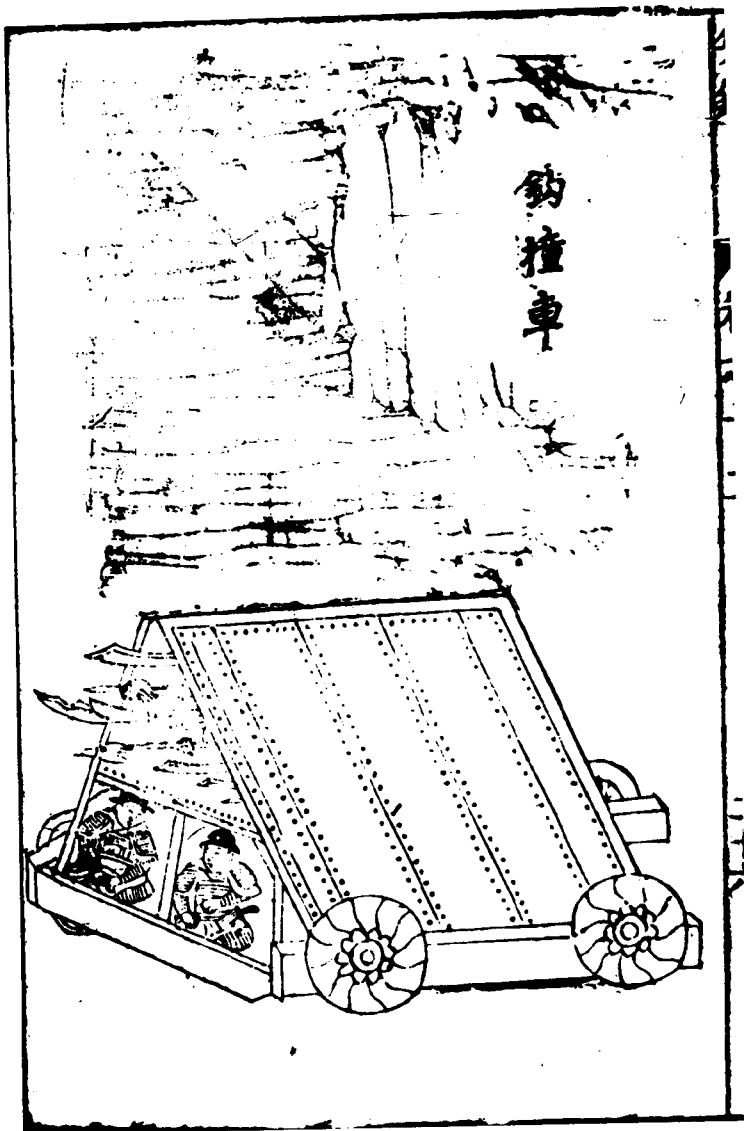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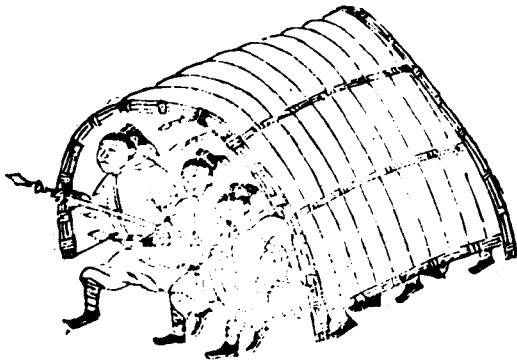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七二六

攻城避  
矢石半  
截船式



兵鏡

攻守

七二七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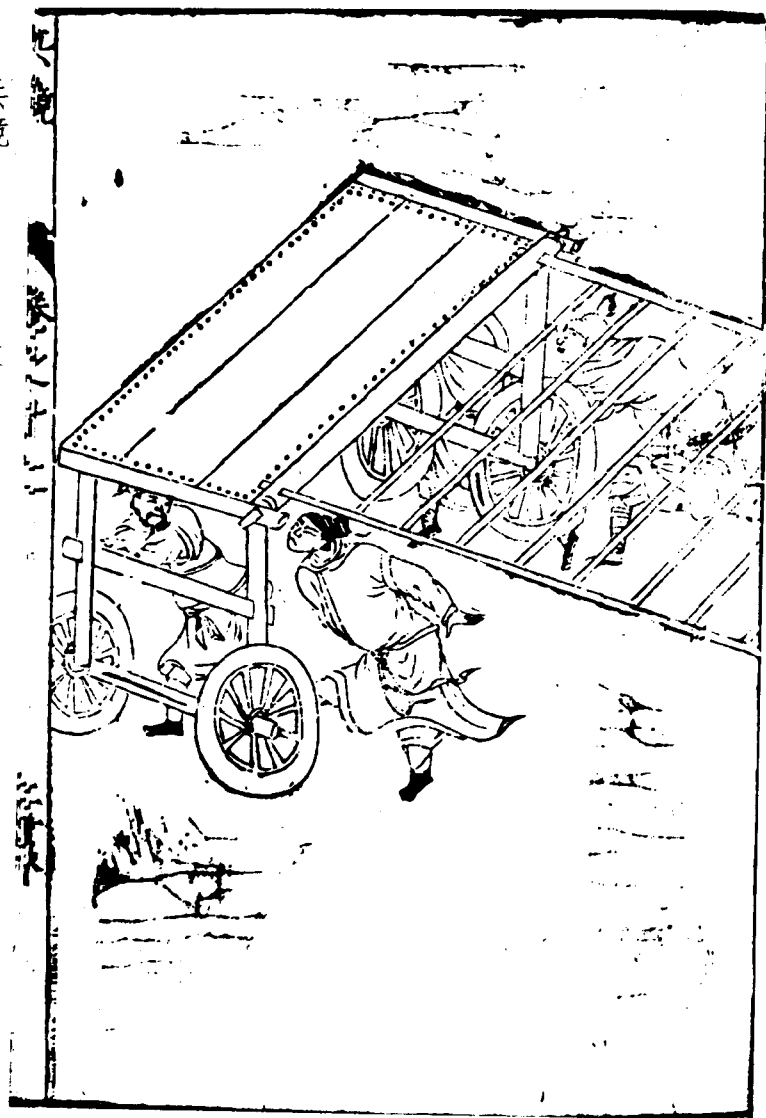


七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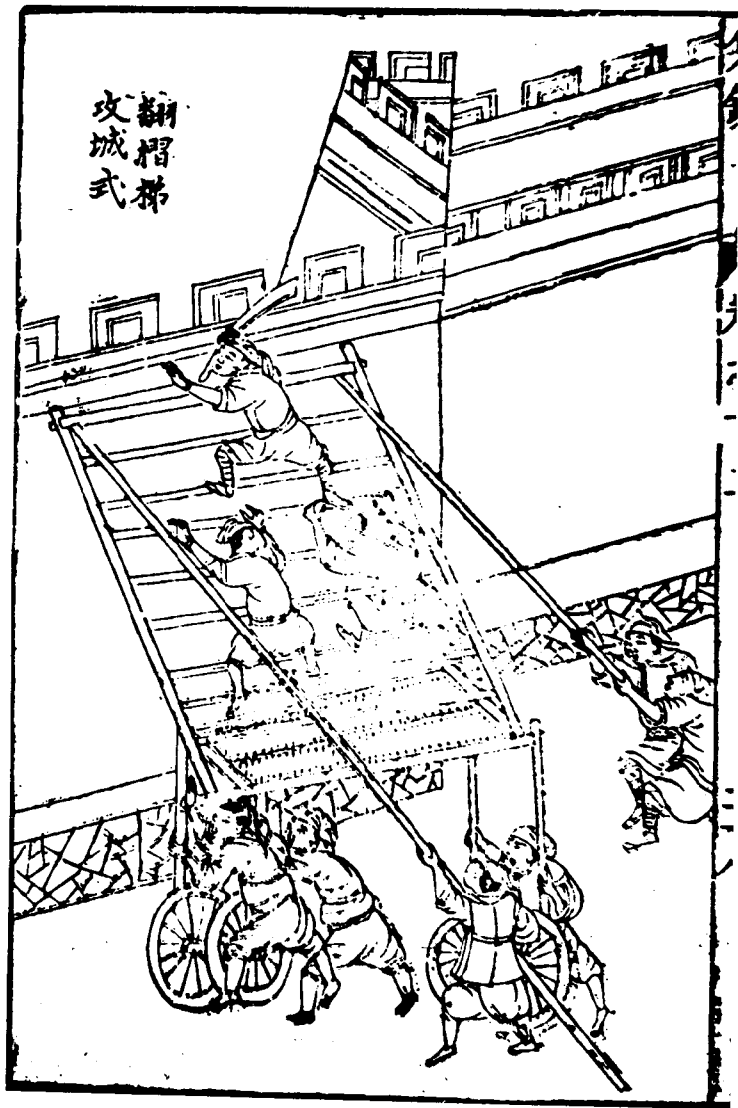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七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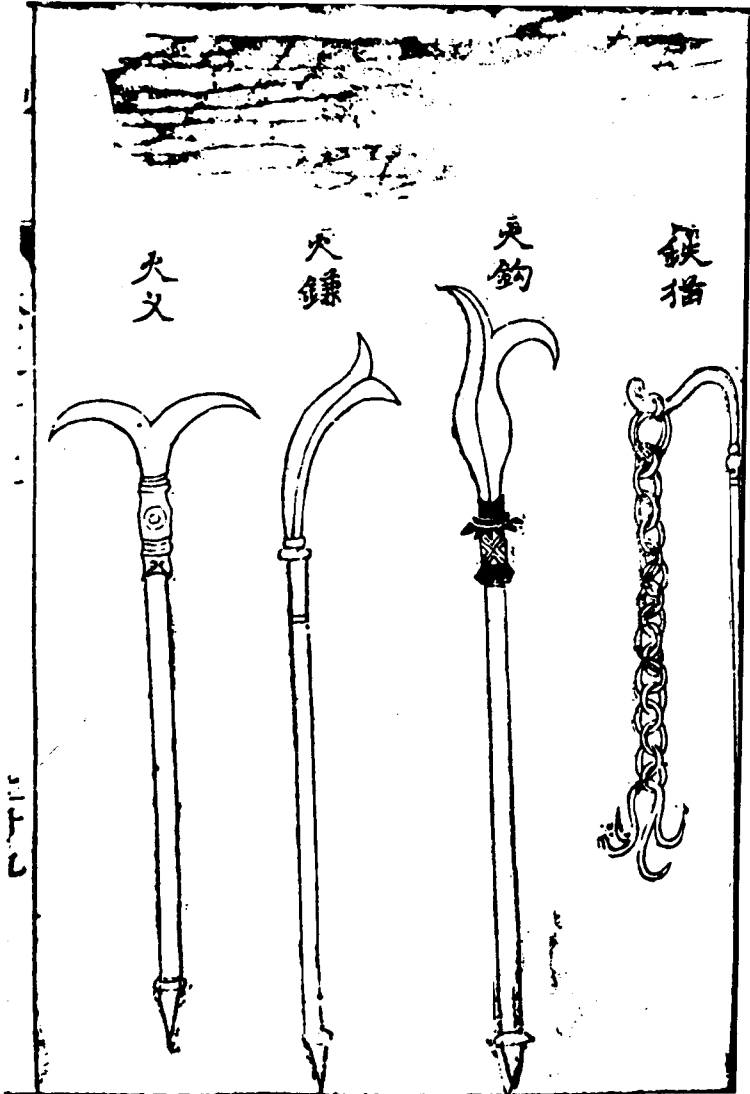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兵鏡

攻守



大叉

大鎌

大鈎

鐵楸

三十一

七二一

鐵猫以鉄索繫三鬚。

火鈎以雙鈎刀爲刃。

火鎌以鈎刀爲刃。

火义以鉄爲兩岐。凡攻城將透。積薪草松明麻粃於地道中。加以膏油。縱火焚城。續之令不滅。則施四物以備用。燒之三日。其城自摧。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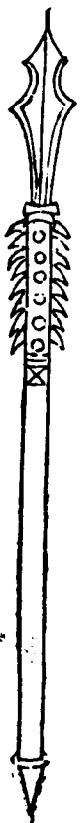
攻守

七三三

拐鎗



漢素鎗



狀鎗



短鎗



短刀



短刃鎗并袴長二尺。樗六尺。

短錐鎗并袴長一尺二寸。桿長六尺。

抵鎗刃長一尺五寸。刃後有四逆鬚。桿長六尺。前二尺施鉄刺如雞距。

蒺藜鎗刃并袴長一尺三寸。桿長六尺。前二尺施鉄蒺藜。皆頭車緒棚中所用之戰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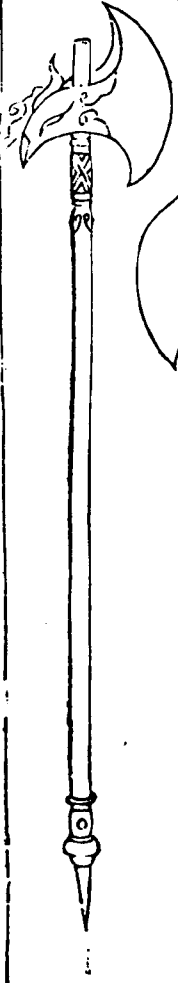
拐鎗刃連袴長二尺五寸。桿長四尺。有拐。攻城將透敵來迎我。則與前四鎗通用。捍敵也。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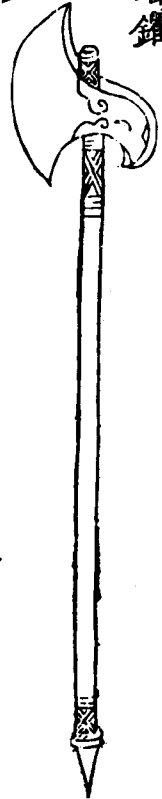
攻守

七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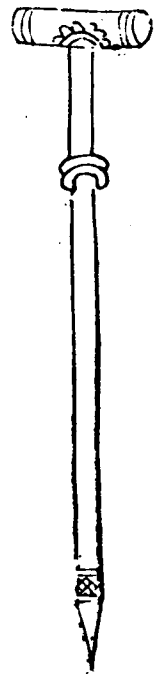
鳳頭斧



蛾眉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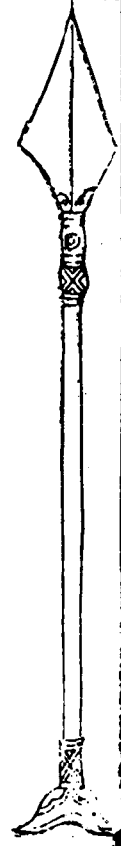
鐘錘



驢耳刀



烈鏢



烈鑽。又連袴長一尺五寸。上銳下方。濶八寸。柄長二尺。有拐。

驩耳刀。又連袴長一尺。上銳下狹。柄長三尺。凡穴城。先用刀鑽土。後用地鍬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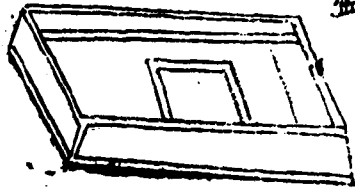
鑿錐。又連袴長二尺。柄長二尺五寸。穴城深者。以錐探透否。

蛾眉鑿。長九寸。又濶五寸。柄長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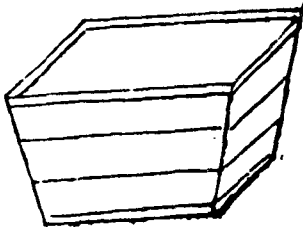
鳳頭斧。頭長八寸。柄長二尺五寸。並地道內掘土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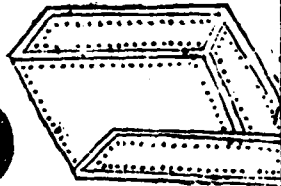
注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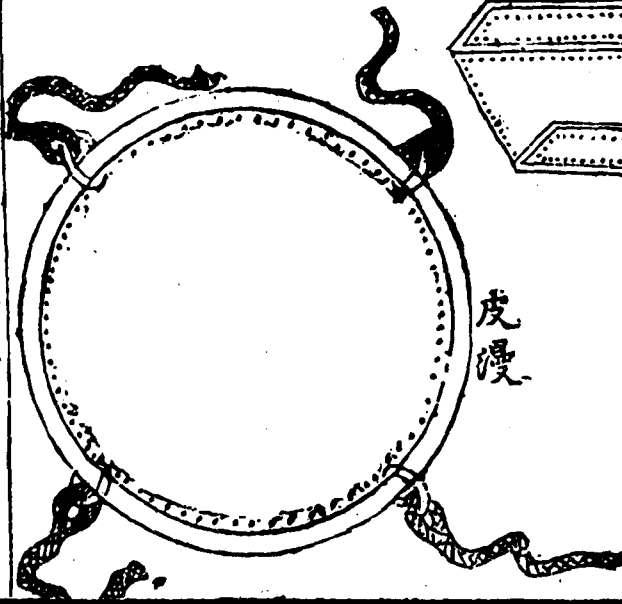
木檻



皮透槽



皮漫



兵鏡

攻守

七二七

注盤方四尺深七寸中開一竅

木檻方四尺深二尺以儲人清臭藥

皮透槽長四尺濶三尺以生牛皮爲之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爲之四角各施鉄連環

環貫大繩凡攻城爲地道敵人返穴地以迎我我則

煮人清臭藥自翻身窟中以注盤透槽下灌敵人身翻

謂城中鑿地道迎我以甕聽審知所自我則傍穿暗道層級漸高直至敵人所鑿地道上爲穴穴口施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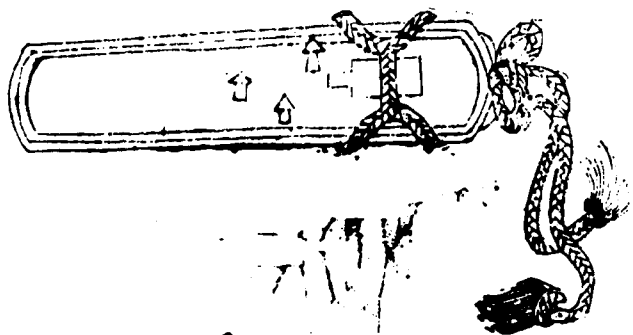
盤以透槽注藥以灌之皮漫凡我鑿地道敵人作翻身窟注藥

害我我則張皮漫繫繩於排沙柱端以盛之則無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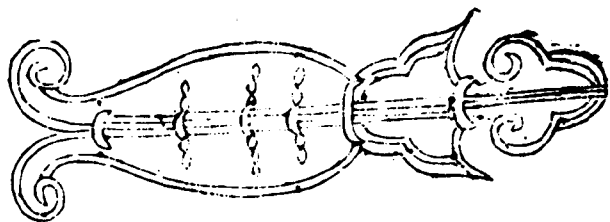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地戟



風輪  
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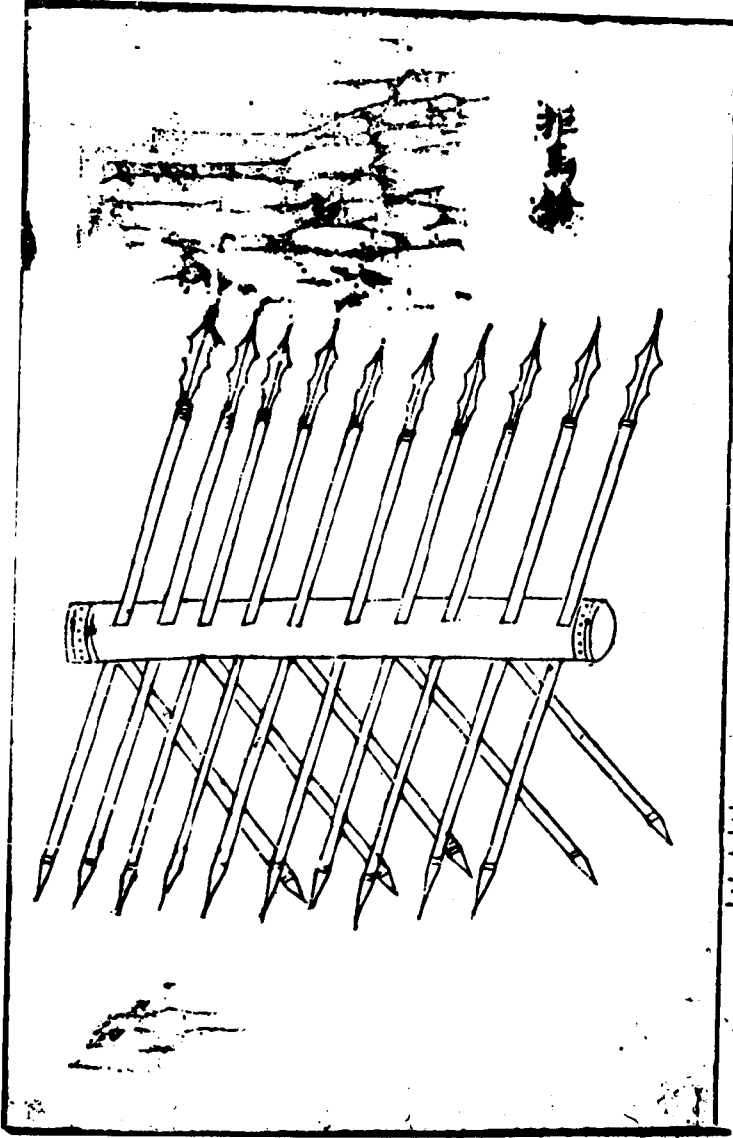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卷之十二

三十三

七三〇



兵書曰。攻城者。迅聲烈勢。有若雷霆。使壯士不及  
耳。李靖曰。兵貴神速。經久變生。三略曰。拔而勿久。夫  
城虛者。可以圍而守之。城實者。不可圍而守之。虛者  
謂其無人。馬糧草。守具不完。又無外援。止可以深溝  
高壘待之。其賊計無所施。自然求出。則易擒。或城中  
糧絕。旦夕要出。我乃詐爲抽軍。點集人馬。空闕一隅。  
夜則詐燒火炬。令賊望見。必從空處突出。乃於要害  
多設奇伏兵。勁弓硬弩。邀截斷其首尾。不使相救。則  
使偏將領步兵入城。安撫居民。守護倉庫。城實者。謂  
城中足食。足兵。求戰不出。必有外救。不可以守。久則

兵鏡 卷之十一 三十四  
變生。外救必至。所謂停留長知是也。可多設奇謀。疾速攻之。斯爲智將也。

攻城條畧

一用鵝車洞子。運土填濠。作距堙。土山於洞子內。使人分作左右兩行。一行轉土入濠填城下。一行轉空器洞子。別使壯士聚土轉入。不可使人往來搬運。出入不便。有距堙可望。却採斫木植。用布袋盛土。堆積上城。廣積柴薪。城邊惟高濶爲妙。其洞子上多設泥漿桶麻搭。防備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尖頭木驢虎頭車。直抵城下。用鴉觜鑿土。開

作一窟穴。令自崩摧。

一用三脚雲梯上城。則樁木不能害。

一用火砲打敵樓。撞車衝門破柵。

一用火砲火箭火禽。燒城中積聚。

一鑿城作孔。夜使壯士入城。斫關偷門。亂燒積聚。

一將自家軍兵。分作番次。令晝夜使矢石鼓噪攻之。

致彼不能安坐。如此三晝夜不得眠。而人自困乏。

力衰。我亦詐作困甚。權且住攻。於中夜月黑時。使

矯捷勇鬪之士。上城偷門。斫關。引大兵入城。

一常於要害處。設奇伏。防外援。如無則不然也。果有

更分兵支吾。

一可於中夜用勁弓硬弩射箭入城。於箭上繫書間諜反害之意。許之重賞。如士卒收得。亦可遞相誘說。令內外相應。

一能知賊魁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輔佐有才能之人。可於箭上貼寫文字。相約會合之意。射入城中。亦可反間。令上下自相殺伐也。

已上攻城之法。陳其大畧耳。巧策多途。不能盡述也。

兵鏡卷之十二終



兵鏡卷之十三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同邑汪 梓茂才父較正

守城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非獨爲城高池深卒彊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

兵鏡 卷之十一 三  
或多方以謀彼師。或屢出以彼我師。或彼求鬪而我  
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  
役使敵國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  
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  
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  
外。五曰豪彊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脉踈  
而池湟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  
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  
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  
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

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來逼城。靜默而待。無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若遇主將自臨。度其便利。以彊弩叢射。飛石併擊。斃之。則軍聲阻喪。其勢必遁。若得敵人稱降。及和。切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詐我。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爲疲師。可躡而襲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見利而行。不可羈以常檢也。

古法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敵逼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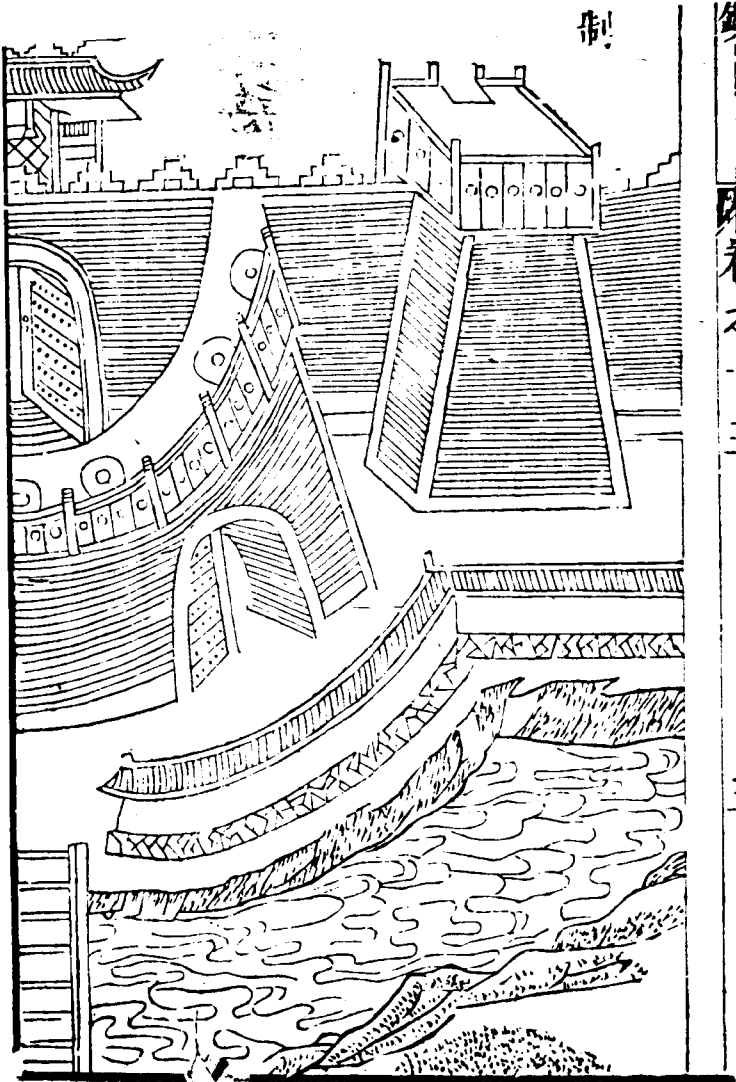
力不暇者。卽且約容一軍人馬。如築於閑時。須稍寬濶。作四門。二開二閉。門外築甕城。城外鑿壕。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釣橋。壕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步。九城上皆有女牆。每十步及馬面。皆上設敵棚。敵圍敵樓。甕城。敵圍城角也。有戰棚。棚樓之上有白露屋。城門重門。牖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臺。自敵棚至城門。常設兵守。以觀候敵人。圖形于左。

共

七

七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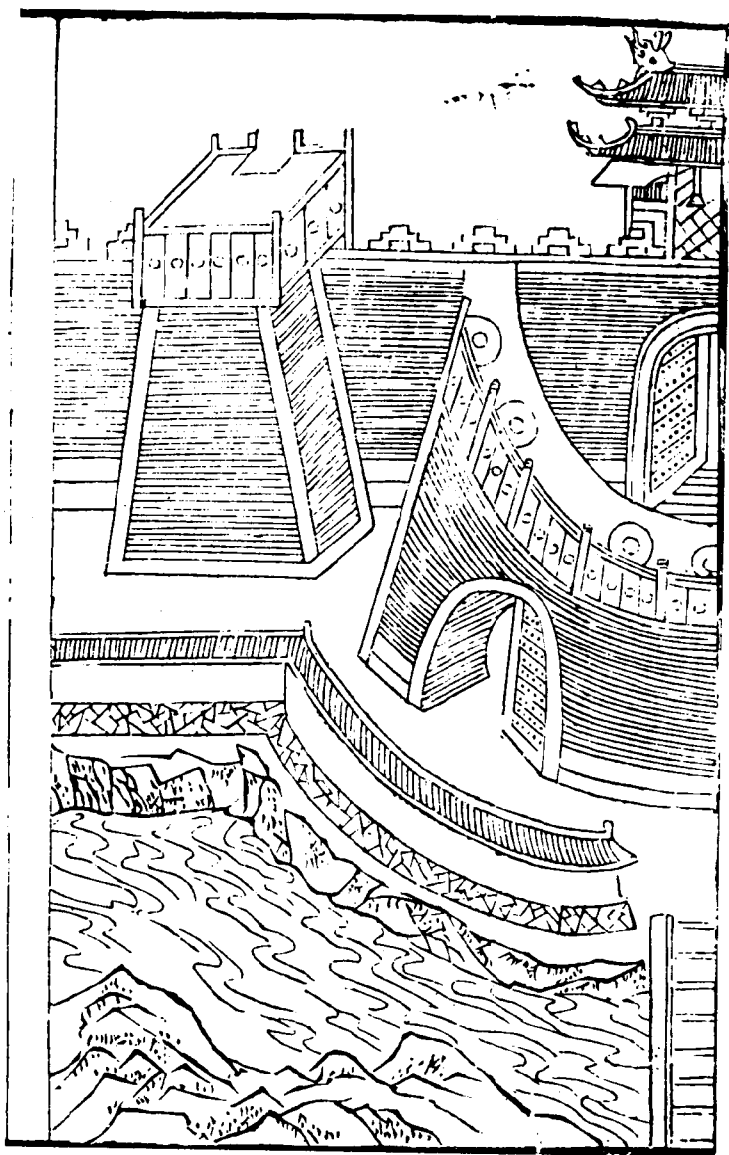
兵鏡



制

兵鏡

攻守



七四

平陸築城。下濶與上倍。其高又與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則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地形爲之。高厚與城等。惟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

羊馬城。高可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開一門。與甕城相背。若甕城門在左。卽羊馬城門在右也。女牆高可五尺。壕面各隨其地。爲濶狹。大要在面濶底狹。其深及泉。使箭砲難及卽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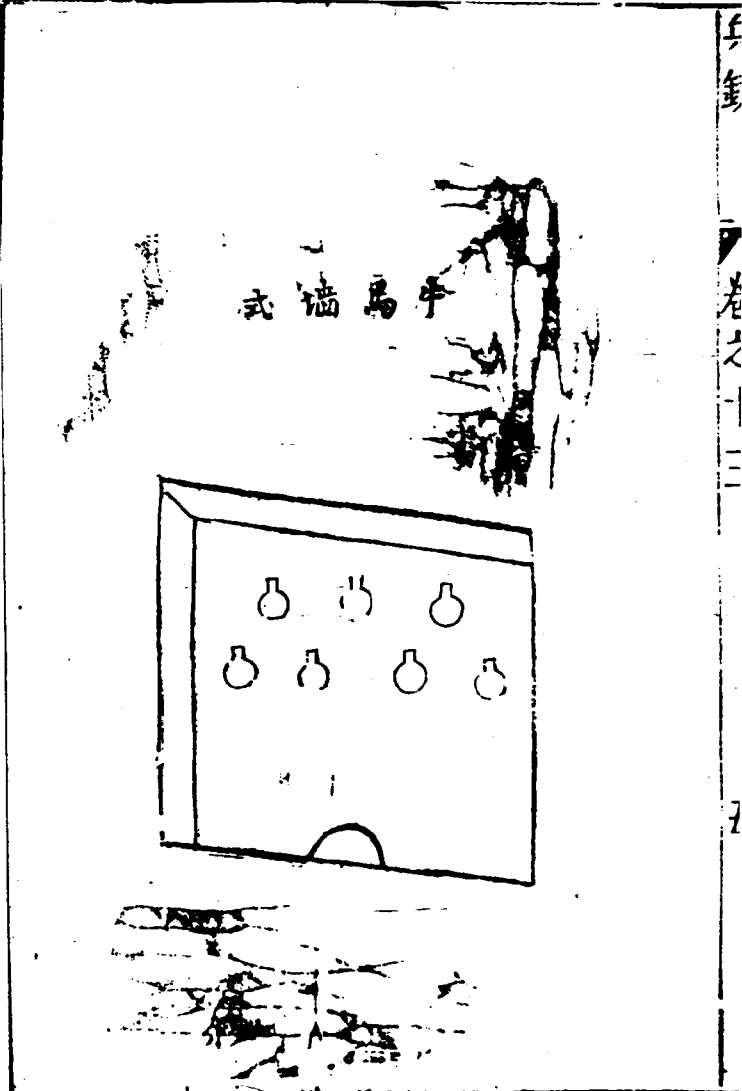
壕橋直對羊馬城門。若城門汲水。須在城外。則甕城羊馬城各更對開一門。以通汲路。惟不得對大城。若



依山帶河。地勢不便。則大城須爲偃月形。開三門而已。餘不改平陸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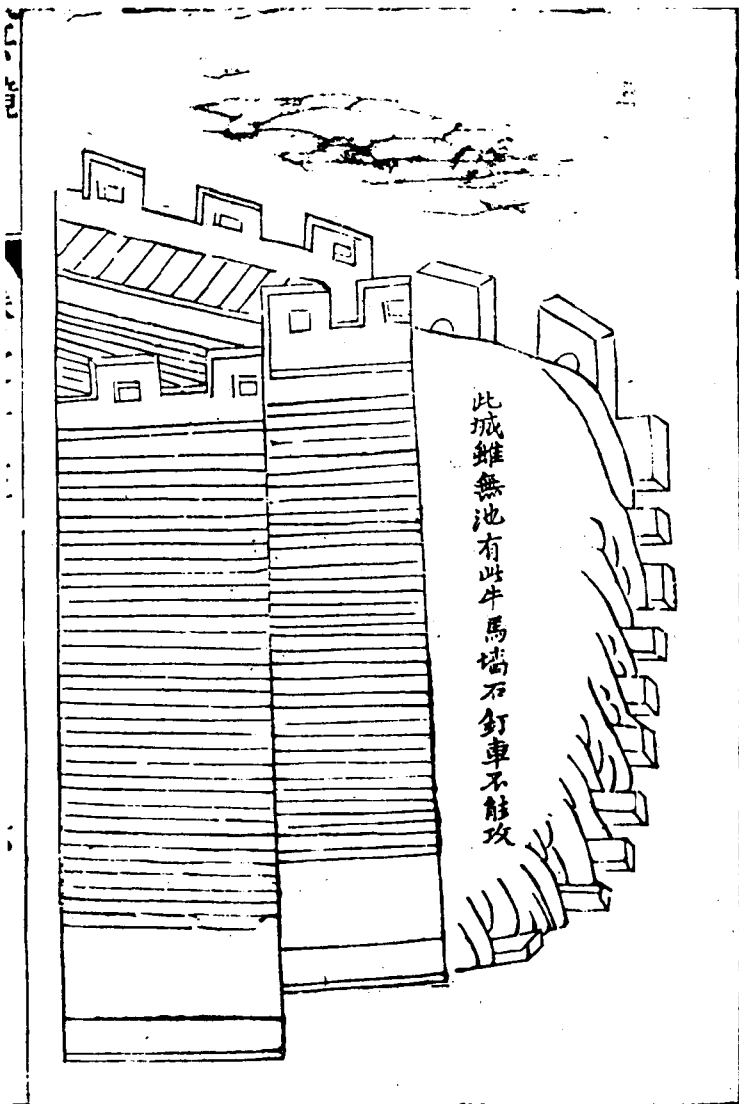
甕城上各設戰棚。其制與敵樓同。間數視城之廣狹。其山城則又擇前後左右。取去大城近處。隨山形別築一城。令與大城相接。必盡據高地。外亦開塹。兩城之中。或設烽臺。以爲遠候。賊至卽以兵專守。免先爲賊所據。下窺大城中虛實。今秦州邠州城皆若是也。

一說築城之法。每下濶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丈。底濶五丈。上收二丈。尤堅固矣。



兵鏡

攻守



此城雖無池有此牛馬塙石釘車不能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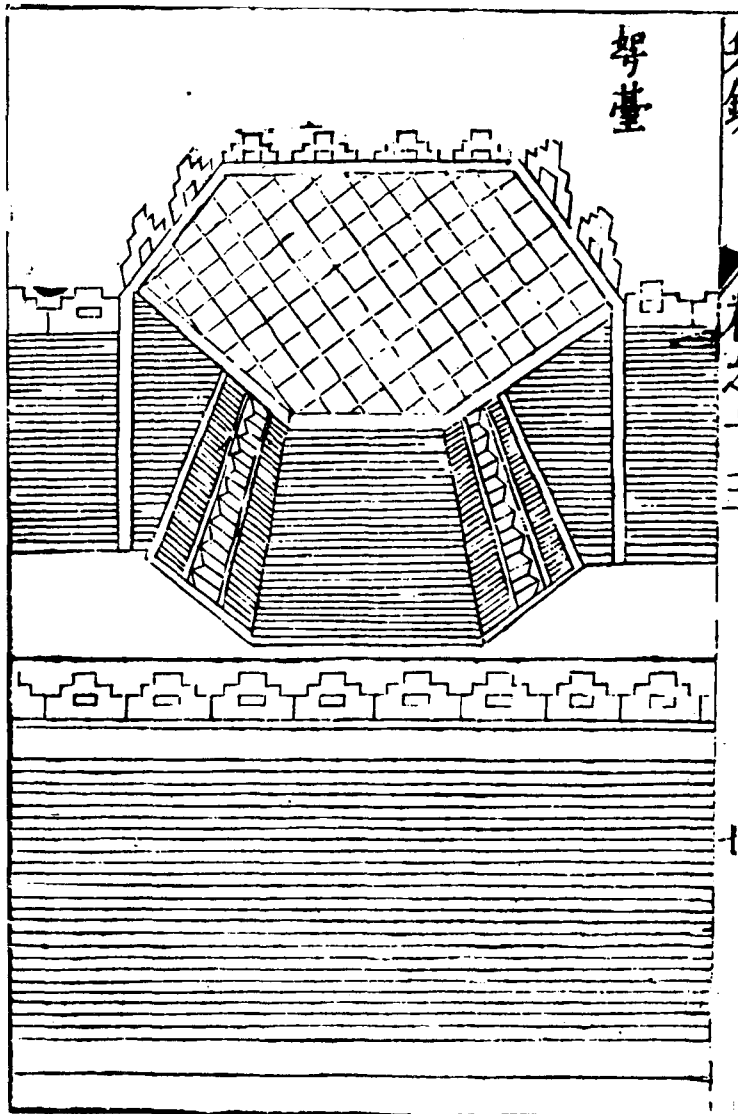
七四五

牛馬牆在城外濠上。濠岸不拘寬狹。狹則一丈寬。不過二丈。其外爲牆。或磚石三合土俱可。牆身每對一雉下。底開一大將軍銃眼。以人不可鑽入爲則。凡此牆每高三尺。平過五尺。爲一小銃眼。可容佛郎機。每眼上加一直縫。可三寸高。二寸濶。以便眼瞭。可以高下應賊。自此眼之上。再三尺。又眼一層。寬狹如之。但此眼只用手銃。不用大火器。牆脊用斧刀磚石。使不可立。賊或登此牆。用長柄大斧棍擊落。無可偷襲。或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昏夜難辨。不敢開城。皆可暫于牆內收避。此牆恃城爲險。城恃牆爲衛。緩急則

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若守牆人不用命。城上可以  
瞭見。但此牆施于水深河寬之城。未見其力。若施于  
無濠之城。萬分賴之。且避難之人。可無入城矣。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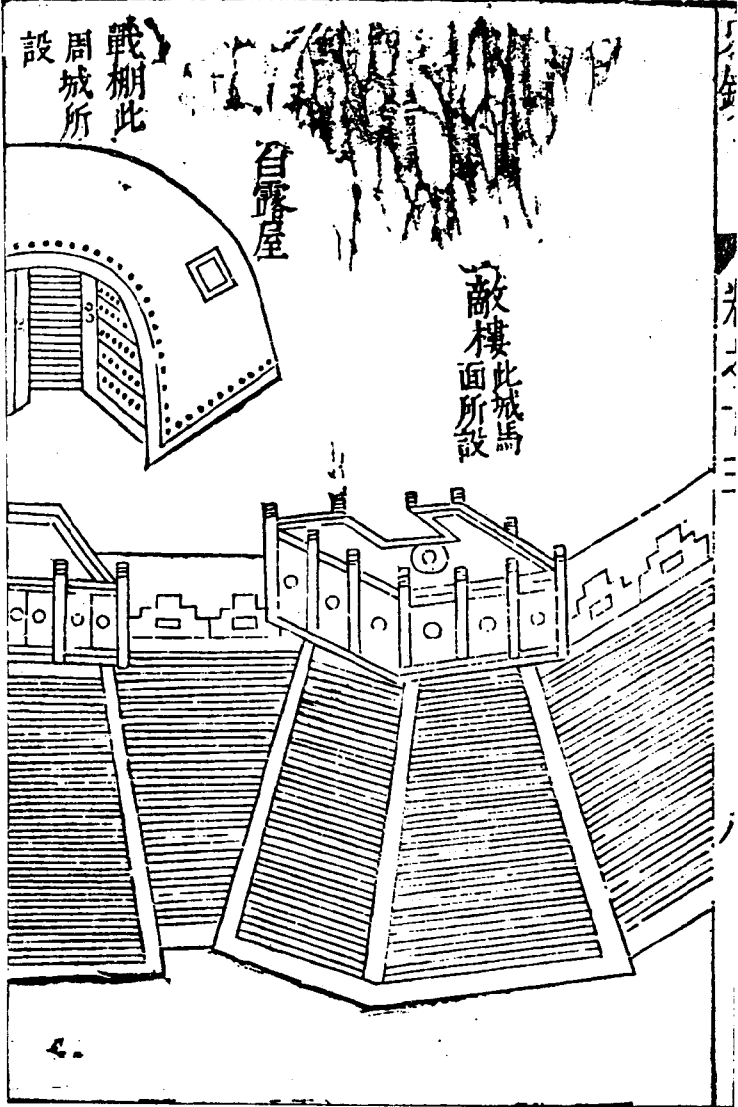


弩臺上狹下濶。如城制高與城等。面濶一丈六尺。長  
三步。與城相接。每臺相拒亦如之。上通濶道。臺上架  
屋制如敵棚。三面垂以濡氈。以遮垂鍾板。亦備繩梯。  
內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  
弓弩手一十二人。隊將一人。置五色旗各一鼓。一弓  
弩。檣木砲石火韉等皆蓄之。常伺寇至。舉旗爲表號。  
令臺及城上見之。皆舉旗相應。寇來自東。卽舉青旗。  
南舉赤旗。西舉白旗。北舉黑旗。已來復還。舉黃旗。寇  
來漸近。則望其主將。發弩叢射之。其砲檣用如城上  
法。

兵鏡

攻守

七五〇



戰棚此  
周城所  
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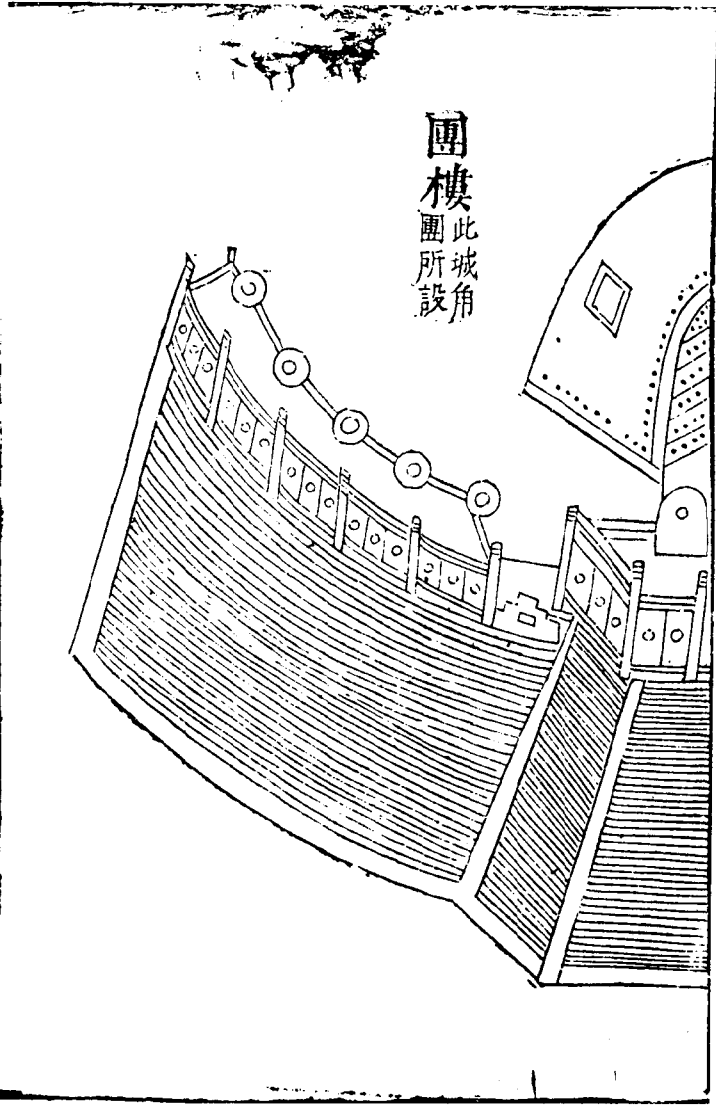
百露屋

敵樓此城馬  
面所設

4.



團樓  
此城角  
團所設



兵鏡

攻守

七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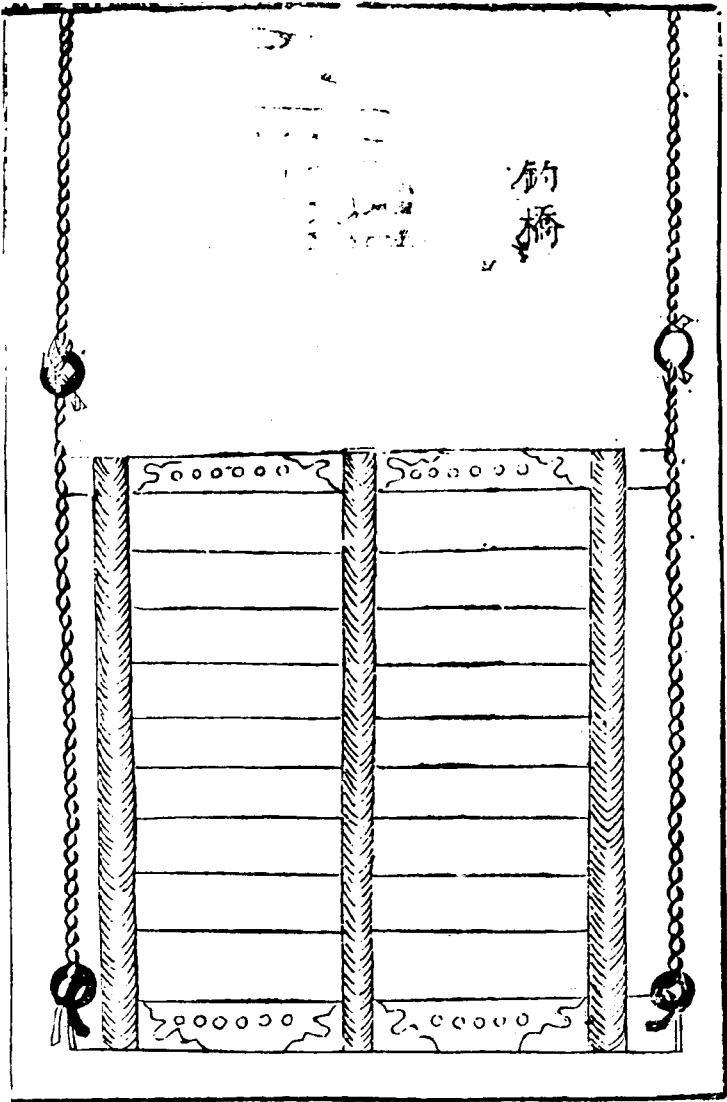
白露屋以江竹或榆柳條編如窮廬狀外塗石灰有門有竅中容一人以爲候望每敵樓戰棚上五間置一所於兩傍施木拒馬篋籬篋隱人於下持泥漿麻搭以備火攻。

敵樓前高七尺後五尺每間濶一步深一丈其棚上下約容十二人若城愈濶則愈深上施搭頭木中設雙柱下施地枱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間二柱此用四柱以備矢石所摧上密布椽覆土厚三尺加石灰泥之被以濡氈及椽枱之首並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敵樓之制與戰棚同。

兵鏡

攻守

七五三



釣橋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橋上施三鐵環貫以二鐵索副以麻繩繫屬於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山口置熟鐵轉輪爲槽以架鐵索并繩貴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樓上使人挽起以斷其路亦以護門城上常以砲及弓弩禦敵慮以火燔燒及被攻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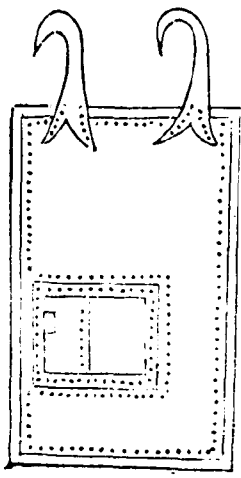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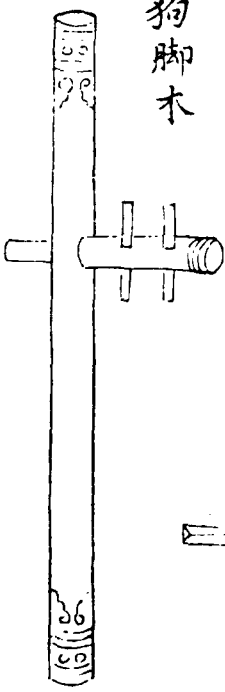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七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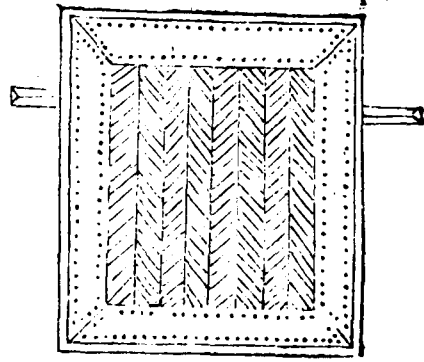


狗脚木



垂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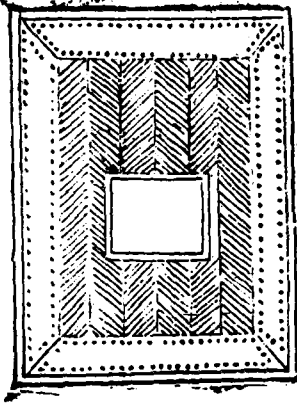
篋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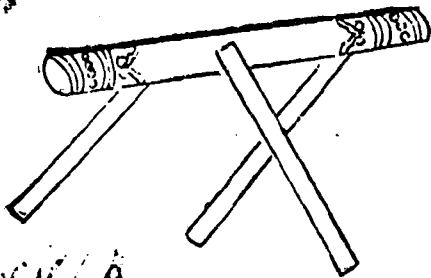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皮竹筥



木馬子



七五六

垂鍾版長六尺濶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牕施於戰棚前後有伏兔枋子木。

篋籬笆以荆柳編成長五尺濶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橫竿長六七尺用於戰棚上則以木馬子倚之在女牆外以狗脚木掛之。

皮竹笆以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濶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牕可以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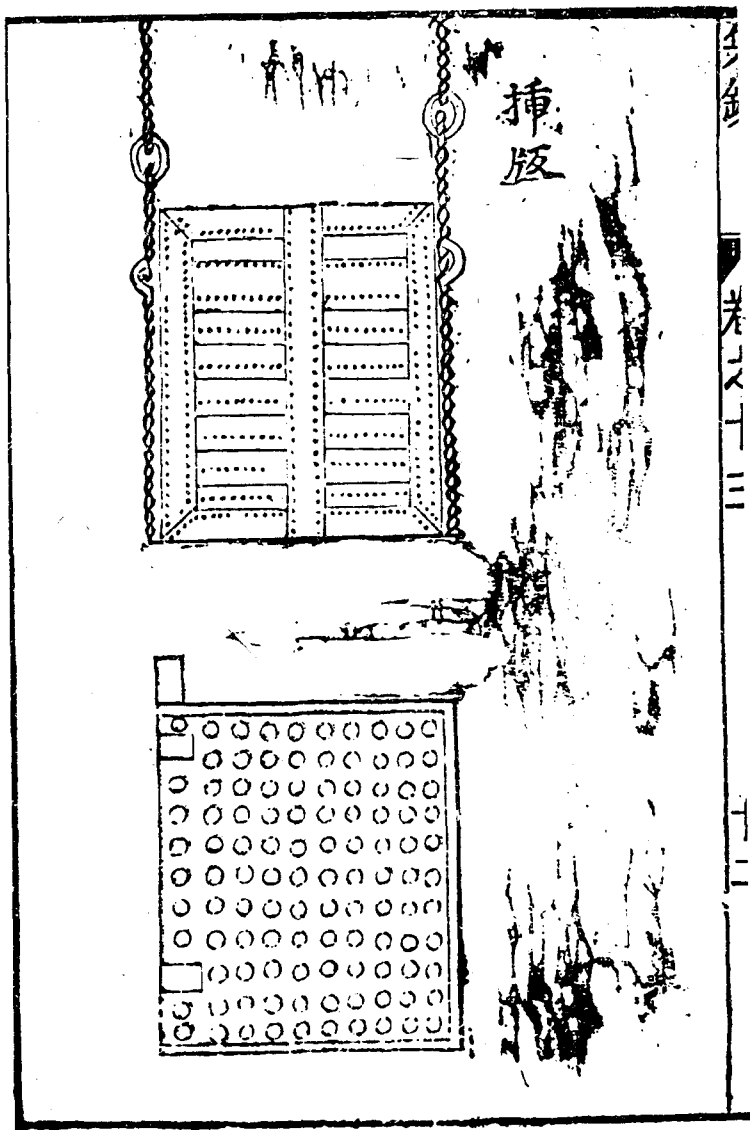
木馬子一橫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狗脚木植二柱於女牆內相去五尺準牆爲高下柱上施橫木鈎掛。

兵鏡

攻守

七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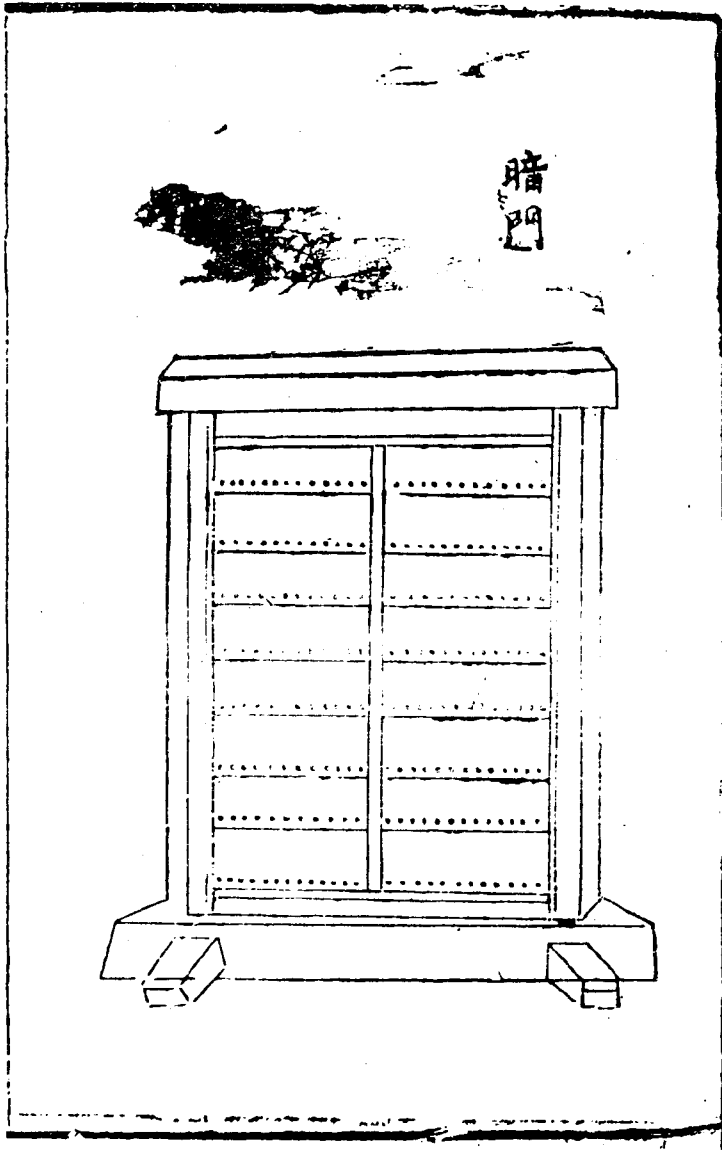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七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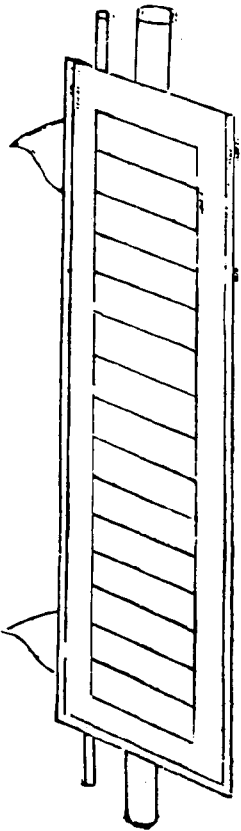
扉版與城門爲重門。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漫以生牛皮。裹以鐵葉。兩傍施鐵環。貫鐵索。凡大城門去門闔五尺。立兩頰木。木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若寇至。卽以絞車自城樓上。抽所貫鐵索。下扉版于槽中。外實以土。防火攻。內枝以柱。防傾折。

暗門者。不用扉版。則鑿門爲數十孔。敵逼城門。則出矛戟。以彊弩射之。謂之鑿扇暗門。更於兵出入便處。潛鑿城爲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製高七尺。濶六尺。內施排沙柱。上施橫木搭頭。下施門闔。常伺敵間。出奇兵以襲擊之。仍於城上多積巨石。及虞敵人犯門。卽下石擊而斷之。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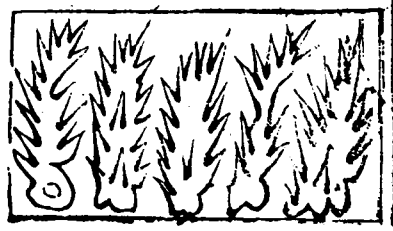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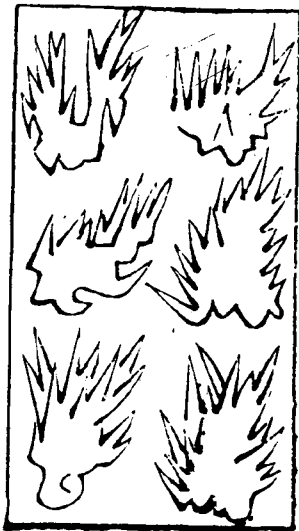
攻守

七六一



機橋

陷馬坑



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檜竹。簕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其坑排如「」字。或解鎗爲之。覆以芻草。或上種草苗。務令敵人不覺。凡敵來路。及城門內外。皆設之。

機橋。用一梁。仍爲轉軸。兩端施橫栝。置溝壕上。賊至去栝。人馬踐則翻。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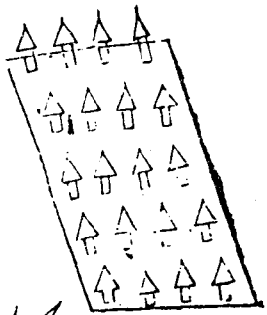
攻守

七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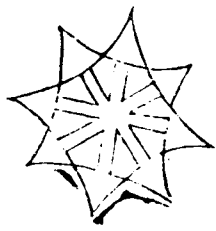
鹿角木



地沸



鉄蒺藜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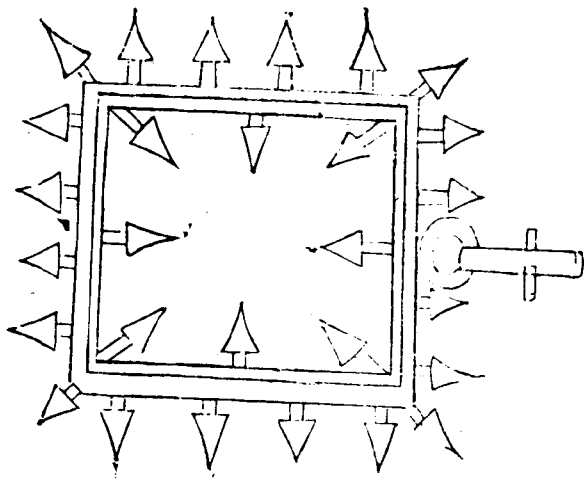
七六四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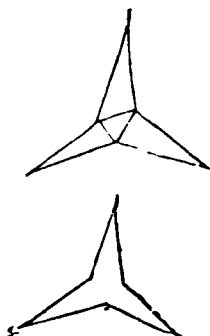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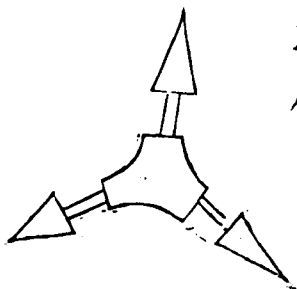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三

十一

擲蹄



鐵菱角



鐵菱角。如鐵蒺藜。布水中。刺人馬足。

鐵蒺藜。並以置賊來要路。使人馬不得騁。古所謂渠  
答也。木蒺藜。以三角重木爲之。

鹿角木。擇堅木如鹿角形者。斷之長數尺。埋入地。深  
尺餘。以閼馬足。

地澁。以逆鬚釘布版上。版厚三寸。長約三尺。濶約二  
尺五寸。密鋪要路。鈎絡相連。

擄蹄。闢四木爲方形。徑七寸。中橫施鐵逆鬚釘其上。  
亦攔馬路之具。

凡壕中遇天旱水淺。則布鐵菱角於水中。城外有溪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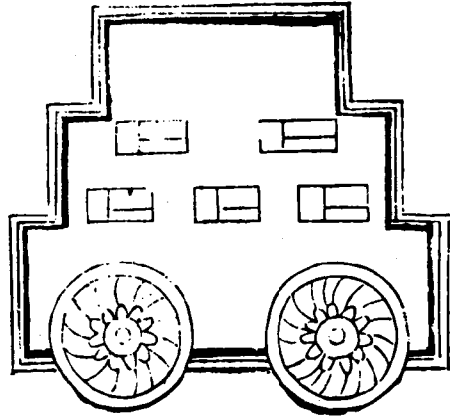
攻守

兵鏡  
卷之十三  
三  
大城外遍植鹿角木。  
陂可絕者亦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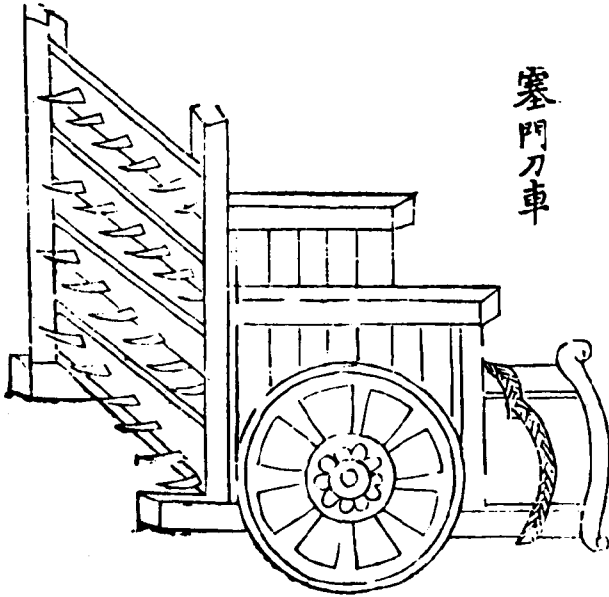
七六六



木女牆



塞門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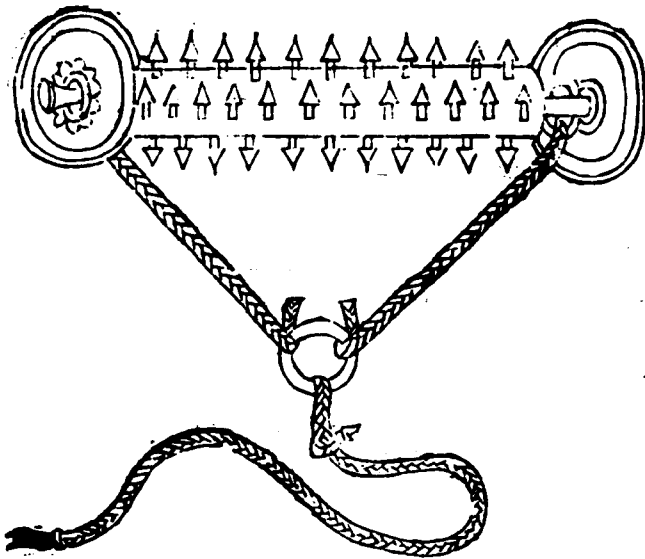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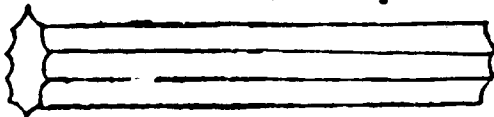
木 槽



夜 叉 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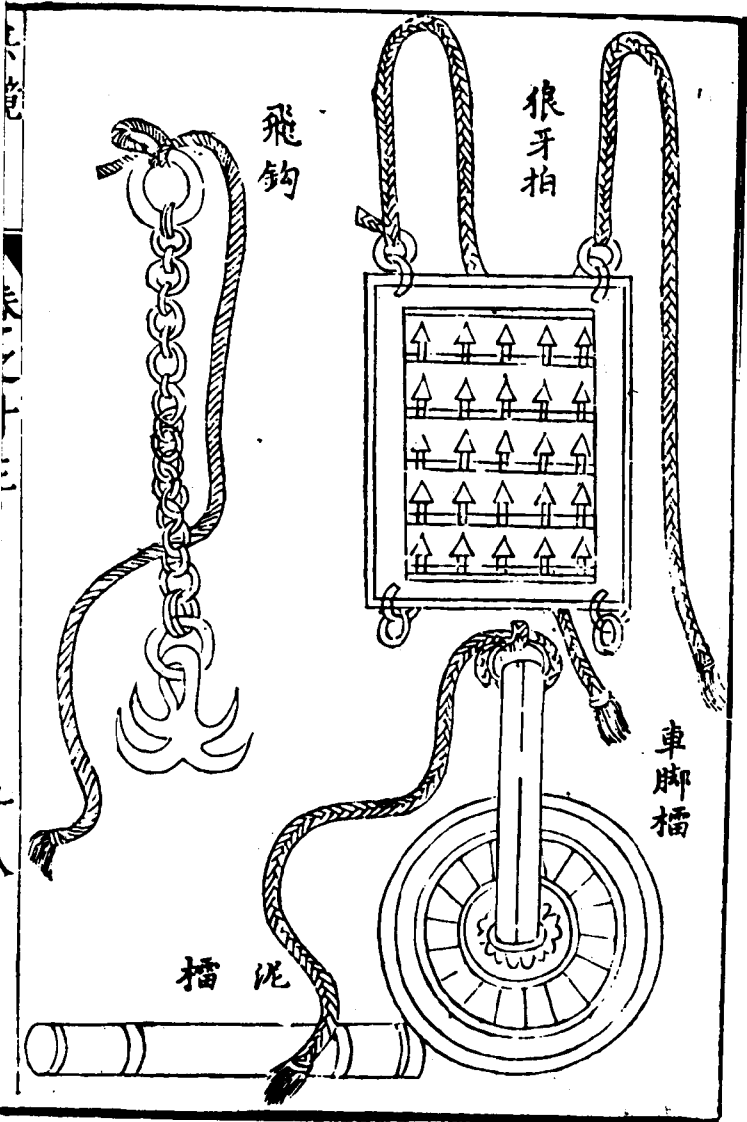
播 棒



兵鏡

攻守

七六八



兵鏡

攻守

飛鉤

狼牙拍

車脚插

插泥

七六九

木女牆頭形制如女牆以版爲之高六尺濶五尺下施兩輪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牆則以此代之。

刀車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刀密布之凡爲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

木橛以木體重者爲之長四尺徑五寸。

夜叉橛一名留客住用濕榆木長一丈徑一尺周圍施逆鬚出木五寸兩端安輪脚輪徑二尺以鐵索絞車放下復收並以擊攻城蟻附者。

搏橛如橛形燒塼爲之長三尺五寸徑六寸。

狼牙拍。合榆木爲箕。長五尺。濶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鐵釘二千二百箇。皆長五寸。重六兩。布釘於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刃刀。刀入木寸半。前後各施二鐵環。貫以麻繩。鈎於城上。敵人蟻附登城。則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車脚橇。以繩繫獨輪。以絞車放下。復收。

泥橇。用緊慢土。調泥入猪鬃毛。馬尾毛鬣。三十斤。搗熟。捍成長二三尺。徑五寸。

飛鈎。一名鐵鴟脚。鈎鋒長利。四出而曲。貫鐵索。以麻繩續之。凡敵人被重甲。頭有盔笠。又畏矢石。不得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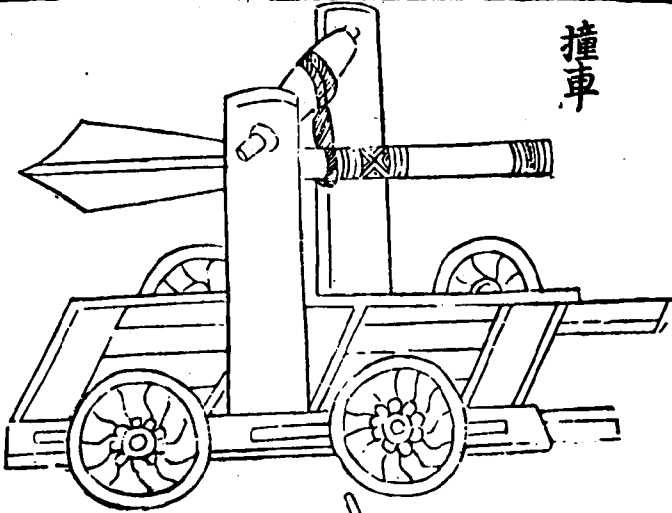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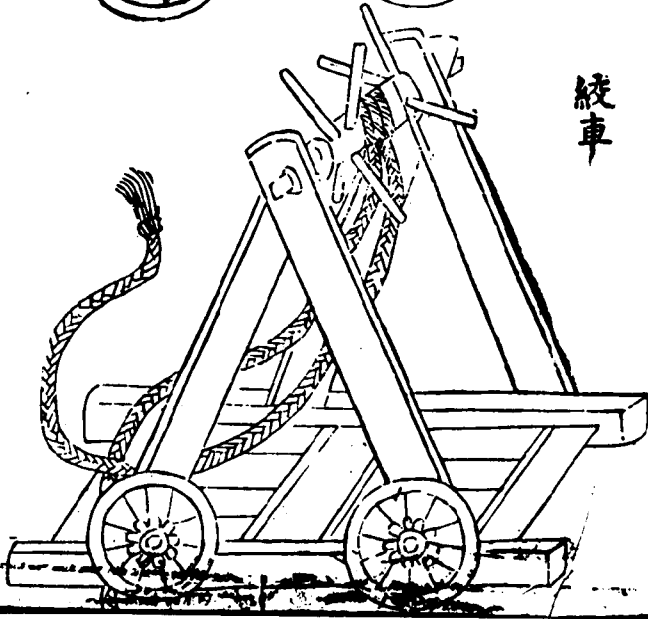
七七二

視候其聚處。則擲鈎於稠人中。急牽挽之。每鈎可取  
三兩人

撞車



絞車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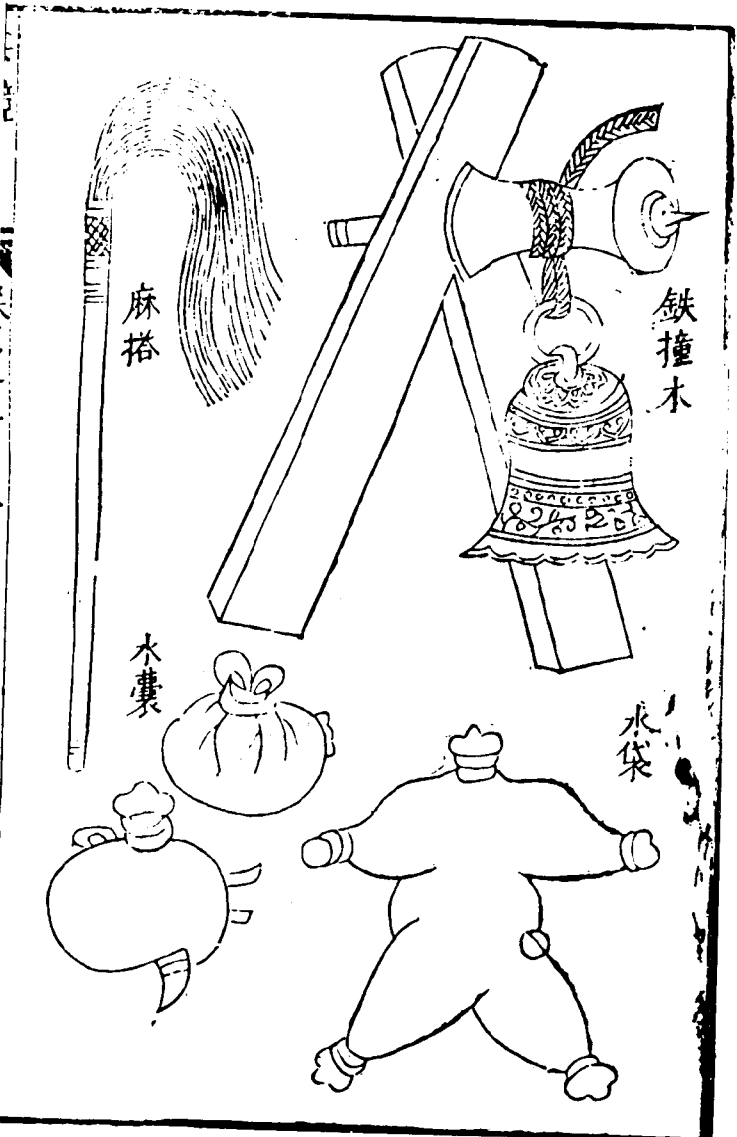
七七三

絞車。命大木爲床。前建二义手柱。上爲絞車。下施四  
 車輪。皆極壯。大力可挽二千斤。凡飛梯木幔逼城。使  
 善用搭索者。遙拋鈎索。掛及梯幔。併力挽令近前。卽  
 以長竿舉大索鈎及。而絞之入城。如絞木驢。待其逼  
 城。且擲大木檣石擊之。次下小石勿絕。使木驢內驚  
 懼。人不敢出。則使二壯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設轆轤。  
 繫鐵索。縋至木驢上。二人俱出。引絞車鈎索掛搭木  
 驢畢。復拽上。卽速絞取入城。皮屋以鐵捲爲質。生牛革裹之。開出入竅可容二壯士。  
 撞車。上設撞木。制如榨油撞法。以鐵葉裹其首。逐便移徙。伺  
 飛梯臨城。則撞之。



兵鏡

攻守



下城絞車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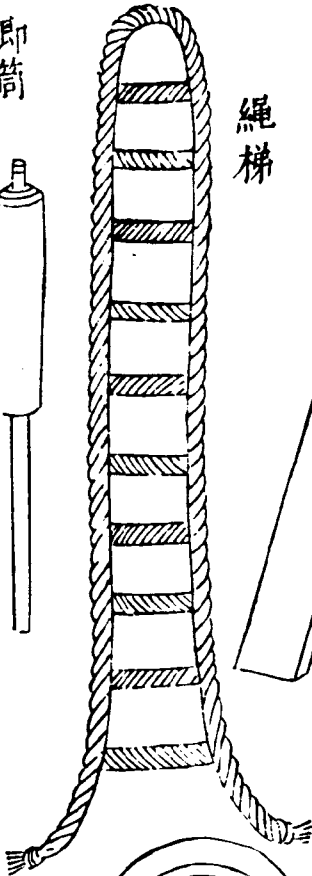
攻守

七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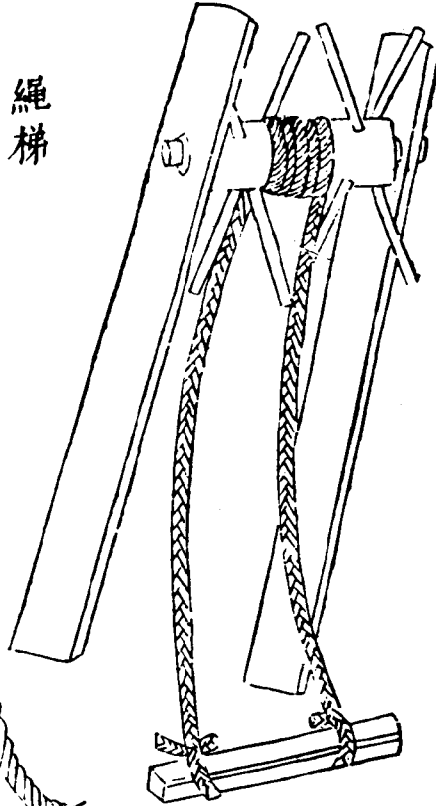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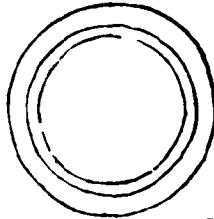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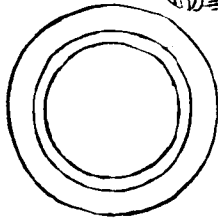
脚筒



繩梯



穿環



鐵撞木。木身鐵首。其首六鐵鋒。鋒大三指。長尺餘。鋒尖爲逆鬚。其竅貫鐵索。凡木驢逼城。卽自城上以轆轤絞鐵撞下而斷之。皮革皆壞。乃下燕尾炬燒之。水袋以馬牛雜畜皮。渾脫爲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節。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感水注之。每門置兩具。

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敵若積薪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軍法作油紙囊亦便。

麻搭以八尺捍。繫散麻二斤。蘸泥漿。皆以感火。

絞車立兩頰。木橫施轉軸。施十字絞木。垂兩繩。下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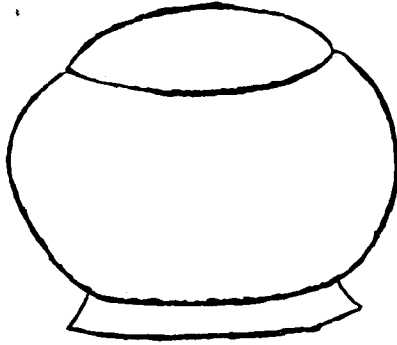
踏版乘之上下。

繩梯以巨繩繫橫枕爲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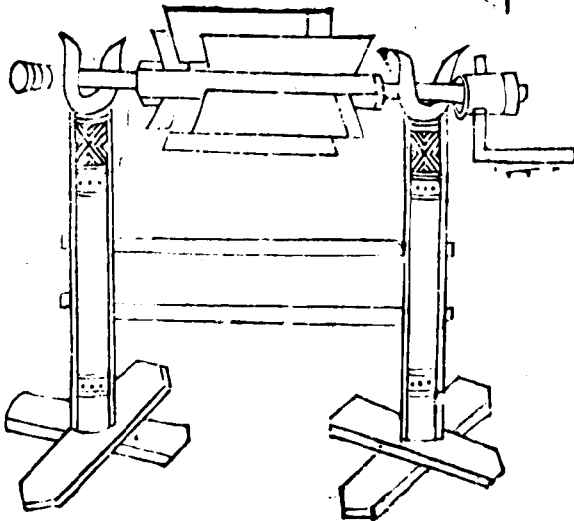
唧筒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木桿自竅唧水。

穿環鍛鐵或屈柔臆木爲大環以索繫之則用。撞車及城則舉環穿掛車一併力挽繩隨以弓弩兩傍射之。其車必翻射仍勿止。車下人多不被甲當遁走急。繼健卒擲薪芻以焚之。

甕聽



風扇車



工、鏡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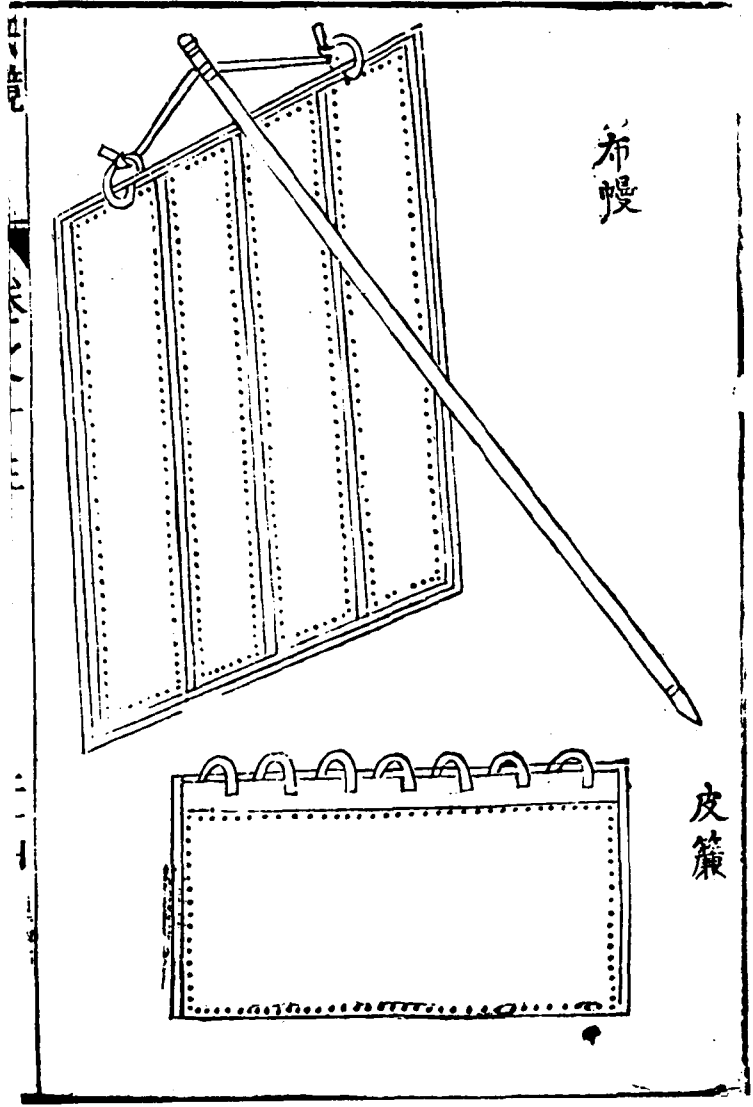
攻守

攻守

七七九

甕聽。用七石甕覆於地道中。擇耳聰人坐聽於甕下。以防賊鑿地道迎我。若賊開地道迎我。則急以霹靂火毬毒藥烟毬熏灼之。其樺燭鉄燈籠木燈籠皆用地道中點照。

風扇車。二柱二杪。高濶約地道能容。上施轉軸。軸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敵人。用扇颺石炭。簸火毬煙以害敵人。



兵鏡

布幔

攻守

皮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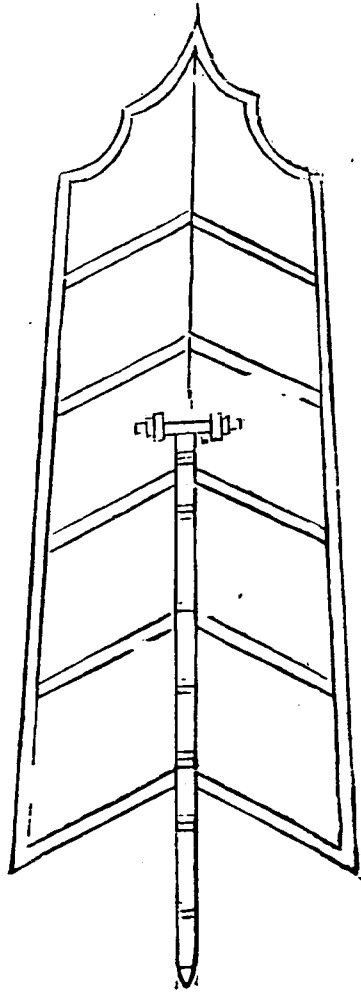
七八一

布幔以複布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居女牆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麤繩爲網。如布幔張掛。亦可護女牆樓櫓。

皮簾以水牛皮爲之。濶一丈。長八尺。橫綴皮耳七箇。凡城上有闕。遮蔽則張掛之。



木立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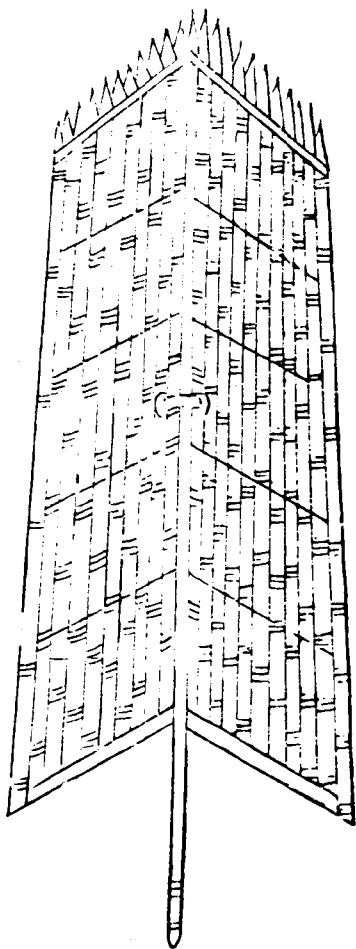
木立牌高五尺濶三尺背施橫樞連轉關拐子長三尺。

兵鏡

攻守

七八三

# 竹立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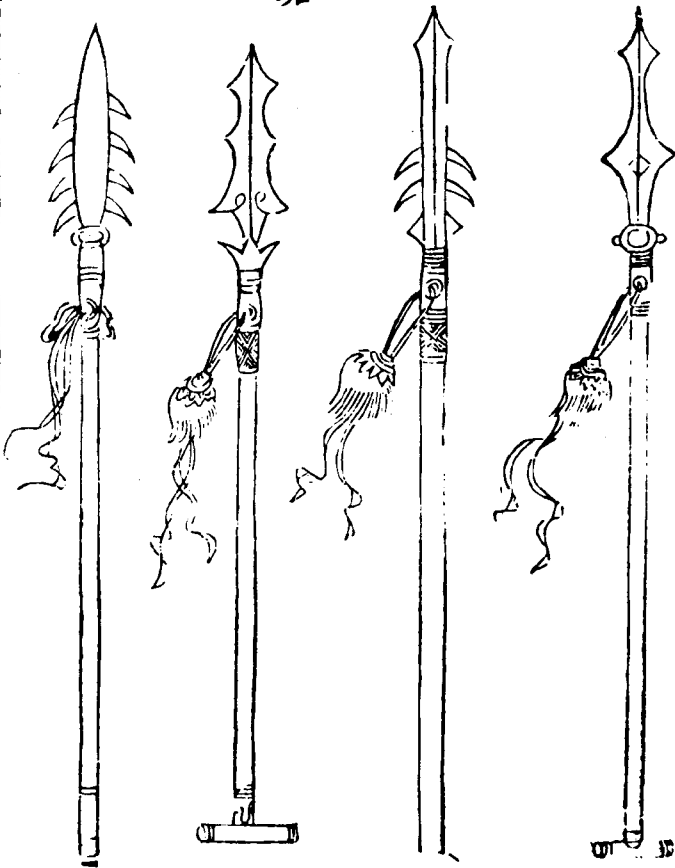
竹立牌取厚竹條濶五分長五尺者用牛皮條編成上銳下方餘如木牌之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空以厚竹編之尤堅皆楯之類也可以巡城及敵棚上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外。

拐突鎗

抓鎗

拐刃鎗

鈎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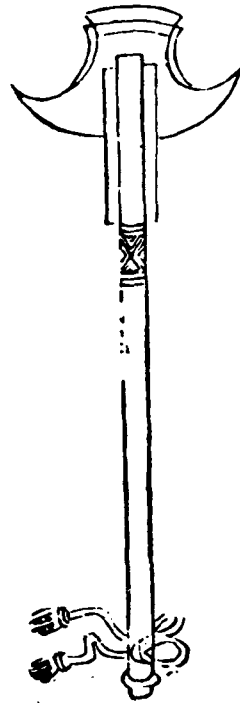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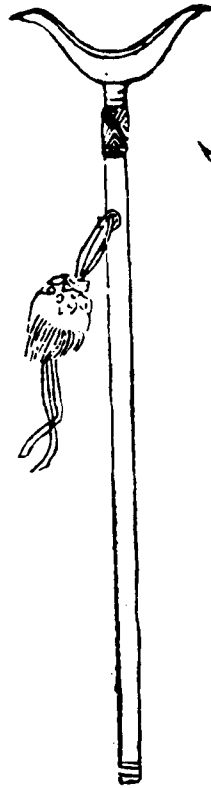
攻守

七八五

對手斧



叉竿



拐突鎗桿長二丈五尺。上施四稜麥穗鐵刃。連袴長二尺。後有拐。

抵鎗長二丈四尺。上施鐵刃。長一尺。下有四逆鬚連。

袴長二尺。

拐刃鎗。桿長二丈五尺。刃連袴長二尺。後有拐長六寸。鈎竿如鎗。兩傍加曲刃。竿首三尺。裹以鐵葉。施鐵刺如雞距。

剉手斧。直柄橫刀。刃長四寸。厚四寸五分。濶七寸。柄長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長四寸。並用於敵樓戰棚。踏空版下。鈎刺攻城人。及斫攀城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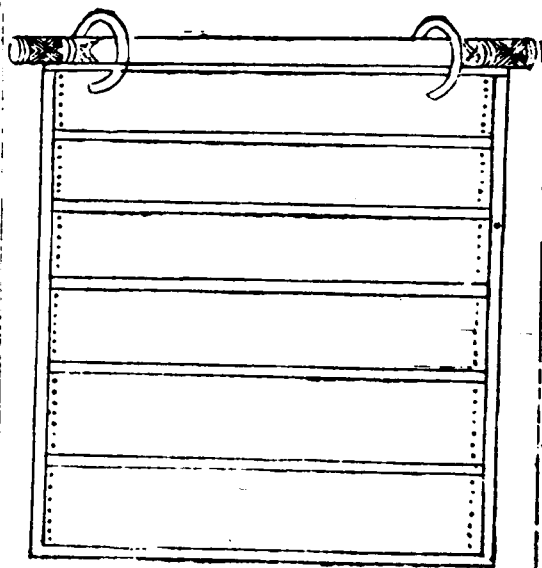
叉竿。長二丈。兩岐用叉。以叉飛梯及登城。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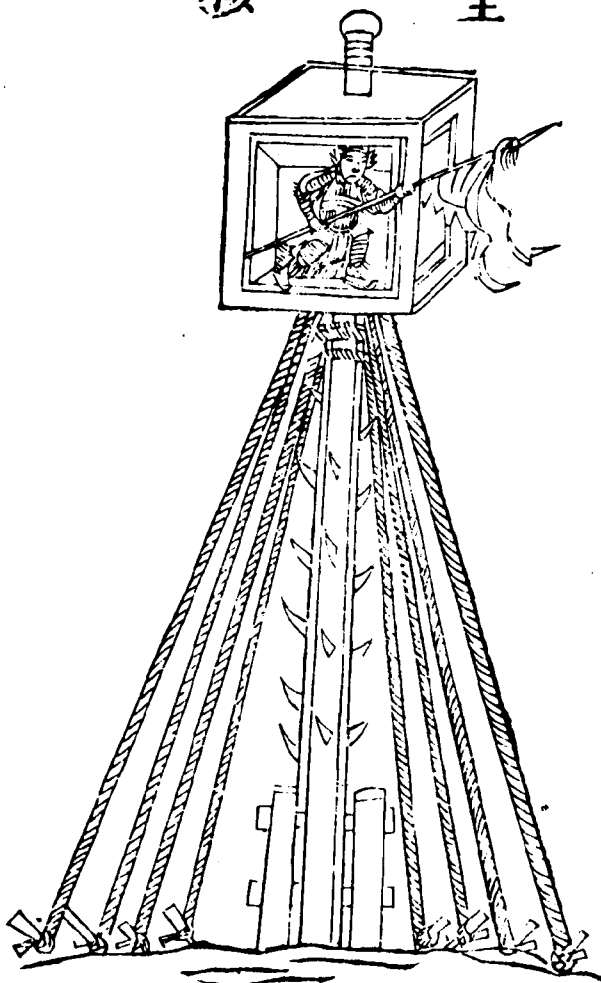
七八八

# 土色毡簾



毡簾制爲土色。凡地道兩傍皆橫鑿洞穴。可容十人。執短刀藏穴中。外垂簾爲蔽。與土色無別。若敵人攻奪地道。則出兵捍之。

樓 望



兵鏡

攻守

卷之三

二八

七八九

望樓。高八丈。以堅木爲竿。土施版屋。方濶五尺。上下開竅。過人。竿兩旁釘尋峰八十箇。用索三棚。上棚四條。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條。各一百尺。下棚四條。各八十尺。尖鉄檣十二箇。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樓用鹿頰木二。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鉄义層竿數條。如船上建檣法。其高亦有百二十尺者。棚索隨而增之。版屋中置望子一人。手執白旗。以候望敵人。無寇常卷旗。來則開之。旗桿平。則寇近。垂則至矣。寇退徐舉之。寇去復卷之。此軍中預備之道也。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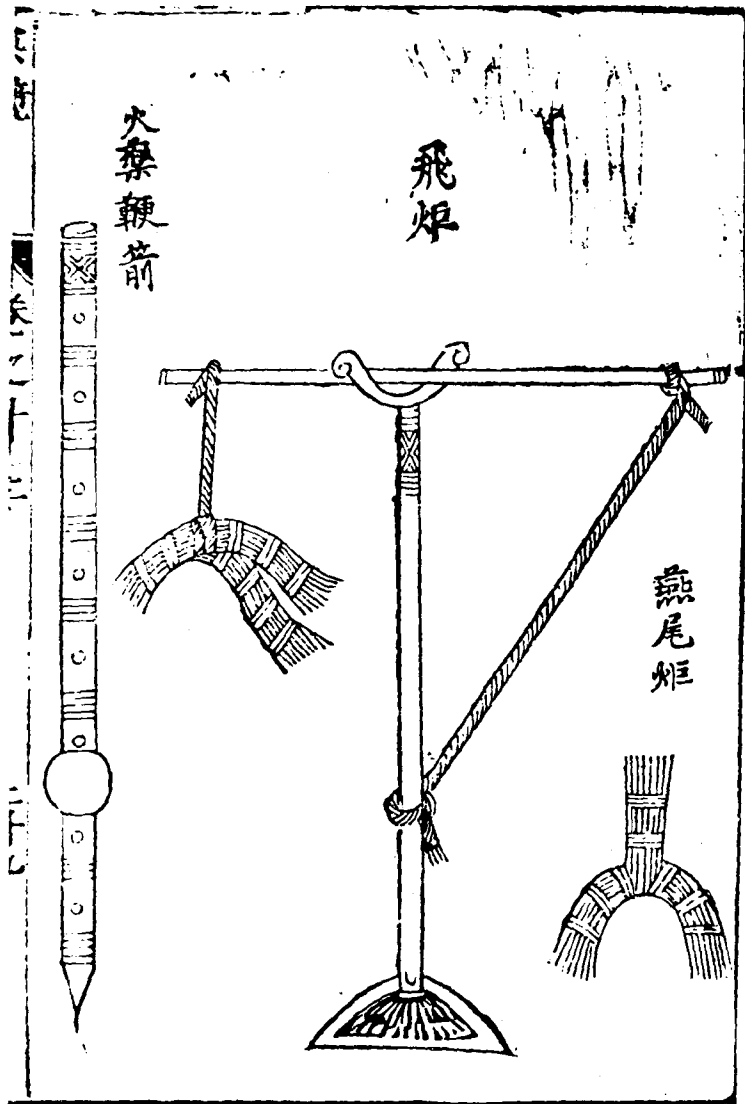
攻守

七九一

火藥鞭箭

飛炬

燕尾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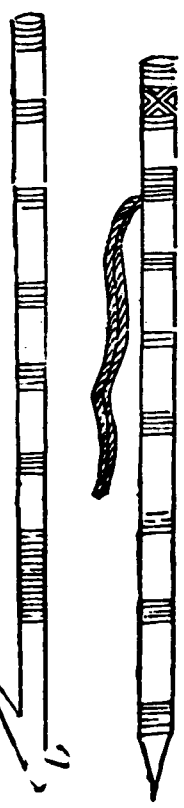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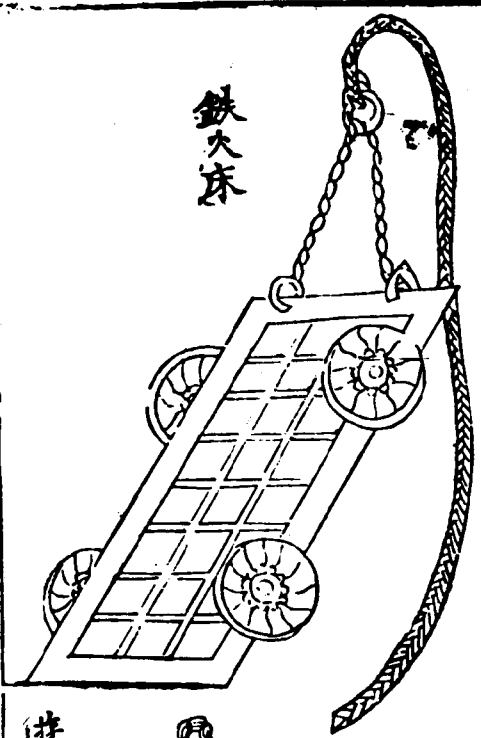
攻守

七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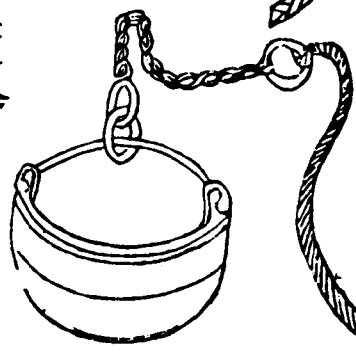
鞞箭



鐵火床



避火鐵箱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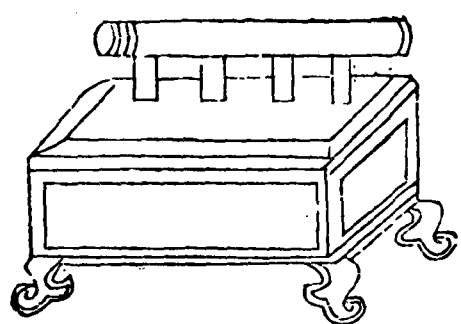
攻守

七九三

火接



筒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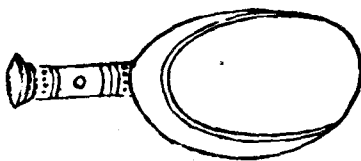


杖練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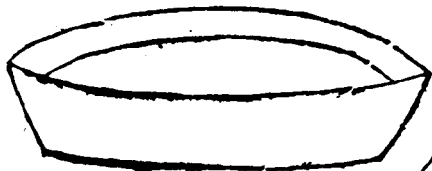


杓

椀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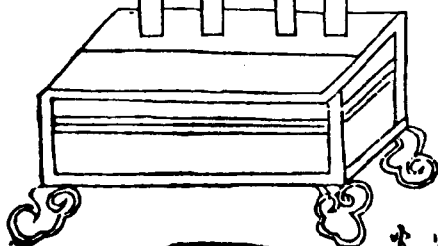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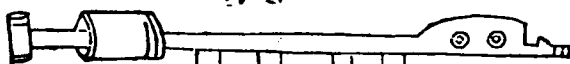
沙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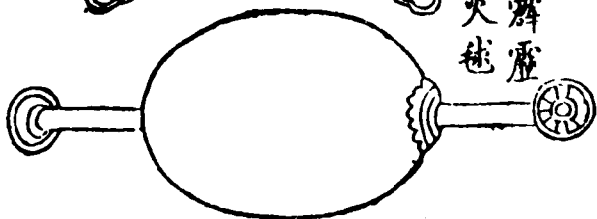
火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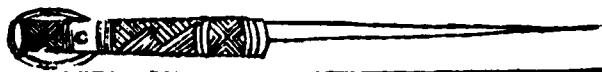
猛火油櫃  
筒櫃子裝  
成樣



霹靂  
火毬



通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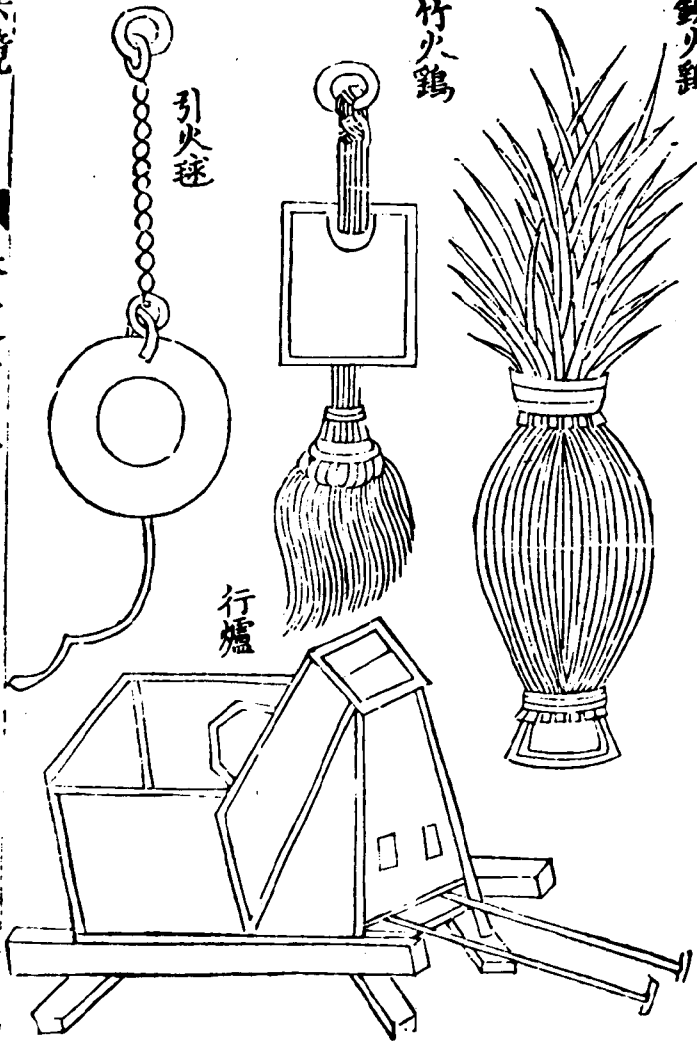


鉄火鶴

竹火鶴

引火毬

行爐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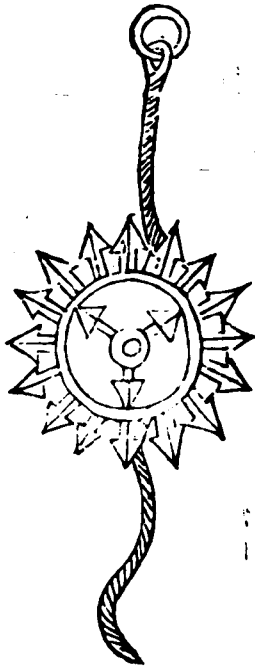
攻守

七九五

兵鏡

攻守

疾暴火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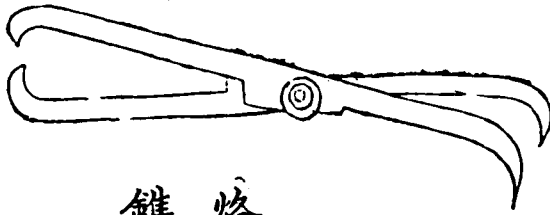
七九六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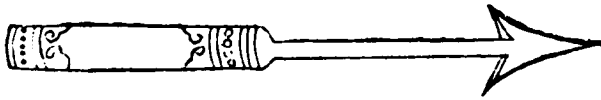
錐 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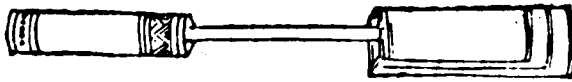
鈐 火



錐 烙



鉄 烙



攻守

燕尾炬束葦草下分兩歧如燕尾以脂油灌之發火自城上縋下騎其木驢板屋燒之。

飛炬如燕尾炬城上設桔槔以鐵索縋之下燒攻城蟻附者。

鞭箭用新青竹長一丈徑寸半爲竿下施鐵索梢繫絲繩六尺別削勁竹爲鞭箭長六尺有鏃度正中施一竹梟亦謂之鞭子放時以繩鈎梟繫箭於竿一人搖竿

爲勢一人持箭末激而發之利在射高中人如短兵放火藥箭則如樺皮羽以火藥五兩貫鏃後燔而發之



鐵火床。用熟鐵。長五六尺。濶四尺。下施四木輪。以鐵葉裹之。首貫二鐵索。上縛草火牛二十四束。自城絕下。燒灼攻城者。并可夜照城外。

遊火箱。以熟鐵如藍形。盛薪火。加艾蠟。以鐵索縋下。燒灼穴中攻城人。

行爐。鎔鐵汁。昇行於城上。以潑敵人。

引火毬。以紙爲毬。內實磚石屑。可重三五斤。熬黃蠟。瀝青炭末爲泥。周塗其物。貫以麻繩。凡將放火毬。只先放此毬。以準遠近。

羨藜火毬。以三枝六首鐵刃。以火藥團之。中貫麻繩。

長丈二尺外以紙并雜藥傅之。又施鐵蒺藜八枚各

有逆鬚。放時燒鐵錐烙透令焰出。火藥法用硫黃一斤四兩硝磺二斤

半匱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乾漆二兩半搗為末竹

茹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剪碎用桐油小油各二

兩半蠟二兩半鎔汁和之外傅用紙十二兩半麻一

十兩黃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以瀝青二兩半黃蠟

二兩半鎔汁和合周塗之

鐵嘴火鷄。木身鐵嘴束稗草為尾。入火藥於尾內

竹火鷄。編竹為踈眼籠腹大口狹形微修長外糊紙

數重。刷令黃色。入火藥一斤在內。加小卵石使其勢

重。束稗草三五斤為尾。二物與毬同。若賊來攻城。皆

以砲放之。燔賊積聚。及驚隊兵。

放猛火油。以熟銅爲櫃。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橫施一巨筒。皆與櫃中相通。橫筒首大尾細。尾開小竅。大如黍粒。首爲圓口。徑寸半。櫃傍開一竅。卷筒爲口。口有蓋。爲注油處。橫筒內有梭絲杖。杖首纏散麻。厚寸半。前後貫二銅束。約定尾有橫拐。拐前貫圓揜。入則用閉筒口。放時以杓自沙羅中。挹油注櫃竅中。及三斤許。筒首施火樓。注火藥於中。使然。發火用烙錐入梭絲放於橫筒。令人自後抽杖。以力感之。油自火樓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椀。有杓。貯油有沙羅。發火有錐。貯火有罐。有鈎。錐通錐。以開筒之壅塞。有鈴

以夾火有烙鐵以補漏

通櫃筒有罅漏以礮油青補之凡十二物除雞銜烙鐵外

悉以銅為之

一法為一大卷筒中央貫銅胡盧下施雙足

內有小筒相通

亦皆以筒為之

亦施梭絲杖其放法準上凡

敵來攻城在大壕內及傳城上頗眾勢不能遏則先

用葶藶為火牛縋城下於踏空版內放猛火油中人

皆糜爛水不能滅若水戰則可燒浮橋戰艦於上流

放之

先於上流簸糠糶熟草以引其火

霹靂火毬用乾竹兩三節徑一寸半無罅裂者存節

勿透用薄瓷如鐵錢三十片和火藥三四斤裹竹為

毬兩頭留竹寸許毬外加傳藥

火藥外傳藥注具火毬說

若賊穿

地道攻城。我則穴地迎之。用火錐烙毬。開聲如霹靂。然以竹扇簸其煙焰。以薰灼敵人。放毬者含甘草一說用乾艾一石燒煙。亦可代毬。

地聽於城內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聽事聰審者。以新甕自覆於井中。坐而聽之。凡賊至。去城數百步內。有穴城鑿地道者。皆聲聞甕中。可以辨方面遠近。若審知其處。則鑿地迎之。用薰灼法。法具霹靂

毬說

托文

火鈎

火鎌

鐵貓

毬

甕

柳罐

柳水灑

兵鏡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右常置城上。托义火鈎火鎌鐵猫濡氈。以救焚。甕柳罐以貯水。唧筒以使水。

水燈籠

鐵燈籠

燈搭子

蠟燭

樺燭

油

右常置城上。用以照夜。防賊攻城。

鍬

鑿

鐵鑿

尖斧

牛皮

石灰袋

右常置城上。鍬鑿鑿斧牛皮。以應緩急。石灰袋廳颶。以害蟻。附攻城人。以上並常用。更不圖形。

糞袍罐法

先以人清。于埽槽內盛之。揀淨晒乾。打碎用篩羅細。盛在甕內。每人清一秤。用狼毒半斤。草烏頭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黃半斤。斑猫四兩。石灰一斤。荏油半斤。入鑊內煎沸。再入薄瓦罐內。容一斤半者。以草塞口。砲內放出。以擊攻城之人可穿鉄甲。中則潰爛。放毒者。亦先以烏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 金火罐法

其制圍九寸。高四寸。其形圓。口徑八分。先用麻皮泥。次使麥麵泥。次又用猪鬃泥。逐層塗傳煨煖。後盛金

火汁以麥麩土泥塞口。用濕氈裹入砲內放之。其盛  
 金汁之器。則有生鉄篩盆。乃鑄成者。挹注則有生鉄  
 杓。熟鉄杓。若敵來攻城。有圍隊者。以金砲打之。人馬  
 中則解散。放時宜急。勿使凝結。凡砲拽三聲則放。此  
 可一聲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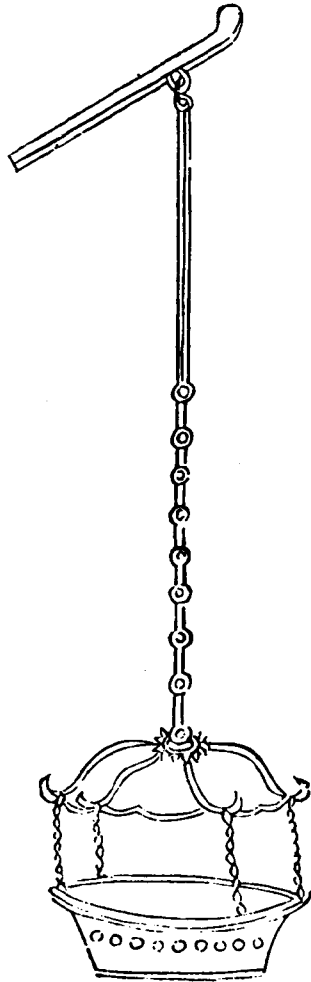
有警備照式

木桿出城五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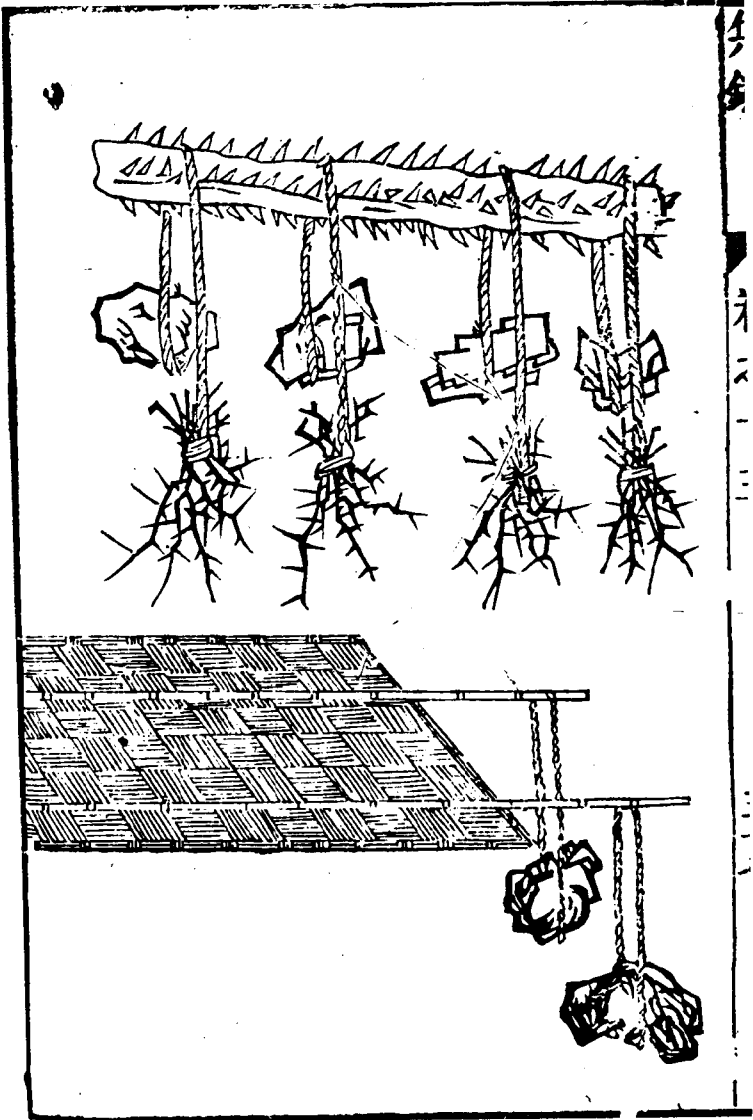
火毬式



鐵火毬。防夜之攻城用也。墜之半城中。燃以松油。火光下散。我能見賊。賊不見我。每十架置一具。較燭減易。

兵鏡

攻守



八〇八

右火毬既設。然慮風雨息滅。或守城人役。偶爾困倦。則置柰何木。每夜喇叭一通。即將此木置堦牆上。木上倒綴虎怕刺。用大草繩三尺長。以一頭繫刺一束。一頭縛二、三斤重石。將石連繩纏于木刺。垂墻頭外邊。賊若盜城。一經移動。則此物隨落。可能傷賊。堦夫得以驚覺。又於此木下。堦口之外。挑出七尺長兩竿。堦口竿頭繫大石。鋪駕浮籬於堦外竿上。又以一大石縛繩頭。繩繫于木。鬆緩其繩。又多取亂石。均鋪籬上。賊若以梯襲城。則頭觸浮籬。石俱墮下。兩竿翻入城內。則人又驚覺。

兵鏡

攻守

八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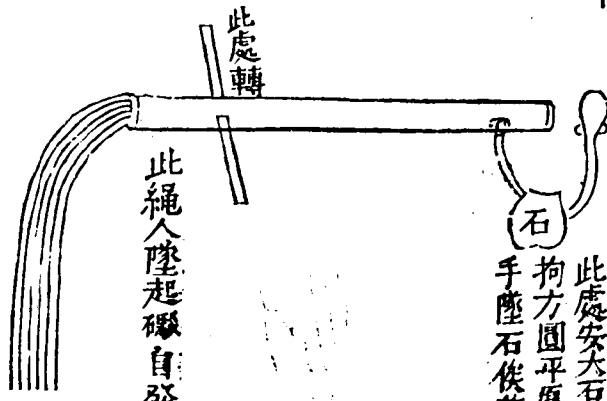
# 廳石



此圈石。掛上打去。石發圈落。用一握竹長五尺。繩繫頭作兜貯石。搖勢一擲而去。守城宜用。

此繩尾套在  
稍頭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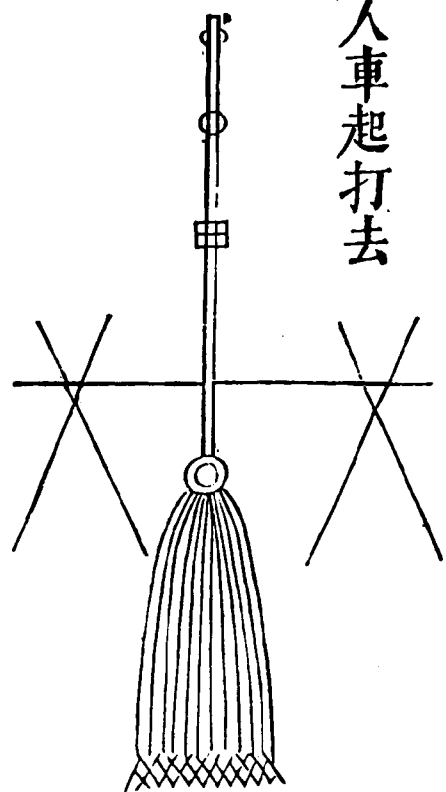
每繩長如稍之  
體不必拘定若  
千條但能舉其  
稍可矣每繩用  
二人扯之



此處安大石子不拘數塊亦不  
拘方圓平厚繩尾既繫一人攬  
手墜石俟前扯起放去

此繩入墜起礮自發石去

礮石用人車起打去之形



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單架者甚明。鮮人悟之。故重開明其勢。守城第一器也。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  
 乏之資。

被圍

許洞

我師為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甲兵堅利。儲畜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曰。盡我力焉。援之不到。俟敵困憊。出奇以戰。如光武。上鼓謀而出。如田單。如光武。即墨火牛之類是也。何謂即戰。曰。即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困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

兵鏡

卷之二十三

四十一

兵鏡

攻守

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四面皆敵示以  
 閑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陰將冲突也夫被圍者  
 當必安其內而後反其外可也。

限隔

今夫百重之城有數賊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  
 命于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正不知城愈大  
 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能城上設伏每  
 門設伏每巷設伏使賊欲登城一登即死賊欲入城  
 一入即死夫野戰尚欲取勝况有城可恃有門可恃  
 有巷可恃定險設伏賊不我測巷戰不更易于野戰



乎。

### 用砲

凡賊人用砲攻城。禦人亦嘗用砲。城闕內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而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才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在高處自然招賊。外賊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矣。假令於城裡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倘以爲砲在城裡。砲手不能見城外事。無由取的。則每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裡砲少偏。却令砲手

少那脚上大偏。則就令拽砲人擡轉砲座。如此照料。施砲少有不中。又城裡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能如此。雖賊用砲何能爲也。

### 新城

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篋籬。但可遮隔弓弩。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曰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上頭墜下害賊之物可也。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或難遏。宜

便於城裡脚下取土深濶裡壕去壕數丈再築重城  
一重對舊城門不可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裡壕又  
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  
過填外壕必不能填裡壕賊若入得大城直行不得  
須于裡壕埂上新城脚下繚繞二三里地方始入門  
新城上人直下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之死地  
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猶不敢豈肯用命打城  
如此爲備賊兵雖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矣

### 突門

宋時京城周圍之地約一百二十里當時禦賊者諸

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爲守之計。不獨宜大啟諸門。仍于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有數十座。齊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碍。城上觀望。敵人嘹哨。乘便處。卽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備多則兵分。兵分則兵寡。兵寡則兵疲。彼自不能久攻。所以敢自剗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也。蓋恃其自于城內。設除已備。賊入城而死耳。昔晉王浚。遣鮮卑末柸等。部五萬之衆。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

孔萇以爲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卽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俟其未陣。躬率將士鼓譟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耒杯等。萇乘勝追擊。滿尸三十余里。此守中有攻者也。

### 門樓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賊用火砲擊樓。城外有壕。而賊用洞子壘填壕。城高數丈。而賊用天橋鴛車對樓。幔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柰何賊人攻械。亦前古所未有。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

于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方徑尺許空眼。以備  
覘望。及施設鎗路。則砲雖在外數多。悉不能及。又城  
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裡百餘步。不獨賊矢石不及。其  
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裡便是陷窹。蓋百步內兩  
壁城上。下臨賊人。一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  
橫築護門牆。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二三丈。城門啓閉。  
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耶。

羊馬牆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堦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  
及一丈。厚及六尺。牆內脚下。亦築雀臺。高二三尺。濶

四尺。雀臺上與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鎗路。一如大城上女牆頭。牆牆重疊。雀臺上埋排杓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賊于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雀臺上與大城下所施矢石。則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牆。無敢入者。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寨。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仍于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于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

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內。反害牆內人耳。又不可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鎗。又于大城內脚下。作深濶裡壕。度地五六丈。可作往來路。壕內又築裡城。排扒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用此設備。雖使賊人善攻。不足畏也。

城堡懸樓

楊經

凡懸樓體制。高七尺。濶八尺。出牆六尺。一樓止用十人。而十人用兵。可護百丈。其餘梁口。卽不用人。亦可。其益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掩火門。在我得以視彼。而彼不得以視我。其益二也。門之左右。隨使用諸般。



火器。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卽雜以弓矢亦可。其益三也。樓底之門。上繫蜂窩大砲。使其左右遊擊。使賊不敢倚衆以齊攻。其益四也。夾牆之內。時置滾虎圓砲。使其往來衝擊。使賊不得恃猛以近牆。其益五也。又樓相設。約可兩三箭之地。得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施其一面專攻之計。其益六也。上下三處以砲擊。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不得恃其齊心。捨命之勇。其益七也。樓在各面視聽。卽賊使詐使巧。便能知覺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襲取之謀。其益八也。况支更鼓者。亦在于樓。雖昏夜必知賊動靜。其與

在城牆內往來提鈴不能外視賊以致潛耙上城者異矣其益九也。又况戰守者俱在于樓雖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雨腰舖或睡着隱藏以致賊因雪上墻者異矣其益十也。

無城能守

汪鏜

或問守城之法固聞之矣無城堡者奈何曰城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難易雖在于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也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爲守吾未之

前聞也。曰不然。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爲其志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明。士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動。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常用計以撓之。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窸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衆。彼將聞之。而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街市而習爲巷戰之計。豈有不能自保者哉。曰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

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旁門屋中。橫而衝之。皆是也。然湏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放火。難規禦矣。街濶者。戰卒不得自塞其路。每人執鎗單擺。或於街左。或於街右。魚貫而列。俱斜向前立。鎗頭皆向外畔。當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將自不敢前進矣。曰是法也。但宜于陸地也。其在水鄉村鎮。如之何。曰陸地以木城爲野營。水鄉以水兵船爲野營。其以戰爲守一也。曰敵強我弱。不勝柰何。曰守者非徒填門守堞之謂。戰者非徒戈矛擊刺之謂也。填門守堞。敵易視我。我軍之氣先怯。乃

痴愚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爲幸。攻卽破焉者也。戈矛擊刺。勇力相格。非已卽彼。安危不保。亦痴愚之將。以三軍之命。爲僥倖之圖。易於取敗者也。吾聞古之善戰者。不然其戰也。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爲變。以有意而制不意。以有備而攻無備。無形者勝。有形者敗。其戰也。不脫乎金木水火土之五器。而五器之中。各藏三戰之妙。何謂三戰。曰天戰也。地戰也。人戰也。戈矛擊刺。不過人戰中一端耳。是故不通天文。不知地利。不諳人情物理。不可以爲將。

### 援城

夫攻城者其兵必分。一分爲攻城兵。一分爲備戰兵。一分爲運糧兵。一分爲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假使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爲之援也。何也。且以五萬兵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作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在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

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至于一齊敗衄也。

### 守城條畧

一寇賊將至。城外側近有高原大泉。及有江河湏防。決壅灌城之患。或山或水或要路。預先四面引兵結砦。以爲犄角。以戰爲守。則守固不可遽閉城隅。自投絕路。

一于城外聚集軍民。折斫房屋。大小竹木作木柵。週圍密下。枯簽七星樁。外開深溝。置起吊橋。過夜下。鐵蒺藜。地柵板。差人伏路。城門當路。安置轉關機。

子身 卷之十三  
橋木馬子。陷馬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好。網  
城裡重門擊柝。鳴鼓知更。提鈴巡警。以防奸宄。

一于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草撤屋。凡井中  
有泉。皆投毒藥。至木石磚瓦。交芻餼糧畜牧。與居  
民什噐。盡徙入城內。徙不逮者焚之。

一主將閱視守禦噐械。各令牢具。又預穿井無數。井  
但不可近城。又備糧草布帛。蓍荻石灰。沙土。鐵炭  
松樺蒿艾。膏油麻苧。皮毡荆棘。篋籬釜鏊。盆甕桶  
缶。木石磚竹。鋏鑿。鏡斧。錐鑿。梯索之類。

一凡委積及樓棚。門扇。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



毡覆泥塗。

一棚樓下。隨處積補木桶石鎗斧。及他短兵。外立弩車砲架。棚樓女牆上。加篋籬竹笆。城中立起望樓。一賊若于城外高山之上。置起望樓。窺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卽與居民牛馬。盡與披掛衣甲。于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在前。老弱在后。俱要相接。

一籍民中壯男爲一軍。以充防人。壯女爲一軍。以隸雜之。老弱爲一軍。以供飲飼。放牧樵採。三軍毋得相雜。恐生奸邪。

少錄

卷之十三

一主將延問軍中或民間奇謀勇力機捷跣地精伎辯口之士如鷄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訪用。一城上每將各立一典掌呼索自用先作小旗數十枚有呼索卽大書物名貼于旗上舉以示城下仍預檢備用之物各爲部分使吏支當謹伺見舉旗則應送城上城下三步給雜役三五十人掌負挈所需之物。

一街巷各遣一官督領通夜張燈以察奸人出入與軍士之私相過從者

一量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以防非時抽

易。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有將。別令虞候領戰隊。作雌雄契。持以巡城。所至與守隊勘。同乃過。

一若賊勢外扼。士心內貳。則或轉左隊以爲右。易前軍以爲後。或一日數易。或數日不移。又間使人持僞契巡行。以驗試將士。

一每將各設四表。賊來近。舉一表。賊至城。則舉二表。賊登城。則舉三表。賊攀女牆。則舉四表。夜則加燭于表上。虞候戰隊視舉表處急援。

一如賊已向城。棄城壯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上以

綵旗詐爲颯使敵人仰望城上卽順風吹颯糠粃  
石灰昧其眼目次用金斗猛火油灑之施放弓弩  
火毬火鵝鞭箭射之以糞砲污磚石打之

一賊在城下則用大鈎燒紅垂下賊攀懸之則損其  
手賊若填壕則爲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藁橋械  
一賊傳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橋木橋石以擊之墜飛  
炬以燒其攻噐下火床及以行爐鎔鉄洒灼之樓  
棚踏空版內雜出短兵下刺登者若登者漸多則  
禦以狼牙鉄拍手漸攀城則以連枷棒擊之剉手  
斧斷之

一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鉄環木環。放猛火油。賊以雲梯倚城。則引义竿推撞車。

一賊以木驢控城。則用絞車鉄撞燕尾炬壞之。賊飛石砲。則張布幔繩以遏。

一賊爲地道來攻。則爲地聽。候其來方。穿井邀之。以霹靂火毬雜兵等害之。賊附高穴城。則縋遊火箱灼之。

一賊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堙下。引取其土。其堙自壞。或城內薄城起堙相對。盛兵抵禦。

一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义火鈎火。

鎌、柳、錐、鉄、猫、手、唧、筒、之、類。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一、應、棚、樓、器、械、雖、已、塗、覆、亦、頻、舉、麻、搭、潤、護。

一、賊、以、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水、加、則、油、焰、愈、熾。

一、賊、若、縱、煙、向、城、則、列、甕、缶、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面、于、上、其、煙、不、能、犯、鼻、目。

一、賊、夜、圍、城、則、每、五、十、步、以、一、犬、繫、城、下、置、食、其、前、城、上、聞、犬、吠、則、緹、火、下、照、舉、表、加、備、又、于、城、半、腹、每、十、步、係、一、燈、籠、或、以、鉄、火、架、燒、松、節、或、束、蘆、蒿

爲柳插松明樺皮可照城下。

一賊或攻推女牆者。則以木女代之。或攻壞城門。則以刀車塞之。

一于城外預設伏路人。不拘晝夜。但放起火三枝。砲響三箇。就有賊來偷城。中軍瞭見。車起大旗。軍馬火速上城守禦。

一賊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則壅塞諸門。察視城中陷穴之處。悉加傅築。城內促圍。望外水高下。別築濶牆。牆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隊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洩水處。十數步開一井。井內各相通。以

洩疏之。若水已入城。則于新築牆外。作船二三十隻。選勇士習水戰者。每船三十人。質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鏃鏃。遣暝夜從門。啣枚並出。決賊堤堰。破賊營砦。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已覺。則城上鼓譟爲助。

一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突我城門。我當僞爲不知。開門以待。于道路設陷馬坑。機橋于重牆曲巷內。出伏兵掩擊。逼陷之。或約過一二百人。卽下重門。插板使其前敗後絕。

一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得。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



以擊鮮圍。先爲暗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  
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  
精騎。啣枚擊之。擊敗不可遠襲。或我兵已出。賊突  
門而入。則自城上向裡。連下巨石擊壓。以斷其入。  
一城中日給百用。至于水漿。皆有限量。令民竈俱爲  
天井。高突防火。仍預下令。凡失火者。斬杜姦人也。  
或城內火發。只令本坊官吏。領丁徒赴救。仍急報  
主將。主將遣左右親信人促往。

一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動。主將命擊鼓三通。自有  
安頓。城上吏卒聞鼓。不得輒離職掌。民不得奔走。

街巷。

一賊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舉高物。如竿表之類。及吹擊樂器。恐爲賊內應。

一凡城中有使至門者。徑導詣主將。裨校民吏。不得輒見。如得賊中飛書。不得輒讀。持就本營。對衆封送主將。

一凡有曉星氣術數之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恠異。以惑衆心。

一凡號令一出。主將並副將以下。不得專異指揮。違者論以軍律。

兵鏡卷之十三終

兵鏡卷之十四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王宣父

編輯

同邑汪仲弘納銘父較正

火攻

夫火之爲用。爲五行之最烈。古人知火之性烈而不可犯。又察其性之同者而共成其勢。如礮生於土。硝生於水。灰生於木。鑄金爲器。納藥於中。而閉塞之。發之以火。其聲如雷。乃萃五行並用之妙。以象天地之

兵鏡 卷之十一  
 威也。後世復推而廣之，千百為種，皆起於心上之經綸。巧難盡述，然而火攻有三要：一曰察天時，二曰審地利，三曰士慣習。能明此三者，而火器斯可用矣。夫天時何以察也？火攻之用，以風為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風生，風火相搏，斯能取勝。故為將者當知風候之時，以月行之度準之。月行於箕度十九、軫度十七、壁度十七之時，以月行之度準之。月行於箕度十九、軫度十七、壁度十七之時，必有大風，又仰觀星宿，光搖不定，如眨眼狀，三日內必有大風。若黑雲夜度斗口，或黑雲飛塞天河，如魚鱉猪龍之狀。主次日午未時風雨交作，天河惟有雲來往，無黑塊相接而

行者其風不久。四季各有天方度數。熟讀風雨賦等

書。

具後天文卷中

則百無一失矣。此天文之道。不可不察也。

夫地利何以審之。夫火攻之法。固在于得天時。而尤貴於明地利。不明地利。而施放不得其宜。是以有用之器。而施於無用之地也。夫曠野平原。遠擊者勝。謂用遠到之器。而預摧其鋒。叢林窄隘。近擊者勝。謂用巧準之器。夾擊之。使首尾難救。漫坡盤谷。埋擊者勝。謂如孔明之計。而設伏葫蘆。長江大河。迎擊者勝。謂先用大船乘風順擊。後用大砲沉溺其舟。憑高臨下。用重器以壓之。謂用駁石之類。借勢下擊。如兵法云。

走圓石于千仞之山者是也。以下擊上。用鉸器烈火以噴之。謂用鉸齊擊。使敵不敢出頭。順風噴火。飛砂之類是也。若彼此皆有火具。卒然相遇。不及成陣。其勢易亂。若不先用遠器擊之。何以摧彼之鋒。而定吾之氣。彼此皆札營。欲劫輜重。若不先明伏路。其勢易疑。故先用號器。四面邀擊。則敵兵可駭而走。城外擊內。必攻其瑕。一入其瑕。堅者無用。城內擊外。當攻其堅。敵堅一挫。其圍卽解。水戰必占上風。陸戰莫近草木。兵少必用號火。兵弱必資煙障。此地利之道。不可不明也。士慣習何以言之。夫火器與諸器不同。非膽

大氣雄者不可任。其聲大。其器重。兵多不願習學。且衝鋒勢必在先。論功易至。落後使非教練有方。賞罰獨重。則雖有天時地利可乘。而兵不堪用。亦無濟也。今之火器。凡遇敵人。湏定班次輪打。技有長短之分。使其聲勢不絕。則敵人自畏。若見敵卽放。及至近敵。其已放者。急裝不備。是與空手之兵何異哉。大抵火器之用。寧長技短用。不可短技長用。此亦至當之論。敵人縱千百而來。其驍勇者亦必無幾。蓄吾神器。有矢道同的之妙。專致其驍勇者。又何敵不摧。此握機之妙用。又不可不審也。

火攻問答

王鳴鶴

客問中國制勝之具。當以火攻爲第一。以其象陽也。但今時將官爭談火器。千百爲種。用之百不一效。或反至誤事。其間真實可用。宜攻宜守。子當爲我一一言之。荅曰。火之一器。號爲神器。器以神言。言不可測。不可禦也。夫中國之與夷狄。只在習與不習。又在藥料之有無。不在陰陽也。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于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後此交販。亦



且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踈。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黃之饒。而反以鳥銃爲威中國之具。甚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故必嚴厲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夫國初私販硝黃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平羣兇之後。火器收之于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今人非不或得其方。或曉其制。殊不知制

藥有方。而用器有地。施用有機。而精器在人。彼昆吾巨闕。器非不利也。以懦者持之。見敵而走。雖利何益于用。同一火器也。善用者足以敗敵。不善用者實足以自焚。故孫子繫於兵法之末。以示慎重之意。良有以也。客曰。火器之制。能指示否。荅曰。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煩卽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使振壞。實爲圓機。

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煮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觸污。蓋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也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萬之衆。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鉄。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

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嘴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嘴必用手擊。常易爲勞。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礮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嘴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鉄盔鉄甲。雖利刃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銃也。南

方倭苗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筈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針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之利也。大約天下之器。原無利鈍。惟在習之何如耳。習之既精且久。皆可得名。我以名勝人。人以名畏我。如倭之刀。虜之箭。苗之弩。之類。

聞者生懼。將官用兵。貴因勢利導。能相地置器。因時制宜。何有定器定人哉。客曰。鳥銃三放而熱。三眼三放而止。必待另裝。雖有輪班次第。恐敵人不退。倉卒不濟。柰何。更有出于三放之外者乎。荅曰。快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矣。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間。卽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于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

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客曰：「火箭如何？」荅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長。過于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鎊。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鏃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中三寸。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蹴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銹交接處。須用筋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于今時之用。見敵惟啻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于無

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峰。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或外假以龍虎之狀。獅象之形。千態萬狀。總之一火箭之名也。善用者。長技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百枝。裝成一籠。總一火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只伺二三十步之內。間隊而出。平按地上。直衝而去。雖山岳可摧。况倭虜乎。若遠遠見敵。卽先放了。何益于事。一長技短用之間。有無窮之妙。此真必勝之訣。知兵者自得其妙。



又長鎗之上。可用火箭。人人知之。亦是遠遠放去。徒費工料。今鎗上各帶火箭一枝。其法用黃藤紐做二扣。光滑不濫。以火箭一枝或二枝安入其內。其火信要長。外用一小箭桿竹。削破一半。用刀剗空。將火信按于半竹之下。用細麻線縛于鎗上。要在鎗之半中。其所縛之竹。不碍下節。使鎗信藏半竹之內。下出一二寸。人帶火繩一小段。不拘左右。以拿鎗前手中指夾之。伺賊至三十步。方反手點之。其信已燃。隱入半竹之內。敵人不覺。惟兩手執鎗向敵廝殺。其信燃至火箭後門。敵已與吾接刃矣。其箭一發。對面而去焉。

兵鏡

卷之十四

有不中之理。敵人着箭，其鎗卽至。敵人躲箭，其鎗亦至。鎗不中而箭中，箭不中而鎗中，此勢險節短之妙法。百發百中之玄機，操而熟之，可百戰百勝。予半生妙用，專在于此。制噐之法，用噐之精，不可不留心也。然此法無難，無分智愚。一說就解，縱百萬之衆，一夜教之卽成精兵矣。然就裡尚有玄機，惟智者心會神運。若就說破，恐有外泄，傳之四夷，反成無敵之噐。縱以余當之，亦難破也。客曰：火毬、火磚、火礮之制，願聞其詳。荅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爲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

有曰內用毒火毒煙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烟。卽令人立時死也。凡迂緩不情者。余不敢用。呼吸之間勝負已分。若等中毒人死之時。大事已去矣。火毬火磚火礮。此三者軍中必用之物。但用之各有其時。各有其地。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丟入彼船。

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脚步。無不利者。至於火礮專爲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礮外。遇船燃着丟去。然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之水中。不然則反爲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礮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礮破。礮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毬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

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爲累。况臨敵之時。手忙脚亂之際。易至失錯。二物用之水戰。不如火礮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未及害人而先自害。凡將官用一舊法。思一新制。必先求有益於己。而後思致傷於敵。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方爲萬全之計。微倖之事。安可用之。今之火礮。惟多以投之。似不在戚公火桶之下也。客曰。火礮之製。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

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柰何。答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鉄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簾之薄。一射徑過。何益于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慮透過。當于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如

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抵不可。其制用堅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其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灶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客曰。火飛抵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噐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噐。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

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爲有力。火飛抵之外。而又  
有火妖之說。何以明之。荅曰。火妖與火毬火磚。總是  
一般。只是方圓之形不同。而於中用火鎗火刀。或毒  
藥煑炒不同耳。所費甚繁。而取效未必如所說之妙。  
發遲發速。利害相半。恐軍中愚蠢之兵用此。未必能  
盡使利而不害也。客曰。昔諸葛有地雷之妙。今可行  
乎。荅曰。可行。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決  
數尺。卽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  
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卒發。况下一部地  
雷。要費無窮心機。一箇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悞



事。客曰。其制可得聞乎。荅曰。此無難者。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于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鉄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客曰。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聞有七利。

可得聞歟。客曰：竹將軍卽竹發楨，雖木亦可爲之。亦  
謂之木發楨。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不  
似銅鉄崩毀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  
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  
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  
負。其利五。易於分佈。易於捨擻。其威猛與銅鉄相等。  
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  
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  
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  
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默會。客曰：默會一言。吾已

明之矣。而又有百虎齊轟。五虎出穴。一窩蜂長蛇破敵。羣鷹逐兔。飛刀飛鎗之類。何其繁也。皆稱衝鋒之具。何者。爲最。荅曰。以上數法。皆火箭之變也。各立異名。惟人所命。總之大小多寡之不同耳。實別無奇巧。爲將者量敵之衆寡。而用器亦有多寡之別。惟軍中事事皆宜預備。則無不可用之器矣。其制與火龍同。不必逐件詳之。但存其制而已。客曰。數者皆火箭之變。誠用之在人矣。然鞍馬之上。弓矢之間。亦可發火箭。歟。荅曰。能之法。有火馬之制。用竹扎作人形。將大木砲一具。并火箭數百枝。各列有次第。外用木做鞍。

兵鏡卷之十四  
架一付。將假人釘于鞍架之上。用五色裝如人形。手執器械。一陣定。用幾騎。臨時將鞍拴于馬上。用中等性烈之馬。兩邊夾制。使馬不得回轉。其尾繫以棕蔴。侵以油脂。其信盤曲于假人身上。臨發之時。人馬兩處點火。將馬縱去。馬尾燒痛。雖敵營亦衝入不顧矣。此亦田單火牛之遺智也。夫田單用牛于穴城之中。牛不能轉。且外兵圍合數層。而沿城道狹。故觸之者無不傷。今以曠地用之。馬多戀群。萬一不肯行。回衝傍走。一馬一器之費。亦不爲少。人將柰何。凡非吾所明之事。似未敢必爲可用。至于用竹筒內乘火箭十

數枝帶于馬上。臨敵用之。或可耳。至于用弓矢可發者。乃箭之焚帆。火石榴箭。一名螺獅箭也。法用箭一枝。將明火一砲。用松香潤布二三層。包明火于內。縛于箭頭之上。將火信先點。將弓拽滿。待火出方放去。水戰可焚帆。陸戰可焚寨。或焚城樓等項。皆可。客曰。火馬不可用也。火車何如。荅曰。車戰。吾素講之。惜未嘗一用。夫古者以乘紀國。莫重于車也。後狄人毀車爲徒。而制始廢。不獨車戰之制不行于天下。後世而先王制兵之意。從此湮矣。此後人所以多野戰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以我

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咲以爲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所謂有脚之城。無糧之馬也。柰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客曰。虜馬一入。雷擊風馳。不能與較。遲疾。則無救于搶掠。無補於敗亡。來不能遏。其入。退不能阻。其歸。將焉用之。荅曰。曷不考諸古人之得失乎。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爲匈奴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堡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常遣。夫間諜遣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

知壁堅清野。則虜入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于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虜未有不捨此而之他者。他處應敵。亦復如此。凡虜所到之處。皆如此應。

兵鏡

卷之十四

十五

之。夫虜之入也。野無所掠。及近城堡。又不得逞。一堡如此。而堡堡皆然。一鎮如此。而鎮鎮皆然。更出精騎埋伏險要。因敗而後擊之。將見虜無餘命矣。如只要將車去逐馬足。隨地推轉。前去廝殺。不惟軍疲難堪。且失車制之善。若連九邊之心。如一人之心。俱能以車載火器。連施迭放。則河套爲中土。而九邊無虜跡矣。夫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狼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爲累。內雜竹木。發損馬腿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



其奔衝有車無火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須二三相連。爲犄角之勢。方可。若獨一孤營。萬一爲虜馬所困。恐火器有限。難以久支。若近城堡而下車營。相爲聲援。乃爲萬全。若出塞搗巢。非馬不能。而非車之利也。但亦當預設一二車營于途中。爲搗巢各兵之依歸。人膽自壯。萬一虜馬追來。奔入車營爲休息之地。歇而後戰。無不可者。若南方禦倭。近山則多崎嶇。近水則多溝塹。似非用車之所。若能神其用。當極險極狹之地。突用一車而阻逆之。火器一發。不惟障護我兵。而倭將駭然懼矣。計一車之費。不過三四錢。收

兵鏡 卷之十四 十一  
奇功而神妙用。端在是矣。客曰：戰車之制不一，未獲見其最善者。願求教焉。荅曰：南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爲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相并，中用木拴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就作前拽之把手。其鎗直貫于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相地爲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

便不待摘。下箭桶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爲驚馬之象。其牌可後折。少遮風雨。亦恐太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糗糧。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插入車之兩傍鉄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妙也。亦馬隆之制。而損益之也。偏箱鹿角及木屋三者。皆稱備矣。毋論夷險。無施不可。客曰。善哉。車之制也。若得三萬人。久練而成。熟中生巧。可成率然之勢。或攻或守。無不如。

意我

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  
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嘗敢有旗鼓相  
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  
以爲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無法。分量少  
差。則相去亦天淵矣。荅曰。知言哉。獨不觀市井元宵  
之花火乎。少有加減。而花火各別。若無制度。分別。不  
惟不效。而且害事。昔余練兵陝西。有閩司督造火藥。  
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响。旣而大响。損銳。主者莫知  
其故。疑而問余。余曰。有說也。南方火藥。對定分兩。皆

加水春。其硝磺與灰三者合一。皆如菜豆子大。臨時入銃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止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春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乘。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係馬兵。終日馬上撞篩。其硝與磺性重而沉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响。既放者硝磺也。磺多則銃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客曰。思深哉。敢問南方之製何如。荅曰。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腥物提淨。磺不用底。灰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尤當知焉。而新葫蘆

與舊瓢蒂性亦不同。至於茄桿灰、芋蔴桿灰，其說甚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于此中分別。分量既定，當用水春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碗，春如綠豆子大，擎于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春之不細，則有白點落手中，尚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手，擎不熱，裝入銃內，豈有後坐之理。烏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焉有不中之理。所謂器精在藥精也。客曰：銃不後坐，專係于藥乎。荅曰：此其一也。又在銃眼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客曰：製藥已精，而銃眼又平，仍復不中，何也。荅曰：對未真也。客

曰對真而又中。何也。荅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送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个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余舊有歌曰。子重于藥。則多半落。藥強于子。火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垂。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于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

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于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至于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于中。安于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于內。安于水中。用一索橫于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生于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柁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



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余變爲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船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卽今之木發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將槓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滕以絮被。盡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

三十座皆如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濶。而有山有沙。某風則入某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于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樁木以識之。先拚一二具。照賊來路打去。計砲幾許。大用藥若干。多能發鉛子若干重。打及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樁木識之。上用浮板以便觀望。其戰船居于水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夫倭在水中長枝。不過鳥銃。今筏以絮被遮蔽于前。若得二三十具。一字排列。則倭船遠望。不啻城牆。莫測其中之虛實。必用鳥銃先發。既不得人。伺看倭船將入。

吾原識椿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長竿點火。照敵打去。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擊發。倭船未有不損者。風有不定。吾筏亦可多造。以備調遣。一班守此。又一班防彼。未爲不可。砲之信藥。亦用柿油等紙封固。此在架上。非同水底鳴雷。常在水中之比。何能得濕。彼倭船見損一二。則氣已奪。我兵見敵船已摧。勇氣自倍。却將戰船搶其上風。用前項諸火器。次第制之。而攻其旣敗。分散斬撈首級。全仗走舸。萬一有不測。余所謂用其善泅者。正慮此也。客曰。海濶浪大。泅不能前。柰何。

兵鏡 卷之十四  
答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中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轡鏟。人騎其遮。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甲。上用匏片爲甲葉。匏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鉄爲刃。可爲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余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匏于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

編輯。至于兩腋。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碍。戰鬪。至于負之背上者。少加大馬。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于水。且利于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火攻法藥料品

主藥

硝石

硫黃

主灰

柳灰

杉灰

銳灰

槐皮

樺皮

烈火

葫蘆桿灰

爆灰

箬灰

兵鏡

攻守

八八四

法灰

石黃

無聲灰

麻楷灰

神火

雌黃

毒火

雄黃

從火諸藥

紅

桃紅砒

養

麻油

黑

鐵脚砒

燒

桐油

玉色

馬瑙砒

熱

狼毒

附子

天雄

陰火

潮腦

嘔

常山

炮

辰砂

麻子油

水銀

迷

姜粉

礮灰

爛 銀銹 金汁 泛 關羊花

吐 巴荳 嚏 牙皂

毒爛 巴油 川烏 鬧 草烏

噤 半夏 斷 鈎吻

信 班貓 利 川廣

逆 甘 豚 灰 狼 糞 乾 漆 銀 杏 葉

毒 江 子 油 巴 霜 蒜 汁 巴 戟 人 精 蜈 蚣  
虺 蛇 蝻 蛇 銀 腳 逆 大 小 蓼 竹 黃

爛 骨 草 封 喉 草  
斷 腸 草 蘆 花 草

右藥六十味。製煉神火毒火法。火爛火。各火配合。有方。煨煉有訣。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專闢外者。毋

兵鏡

攻守

二十三

八八五

輕用馬

神火歌訣

神火燒營第一方。石黃一味最難當。燒酒浸來麻油炒。定用三斤性太剛。加上雌雄并異信。蘆花艾朮共松香。豆末攪和銀杏葉。更加干糞與巴霜。松香二斤餘四兩。三七均分火藥強。飛雲砲裡深藏貯。落地喧天放火光。噴霧吐烟紅滿寨。雖多寇賊盡皆傷。破軍衝陳誠利害。又燒衣甲及輜糧。

又

黑砒先搗巴油浸。毒氣冲人嘔見心。乾漆細研乾糞



炒。松香艾朮要均停。雄黃一味爲君主。透出光明要  
一斤。石黃諸藥各四兩。四六火藥配分明。裝入砲內  
攻打法。破敵冲鋒便殺人。

又

二十八宿接天曹。二十八味藥神高。開天闢地安邦  
國。用之鬼哭與神號。蝥蛇一味毒爲尊。上應天垣名  
木星。此物一斤各二兩。除殘去暴顯威靈。上風揚者  
號神砂。迷人眼目瞎昏花。砲中發者號神烟。九竅湏  
臆噴血鮮。但得毫釐鑽鼻竅。腦漿流出命歸泉。注於  
溪澗號神水。寸腸立斷連肝碎。順流送去賊營中。百

萬賊奴一陣空不用干戈并汗馬奪取凌烟第一功。

又

銀豆松香各一斤。一斤硫火要均停。石黃雄信各三兩。提過水硝要七斤。每斤四兩灰爲使。劫寨燒營功最深。

又

蘆花合用桐油拌。密室灸乾仔細藏。一毫風日不可見。一見之時放火光。此物十斤不可少。更配松香與豆黃。銀葉細羅乾糞配。更加皂末要相當。松香三斤各八兩。一分明不可忘。却用火藥三七配。霹靂臨

風烈焰揚。燒人衣甲。鑽人眼。滿面肌膚爛。作瘡。任他  
虜賊。雖千萬砲。响連聲。一掃光。

又

牙皂爲君足十斤。二椒三蓼細羅成。白砒須用巴油  
拌。礦灰燒酒製。須精六味加。和斤半足。烏梅淨末一  
斤均。諸味共和成一處。便將紙砲巧裝成。週圍却把  
松香蘸。霹靂小砲在中心。响唳一聲如吐霧。迷人鼻  
竅。瞎人睛。眩暈昏花無可柰。噴熾綿延不絕聲。只見  
一物無容避。滿營撩亂自縱橫。揮戈一陣前來捉。个  
个活縛與生擒。

又

鉄子磁鋒巴荳粒。礪砂銀銹人中汁。連三午火要焙乾。再把桐油沙燥炙。取將火藥輕輕滾。一砲不過二三合。假使虜人十萬餘。此砲只用三四十。飛砲打入賊營中。霹靂一聲天地裂。鑽人孔竅透人腸。開口封喉不可說。頃刻橫屍滿戰場。此是火攻真妙訣。

又

狼糞多收與艾朮。湏教加添江猪骨。骨髓爲灰肉煉油。油拌硝硫灰性烈。晒焙湏當用極乾。逐風愈勁真奇絕。還當二八配分明。火攻陣內神仙訣。

訣法

飛毒神三火合一。每火一斤。硝六兩。硫一斤。箬葫柳灰各四兩。入硃砂三錢。水銀三錢。研不見星。

火種方

不木灰一斤。鉄衣三兩。炭末三兩。麩皮三兩。紅棗肉六兩。略拌米泔水爲餅。每餅管一月。

引藥方

硝一兩。火酒製過。箬灰。班猫各三錢。硫三分。

砲藥方

硝四兩。硫一錢。班猫一錢二分。灰七分。

銃藥方

硝四兩。硫一錢。灰一錢二分。

地砲藥方

硝四兩。硫三錢。蜜陀僧四分。灰三錢。

起火藥方

硝一兩。黃三分。灰一錢五分。

噴筒藥方

硝二兩。黃四錢五分。細砂七錢五分。製用桐油。巴荳

灰三錢五分。

烏銃藥方

硝四十兩。淨黃六兩。柳灰。或浮萍。或茄桿灰。六兩六錢。

右各另用木杓。搗爲極細末。照前分兩配合。用水略拌濕。杵干遍。取起晒乾。如此三次。爲細末。每一銖。用藥二錢五分。要打遠。再加五分。鉛子大小。照藥輕重用。

### 大砲火藥方

晉州硫十四兩。窩黃七兩。焰硝二斤半。麻茹一兩。乾漆一兩。砒黃一兩。定粉一兩。竹茹一兩。黃丹一兩。黃臘半兩。清油一分。桐油半兩。松脂一十四兩。濃油一

分。

右以晉州黃窩黃。焰硝同搗。羅砒。黃定粉。黃丹。同研乾。漆搗爲末。竹茹。麻茹。卽微炒爲碎末。黃臘。松脂。清油。桐油。濃油。同燉成膏。入前藥末。旋旋和勻。以紙五重裹衣。以麻縛定。更別鎔松脂。傅之。以砲放。復有放毒藥煙毬法。

毒藥烟毬方

毬重五斤。用黃一十五兩。草烏頭五兩。硝一斤十四兩。芭莖五兩。狼毒五兩。桐油二兩半。小油二兩半。木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砒霜二兩。黃蠟一兩。竹茹一



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

右搗合爲毬。貫之以麻繩一條。長一丈二尺。重半斤。爲絃子。更以故紙一十二兩半。麻皮十兩。瀝青二兩半。黃臘二兩半。黃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搗合塗傳於外。若其氣薰人。則口鼻血出。二物並以砲放之。害攻城者。

又煙毬方

毬內用火藥三斤。外傳黃蒿一重。約重一斤。上如火毬法。塗傳之。令厚。用時以錐烙透。

藥信方

好硝一斤。硫黃四錢八分。杉木灰四兩八錢。滴水研極細。晒乾再研。

水裏藏火種方

以紅棗去核。用老荔枝。石灰要成片的。不會見水者。各等分。調和一處晒乾。用火煨煉存性聽用。

火彈子方

用松木炭一錢。獐腦七分。黃一兩。硫黃三錢。松脂三錢。共爲細末。用燒酒調均。做小模子。打如櫻桃大。每個約重二錢四五分爲度。其鉄筒一樣如是。

飛空藥火方

用獐腦七錢。松脂二錢。石黃五錢。共研細末。用燒酒調作圓餅。如小酒鍾大。晒乾聽用。

### 長生火葫蘆法

用大葫蘆一個。嘴上開一孔。可容一指。倒去子穰。用好金墨研鷄蛋青。入內盪過。晒乾。又復如此三四次。入長生火藥于內。外用紙筋熟泥固封之。以乾葛爲塞。塞住葫蘆口。其火經年不滅。拔去乾葛塞。火藥噴出。如放花一般。遠如不用。仍塞之。

### 製火種方

用板紙燒過。存性一兩。火硝一兩。用童便浸二七日。

去性炒乾。又用荳腐漿炒數次。淨用八分。硫黃二錢分。用桐子樹稍燒炭三錢。共爲細末。入葫蘆內。置香頭一寸。燃着爲准。

### 裝火銃法

如裝藥似裝花筒一般。只要層層打築得緊。裝藥一寸四分。仍裝彈子一個。層層如是。後塞泥留三寸。

### 發藥方

用硝一斤。炒玉色。用火酒一斤。陸續添炒。酒盡爲度。慢火焙乾。用硫黃二兩二錢四分。用柳木炭二兩八錢八分。或用葫蘆炭三味。俱爲細末。再用燒酒半斤。

拌研作薄餅。用刀切碎。如菘豆大碎者。再拌。又切如前。聽用。如發快銃。鳥銃。手銃。只用菘豆大。如發大將軍。發千里雷。飛空神雷。一切神器。俱剉如馬茜子大。約重七八分一个。或一錢二三分。一个碎者。再剉。如鳥銃。止米大。務要晒乾爲妙。

### 炸藥法

硝磺一斤。硫黃半斤。柳木炭一兩六錢。石黃一兩六錢。雄黃八錢。研爲細末。用燒酒半斤調均。仍前剉如菘豆大。臨用之際。每一斤。加汞二兩。

### 行藥法

硝一斤。柳木炭四兩八錢。用火酒六兩調勻。仍前剉如小米大。晒乾收用。

收藏火藥法

收貯用木櫃。多糊紙置乾處。永不壞。任意聽用。

解毒藥方

明雄半斤。砂仁二兩。將白鴨一隻拌漫。九浸九晒。又以綠荳漿三浸三晒。又以白蘿蔔汁三浸三晒。又以樟木煎水三浸三晒。研極細末。用烏梅肉二兩。甘草半斤。熬膏和藥爲丸。如雞頭子大。遇毒藥噙一丸。碾製藥時。用真阿魏抹口鼻竅。烟毒氣不能傷。士卒毋

得浪傳。珍之珍之。

火龍神藥二十八品。上應天垣二十八宿。

角木蛟。天罡星在天十二度。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蛇埋草應之。

亢金龍。武曲星在天九度。主天乙內相。邊塞險阻之地。龍尾良姜草應之。

氏土貉。天后星在天十六度。主騎官車騎之象。連珠半夏草應之。

房日兔。明堂星在天六度。主天之管鑰。為天衢之大道。兔頭雙陸草應之。  
鹽水浸

心月狐。多疑星在天六度。主五營積卒之象。狐跋蘆

草應之。酒浸

尾火虎。剛烈星在天十九度。主天之中道。虎牙鈎吻

草應之。

箕水豹。文昌星在天十一度。主夷蠻胡貉之地。豹眼

南星草應之。

斗木獬。忠烈星在天十五度。主天之都關。搜風甘遂

艸應之。

牛金牛。柔順星在天七度。主左右將軍之象。牛舌天

雄草應之。



女土蝠。后妃星在天十一度。主周秦雍代韓晉陳燕。

齊魏

楚鄭

十二國之地。鬼頭大附草應之。

虛日鼠。天倉星在天九度。主北夷匈奴之地。鼠尾荒。

花草應之。

危月燕。吉祥星在天十六度。主天之府。墨記神仙草應之。

室火猪。酒食星在天十七度。主羽狄之墻壘。北方之。

蕃部。猪牙皂角草應之。

壁水獮。財帛星在天九度。主圖書之。秘府。獮牙皂箭。

草應之。

奎木狼。天德星在天十六度。主兵戈之象。狼牙宣姜  
草應之。

婁金狗。天鬼星在天十二度。主山川藪澤之地。木鱉  
斷腸草應之。

胃土雉。天廬星在天十五度。主積尸之象。雉頭鬼曰  
草應之。

昴日鷄。天鳥星在天十一度。主兵戈之象。鷄目胡辛  
草應之。

畢月鳥。天耳星在天十七度。主邊兵戈獵之象。川鳥  
草應之。

嘴火猴。天劍星在天一度。主行兵之藏府。江子將軍  
草應之。

參水猿。陰陽星在天十度。中三星主三將。左肩主左  
將。右肩主右將。左足主後將。右足主偏將。又主夷狄  
之國。川紅辛草應之。

井木犴。天法星在天二十四度。主泉水精之象。雷公  
藤草應之。

鬼星羊。天日星在天二度。主奸謀警急之象。羊躑躅  
草應之。

柳上算。天相星在天十四度。主天之中道。大戟紅牙

草應之。

星日馬。鑾輿星在天七度。主雷雨之神。雷九草應之。

張月鹿。青龍星在天十七度。主胡夷之長垣。紫玉金

絲草應之。

翼火蛇。天罡星在天十九度。主四夷之地。蟠蛇不食

草應之。

軫水蚓。土德星在天十七度。主天子六軍之門。魚鱗

艾朏草應之。

右神草炮煉極乾。研羅極細。和以砒黃硫霜班猫

石黃蜈蚣蝦蟇蝮蛇虺蛇孔雀尾。各為細末。

然後依製而用。順風揚之。名曰神烟。注流飲之。名曰神水。砂入賊目。頭眩睛暗。烟鑽賊竅。血湧髓流。水入賊腹。心潰腸裂。牛羊驢馬等物。傷藥者亦然。製藥已成。湏選天將吉日。各依方位。主將沐浴齋戒。盛服淨處。設鹿脯酒醴香燭。當夜深時。于壘中先禱于太壇二十八宿之神。東青南紅西白北黑中黃五方旗。雷師風伯飛廉火神之位。兩傍設歷代軍師名將。及本地名山祀典之神主。主將率副將等。稽首再拜。虔誠祭告畢。方用法藥一石。斃賊百萬。非神藥急救。命在呼吸。以天地好生之心。律

兵鏡

攻守

九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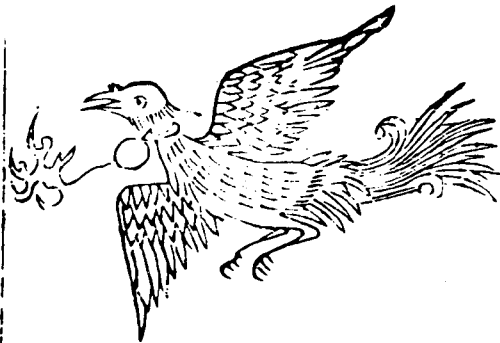
兵鏡

卷之

四

之。恐奪已笑。若武侯之焚藤甲。即明鑑也。必順天  
道人心。安社稷。保生靈可也。慎之戒之。

火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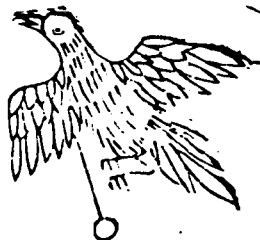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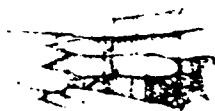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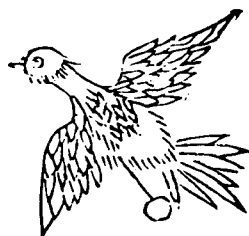


火禽以胡桃剖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先誘捕敵境中野雞繫項下鍼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

兵鏡

攻守

雀杏



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誘捕敵人城中及倉庫  
 中雀數百以杏縛雀足上加火薄暮縱之群飛入城  
 壘中棲宿器敗火發其積聚廬舍須臾焚之



火獸



火牛



兵鏡

攻守

九二一

火獸

火獸以艾煨火置瓢中。開四孔。繫瓢于野猪麀鹿頂上。針其尾端。向營而縱放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火牛

火牛古法也。用牛前膊縛槍。其兩刃向外。以樺皮細草注尾上。驅其首向敵。發火。其牛震駭前奔。敵眾必亂。可以乘之。古有燧象火馬。其法畧同。



火船

凡火船用槳船或  
木筏載以芻薪從  
上風順流發火以  
焚敵人船艦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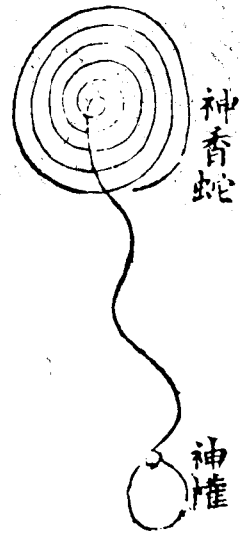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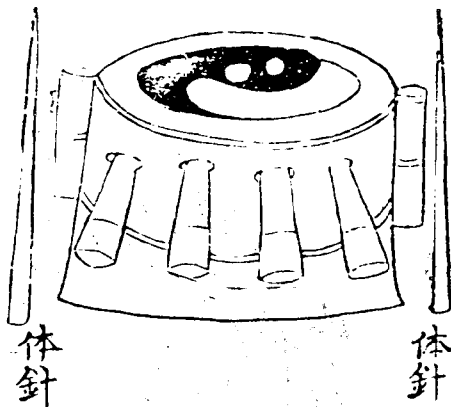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兵鏡

卷之十四

# 太極總式



太極火圖

其製式用堅木爲之。或以磁器造。或以熟鉄作上中下三樣。上蓋肖太極。開一竅。以爲動靜弛張。中桶似四象。安八卦銃。下底如地厚。載其藥物。此器造之數百。遇警設伏要路。使賊經過。一動其機。銃彈自發。此足以當千兵之敵。誠守隘之奇具也。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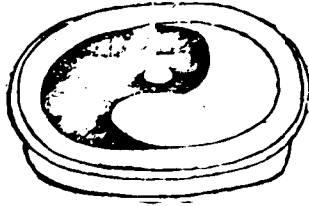
兵鏡

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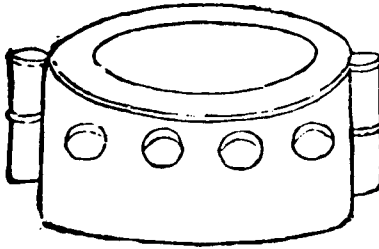
三ノ

九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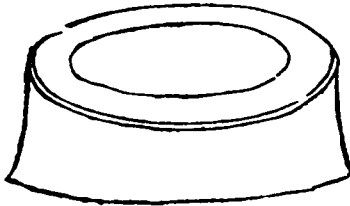
太極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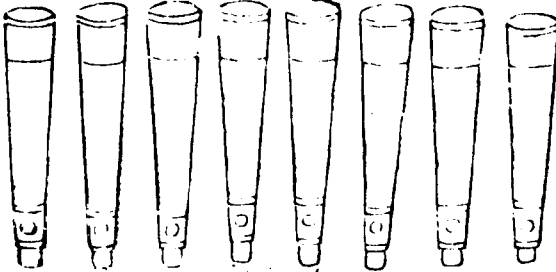
太極中層



太極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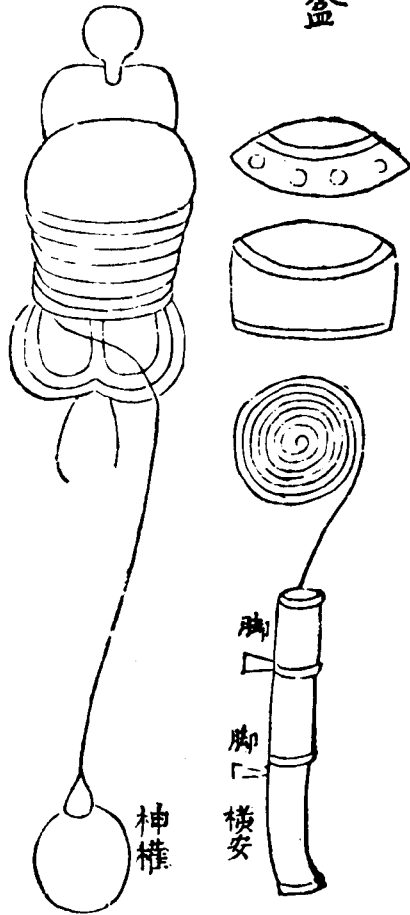
兌 坤 離 巽 震 艮 坎 乾



兵鏡

攻守

火盆



神權

脚

脚横安

兵鏡

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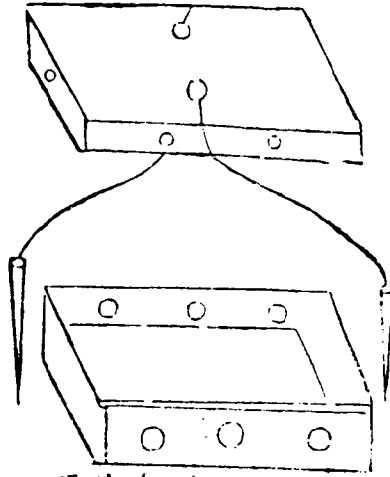
三十一

神武火槓

其製或鉄或木。或磁造。備數千具。遇警安在要地之  
間。或以一人傳火。或賊入犯。經盪其傳。神銃千里。蛇  
神機針。神權彈。一發自應。數十里之遙。若寇虜犯在  
套內。任百萬之衆。無一生歸矣。



火箱盖



三元砲合萬彈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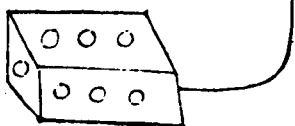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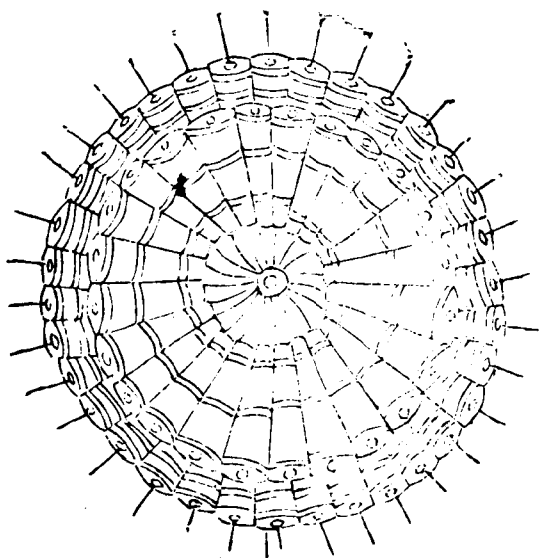
攻守

九一九

神武默機火箱

其製用堅板作箱一個。若大小任意施爲。箱蓋鑿二孔。以通法針。蓋傍開六孔。以通香氣。箱底用禦火之物。油漆堅固。底傍設六孔。以引三元彈等砲。造此數百具。遇警設伏于賊虜必由之路。一盪其機。萬砲俱發。虜馬傷斃無遺。神法也。

# 地 煞 銃 式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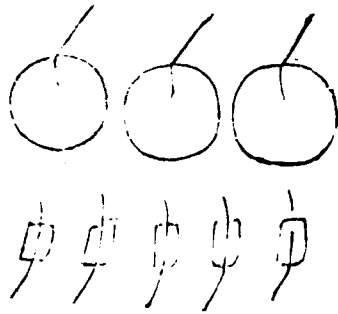
九二一

地煞銃

名爲噴地一把連

此砲用生鉄鑄成七十二個相聯結，隔爲一層，或三層，大則每砲內藏千餘彈，中砲內藏數百彈，隨砲安伏火匣及火槽。遇賊設于要路，虜寇卒至，擊動其機，可滅賊數十萬之衆也。

天墜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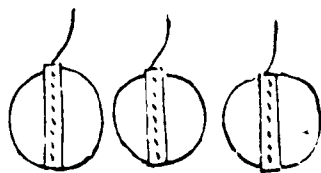


右天墜砲其大如斗用法升至半天墜於賊巢震响如雷黑夜令賊自亂內有火塊數十燒賊營寨必不能救

兵鏡

攻守

地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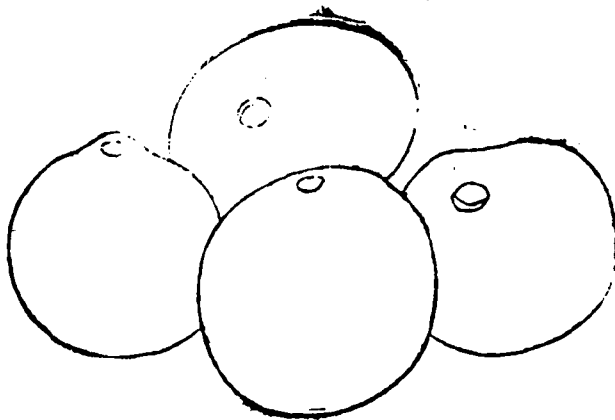


右地雷以生鉄鑄成實藥斗許檀木砧砧在底砧內  
 空心裝藥線一條擇寇必由之地掘地作坑連數十  
 里埋地雷于坑中內用小竹筒通藥線掩覆如舊機  
 關藏火賊不知而踏動則地雷從下震起火焰冲天  
 鉄塊如飛蝗着人即死乃孔明之秘器也

兵鏡

攻守

砲 枝 蕪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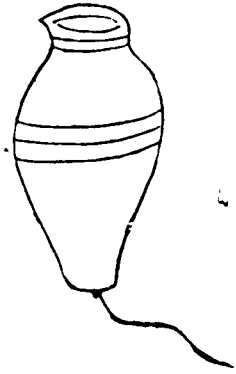
九二六

荔枝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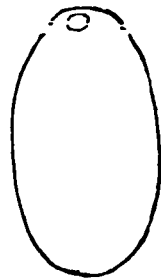
烟硝一斤。黃四兩。杉木灰四兩。瓦匠造土砲如荔枝形。碗大空腹。容二合藥。留荳大眼。厚四分。燒作瓦砲。將前藥爲細末。漫漫磨入砲內。約有九分。以竹一節釘入。竹中空處入藥信。外以紙糊之。如遇敵人。點火從上擲下。砲响瓦破。可擊賊也。



風塵砲



紙砲



用壙子石灰羅過。桑柴燒火炒半炷香。用大口小底瓶數千。底艾蘸一竅。安紙砲在內。藥信從底竅中出。將石灰實藥瓶內。生牛皮固瓶口。則取下風放之。砲响瓶破。灰揚迷目。致勝之一法也。

用鷄子壳裝前荔枝藥滿。外以紙糊。晒干再糊。以厚三分為度。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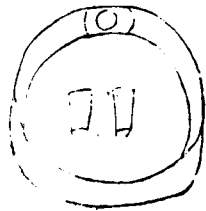
九二八

翼虎

用五寸圍竹一根長一丈五尺根上安鎗如人手形。五股倒鬚長四寸稍上安翎三面縛徑二寸用竹一筩長一尺卽裝火鎗藥離鐵一尺縛住藥信合總能上攻下用大竹作發起勢如奔馬透壁之力。

萬年太極火攻式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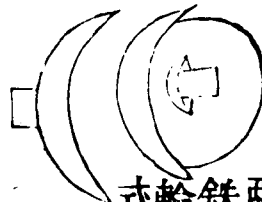
攻守



神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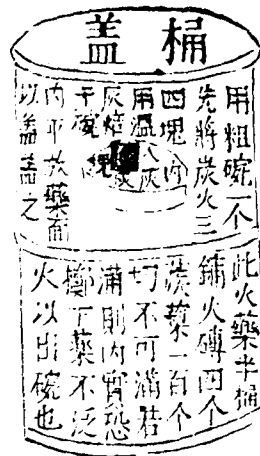
先天火體



兩鐵輪式

其製用木作兩盒一盖一底盖內作兩個木界尺量  
盒大小底內亦如之。又用真正火石二片安在底邊。  
又用煉熟鐵成兩輪安在盒內仍用神權神針亦安  
在輪內設伏要地待賊經過一盪其機鉄輪打及火  
石。火引着火藥烟彈亂發敵眾無處避矣。

# 火 桶



右約賊船在遠先將炭火燒紅盆盛一處約賊舟相近以火入粗碗俟賊更近以碗平放在藥桶內蓋了俟兩舟相逼將桶平平擲下至賊船被磕動碗內火跌泛而出與藥相埋即發時刻不差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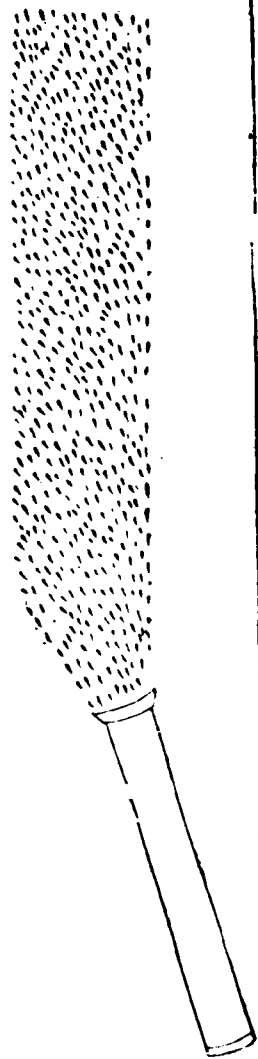
身身

卷之十四

四十一

九三二

# 滿天煙噴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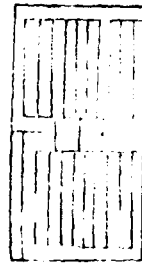
截粗徑竹二寸。布箍。用硝黃。砒霜。班毛。剛子。硃沙。膽礬。皂角。銅綠。川椒。半夏。燕糞。煙煤。石灰。牛蘭草。草烏。水蓼。大蒜。得法分兩。製度磁沙。玉田沙。沙毒。繫鎗竿頭。順風。燃火。則流淚。噴涕。閉氣。禁口。守戰俱用。

火磚

竹筒穿藥線式



包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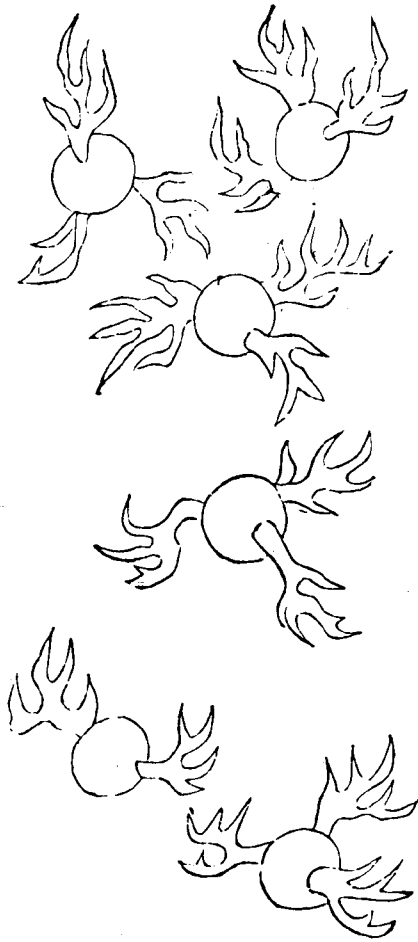
用地鼠紙筒砲。各安藥線。每五個排為一層。上下二節各二層。以薄篾橫束。合洒火藥。松脂。硫黃。毒烟。用粗紙包裹成磚形。外用綿紙包糊。以油塗密。另于頭上開口。以下竹筒藥線自竹筒穿入之。

兵鏡

攻守

九三四

# 火妖



紙薄拳大。內蕩松脂。入毒火外煮松脂。柏油。黃蠟。然  
 火拋打烟。焰。疾。藜。截。脚。利水戰。守城。俯擊。短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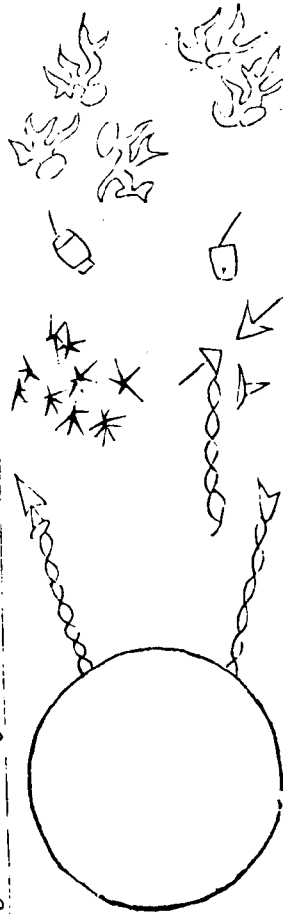


# 飛天噴筒



硝磺樟腦松脂雄黃砒霜以分兩法製打成餅修合筒口并兩邊取渠一道用藥線拴之下火藥一層下餅一箇用送入推緊噴之可高十數丈遠三四十步徑粘帆上如膠立見帆燃此極妙之藥也

# 大蜂窠



範大砲。紙糊百層。間布十層。內藏小砲。半入毒。半入  
 火。又間小砲。入灰煤地窟。頭帶火磁沙。炒毒。鉄蒺藜  
 糞汁。毒炒。包松脂。硫黃毒。人髮。角屑等件。此一火器。  
 戰守攻取。水陸不可無者。奪心眩目。驚膽傷人。製宜  
 精妙。

放鳥銃法

戚總兵製式

夫放銃之法。先將藥預裝各小竹桶內。約銃口可容幾錢鉛子一枚。卽每桶裝藥幾錢。藥多則鉛化。藥少則子無力。先裝藥入銃。用柵杖送實。方下鉛子一枚。又柵杖送下至藥際。將火門取開。用另裝細火藥。傾入鳥銃火門內。向上振搖。藥入線門。將火門閉之。以火繩安入龍頭前手。托銃架中腰。後手開火門。卽拿銃架后尾。人面妥架尾之上。用一隻眼。看後照星對前照星。前照星對所打之人。用右手大食指。撥鬼向後。鬼入龍頭。落在火門。藥燃。銃響。

千金

卷之十四

四十五

鳥銃之中准。在于腹長而直。火藥之不奪手。在于前  
 手拿在銃腹。照放之直。在於兩手俱托執銃身。而無  
 點火之誤。鉛子之利。在於合藥之方。其神機。銃用木  
 馬。繁而多誤。勢難再發。邊銃手執後尾。其重在前。一  
 手點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銃之妙而速也。

製合鳥銃藥方

硝 一兩 燠 一錢 四分 柳灰 一錢 八分

通共硝四十兩。燠五兩六錢。柳灰七兩二錢。用水  
 二鍾。椿得絕細。為妙。秘法。先將硝黃炭各研為末。  
 照數充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柏木杵椿之。不

用石杵者恐有火也。每一相椿可萬杵。若椿乾再加水一碗又椿。以細爲度。椿之半乾。取日晒打碎成荳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在多椿數萬杵之工。大都如製墨相類。若添水椿至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于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者可入銃矣。再試之。將人手心擎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爲妙。但燃過仍有黑星白點。及手中心燒熱者。卽是不佳。仍前再加水椿之。如式方止。

兵鏡

攻守

鳥銃

卷之十一

五十一

九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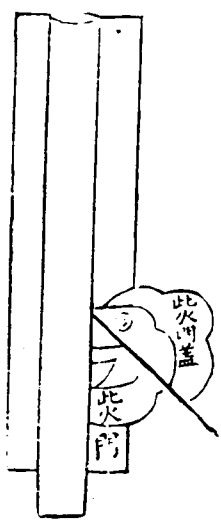
鳥銃分形之圖

鳥銃後門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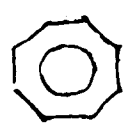


緣轉形  
左轉則入  
右轉則出

火門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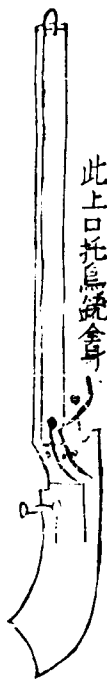


前口形



# 銃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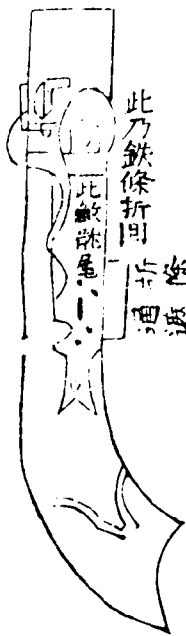
此插入架內棚杖



此上口托鳥銃拿

棚杖即挿入架內者且是也今重寫圖此

# 鳥銃龍頭式



此乃鉄條折回

此敵踏尾

柱 鐵 條 折 回 此 敵 踏 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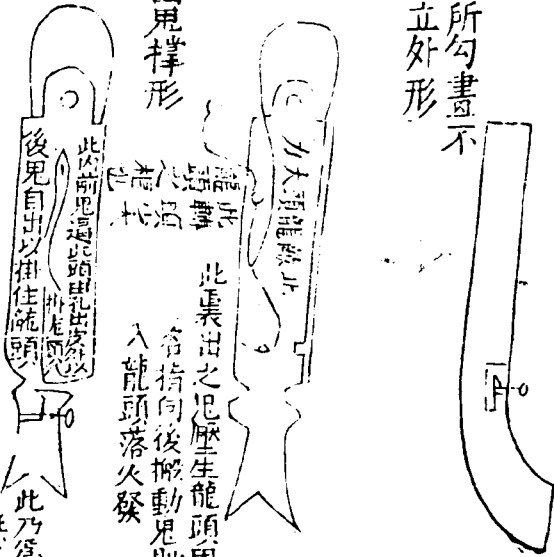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 架內搬鬼形

其鬼所勾畫不出側立外形

側裏面鬼棒形



此乃為木架內搬鬼為退用右手無名指據此則此鬼之頭退入皮內龍頭落而火發



凡造鳥銃之法。後門有螺絲轉者。此銃腹長。放過後。內常作濕。二三日要洗一次。用棚杖展水布一方。蘸水入洗之。如鉛子在內。或尅火門等項。取開後門。絲轉。以便修整。最爲易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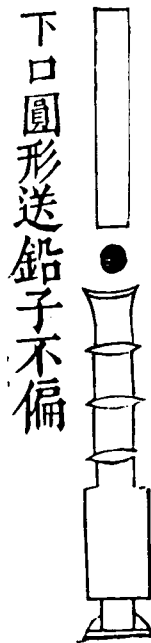
### 賽煩銃

夫行營之內。鳥銃雖速。准而力小。難禦大隊。難守險阻。難張威武。佛狼機又太重。難於扛隨。今以臆創一器。名曰賽煩銃。旣無下木馬延遲之艱。又不坐後。其鉛子尤勝佛狼機之大。其聲勢可比發煩。其速卽可比鳥銃。每五百人之中。用以五六門。以備守路截險。

甚妙。

# 送子形

此用鉄作送子 鉉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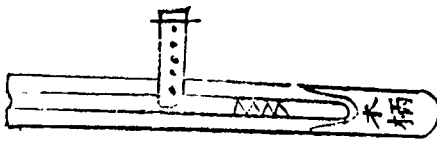
下口圓形送鉛子不偏

一銃長三小尺。內口約容半觔鉛子。藥粗腹不可過鉛子送至腹口方好。即如此平臥地下。隨其遠近。加墊頭高。並不用木馬等類。此器之利者。亦以項長。而鉛子合口故也。

連子銃

夫連子銃銃鎗。雖皆繁巧。放時多誤。難以屢中無虞。聊亦載之以備兵家之一法也。

連子銃式



銃如鳥銃。但藥盡處。用一乳。上安一鉄筒。入鉛子數枚。門定口一个。銃放去一个。子又落入。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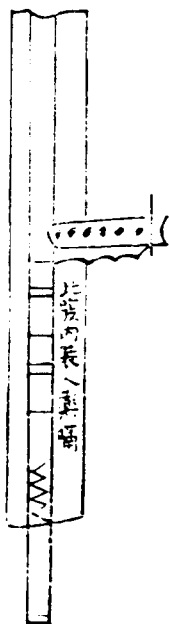
攻守

兵鏡 卷之六十四

五十三

九四六

# 銃內裝藥式



其法以藥裝入一節即以厚褶紙錢一個中穿藥線一寸送入銃內又裝一個藥入築實又間以穿藥線紙錢如此裝至鉛子鉄管而止。

子母砲

此用驚管或夜間遠遠放入賊壘少停于賊壘中銃發無制之兵勢必驚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妙

裝放子母砲法

子砲信妙在此

總形

內為刻木信以藥線纏之外用藉紙捲緊合口

子母瓶



子母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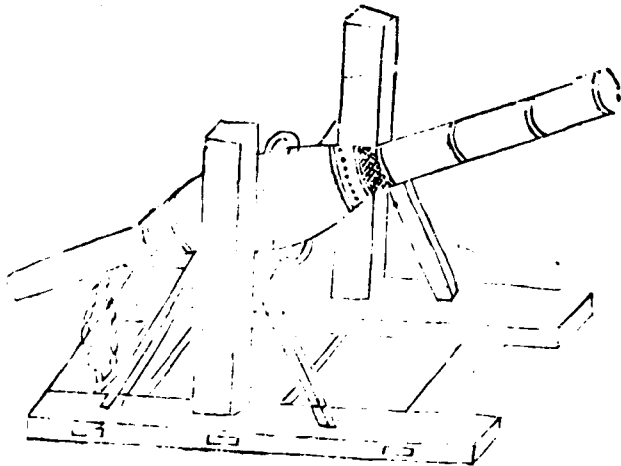
柄

此砲用木信雕成螺絲轉形為渠以藥線隨渠纏足下露線一節在底上露出信之上用藉紙信外捲緊

與子銃口合。乃將好藥入瓶八分。將信送入口。卽將瓶覆向下。搖搖。按入其信。若仰瓶裝信。則信底有藥。放時藥催信出。而瓶不破響。惟覆裝其信。則將信務入到底。庶底下無藥。藥在週圍。信線燃入。藥乃作破子瓶。其放時。先用木馬。將大銃裝畢。以瓶入上大口。先點瓶線。燃入木信不見。卽點母砲線打去。若瓶線點早。母線太長。則瓶不出口而響矣。若點瓶線太遲。未及燃入。打去則風風而滅矣。又有一法。共拴一線。居中點火。終是不齊。還是兩點爲妙。

# 佛狼機

其制出於西洋。番國名也。非銃名也。每位約重二百斤。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用鉛子一箇。約重十兩。其機活動。可以低昂。可以左右。乃城上所用之具。守營門之具也。



兵鏡

攻守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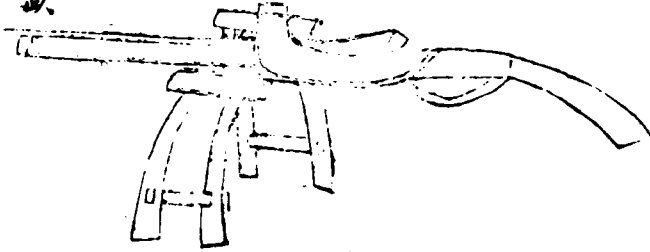
佛狼機式

此亦足浴謝



妙在機

妙在以



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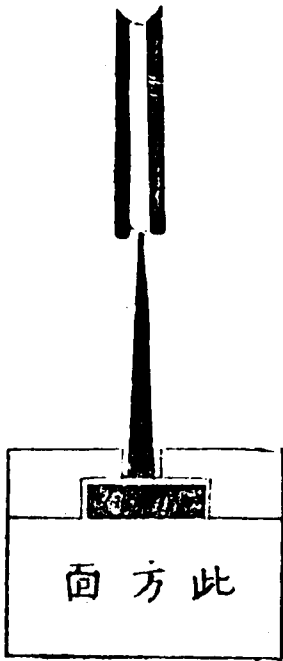


此天下通有之利器。今所以重圖者。舊製之未盡精微也。其妙處要毋銃管長。長則直而利遠。子銃在腹中。要兩口對合。則火氣不泄。子銃後方用半筭轉入者。每放時。多擊出子銃數丈。傷人必用鉄門者佳。其妙處在今添出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碍托面。以日照對。其准在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又子銃內用木馬。後下鉛子。苟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要坐後。而人力不能架之。若子小。則出口鬆而無力。歪斜難准。今法止用鉛子。預將鉛子。照子銃合口。微大。

一分製就。用時入藥之後。卽以子下口。用凹心鉄送  
桿打下。入口一寸。卽入母銃放之。此法旣省下木馬  
煩難之功。又出口最易。而且鉛子合母銃之口。緊急  
直利。便速成功。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難出。要  
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力。且歪務  
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爲精器也。火箭  
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之下。但造者無法。放者  
無法。人鮮知其利也。大都造法有二。或造成。用鑽鑽  
線眼。或用鉄桿打成。自然線眼。但鑽不如打成者妙。  
然鑽易而打者難。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不知

首緊全係于線眼。眼正則出直。不正則出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槩以每個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頸二寸稱平。翎要勁。羽長而高。背筒須用礮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硝。可留二年。

目然打成線眼



兵鏡

攻守

九五三

兵鏡

攻守

九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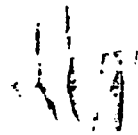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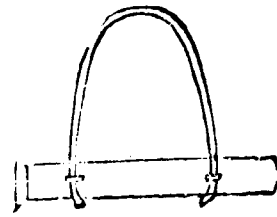
箭頭式



以上裏形也

箭頭式。中脊要厚。兩刃安長而利。為佳頭。上縛火藥。至妙。

一窩蜂



其狀如鳥銃之鉄幹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容  
彈百枚燃藥則彈齊出遠去四五百步夫鳥銃所發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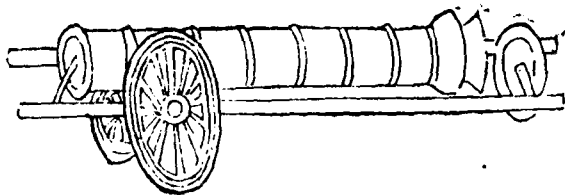
子金

卷之十四

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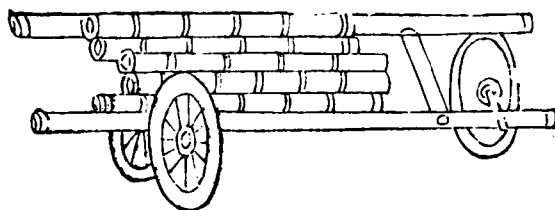
止傷一人。此器一發百彈漫空。豈止數十人乎。力量與佛狼機並稱矣。但佛狼機器重難帶。此器輕於鳥銃。以皮條綴之。一人可佩而行。戰時以小鉄足駕地。昂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椿釘地止之。誠行營之利器也。

大神銃。滾車。轆條二根。長九尺。濶六寸。厚四寸。橫檔五根。長二尺四寸。立柱四根。長七寸。蓋板一片。長四尺六寸。濶一尺八寸。前車輪徑過三尺二寸。後車輪徑過一尺五寸。前車頭長一尺。徑過一尺。後車頭長六寸。徑過六寸。車耳長一尺八寸。濶四寸。厚俱稱之。每銃一位。淨鉄用一千斤。長四尺五寸。



### 滅虜砲車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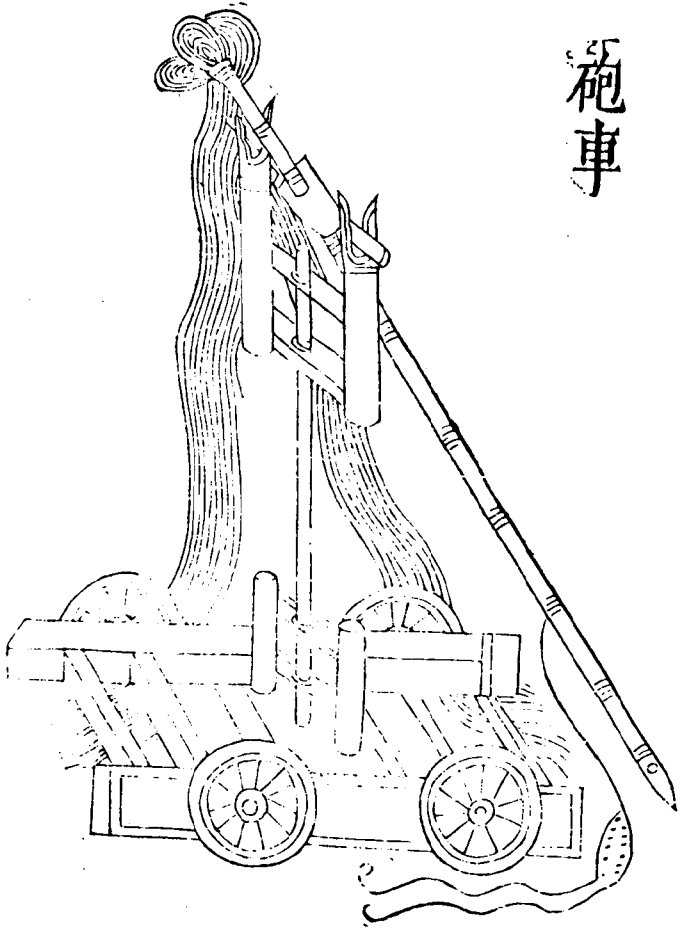
此器運以滾  
車打放郊垆  
一發可五六  
百步鉛子總  
一斤勢如巨  
雷良為奇法。



用車匣一具。長一尺八寸。  
濶七寸。厚俱稱之。每砲一  
位。長二尺。用淨鉄九十五  
斤。縮五道。唐口二寸三分。  
每道縮一寸五分。一車三  
砲。合三百斤。極其便利。



砲車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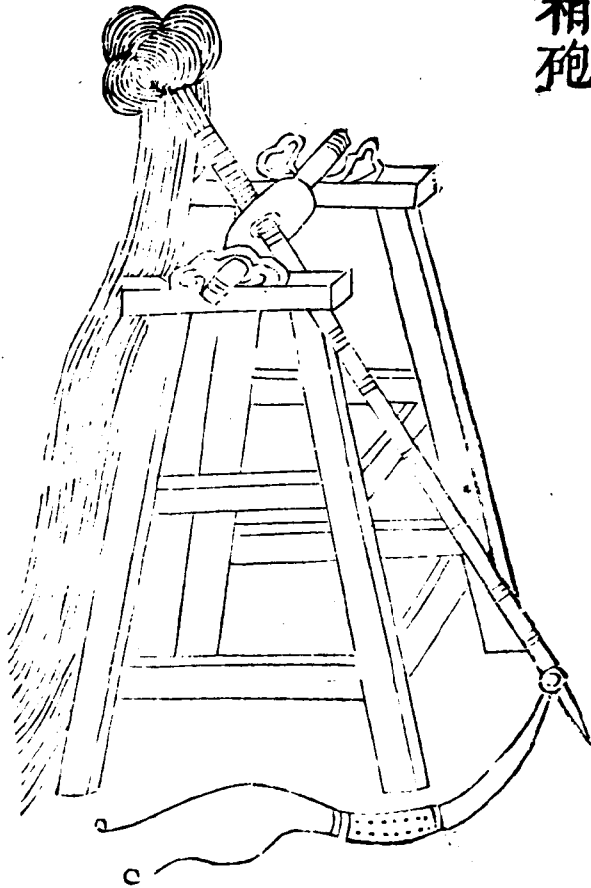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九六〇

右砲車大木爲床。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羅匡木。上置砲梢。高下約城爲準。推徙往來。以逐便利。其施放及用物。一準常砲法。

单稍砲



兵鏡

攻守

四、砲

六、砲

六、砲

右單稍砲用前後脚柱四

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裏以鐵葉後長一丈

六尺上扇枕

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下扇枕

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一

丈上會枕一

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下會枕一

長一丈三尺除仰斜

留九尺

鹿耳四夾軸兩端

長一尺一寸濶五寸厚三分

軸一

長七尺一徑一尺

罨頭木二

長七尺一徑一尺

楔十六

長一尺八寸濶四寸厚三分

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鴟頭一

長二尺五寸濶七寸厚三分

极竿二

長二丈三

尺大徑四寸小徑一寸

鐵雙蝎尾

長一尺二寸重二斤

鐵束二

每個重七兩濶

七寸狼牙釘十八

弦子二

長二丈五尺十二寸用麻一斤八兩

寸濶繫索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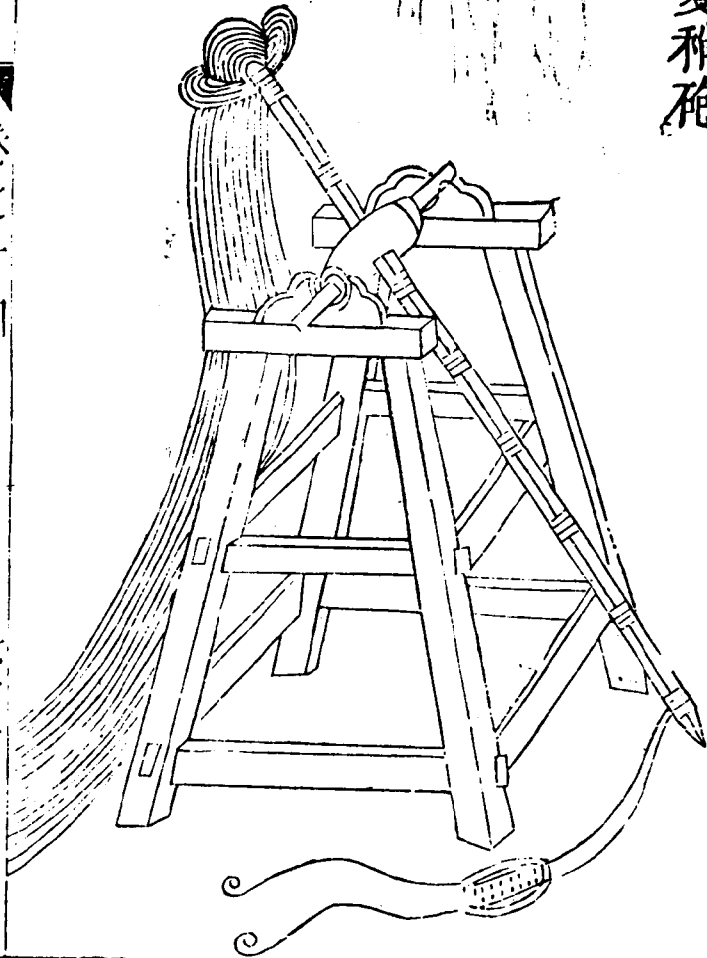
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八兩

拽索四十

長四丈用麻四斤

一砲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

雙稍砲



兵鏡

攻守

右雙稍砲用脚柱四 長二丈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後箭栗頭至上扇枕二尺七寸

上扇枕二 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下扇枕二 長二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丈一

尺白上扇枕至此一尺九寸 上會枕二 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下會枕二 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長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五尺鑿孔二圓四寸徑一寸鹿耳四夾軸端 長一丈二

厚三 罨頭木二 長八尺徑七寸 楔二十 長一尺八寸濶五寸 稍二 長一丈二尺五寸濶五寸

長二丈六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鴟頭木一 長二尺五寸濶八寸厚三分 鵝項 長二丈六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一長五尺 極竿一 長二丈四尺徑六寸 鐵蝎尾二 長一尺二寸每條重二斤

半 鐵束四 每個重七兩圍七寸 狼牙釘十六 長二丈五尺每條十

二子用 皮窩一 長八寸濶六寸小如鞋底樣 繫索二十五 長五丈每條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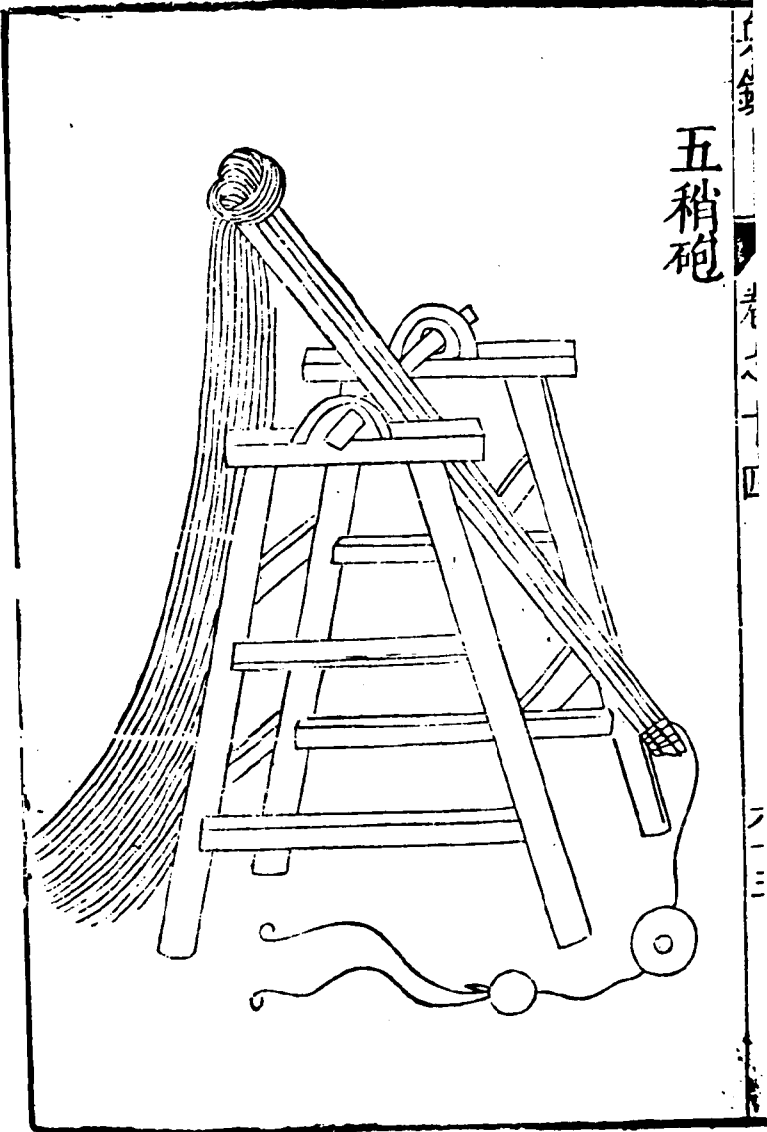
斤半 拽索五十 長五丈每條用藤五斤

凡一砲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毬。火鷄。火槍。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砲守具。設于馬面及甕城內。

兵鏡

攻守

五稍砲





右五稍砲用脚柱四長一丈二尺經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從鬻栗頭至上扇枕二尺

七寸上扇枕二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枕二長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

丈四尺自上扇枕至此一尺九寸上會枕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會枕

二長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軸一長九尺除仰斜留六尺鹿耳

四夾軸長一尺二寸濶五寸厚三分罨頭木二長九尺方一尺用尺取方濶四尺入

寸楔二十長一尺八寸濶五寸厚三寸梢三長一丈五寸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鴟頭一長四尺濶八寸厚四寸鵝項一長五尺七寸極竿二長二丈五尺大

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鐵蝎尾二長一尺五寸每條重三斤鐵束四每個重八兩圍

七寸狼牙釘十六長五丈十二斤皮窩二長一尺八寸濶八寸

繫索四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半搜索八十長五丈每條麻五斤

兵鏡

攻守

九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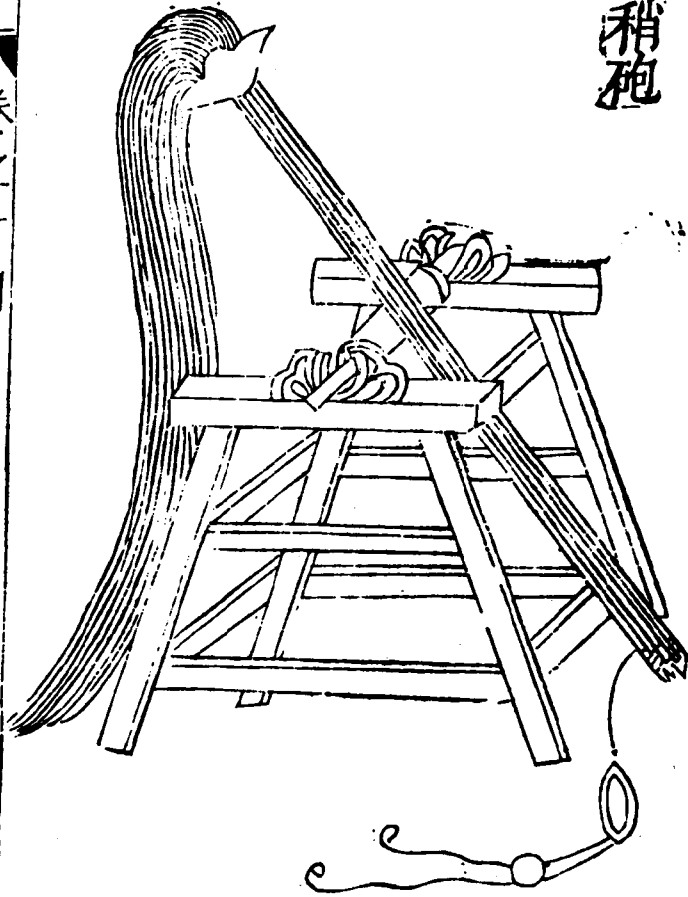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九六八

凡一砲百五十七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  
七八十斤二砲守具設於大城門左右擊攻城頭車

七稍砲



兵鏡

攻守

九六九

兵鏡

卷之十四

六十五

右七稍砲用脚柱四長二丈一尺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從臍栗頭至上扇枕三尺

七上扇枕二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枕二長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扇枕上會枕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會枕二長一丈九尺除仰斜留六尺

二斜留一丈九尺除仰軸一長九尺除仰斜留六尺鹿耳

四夾軸兩端長一丈二寸濶五寸厚三分罨頭木二長九尺五寸目方一尺用

轉尺取方楔二十長一尺八寸濶四尺八寸厚三分稍四長二丈八尺四尺八寸

徑二寸鴟頭一長四尺濶八寸厚四寸鵝項一長五尺七寸极竿三

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鐵蝎尾二長一尺五寸每條重三斤鐵束四

寸小徑七寸八分

每個重八兩圍七寸狼牙釘十六各長二丈八尺十絃子二二子用麻三斤皮

窩一長一尺二寸濶一尺繫索五十長五十尺每條用麻二斤半搜索一百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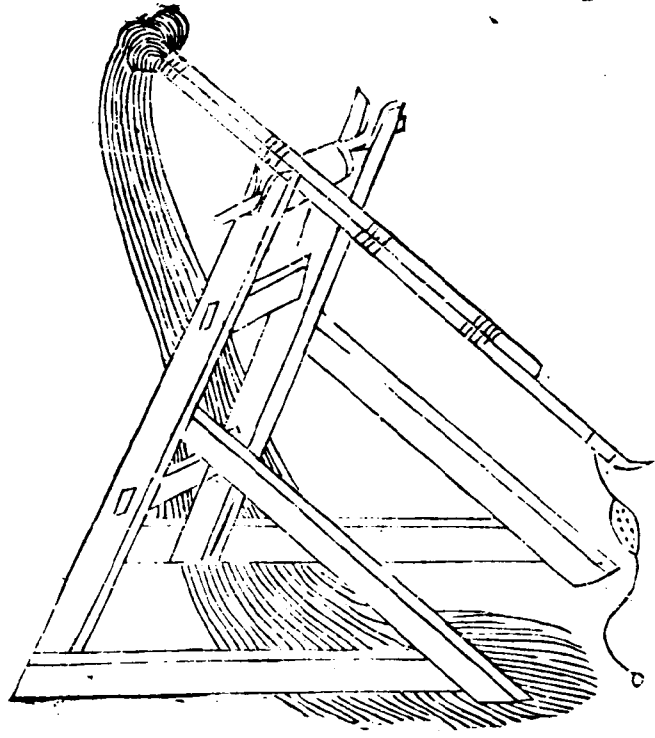
攻守

卷之十四

二

九七二

虎蹲砲



右虎蹲砲用前後脚柱四

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口六寸裏以鉄葉後長一丈

六尺

下扇枕二

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上會枕二

長八尺

仰斜留四尺五寸

下會枕二

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軸一

長七尺徑一尺

頭木三

長七尺徑一尺

楔十六

長一尺八寸厚三寸

稍一

長二丈五尺大

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鴟頭木一

長二尺五寸厚三寸

極竿一

長二丈

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鉄雙蝎尾一

長一尺二寸重二斤

鉄束二

兩圓七寸狼牙釘十八

絃子二

長二十五尺十二子用麻皮一斤八兩

一長八寸

繫索六

長五十尺每條用麻二斤八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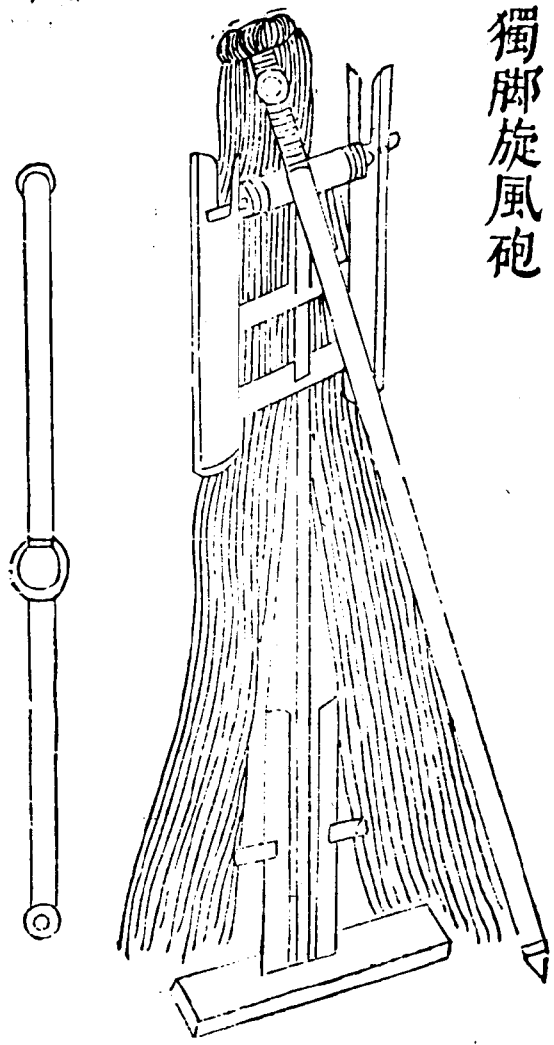
拽索四十

長四丈每條用

斤麻四 凡一砲七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

十二斤

獨脚旋風砲





右獨脚旋風砲用大柱

長一丈七尺徑九寸下埋五尺別置夾柱木二

夾木

二

長八尺五寸濶八寸厚四寸山口二各深六寸

上下腰槩木二

長四尺五寸濶一尺

厚五寸

軸一長四尺五寸徑八寸兩頭用鉄裹拘

鉄束二

每個重七兩圍七寸

狼牙

釘八弦子一

長二丈三尺十二寸用麻一斤八兩

皮郊月二

每個重十兩梢

一

長一丈八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鴟頭一

長一尺五寸濶七寸厚三寸

鉄蝎

尾一

長一尺二寸重一斤半

皮窩一

長八寸濶四寸如鞋底樣皮用八重

拽索四

條

長四丈每條麻四斤

繫索六條

長四丈每條用麻四兩

凡一砲五十人

拽一人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三斤其柱須埋定即可

發石守則施於城土戰棚左右

手破敵近則用之○砲竿一尺

長八尺蝎尾一

長四寸

鉄環

二、竟

卷之十四

六十八

兵鏡

攻守

九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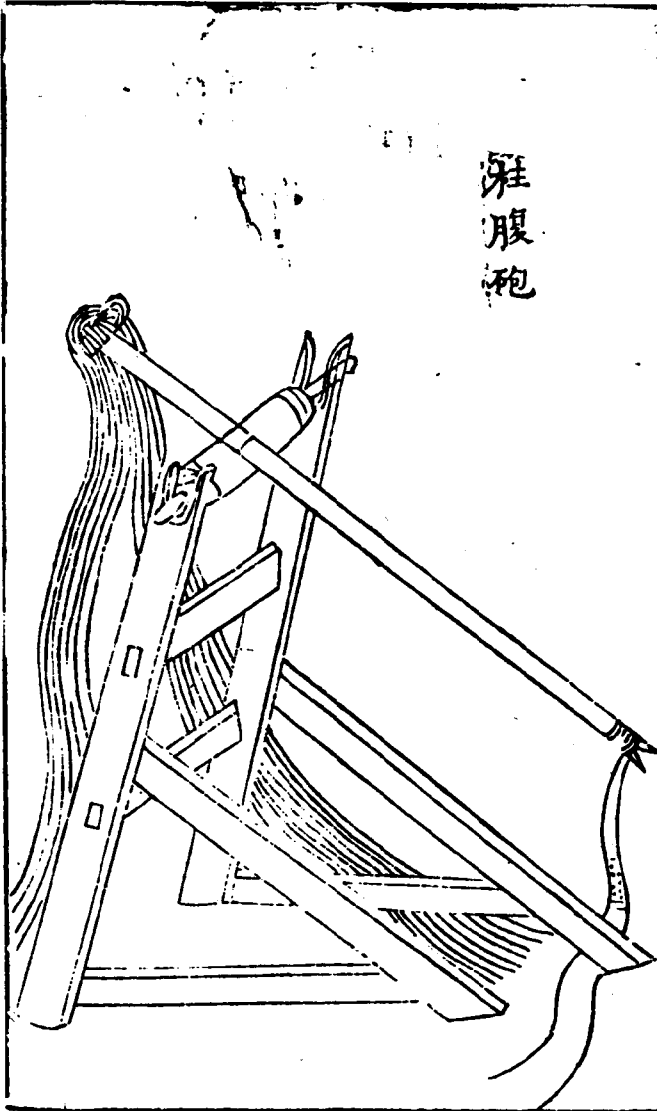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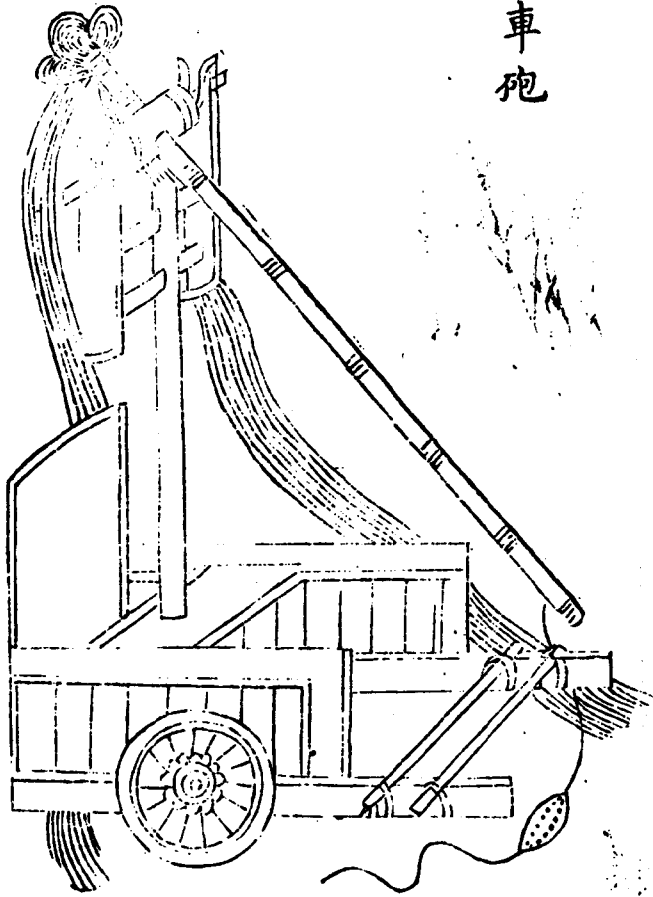
九七六

一。皮窩一方二寸半繫于竿上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濠腹砲



旋風車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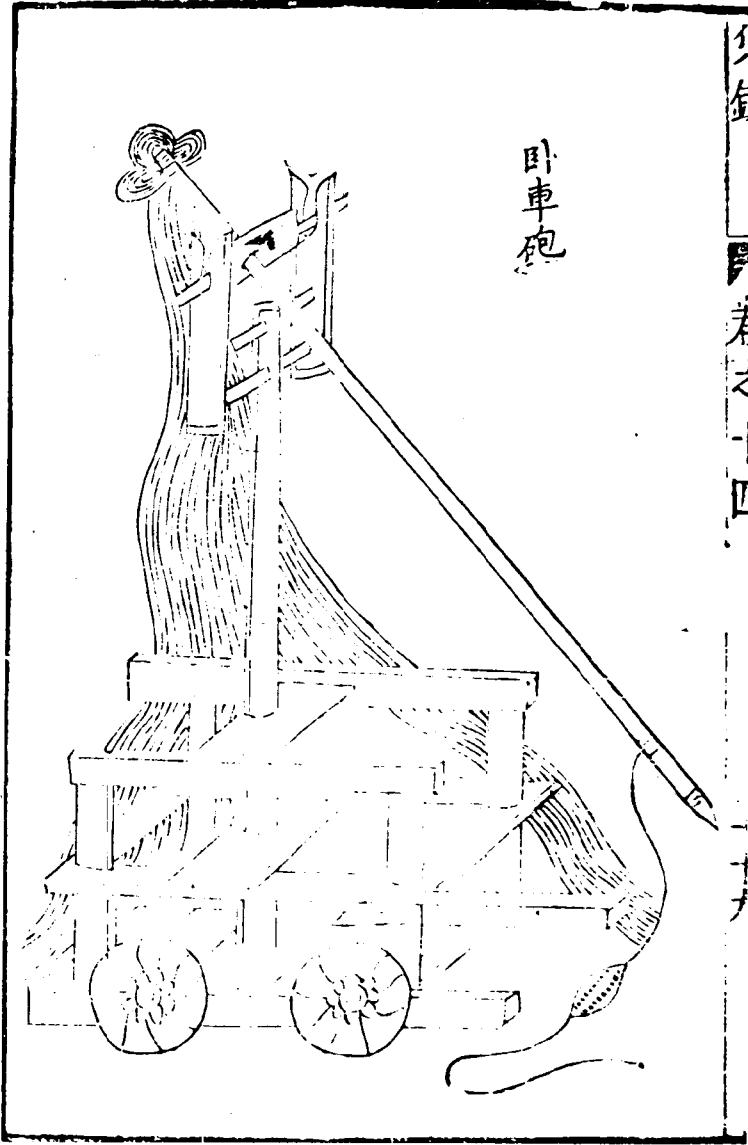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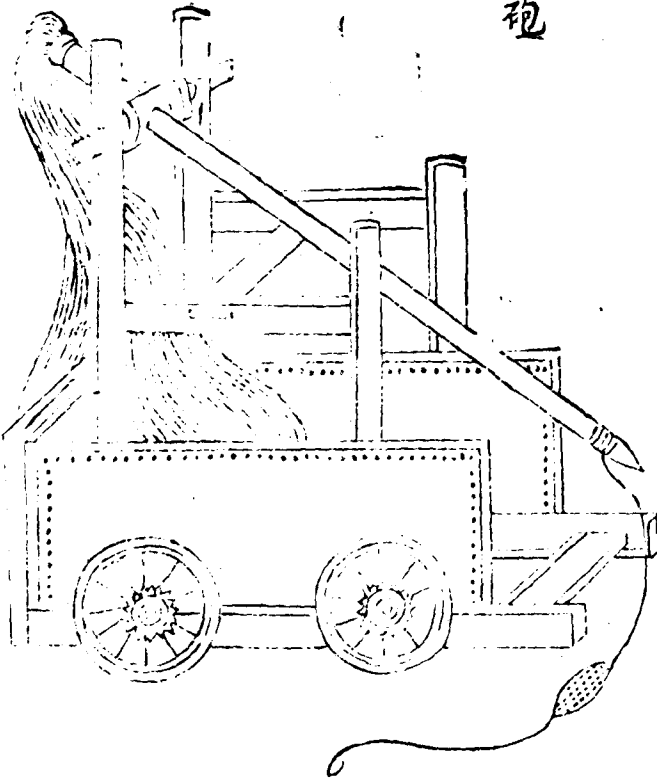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卧車砲



行車砲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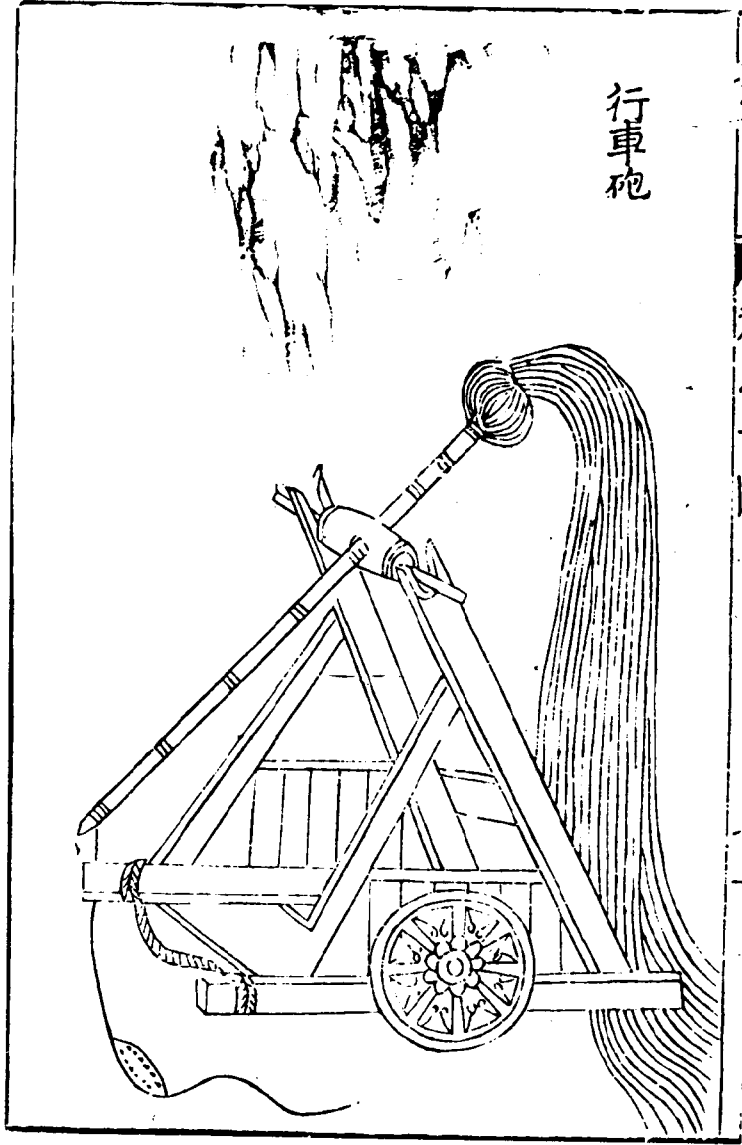
攻守

九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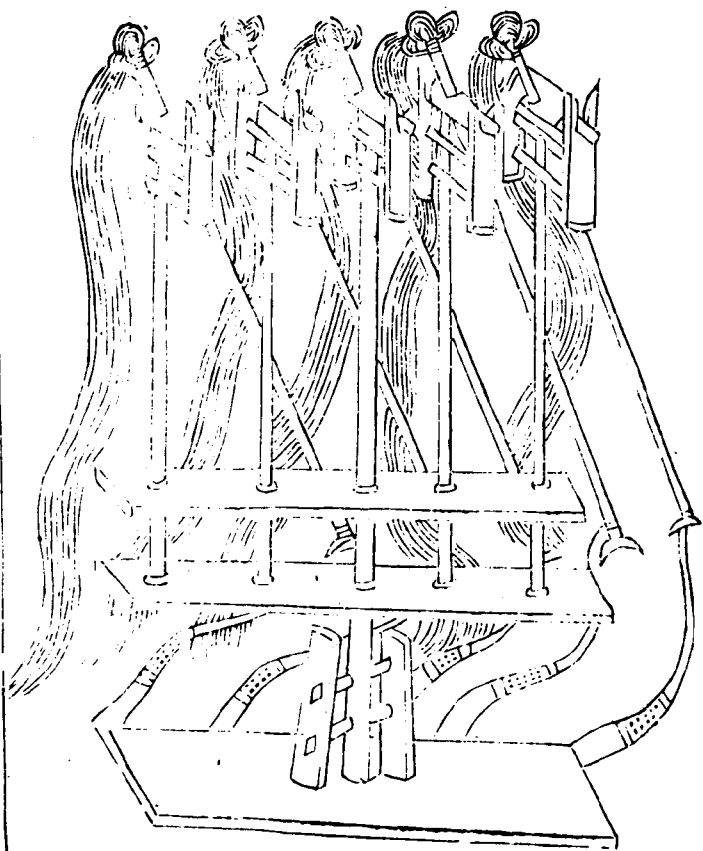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行車砲



旋風五砲



兵鏡

攻守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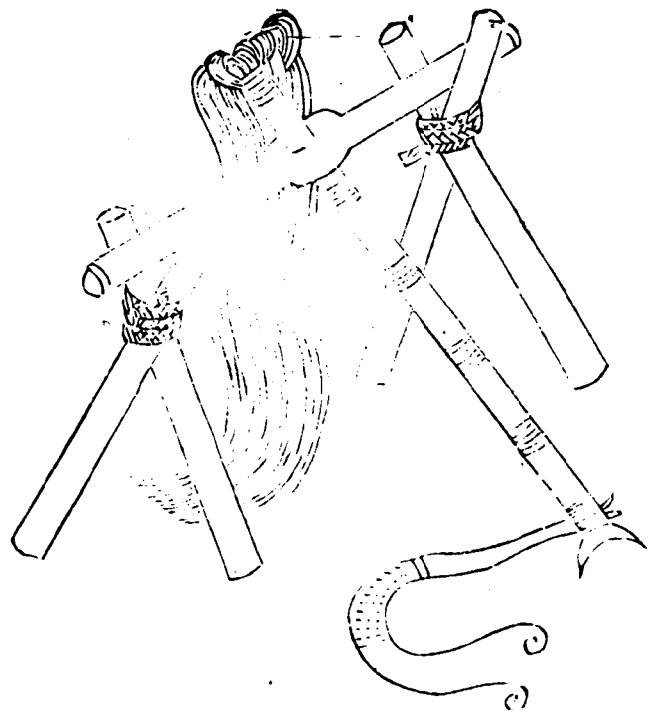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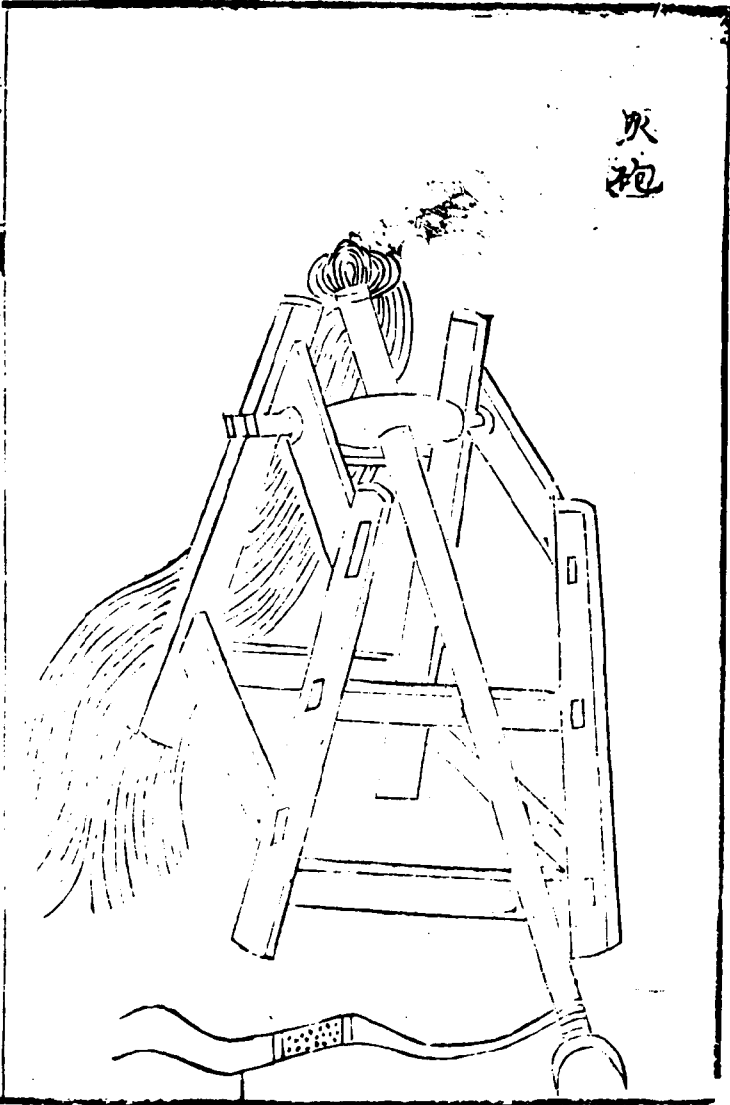
九八二

合砲





灰砲



兵鏡

攻守

七十三

九八三

凡砲軍中之利器也。攻守行師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輕。故旋風車稍虎蹲尤便於師行也。又陣中可以打其隊兵。使其行伍不整。若燔芻糧積聚及城門敵棚頭車之類。則上施火毬火鷄等器以放之。

隨砲動用

長木十二條

長一丈  
徑三寸

木杠四條。簽頭木十二條。大斧

三具。界索滑椽四十條。拐頭柱十八條。皮簾八片。皮

索十條。散子木二百五十根。救火大桶二個。鉄鈎十

八個。大木檻二個。界扎索十條。水灑二個。拒馬二個。

麻搭四具。小水桶二隻。唧筒四個。土布袋十五條。界

椽帶十條。鋏三具。毡一領。鑿三具。火索十條。

右隨砲預備。用以蓋覆。及防火箭。

### 火攻條畧

一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得地利。中合人謀。參三才而後行。不得妄用。當戒一也。

一除攻夷破虜之外。不可漫焉嘗試。當戒二也。

一遇古先帝王陵寢。賢聖祠宇。都邑閭巷。輻輳之處。前後無路。用火攻之。不但失崇道之體。而仁民之心頓沒矣。當戒三也。

一茂林在前。水澤在後。追無所去。退無所奔。已營未

整軍陣未齊。凡遇此地用火攻之。不但不能取勝。他人且恐焚及于已。當戒四也。

一風候未定。地勢未審。及風縱火。禍莫大焉。必須先據地險。次候風色。察而行攻。毋得妄發。當戒五也。

一賊擄掠吾民。必思竒策。拔脫民命。玉石雜處。不可遽用火攻。不然。是謂之用我火而焚我民也。當戒六也。

一萌甲方長。鱗蟲始蟄。赤地焚燒。傷生甚夥。喪德莫甚。當戒七也。

一藥品配合。務貴精詳。彼不得多。此不得少。應多則

多應少則少。以意增減。臨時候事。當戒八也。

一火攻之用。全在相賊遠近。早則置之空虛。遲則禦之無及。當戒九也。

總之火攻者。雲飛鳥疾。鬼神莫測其機。電掣雷轟。造化莫窮其妙。其機括神權。不能盡述。製度輕重。豈敢浪傳。但在智者因變而妙用之耳。

兵鏡卷之十四終

兵鏡

攻守

九八八

兵鏡卷之十五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同邑鄭俊秀民父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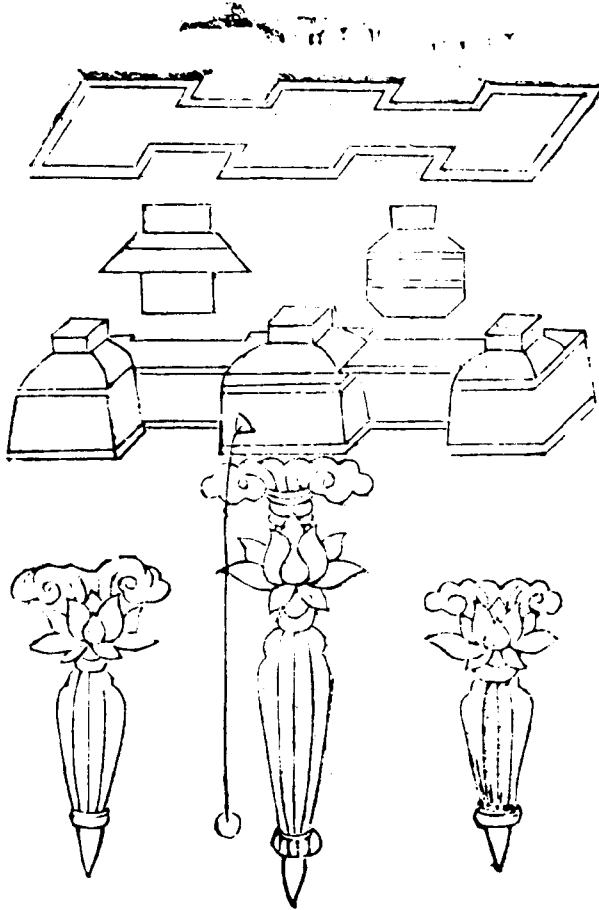
水攻

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害之輕者。猶使緣木而居。縣釜而炊。故曰汾水灌平陽。濟水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潁川。韓信夾濰水。決沙囊而斬龍沮。

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疆。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於上流。或決壅於半濟。其道非一。湏先設水平。測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水 平 式



兵鏡

攻守

兵鏡

攻守



九九二

水平者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濶一寸八分。縱濶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渠。濶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水濶狹微小于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濶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不轉爲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

柄長一尺可握。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遠近。高下其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速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崗溝澗。水之高下淺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濟水附

凡軍行遇津渡。泛溢。及入山谷。逢水暴漲。止則無舍。濟則無舟。太公對周武王。以飛橋輓轆。越溝塹。飛江天艦。濟大水。而不顯制度。無以追究。然器用素具。乃克無患。故韓信以木罌渡河。而虜魏王豹。

訓以纜革置筏而擊胡此又臨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圖之于后。

凡軍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湏待其定。測水不漲。則渡。蓋慮半渡水漲。或虜人壅遏上流。欲絕吾軍也。

凡殊方異域。水勢有洄洑險惡者。及蛟鼉水恠之屬。兵師濟渡。湏皆先得鄉導。問狀預爲防慮。

凡將渡。先於岸上四面陣列。仍令乘高遠望。以候騎探之。防寇之掩襲。然後分隊旋濟。

凡濟必先戰隊旣升岸。勒爲方陣。亦令人乘高遠望。

如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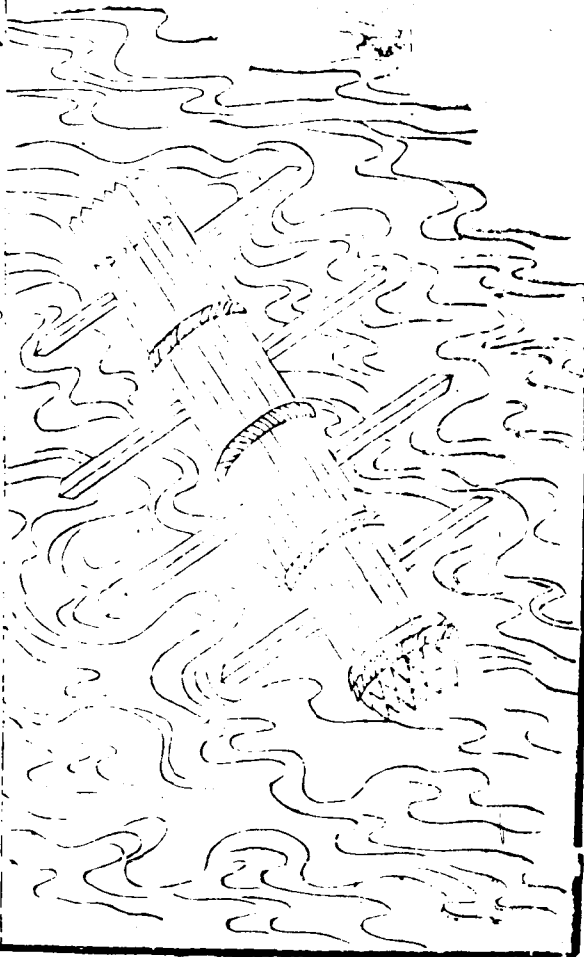
凡旛筏謂以竹木及有屋宇處。可以毀折爲筏浮渡。并束草芻亦可用之。

凡遇溝澗小水。可伐水傍木并枝柯。縻以藤蔓。絙索推置水中。使前後積聚相挽。可以渡人。

凡大寒欲濟。流澌未合。以巨繩橫絕水。而約澌。湏臾流澌自合。可以濟矣。

凡軍行遇溪陂未得濟者。則度水澗狹。以軍中車用鐵索相維。橫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勢。水稍淺。諸軍可渡。

蒲筏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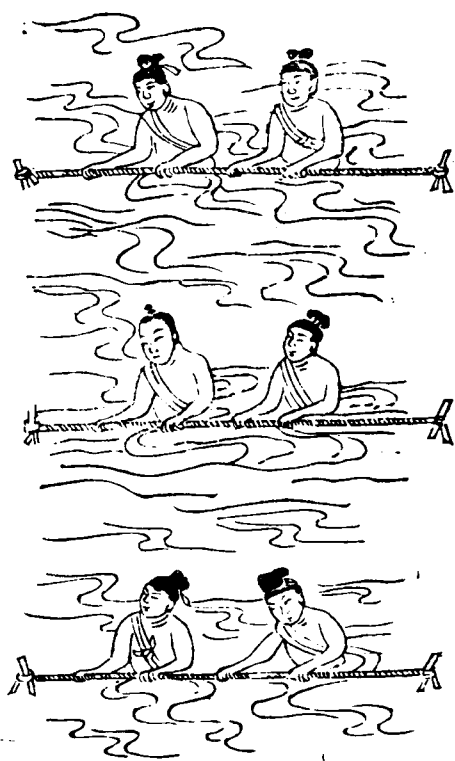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圍顛倒為十道縛如束槍狀量  
長短為之無蒲用葦可以浮渡。

兵鏡

攻守

五

# 飛 繩 式



飛繩者募善游水土。或使人腋校浮水。繫繩於腰。先  
 浮渡水。次引大繩於兩岸。立大柱。急定其繩。使人挾  
 繩浮水而過。器械戴於首。如大軍。可為數十道渡。



浮囊式



浮囊者。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空。束於腋下。人  
浮以渡。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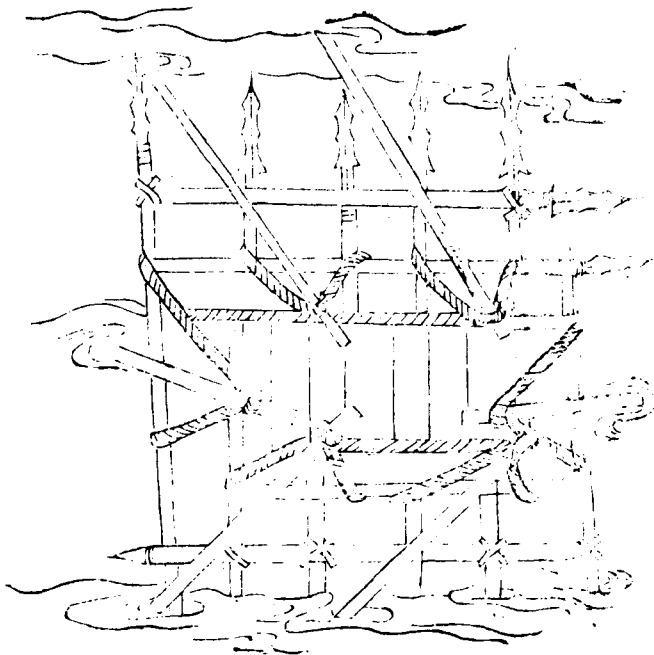
一〇〇〇

# 皮船式



皮船者用生牛馬皮以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之浮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能乘三人。以竿繫木助之更穩。

木 罌 式



兵鏡

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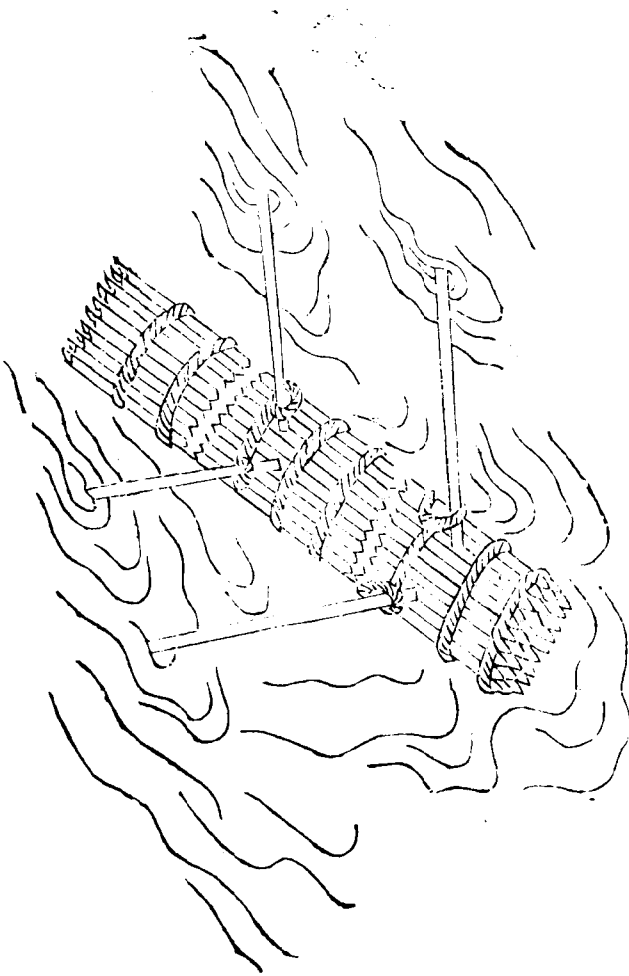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一〇〇二

木罍者。縛甕缶以爲筏。甕缶受二石。力勝一人。甕間容五寸。下以繩鉤聯。編槍其上。形長而方。前置筏。或作板頭後置稍。左右置棹。

式 筏 械



兵 鏡

攻 守

兵鏡 卷之十三  
械筏者。以槍十條爲束。一束力勝一人。以五千條爲一筏。槍去鐫刃。鱗次而排。縱橫縛之。可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繫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大柱。繫二大絙。屬之兩岸以夾筏。絙上以木絙環貫之。施繩聯着於筏。筏首繫繩。令岸上牽挽之。以絙爲約。免漂溺之患。

戰船說

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爲等。勝人多少。皆以米爲準。一人不過重米二石。帆櫓輕便爲上。以金鼓旗幡爲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闢艦。走舸。海鵠。其潛襲則有

蒙衝遊艇。其器則有拍竿爲其用。利順流以擊之。諸軍視大將軍之旗。旗前點。聞鼓則進。旗立。聞金則止。旗偃。則還。若先鋒遊奕等船。爲賊所圍。以須外援。則視大將赤旗向賊。點則進。每點一船進。旗前亞不舉。則戰船徐退。旗向內點。每點一船退。若張疑兵。則於浦泥廣設旌旗帆檣以惑之。此其大畧也。

### 遊艇

無女檣。舷上槳牀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用之。拍竿者。施于大艦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並高。

兵鏡

卷之十五

六

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隋高祖命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次曰黃龍。置兵五百人。又乘舩。等各有差。軍下至荆門。陳將以艦拒。素素令乘五牙四艘逆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艦。遂奪江路。

蒙衝

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掉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窓矛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



捷速以乘人之不備也。

樓船

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上樹幡幟。開弩窓矛穴。外施毬革禦火。置砲車。播石鉄汁。狀如小壘。其長者可以奔車馳馬。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不甚便於用。然不可不備。以張形勢也。

走舸

船舷上立女牆。掉夫戰卒皆選勇力精銳者充之。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鬪艦

兵鏡

攻守

船舷上設女牆可蔽半身。牆下開掣掉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士。上無覆背。前後左右。豎牙旗金鼓。晉謀伐吳。詔王濬修戰艦。乃作大舟連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爲城。起橈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畫鷁首恠獸。以惧江神。

海鵠

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鵠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鵠翼。趨助其船。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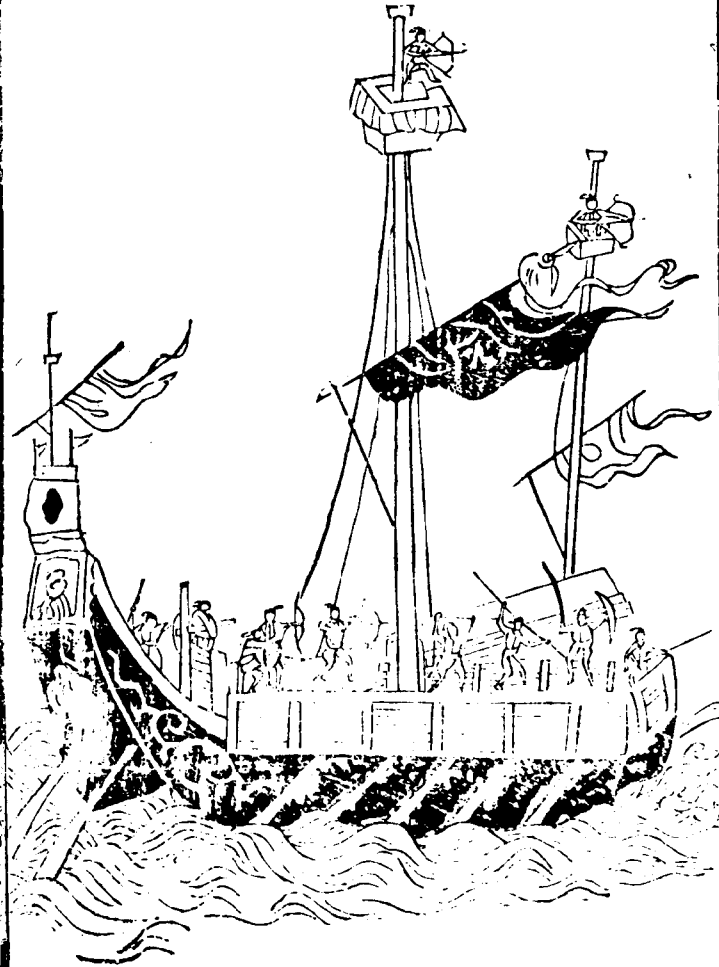
以前古制。其說甚詳。圖式不載。今按籌海重編近

時廣福浙直船式圖繪于後

兵鏡

攻守

廣 東 船



兵鏡

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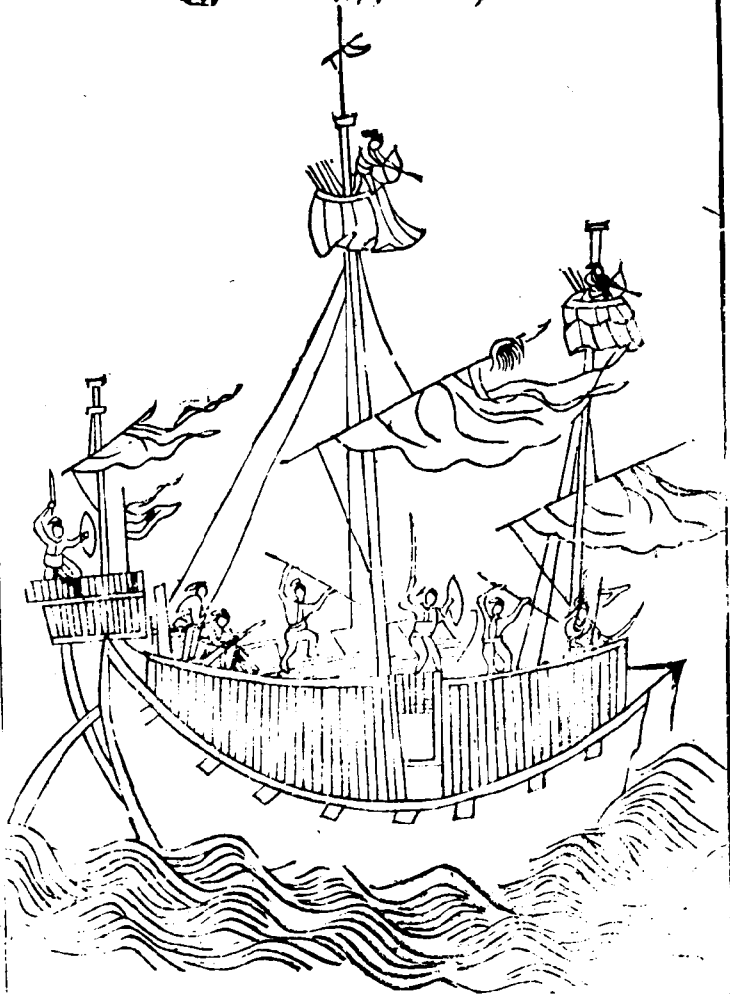
攻守

一〇一〇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擊。福船卽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不敢與廣船相冲。但廣船難調。不如調福船爲便。易。廣船若壞。須用鐵力木修理。難乎其繼。且其制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搖。此廣船之利弊也。廣東大戰艦用火器。於浪漕中起伏蕩漾。未必能中賊。卽使中矣。亦無幾何。但可假此以唬敵人之心胆耳。所恃者有二。發槓佛郎機。是惟不中。中則無船不碎。一也。以火毬之類。于船頭相遇之時。

從高擲下。火發而賊舟卽焚。二也。大福船亦然。廣船用鐵力木。造船之費加倍。福船而其耐久亦過之。蓋福船俱松杉木。蝕虫易食。常要澆洗。過八九汛後。難堪風濤矣。廣船木堅。蝕虫縱食之。亦難壞也。

大福船



兵鏡

攻守

右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濶。其首昂而口張。其尾高聳。設樓三重于上。其傍皆護板。護以茅竹。堅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爲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櫃隱之。湏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水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旋。繫以綜纜。下旋起旋。皆於此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湏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砲。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卽犁沉之。而敵又難於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但能行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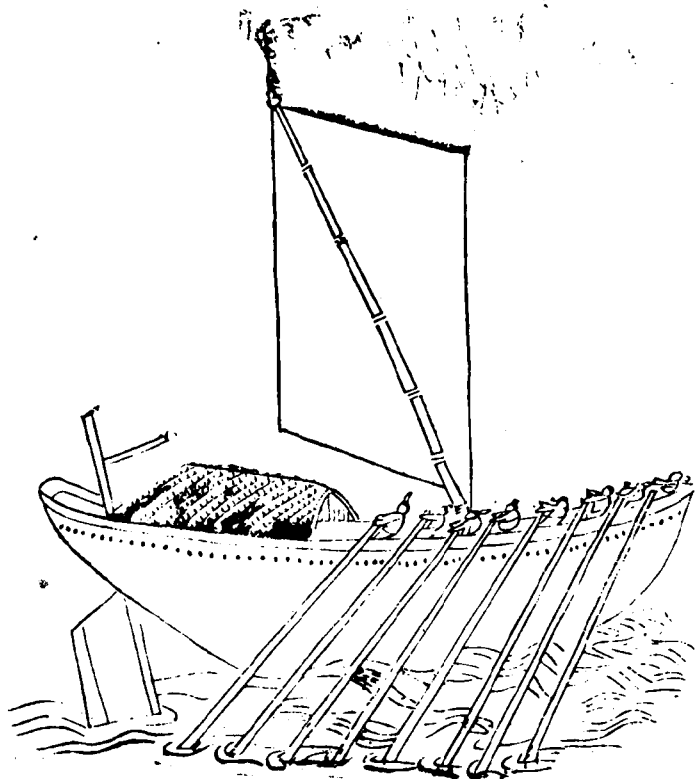


順風順潮。回翔不便。亦不能逼岸而泊。須假哨船接渡而後可。

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船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闔船力而不鬪。人力是以每每取勝。但喫水一丈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于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裡海。沿淺而行。則福船爲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戚總兵所制海滄船。卽小福船耳。喫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其功力皆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並。我舟非人力十分胆勇死鬪。不可勝之。

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身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冲掣。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追擊。身船快船能狎風濤。便於哨探。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但近時板薄釘稀。欲船之堅。須加工料可也。又制開浪船。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皆可用也。

叭 喇 虎 船



兵鏡

攻守

叭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製。底尖面濶，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濶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官倉，臧面兩傍，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掉槳。每邊用槳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槳斜向後，准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憚。

式 船 橋 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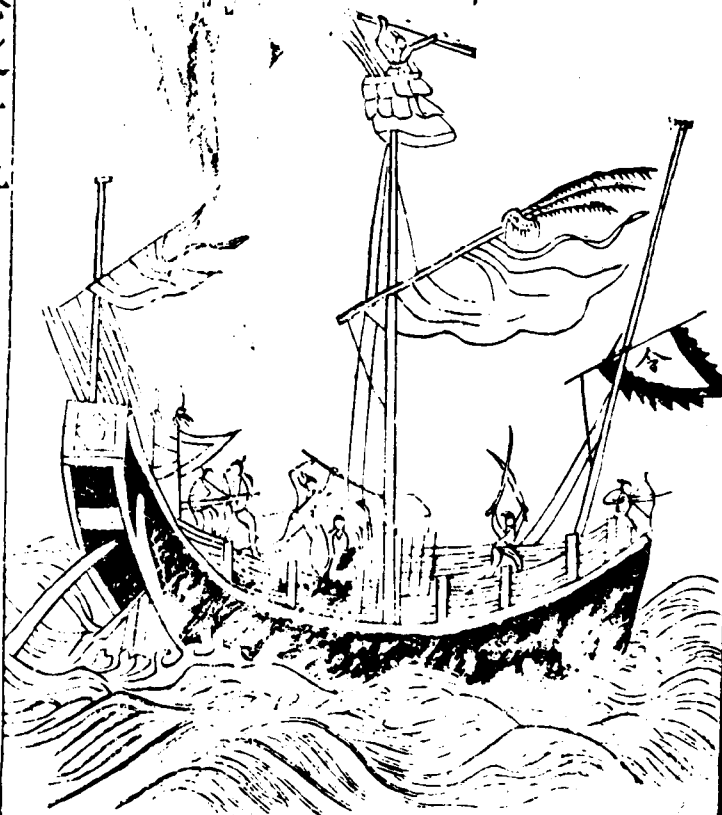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舩。舩船改蒼山船。制比蒼船稍大。比海滄更小。而無立壁。最爲得其中。制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於陸兵。設使將水兵教練遴選。亦如陸兵。而後用之。登舟其功倍于陸兵。必矣。司寄者何憚而不爲哉。

蒼山船



兵鏡

攻守

蒼山船首尾皆濶。帆櫓兼用。風順則揚帆。風息則盪櫓。其櫓設于船之兩傍。腰半以後。每傍五枝。每枝二跳。每跳二人。方櫓之未用也。以板闌于跳上。常露跳頭于外。其制以板隔爲二層。下層鎮之以石。上一層爲戰場。中一層穴梯而下。卧榻在焉。其張帆下旋。皆在戰場之處。船之兩傍俱飾以粉。蓋卑隘于廣福船。而濶于沙船者也。用之冲敵頗便。而捷温州人呼爲蒼山鉄。



八 槳 船

八槳船但可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今閩廣潮直皆有之。

天造

兵鏡

攻守

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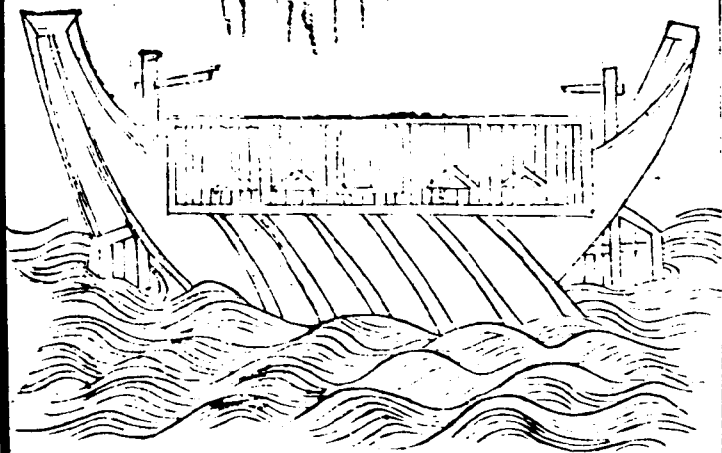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兵鏡

卷之十五

鷹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壅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傍皆茅竹板密釘。如福船傍板之狀。竹間設窓。可出銃箭。窓之內。船之外。隱人可盪槳。先用此舟冲敵。入賊隊中。賊技不能却。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矣。鷹船沙船乃相湏之器也。

沙船能調戩鬪風。然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北洋淺。南洋深。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耳。北洋有滾塗浪。福船蒼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却不畏此。北洋可拋鉄猫。南洋水深。惟可下木椗也。

水戰非鄉兵所慣。乃沙民所宜。蓋沙民生長海濱。習知水性。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在直隸太倉。崇明。嘉定。有之。但沙船僅可于各港協守。小洋出哨。若欲出赴馬蹟。陳錢等山。必須用福船及廣東烏尾等船也。

漢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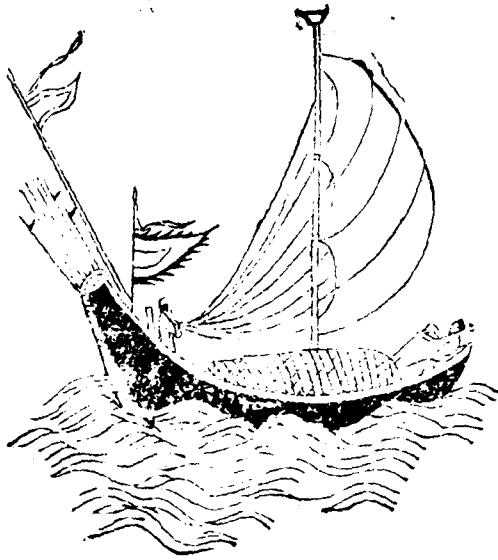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一〇二七

漢船於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爲至  
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  
一人執身鏡。布帆輕捷。無墊沒之虞。易進易退。隨波  
上下。敵舟燎望所不及。是以近年。賴之取勝擒賊焉。

網 梭 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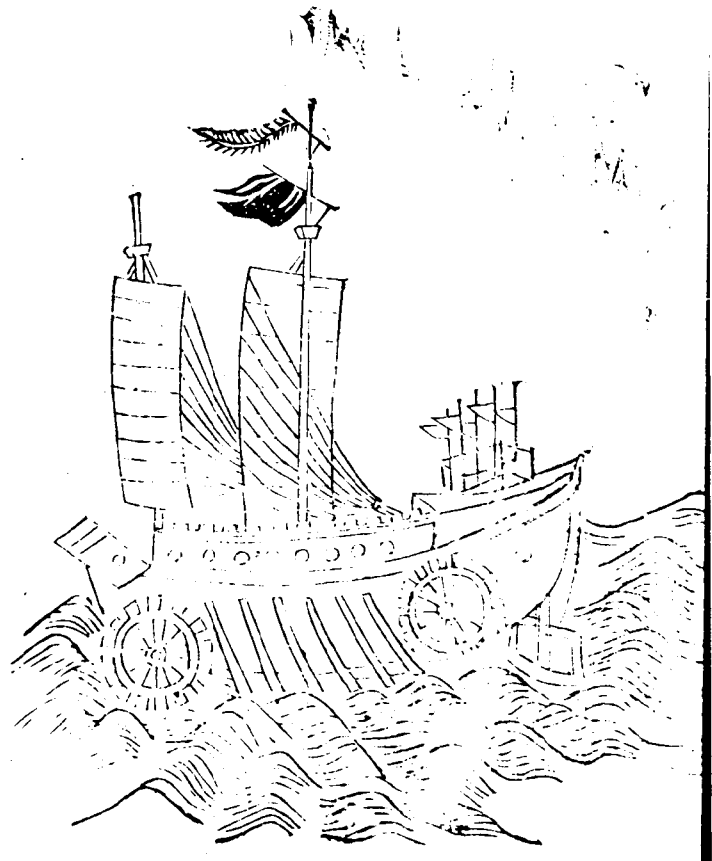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此船定海臨觀象山一帶沿海地方俱有之其形如梭樣竹桅布帆僅可容二人冲風冒浪專入大洋抵下八山取殼菜紫菜打魚之利舟至山麓二三人以舟昇置灘塗避風潮若欲西歸仍昇舟下水不能禦敵但可爲哨探之用乃魚船之至小者也



飛 輪 架 海 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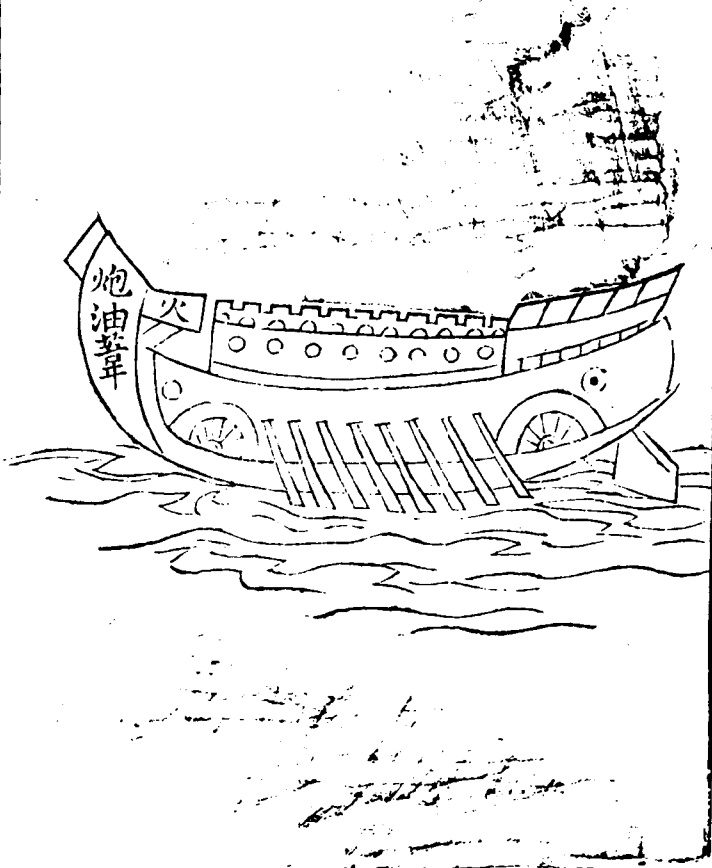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製用楠木作船。不出三千料之樣。長七丈二尺。濶一丈六尺四寸。兩傍前後兩輪。輪外遮板。使人不見。大槳六枝。人在內操。駕首尾一大孔。風狂浪高。卽并二舟爲一。用大堅木拴入孔中。儼然一舟。固不可解。海戰惟大船勝小。多船勝少。單以示衆。連以示大。兩得之矣。

套船子輪舟船



兵鏡

攻守

製用飛輪舟。外將杉木造一套舟。只有前船頭。裝以蘆葦油草。兩傍幫板腹內空虛。凡泊淺洋峻島之間。藉以護衛。亦免擊觸之患。若順風衝打。卽放火釘賊之舟。我舟棄外套而還。亦甚便利。

蜈蚣船。象形也。其制始于東南夷。以駕佛郎機銃。銃之重者千斤。小者亦百五十斤。其法之烈也。雖木石銅錫。犯罔不碎。觸罔不焦。其達之迅也。雖奔雷掣電。勢莫之疾。神莫之追。蓋島夷之長技也。其法流入中國。中國因用之。以馭夷狄。諸凡火攻之具。砲箭鎗毬。無以加諸。其成造也。嘉靖之四年。其裁革也。嘉靖之

十三年數年之間未及一試而莫知其功用之大也其制底尖而濶兩傍列楫數十其行如飛而無傾覆之患風無順逆鼓柁而行一日可數百里也

昔日海戰之船大小制度不同今當兼用如樓艦緣衝此船之大者也如直進露撓此船之中者也又如舩艦海鯁此船之小者也以船之大者爲中軍座船而當其冲以船之中者爲左右翼而分其陣以船之小者繞出于前後兩旁之間隨船器械各須犀利完足但海寇所恃全在于鉸吾亦以鉸爲應中軍大船仍用佛郎機大鉸數架兩翼中船亦用銅將軍大鉸

數十架。其小船亦戴鳥鉸鉛筒數十架。各船編定字號。晝則麾旗。夜則振鼓爲節。迭出更進。則彼此衆寡勞佚之勢不同。未有不殲渠醜者也。然閩廣浙直船制各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者。於海勢之不同也。廣東船制。兩旁設架。便於槌櫓。福建船制。其旁如垣。其篷用捲。便於使風。浙直船制。平底布帆。便於盪漿。此船制之異也。所由然者。福建海水最深。各信地俱近外洋。一望無際。縱有海島。如浮漚之着水耳。故有風時多。無風時少。順則使風。逆則戢風。此福船所由製也。廣東自出五虎門上。及大鵬下。及北津以西。俱有海

巔或斷或續聯絡於外。商船來往多從裏海。且風氣和柔。全仗搖櫓。此廣船所由製也。浙直海水深處固多。淺處時有近岸平沙。或數十里。潮長水深。尋丈潮退。僅可尺許。故叭喇唬沙船。專事盪漿。此浙直之船所由製也。若易地則風水不同。其制亦當少異。推此而山東以北。危磯暗沙。往往有之。船制又不可執此例彼矣。然欲攻大敵於外洋。非福船不可。蓋福船之制。其鋒房垣牆。卽古之樓船巨艦。其重底堅牢。卽今之過洋與使琉球船式也。故諸省船制。惟福建爲工。蓋大都海上之戰。不過以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

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此中國之長技也。故論戰則陸戰難。水戰易。然論兵則陸兵易。水兵難。而海將尤難者。風濤難狎。此善水戰者之難其人也。

兵船束伍

每福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二名。扳招一名。上斗一名。椀手二名。上用甲長五名。每甲兵十名。第一甲佛郎機。甲長專管佛郎機。賊近管放火磚烟。確等器。

第二甲鳥銃。甲長專管放鳥銃。賊近攻打。

第三甲標鎗雜藝。甲長于賊遠。照管船隻搖櫓。賊近。



發鎗刀石藥等項。

第四甲同

第五甲火弩。甲長以一半打弩。一半放火箭。

今以福船二隻。海滄船一隻。艚船一隻。爲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爲一營。立一領兵官。分左右前後中營。各以指揮一員統領。其船上大旗俱用黑布。以白布做一大台字在旗上。各照方色製一號帶。其旗長一丈八尺。濶十二幅。號帶長二丈五尺。前紅後黑。左藍右白。中黃。其每甲長小旗一面。方正三尺。俱照號帶方色。每船五方色旗一副。前營俱紅邊。後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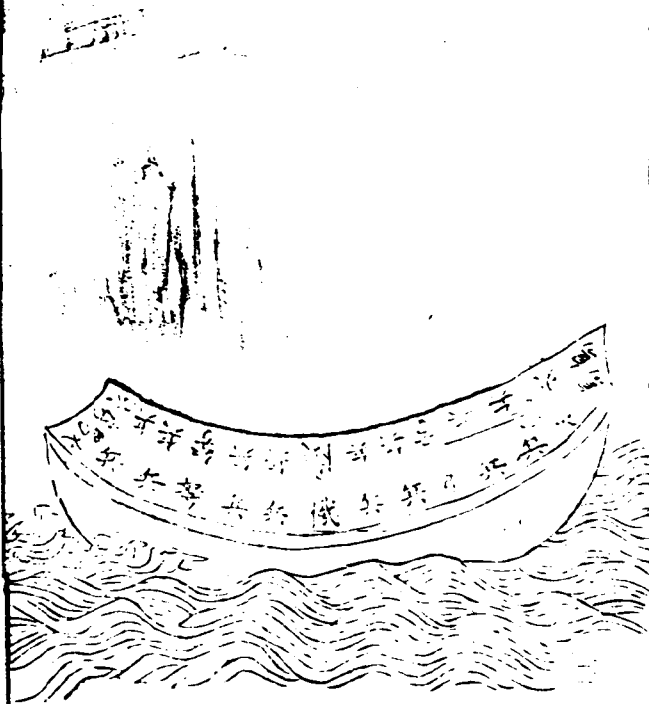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一〇四〇

俱黑邊左營俱藍邊右營俱白邊中軍俱黃邊

平時立船閱視圖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五甲。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向而立。如遇賊。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船用銃一架。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船頭闌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兩水倉門。

每船器械

大發煩一座

大佛郎機六座

碗口銃三箇

噴筒六十箇

鳥箭銃一十門

烟礮一百箇

方正旗五頂

水桶四擔并擦索

燈籠十盞

木柳鐵鈴一副

備用大小松杉木十株

火繩六十根

繩十根

鐵蒺藜一千箇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擔

各兵自備箴篋一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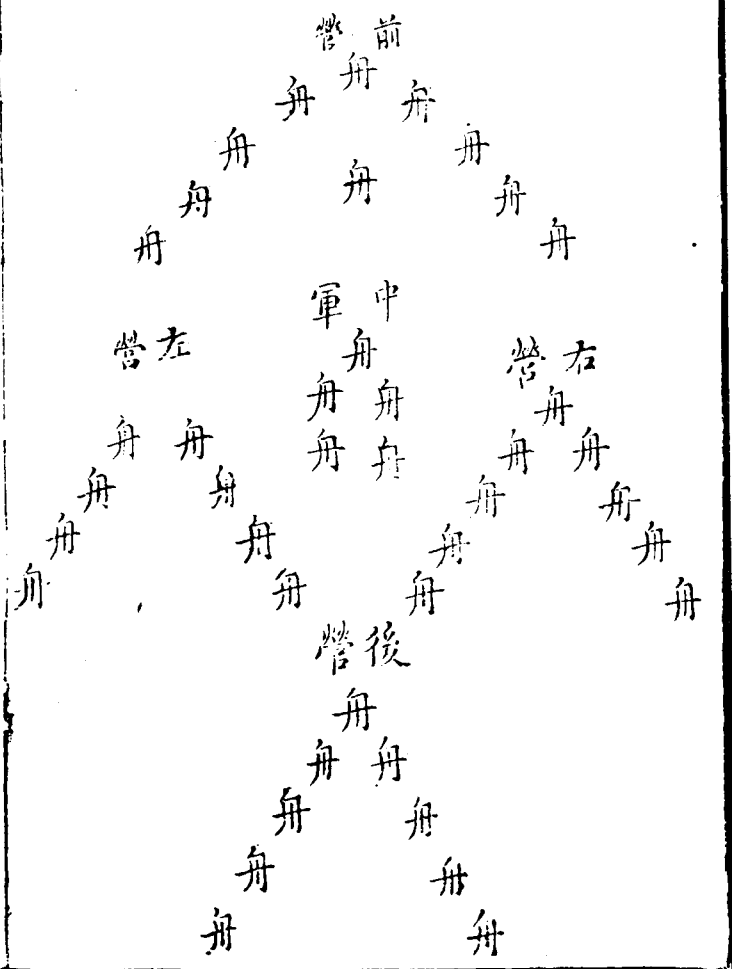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各兵自備蓑衣箬笠一副

右每船兵夫器械等件。俱如前式。隨船大小增減。

安擺船式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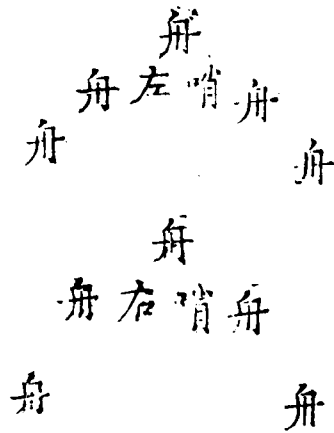
兵鏡

攻守

分關二營擺圖



一營擺圖



以上擺船之說。大都海濤湧港。有灣曲澗狹。當風隱風之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處寬迴水善之形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常時水操

步兵 卷之十五  
一 明日操習。隔夜把總官先捲該操大旗一面於中軍船上。示兵知之。次日早。掌號官先於船上。五更吹長聲喇叭一盪。各兵起收拾做飯。約中軍船炊熟。吹第二盪喇叭。各兵食飯。第三盪喇叭。各官捕帶兵先登岸。赴水寨擺立照圖。

一 俟水寨演熟部伍。然後照前操法以操兵船。俟泊處。關港潮平。依法操于舟。如其關港狹曲。風潮不可操大船者。以小船摘甲長。每甲摘一半。用小船三板操其形狀之畧。

一 水操或風濤潮汐不能操演。亦于陸地習之。時或



逼賊登山。亦可捨舟步戰也。

一發船隔日。先用牌諭各捕兵將以出洋。某日該備  
蠶米水數目。限時查點。欠者細打罰工食。凡中軍  
吹長聲喇叭一通。立起黃旗。一面各哨船出洋。哨  
賊如報有警。本總卽升船廳。聽砲三箇。各官旗到  
齊。聽發放。俱照常時操練規矩。各官捕回本船。亦  
照一體發放。中軍船插鼓。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  
尾相接。鴈行而進。不許太相遠離。鯨哨一船違令。  
捕盜之罪。二船違令。哨官之罪。四船違令。領兵官  
之罪。中軍畏縮。把總之罪。其舵工繚手。皆加倍重

治。或因船漏。風水不便。覈實免罪。

### 遇夜洋行

一各船以燈火爲號。中軍船放起火三枝。砲三箇。懸燈一盞。各船以營爲辨。前營船懸燈二盞。平列左。營二盞。各桅一盞。右營大小桅。各二盞。平列。後營二盞。一高一低。看燈聽銃。船到將近。捕盜先自呼名識認。

一遇夜泊船。聽中軍船招。船喇叭。各船依序。隨船安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踈虞。斬首示衆。哨官連坐。

一 夜暮以朦朧爲期。中軍船發插三通。起更。各船齊擊竹柵。打更者打鼓一次。柵嚮一次。每更用兵二名。一名船頭遠視。一名船尾高瞭。遇有船過。即便鳴鑼。各船齊備。倘水上有黑塊。夜浮者。恐賊人踏水偷旋。支更兵夫。速以石打。一面高叫。本船捕兵同看。若是賊人。即便鳴鑼打鉦。各船一體防備。違令。支更兵夫割耳。因而失事者。斬首。

一 守夜號令俱同。在港。但加鳥鉸手二名。遇敵即便對發。

一 各船遇夜有急。看中軍船。五方高豎燈五盞。是欲

弩箭五百枝

藥弩一十張

粗火藥四百斤

身銃火藥一百斤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三百斤

火箭三百枝

火磚一百塊

火砲二十箇

鈎鑷一百把

砍刀一十把

過船釘鎗二十根

標鎗一百枝

藤牌二十面

寧波弓五張

鐵箭三百枝

灰礮一百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篷一扇

小篷一扇

大櫓二張

舵二門 旋四門

大索六根

小索四根

扳船索一條

繚後手索二根

旋織四根

繚旋索四根

鐵鍋四口并竈蓋

花碗八十箇

鐵鋏四把

鐵鋸四把

鐵鑽四把

鐵鑿四把

鐵斧四把

薄刀二把

銅鑼一面

大更鼓一面

小鼓四面

大桅旗一頂

設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二盞。前桅上加二盞。

水攻條畧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各兵夫等。風汛時月。不許偷安。悞事機者。不分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已畢。而未到船者。已起旋而方來者。俱係畏避。卽發保。候無功者斬。

一中軍船。戰聲喇叭響。各鳴鑼齊搥戰鼓。天鷲聲響。大聲吶喊。奮勇勦殺。其退縮後至者。其捕盜舵工。遇淺者。其拔招繚手使風不正。賊船旁邊擦過者。

如已使風逼賊船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船復走者俱論斬其捕盜各甲長挨報某兵不用心者其兵斬首甲長止於網打。

一敵人慮我追戰故遺棄什物敢有撈拾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

一我船打敗賊舟一隻其餘船不行分投追打別賊且相攢爭撈首級致賊走逸者其各獲首級俱歸先打者其餘船捕盜網打一百割耳其一船已逼賊舟未卽打敗餘船接應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各照派定武藝時常檢點船上器具每日一驗火

藥遇天晴五日一曬收閣乾燥避火之處鎗刀器  
械半月一磨遮蔽風雨一件收磨不如法扣罰工  
食甲長連坐

一各船火藥須要收裁安便免致火星爆入貽患匪  
細倘有失悞銃手管藥兵夫一體軍法施行

一放火磚火砲火毬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  
下不然擲而或滅就未滅賊可反手擲來正當發  
時反爲所害

一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射去高則不可救低則  
易救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以鐵鍬執炭火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燃者。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徒費矢竭力。

一標鎗非兩船相逼不可用。往下打更難准。

一用鷄鴨卵擲于賊船上。或用滑泥潑之亦可。

一打石着人頭面方打。不可空向船上擲之。

一每船斧口石大桶石務足若干。八分放在船底。二分放在船面。用過卽補。不補者扣工食。

一與賊舟對泊。船舷繖上用茅竹劈開包裹繖上。以

防敵人夜竊。違令。舵手細打。

一 警報至急。起舵不前。卽使用大茅竹一段。計長一  
二丈。縛在舵。繳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悞。舵  
手割耳示衆。

一 泊船山魯。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船  
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稟明。  
方許取水。違令拿治。

一 巡哨遇警。卽登信地山上。舉放烟火。所在兵船瞭  
見。就行開帆。望火前進。聯近烽燧。卽時按放。傳報  
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踪跡。親報領哨官以

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營哨官員若哨船不遍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上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瞭遠致失傳報悞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斬首。

相寇情

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譟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也促鼓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

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譟者，恐我襲也。擲纜而卽起者，欲擇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備噐也。夜泊而趨於涯者，鄉道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纜及流懸燈於途者，夜逸而遺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者，偽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困而請和投降者，詐也。

謹行泊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須防今夜安泊之處，恐無收畧，風至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銳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

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晚  
黑便收舉岩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防  
也

浙東潮候

初一初二三十四 寅申長 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 卯酉長 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 辰戌長 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 巳亥長 寅申平

初九初十二十一二十二 子午長 卯酉平

十一十二二十三二十四 丑未長 辰戌平

二十五二十六

寅申長 巳亥平

二十七二十八

卯酉長 子午平

二十九三十

辰戌長 丑未平

江北潮候

初一子午正

初二子午末

初三丑未初

初四丑未正

初五丑未末

初六寅申正

初七寅申末

初八卯酉正

初九卯酉末

初十辰戌正

十一辰戌末

十二巳亥正

十三巳亥末

十四子午初

十五子午正

十六子午末

十七丑未正

十八丑未末

十九寅申正 二十寅申未 二十一卯酉初

二十二卯酉正 二十三卯酉未 二十四辰戌初

二十五辰戌正 二十六辰戌未 二十七巳亥初

二十八巳亥正 二十九巳亥未 三十子午初

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江海每月初三

至初七十八至二十二為大汛潮大而速初八至十

七二十三至初二為小汛潮小而遲

朝生為潮夕生為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于

地下之中而會于月潮生于寅則汐于申潮生于巳

則汐于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兔入鷄腸 三七發甲

入辛地 四六出寅入犬藏 五月生艮歸乾上

仲冬出巽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

仔細詳

定寅時

正九五更四點徹 二八五更二點歇 三七平光

起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別四更初 此是寅時

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以占風濤

一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闕卽此方有風雨

一日沒騰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騰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記之

一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

一凡風单日起則单日止雙日起則雙日止

一凡風早起晚和明日須防大風

一夜起之風必毒

兵鏡

卷之十五

三十八

一凡東風急風急雲起必雨。最難得晴。

一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  
有此風向。晚必靜。

一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漸吹漸急。北風吹起便大。

一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一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一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

一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一凡雨陣自西北起。必雲黑如墨。又必起作眉梁陣。  
主先風後雨。易晴。

一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

一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一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鳥肚雨白肚風

一海猪亂起主大風

一夜聽九道淫鳥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

一蝦籠張得鱗魚主風水

一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圓頭望下水卽至望上稍慢

一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二十五六

兵鏡

卷之十五

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  
梅花風打頭揀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二北風

三月忌清明北風俗云三月三九月九無事莫至水  
邊走

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筭至五月乃一  
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

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內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

十一月忌冬至風。

臘月二十三、四忌掃塵風。

兵鏡卷之十五終

兵鏡

攻守

兵鏡

兵鏡

卷之十五

攻守

四十一

一〇六八

兵鏡卷之十六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王宣父

編輯

同族吳騰蛟雲將父較正

軍需

盛文琳

嘗觀今日急切之務莫有過於軍需矣何也方其募  
調之始必家給而戶贍之而後徐議其所遣則其費  
不可勝言也及既募既調之後又必果其腹裕其齋  
而後所經之地無攘臂所駐之地無脫巾則其費又

不可勝言也。從古富強兩策。強因於富。富基夫強。未有國瘠而兵強者。竊以今天下籌之地。非不廣也。賦非不饒也。然大司農之束手告匱。曰移曰借者。幾十年於茲矣。此事闕。移之彼事。彼事闕。又將移之何事。事日積。而移之地窮。此歲窘。借之來歲。來歲窘。又將借之何歲。歲遞往而借之日窮。長此安之乎。建酋不當中國一大郡。一旦竊發。輒將疲於戰。士困於糧。設曠日老師。何以待之乎。天下幅幘。既廣。邊夷者九。一隅之寇。已爾。萬一伺釁蠢動。處處爲奸。其奚以禦乎。頃者群臣請發內帑。給發固不如所請。設遂如所請。



而帑之積有盡。餉之出無窮。不慮抱薪而救火乎。征  
民民盡。征商商盡。而且鬻爵耶。則賞不爲德。贖罪耶。  
則法不爲威。嗟夫。世有管商。寧使國計至此耶。今夫  
籓祿日增。工役煩興。芻餉日重。敢謂肉食之謀盡鄙。  
然就耳目所知。固多所可異者。官不能實常員矣。乃  
更爲加員。造解置屬。不足糜財乎。俊造非不多矣。又  
更爲加額。額益廣而費與之俱。且仕籍不虞壅闕乎。  
統袴之將。疲癯之卒。不當休而易之精銳乎。遊民奸  
僧。誑惑聚斂。珠玉錦繡。不當撤而佐軍興乎。凡此皆  
愚所未解也。苟不得如管商其人者。請兵食以救一

時之急。講塩屯以垂永賴之規。崇節嗇以塞利孔之漏。愚恐今之憂不在建州耳。

州郡儲糧

屬軍需

陶望齡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在平時且不可廢。况兵荒之際。其可不及汲汲焉。講圖之哉。愚熟思之。行輒効。利甚渥者。則無逾平常義倉兩端矣。常平者。以重斂。輕以輕救重。遊賈不得操民之急。以收其贏。是官握利權。而民受利實者也。

國朝於所在州郡立預備倉。即常平倉也。義倉者。於口租之外。復出義租。各貯於其里。遇儉歲。即出以贍。

里之貧人。貧人易得其惠。是薄取於其所有。餘而厚賑之。於其所不足者也。嘉靖間曾行之矣。大積粟如積水。然非有通用大河環之。則溝澮不足恃。然通用大河在數里之外。而桔槔之於溝澮。取之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而實相濟。州郡之倉。川河也。澮多而漑溥。里社之倉。溝澮也。利近而掇速。而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今請於常平所入。其源有三。令民有慕義願入粟者。聽無有所強。千石以上者。上額旌之。百石以上者。中額旌之。十石以上者。下額旌之。其入一也。編民入粟得補祿吏。祿吏入粟得免考試。罪人贖。緩悉。

用粟視罪之重輕以定粟之多寡不得代以銀錢有司當亦維罰穀之初意而公庾是歸其入二也又每歲出公家之帑增糴千石費有漸而累無窮其入三也歎時穀貴則出以貸民熟時穀賤則入以贖廩至於大侵則賑之而不責其償唯是貴出賤入舊出新入不必毋出而子入也期其平而已矣如是行之不過三四年而在在有不饒者乎而又脩義倉之制每鄉立社社有長有正副民以貧富出穀有差多至於數石少至於一勺皆可望廩而輸所謂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

遇凶札。視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其尤者而賑之。民坐而取食於里也。猶取食於家也。蓋社倉以賑急。縣倉以繼社。居豐多。則糴以泄輕。而農不傷。遇災多。則散以廣惠。而歲不病。策今者。實無善於此矣。願天下有救荒之法。猶貴有救荒之人。非循良之令尹。則不行。有循良之令尹。而轉屬胥吏之手。則利入侵渙。而澤不下究。復不能行。故在牧民者。憫嗷嗷之赤子。而施賚必親。懲積弊之吏胥。而剔蠶必核。庶幾乎有濟也。

中衛屯田

屬軍需

徐常吉

夫今日邊方之屯。不可卒舉。而內地之屯。則有不容

不議者。蓋邊方之軍。既欲其出力以捍虜。而又欲其出力以自給。其勢實難。若內地之軍。既無鋒鏑之憂。而又優遊坐食。以糜縣官之費。國家亦惡用此冗食輩爲也。我

太祖制。凡有軍衛處所。皆有屯田。以使之自食其力。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雖江南北。浙東西。財賦所自出。亦皆有之。然內地屯法。每軍給田五十畝。其田多四出不等。一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亦有不盡種者。屯軍旗甲。不辦荒墾。並索全糧。人之情孰肯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十畝之利。

而補五十畝之稅者。此所以軍多逃亡。田多隱沒。而屯政所以不行也。今欲行屯政。必先召佃。其次則在於蠲逋。其次則在於薄征。蓋召佃而不蠲逋。則有佃而莫之或應。蠲逋而不薄征。則有佃而無以自給。先年嘗命御史查清屯田。將衛所等官逋員悉行蠲免。又發內帑銀五萬。於直隸廬鳳淮揚滁和山東兗州等處懇田。此實惠民足國之政。不可不舉行也。誠能舉而行之。則內地可甦。而邊方亦可足食矣。故曰內地之屯。不可不議者此也。

國初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

屯種每軍授田五十畝。稅糧二十四石。半以自給。半以給城操之軍。是即唐初府兵營田之制。萬世良法也。今腹裡各衛三分之田。多有軍先拋荒。年遠迷失。而民墾納糧者矣。若欲一一清奪還軍。非惟失利。而且失民。獨念今天下軍戶消亡殆半。間有存者。每半清勾戶丁。隨解隨逃。勞費百端。不得軍用。無計可處。議者謂宜上體。

祖宗置衛立屯之意。遠推古人寓兵於農之法。通查各衛軍士。各令有田一分。其數江北一頃。江南半頃。如江北一衛額軍五千名。必須制田五千頃。江南半



之。先儘現在屯田。次清寺觀閑田。及抄沒罪人之田。其有不足。則設法開墾荒田。再不足。則措銀收買富豪有餘之田。如宋時役田之制。但萬萬不可擾民也。務穀額數。分與各軍。聽其有力者自種。無力或不便者。召佃收租。然必量其所入。如古上農夫可食九人之數。其怠荒者。罰有差。平時操守。止令自食。必有征差。方給行糧。其衛所缺軍之處。則分舍餘軍餘。或募民。或罰有罪以補之。蓋彼既有田。必皆樂從。而逃者少矣。此於邊衛京衛。或不能盡行。而腹裡衛分。必皆可行。所省養軍之糧。歲數百萬矣。邊方之地。必先有

人而後田可屯。不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裡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有在也。

西北屯田

屬軍需

鄒德溥

頃者或建議西北空壤最多。誠度地宜。導水溉灌其區。計可墾田。無慮鉅萬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客造予而問曰。恐茲役之不易就也。興之孰與無興便。予應之曰。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何也。西北故稱沃土。乃今一望萑蒿。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

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畜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萑蒿之場盡爲庾廩。其利一。

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爲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輿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遙者利相蓰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利於騎。不利於步。盡邊地而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遠募則餉不貲。斑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連亡。閭閻困而戶虛。自水田墾而人卒

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  
史遷導漳於鄴封。鄭國漑鹵於秦。渠白公借灌於涇  
水。馬援引流於洮。灌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柰何  
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曠水夷。䟽引易徧。東  
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耜趾靡煩。東南之時不與  
也。潦海青徐。有漑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  
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也。客曰。水利之  
益固闡命矣。第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  
怨。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多直則內帑匱。勸民  
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

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予曰。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計歲月而督之。吾敢謂不如子之所虞也。然晁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安行郡邑。計其水可濬田可墾者。彙奏而籍諸部。因爲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田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畧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爲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

今以田成悅而官之。利遽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力與財贖罪。又必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督撫覈奏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迺後以其半之入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與捐內帑而召民怨。功相萬也。客曰。洪武宣德間。令北直隸地方。聽民開墾新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然後來遂致權勢侵

占之擾不能無弊。則奈何。余曰。此井田之法可興也。其法須遣廉毅之吏。各督一方。畫爲井田之局。募民開墾。投報編冊。除希爵贖罪外。無力者計畝授以工食。月有課。歲有稽。收穫之初。不遽起科。待二十年之後。則區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君民有數表。裡有界。縱權勢不得而奪之矣。此萬世無弊之利也。

### 九邊屯田

屬軍需

徐常吉

國初時屯政益法兵防。並舉不廢。而三邊之餉無匱也。自弘治間葉淇請變益法。而邊兵始有枵腹待哺

之患正德間馮清奏改折色而邊方始有米珠草桂之謠則今日屯政所不容不講者也然亦有難於卒行者蓋屯政塩法兵防三者相爲表裡異時塩法舉行每塩一引令商人輸邊粟二斗五升以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伍故邊境之上地無不墾人無不耕不惟軍皆爲農而農亦爲軍此屯政所以得行也今塩法旣廢邊方單弱軍之在伍出操乘塞且有不暇而何暇議及於屯種乎異時邊防整飭烽火不警故軍士得以其力勤於耕耨而禾稼被野亦無抄掠之虞此



屯政所以得行也。今邊防既弛，虜騎時警，飛鏑一鳴，城門盡閉，其得優游隴田自食其力乎？異時屯政舉行，上有優恤之令，下無侵占之虞，歲時屢豐，米粟充溢，此屯政所以得行也。今屯政既廢，或侵占於豪右之家，或拋荒於逃亡之戶，黃茅白蒿，一望無際，雖欲清還軍戶，已無籍可據。雖欲召彼流亡，已無人應募。其可以復祖宗之故乎？此屯田所以難卒行也。建議者以爲不設防以護之，不重勸以來之，雖議屯無益，故欲修車戰，繁林木，列伏兵，以爲捍禦，此一說也。又謂倣周人之田，峻命官，秦人之力，耕命爵，漢之孝悌。

兵鏡

卷之十六

十

力田唐之給牛假種以鼓舞邊民使樂於趨事此亦一說也又謂宜復祖宗流徙之法凡富民害衆者賊吏情重者武職犯徒者率令徙邊夫富民賊吏則有家武職則有官是皆有所係恋而不逃且其子孫滅獲之多又可助力而能耕此又一說也是在司國計者加之意耳。

太平第一策

屬軍需

吳塢謙

恭陳太平第一策以足兵食以固邊防以隆萬世治安事何謂太平第一策西北屯田之政是也按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當轉輸二十石屯

政之有裨軍需也尚矣。願是策也可以足食，亦可足兵，可以餉邊，亦可安邊。蓋不獨鹽政所由以廢興，而其所關於千百年九邊虜防者甚大也。寧區區目前近利之足云。願北虜之毒爲中國害，自古記之，兵革不能屈其威，長城不能限其入，和親不能結其好，金繒不能厭其欲，而臣獨謂屯政爲千百年制虜之長策者何？其說在易之師卦，地中有水，何以取象於師？此卽古人畫野而井，寓兵於農意也。蓋虜之敢於狂逞者，所恃驍騎爲長技耳。惟古井田地中之水常溢，胡騎安由陸騁？卽戰國趙最偏小，終趙之世，隣虜不

兵鏡 卷之十一  
受虜患。而李牧得稱北邊良將者。恃有此也。自秦廢井田。開阡陌。西北萬里。悉成平原。虜騎自此長驅。遂世爲中國大害。史稱白登之圍。五胡雲擾之變。回紇吐蕃之害。不可勝紀。至北轅南崖。尤有不忍言者。皆自費井田始。今天下可復井田乎。不能矣。願屯田之法。井田之遺意。猶存。與師卦容民畜衆之意相合。然欲令各邊各屯其田。而於經界之說。烏可畧而不講。試於九邊地方。可屯之處。大脩屯政。不論田之公私。與夫地之高低。微倣方里而井之制。或數百畝。或數千畝。相地形寬窄。遠近風土。水旱相宜。深濬溝渠。高

築圩埂溝渠蓄水以備旱。圩埂防水以備潦。地勢可一井則一井屯。可二三井四五井則二三井四五井屯。不可屯者聽。卽有山岡砂磧難以溝埂則二三里相間挑控品字溝塹以限之。不然宜樹者多植榆柳。惠粟之類。摠使我收地之利以養軍民。不使戎馬橫行我之疆土而已。故先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又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隨其近邊田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薪之用。一以備邊塞之蔽。於以限虜人之馳騎。於以爲官軍之伏地。真確論也。誠循此力行之。

不十餘年。遍九邊皆金湯。皆膏沃。不惟可省歲輓之儲。且可省防守之兵。半移爲屯兵。半移爲戰兵。虜患未有不息者。所云九區之井。勝萬里之城者。此也。願難臣者曰。談事易。任事難。成事尤難。屯田水利之議。講求者非一日矣。卒未見行。間一舉行。卒未奏効。何獨今而易之。况邊腹田土。不爲將官勢要已物。則爲軍丁百姓恒產。將公爲之屯。抑令自爲屯耶。噫。臣正慮及此也。獨不聞通變盡利。神化宜民之說乎。世之屯田者。僅指清屯開荒而言。不知一以清屯爲事。則難乎巨室之有力者。誰則與之。一以開荒爲事。則難

乎孤弱之無力者誰則應之。若臣之屯田乃活法也。總不過借墾田之名。行井田之法。假田工之力。嚴溝洫之制。正惟將官勢要有世業者。責以行之。而瘠民疲軍。不強以所不堪。正惟軍丁百姓有恒業者。責以行之。而罄產窶夫。不強以所不欲。卽有荒蕪。應墾地土。亦惟多方召募。任民之便。不願屯者聽。或黍或稻。惟土所宜。只責以經界分明。而不槩取必於水田。此於民情。旣不甚拂。矧井田之法。分之雖有溝塗封殖四者之名。總之惟盡力溝洫一言盡之。有如曠野平原。責令甲乙各業之中。左右各濬一溝爲界。中留一

埂可行爲塗。歲歲掘溝取土。加于塗之上。則爲封。土厚溝深。樹以榆柳梨棗等木以衛之。并資其利。則爲植。其實一而已矣。又隨其各田土之廣狹。多寡以爲井。并隨其村落以爲黨。而不責以九人共井之制。其有所經畫。此之東界。卽彼之西界。甲之南界。卽乙之北界。彷彿通力合作之義。其於工爲甚省。如之何其民不樂于從也。又有難臣者曰。方今邊軍嗷嗷待哺。無異涸轍之鮒。而必欲行此屯田以濟之。是何異決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困耶。臣慮又正及此也。獨不聞七年病。求三年艾之說乎。苟不早爲綢繆計。而徒



欲取資于帑藏竊恐帑藏有盡而邊需無窮其何能繼。此屯田之說爲今日所當亟講者。無已臣猶有說。邊境屯田以餉軍禦虜也。其道有三。爲之倡力耕之議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如此而塞下官軍未有不嚮應者。內地墾田以興利阜民也。其道亦有三。爲之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寬贖罪之條。如此而內地軍民亦未有不樂赴者。總之鼓舞來柔之道勝也。然使行之不以其漸。則有欲速不達之患。故在北必先之豐潤等縣。在南必先之鳳泗等處。以肇其端。任之不得其人。則又不免負山覆餗之虞。故當責之督

撫大臣必擇其真心體國。忘私忘家者。任之以責其成。其行之之法。又在慎揀縣令之廉幹有爲者。信賞必罰。久任超遷。以期功之必效。不然者。更調降斥。有差。總之。又在內外一心。撫按協恭。不相牽制。不分人我。見以共襄大事。卽今山東滕縣溝渠樹藝之蹟。固自在也。滕自古稱褊小。滕可屯也。孰不可屯。先臣王崇古所建市賞議。原爲暫餌大羊。修我邊備實政。而旋可報罷。非爲專恃市賞。弛邊備。卽可以弭虜之謂也。往者不可諫。而今日內治之當修者。無如屯田一策矣。况屯田鹽法。相爲表裡。屯政旣舉。粟價自平。卽

國初每引二斗五升之值。不可復見。自是粒米狼戾。亦可漸復。弘治每引三錢之舊矣。計歲課九十余萬。引歲兵省銀十萬有奇。萬商之困。極復甦。鹽法之救。極復興者。固在此一舉。昔禹抑洪水八年。胼胝䟽鑿。其大要總在盡力溝洫一語。今沿邊沿海溝渠之制。旣嚴寧直。可限虜騎于漠外。卽可遏諸水行于地中。黃河更無復衝突崩決之患。其歲省導河夫銀。修河米銀。又不知以幾十萬計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其爲國家之利。豈曰小補之哉。故臣曰屯田爲太平第一策也。

屯田十政

一西北稱土平曠。宜營田。患在所轄鵝鵠魚麗聚城中。資私役以妨屯。若諭所司善撫屯卒。毋擾以征徭。毋擅役他作。而人得以暇力農。農暇肄武。此古寓兵于農意也。其政一。

一在易坎爲水。爲溝瀆。溝以行水。去害備澇。瀆以停水。鍾利備暎。卽今西北間多阜陸。衍沃如一。營而某圩可溝。可瀆。何利何害。畢隸田使者。籍奏疆理所在。因勢利導。旱澇有備。而營田得勢。因勢得險。蓋原隰皆可堅壁。而丘甸皆可清野。不亦善乎。其

政二。

一趙營平策虜易以計破留屯要害待其敵卒破先  
零近若嘉靖間李承勣巡遼于故興水縣地立大  
營三且耕且戰以絕寇路故欲屯田苦虜攻掠必  
湏阻山築墻建臺守望庶可爲永久計也其政三  
一烽燧偶息銓艾無資四願榛萊罄室枵腹何恃而  
備覃耜具比偶乎請貸以牛具粟種若國初之廣  
屯遼陽徵牛朝鮮酬以布絹分給屯軍屯有資而  
裹糧坐甲均給矣其政四

一在昔魏晉置典農而中都足食開汝潁而河汴委

儲腹宜屯。則邊可知。况頃謀臣如雨。必有秦祗任峻。杜當陽其人。患不任耳。誠設官專督。歲課虛實。而賞賚之。則子粒自多。而屯益修矣。其政五。

一漢置都護塞內外。護羗尉侯霸等。屯田殖穀。兼制羗胡。今邊幅員千里。鎮將如護軍者。不知凡幾。有事護戰。無事護耕。若洪永間十三守城。十七屯種。大要分軍立屯。分屯成營。不必若前代于軍伍外。分兵置司。而事可舉也。其政六。

一南北屯同。而事異。南屯一二年可成。北屯非遲數載不底績。畜艾烏可不早。况東邊今日半客兵。計

屯所獲升斗。不可以代鍾釜乎。若魏祖與諸將議  
僉以急務在盡敵。韓浩獨急田租。乃大興屯。贍軍  
其政七。

一五才十過。五危四誠。具在韜鈴。要以兵戰無上策。  
而歸之地利人和。和生於富足。足而恩洽。氣倍守  
固。戰克天順。中葉盛屯。宣府墾田廣。穀多以其贏  
築城堡。易戰馬。馬騰士飽。兵精強。可用其政八。

一凡天下事無纖鉅。貴有終始。屯之始在規畫。在綜  
理。而終在寬租。租寬而佃軍不苦。攤稅厘戶永免  
包賠。在嚴限。限嚴而收丁悉歸。隸籍補伍。罔藉抽

屯在均戍。戍均而蒐狩固。寓簡練。休息亦鼓。擘赫在專責。責專而十羊可汰。九牧一瓢。詎濫百輿。其政九。

一周禮三農。曰山農。澤農。平地農。今邊兵四集。山澤平地。盡可界畫墾藝。而又令其各隨便宜。樹桑棗柿粟以備歎。若

高皇帝命秦晉二藩。凡邊地屯種樹藝。五月報屯。養七月報結實。十月報子粒。夫以旃屢精神。流注蒨屋。咨茹罔懈。家法宜遵。其政十。

軍需條畧



一 邊警日熾。軍需爲急。筭商稅。畝無非剗肉。醫瘡耳。爲今日拯溺救焚計。莫如亟發內帑。藏富於君。不如藏富於民。天下其外府也。竭內帑以衛外府。外府無恙。而竭者有時乎盈。故當鑒瓊林大盈之轍。而不惜一發。屢發誠便計也。

一 君與臣同休戚。國與家共傾夷。平日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業已酬青衿之苦矣。當此告匱之秋。忍坐視而弗救乎。崇墉比也。何如奠社稷。美輪奐也。何如壯金湯。列佳冶。豢梨園也。何如購將士。當亦鑒造物之忌盈。齋盜之無及。而少輸以補廟堂之不

足實自固之策也

一足軍需須清積弊。如一饋餉也。而侵牟幾何。一釐甲也。而侵牟幾何。一器械也。而侵牟幾何。層累而上。轉屬而下。弊積如山。而胥吏其奸之藪也。獨不思此何等時候。而尚欲多藏厚亡乎。正宜上下相體。貧富融通。他人不能剔其弊。而人自爲剔。諸凡大竊小竊之蠹。在在耙䟽。不唯可以培元氣。挽世運。而軍需之所出亦多矣。

一軍需欲足。則冗耗務汰。今貂璫飽噬。而未有已也。籍不能無冗員。員不能無冗屬。冗屬之類。多以例

納誰非取償于民之膏脂而未有已也。椽吏皂役計一公門朝所入者不下千百誰非取給于民之骨髓而未有已也由類而推一切淘汰未必無補於國計云。

一則壤成賦任土作貢今寺宇僧寮何在無之不可爲耨耜地乎木偶之香火日增而明聖之幅員日減爲今日計從前毋論姑禁其後焉可也。

一神明無像而釋氏強爲之像叢林如市法座如雲甚至一像輒費不貲而鐘簋巨器動費千金銅鉛之屬園法之利所自出也愚昏惑于因果且樂輸

之而不知膏脂之浚也多矣。自今宜爲之禁。像與鐘屬踰數寸以上者。治其越制之罪可乎。

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外示有餘之形。而內坐不足之實。如官府無積而技巧滋。氓家無積而文采飾。以貴富爲榮侈。以糜濫爲充盈。若是而不已。則上鈎其君。下搆于民。天下始脊脊空虛。而日虞不足矣。愚謂財出一孔者國無敵。出二孔者國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事。出四孔者國必亡。是以君子養其源。必守其孔。養其源者。百姓和。事業叙。田野辟也。守其孔者。除去一切奢靡淫巧之習也。

一承平日久。遂致五臟成癩。四肢都痿。故各各只顧眼前。如燕處堂。如魚遊釜。獨不思倘遇有事。父母妻子。可能團圓。春秋墳墓。可能無恙。房樑屋舍。可能安堵。朋友親戚。可能往來。洲場田地。可能收割。堆金積玉。可能袖藏。農工商賈。可能安業。婦人女子。可能偷生。公子王孫。可能尊大。府史胥徒。可能撰錢。舉監生員。可能詩書。武弁官軍。可能吃米。上人羽士。可能誦經。扮戲吃酒。可能下咽。做官的。可能快活。襲替的。可能平穩。林下的。可能高譚。潤論山人的。可能飲酒賦詩。好色的。可能歌童舞女。貪

賊的可能黃金白銀。到不如意。回想是遲。曲突徙薪。今尤未晚。寧爲太平之狗。莫作亂離之人。倘有左袒之心。同奮枕戈之志。臥薪嘗膽。乞各顧其身家。破釜沉舟。共藉平乎賊寇。有技藝者。各呈技藝之奇。有謀畫者。各求謀畫之善。有家財者。畧輸家財之一。或自學習兵法。或速出來效用。或輸田產府縣。或勸親戚路人。賣子鬻女。尤有見時。馬亂兵荒。那認得你。而上面官長。尤當憂民憂國。政簡刑清。各各悚念。事尚可爲。吾輩書生。敢不淬激。

兵鏡卷之十六終

兵鏡卷之十七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同邑程廷允賓王父校正

渾天

天者至健至大之形。地者至靜至厚之質。天包地外也。地上下皆天。地在中也。天表裡有水。其圓如彈丸。而無端。其轉如車轂而不息。無極之氣。克其中。太陰之虛。同其體。星也者。精發于天。體生于地。列宿乃

兵鏡

卷之十七

兵鏡

天文

山川之精。日月本陰陽之氣。萬物不可勝窮。萬象不可勝計。度紀其廣三百六十五度。少強天運循環。五十一萬三千餘里。列宿乃半見而半隱。緯星乃或順而或逆。日有發歛之殊。月有遲疾之異。赤道環平帶。天體之絃黃道勢斜。爲日月之軌。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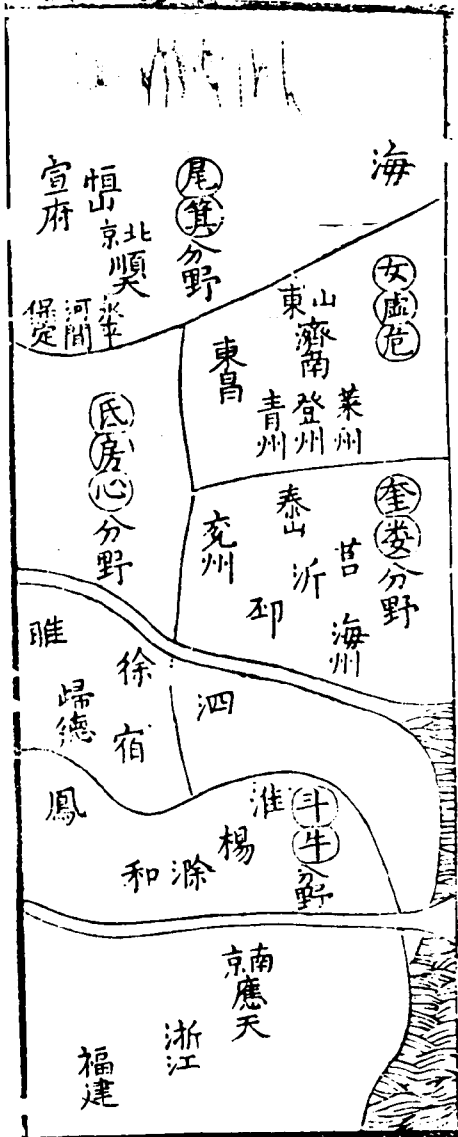
天文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 二十八宿分野圖





七政

太陽

日爲太陽之至精。光明寔盛而常盈。爲君父。夫兄中  
國之應。有遲疾。發歛。南北之形。春行西陸。在陸南。謂  
之夏。秋行東陸。在陸北。謂之冬。三百六十五日。周乎  
天而次窮。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與月  
相會爲辰之朔。十有二會爲歲之成。至于朔而有食。  
由乎月掩其光。交而月在陽曆。則虧西南而圓於東。  
南。交而月在陰曆。則虧西北而圓于東北。食分之有  
淺深。各隨所遇。然也。

太陰

瀛州水精爲月。分日所主爲夜。稟日照以爲光。其盈極則必缺。爲陰后從妾。夷狄之應。有弦望晦朔疾遲之節。積二十九日之半強。與太陽復會爲一月。青赤白黑表裡八行。出入黃道。通爲九名。其行也不行于日道。其食也必食于日冲。食分少者由侵闇虛之徑淺。食分多者由侵闇虛之徑深。行陽曆食則東北初虧。而西北復滿。行陰曆食則東南爲始起。而西南爲再盈。食旣以正東西爲限。由全沒于虛闇之所生。

歲星

東方歲星司春爲貌爲仁。以甲乙爲配以齊吳是分。營室之清廟爲廟。風雷之震動應君。布農事以播植。百谷。施賞慶以敷給萬民。祚有道之主。罰無道之君。昔五星聚井而歲變。其事祚漢而禍秦。上古百二十年而踰一次。伯代八十四歲而超一辰。見伏以十三度爲限。周天以十二歲爲貞。終率積三百九十八日。太強之數。計行乎三十三度六十之有三分。若盈縮之失位。必下降爲貴臣。在春當旺色。如左角而大。歲星不居常。則人君失政于春。

熒惑



火星南方熒惑。司夏政而視禮。丙丁吳楚。爲配爲邦。執法鴻臚。爲官爲職。象離明而廟在心宿明堂。主糾察而政在燔燒積穢。進賢良則無變。出囚係則順執。伏見于二十度之內外。周天于二十月之表裡。積七百七十九日之九十一分。行四百一十四度之六十六矣。若盈縮失位。爲妖邪。爲童兒歌謔嬉戲。在夏比心宿大星。逆行則夏政乃失。

### 鎮星

土在中央爲鎮。主旺夏季。配思與信。所屬戊巳所居艮坤。主后德之吉凶。法地宜而不震。其廟則南斗之

兵鏡

卷之十七

六

太室其行以不速而緩進。主德厚安危存亾之機。其所在也。民信而物順。無動土工之徃。無興師旅之釁。二十有八載。行及周天。一十有六度。分乎隱顯。積三百七十八日。而有八分。行十二度。太強爲終率。離次失位。爲婦女老人之禍。此盈縮失常之論。季夏比北極中央之大星。錯度則作事不思。而君德虧信。

太白

太白主秋令。位西方而配義。日作庚辛。卦分乾兌。亢爲䷖。廟爲廟。分主秦蜀之地。主刑戮之殺伐。有斷割之威勢。法大臣上公之官。效司馬將軍之位。凡國家

動衆以興師。必先占太白之進退。命將帥。選兵士。詰暴慢。修法制。繕囹圄。決小罪。伏見于九度之間。周天于一載之際。積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爲率終。行五百八十三度九十分爲定例。失位降爲壯夫。處于林麓之內。秋比狼星大而精明。失舍失行。逆秋令而虧義。

### 辰星

辰星司冬。位乎北方。爲聽主智。于日壬癸。于卦坎位。隸七星之負官爲廟。分燕趙之雁門爲邑。一主殺伐。戰鬪。一爲刑罰得失。備邊境而謹關梁。戒門閭而修

鍵閉。周天以十二月爲畢爲窮。去日以十四度或見或入。積一百一十五日八十分爲終率之期。行一百一十五度八十分爲變段之畢。所在則有權智有爲之主。失位則降爲婦人幽潛之質。在冬則比奎之火星。不效則逆傷乎水氣。

三垣

紫微中垣宮寢之所朝夕在焉

紫微圍圍皇極不移。衛分平樞丞宰輔弼之異。極兼以后宮庶帝太之殊。六甲所以出入省察而授農事。四輔所以出度授政而佐萬機。天皇執萬神之圖象。

勾陳爲太帝之正妃。內助集議之所。華蓋覆蔽之儀。傳舍賓客之繹館。閣道遊幸之旌旗。天柱懸法于象。魏御女乃侍帝之御。柱史主紀過史臣之職。女史主記禁婦人之微。咨謀出納。尚書之象。施恩賑濟也。陰德之爲。大理主平刑而斷獄。天牢主繩愆以禁非。大帝升降之陞。爲內階而主明堂。天子休憇之所。爲寢舍而曰天床。天厨主盛饌之事。內厨主飲食之常。天乙治十二將而司戰鬪。太乙使十六神而知凶荒。豐儉湏占八谷。桑蚕必察扶筐。斗象帝車。出號令而幹旋萬化。輔爲丞相。主燮理而佐斗平章。三公佐萬

幾而宣德化。三師爲模範而和陰陽。總領百司。考天  
相。集計六府者文昌。策主兵馬僕御。鈎爲服飭。鸞輿。  
天理貴人之獄。勢爲內侍刑餘。天槍天子武備。天培  
天子先驅。太陽守爲大臣將相。設武備主戒不虞。



歌步天歌

中垣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二  
珠。第三之星庶子居。第一號曰爲太子。四爲后宮五  
天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乙太乙當門路。左樞右樞  
夾南門。兩面營衛一十五。東蕃左樞連上宰。少宰上  
輔次少輔。上衛少衛八上丞。後門東邊大贊府。西蕃  
右樞次少尉。上彌少彌四相視。上衛少尉七少丞。以  
次却向前門數。陰德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  
女史柱史各壹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黃陰德  
邊。勾陳尾指北極顛。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



陳裏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并杠十六星。杠作柄象華蓋形。蓋上連連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星。右是內階。左天厨。階前八星。名八穀。厨下五箇天棊宿。天床六星。左樞在內厨。二星。右厨對文昌斗上半月形。稀疎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曰三師。天槍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偏。杓下玄戈一點圓。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着暗陽淡。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爲樞星。第二第三璇璣是第四名。權第五衡。開陽搖光六七名。紫宮之次是諸星。

考

紫微垣十五星。東藩八星。西藩七星。北極五星。在紫微宮內。其紐星。天之樞也。四輔四星。抱北極。天皇大帝一星。在勾陳口中。勾陳六星。在五帝內座下。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之下。勾陳之上。天柱五星。在華蓋扛傍。近東垣北隅。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女史一星。在柱史北。御女四星。在勾陳東北。尚書五星。在女史東南。維。大理二星。在宮內垣門之左。近陰德。陰德二星。在尚書之西南。六甲六星。在華蓋柄左傍。蓋七星。扛九星。在帝

座上。天乙一星在閭闔門外。右樞之南。太乙一星在天乙南。傳舍九星在華蓋上。內階六星在文昌之北。天厨六星在少弼東。天床六星在闔闔之前。內厨二星在北極垣外西南角。北斗七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輔一星輔于開陽之旁。天理四星在斗魁中。相一星在北斗第五星旁。太陽守一星在天相西。勢四星在太陽守西北。三公三星在北斗柄西。三師三星

在斗魁第一星西。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牢  
六星在文昌斗魁之前。太尊一星在中台北。八  
穀八星在內階前。天棊五星在女床東北。天槍  
三星在北杓東。玄戈一星在北斗杓端。

太微上垣朝庭之所日臨之

太微天庭爲衡主平。其星爲執法。上次將相之職。其  
間有東西左右端門之稱。壅蔽帝庭而刺舉者爲內  
屏。輔弼天子之政治者爲九卿。五諸侯內侍天子而  
不之國。五帝座各隨方色而施其行。太子帝儲。幸臣  
侍太子而爲親愛。從官侍側。謁者贊賓客以辨域情。

位爲守衛之司。亦元士尚書之象。三公卽內朝之助。爲燮理輔弼之臣。宿衛之武官爲郎將。侍衛之武士爲虎賁。宿衛虎賁設強毅。太微之北號常陳。



歌

上垣天庭太微宮。昭昭列象布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左皂衣一謁者。以次卽是烏天公。三黑九卿公背旁。五黑諸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軒屏。五帝內座於中正。幸臣太子并從官。烏列帝後從東定。郎位虎賁居左右。常陳郎將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誤。郎位陳東一十五。兩面星垣十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宮外明堂布政宮。三箇靈臺候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隅。長垣雙雙微西居。北門西南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

考

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之北。帝座五星。在垣內西藩中。屏四星。在五帝座南。近右執法。幸臣一星。在帝座東北。太子一星。在幸臣西。帝座北。從官一星。在太子西北。謁者一星。在左執法之東北。三公三星。在謁者東北。九卿三星。在三公北。諸侯五星。在九卿之西北。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虎賁一星。在垣外下台南。上相之西北。常陳七星。在郎位北。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明堂三星。在垣外西南陬。靈臺三星。在西垣外。少微四星。



在太微西垣外。南北列。長垣四星。在少微南。西北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

天市下垣明堂之所歲臨之

天市爲國都交易之市。車肆爲百貨貿易之肆。帝座天庭也。神農之所居。宦者近臣也。君側之所侍。市樓乃市府制令之司。居肆主屠宰庖饌之事。宗正宗族之官也。以司宗室。侯星輔弼之臣也。以主伺候。宗星乃遠近之宗支。宗人錄親疎之享祀。主度量買賣者爲帛度。貨金玉珠璣者爲列肆。斛主度量分銖。斗爲平量之事。



歌

下垣一宮名天市。兩扇垣牆二十二。當門六角黑市樓。門左兩黃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雙亦依次。帛度兩星屠肆前。候星還在帝座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芒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箇貫索星。索口橫着七公成。天紀恰似七公形。數着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牀。此座還依織女旁。三垣之象無相侵。二十八宿隨其陰。水火木土并與金。以此列有五行吟。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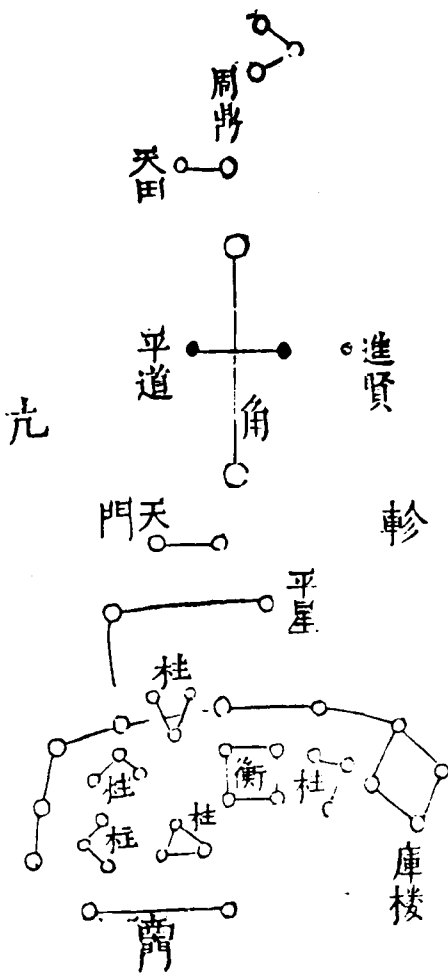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車肆二星在南門  
 之內右旁。市樓六星在天市門內東旁。宗正二  
 星在帝座東南。宗人四星在宗正東。宗星二星  
 在候星東北。帛度二星在宗星東北。斛肆二星  
 在帛度西北。列肆二星在斛星西北。斗五星在  
 宦者西南。斛四星在市樓北斗南。帝座一星在  
 候星西北。候一星在帝座東南。宦者四星在帝  
 座西南。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七公七星在招搖  
 東橫貫索上。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女床三星在

天紀北。

二十八宿

角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又左角主刑。右角主兵。度十二度一十二分。其中爲黃道。自軫十度外。末氏一度內。于辰爲辰。于分爲鄭。于野爲交。賦壽星。鄭充角之與亢。自武牢之汴。穎東抵壽域濱河。濟逾淮源。南及弋陽。五月在亢昏。中西。十一月在軫。且中東。八月爲太陽躔次。

角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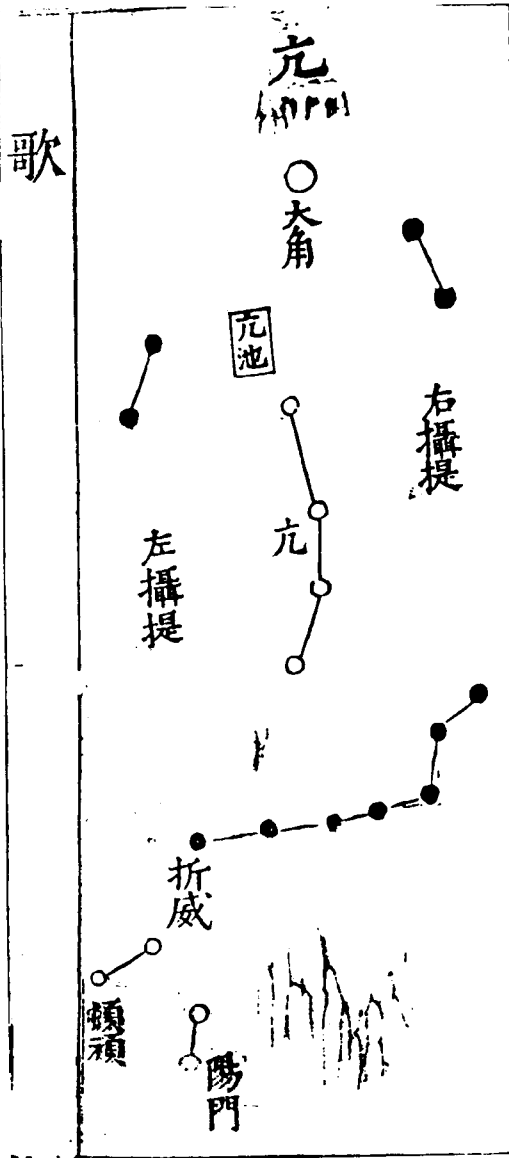
兩星南北正直看。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  
連別有二鳥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上三星周

鼎形。角下天門左平星。雙雙橫於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樓中五柱十五星。三三相似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樓外兩星橫。

考

平道二星。在兩角間。主道路。進賢一星。在平道西。主訪幽人。荐賢士。天田二星。在右角北。主畿內封疆。天門二星。在左角南。平星北。主朝聘待賓客之所。平二星。在天門東南。庫樓北。主平獄訟。周鼎三星。在攝提西。國之神器。主流亡。庫樓十星。在角南。其大六星爲庫。南四星爲樓。爲兵車之府。一曰天

庫柱與衡皆主陳兵。南門二星在庫樓南主守兵。  
 亢主天子內朝。總揖奏事。斷訟理獄錄功。又主疾疫。  
 度九度二十分外三尺為黃道。余見角宿下。



歌



四星却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下橫。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頓頑星。兩箇斜安黃色精。頑下二星號陽門。色若頓頑直下存。亢池六星角下明。

考

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人君之象。攝提六星。夾輔大角。大臣之象。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斷軍獄。考囚情。察詐僞。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察囚情僞。陽門二星。在樓東北。主邊塞險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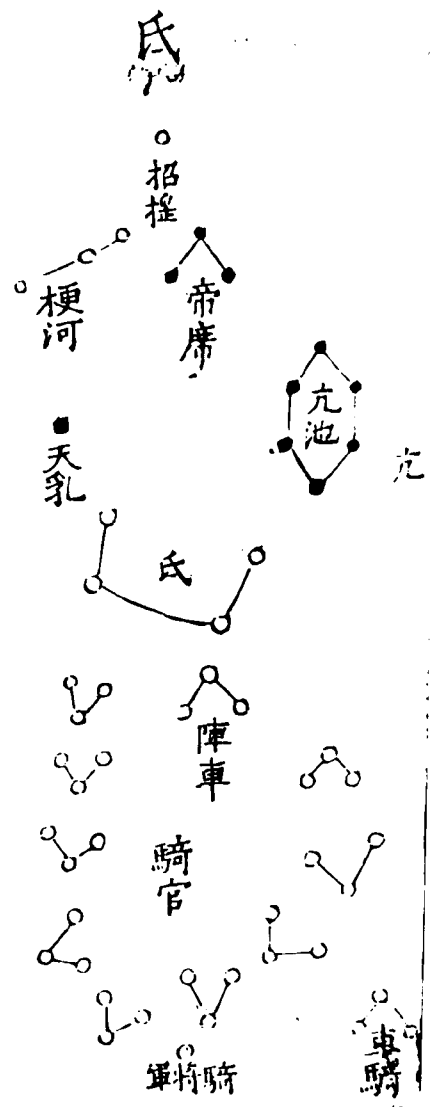
氏主宮室。妃嬪度二十六度外四尺。爲黃道。初氏一

度外末尾三度內。于辰爲郊。于分爲宋。于野爲豫。  
州。賦氏房心宿大火。宋豫隣齊魯分。襄邑小黃之  
毫。壽當歸德。盡曹單宿之邳徐。于六月在房心之  
昏中。十二月爲旦中。九月爲太陽躔次。

四星似斗側量米。天乳氏上黑一星。世人不識稱無。

歌

房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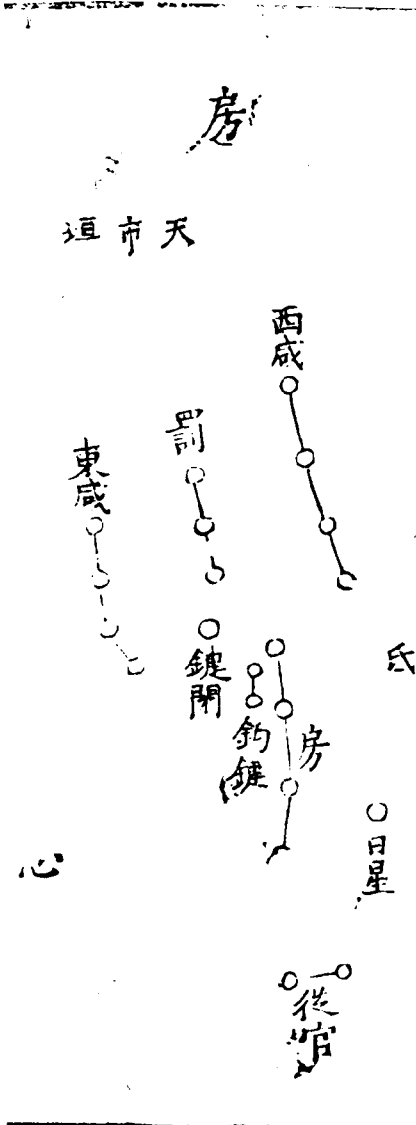
天文

名。一箇招搖梗河上。梗河橫列三星狀。帝席三黑河之西。亢池六星近攝提。氐下衆星騎官出騎官之衆二十七。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氐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位。天輻兩星立陣旁。將軍陣裏鎮威霜。

考

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亢池六星在亢北。主水道。帝席三星在大角西北。天子宴樂之所。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兵胡夷之象。梗河三星在大角北。爲戟劍之星。主誅伐。又主胡兵。陣車三星在氐南。革車之象。車騎三星在騎官南。主布列行陣。

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天子宿衛之士將軍一星  
 在騎官東南騎將也 天輻兩星在房西主鸞輿  
 房主爲明堂布政之宮又爲天駟主車駕度五度六  
 十分中爲黃道餘見氐宿下。



兵鏡

天文

歌

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黃斜向上。鈎鈐兩箇近其旁。罰有三星直鍵上。兩咸夾罰似房狀。房西一星號爲日。從官兩星日下出。

考

鈎鈐二星。在房東。天子之心腹。喉舌。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掌管鑰。司腹心。喉舌。罰三星。在二咸間。主受金贖罪。二咸各四星。在房星北。七政之道也。爲帝側之屏。表障后宮。防姦私。日一星。在房中道前。太陽之精。主明德。從官兩星。在房西南。主天子巫。

醫

心主為明堂。又為天王正位。度六度五十分內二尺為黃道。餘見氐宿下。

心

垣市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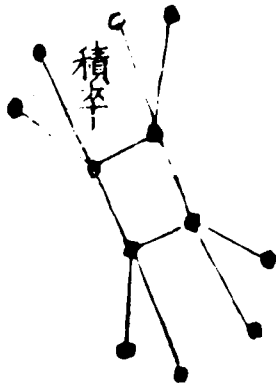
心



尾

房

積卒



歌

三星中央色最深。下頭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星下

兵鏡

天文

是

考

積卒十二星。在房心西南。一曰衛士。所以守衛明堂。掃除不祥。

尾主后妃之府。亦主君臣。又主八風。主水。度一十九度。一十分內十二尺為黃道。自初尾三度外。末斗四度內。于辰為寅。于分為燕。于野為幽州。賦尾箕析木幽燕是稱。濱渤海高麗。暨三韓之所盡。自北平之保定。終薊北之所窮。七月在建昏中西。正月為旦中。十月為太陽躔次。



九星如鈎蒼龍尾下頭五黑號龜星尾上天江四橫

歌

其

尾

大印坦

天江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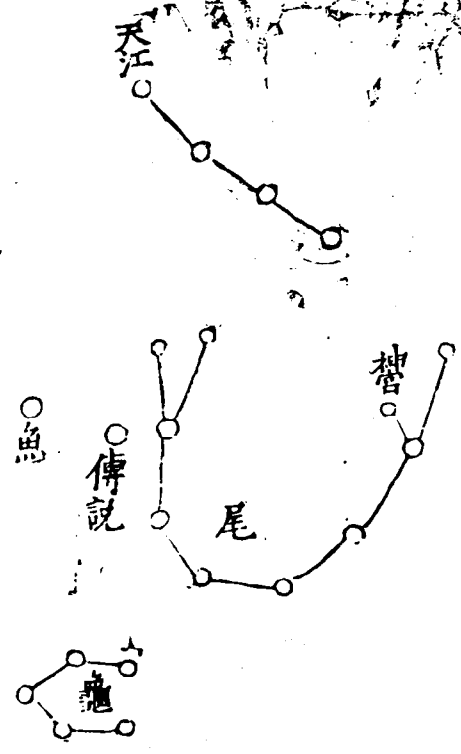
替

尾

傳說

魚

龜



是尾東一箇名傳說。傳說東畔一魚子。尾西一室是神宮。所以列在后妃中。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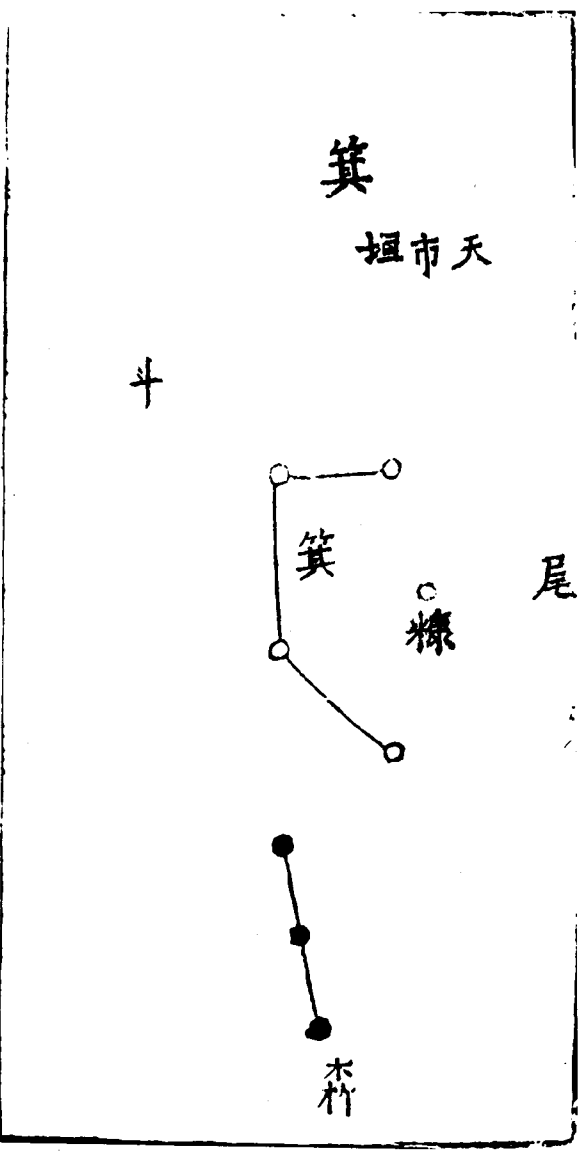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傳說一星。在尾後河中。主王宮巫祈祀。魚一星。在說東河中。主陰雨。龜五星。在尾南漢中。主贊神明吉凶。神宮一星。在尾第二星旁。天子解衣內室。箕主為嬪御。又主八風。又主口舌。又主蠻夷。度十一度四十分內六尺為黃道。余見尾宿下。

四星形狀似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

歌

兵鏡

天文



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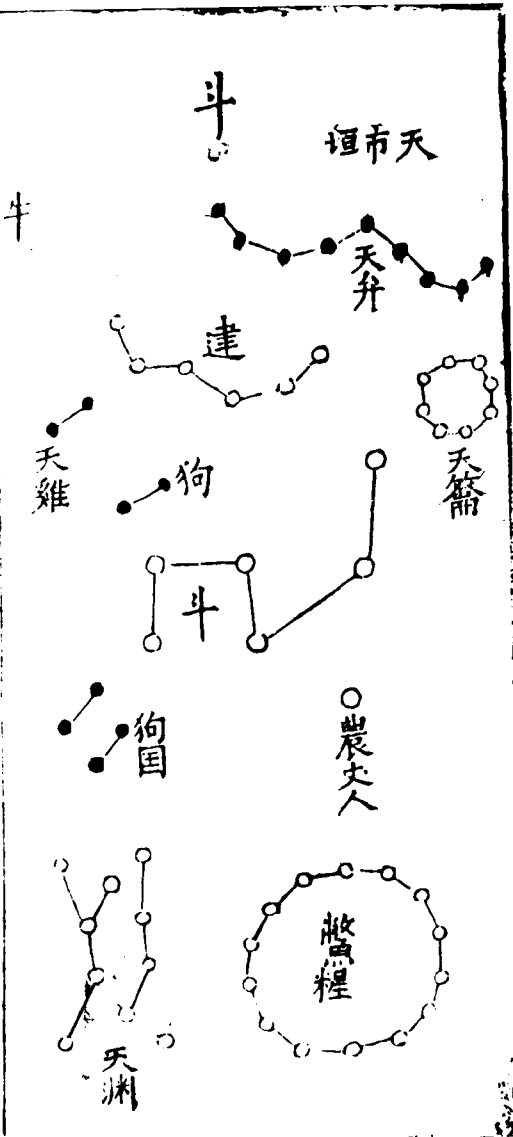
考

杵星在箕南木官也。春杵之用。糠一星在箕口前。主簸揚給犬豕。

斗宿主天朝宰相。又主荐賢良而授爵祿。度二十五度二十分內一尺為黃道初斗四度外。末女初度內。于辰為丑。于分為吳越於野為揚州。賦斗中星紀吳越隸楊。負淮水南及瓊崖之雷萬濱彭蠡東逾兩浙之蘇杭。於八月在牛昏。中西二月在建旦。中西十一月為太陽纏次。

六星其狀似北斗。魁上建星三相對。天弁建上三三。九斗下圓安十四星。雖然名驚貫索形。天鷄建背雙。

歌



兵鏡

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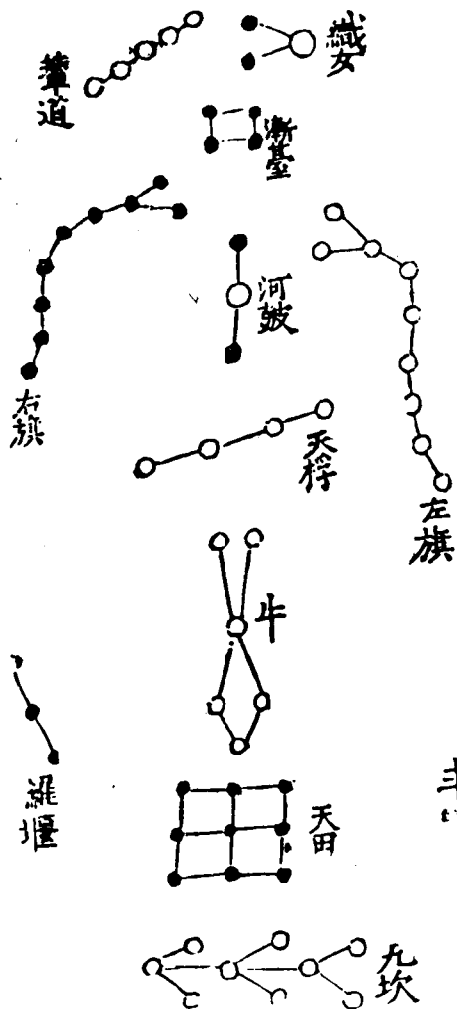
黑星。天籥柄前八黃精。狗國四方鷄下生。天淵十星  
驚東邊。更有兩狗斗魁前。農家丈人斗下眠。天淵十  
黃狗色玄。

考

建六星在南斗北。爲謀事。爲天鼓。爲天馬。南二星爲  
天庫。中二星爲天市。上二星爲旗鼓。斗建之間。三光  
之道。陰陽始終之門。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  
長也。主市利商賈之事。天鷄二星。在狗國北。主候  
時令以催耕。狗國四星。在斗魁東。主三韓鮮卑烏  
桓。獫狁之屬。狗二星。在斗魁前。主守御。犬人一

星在南斗西南。主稼穡。天籥八星在南斗杓西。主  
開閉門戶。天淵十星在鶩東。主灌溉。鶩十四星  
在斗南。主水族。  
牛宿主道路關梁。南越犧牲。度七度二十分外七尺  
爲黃道餘。見斗宿下。

# 牛



## 歌

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一  
 脚。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連，牛上直建三



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右邊明。更有四黃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羅堰三烏牛東居。漸臺四星如口形。輦道東足連五丁。輦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

考

織女三星在河鼓北。主瓜果絲綿珍寶。足常向扶筐。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臨水之臺。主晷漏律呂之事。輦道五星在織女東。天子嬉遊之所。河鼓三星在天桴北。主軍鼓。中央大星。大將軍也。南星爲左將軍。北星爲右將軍。二旗各九星。列河鼓左右。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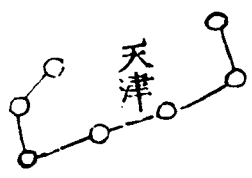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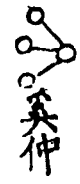
天之旗鼓主設備知謀。天桴四星在河鼓南。右旗  
端南北列主漏刻。羅堰三星在牛宿東。主堤塘水  
源灌溉田園。天田九星在牛東南。天子畿內之田。  
九坎九星在天田南。主水旱溝渠水泉。

女宿主布帛裁制。又主嫁娶。度十一度三十五分。初  
女二度外。末危十三度內。於辰爲子。於分爲齊。於  
野爲青州。賦湏女虛危玄枵齊青。循岱岳。北濟滄  
濱棣之博德。涉平陰。東萊夷淄維之青登。於九月  
在虛昏中西。三月在牛旦中東。十二月爲太陽纏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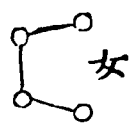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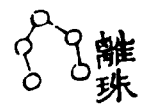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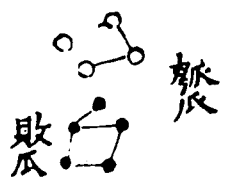
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越國向東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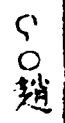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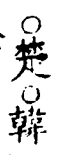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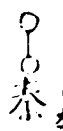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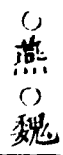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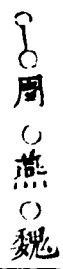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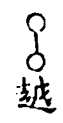
女



虎



牛



兵鏡

天文

論東西兩周次二秦雍州南下雙鴈門代國向西一  
 晉伸韓魏各一晉北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城南畔  
 獨燕軍燕西一郡是齊鄰齊北兩邑平原君欲知鄭  
 在越下存十六黃星細區分五箇離珠女上星敗瓜  
 之上瓠瓜生兩箇各五瓠瓜明天津九箇彈弓形兩  
 星入牛河中橫四箇奚仲天津上七箇仲側扶筐星

考

扶筐七黑星在東籬之外與天厨相對主蚕桑奚  
 仲四星在天津西北天子之車正天津九星在女  
 虛之北橫河中大漢之河梁以度百神通四方瓠

瓜五星在敗瓜東北。敗瓜五星在離珠北。主掌瓜果。離珠五星在女西北。后宮之藏府。夫人珮環之飾。女子之星也。十二國共十六星在牛女之南近九坎分土而居。列國象也。

虛宿爲廟堂冢宰。主理天下。覆萬物。主風雲。又主死喪哭泣之事。亦爲祭祀祈禱。度八度九十五分七十五秒外六尺爲黃道。餘見女宿下。

兵鏡

天文

少金

卷之廿一

二二

一一六四

歌

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呈。虛危之下哭泣。泣

星哭泣雙下壘城。天壘圍圓十三星。敗曰四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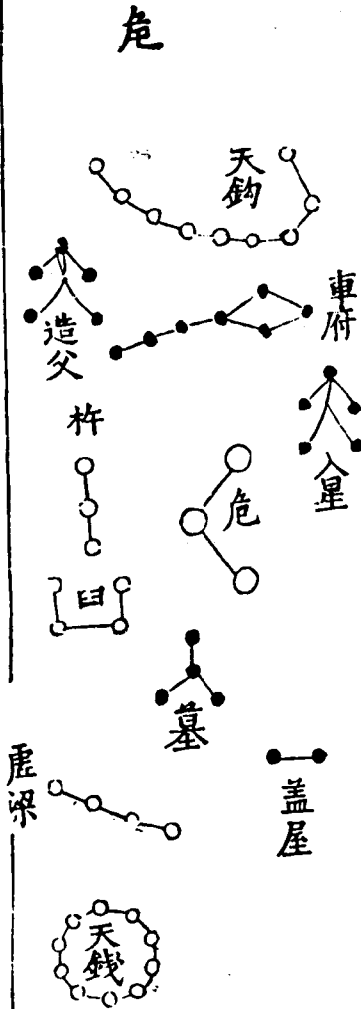
下橫曰西三箇離瑜明。

考

司命二星在虛危北。主死生。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爵祿。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喪亡。司非二星在司危北。主讐過。哭二星在虛南。主死喪號泣。泣二星在哭東危南。主墳廬悲泣。天壘十三星在哭泣星南。主北夷包奴鬼方之屬。璃瑜三星在十二國東。主婦人服飾。敗曰四星在虛壁之南。主司年災。

危宿爲天府。主宗廟祭祀之事。又爲禮堂。主死喪哭

泣。度十五度四十分外七尺爲黃道。餘見女宿下。



歌

三星不直舊先知。危上五黑號人星。人畔三四杵曰形。人上七烏車府星。府上天鈎九黃晶。鈎下五鴉字造父。危下四星號墳墓。墓下四星斜虛梁。十箇天錢



梁下橫。墓傍兩星名蓋屋。身着皂衣危下宿。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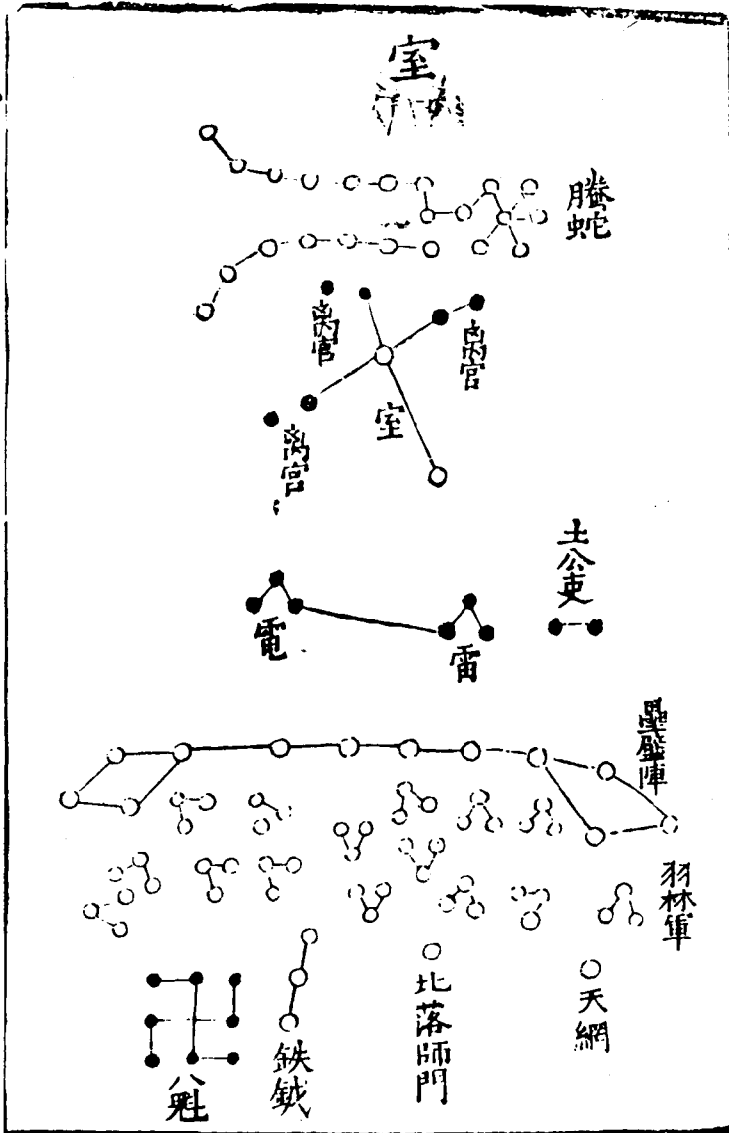
天鈎九星。在造父西。主輿服法式。造父五星。在傳舍南。河中御馬之官。一曰伯樂。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南。首抵司非。尾指天鈎。主官車之府。賓客之館。人星五星。在車府西南。主萬民。杵三星。在人星東。主給軍糧。曰四星。在人星東南。主春曰之具。墳墓四星。在危下。如墓形。主山陵死葬之事。虛梁四星。在危南。園陵寢廟之所。天錢十星。在虛梁之南。錢帛所聚。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所居。宮室之

官。

室宿主宮室土功。度十七度一十分外十三尺爲黃道。初危十三度外。末奎三度內。於辰爲亥。於分爲衛。於野爲并州。賦營室東壁之躔。娵訾衛并之野。自太行懷湘。東抵大名之鄆濮。起白馬衛潭。北負河內之障鄴。十月在危昏中東。正月爲太陽躔次。

兵鏡

天文



歌

兩星上有離宮出。遶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雷電形。壘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井。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爲群。軍西四下多難論。仔細歷歷看區分。三粒黃金名鐵鉞。一顆真珠北落門。門東八魁九箇子。門西一宿天綱是。電旁兩黑土公吏。騰蛇室上二十二。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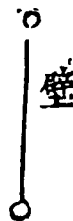
騰蛇二十二星。若蟠蛇之形。在室北河中。主水族之類。雷電六星。在營室西南。主與雷電動蟄虫。土

公吏二星。在室南。主設備司道。壘壁陣十二星。橫列室壁之南。天軍之垣壘。羽林軍四十五星。散在壘陣之南。守衛天子之宮。北落一星。在羽林軍西南。天軍之門。主候非常。天綱一星。在北落西南。主武帳宮舍。天子弋獵之所。鐵鉞三星。在羽林西。主行誅罰。八魁九星。在北落東南。張禽獸之官。壁宿主文章圖府土工。度八度六十分外十四尺。爲黃道。餘見室宿下。

壁



奎



壁



土



雲雨



鐵鎖

霹靂

歌

兩星下頭是霹靂。霹靂五星橫着行。雲雨之次日曰四方。壁上天廐十圓黃鉄鎖。五星羽林旁。土工兩黑壁。

下藏

考

霹靂五星。在土工西南。主奮擊。雲兩四星。在霹靂東南。土工之星二。在壁南。主土工之官。天廡十星。狀如天錢。在壁東北。天馬之廡也。主傳舍。鉄鎖五星。在羽林。天倉西南。斬艾之具。主刈芻餉牛馬。奎宿主溝瀆兵戎。度十六度六十分外十三尺爲黃道。初奎三度外。末胃四度內。於辰爲戌。於分爲魯。於野爲徐州。賦奎萎降委分野。魯徐循岱岳衆山之陽。濱於淮泗。今演沂海密之郡。曆國皆屬於十

五、鏡

天文

天文

兵鏡

天文

一一七三

兵鏡

天文

一一七四

一月在壁昏中東二月為太陽躔次。

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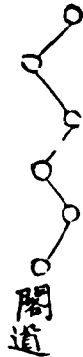
奎

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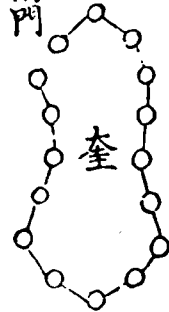
王良

附路



閣道

軍南門



奎

婁



外屏



天園

歌



腰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遠鞋生。外屏七鳥奎下  
橫屏下七星天涵明。司空左畔土之精。奎上一宿軍  
南門。河中六箇閣道形。附路一星道旁明。五箇吐花  
王良星。王良近上一策明。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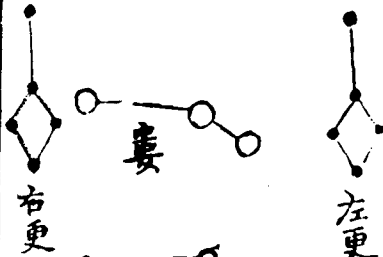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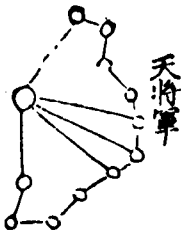
策一星。在王良北。主執天子之御。閣道六星。在王  
良東北。天子遊別宮之路。附路一星。在閣道傍。備  
閣道之敗缺。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四星爲天駟。  
一星曰王良。主天馬。又爲天橋。主禦風雨水道。軍  
南門一星。在奎東。天將軍西南。主軍出入。外屏七

星在天溷東北以蔽溷也。天溷七星在屏南。參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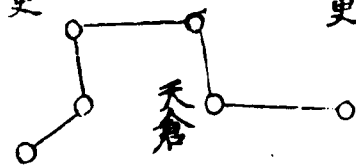
之處。土司空一星在天溷南主水土之事。

娄宿主天獄苑牧。及興兵聚眾。度十一度六十分外九尺爲黃道餘見奎宿下。

婁



奎



歌

三星不勻近一頭。左更右更烏夾婁。天倉六箇婁下頭。天庾三星倉東脚。婁上十一將軍侯。

考

兩更。左更五星在婁東。主山林澤鼓之事。右更五星在婁西。主牧養牛馬之官。天倉六星在婁南。主管倉庫。天庾三星在天倉東南。亦為積粟之屋。場圃之所。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北。中央大星。天之天將。外十星。吏士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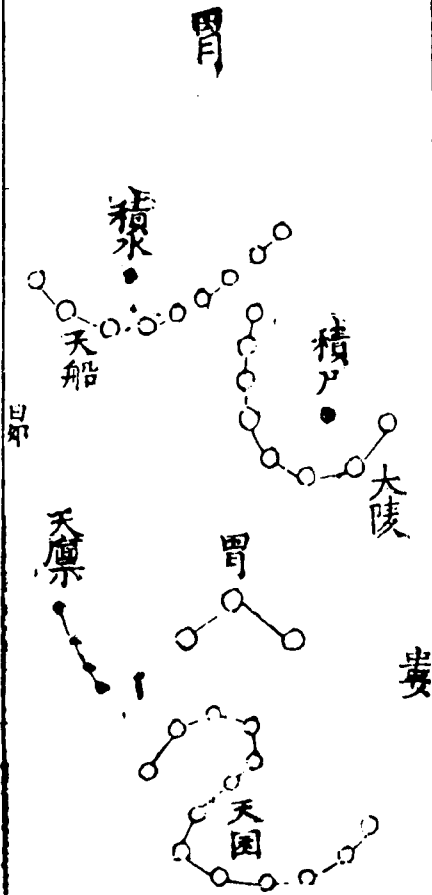
胃宿主倉廩五穀。度十五度六十分外九尺為黃道。

兵鏡

天文

卷之十七

初胃四度外。末畢七度內。於辰爲酉。於分爲趙。於野爲冀州。賦星胃昴畢大梁趙冀。自刑磁祈趙定。深洛恩冀之真定。當漳古魏郡。鴈門雲中之北紀。于十二月在婁昏中東三月爲大陽躔次。



歌

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廩胃下斜四星。天囷十三如乙形。河中八星各大陵。陵北九箇天船星。陵中積尸一箇星。積水船中一黑精。

考

天廩四星。在胃昴南。主蓄黍稷以供享祀。天囷十三星。在胃南。主御糧百庫之藏。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積尸一星。在大陵中。主死喪。天船九星。在大陵北河中。主濟渡。又主水旱。積水一星。在天船中。主候水災。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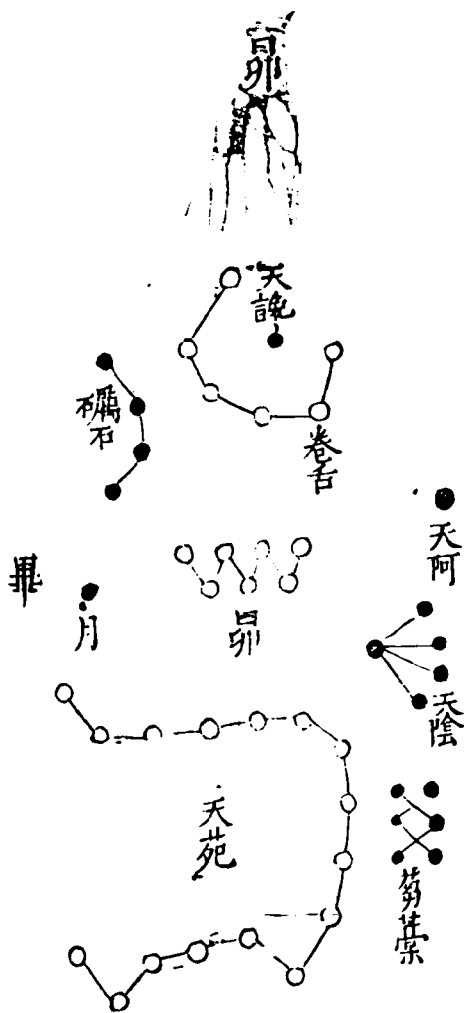
天文

一一八〇

昴宿主胡王喪獄度十一度三十分外五尺爲黃道

餘見胃宿下。

胃



歌

七星一聚實不少。阿西月東各一星。阿下五黃天陰名。陰下六身蕩蕩形。營南十六天苑形。河中六星名卷舌。舌中黑點天讒星。礪石舌旁斜四下。

考

昴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又主獄事。主口舌奏對。又爲旄頭。又爲白衣聚。又曰胡聚。胡星也。卷舌六星。在昴北河中。主樞機。知佞讒。天讒一星。在卷舌中。天阿一星。在胃東昴西北。主察山林妖變。月一星。在昴東天街西。主太陰。女主臣下之象。天陰五

兵鏡

天文

一一八二

少金

卷之十七

三十七

星在畢柄西。主從天子弋獵之臣。芻藁六星在天

苑西。主積草供牛馬之食。天苑十六星。如圈狀。在

昴畢南。天子養禽獸之苑。礪石四星。在卷舌東。五

車西。主磨礪鋒刃。

畢宿主弋獵邊兵。度十七度左角為黃道。餘見胃宿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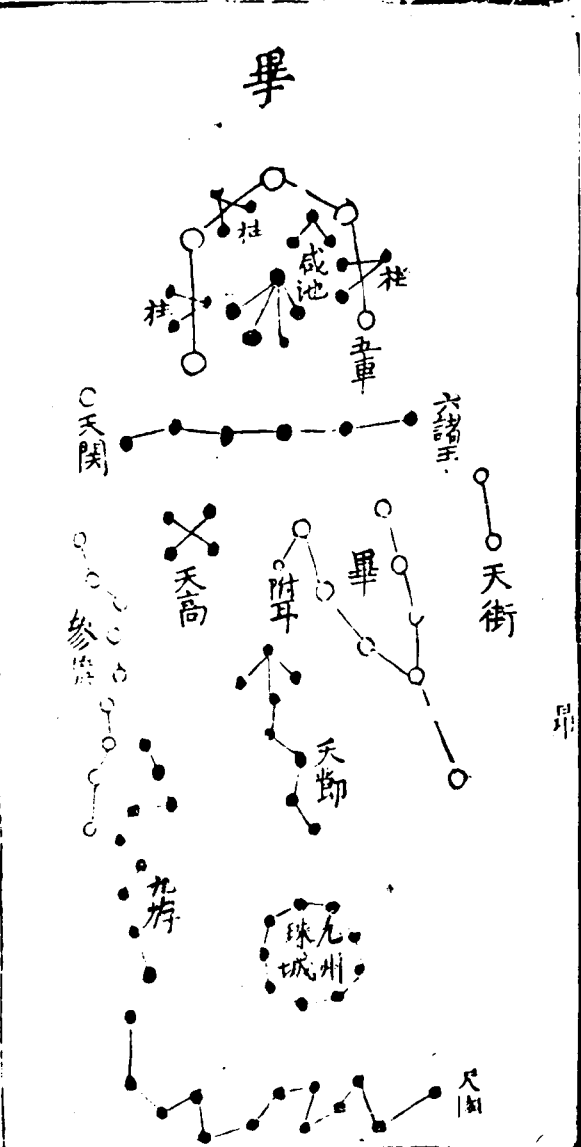
恰似丫又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指

歌

兵鏡

天文

一一八三



畢

旁。天節耳下八身幢。畢上橫列六諸王。王下四皂天  
 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日。車有三柱  
 任縱橫車中五箇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黑星。天關一  
 星車脚邊。參旗九箇參車間。旗下直建九旂連。旂下  
 十三鳥天園。九旂天園參脚邊。

考

附耳一星。附畢大星之下。次天高東南隅。主伺鬼方  
 之動靜。察奸謀以備外患。以為胡夷之候。五車五  
 星。在畢東北。為五帝車舍。主天子五兵。又主五穀。  
 三柱九星。在五車中。一曰三泉。車之柱也。天潢五

星在五車中。天池也。主渡神人。通四方。亦主關梁。濟渡之處。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曰天淵。水虫之囿也。天街二星在昴畢間。街南爲華夏。街北爲夷狄。街北昴以西也。街南畢以東也。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主關塞。天節八星在附耳南。使臣之所持也。諸王六星在五車南。天漢中。主藩屏王室。天高四星在諸王南。參旗西北。齋戒之門。九州珠城九星在天節南。主曉方俗之語。參旗九星在參西。畢東。天旗指揮遠近而從命者也。九斿九星在玉井西南。天子之兵旗也。所以導軍進退。天園十三

星起天苑之南。屈曲而橫列。養花果之處。

觜宿主行軍葆菰。度初度五分內八尺爲黃道。初畢七度外。末井九度內。於辰爲申。於分爲晉。於野爲益州。賦觜鑄參伐實沈。晉益自龍門以東。而太行以西。當雲中之南。而洛邑之北。正月在參昏中。西八月爲旦中。四月爲太陽躔次。

觜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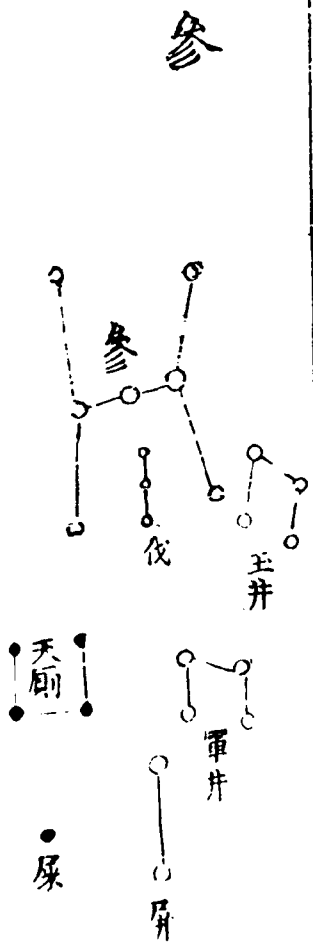
三星相近作參。觜上座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相連。司恠曲立座旗邊。四鳥太近并鉞前。

考

座旗九星在司恠西北。主別尊卑君臣之位。司恠

四星在井鉞前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草木禽獸魚虫之類

參宿主殺伐。度十一度一十分內三尺為黃道餘見紫宿下。



歌

總是七星背相侵。兩肩雙足三爲心。伐有三星足裏深。玉井四星右足陰。屏星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足下四天厠臨。厠下一物天屎沉。

考

伐星三居參腹爲斬艾之事。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玉井四星在參右足下。主水泉給厨。屏二星在玉井南爲屏以障厠。主疾病。軍井四星在玉井東南。軍中之井也。主給軍用。又主水旱。天厠四星在屏星東。溷也。主疾病。天屎一星在厠南。

主司吉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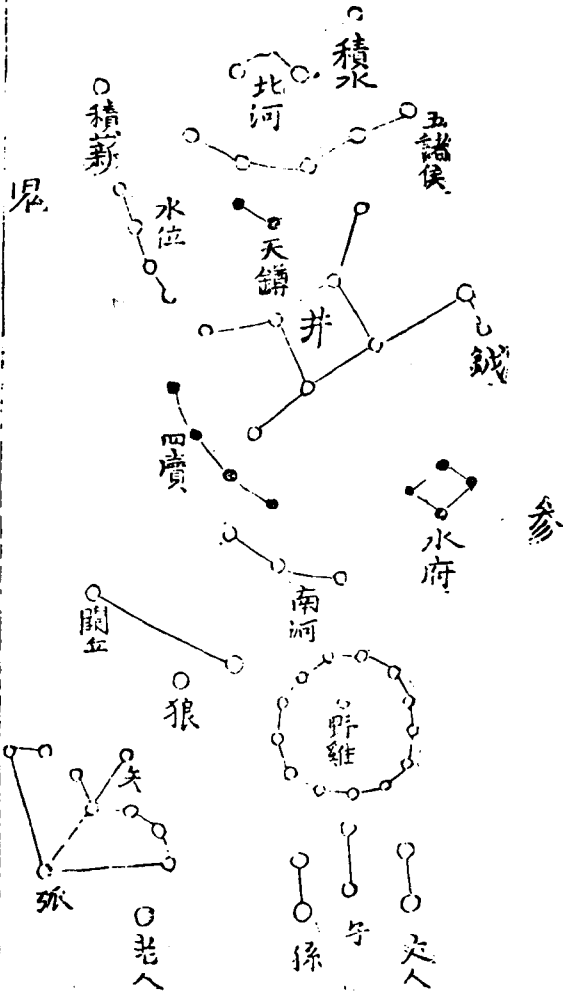
井宿主水府。度三十三度三十分。中間爲黃道。初井九度外。末柳四度內。干辰爲未。干分爲秦。干野爲雍州。賦鶉首秦雍。井之與鬼東。井當洛之西北。盡陝西。西夏之邦。與鬼當洛之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二月在弧昏中西。五月爲太陽躔次。



井

歌

八星橫列河中靜一星名鉞井邊安兩河各三南北



兵鏡

天文

正天罇三星井上頭罇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  
 積水欲覓積薪東畔是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畔  
 四星序四瀆橫列南河裏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團  
 圓十三星中有一箇野鷄精孫子丈人市下列各立  
 兩星從東說闕丘二星南河東丘下一狼光蓬茸左  
 畔九箇彎弧弓一矢橫射頑狼胞有箇老人南極中  
 春秋出入壽無窮。

考

鉞一星附於井足前第一星邊去二寸主司淫慾而  
 行斬斷 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天之關門主關梁

南河曰南界。北河曰北界。南界以限蠻夷。北界以限戎狄。天鐫三星在井北。五諸侯南。主盛饘粥以給貧賤。五諸侯五星在東井東北。近北河。主刺舉。戒不虞。理陰陽。察得失。主扶顛持危。發奸摘伏。積水一星在北河西。主聚羨水。以給天子酒官。積薪一星在北河東。主聚薪。以給享祀。供庖厨。水府四星在東井西南。鉞星下。主說隄防。以備水。水位四星在井東南。主水衡。以洩滄溢。四瀆四星在東井南。軒轅之西。江淮河濟之精。軍市十三星如錢狀。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野鷄一星在軍市中。主知

三金 卷之十一 四十三  
恠變。伏姦虞。又曰野鷄大將。主屯營號令。警急設備。  
丈人二星在軍市南。國家之老臣。子二星在丈  
人東。孫二星在子星東。所以侍丈人而扶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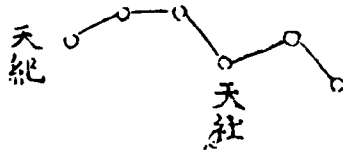
關丘二星在南河東。天子之象魏。天狼一星在南  
河東南。主殺掠。一曰夷將。主南夷。主盜賊。弧矢九  
星在狼東南。天子之弧矢也。以備盜賊。狼爲奸寇。弧  
司其非。故常注矢以向。老人一星在弧矢西南。曰  
南極老人。主壽考。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夜沒於  
丁。

鬼宿主祀祠。死喪誅斬。度二度二十分內四尺爲黃

道餘見井宿下

井

鬼



歌

四星冊方似木櫃中央白者積尸氣鬼上四星是燿  
位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厨六間柳星次天社六星弧

兵鏡

天文

圖

一一九五

東倚社東一星名天紀。

考

燿四星在軒轅尾西亦曰燿燿主烽火備警急。天  
狗七星在狼北鬼宿西南橫河中以守賊也。天社  
六星在弧東南社神也。外厨六星在柳南祭祀宴  
享之厨。天紀一星在外厨南主知禽獸齒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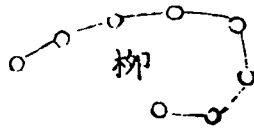
柳宿主庖厨宴祭度十三度三十分內五尺爲黃道  
初柳四度外末張十五度內於辰爲午於分爲周  
於野爲三河賦柳星張鶉火之次周三河爲地之  
心自武牢之右而抵函谷之左負北河之南而當

灑水之陰。三月在星昏中西。九月爲旦中。六月爲  
 太陽躔次。

柳



鬼



星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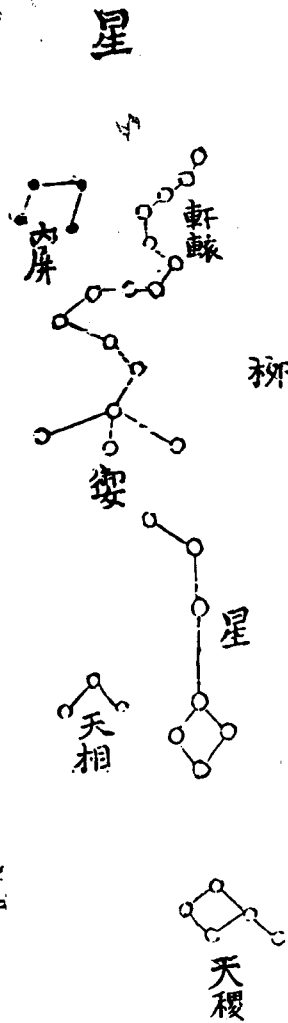
八星曲頭似垂柳。近上三星號爲酒。享宴大舖五星  
 守。

兵鏡

天文

考

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南。酒官之旗。主享宴酒食。星宿主后妃御女賢士。及文綉羽衣。度六度二十分。內十五尺為黃道。餘見柳宿下。



歌



七星如鈞柳下生。星上十七軒轅形。軒轅東頭四內平。平下三箇名天相。相下稷星橫五靈。

考

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主雷雨。又爲后宮后妃之舍。內平四星。在中台之南。軒轅之東北。執法平罪之官。天相三星。在酒旗南。大臣象。主爵位。及五色作服之事。天稷五星。在七星南。農正也。主百穀。

張宿太廟明堂御史之位。又主珍寶衣物。天厨賞賚。飲食。度十七度二十五分。內十八尺爲黃道。餘見

兵鏡

天文

柳宿下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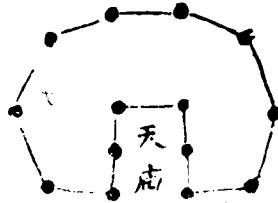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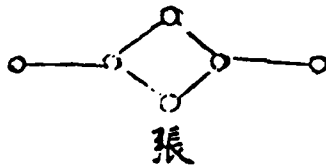
張

太尊

少微

長垣

張



翼

歌

六星似軫在星旁。張下只是有天廟十四之星冊四

方長垣少微。雖向上星數。歌在太微旁。太尊一星直上黃。

考

天廟十四星。在張南。天子之祖廟。太尊一星。曰天尊。在中台北。貴戚也。

翼宿主天子樂府。及夷狄遠客。負海之賓。度十八度七十五分。內十六尺爲黃道。初張十五度外。未軫十度內。於辰爲巳。於分爲楚。於野爲荊州。賦翼軫。鶉尾楚之與荆。自襄房南。盡鬱林之夷貊。濱彭蠡。西抵白帝之夷陵。四月爲昏中。十一月在軫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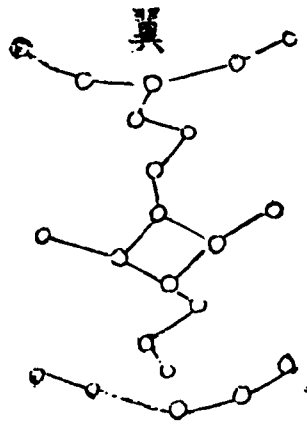
兵鏡

天文

西七月爲太陽躔次。

張

翼



東醜

軫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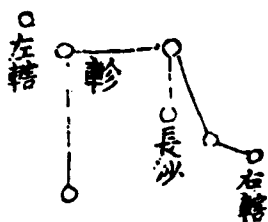
二十二星大難識。上五下五橫着行。中心六箇却似

張更有六星在何處。三三相連張畔附。必若不能分處所。更請向前看野次。五箇黑星翼下頭。欲知名字是東甌。

考

東甌五星在翼南。主東越穿冑越裳諸國蠻夷之星。軫宿主車騎風雨。度十七度三十分。內十三尺爲黃道。餘見翼宿下。

軫



歌

四星似張翼相近。中央一箇長沙子。左轄右轄附兩  
 星。軍門兩黃近翼是門。西四箇土司空。門東七鳥青  
 丘子。青丘之下名需府。需府之星三十二。已上便是

太微宮。黃道向上看取是。

考

長沙一星。在軫中。二轄附於軫旁。左轄爲同姓。右轄爲異姓。軍門二星。在青丘西。天子六軍之門。主營候。土司空四星。在軍門南。主土功。主九土地界。正疆界。辨風土。均貢職。來遠人。青丘七星。在軫東南。主東方三韓之國。噐府三十二星。在軫南。樂噐之府也。主音律。

同名八座

兩三公星 一在紫微垣開陽之下 一在太微垣

左執法之上 皆三星

兩司空土星 一在奎宿之下只一星 一在軫宿

共四星

兩太子星 一在紫微垣 一在太微垣 皆一星

兩從官星 一在太微垣只一星 一在房宿二星

兩天田星 一在角宿二星 一在牛宿九星

兩積水星 一在天船中 一在井宿 皆一星

兩御女星 一在紫微垣四星 一在軒轅下一星

兩積尸星 一在鬼宿下 一在大陵中 皆一星

附錄



紫微垣三十八座計一百八十四星。

太微垣十四座計五十八星。

天市垣十四座計五十九星。

列舍并附宮三十五座計一百八十二星。

中外宮一百八十二座計九百八十一星。

以上共二百八十三座計一千四百六十。外微星壹萬一千五百二十。

兵鏡卷之十七終

兵鏡

天文

一  
二〇  
八

兵鏡卷之十八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宗吳之奇汝才父較正

天時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變見。雲氣聚散。六壬  
旺相。遁甲休咎。風露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  
啟閉。輦鼓之震响。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開  
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竊謂天地之道大正也。

夫陽爲實陰爲虛實有常而虛不常也。法具實者政令之謂也。政令一定之象也。法具虛者權智之謂也。權智應變之象也。動以虛實爲用者。天地之正道也。是以知政令權智之所設。能應於天地者。此之謂大順也。或天地示其災變。我以順應之。示其吉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然雖黑氣出壘。赤氣臨軍。而六窮起風。三形生霧。皆爲敗象。當其時苟能觀其凶變。修政謹身。卜地遷管。應天揆日。恭受譴戒。而警省焉。此可以易凶爲吉矣。斯乃以順道應天者也。今所列時日雲氣曆象之

門。其占候既不一。在乎用兵者。因其時擇而用之耳。若能善服人心。以順天地之情。和陰陽之性。使災咎不見。率由政令。權智之得其道也。又何假審占天時以爲候哉。

天占

天裂 劉向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武密曰。天裂者。主地欲分裂。

天鳴 五行傳曰。天鳴有聲。萬姓勞形。

雨血 晉元帝大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角。五行傳曰。天雨血。是謂天妖。不出三年。當有。

兵起

雨石 甘德曰天雨石墜地。大可一尺。或如鷄子。兩

頭尖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必有大戰。伏尸

隋開皇七年五月己卯。雨石于武安。淦陽間十里。

雨草 五行傳曰。君恡爵祿。厥妖天雨草。京房曰。

火失其性。則有草妖。其歲民兵死。

雨魚 五行傳曰。天雨魚。國有兵。魚本于水。天雨者。

水失其性。漢成帝時。天雨魚。

雨鱉 甲兵之象。主國有兵。

雨毛 五行傳曰。金失其性。則天雨毛。

隋開皇六年。京師天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短者五六寸。其月梁士彥等謀反伏誅。明年發十萬人築長城。役賦繁興。兵革不息。

雨骨 五行傳曰。天雨骨。是謂陽消。五者德喪。政令不行。主有內兵。

梁惠成王八年。大雨骨于赤鞮。其後國饑。兵役並起。

雨金 五行傳曰。天雨金。是謂刑餘。國君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主有兵災。

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

門斬首六萬級。隋文帝仁壽四年。諸州造舍利塔。時陝州天雨金銀花。人以爲佛家祥瑞。卒有漢王諒之亂。

雨灰 五行傳曰。上暴虐無道。則天雨灰。

梁武帝大同三年。天下雨灰。色黃。終有侯景之亂。雨水銀。五行傳曰。天雨水銀。兵將興。君昏臣佞。故水失其性也。

雨釜 五行傳曰。天雨釜。人相食。

春秋晉惠公二年。天雨釜。至六年。秦穆公伐晉。是歲饑荒。人民相食。



雨水冰 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  
故雨而木爲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  
爲冰者。陰之盛而冰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  
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  
雨而冰也。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  
象也。

雨膏如蟲 主將帥敗

雨絮 主有兵

雨墨 多陰謀

雨物并人 所見者皆主大兵

雨穀麥豆等類

臣侯民災多寇兵起所見者糴貴

不三年主換

蒼雲經天

五行傳曰蒼雲經天下有拔城

後周武帝天佑六年正月丁卯夜有蒼雲廣三丈

許經天自以爲賀後齊國公憲拔其新築五城

無雲而雨

五行傳曰雨者從龍而作無雲而雨則

世多災

無雲而雷

五行解曰雷者天鼓也無雲而雷當有

暴兵

非時而雷

五行傳曰非時而雷者賊臣起也

當雷不雷 雷聲不發君失威武也

非時降雪 五行傳曰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

其時迫近之象 京房易傳曰夏雪賊臣爲亂

大霧 五行傳曰霧者百邪之氣陰來冒陽邪臣謀

上擅竊主威 李淳風曰霧氣不順爲陰陽錯亂

積陰不解天下分離

晝夜陰晦 五行傳曰天晝夜陰晦下有陰謀

漢夏侯勝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天久陰不雨下

必有謀上者昌邑王果被霍光所廢

星人 星墜爲人言善惡如其言

地占

地震 五行傳曰。地者積陰主靜。若震動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陽相擊。地故震動。李國曰。地陰也。法當安靜。小人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羗夷叛。地動陰有餘。皆下之疆盛。

地裂 五行傳曰。地折裂者。士庶分離。若裂而有聲。天下不寧。四方兵動。其主失國。河圖秘微篇曰。地之裂。有臣叛。

名謀 岑彭伐蜀。去城都數十里下營。有地名彭亡。

聞之欲移營。會日暮。是夜彭爲公孫述刺客所殺。  
魏太祖圍呂布。布將睦固屯兵射犬。有巫誡之曰。  
將軍字白兔。而邑名射犬。兔見犬必驚。宜急去。固  
不從。明日戰死。

山鳴 山鳴天下大亂。

### 五行占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也。金曰從革。革更也可。更銷鑄也。土爰稼穡。穡于也可。于其土稼穡也。種曰稼。收曰穡。

### 木行

兵鏡

卷之十一

九

傳曰田獵不宿不預戒曰不宿飲食不享不行享獻之禮也

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姦謀增賦後也

之事也即下所謂作爲姦詐以奪農時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

爲觀坤下巽上觀巽爲木故云地上之木也其于王事威儀容貌亦可

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

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

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

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

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

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揉輪不曲矯天不直也及木爲變恠梓柱

更生及變爲人形是也 是爲木不曲直。

木非時枯落。是爲金刑木。不出三年。有暴兵從外國

來。枯木冬生。是謂陰陽易位。木生一夜盈尺。凶

木卒生道中。忽自鳴作金聲。地將分裂。軍壘中

草木自死。凶。軍中地忽生五穀。一軍受賞。天助之

兆。

### 火行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鄉明

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

朝。遠四佞而放諸壑。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星墜爲赤鳥。有兵。赤鳥飛入營府。其軍將去。

土行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于王者爲內事。宮



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勝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廼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石自移。主分野亂。軍中地生礮石。其地吉。可久居。養士卒。小兒里巷戲。以土自壅。是謂熒惑不守。一年有兵攻城。小兒聚土爲城。有兵起。小兒以土壅車轍者。四夷侵擾。國城郭門府寺門無故自開。

身鏡 卷之十一  
不出三年，兵從城郭起。凡城邑門及人家門戶，忽夜鳴者，有兵。

### 金行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

疑滯沍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恠。是爲金不從革。

星墜爲金鐵。天下有兵。鍾鼓自鳴。不出三年有兵。  
金鼓鳴將有功。刀自鳴兼出血戰勝。戈戟鋒  
有火光主兵。軍中金鳴將有功。

### 水行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  
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  
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  
百神。罔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

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

星墜於水。有兵。陂澤忽自竭。主城邑虛。秋水漲。江臣下有憂。主兵起。井忽自沸溢。或濁及有聲。主將帥亡。井中氣直上。兵起。

太陽占

日旁雲氣。雲氣近日黃潤。皆為吉祥。日黃光大。

旁有雲氣經抱者。當有鄰國臣佐來降。日有一  
珥者。李淳風曰。爲喜。兩軍相當。軍欲和。解所臨者  
喜。日有二黃人守日中。李經雌雄圖曰。外國人  
來降。日有戴氣者。瑞意圖曰。人君德至于天。則  
日有戴氣。戴有德也。國有喜。日有纓氣者。謂氣  
小而在日下。曲向上者。爲纓。晉書天文志曰。得地  
爲喜。日有負氣者。謂氣小如半暈狀。在日上。爲  
負。晉書天文志曰。得地爲喜。日有承氣者。謂氣  
如半暈。在日下。各曰承氣。晉書天文志曰。承者。臣  
承君之象也。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各曰福人。

身鏡

國者之十八

十

生有喜得地。天文總論曰赤氣如布席掩日。犬

戰。白氣如席萬人戰。黑氣如龍來御日。及如

人卧背日旁者。下有叛臣。白虹貫日。其下有謀

亂者。赤氣尤甚。氣如青蛇貫日。主疾疫。氣如

白蛇貫日。起兵。氣如赤蛇貫日。主叛臣。氣如

黃蛇貫日。下有交兵。氣如黑蛇貫日。有雨水

氣如人頭。旌旗皆為有兵流血。日出入。有黑雲

貫之。不出三日。有暴雨。日中有雲如人狀。其下

有叛臣。日旁有赤雲。曲如車輪。此名曰日提。其

下有兵亡地。有氣如青龍守日。主有謀。赤氣

如牛守日。其下有兵。日下有氣如人垂衣。天子之氣。如馬守日。若戰有兵傷。日旁有氣如蛇。其下有賊可防之。日旁有氣相交。穿貫於日。將不和。有破軍者。雲如赤烏啄日。兵起。日旁有赤雲如相交。其下不宜先起兵。日下漠漠氣如車馬馳走之狀。其下有破軍。日下有雲如虎躅者。大將反。日有青氣在上下者。吉可出軍。日下有氣如箭弩外向。軍出勇力。日旁有赤氣如冬木者。有兵客勝。日下有氣如人所持者。主其下臣叛。青雲扶日者。其分野臣下有謀。白雲

廣二尺在日左右其分野有兵起國憂 日上下  
有黑雲如蛇龍者主風雨 日出有黑雲如隔主  
其下有兵有雨卽解之 日始出有雲如車蓋必  
雨 日出沒時有黑氣橫截之主驚恐三日內有  
雨則解 日旁有赤雲兩端銳其下不宜先舉兵  
赤雲如雄鷄在日上不出三月其下分野有兵  
赤雲扶日其下有兵起失地 赤雲掩日其下  
戰亡地 赤白青黃氣刺日其分野有兵 日下  
有雲如青赤馬者主敵人相謀宜警備之 有赤  
雲如鳥夾日而飛其分野憂 有氣在日旁去疾



者軍無功。停半日者小勝。終日者大勝。赤雲如虹與日俱出。所臨國分野有兵。

日暈。甘德曰。日暈七日。無風雨。主兵。日暈而不冠天下。有立侯王。日暈而珥。主有謀軍在外。日有交暈貫日者。其下當破軍死將。日有交暈抱日者。有爭暈。先衰後盛者敗。日暈有氣。如人居暈中。不出三日。寇入城。日暈不合。有雲如人在暈外。似相就者。不勝。京房曰。日暈有兵在外。客勝。日暈而明。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日有黃暈。主風雨時國安。日有黑暈。災在用事臣。日

兩旁飛暈不合。主謀不成。日上有半暈如鼎蓋。有欲請和親者。日有半暈兩角銳者。有戰必勝。日有半暈再重。主國民蕃息。歲太和。以日宿占分野。日暈再重。有德之君得天下。日有青暈再重。其下有兵殺貴。日有赤暈再重。其災在下。所見之國。蝗旱多盜。日有黃暈再重。其災在下。歲中兵起。日有白暈再重。所見之國多風雨。百姓不安。有兵殺貴。日有黑暈再重。不出三年。其下大水。民流散。日暈有赤雲如車輪。凹向日爲內提。內臣叛其主。曲背向日爲外提。外臣叛其主。

背氣在暈。中青外赤。臣背主命。日暈上下有兩背瑠。無兵。兵起。有兵。兵罷。日暈有衆雲如毛羽。臨日不去。其下國有憂。李經雌雄圖曰。日暈庚辛。將帥不利。夏氏占曰。日有半暈一背瑠。臣有邪謀不成。日暈中見馬。軍敗期三年。日暈瑠兩背瑠在暈外。臣叛。日暈有直瑠爲破軍。貫中爲殺將。日暈重暈中有兩瑠。有叛徒兵起。不成。日暈有四背瑠在暈中。臣不和。四背瑠在暈外。臣叛。日暈外有一直暈。外臣欲自立。其色中青外赤。不成。日暈有三直氣。有謀者不成。日

暈有虹貫從虹所貫戰勝。日暈有聚雲在外不去者兵起。又云聚雲在外不出三日圍城。日暈有青雲貫有圍城。日暈有赤氣如戟臨之兵起。高宗占曰日有方暈二背將敗民散。日暈有兩直氣有叛臣。日暈有四銳氣如鋒四出者其下亡地。日暈氣如蛇大軍憂。天下總論曰日有重暈有立王者。日暈三重主兵起有赤雲貫之其下失地。日暈有四重敗於野其下有叛臣。一曰攻城圍邑不拔軍敗。日暈五重不出一年主兵。日暈六重其下國失政憂兵。日暈七

重主戎狄強盛。日暈八重民亂軍憂。日暈九重主歲荒夷人交侵。日暈十重天下喪亂不期年大凶各以星宿辰辰及日辰占之。

日並出 武密曰兩日並出天下用兵無道者亡。

又曰兩軍相當數日並出有大戰拔城各以分野言之。

日鬪 武密曰兩日相鬪其下國亂。

日隕地 其下失政。

日中見鳥 主其下國分若是三足鳥見其地受殃。出軍遇之軍敗。

日中黑子黑氣 河圖占曰日中黑氣日薄也凡日  
蝕皆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  
掩日光也其占類日蝕。

日無光 京房易傳曰日出東方二竿停停無光曰  
日病日未入西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死占云日  
病日死其地分王侯災 又云奸臣盛則日晝昧  
甘德曰日無光晝昏到暮不鮮有大水 日失  
光所臨之國不昌又主臣逆君。

日赤 日赤如赭色大將軍野戰 感精符曰日赤  
如火炭主兵急 考靈異曰日有赤足有舉兵者

鄒萌曰。日有赤足。則其國謀叛。武密曰。赤日

如血。主其下君憂。臣背。灾癘盜賊並起。

日夜出。廣古占曰。日夜出。主兵起。

日生牙。廣古占曰。日生牙。其下有賊臣。欲相殘害。

虹白氣貫日。天文志曰。虹貫日。諸侯有叛。白氣

貫日。主其下君憂。

日蝕。日蝕皆從西缺。若中央黑。名曰黑子。日蝕者。

陰氣盛。陽不克也。夏氏占曰。日蝕而出軍者。軍

傷亡。後有疾病。有軍必戰。日蝕而從中者。內有

伏謀。色青則謀者止。色赤則其事成。色黃則謀者

兵鏡 卷之十一 十五  
誅色白則其事覺。色黑則逆謀成。李淳風占曰。日始出而蝕。有兵失地。日午時已後蝕者。有兵兵罷。日蝕而暈珥。白雲來去掩映。主兵起。日蝕而旁有雲。似兔如鹿守之者。不出期年。其分野兵起。凡秋有日蝕者。兵戰客勝。八月日蝕。兵起。京房占曰。若十二月日蝕。主有兵。日蝕既夷。兵起。既者盡也。當嚴號令以正其災。日以甲乙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白雲從中出。有兵。日以丙丁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黑雲從中出。兵起。疾。日以戊巳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雲從中出。



有兵。庚辛壬癸日不占兵。武密曰。日蝕大寒者夷兵動。行軍占曰。日從下蝕。將有憂。凡日蝕從虧處擊之勝。

### 太陰占

月有戴氣不出百日。人上有憂。月終歲不暈。主天下偃兵。隣國來和。月下有氣如人相隨者。是謂惡成。其下分野侯王主之。月中有如人行者。有兩主爭。客勝。有赤雲黑雲相交。臨月。當其國有亡軍。月旁有白雲。大如杵。抵月者。期六十日。外有戰。破軍死將。若月旁多赤雲如人頭。大戰多白

爲兵勝。多黑爲兵敗。月旁有白雲一。黑雲二。蒼雲三。其大如厚布。抵月貫月。圍城拔邑。月始生而復沒者亂。月角各一星。有軍在外者敗。月生爪。其下軍憂。河圖帝覽嬉曰。月有兩珥。國喜。兵在外勝。月有四珥。主喜。月大而無光。其城不降。月小而無光。其城降。月始出時。有雲居其中。似禽獸狀。甲乙日見。東方受其害。丙丁日見。南方受其害。戊巳日見。中央受其害。庚辛日見。西方受其害。壬癸日見。北方受其害。天文總論曰。月暈無光。是謂大盈。其下有兵王者。以德令除之。無

咎。星入月中。其下起兵。破軍殺將。武密曰。白虹貫月。大兵將起。主野戰。春秋運斗樞曰。月垂芒刺。國昏亂。其地弱。春秋曰。月赤足。臣有過。考異郵曰。諸侯謀叛。則月生足。高宗占曰。月晝明。陰國兵強。

珥背瑞。河圖帝覽嬉曰。凡月暈而珥。六十日兵起。不暈而珥。有喜。兵在外亦喜。月珥青。赤有兵。黃有喜。白有喪。黑失地。皆期以三年。月不暈而有四珥者。臣下有謀不成。高宗占曰。月有兩珥。三珥者。主國喜。荊州占曰。月昏而珥者。有半喜。夜

半而珥者。邊地有恐。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喜。  
李淳風曰。月有抱珥在暈外赤者。外人勝。武  
密曰。月有白珥。其下城降。春秋感精符曰。月有  
背珥。臣下弛縱。欲相殘賊。

月暈。李淳風曰。經歲不暈。天下平。河圖帝覽嬉  
曰。暈再重。大風起。暈三重。主兵。暈四重。其下亡國。  
五重。貴女憂。六重。其國失政。七重。其下易主。八重  
其下國亡。九重。其下起兵。流血亡地。月暈有蜺  
雲垂之。有戰。從蜺所擊者。大勝。月暈有雲如厚  
布。若三若四貫月者。以戰勿當。當者破軍。荊州

占曰孟月十一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當月有  
暈。若不暈。不出三日。主暴風雨。一月五暈。至九  
暈者。失地。月暈如連環。有白虹於外。不及月者。  
主女人陰謀。月暈有雲橫貫之。起兵者勝。月  
暈三重赤雲貫之。其下國亡。月暈有光。主兵降。  
高宗占曰。月交暈赤光。其國不二年遇兵。月  
暈多白氣。從外入城。攻城拔得大將。月暈再重。  
皆在外者。私成於外。皆在內者。私成於內。月暈  
不合外者。四背。瑞外有謀不成。武密日軍在外。  
月暈者。主戰勝。一白光起者。戰勝。月春暈。歲星。

夏暈熒惑。秋暈太白。冬暈辰星。四季暈填星。皆主其下有兵。月暈五星。各以分野言之。五星色不明。主勝。五星色明。客勝。

月蝕 河圖帝覽嬉曰。所宿國。其下有大戰。拔城。

兵在內而月蝕者。具國受殃。兵未起而月蝕者。所當之國。兵戰不勝。月滿而蝕者。兩國相當。若無兵。主將死於野。月蝕從上始。謂之失道。國君當之。月蝕從旁始。謂之失令。相臣當之。月蝕從下始。謂之失法。將軍當之。月春蝕東方。夏蝕南方。秋蝕西方。冬蝕北方。其下軍憂。月犯熒惑而蝕。

者。其下破軍亡地。大將憂。近一年。遠三年。夏氏  
占曰。月蝕東方。其月惡風。月蝕西方。主兵利。  
荊州占曰。月蝕有大戰。破軍死將。拔邑亡地。月  
蝕不盡。軍破將憂。月蝕青色。五穀貴。月蝕赤  
色。宜利客兵。不出一年。月蝕黃色。有立諸侯國  
王者。月蝕白色。其國失地。或有喪。月蝕黑者。糴  
貴。各以其下宿國占之。月已蝕而青者。爲憂。  
月已蝕而赤者。爲兵。月已蝕而黃者。爲財。月  
已蝕而白者。爲喪。月已蝕而黑者。爲水。月秋蝕。  
西方起兵。月暈。歲星而蝕者。天下大戰。月暈太

白而蝕者其國兵強若戰大將有二心。巫咸曰。  
 月犯填星而蝕者主將亡功。武密占曰。軍在外。  
 月蝕自下而上者將軍當之。月蝕而聞有軍必  
 戰。無軍兵起。隨所蝕戰利。兩月並蝕天下亂。  
 月蝕有氣從外來入月中者主憂。氣從中出者客  
 憂。氣從南行南軍憂。東西北亦然。氣所向者敗。  
 月蝕後三日有雨則事解。月蝕有彗星八月者  
 其下有兵。

陵犯雜占

月犯歲星 宿國民饑流散。主邊兵。晉書曰。月蝕



歲星其宿國有兵叛逆之象。月與歲星同宿而蝕。粟貴。

月犯熒惑。巫咸曰：熒惑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有叛

臣民饑。月犯熒惑，小戰。河圖帝覽嬉曰：熒惑

入月中，憂在內，非兵乃盜。熒惑入月中，有兵以

戰不勝。京房易傳曰：月與熒惑會，其宿國主死。

海中占曰：月與熒惑合，其宿國亂起兵。月犯

熒惑，戰勝之國大將死。月齧熒惑，其師破敗。

天官書曰：月蝕熒惑，其國地亂。

月犯填星。巫咸曰：填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若星

兵鏡

天文

二四七

二四七

兵鏡

卷之十八

二十

搖徙其下亡地。荆州占曰。月與填星合。其下國

饑先舉事者敗。月暈填星不明。主勝星明客勝

天文志曰。月蝕填星。民流千里。高宗占曰。月

暈填星所在之國兵起不勝。河圖帝覽嬉曰。月

暈填星所守之國有德。

月犯太白。天文錄曰。太白與月同光。其月月蝕。其

下有兵。荆州占曰。月與太白皆出。有城守不宜

更城守吉。太白蝕月暈出。主將死。月暈太白

星入暈月中者。星色不明。則客敗。星色明而有角

客勝。太白與月並明。主大戰。相去五寸。有城拔

二寸憂兵。太白與月合。其分野主憂兵。月犯太白。天下民靡散。月戴太白。有卒兵。期五日。入月三日。太白失行。而居月北。兵戰不勝。秋冬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者強。居月南者弱。入月三日。刺太白。陽大邑拔。陰小邑驅。掠出南方。爲陽。北方爲陰。海中占曰。太白居月中。無光。各月蝕太白。強國君死。太白有光。名太白蝕。月臣叛。主期三年。太白出月右。陰國有謀。太白出月左。陽國有謀。天官書曰。月犯太白。強國以戰。敗。郝萌曰。相去五寸。天下憂兵。又曰。太白入

月中國失政。河圖帝覽嬉曰。月犯太白。強侯作  
難戰不勝。太白貫月。不出六年。國有兵戰。敗亡  
地。月暈太白。其分野受兵。戰不勝。所守之國。兵  
起。太白入月中。將軍死。臣謀主不成。又曰。必  
有內惡。戰不勝。月與太白相遇者。月出其南。陽  
國受兵。月出其北。陰國受兵。巫咸曰。月未盡三  
日。候太白出東方。在月北。中國不勝。負海國勝。  
入月三日。候太白出西方。在月南。中國勝。負海國  
不勝。天文總論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出東方。  
與月相并。舉指準之間。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軍。

死將主人不勝容二指入月九日軍政敗主亡地  
容三指入月十五日有破軍主亡地容四指入月  
二十日容軍大敗容五指入月二十五日有兵不  
戰並出則占不並出則不占

月犯辰星 巫咸曰辰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海  
中占日月與辰星相遇所合宿主雨水 河圖帝  
覽嬉曰辰星入月中臣欲叛 月與辰星合宿其  
國亡地 月犯辰星兵大起 月蝕辰星其國憂  
水饑兵未起而蝕所當之國戰不勝 荊州占曰  
辰星入月復出其國分野主死入而不出其國君

臣憂。又日月與辰合。所宿國兵起。海中占曰

月暈辰星。春主大旱。秋主大水。又兵起。

彗星犯月。海中占曰。彗星入月中。主兵大起。期十

二年大饑。若彗星入月無光。不出期。年有亡國。

荆州占曰。彗星貫月。有臣謀主。彗星在月上。

有大兵起。將死。四夷來侵。

流星犯月。河圖帝覽嬉曰。流星入月中。無光。有兵。

有光亡國。荆州占曰。月暈有流星。出暈中。青色。

主憂。主城拔黃色。主益地。白色主豐熟。黑色主軍。

敗。

月犯列星 河圖帝覽嬉曰列星貫月陰國可伐  
荆州占曰月犯列星其下有兵 月蝕列星不見  
者國亡 京房妖異占曰月中有星大下盜賊星  
多者盜賊多 荆州占曰列星居月中不見其國  
饑其國以二十八宿所屬十二分野而言之

日辰占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凡諸災變藉日辰以辨之有歲  
有月有日有時所主吉凶在焉

甲爲齊

乙爲東夷

丙爲楚

丁爲江淮南蠻

戊爲中國

巳爲韓魏

庚爲秦

辛爲華山以西西夷之地

壬爲燕趙

癸爲常山北北夷燕趙之國

子爲周

丑爲翟亦主遼東

寅爲趙楚

卯爲鄭

辰爲晉

巳爲衛

午爲秦

未爲中山梁宋

申爲齊晉魏

酉爲魯

戌爲趙

亥爲燕代

歲月日辰時及見災臨所在之地皆同用也。假令丙



辰年七月丁卯日午時災見於未地太歲在丙爲楚  
辰爲晉七月申又爲鄭又午時爲秦災見未地復爲  
中山梁宋卽是其地各有災也他倣此。

### 五星占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  
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  
命國其星居位其國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  
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  
有憂不可舉事用兵。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

氣罰見螢惑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  
命國有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殃  
環繞鉤已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  
爲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其野亡地其失行  
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  
貌言視聽以思爲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動  
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  
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而女憂居宿不移  
國有厚福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  
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  
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  
失行中國敗若經天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  
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  
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燕趙以比宰相之  
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鬪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爲  
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

凡五星木與金合有破軍火與金合爲爍爲喪不可

兵鏡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用兵。金與水合。爲比軍。用兵舉事。大敗。火與水合。爲焯。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與金合。亡地。與木合。主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火戰。客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鬪。皆爲戰。兵不在外。凡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毋傷。七寸以內。忌之。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

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

凡五星見伏。留行順逆遲速。應歷度者爲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

凡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王者奄有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四星合。是謂大盪。其下兵喪並起。三星合。是謂警立。絕行。其國外兵內喪。主饑。

填星太白辰星合宿爲國亡地戰不勝 歲星熒惑  
同舍相去三尺相守七日至四十日其國外有叛  
臣填星所在歲星從之伐者不利

天文總論曰太白辰星同日出於東方東方有兵同  
日出於西方西方有兵 太白辰星俱出東方皆  
赤而角瀕海之國大敗 太白辰星俱出西方皆  
赤而角中國大敗 太白辰星色皆黑外國利辰  
星色黑而出與太白不相從其野雖有軍不戰  
辰星與太白相近出東方若二十日至三十日  
不入東南國有軍不戰至春夏有兵 辰星與太

白不相近。出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西方。北  
國有兵。辰星與太白相近三四尺於西方。二十  
日至三十日有軍戰。辰相去遠不戰。辰星隨太  
白於東方。天下無兵。兵起。期六十日。太白出辰  
星北。客利。太白出辰星南。主人利。若併出東方。  
利以西伐東。軍勝。若併出西方。利以東伐西。軍勝。  
太白辰星俱出東方。太白先出辰星後出辰星。  
上過太白而去。其下有背臣。不出一。年辰星過  
太白間。可容劔。小戰客勝。居太白前。上旬三日軍  
罷。若出太白左。小戰壓太白。右有數萬人戰。主人

吏死。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有旗出上破軍將客勝。太白出東方辰星居其前而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陰國兵威不大戰客去兵罷。辰星出西方居太白前十五日而入陽國有兵。辰星在西方居太白前辰星入而兵罷。辰星在東方居太白前利主。辰星與太白俱在西方居太白前相近其間可容劔在西北陰國有兵在西南陽國有兵。太白辰星在西南南國之事在西北北國之事在酉中則中國之事。太白辰星相遇太白迫之主人不利。太白出辰星之右居其



前主人利。辰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地三百里，視旗所指以命破軍。辰星太白會爲兵爲變謀。辰星隨太白於西方環繞若抵太白，居西北則陰國兵起，居西南則陽國兵起，期半年。太白自暈，天下有赦，其兵有喜，不出二十日，其國失兵。辰星自暈，有兵有水。太白辰星俱暈，而又雲掩熒惑，必有覆軍死將。

二十八宿次舍占

東方七宿七十四度

角宿二星十三度爲天關，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七

兵鏡

卷之十八

三十一

曜之所行左為天田主刑右為將主兵。月暈左

角主兵左將軍憂。月暈右角主兵右將軍憂。

填星犯左角大戰。太白犯左角不可戰。

亢宿四星九度半。天子內朝也。月暈亢多雨。月

暈亢外有兵革之事。犯距星軍將死。歲星凌

犯有小兵。熒惑入亢主兵。太白入亢主邊兵。

氏宿四星十六度。四度二十分王者之宿宮也。月

暈大將憂。月犯兵起。太白入氏主兵疫。辰星

守氏主兵。

房宿四星五度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其四星四輔

也。下一星上將。次星次將。第三星次相。上星上相。中間爲天門黃道之所經。日暈主兵。月暈主大風。歲星太白守犯。將相憂。

心宿三星五度。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爲大辰。主天下賞罰。熒惑太白凌犯。戰不勝。填星守光明。赤黃主慶賜之事。

尾宿九星十七度。度八五十三。后妃之府。太陰凌

犯。陰國將軍死。日暈陰國弱。歲星守犯。主旱

太白犯之。人民不安。

箕宿四星十度。後宮妃后之府也。月從箕星。多風

雨又主客蠻夷胡貊故蠻胡將動必先占此日

蝕主疾風雨飛石折木月暈西北兵不勝月

蝕主饑車騎滿野月并歲星犯守穀貴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半二十五分

斗宿六星二十三度九度九十二分吳之分野丞相太宰之位亦

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天接庫也天梁也北二星

天府庭也月暈大將刑月凌犯占風雨之變

太白辰星犯守有兵填星犯守臣下不軌

牛宿六星七度天之關梁一曰天鼓又上一星主道

路次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粵動搖變色則占之

日暈陰國主死。日月蝕。兵起。月凌犯大水。

填星居宿度三十日以上。天下和平。四夷來服。

太白入主兵革。

女宿四星十一度。六度六十三分齊之分野主婦之卑者。太白犯

之布帛貴。亦主兵。

虛宿二星十度二十五分半。主北方城邑廟堂。日

暈齊地。主兵。月暈。主兵。日月蝕。軍旅饑。歲

星入齊地饑。

危宿三星十八度。十五度六十九分衛之分野

室宿二星十七度。為軍旅糧之府。主二事。一星為官。

一星為三軍之廩故置羽林之衛無芒角不動天  
 下安 離宮六星在側日蝕衛地有憂 月蝕民  
 乏食月暈蠻夷來 熒惑逆行凌犯臣下有謀主  
 兵起 填星主關梁不通斧鉞用  
 壁宿二星九度主文章 日暈風雨主大水

西方七宿八十二度半少

奎宿十六星十七度

四度四十分 魯之分野

天之武庫一日天

象又曰封豕所以禁暴橫也又主溝瀆 歲星守  
 之比狄懷服 熒惑填星入分野凶

婁宿三星十三度大為天獄 月暈所守犯有兵在

外不戰 日蝕魯地凶歲星守之天下安 熒惑

守犯主兵起

胃宿三星十四度大六度三十一分趙之分野天之藏庫主食廩

五穀府也一日主誅捕殺 日暈年穀不熟 月

蝕將軍憂 月犯之趙地兵 歲星犯之五穀不

實 熒惑守之早饑 填星留舍三月客軍敗

太白犯之兵起 辰星犯之吉

昴宿七星十一度天耳也主西方畢昴間為天銜黃

道之所經 七星皆黃兵大起星動若跳躍胡兵

起 日暈陰國胡主死 日蝕臣下憂 月犯將

軍死胡不安。歲星乘昴出北陰國有憂。胡王死。  
熒惑守犯。胡人病疫。填星守犯國安。太白守  
犯趙地旱。辰星主疫。

畢宿八星十六度。十度四十六分其星太白天高。主邊

兵。日月暈蝕。五星守犯。主陰國憂。胡王死。

觜宿三星一度。為軍之候。行軍之府藏也。主師旅收

歛萬物。日暈。陰國弱。夷狄多疾疫。日蝕。邊兵

憂。月犯。主小戰。歲星熒惑填星辰星守犯。魏地

兵起。

參宿十星九度少。一曰參伐。一曰鈇鉞。主斬刈。所以



斬伐萬物助陰也。日暈鮮卑死。又曰邊將憂。

月蝕兵起晉地。熒惑犯之兵火。填星太白辰

星犯之主兵。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大

井宿八星三十度。

一十度五十五分秦之分野

天之南門黃道之

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

平則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不欲

其明明與井齊鉞斧用日暈主風雨日蝕秦地

凶。月蝕年穀不登。月犯之斧鉞用。歲星太

白犯守主秦地兵。辰星入井在外星進主兵星

退守井。若角動。色赤。主兵。黑。主水。黃。間。主喜。五

星犯井。鉞。悉為兵災。

鬼宿五星。二度大。天目也。主視明。察好謀。東北星。主

積布帛。西南星。主積金。王隨變。占之。中央為積尸。

一曰。鈇。鎖。主誅斬。鬼星明大。五穀不成。不明則

民流。鎖散。欲其忽忽。不明。明則起兵。日蝕。月

暈。秦地有兵。粟貴。人民憂。填星熒犯之。鎖用。

太白辰星守犯。主兵起。犯積尸。貴臣憂。

柳宿八星。十四度少。七度五十六分。周之分野。天之厨宰。又主雲

雨。日暈。主兵。月暈。周地不安。填星守犯周地。

旱。太白辰星守犯主兵。

星宿七星七度。一名天都。主兵急盜賊。星明王道昌。

日暈周地憂。月蝕其地饑。月犯守兵在外。

戰主民饑。歲星守犯主盜賊起。

張宿六星十八度。十六度七十一分楚之分野主珍寶宗廟天厨。

及賞賚之事。日暈將相憂。歲星入内外兵起。

熒惑填星太白守犯主兵起。辰星主水。

翼宿二十二星十九度少。天之樂府。又主夷狄遠客。

負海之賓。星明大則禮樂興。四夷來。動則夷狄使。

來離徙則天下舉兵。月暈主士卒逃遁。熒惑。

兵鏡

天文

一一一

太白辰星守兵起

軫宿四星十八度半

十二度十二分

野主車騎凡軍出皆

占于軫

日蝕楚地災日暈楚地兵

熒惑填星

辰星太白犯守楚地兵起

諸星占

大角一星在攝提間赤為兵

梗河三星在帝座北天矛也主矛鋒以備不虞一日

天鋒主胡兵

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胡兵占其星芒角變動則主

兵革

天門二星在左角南。不見則大兵至。日暈天門關。

梁不通。兵起。

庫樓十星在角宿南。爲天庫之府。其六大星庫也。南四星樓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星衝星明大。芒角雲氣流星客星干犯。則兵起。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斷軍獄。月犯折威。邊將有棄。

叛陣。車三星在氐南。天之革車也。金火守犯。

兵革滿野。

官二十七星在氐宿南。天子宿衛騎士之象。五星

守犯。兵起。

兵鏡

天文

兵鏡

天文

一二七五

騎陣將軍一星。騎將也。

車騎三星在騎官南。總車騎之將。主部陣行列。

四咸四星在房宿北。東咸四星在心宿北。月日五星之道也。月犯東西南咸。有陰謀事。五星犯。有兵起。

積卒十二星在房宿西南。五營軍士之象。五星入守。天下兵起。月犯天江。有兵強。河津不通。

天雞二星在狗國北。金火入守。兵大起。

狗國四星在建星東。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之屬。

五星守犯狗國。外夷有憂。火守東夷。兵起。

左右旗九星在牽牛北。天之鼓旗爲旌表。主設險備。

知敵謀。

天壘地十三星。形如貫索。在哭泣南。主鬼方北夷。丁零匈奴類。所以候興敗存亡。

斧鉞三星。在八魁西北。主行誅拒難。斬伐姦謀。星欲不明。若明動。皆爲斧鉞用。

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星西南。主北方蕃落。亦主候兵壘。

壁陣十二星。在室宿南。是羽林之垣壘。主天軍營陣。五星入壘壁陣。大兵起。

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之南。主天軍營。

陣翊衛之象。月犯羽林，兵戈起。五星入羽林，關梁不通，兵起。

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宿北中央，天星，天之大將也。外星，吏士也。動搖，主兵起。旗直揚者，隨所擊勝。

左右更五星，在婁宿西，秦爵名也。主牧師之宮，牧養牛馬之屬。金火犯守左右更，山澤有兵起。

天街二星，在昴畢間，爲陰陽之所分。月犯天街，兵塞道路。金火犯守，兵起。

參旗九星，在參宿西，天弓也。弓弩之候，如弓張則兵起，旗星偃曲也。五星犯參旗，主兵起，弓弩用。



狼一星在參東南爲野將主侵掠。

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主行陰謀以備盜賊常屬矢而向狼。

凡諸星不言兵者不具之皆以星名所主占之雲氣彗孛客星流星有干犯諸星以其五色星名分野言其禍福。

### 星變占

景星 傳曰景星者德星也。符瑞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 巫成曰景星見其國昌文士出。

六竟

兵鏡

天文

一二七九

周伯星

晉書曰周伯星黃色煌然所見之國大昌

含譽星

孝經援神契曰含譽光曜似彗其國喜則

含譽射之蠻夷奉貢則含譽射之

天保星

晉書曰天保星者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

下野雉鳴天保也所墜之國有喜 隋開皇元年

十一月己巳有流星如炬火燭地占曰流星有聲

者名曰天保所墜之處其國有喜後九年陳平天

下一統。

妖星十三條

天棊星

傳曰天棊一名覺星本類彗星未銳長四

丈或出東北方。主奮爭。運斗樞曰。彗星出東方。各天棊。耳德曰。天棊出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必有破軍拔城。天官書曰。歲星失次。進而東北。三月。主天棊。長四尺餘。主鈇鉞動。

蚩尤旗星。傳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上黃下白。所見之方。下有兵大起。天官書曰。蚩尤旗見。則王者討罰四方。孟康曰。蚩尤旗者。熒惑之積也。唐中宗景龍二年七月。有赤氣亘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不見。占曰。蚩尤旗也。主暴兵。十一月庚辛。突厥首領娑葛犯塞。

國皇星 傳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內寇內難或曰其下兵起兵強或曰內外有兵 春秋考異郵曰國皇見東南兵起。

照明星 天官書曰照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大變 孟康曰照明星形如三尺機機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積也。

司危星 天官書曰司危如太白有角或曰出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司危出其下主兵衡不利 孟康曰星大而有毛兩角熒惑之積也。

天讒星 巫咸曰彗出西北如劍長可四五丈名天讒。運斗樞曰彗出西如劍長可四丈名曰天讒。見則兵起。

五殘星 巫咸曰五殘星出東方星狀類辰星可去地六七丈。春秋合城圖曰蒼彗散爲五殘如辰星出角五殘者五分也爲毀敗之兆。荊州占曰大而赤類動察之而青爲五殘見則兵起。

六賊星 巫咸曰六賊星出正南方其星去地六丈大而赤動有光。天官書曰六賊星所出非其方皆爲其下主兵衡不利。

天鋒星 宋均曰天鋒彗象而形似矛鋒若見則天

下兵起。

長庚星 天官書曰長庚如一疋布著天見兵起

柱矢星 晉書曰柱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

有毛角長數丈見則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爲以

亂伐亂 又曰柱矢黑軍士不勇 漢書曰秦兵

亡項羽收鉅鹿柱矢西流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

滅亡象也物莫直於矢令蛇行不能直柱而不正

以象項羽執正亂也。

天狗星 巫咸曰天狗狀如犬奔星色黃有聲其止

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焰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孟康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郟萌曰。星出其狀色赤白有光。下卽爲天狗。

荆州占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名天狗。其色白。其中黃。如逸犬狀。主候兵討賊。破軍殺將。

營頭星 司馬彪曰。營頭星者。有雲如壞山墜。所謂營頭之星。所墜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一曰流星。晝隕爲營頭。

客星

天文總論曰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見於天此天皇大帝之使以告休咎也。一日客星見無常所或出西或守東日多者事大而禍深日少者事微而禍淺或見而變色芒角必有謀殺之兆其色微小卽有陰謀兵亂之事各有星色占之色白者其分野兵起有芒角者其下破軍殺將侵城奪邑。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門內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十月帝南討孫權是後累有兵殺。

流星



流星天之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緩。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無光者貴人之事。大而有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且滅者成敗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流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數百四面行者，衆庶移流之象。流星如甕，大者爲有發謀起事。

凡圍城而有流星來往過城或墜城內營壘之中者軍旅敗散之象。流星從彼敵出來吾軍止必當有間諜來說吾士卒。夜半或寅時使至流星有流不止者不出百八十日動衆離散若墜吾軍營中大凶。可以速退軍避之一云易將而禳之。流星色青赤各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各曰天鴈陣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之所向吉。流星有芒或有聲。天文論曰此爲怒氣各以分野古之色青爲憂爲饑赤爲兵馬旱黃爲喜爲上功之事白爲兵爲刑。

罰黑爲疾疫爲死爲水災。先看休王而占之。各以日辰宿分所屬之國分野論之。流星有光尾狀如疋布蒼白色爲使。色赤論兵。色黑論死喪。流星甚大其光照地。色青赤流四旁者。五穀不登。流星犯日。映日而赤色。向日而流者。天下不安。唐太宗大曆二年九月乙丑。晝有流星。從午沒丑。潯桂州山僚。州城逐刺史。衆流星者。陰陽之精。五行之氣。形體在下。精耀在上。衆星流者。萬人不安之象。凡衆星並流。將軍舉兵。隨流星所向擊之。勝。後魏文帝和平元年三月。有流星數千萬。

西行三年六月詔將軍陸真討雍州叛民破之。

流星犯歲星 天文總論曰其地辱主。

流星犯熒惑 天文總論曰流星衝熒惑其下君有

福慶若光映熒惑者鄰國有姦謀之意宜謹防之。

流星犯填星 天文總論曰外邦有姦人入國。流

星來衝填星其填星光潤其分野有福 流星犯

填星而色赤其分野有兵色黑其分野有水。

流星犯太白 天文總論曰流星來犯太白其分野

軍弱無兵起兵 流星來衝太白太白無光其軍

師有憂 流星潤澤前後有光而銳來穿太白其

下君有德令盛行外若有軍即還。

飛星

天文總論曰。飛星類流星。自下而上曰飛星。

晉書曰。飛星大如缶。或有星如甕。復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頻頑。其所從者多死亡。

奔星

天文總論曰。有大流星曰奔。其星所墜。其下

有大兵。光跡相連曰流。絕跡而走曰奔。

隕星

天文總論曰。隕星如雨。有兵亂起。

彗星

傳曰。彗星所以除穢布新也。晉書曰。彗星

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類數寸長。或亘天見。則兵起。火水掃除也。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

五

卷之十八

四十一

行本精所生。按彗無光，假日而爲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爲災。天文總論曰：兩軍相對，有彗星見，隨彗所指擊之者勝。彗星有行有止，若行者事小，止者事大，各以其分野占之。荊州占曰：諸彗出，長三丈以上，期一年，四丈以上，期三年，十丈以上，期五年。凡彗星所干曆，百日以上，期三年，百五十日以上，期五年，二百日以上，期七年。彗星見，則敵國兵起，得本者勝。彗星昏見，其國受兵。彗星見久，其災深，見短，其災淺。

彗星出有叛者兵起其國。一曰不出一歲。天下大水。其邦尤甚。運斗樞曰。彗星見後曲象旗。則王者討伐四方。

孛星 傳曰。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以分野言之。主兵災。

虹霓 武密占曰。虹霓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風雷。散則爲虹霓。虹者攻也。陰氣攻陽氣也。蜺者嚙也。災氣傷害於物。如有所嚙。一曰。樞星之氣。散爲虹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則爲之。一曰。陰陽不和。交錯之氣。雄曰虹。雌曰霓。雙出色鮮者。

兵鏡

卷之十八

兵鏡

天文

二九三

爲虹暗者爲蜺。若攻城有虹從外入飲城中水者。從外順虹攻之勝。屈虹入城中其城可屠。若城上有黃虹貫城中。主喜青黑凶赤白城陷大戰流血。虹霓有指者。從所指擊之勝。二屈虹東出。其下有大戰。亡城破軍將死。五虹俱出。兵起期三年。虹霓似日月暈者。必有破軍。先起者勝。虹從井中出。或飲井水者。主兵起。

雲氣占

將軍氣象 將軍之氣上達于天。主名將多謀。猛將之氣如龍。兩軍相當。若祭其上。則其將猛銳。



如虎在殺氣中。猛將欲行動。發虎氣中赤。主有暴  
兵起。吉凶以日辰決之。又猛將之氣。或如烟火  
狀。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色。或上黑下赤。或似黑  
旗。或如張弓弩。或如塵埃。頭銳而大。住於營壘。軍  
上者。皆猛將氣也。敵軍上氣如困倉。日見而益  
明者。此猛將之氣。不可擊。敵上氣黃白而轉澤  
者。將有盛謀。不可擊。氣青白而高者。將勇。若  
大戰。觀氣前白後青而高者。將弱。士勇。前大後小  
者。將怯。敵氣上黑下赤。氣在前者。將精悍。不可  
當。氣青而踈散者。將怯弱。軍上氣發。漸漸如

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謀。不可擊。若在吾軍上。速戰必大勝。敵上氣如蛟蛇向人。此猛將氣。不可當。若在吾軍。戰必大勝。凡赤氣上與天連。軍中有名將。

軍勝氣象。凡將帥士卒勇銳。則爲勝氣。可察而行之。凡氣上與天連。此軍士強盛。不可擊。若在吾軍。可戰必勝。軍上氣如火光。將帥勇士卒猛。不可擊。在我軍上。速戰大勝。軍上氣如山。或如林木。將士勇。不可與戰。若在我軍上。戰必大勝。軍上氣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赤。如旗旌。無風而颺。

此軍欲勝不可擊。在吾軍上戰必大勝。營上氣黃白色。光潤重壘者。勿與戰。兩軍相當。上有氣如持斧向敵。戰必大勝。向我主凶。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首向敵者。戰必大勝。敵上有氣如疋帛者。此是雄軍之氣。不可攻。若在我軍上。戰必大勝。敵上有雲如牽牛。未可擊。遙望軍上氣如聞鷄赤白相隨。在他軍上。主得天助。不可擊。若在吾軍上。可戰大勝。軍營上有赤黃氣。上達于天。亦不可攻。凡軍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其氣上尖下大。其軍旅日增。主

士卒銳。軍上氣似堤覆前後者必勝。若覆吾軍上。急往擊之大勝。軍上氣銳色黃白團圓而潤澤者。敵將勇猛。其士能疆戰。不可擊。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月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敵上氣如雲。常有氣不變者。堅固難攻。凡雲氣如虎踞在軍上者勝。軍上氣如塵埃。前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軍上氣如華蓋。勿與戰。雲如旌旗。如鋒刃。向我者勿與戰。兩軍相當。敵有氣如飛鳥。徘徊在軍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銳。不可擊。黑氣出。上有赤氣臨我軍上。敵強。

我弱。軍上氣如馬首低尾昂者。勿與戰。軍上  
雲如杵。勿與戰。望四方有赤氣。如赤鳥在黑氣  
中。如黑人在赤氣中。如赤杵在黑氣中。如人十  
五五。及狀如旌旗在黑氣中。赤氣在前者。敵人精  
悍不可當。敵上有雲如山嶽。不可擊。有雲長  
如引索在陣前後。或一或四。黑色者主陰謀。青赤  
黃色急去。月暈有黑雲氣入暈中者。隨所入擊  
之勝。暈有抱所臨者勝。日暈相交。居上者勝。虹  
直指順之而擊。可勝。暈有抱有虹。順遶抱者勝。  
日旁半暈兩頭尖。有大戰。隨所指擊之勝。

戰陣氣象 氣青白而高者將勇大戰。氣如人無頭如死人卧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損將。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立蛇其下有流血。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覆船者其下有戰。初出軍日天昏溟漠雲氣陰沉寒慘者必戰。若清暢晴和風塵不動者不見敵亦不戰。有青氣見軍之旺相方者當成交戰不見者不戰。若白虹赤虹見敵上其下必大戰流血。赤雲屈盤停住者其下有流血。白氣如車入北斗中轉移者下有流血。大將

死。雲如農夫耕壟者，兵必大戰。日旁有氣相  
交貫穿，或相背，軍中不和。日有白氣，若虹交見  
者，從上擊下勝，無軍而見者，下必流血。兩軍相當，  
必交戰。有白虹四五六見者，亦必大戰。日旁  
有一缺，主萬人死。其下兩軍相當，不利先舉。月  
初滿而蝕，有軍必戰。日月有赤雲截之，如火杵  
軍在外，萬人死。其下兩軍相當，不利先舉。

陰謀氣象 白氣群行，徘徊結陣來者，爲他國人來  
欲圖人不備，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日月濛  
濛無光，士卒內亂，將軍宜循法度，察有功以自明。

及有兵內發用嚴刑而伺姦人者勝。天氣陰沉不雨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三日以上陰謀也。將軍宜謹左右及敵人。五日至七日有謀擁蔽將奪其權主刑殺事連陰十日亂風四起欲雨不雨名曰濛主臣謀上。天氣陰沉日月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雲障而不雨此謂君臣有陰謀兩敵相當共圖議事。若晝陰夜月出上謀下夜陰晝日出下謀上。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求無誠實之言九日內宜警備之。黑氣歸我軍如車輪敵人謀亂我軍。黑氣遊行中含五



色臨我軍上敵必合謀來伐諸國反謀軍自敗。

守城氣象 凡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兵不可攻城  
不可屠 城中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急解圍去  
有突軍出客敗 城中白氣如旌旗者勝若赤界  
其邊精銳不可當 赤雲臨城有大慶 黃雲臨  
城大喜慶 青氣色從城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  
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 城中有氣出  
于東其色黃此天城不可攻 白氣從中出青氣  
從北入及回旋者軍不得入城 諸攻城圍邑過  
旬不雷不雨者爲城有賢輔疾去勿攻 城中氣

出於外。如火煙者。主人欲出戰。其氣若無極太極者。不可攻。城上氣如雙蛇者。難攻。若前高後卑者。攻之可拔。後高前卑者。不可攻。赤氣如杵形。從城中出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攻不可得。城上之氣。不見於外者。不可攻。有赤氣從城上出者。內兵勝。宜備之。凡城中有諸氣從城中出入。吾軍上者。敵家氣也。濛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日暈有白虹貫之。其城可拔。日暈有青氣從中起。四出者。中勝。勿攻。

攻城氣象 凡城上有赤氣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城上有赤氣如飛鳥。城可急攻。必破。城上有赤氣。有如破陣。城可攻。城上無雲氣。主士卒敗散。城上營中有赤黑氣。狀如狸皮斑。及正赤者。軍破。城上氣如死灰色。及上不出者。城可攻。攻城圍邑。其氣如灰。氣出而覆其軍上。士卒多病。城可屠。城上氣出。復入城中者。人欲逃遁。城上氣聚如樓。見外者。攻之可得。城中氣起而上赤者。城可屠。城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流血。死喪。氣出南北。城可尅。其氣出

而東城可攻。其氣出而西高城可降。其氣出而高無所止用日久長。有氣從城外而來者。兵欲盜攻。凡攻城黑雲臨城者。積土固險之象。黑者水之氣。城池之象。我據城。敵不可攻。敵據城。我不可攻。有白氣如蛇來止敵城上者。急攻之。小緩則失。若從其城來指我營者。宜急固守。凡攻城有見白氣繞城而入者。隨所入急攻之。小緩則失。凡攻城若雨濛霧黑日光無色者。主勝。勿攻。雲氣如雄雉臨陣。其下必有降者。濛霧圍城而入。城外兵得入。有雲如立人之狀。或如立牛

圍城上者。氣如交虹向內者。城可攻。若有雲內  
屈虹。從外入城中。三日內。城可屠。日重暈而白  
虹貫日。圍城客勝。

暴兵氣象

白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

復出。至八九者。急兵至。白氣如仙人衣。千連萬

結。部隊相逐。罷而復出者。當有千里兵來。黑氣

從敵方來。我軍上。敵欲襲我。敵人至。宜備不宜戰。

敵回。從而擊之。小勝。天色蒼茫。有此黑氣。依日支

干數內推之。無風雨。則此氣所發之方。必有暴兵。

日尅時則凶。時尅日則散。此氣所發之方。當有使

人告急。一人來則氣一條，二人來則氣二條，三人來則氣三條。若散滿一方，則有衆來。期至，依支干數內而筭。有風雨則伏。壬子侯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下有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盡有兵。若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大，天下兵起。雲半天兵半起，名曰天溝。三日內有雨，災解。敵欲來者，其黑氣上有赤雲，其下敵必至。雲氣如旌旗，賊兵暴起。氣如人，色赤白而猝至者，是暴兵起。有氣如人持刀盾，有雲如人坐赤色，臨我城邑，有卒兵至，驚恐，須臾去。雲如赤虹，有暴兵。白虹長。

出皆有暴兵流血。有雲如人行止不定有暴兵。赤雲如火者所向之處有兵。天有白氣狀如白布經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有雲如胡人列陣天下兵起。有雲如疋布。且天下者兵起。有白氣起廣六丈東西。且天下者兵起。有雲如狗四五相聚圍者兵起。四方清明獨有赤雲赫然者所見之地有兵。

伏兵氣象。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不可擊。兩軍營欲戰或對壘相守。望彼軍上有白氣如粉沸起如樓閣狀。其下伏兵。

萬人不可輕舉。軍行近山林坑谷間，當善防之。旣是伏兵之地，而上有氣者不疑。雲氣紛紛相連，及似蒿草數尺，此以車騎爲伏兵。雲如布蘆之狀，及似蒿菜盈尺許，此以步卒爲伏兵。伏軍之氣如幢節狀，在黑雲中，或如赤杵在黑雲中，或如黑人在赤雲中，勿先動。黑氣出營南，賊逃我。後有伏兵，謹候察之。兩軍相當，有赤氣者乃伏兵之氣。若前有赤氣，前有伏兵；後有赤氣，後有伏兵。左右亦如之。審察則知伏兵所在。軍上有氣黑色，黑色中有赤氣，必有伏兵，不可攻。前有黑氣。



後有白氣必有伏兵不可攻。有雲如山林在外者有伏兵。

軍敗氣象。敵上有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敵上有氣囚廢枯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皆爲將敗。敵上氣乍見不見乍聚不聚如霧始起此敗氣可擊若上大下小士卒日滅。凡軍營上十日無氣此軍必敗有赤白氣乍出卽滅外聲欲戰其實欲退散。黑氣如壞山隨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其軍必敗。軍上氣如火光夜照人軍士散亂。軍上白氣出而半絕者軍欲

敗走一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軍上氣如羊形或如猪形此是瓦解之氣軍必敗。敵上有氣如雙蛇或如雙蛇守日疾往攻之大勝。軍上有氣如粉如塵如煙軍欲散。軍上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軍上氣如群猪在氣中此衰氣擊之大勝。軍上赤氣炎炎降于天衆亂將死。彼軍上有氣蒼蒼。須臾而散擊之必勝在我軍上宜固守。軍上有黑氣如牛形或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主軍散敗。敵上氣如群鳥亂飛。

衰氣也。伐之則我軍勝。望彼軍上氣如垂衣如人相隨。擊之可得。望彼軍上氣紛紛如轉蓬者。急擊之。望彼軍上氣色如揚灰。敵欲退去。氣蒼黑形如粉亂者。士卒饑。兩軍相去十里內。三里外。望彼軍上氣高而前後青白散者。此敗軍之氣。可擊。雲如覆船。如車蓋者。其軍必敗。雲氣如人頭。臨軍營中。戰不勝。主流血。敵上雲如群羊。如驚鹿。必退走。宜急擊之。雲如卷席。如疋帛。亂壞者。皆爲喪敗之兆。可攻而擒。雲氣蓋道。蔽濛。晝冥者。飯不暇食。炊不及熟。可急去也。雲如

鷄兔歸營者軍敗走。軍上氣黑而卑。如倒樓狀。軍移必敗。敵上氣如人卧。無手足。或似車徘徊不起者。敗。氣如擊牛。凶敗之氣。敵上氣如雙蛇。如飛鳥。如决堤。如壞屋。如人相指。如人無頭。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皆爲將敗之氣。凡降人之氣。如人皆叉手低頭拜跪。又如人叉手相向而立。又白氣如鳥聚入屯營。連結百餘里不絕。而須臾下者。當有他兵來降。氣如黑山。以黃雲爲綠者。欲降服之象。氣青而漸黑者。將欲死。雲氣如人頭者。是將軍失兵之象。散軍之氣。如燔生。

草之煙。前雖銳。後必退。得歲月利。便擊之。必勝。  
黑氣臨營。或聚或散。如鳥將宿。主敵人畏我。下營  
守定。終必逃遁。逼之大勝。若在吾軍。善撫士卒。  
日暈中有氣如死蛇者。將軍死。兩軍相當。不利先  
舉。日旁有赤雲如垂鍾。其下有將死。日月暈  
有青氣所臨者。敗。軍上有白虹及蜺。屈者敗。  
軍上有白虹及蜺。入營者。敗。日暈氣後至先去  
者。敗。凡日月暈與氣亦暈。以先至者爲發。以先去  
者爲敗。軍上若有日旁虹蜺。及犯逆之戰者。敗。  
日暈有四缺。在外軍盡散敗。

氣象雜占

星有兩彗。上似有蓋。下連星。名曰歸斜。歸斜見主。有歸國者。日暈有黃花色。抱珥直光。戴覆黃色。皆喜慶之事。軍中多迅雷。其軍卽罷。京房占曰。赤氣如撒蓋覆軍上。千里內戰有慶。千里外戰有憂。黃氣臨營。東西向並凶。北向吉。赤氣隨日出。軍必有憂。隨日沒。外必告吉。赤氣血色者。流血之象。赤氣如火形見者。臣叛其君。不過三朔。赤氣如龍蛇在山頭上。又夜光見者。臣離其君。爲客所傷。人民流移之象。黑氣如死人頭在他營。

上敵人有所獻。且求降許之。不許。必有戰功。源戒  
士卒主多死。黑氣如牛頭龍馬蛇變化。當審而  
察之。夷兵欲敗。中國宜遣伺候。凡出軍向東伐  
而有白雲從西來。因隨而擊之。勝。若有赤雲從東  
來逆軍者。敵勝。我軍當敗。急宜屯守。他倣此。黑  
氣如積土在我軍上。敵來襲我。我必堅守。經月敵  
必離離而後戰。大勝。凡對敵在東方。白雲東去。  
而有雲又東來相迎者。或雲已去。而有風隨之所  
望如龍虎之狀者。若在我軍。皆大勝。雖雲從而風  
逆者。亦不可戰。凡有雲氣橫來者。兩軍未合。急

先伏止當有遁將。若黃氣在吾軍者，急令舉兵不  
速戰。士卒惧，必罷軍吉。凡兩軍相當，彼軍上不  
赤氣，狀如疋布，廣長數十丈，其下色黃白，必有背  
叛之軍。晝見在臣，夜見在兵，宜備之。凡被圍，平  
且視圍上，氣鬱鬱如火光芒者，其方有救至，無者  
無救。軍行有白氣如虹者，軍大驚，宜備之。若  
黑氣南，比如陣，國將有憂，不然有大水爲害。白  
雲白氣，極天南北如陣，有慶。黑雲東西如陣，有  
憂。若天氣蒼茫，而東西極天，移目不動者，爲憂  
深。此氣以戊巳日出爲災。赤雲臨圍上，東西如



陣者。兵敗。凡霧春以甲乙寅卯日。氣色青。出東方。利中方。客勝。凡霧夏以丙丁巳午日。氣色赤。利西行。客利。主人凶。凡霧四季以戊己辰戌丑未日。氣色黃。利北行。客利。主人內亂。凡霧秋以庚辛申酉日。氣色白。利東行。利爲客。先舉兵勝。後舉兵敗。凡霧冬以壬癸亥子日。氣色黑。利南行。凡興軍動衆。雲氣亂壞。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氣如陣而重大。多雨。氣若霧。非霧。著衣冠而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趨。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

喪黑者驚三日內有雨則災解。雲氣如兔臨軍營中其軍士死亡。天有青氣入營者兵驚恐。天有赤氣入營者兵暴驚。天有黃氣入營者有兵和解。天有白氣入營者兵強。天有黑氣入營者大王疾病且兵衆相殘宜急移營。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有大水。有雲狀如龍行國大水流亡。凡遇四方盛氣勿向之戰。甲乙日青氣在東方丙丁日赤氣在南方庚辛日白氣在西方壬癸日黑氣在北方戊己日黃氣在中央四季之戰當

避此吉。逆之必敗。甲乙日平旦。所向有白雲。不可  
攻。丙丁日日中。所向有黑雲。皆爲堅敵。不可攻。他  
做此。赤氣如火者。叛其君。赤氣加西方者。客勝。  
加北方者。客敗。加東方者。和。解不闔。加南方者。軍  
還。天下安。他做此。凡天見五色雲氣。望東西南  
北。至子午卯酉。若百步千步十丈至百丈而來。如  
車道行者。若與日辰相尅者。大闔不相尅者。不戰。  
旺氣所臨。有天命。爲兵強。相氣所臨。爲戰勝。死氣  
所臨。爲喪敗。囚氣所臨。爲拔圍降敵。休氣所臨。爲  
兵罷無功。各以旺相休囚言。

行軍災異雜占

將帥床帳及棹無故自動者。主遠行。如無遠行。下欲謀之。將帥衣服無故血汚。下欲謀上。宜施恩警備。將帥槍刀劔箭無故出匣。主鬪。凡軍馬旗纛無故倒折。主大將失位。鼓角刀劔自鳴者。陰謀之應。將帥自動耳鳴。及無故自驚。并不覺咄嗟眼淚者。並是下人起念生謀。宜防之。鼓忽自鳴。主敵人來。軍中馬生角。下謀上。將帥騎馬之次無故回頭齧人靴鞅。觸人衣裳者。主下有陰謀。已戍防之。大將門廳自鳴者。主下謀上。鴉鵲禽

雉等飛入帳幕中無聲者必有下傷害。大將軍  
食次其匙筯自動者其下行毒。狗無故上床主  
下謀上。蛇入廳及帳幕中屈盤勿損之有陰謀  
相助。將帥睡中高語自覺驚寢計謀必有神助  
之應。凡城郭中及營砦中木上有鳥作巢忽樹  
巢拆卸鳥去者兵大凶宜別下城砦。若夢得大  
魚戰大勝。若夢聞雷劈破大賊急進兵大勝。  
夢見日暈有下人謀上。夢見霜雪軍將失勢夏  
月大凶士卒逃散。夢見搥鼓大鳴大勝小鳴小  
勝。夢見大水泛漲軍陣必勝。夢見食泥土必

收城郭。夢見自身病必加爵。困者甚吉。傍有哭聲必凶。夢見吐嘔者有病出也。夢見水乾得小魚半死半生者主口舌。五日內當戰不勝。夢見牙旗折倒者軍威失利。夢見走馬快利戰勝。行遲者凶。夢見身入井者被牢獄厄。宜撫士卒。夢見人遺刀劍戰必勝。夢見身飛颺者戰勝。名聞千里。夢見天道中走及大戰者有戰。凡爲將帥領士卒。察淵奧。測成敗。參諸天道。不可不知。常視神光。可見吉凶。欲交戰之時。當以手隱眼角。則見其色。若見光色。各以五行言之。黃光者必

獲敵人金帛。赤光者大喜。白光者兵刃相交。主流血。青光者主有憂。黑光者主大憂。凡出軍忽見狼虎在軍前後吼哮。及入軍營中者。不出五七日。有戰先衝突者大勝。虎豹熊入軍營。及傷害人者。主大賊至。鹿獐兔之類入軍營。皆主營空。急移營吉。軍行營幕已成。忽見虎從外入我營。走過軍中者。急移必敗。猛獸至軍營。敵人必勇。必有突入我營之機。或有姦覘我軍。慎之。兩軍相當。飛鳥入我城壘營陣者。大凶。急移營陣吉。兩軍相當。有虎狼豺狸走入其中。或圍繞軍營。悲鳴。

者將有凶必大敗。宜撫士卒。翼日而戰吉。若在彼軍中鳴急進兵攻戰。軍中或有豺狼及雉飛入營者皆凶。急修德揚武吉。營陣前後左右有狐狸向軍四面鳴者。戰必敗。宜固守。軍營城壘。往往捉得狐狸者。敵人來戰必破之。狐狸麋鹿之類入軍營者。不出五日。主軍驚。可移軍候防。候必得敵人。凡野獸入軍。皆與將爲應兆。兩軍相當。禽獸從將軍命德上來。并歲月日德上來者皆吉。慶。若從將軍命刑及歲月日刑上來者。主失位有凶之兆。軍行馬無故食砂石者。決應兵強戰勝。



也。軍中衆馬晨夜鳴者，當有暴兵至。主士卒戰敗之兆。急防之。

人物雜占

婦人好爲小服。兵革動。人衣服尚寬。時平。人吉。  
人死復生者。兵起。人生牛。兵起。小兒爲旗旛。  
戲者。不二年。戎馬興。小兒作兵馬戰鬪。不出一  
年。兵起。小兒爲歌謠戲語。善惡如其言。人尚  
胡服。戎虜相侵。人尚彩畫衣。主兵起。龍飲軍  
中水。國虛。龍冬。見于道。或闔邑中。其地有戰爭。  
凡行軍。將馬前忽見大蛇攔道。宜便住軍。不可

進亦不可戰。有鄰人來驚我軍。軍行忽見蛇交者。主將凶。軍行前見赤蛇者。急警備。必有交戰。軍行見蛇。道中入水者。得敵便利吉。軍營既成。有大蛇入營求食者。營欲荒。急移營吉。蛇集道上。及郡邑中。主急兵。軍營地多蛇蟲。散敗之兆。軍行見蛇在地。前有伏兵。鶴鵲鴉鴿巢軍營。官室不出三年。夷狄來侵。鴻雁之屬來翔營府之上。三日內群謀將起。大兵且至。鳥巢城上。城下。不出一年。其城被圍。鳥不巢木。多在屋室上。此謂失常。衆鳥集水上。有兵革。蝗蟲飛從。

他處來忽死。不出三日。兵大起。軍在野。蜂衆集。營壘軍散敗。蜂蝶衝軍。有賊衝突。軍行逢蜂蝶。赤色者。必交戰。并伏兵。軍營中。卒見蜂鳴。多聚者。急移營。主士卒逃散。軍在野。有飛鳥不知名。入軍幕中。凶宜移軍無災。衆鳥集將軍旗上。有憂。鳥集鼓上。將軍病死。群鳥夜鳴。郡邑有憂。大鳥殺物于軍前後。有大功。衆鳥徘徊于軍上。必有暴兵。不出三日。群鳥相迎于軍中。有暴兵起。若戰有功。衆鳥在軍營上交飛相擊。其下必有兵戰。衆鳥翔起障日。群下有謀。宜警備之。

衆鳥宿城上。其頭向內。城必被圍。軍出郊野。有鳥迎之。是謂受福。敵人降伏。兩軍相向。有飛鳥來而漸高。有銳兵來相攻。宜備之。群鳥集城上。及軍營中。鳴噪。其地流血。白鵲。白鴿。此是兵災。不宜攻戰。群鳥集于軍營前後。凶。有群鵲所向。隨鵲攻之。大勝。衆鳥起。軍左還。泊軍右。賊有伏兵。宜候之。凡野禽入營。敵來。宜備之。衆鳥飛舞于市邑。有兵。鳥雀自死。屋上。或軍營內。其下地凶。有大鳥逆行陣上。主兵至。衆鳥四面鳴。軍上有暴戰。野鵲衆多。先水後旱。冬有兵。

雉相戲軍砦中及鬪其將憂。鷄不卵而生子及異其形。皆主有兵。鷄聚鳴。主大兵。六畜能言。善惡如其言。亦爲大水。軍行忽豺狼之類猖獗來衝軍。凶。熊羆及害人獸入營中。賊欲至。狐貉叫鳴。回走軍壘中。軍敗將辱。猿猴入軍壘中。內有奸謀。兵起。狐狸走入軍營中。作巢其營。主空。野獸突入我軍旅中。主其軍分。猛獸在軍前驅。如引軍者。主有城降。獺入人家及屋上。主憂兵。麀鹿入軍營。兵敗散。急去之無害。狐狸向彼軍鳴者。彼軍敗。宜急擊之。若鳴于我軍。宜撫。

士卒。兔上城邑必空。軍行卒有白兔。破軍殺將。牛生兩頭。其軍分。牛生犢。人面獸身。兵起。牛夜鳴。有暴兵。犬群會于街衢。主有賊兵。軍在野及營中。馬食砂石。戰勝。軍中安營畢。忽有牛馬入我軍中。戲。軍敗。驢馬相追戲于軍門。兵罷。軍行路中。見赤鼠在軍前。良久不去。必有伏兵。須警備。軍行野宿。鼠咬旗鼓者。賊欲來斫營。軍行營陣未罷。有鼠作雄鷄聲者。行營凶。軍中夜被鼠穿作地。孔者。移營吉。營壘中晝夜見鼠走者。五日内。主有水災。鼠巢于木。主大水。

鼠衆舞于道。主兵。鼠無故皆夜去。邑有兵。

鼠咬兵仗。主被傷。鼠嚙人足。有敗亡。鼠群行。

不畏人。晝爲饑。夜爲兵。鼠聚軍營中。軍破。移營。

無災。數小鼠出見軍中。將有叛者。軍在野營。

中忽見龜。兵散亡。食器中有血。宜弃之。衣服無。

故腥臭者。宜弃之。衣服無故裂。有聲者。勿宜服。

### 風雨賦

高明上覆。日月星辰。沉潛下載。風雨雷神。占斗光之。

明暗。辨月色之初。新魁畔黑雲。見沾滋于當夜。魁星

前四星是也。若黑雲掩斗口。是夜雨。罡前黃氣。知潤澤以來晨。罡北斗

是遍掩映而三日

北斗雲遍掩三日內雨

獨溟濛而半旬

斗間

星雲蔽三五日有雨

戊巳六龍若魚行而大灑

戊辰巳巳名曰六龍其日平旦

占日下夜占斗若雲氣蒼潤如魚鱗狀主當日或當夜必大雨

斗間五色如龜動以

長津

斗間五色雲氣如龜龍之形動亦雨

類南天而炎火同中岳以飄

塵

南天者赤色氣中岳者黃色氣斗間赤氣主旱主熱黃氣蔽斗上下不廣密多風上之象又占但青

龍亥子壬癸發動主有雨

杓前白氣而大遭風雨

杓北斗後節內二星名也

丹霞而其益農人

每交節氣日早見丹霞氣風雨順時

六甲晴空一旬

竭澱

凡一甲管一旬甲日無雲掩日與斗口十日晴

雲氣如出五行逐面

看出何方定雨如東方應甲乙日雨具餘做此青雲

壬癸日雨五色逐

卯日洞甲四方之氣象為因

與六



甲日旦夕滋蒼諸干之期程立變平旦占看黑雲在何方如東方應甲

乙日之類斷紫烏白兔降未升而雨露日紫月白主有陰雨素日丹

蟾升未降而炎旱日白月赤主大炎旱陽碧陰綠未交而景色

將寒天氣下降地氣未升日色青月色綠是二氣不交將寒之兆奇黑耦青未密

而虹霓欲見奇者日耦者月也日黑月青將雨不雨而虹見若乃重占卯日

雲聚中央寒風冽土樹折四方雨瀉傾頻無之則別

生災異攢興兵賊有之則大起凶殃甲卯日如前天

止災殃亦必主盜子午時為宮卯酉此五音之宮羽時為羽辰戌時為

賊兵起應在五日商巳亥時為角丑未寅申時為徵也又土為宮水為

羽木為角火為徵金為商如徵日徵風時加丑未寅申有火災角日角風時加巳亥有災病商日商風

時加辰戌有兵起羽日羽風時加卯酉有雨水裁

六義之柔剛

六義者六情也如寅午日為曠三風從南來主喜慶樂事巳酉為寬風從西來

主酒食樂事丑戌為公風在西南來主報事喜相通

和悅之事申子日為貪狼風從北來主侵奪財貨賊

盜兵起寅卯日為陰風從東來主七日有陰賊入界

倫劫營寨之事辰未日為奸邪風從東北來七日内

有虛驚姦非事如風清不寒事壬子至丁各轄三朝

善如昏濁破辱拆木則凶也

高燥則雲藏計數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每

有雲氣濃黑在斗上下左右則戊午巳未庚申三

日內老無雲氣晴明者此三日晴餘皆做此五之丙

子終辛每管五日低濃則雨遍諸鄉連窺天漢蛇經

而霧集雲屯累顧銀河猪越而風調雨順

天漢銀河即天河也

其雲黑潤如猪蛇形經越來往無雲掩映當旬之草

大河間土當時期日以占必雨水不滋有氣侵凌逐限之田園益潤

言天河中及五卯六甲雲氣性

來如前斷風雨黑牛夜半如龍在震以辰期癸丑日夜半黑

震位辰日有雨青龍辰前似馬當離而午信辰日早有雲氣狀如馬形在離

位主午日有雨月初兩曜青黑潤明旬當數雨黃色乾晴兩

日月也每月初占日月如青黑則月多雨如黃赤則月冬旱旦候孤光雲帶中央

而不動日高三丈雨施四面以頻行孤光日光也日出時雲蔽日不見不散移主日朝視東方積土之雲形便瀉暮窺西

中時雨即降也晨候北方雲多黃黑曉望南行

上累蓋之氣象尋傾雨雷立見躍躍猪氣山奔而七子之期七子應在爵

爵離風乾去以八辰之索八辰亦應八日雲帶橫列寅卯為

甲乙之名日位次當辰巳作丙丁之色午未之間見

戊巳日以無差。坤申之上行雲。庚辛日而不易。若當

炎旱。熒惑少退于河津。火星守天河及河。中星象稀少主旱。或遇霖靈

辰象曜繁于漢泊。天河星多。皆生雨水。兼以天威電凍。神怒雲

叢漫。洒輕吹遠邇。而仁君惠重。君正臣忠。先風後雨

以詳審。土驕下誦。始雨終風。而禍占。填逆入河。法令

急而淋潦。填星土星逆行河也。熒惑犯木。政理乖而旱炎。熒惑火星

也若凌犯辰星主旱。明陰陽開闔之節。達璇璣運行之數。四仲

加變。朝中夕半以興雲。四仲子午卯酉也。凡四仲年。月日時若太乙移宮有雲掩。

日青黑明。瀦必雨。朝中日。午時也。夕半夜子時也。六壬發傳。龍水千支而致

雨。支千兩位。非其所以無多。月宿十精。當是方而遍

溥春三月丙丁夏三月戊巳秋三月壬癸冬三月甲乙日土王用事時庚辛日各月宿十精日不間有

無雲氣但逢此日必大風雨或陰雨不應是

土王用事時庚辛方應如春三月丙丁應也

入起風霧以連天金水二星初出初畢月相逢布雲

雷于下上月犯畢星主雨銅雀屏氣池枯而徵鳥翅張銅雀鳥各

鳴則五谷熟屏氣不鳴也主旱又蛛蛛蛇有四翼各徵鳥也見處主三歲大旱石燕翔翔川

溢而商羊鼓舞石燕燕各飛則主雨商羊一足鳥舒翅跳舞上水灾戴君之德

五徵不足以維新任相之賢十義無虧而效古尊天

貴地徵秘法以推誠敬鬼重神握玄機而定譜

一查四七風雨歌雷門掛榜二十四歛火大率不出前賦但以此賦熟讀細玩而定五行生尅之理

兵鏡

天文

則無有不應者。故餘書畧而不錄。

一三四〇

兵鏡卷之十九

新都

吳惟順長鄉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族吳德弘克任父較正

海防圖叙

今夫藁目扼腕而談者。當無踰於東事矣。東事一日未靖。則

朝廷左顧之憂。一日未紓。主憂臣勞。此忠義所為。日夜兢兢。而未遑寢處者也。願由陸而言。則在在有金

兵鏡

卷之十九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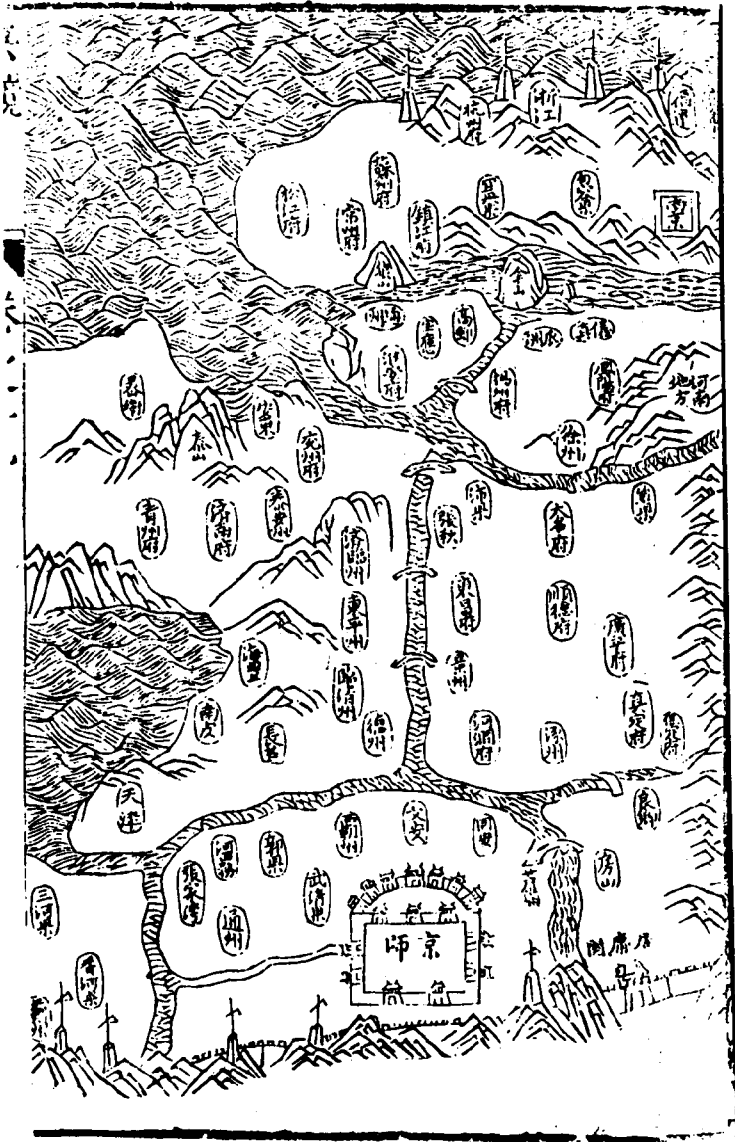
地理

湯之固藩籬之限矣。而汪洋瀚灔之區亦夷虜之捷徑也。邇者守旅順。守天津。守通州。守山海。樹四重臣於四衝。而以一經略統攝之。非不稱善矣。然守非四塞之固。不謂之守。則大海之防。烏可不亟亟也。若猶似往者旁觀。眾而指點多。使當局莫知所歸。抑未鑒夫議論未定。我巴渡河之轍乎。



兵鏡

地理



# 萬里海防圖



兵鏡

地理

一三四四

兵鏡

地理



日本島夷入寇之圖





萬里海防

廣東要害論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刺諸番。中路東莞等畧。水賊倭寇不時出沒。東路惠州與福建連壤。漳舶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故初制每歲春汛。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衝突莫甚於中路。亦莫便於東路。其次則南頭等處。又其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亦當因之。故舊例戰船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柘林爲尤

甚蓋柘林去水寨一日之程警報未易猝達寇若乘虛而入柘林危矣無柘林是無水寨也官兵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爲堡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軍互爲聲援庶保無虞焉耳嘗聞南洋灣鄉夫在於東路屢勝真倭烏艚船子弟兵昔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養者也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使休閒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椎牛醞酒以養其氣恩威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必勝矣雖然猶未也沿海港口賊舟何處不可衝入斷賊入路策之要也奸民與賊交通餽之酒米餽之

衣服餽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海防者不可以不知。

瓊管論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西廣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岐熟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群洞之中。定安尤險。郡邑封疆。反四面而環列。占城暹羅諸番。西南外峙。東北又與閩浙諸洋相通。稍或撤備。則門庭皆掠敵矣。廣東處南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實南徼之要害也。



國朝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南海衛統內千戶所五  
外守禦千戶所六各海口咸置烽堠瞭戍指揮部軍  
統轄之各曰備倭巡捕巡司散布分列海寇望幟而  
知有備然黎防之制瓊澄臨樂文定諸地舊置營戍  
事久廢弛元有烟鑑不可不戒也近因辛丑之亂舉  
兵討平諸崖駐設叅將事雖大定而險終在黎未爲  
吾有議者欲於羅活峒據以重兵遲以歲月置官兵  
鎮之其陵水要區之隣於崖者則界以十字路斷其  
往來窺伏更於黎衆民稀如感恩者繕城郭甲兵以  
衛之噫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

廣福通番當禁論

倭奴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財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向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陲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

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

梳別以記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探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裝載番貨乎。有之。卽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瀕海道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東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福洋要害論

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海

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於外。浯嶼。外浯嶼。乃五灣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料羅烏沙。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圍頭峻上。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

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趨於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遜者。况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福洋五寨會哨論

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

江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小埕水寨設於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斐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三。南日水寨設於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轄冲心莆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灣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浯嶼水寨設於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銅山水寨設於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者其哨有二。山南而哨北。則

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於此。

### 福寧州論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寇閩要衝。晉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冲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埕皆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大地情勢。自西

北而東南。至於福建盡之矣。而福寧尤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舶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此之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中左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軍守之。秦嶼羅浮官。非洋胥屬焉。正統間。焦宏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下。必復舊而後可。

廣福浙兵船當會哨論

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



而危。陳緝捕之謀。能不有賴於相湏乎。愚考人番罪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於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而下。達於福寧。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向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遯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鯨有難於卒殄。北夷船與草撇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

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咸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

浙江四叅六總分哨論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

榭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許山洋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也。海防每值春汛。戰船出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慎防之。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於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洋山馬蹟灘許衢山等處。交於直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艖之處。則交相會哨。遠探窮搜。復於沈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

以一指揮領之。舟山駐劄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相爲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溫台兵船相爲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之於七里嶼，觀海洋而叅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於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爲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洋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倏

忽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往藉以規避。吾何從而綜覈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去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於縱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各總。僇力用命。以遏海寇於方來。則何邊鄙不寧之有。

### 舟山論

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區畫周密。獨於舟山似有未妥者。蓋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瀆寨。皆浙東

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島開洋。衝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錢而始少憇。然孤懸外海。曠野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烏沙門之類。而後得覘我兵虛實。以爲進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爲里者四。爲畧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衆。不待取給於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爲可巢者。往年破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兵

力单薄。雖有沈家門水寨。然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舟無處不可登泊。設乘昏霧之間。假風潮之順。襲至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必禦之乎。愚以定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也。必修復其舊制。而後可。

### 浙直福兵船會哨論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安危。各有輔車相依之勢。故初制責浙江巡撫總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爲聲援。而不許自分彼此。畫地有限。責任相聯。此

廟謨之所以爲善。而海防之所以爲固也。愚考海中  
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於  
閣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也。必由  
下八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乎蘇松。如遇  
正東風也。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乎常鎮。  
如遇正北風也。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乎溫台。  
三途寫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  
百戶等船。往來會哨。其在浙江也。南則沈家門兵船。  
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相會。北則馬墓  
兵船。哨至蘇州之洋山。而與竹箔沙兵船相會。其在



蘇松也。南則竹箔沙兵船哨至洋山而與浙江之馬  
墓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哨至茶山而與江北  
之兵船相會。諸哨絡繹連如長蛇。群力合併。齊如扛  
鼎。南北夾擊。彼此不容。豈惟逐寇。舶於一時。殆將靖  
寇患於無窮矣。

### 蘇州水陸守禦論

蘇州爲畿輔望郡。濱於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  
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逕道。徃因不能禦  
之於海。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創殘。其  
禍慘矣。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

兵鏡

卷之十九

十四

沙南。滙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窟者。各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浙直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兵之統領。又於其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州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陸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爲水兵之領神。又於其中添置游兵把總二員。分駐竹冶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

外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但調募客兵。不如土著之兵。可調習而有常。官造戰船。不如僱民間私船。反堅久而省費。是在當事者酌行之而已。

### 江北設險方略論

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賊舟出沒。三面隄防爲難。

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兵府。雖職司轉漕。實示控扼之勢。蓋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愚

工、兵

卷之二

考其地形起自東南蓼角嘴。以抵姚家蕩。綿延三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內。不爲要害。要害之地。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裡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閘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至近。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其爲巨鎮。而通大海口也。當事者。須設把總三人。一駐新港。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陸路遊擊一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矣。

江淮要害論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常鎮淮揚。當江河入海之際。雖極大艫艦。皆可乘潮而入。近歲倭寇佯言分劫。其心之狡實欲自長江以趨留都。自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禦堅也。必水陸常會哨。五援。蒼福諸船順流以遏賊鋒。或出賊後。賊若登岸。則以團練之兵禦之。此常勝之形也。四郡無患。則中原留都。可以高枕而臥矣。

山東預備論

倭寇之作。嶺嶠以北。達於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

不之及者。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於鞍馬。而不便於舟楫。無過番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馬耳。然邇年青齊之兵。多爲所據。安知其中無識海道而勾引者乎。愚觀山東諸郡。民性強悍。樂於戰鬥。倭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方軌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難於隄備。

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勵。庶幾其無患乎。雖然。倭船至岬而後禦之。亦未矣。

孰若立水寨。置巡船。制寇於海洋。山沙策之上也。嘗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夫人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必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將來廟堂。或修海運。以備不虞之變。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

遼東軍餉論

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爲沙漠。花當吉列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爲滄溟。其餘氣爲朝鮮。

國朝設瀋陽遼陽三萬錢嶺四衛。統於開元。以遼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烽堠星列。營寨碁布。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間。倭寇嘗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東之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餘年。邊備如故。獨萬曆二十年。倭破朝鮮。覬覦遼左天津。所謀更逆。今數年尚屯兵駐拒。



釜山西生浦未歸朝廷下明詔勅諭戒防。但所虞者以地方千有餘里衛所軍旅凡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除新募應援兵不計。區區止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

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邊卒輒叫呶待哺。甚至凶荒。士卒相食。萬一難守。密邇

畿輔。倭寇之日。兼以虜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患不在兵之不強。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強。兵強則守固矣。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其不多。愚謂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為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之幕帥而已也。

日本考略

殷都

日本古倭奴國。去中土甚遠。隔大海。依山島為國。邑其地東南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為首。陸輿居東為尾。山城居中。其國君以王為姓。歷世不易。漢時來朝者三十餘國。歷東漢魏晉宋隋皆入貢。唐咸亨初更號日本。

國初洪武四年遣使臣朝貢。永樂以來國王嗣立皆受本

朝冊封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國初十年一貢由浙寧波達於

京師其人兇狡無信洪武中數爲邊患沿海設備倭以待之嘉靖初自宋素卿之亂始絕貢路矣三十二年掖忿深入畿甸所過劫焚雖費

朝廷百萬殲削之然亦無大志也萬曆二十年關白以華人篡奪山城君吞併海外六十六島大舉入寇攻破朝鮮擄王子陪臣留兵屯駐釜山西生浦詭辭以要

中朝封貢其實寓窺伺遼左天津之意焉幸賴

天子聖明。勅諭禁許。萬里海防。一戒謹備。今考其入寇之路。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嶼壁。

下陳錢分艚。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安得而主之哉。今欲禦倭。當

取法於梅林公。星布水戰。截其往來。多延智士。間其所親。時出哨洋。撓其登岸。厚賞將士。鼓其敢勇。倭縱狡悍。必不能持久。畧中以自老師。其成擒必矣。

江防叙

天下二大防。江與海是也。顧海乃倭穴。地介要荒。彼縱有異志。而茫茫望洋。風濤叵測。禦之之法。祇於閩浙揚青四益口。整我甲冑。振我聲靈。而寇可無虞也。蓋藉海以爲之蔽也。江乃賊巢。地隸侯甸。蓄異志者。揚帆鼓楫。不分晝夜。廬澤構黨。不畏憲繩。雖上蘄黃中貴池下。

留都。再下白狼。莫不設監司幕府。而賊未聞寢息。何也。江東自古興王國也。

宮闕在望。易令垂涎。且勢與幽燕相表裡。頃者醜奴

陽壽相人老慮注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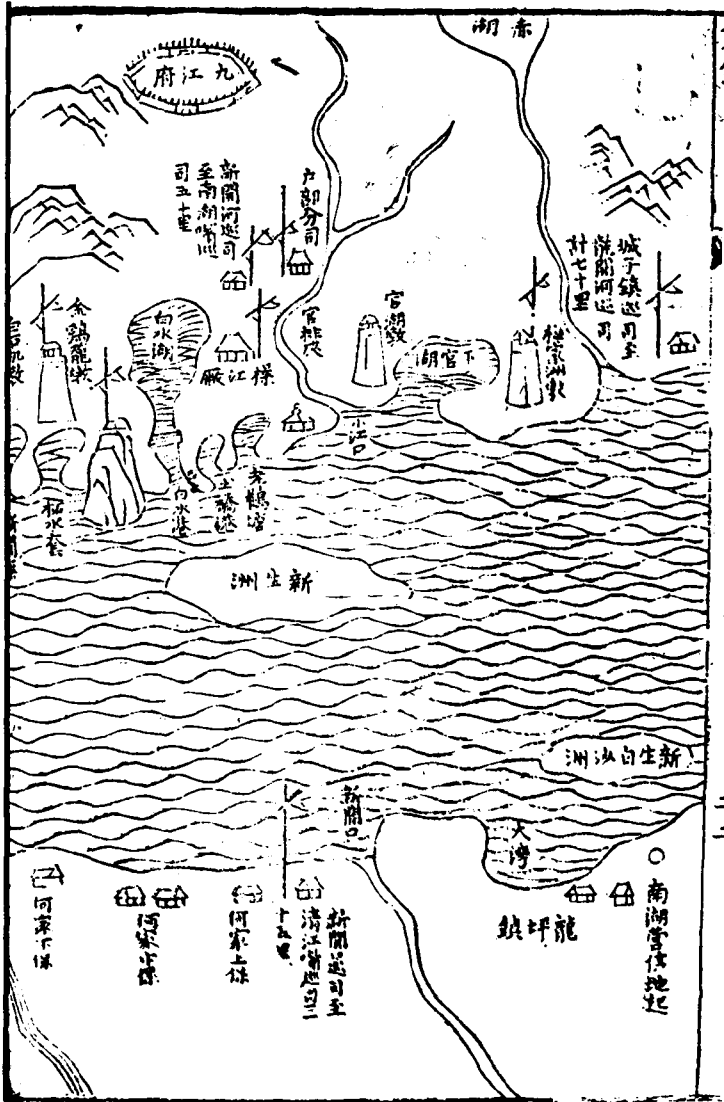
二京孰知夫驚幽燕者。醜奴而驚江東者。正不必醜奴也。誠如是也。則防江防海。其輕重緩急。較然當事者。何以策哉。



兵鏡

地理





兵鏡

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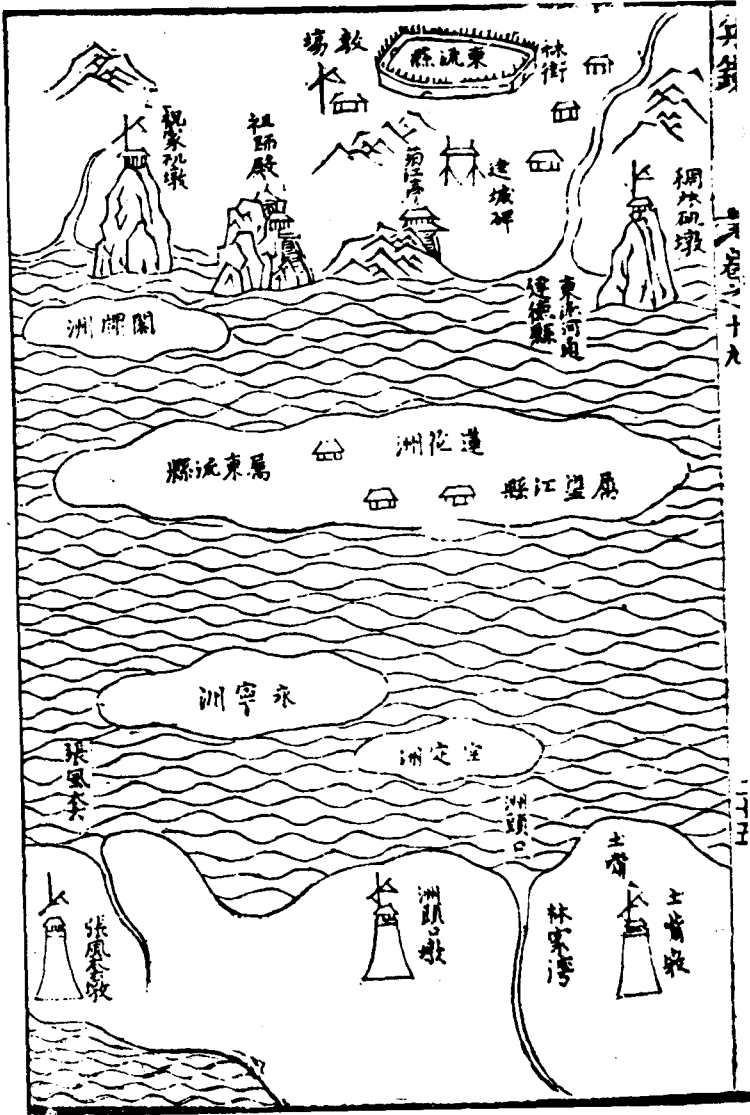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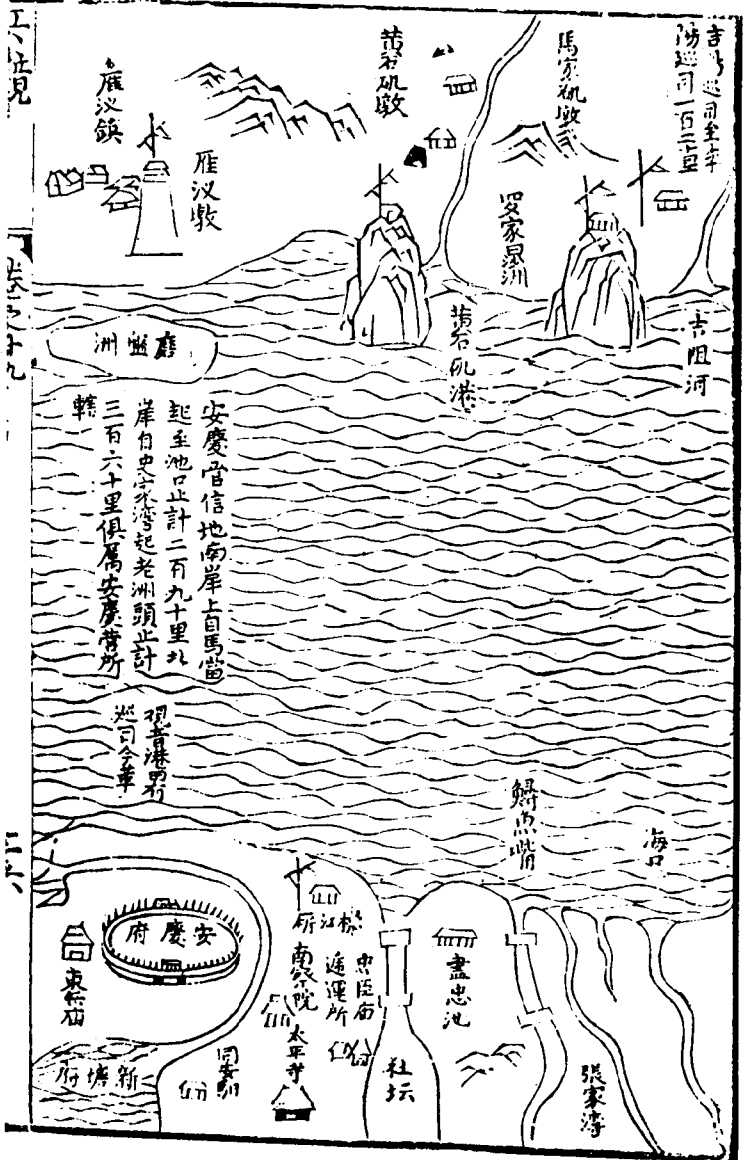
兵鏡

地理









吉阻河一百二十里

馬家磯墩

羅家泉洲

揚石磯港

黃岩磯墩

雁汊墩

雁汊鎮

吉阻河

洲嶼

安慶信地南岸上自馬當  
起至池口止計二百九十里  
岸自中合灣起老洲頭止計  
三百六十里俱屬安慶府所  
轄

觀音港  
巡司今革

鱗魚磯

海口

盡忠池

中臣廟

遮運所

南院晚

同善堂

府新橋

安慶府

東橋

張家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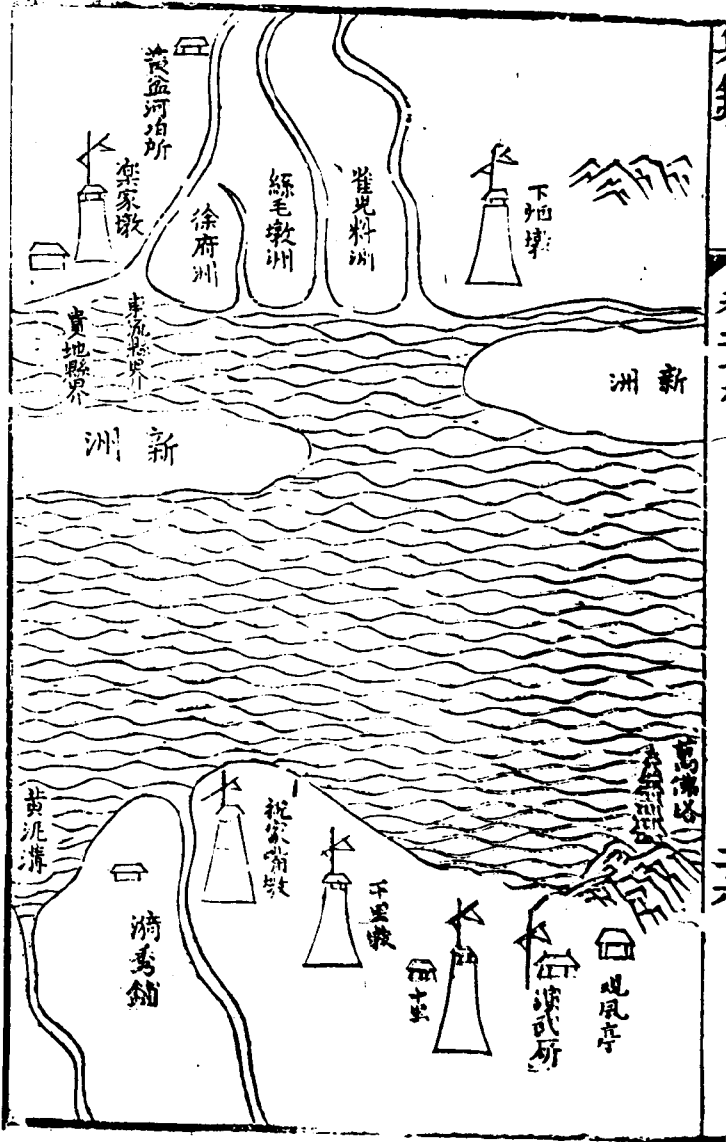
社坛

工、法見

兵鏡

地理

一三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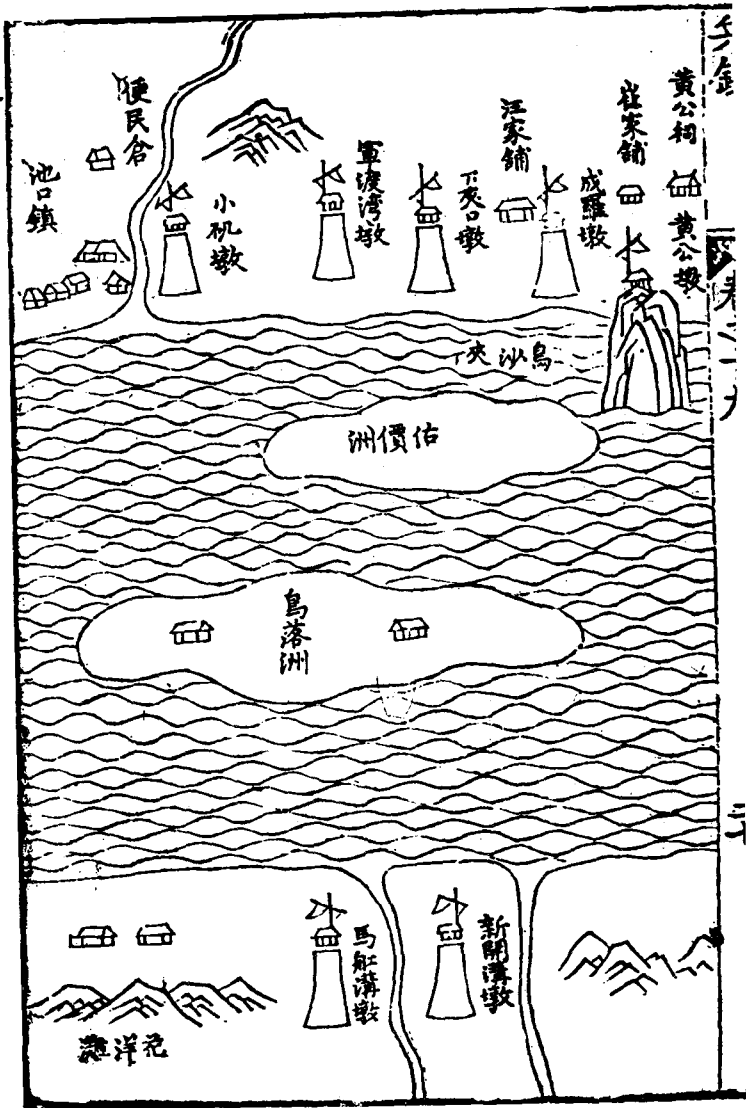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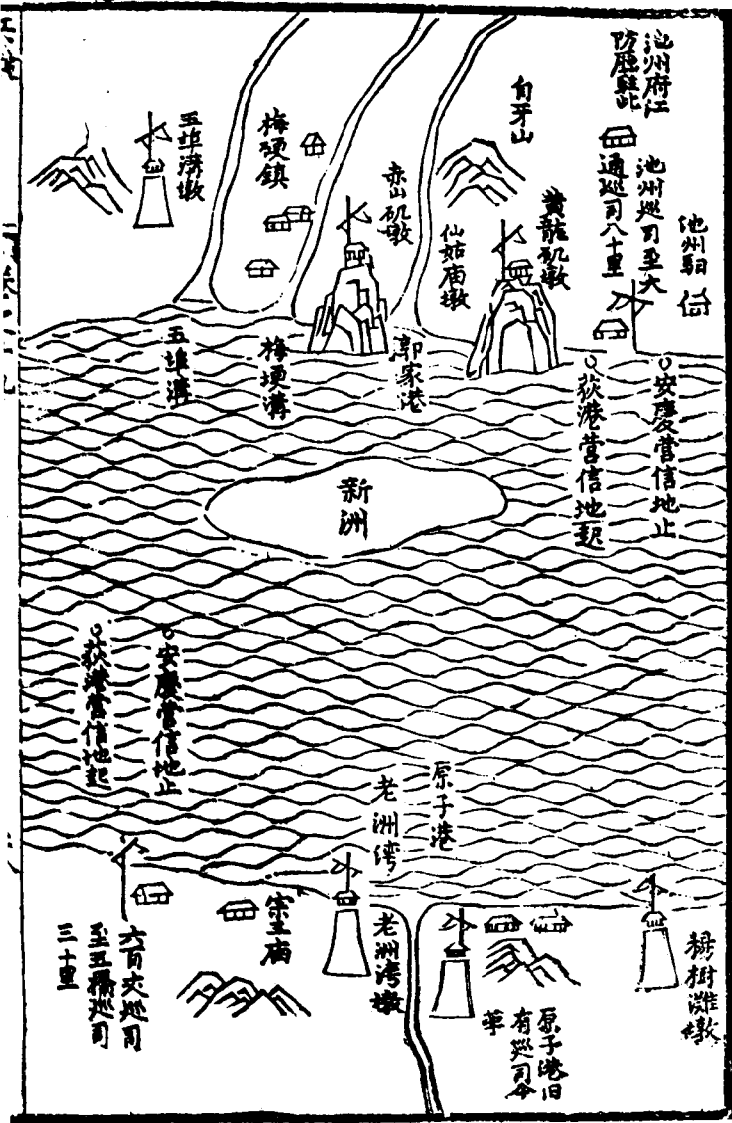
兵鏡

地理

兵鏡

地理





兵鏡

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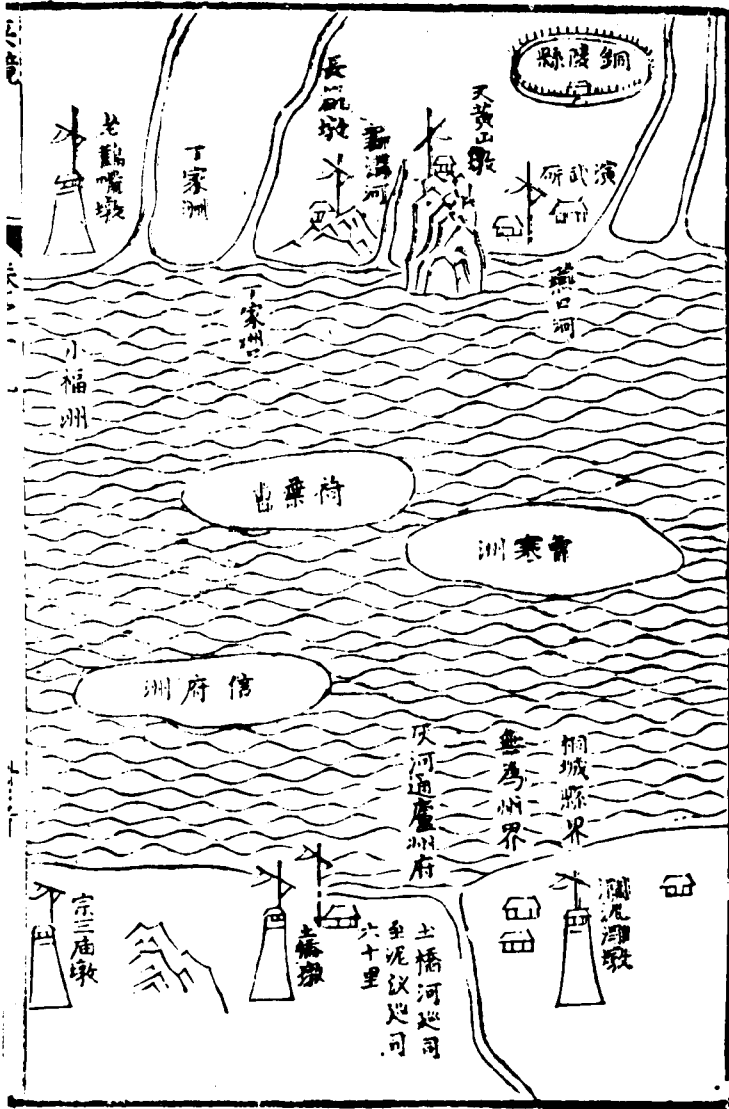
兵鏡

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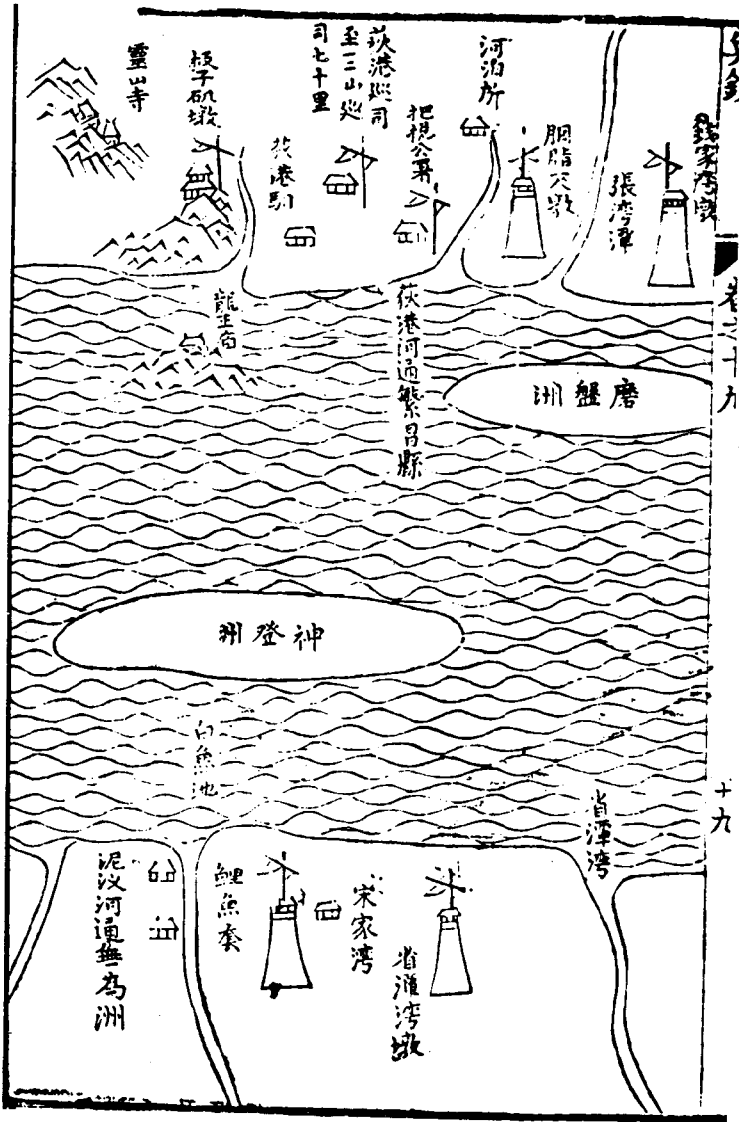
兵鏡

地理



兵鏡

地理



子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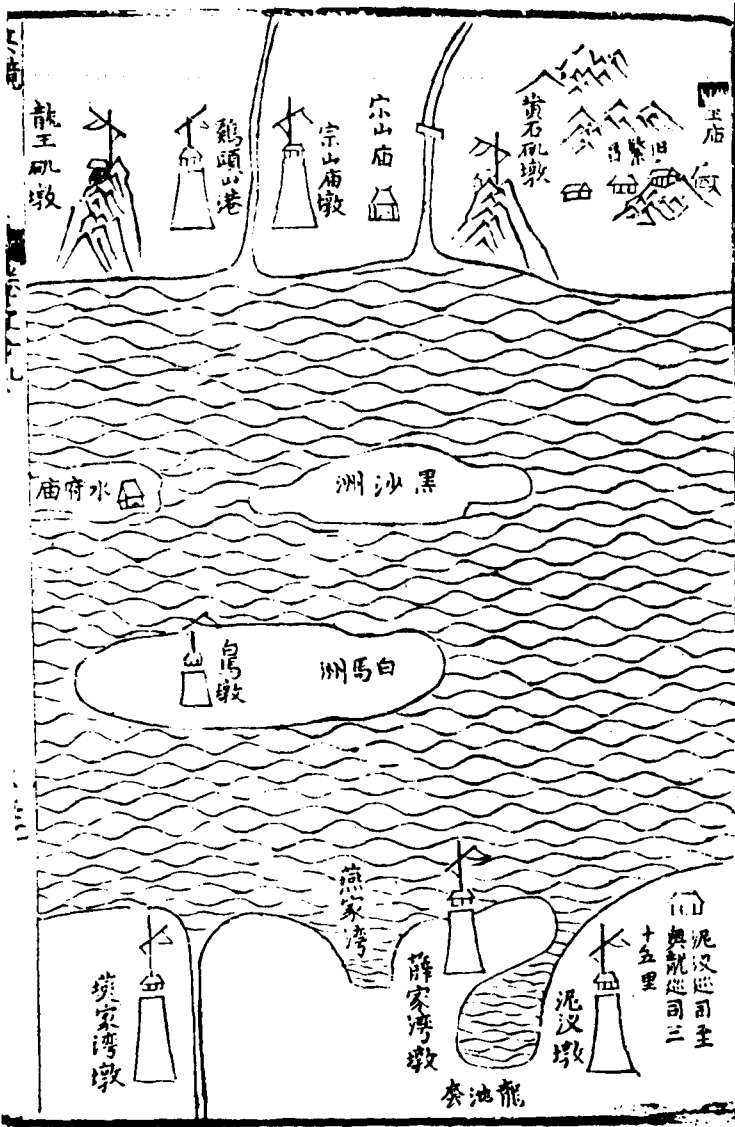
卷二十九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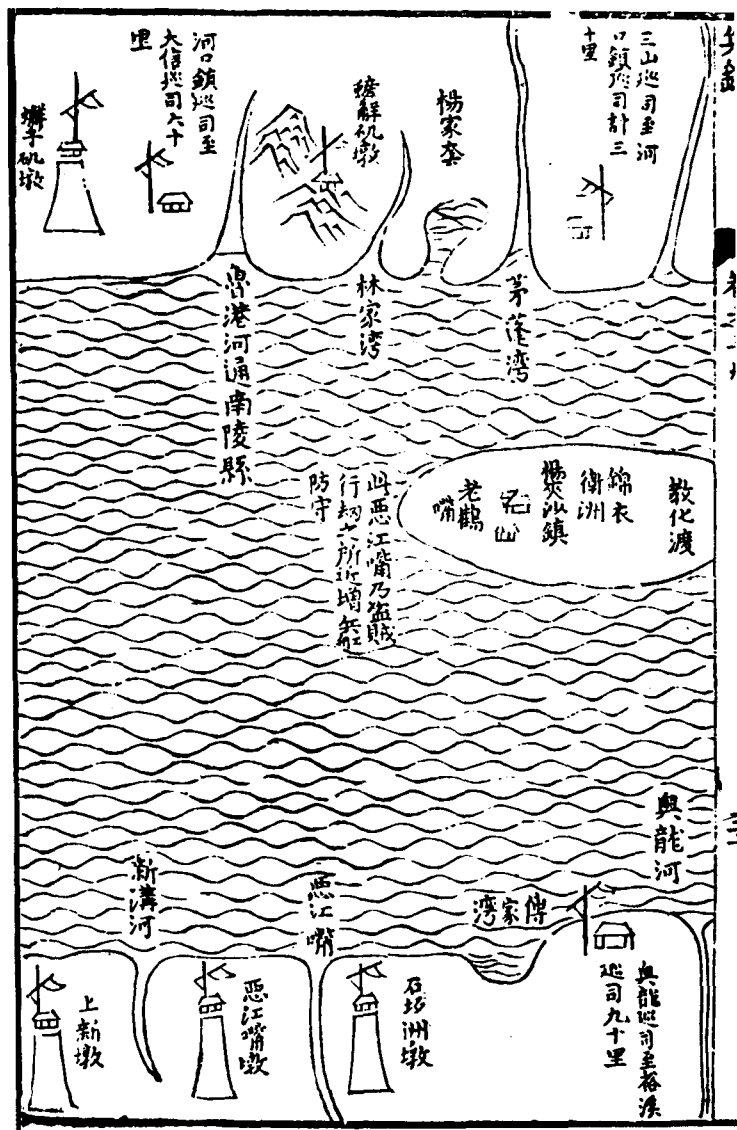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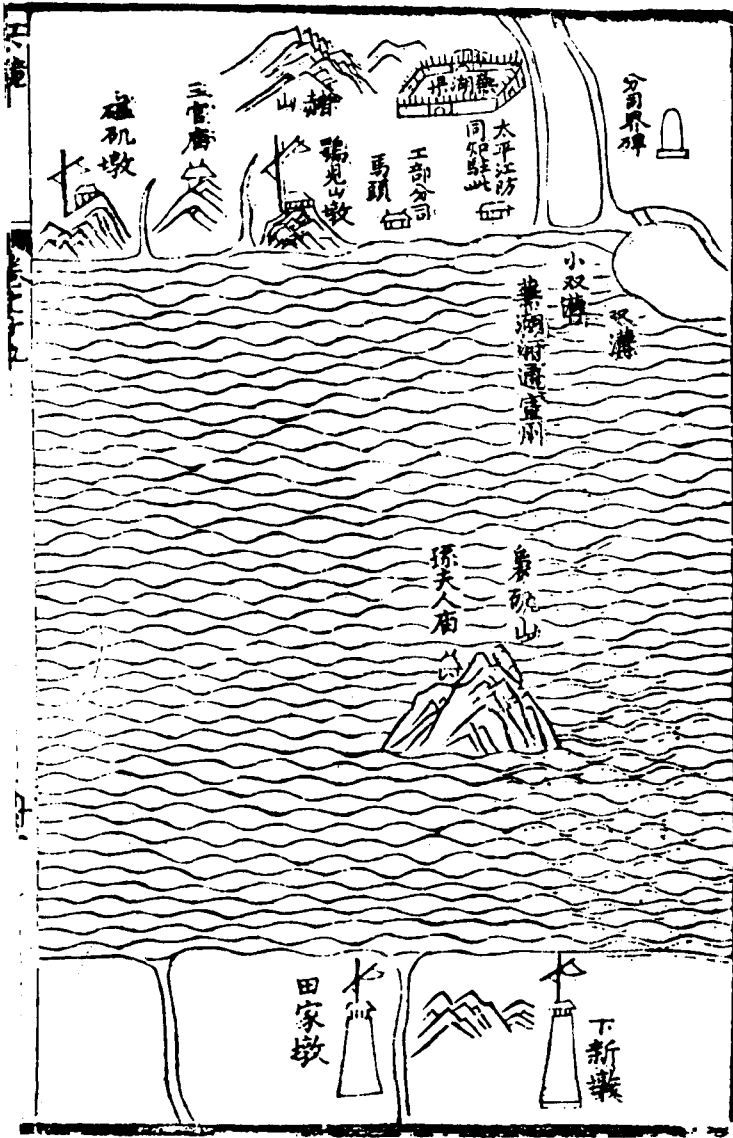
地理



兵鏡

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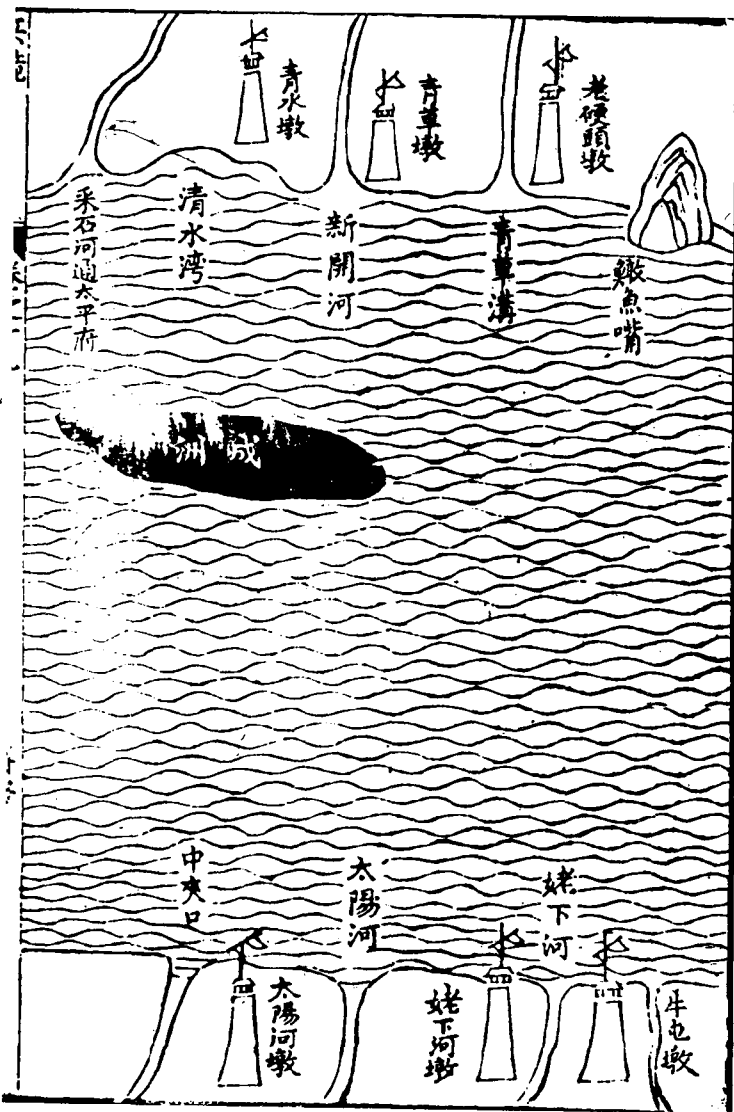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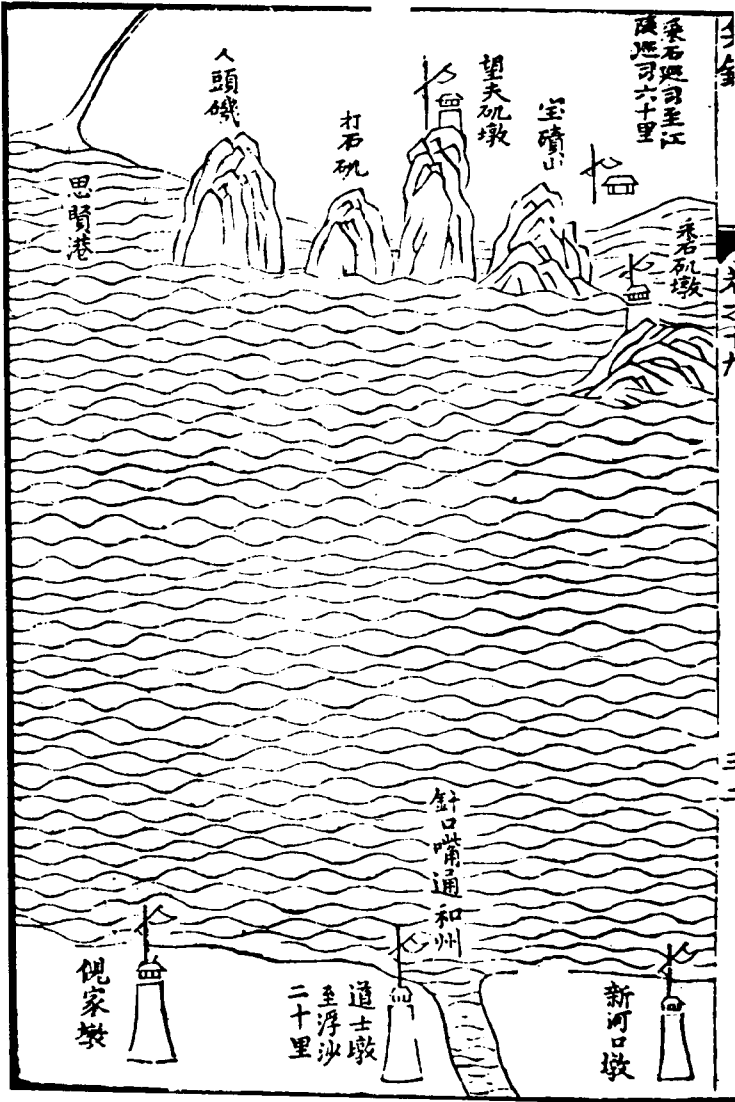
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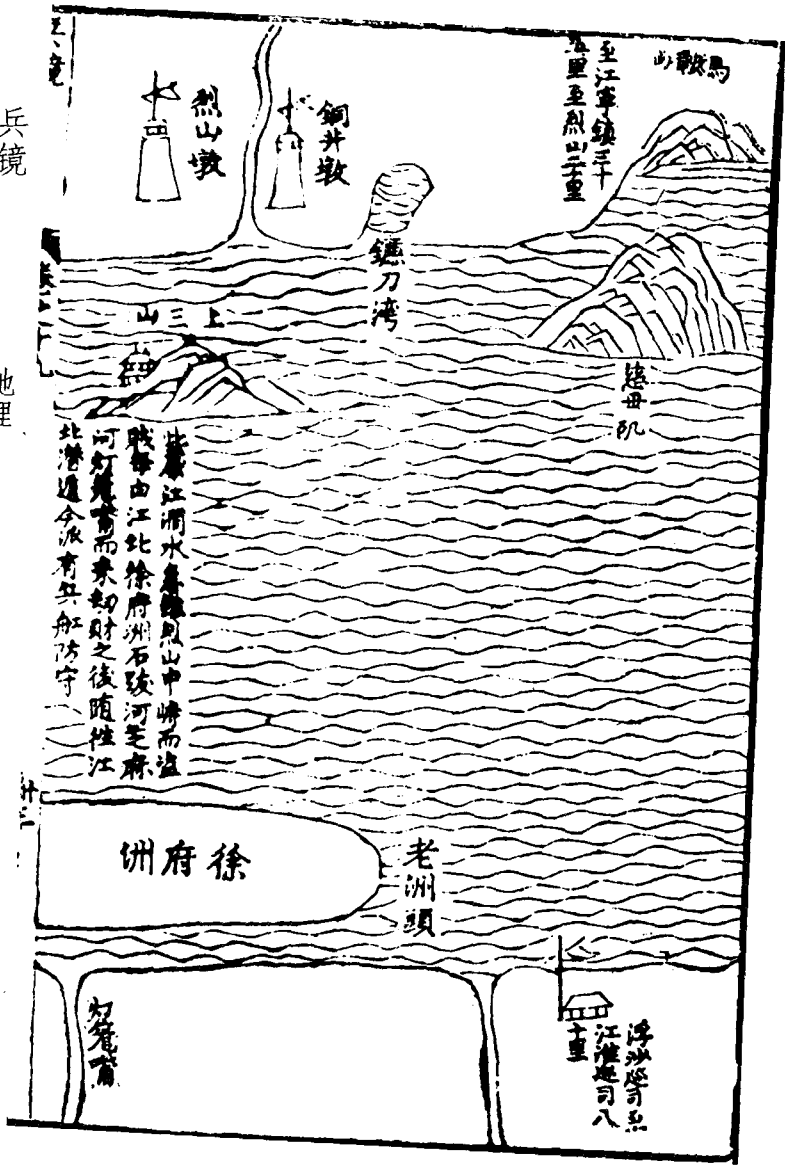
兵鏡

地理



兵鏡

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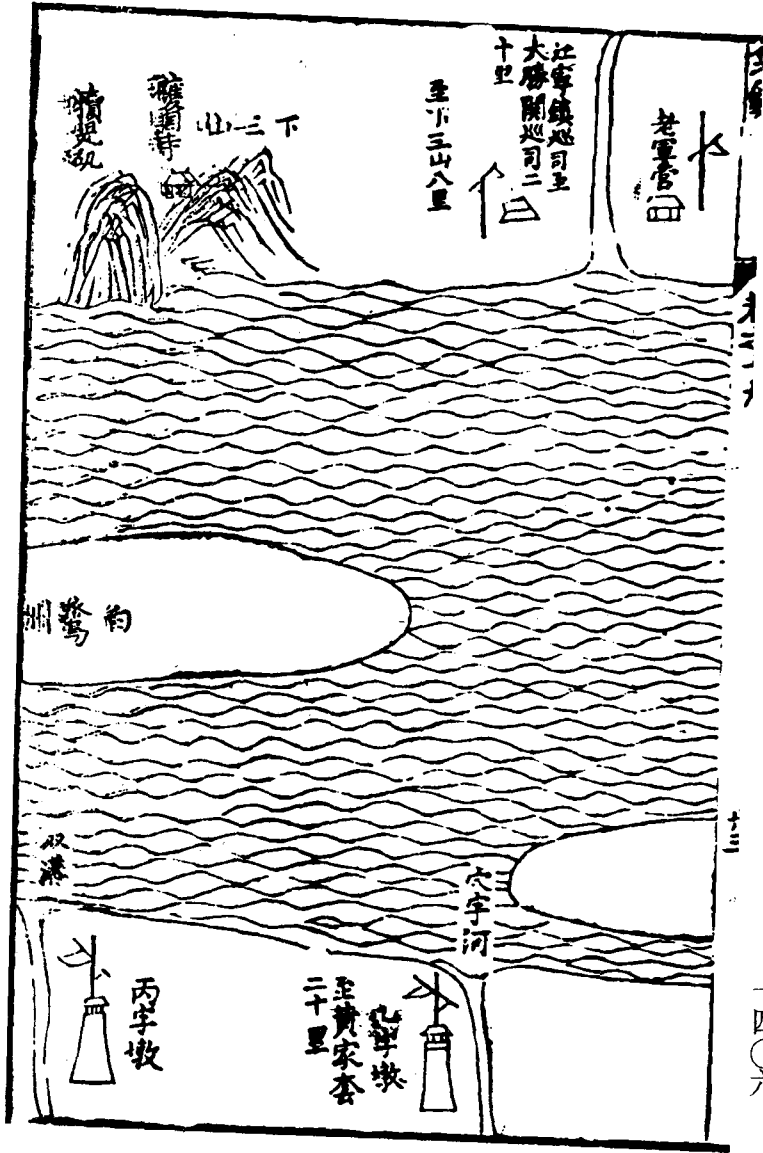
馬鞍山  
 至江寧鎮三十里  
 至烈山十里  
 烈山墩  
 銅井墩  
 鐮刀灣

此處江潮水急驟烈山中峙而流  
 賊每由江北徐府洲石駁河至府  
 河紅麓嘴而來劫財之後隨性江  
 北港道今派有兵船防守

徐府洲  
 老洲頭  
 刁籠嘴  
 浮沙堡  
 江隴總司八十里

兵鏡

地理





聚星墩

五墩關五里

大勝關

大勝巡司至江  
東巡司三十里

大勝驛

台台台

江東巡司至  
大勝巡司百  
二十里  
進兵把總  
駐劄之廠

新洲

上新河

中新河

此處下自八字灣上自黃  
家套穴字河出其中洲清  
以港緩橫極多每遇春夏  
江中水滿風急商船俱由  
洲裡上行因其水漫河窄  
故也賊船性潛泊于此  
雖出劫財劫後易於躲避  
今設有兵船防守

黃家套

新河口

斷腰口

梅子洲

甸嘴洲

已字墩

至八字灣  
三十五里

丁字墩

屏字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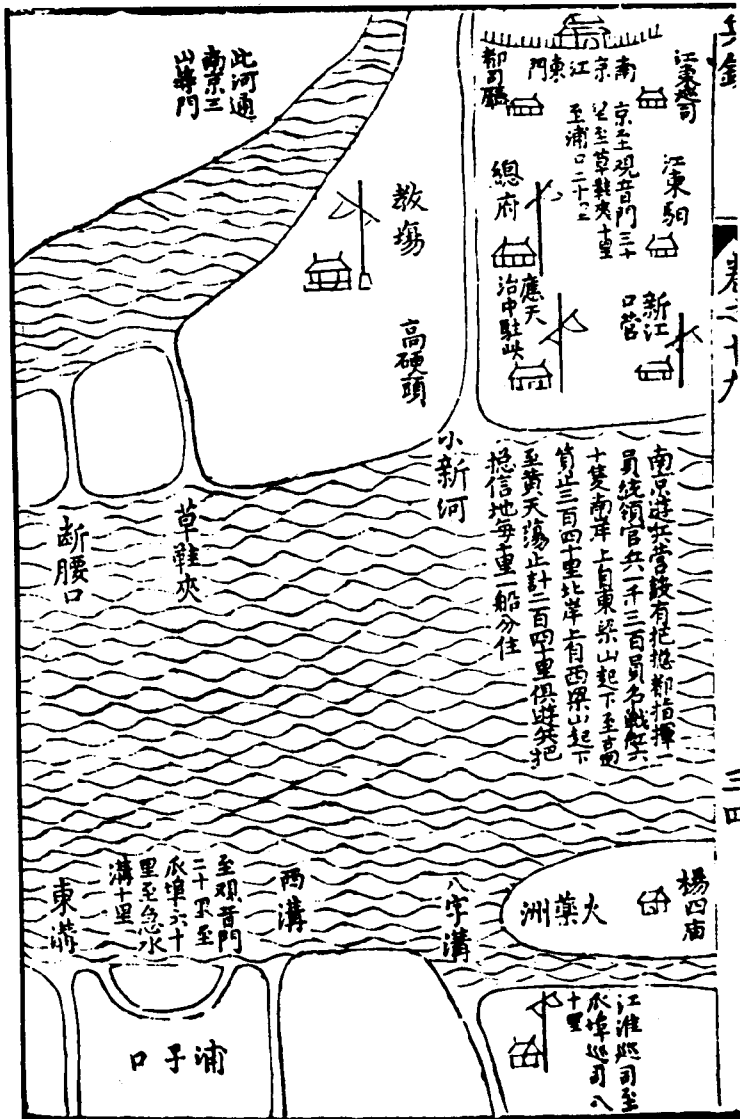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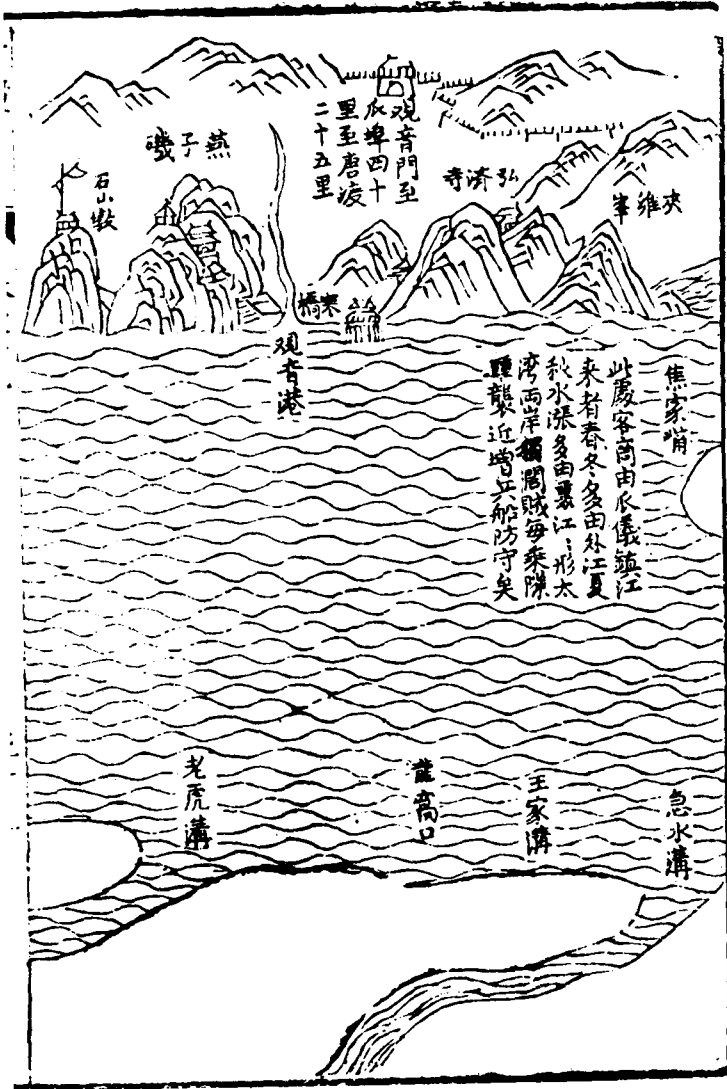
水

水

兵鏡

地理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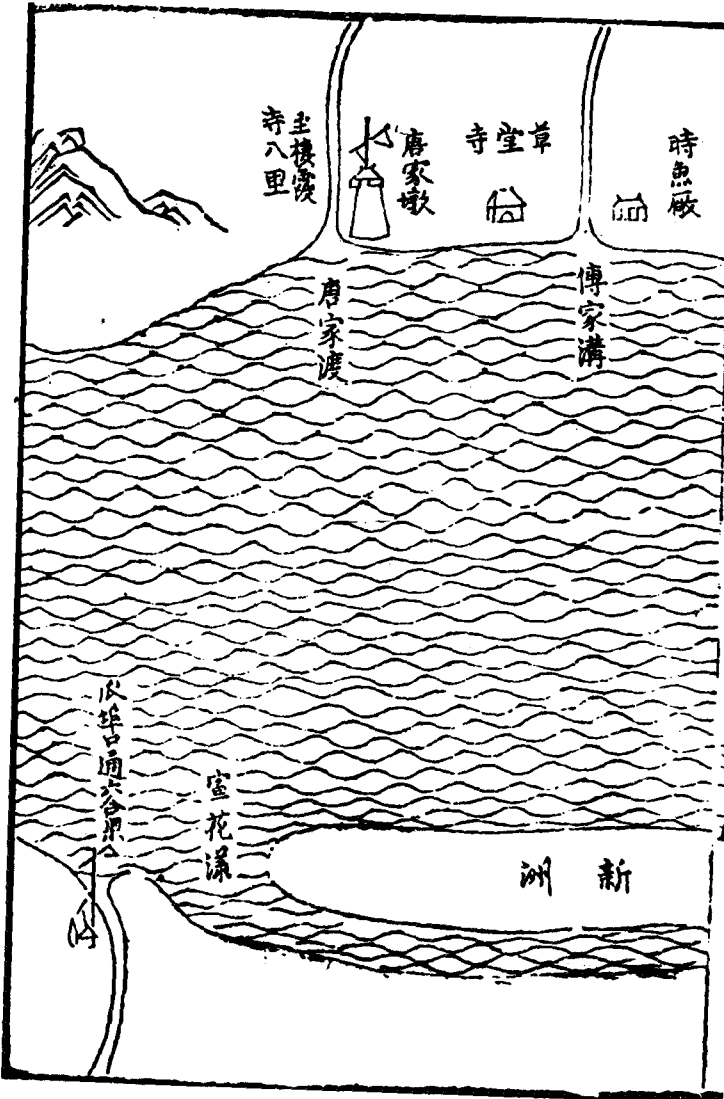
地理

五ノ金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一四一〇



時魚殿



富家溝

草堂寺



唐家墩

富家渡

主樓溪寺八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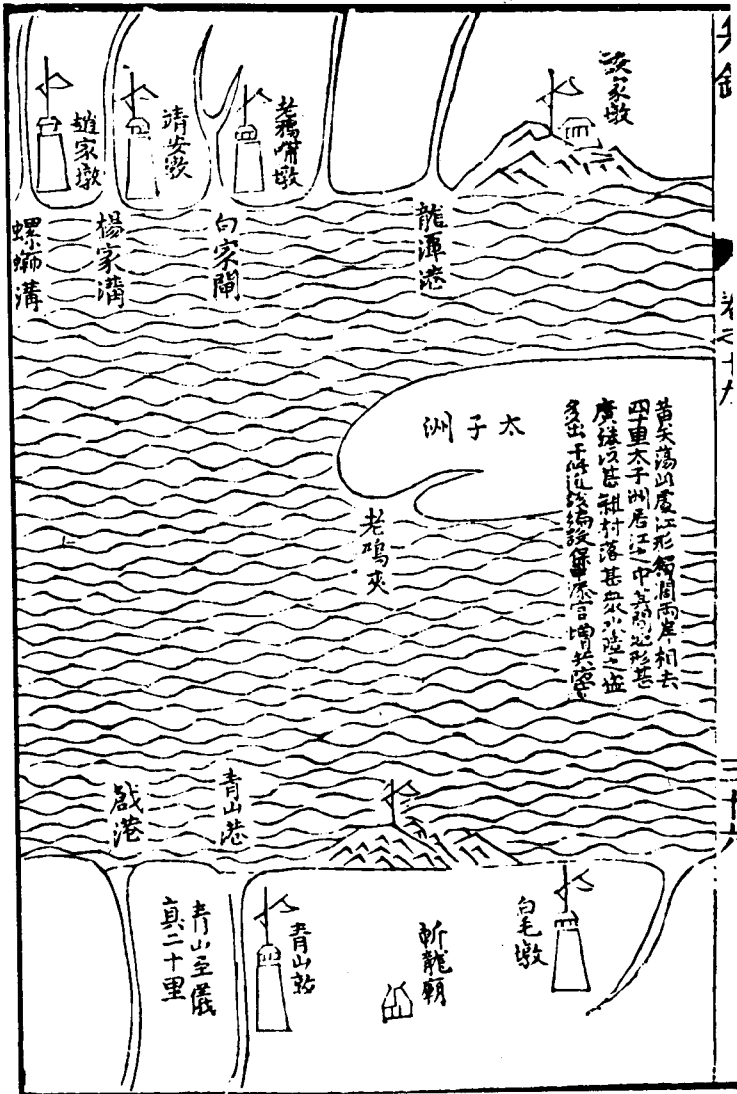
富家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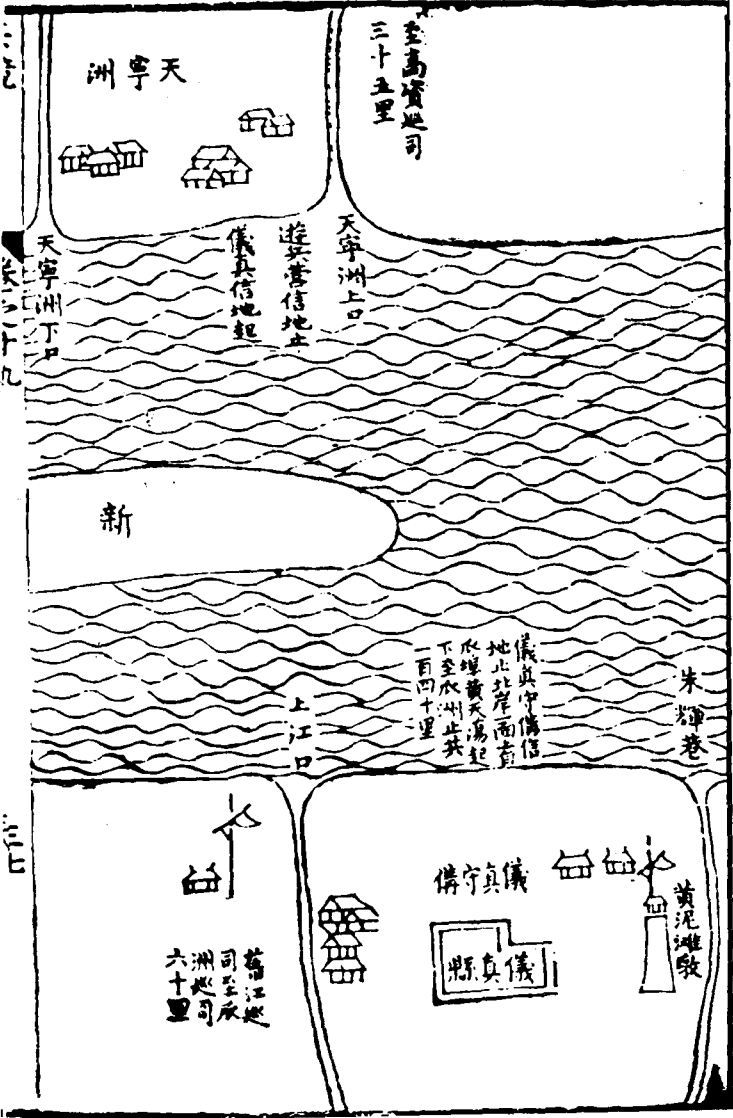
富家洲

富家洲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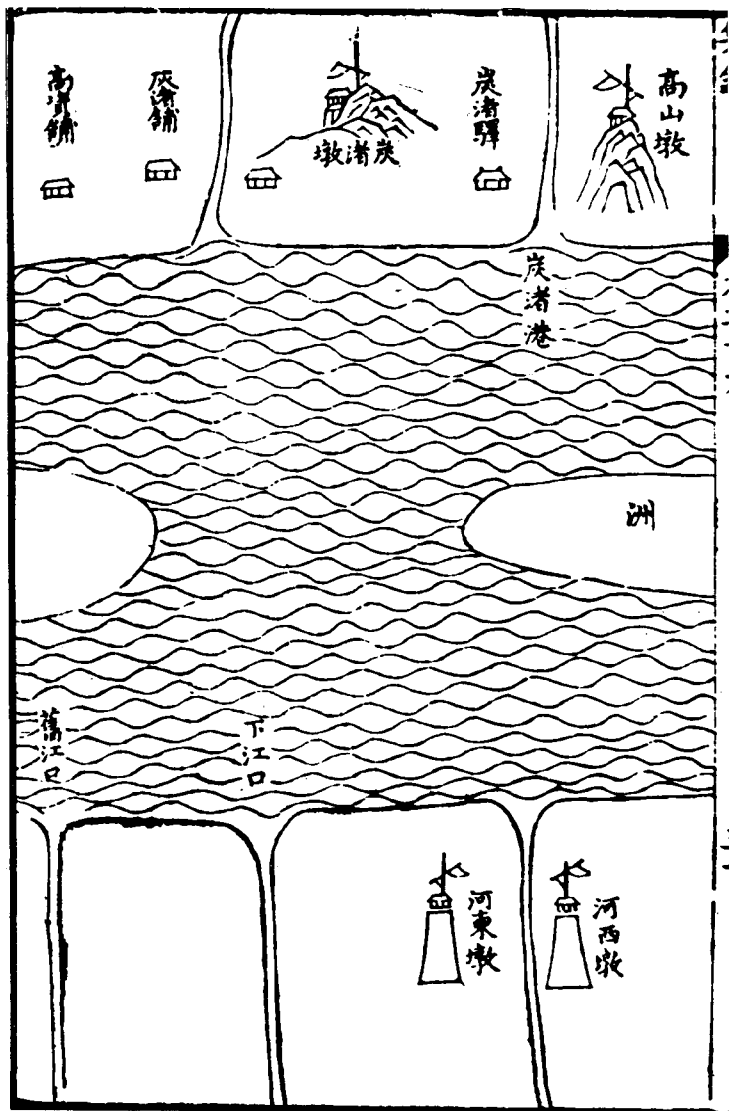
地理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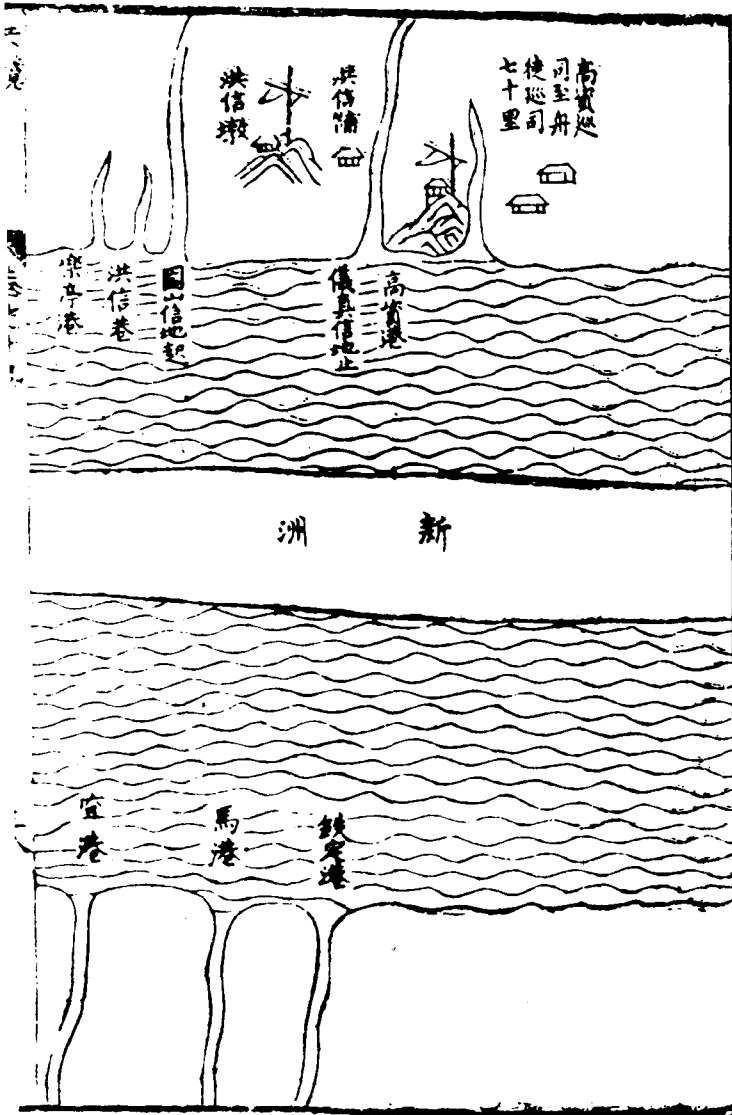
天寧洲下口

三三

一四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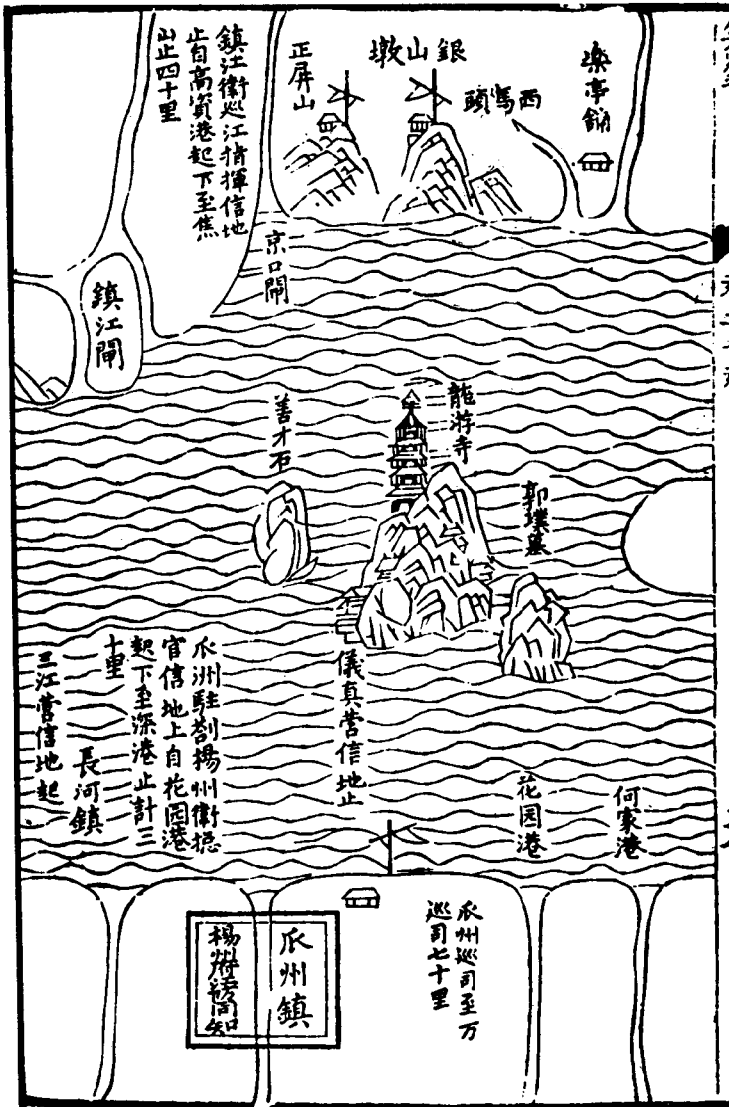






兵鏡

地理





兵鏡

地理



團遊擊全著

海鹽港

大港

韓橋港

團山

無比校

安東墩

水陸軍司署  
東門一百里

團水湖

京團營正屬南洋陸地最高一  
鎮至安港止計一百伍陸家

京團把總所轄

此處防團山五里北至三江  
會口三里乃二界分界之地江亦

合流千如費任天少計界為  
險甚甚嚴三江營設南莊不發核

無一發信皆以著經一百二十名防守

三江營所屬北莊牛目水州也  
至用家橋止二百四十中係至

把總所轄

三江營中軍一百一員帶  
領一哨兵紅不復校紅兵

者五一百三十名常川駐劄

防守

三江北把總署

此處防團山五里北至三江  
會口三里乃二界分界之地江亦  
合流千如費任天少計界為  
險甚甚嚴三江營設南莊不發核  
無一發信皆以著經一百二十名防守

急水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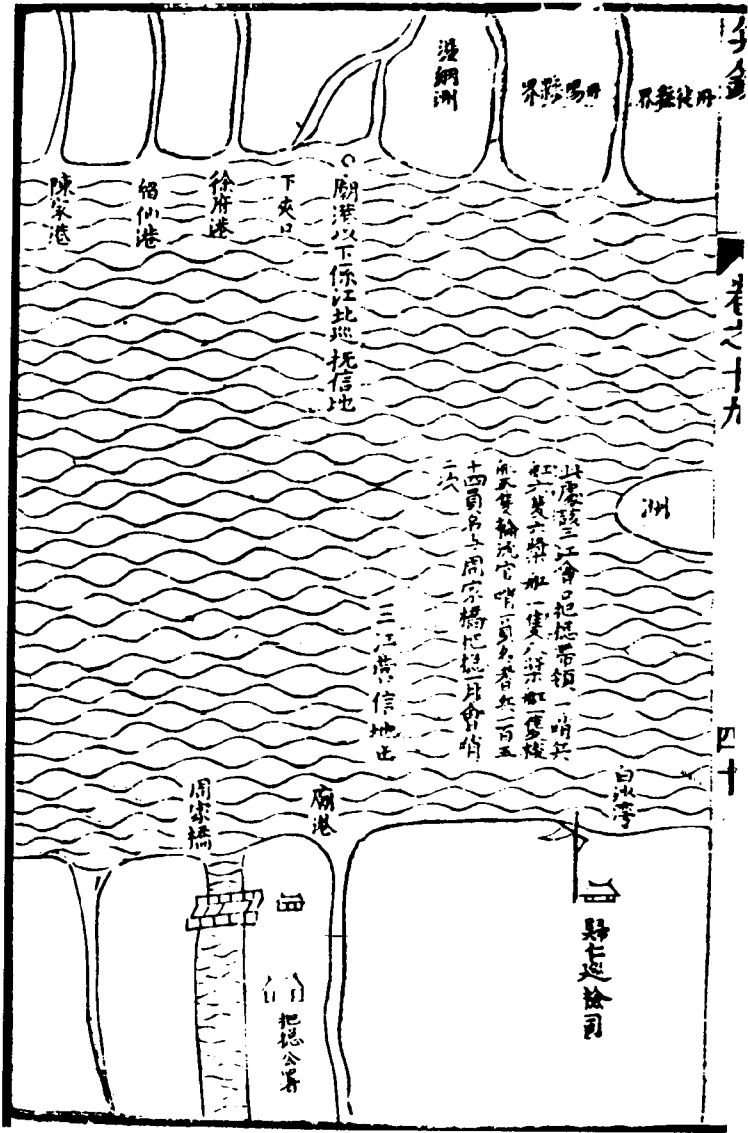
新

南洋京團營小地  
以下屬南洋營防地  
東門一百里

兵鏡

地理

一四一九





兵鏡

地理

王克

十四十一











川沙堡

兵部

三

兵鏡

地理

一四二五



兵鏡

地理

江防信地

南湖嘴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城子鎮起下至馬當止計二百九十五里北岸上自湖廣龍坪起下至沙灣角止計二百四十里大小黃鷹等戰哨船共四十八隻衛縣巡捕巡江官軍民兵共五百三十餘員名上哨至德化縣城子鎮止下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

安慶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二百九十里北岸上自史家溝起下至老洲頭止三百六十里樓巡

梭等船四十一隻官兵五百餘員名分四哨上與南湖嘴守備官兵會哨下與荻港把總官兵會哨荻港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北岸上自老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樓巡漿梭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二十八員名分四哨上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下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

遊兵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

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樓巡沙鐵漿梭等戰船九十四隻官兵一千三百餘員名分十哨各派信地上與荻港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儀真守備圖山把總官兵會哨

儀真守備信地

北岸上自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樓巡草撇梭等戰船三十七隻官兵四百五十五員名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把總官兵會哨

瓜洲衛總指揮信地

五、鏡 卷之十九 四十五  
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深港止計三十里樓巡  
草撇梭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八十員名  
上與儀真營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營官兵會哨  
三江口把總信地

北岸上自瓜州起下至廟港止計一百四十里樓  
巡福獎梭等戰船四十四隻官兵七百五員名上  
與儀真守備官兵會哨下與周家橋把總官兵會  
哨

圖山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



樓福沙撒鐵漿梭等戰船四十一隻官兵七百四十餘員名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孟河把截指揮官兵會哨

以上八營信地共計一千五百餘里大小戰船三百七十餘隻官兵共計五千三百三十餘員名

大江南北之要限湖海爲之首尾實天設之險也然一葦可以航之苟設警非地計畫非籌其與溝渠何以異哉我

皇祖謀謨鴻遠故自沿江要害星列碁布置鎮置兵規制盡善無容議矣今於江防最要者言之京口

與瓜儀相對。乃南北之門戶。七省漕運之咽喉。淮揚財賦之橐籥。兩京之根本分脈也。故不可不設重鎮以撫之。且只今遼左已失。則內地爲重。京口瓜儀。通沽海口。欲達非遙。且南北召募。奸宄奔竄。舍此無途。倘或小有伺窺。爲患匪淺。故不可不設重兵以填之。然舊設巡操江。而南北閼隔。緩急難周。其所隸府州縣信地之兵。各自屏翰。聲勢難及。而三江圖山一帶。雖不下三四十里。設有巡船。終屬紛紛。究無統攝。故不可不設重臣以統之。蓋京口瓜儀。襟帶江海。洲沙盤礴。萑葦雜叢。實作奸之

淵藪亡命之窠巢也。若無統馭。或有所警。南北推諉。何所責成。考嘉靖間倭夷犯海。奸宄鼓煽。凡蘇松淮揚。皆爲流毒。實坐於此。故當於京口瓜儀添設重鎮。重兵重臣。以綢繆牖戶。脩禦非常。聯絡聲勢。此所謂扼吭塞喉。雖江海廣濶。盜賊繁滋。豈能揚帆鼓柁。得入心腹之地耶。雖然。重臣要矣。得人尤要焉。苟非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如今之揚州楊府主者。亦何取於重鎮重兵之設也。

兵鏡十九卷終

兵鏡

地理

一四三四

兵鏡卷之二十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王宣父

同族吳仕嘉歷台父較正

九邊圖叙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白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鞏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袤西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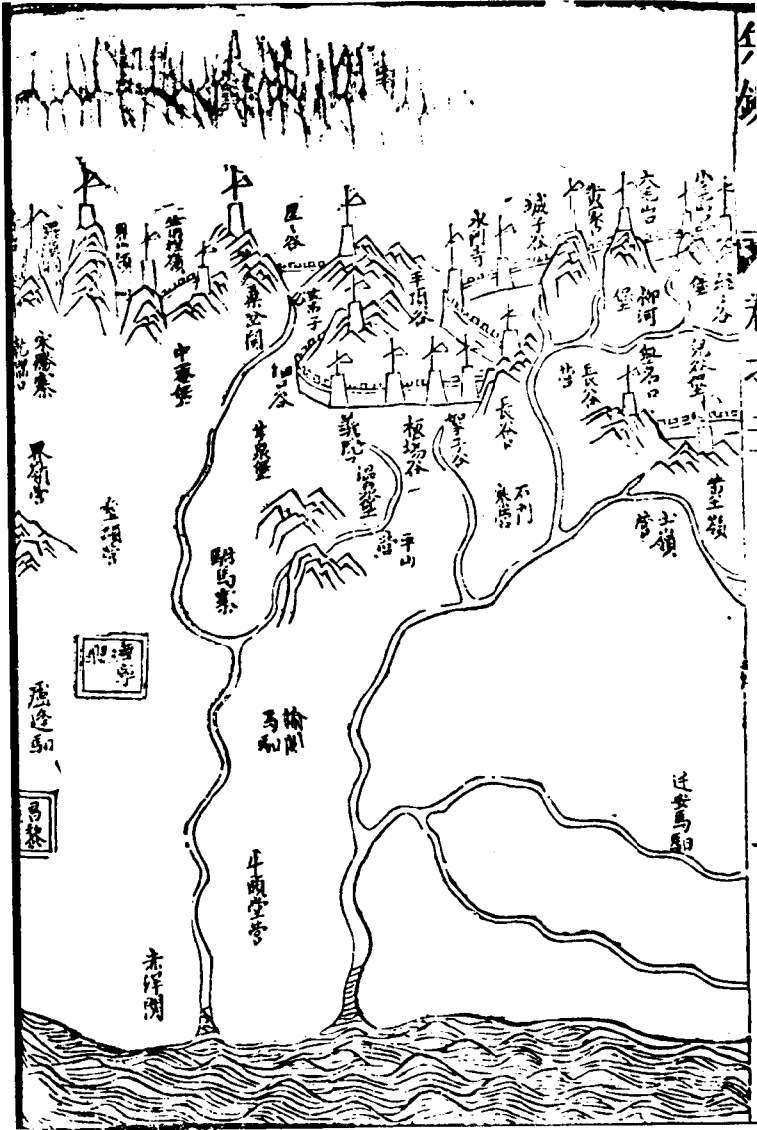
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於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旣久。有司又不肯以

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所賴以衛守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借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攻守無策而偷惰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每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徂近利乃可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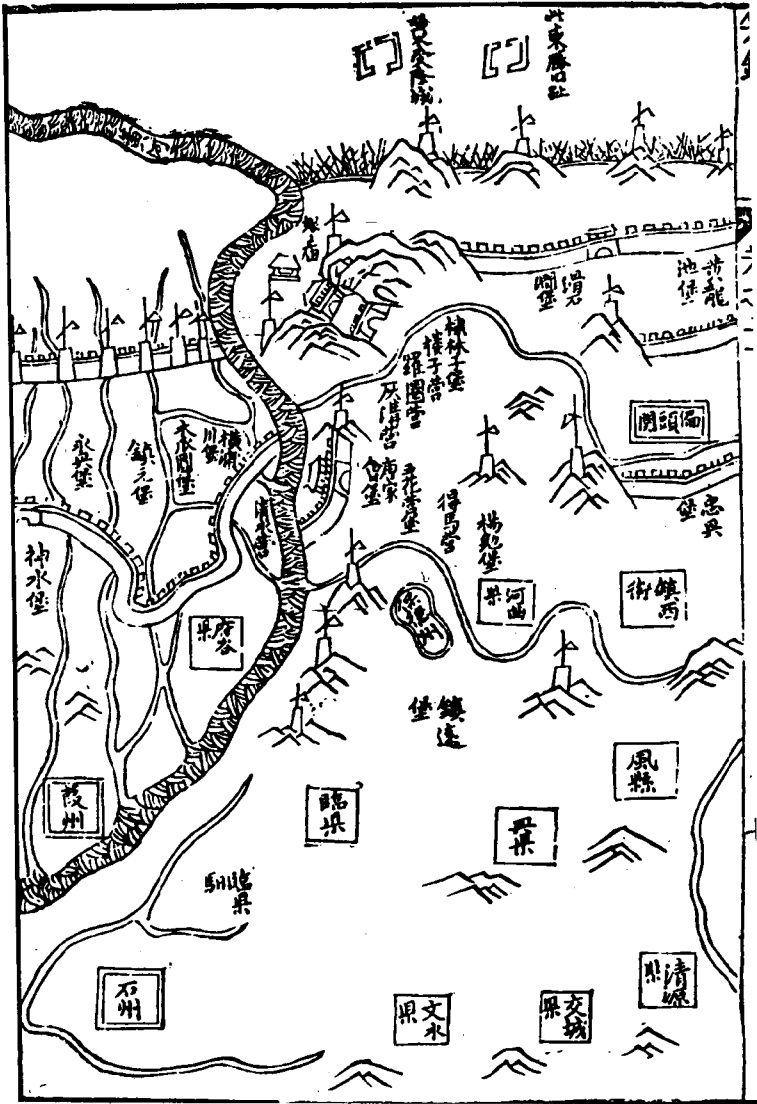


兵鏡

地理



一四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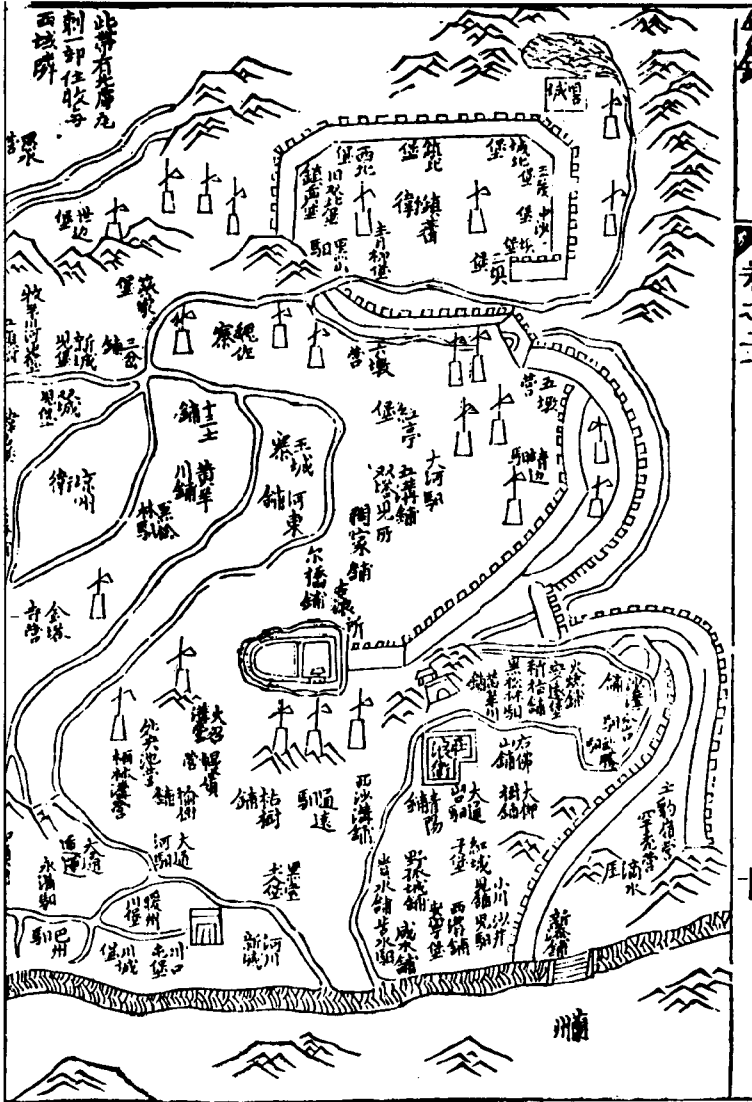




















九邊論叙

九邊圖論。乃許恭襄公應詔條陳之石畫也。起自遼  
薊宣大。以及延寧固原甘肅等邊。于凡山川之險易。  
虜勢之盛衰。城堡之脩廢。將領之賢否。糧餉之盈縮。  
一一得於聞見。參於稽考。傳於父兄。八千餘里之形  
勢。了然在目。今歷數十年來。各邊地勢情弊。雖因革  
損益不同。然能依此究心。則自能知備禦之道。是在  
北鄙將帥得人而已。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

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

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啟，覺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繹騷，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

薊州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旣逐胡元。廼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於遼東。宣府東西。并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脩關隘。以爲內邊。

神謀。逝哉。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朶顏泰

五ノ金 卷ノ二ノ十 一 四  
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道。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屢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卑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間田可募兵屯。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



川左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淤。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識者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

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  
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  
外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旣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  
營乃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  
有攸歸其復將誰誘。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  
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  
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謀選將  
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宣府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

於漠北卽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枕河。賽峰。黃厓。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熙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旣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

身鏡 卷之二十一  
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  
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  
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  
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  
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關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  
矣。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  
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  
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  
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  
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叅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三

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  
崖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謀。此則漸不可長。况伊  
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  
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  
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  
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  
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芟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  
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儲蓄。瓦礫場地。  
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  
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

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緩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卽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卽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紀綱。明法令。今日第一義也。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國。內地獲安。一也。沃



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旣復。宣寧等縣棄地。亦  
可漸理。三也。若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南腋間。寔爲  
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  
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河南山西歲運多  
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  
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  
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也。偏頭寧武鴈門  
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  
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  
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

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  
已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  
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  
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  
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多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  
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  
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  
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  
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榆林

延綏二邊附此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與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旣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運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

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口。正德中。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點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旣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卽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

之歲東草價至二錢。他可知矣。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又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連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一員主之。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魏公築三城於河外。

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湏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胷。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平不毛。

軍衆待哺於腹裡。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故云榆林者。患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延綏二邊。東起黃甫川堡。西至三山饒陽界。與固原內邊形勢相接。成化間。修築榆林等城二十餘堡。俱在二城之外。蓋重邊設險以衛內地也。

###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

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



則戒嚴。出卽解嚴。蓋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  
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逋逃教誘。  
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  
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  
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  
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  
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鉄  
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  
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  
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源。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

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卽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

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 甘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梁州爲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

關爲沙爪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况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厯累朝。願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徃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亾略盡。

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爲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徃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緩二也。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自今

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於土番。安定等衛破於海賊。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審於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圖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刺者。迺北逋寇盤據西海。吞拜屬番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

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卽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寇易用。視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耶。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腴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

堡未充而更能寔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叅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



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求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以可繼之道也。嗚呼。病於塞而求通。傷於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耶。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

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

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  
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  
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  
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  
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  
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  
耳。

### 烽燧

凡守邊。不過遠斥堠。謹烽火。薊鎮以險。可恃烽火不  
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

爲無用。今凡無空心臺之處，卽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梆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去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准，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兵馬見烽，卽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

傳烽歌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  
舉。百里餘外卽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  
門烽。一砲三旗燕河警。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  
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  
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  
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  
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蓋大燈籠。  
賊若潰墻進口裡。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  
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匆匆山海大墻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從燕河松古  
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  
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  
接砲聽上首砲後柳響卽如風砲數柳聲聽的確日  
旗夜火辨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女直考略

按金女直卽金餘孽也。金以前勿論。國初定開元。改  
開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東。東濱海  
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干。畧有三種。自湯  
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

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宅種甚夥。開原北近  
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  
扒兀刺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絀居處。食飲  
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卽屬女直  
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卽生女直。竝有室廬。或以樺  
皮爲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忍詢好盜。其  
戰鬪多步少騎。上下巖壁如飛。而建州阻萬山。獨居  
中。據要害。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人騎不得成列。於  
女直稱最強。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招諭奴兒干諸  
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中使治巨艦。

勒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縻以官賞。於是康旺、佟答、刺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于都司。自欄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賜勅印。各統分部。復置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領于衛所。令歲以冬月從開原入朝貢。唯野人、女直僻遠。無常期。諸部願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又爲海西、建州各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厚。終。

帝世奉職謹。征調輒赴。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



賜姓名李思誠。其子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死。子滿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荅戶。率數百騎奔建州。寢爲遼患。宣德間守臣務招徠。請居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朝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子。所名東建州。乃是也。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都督巫凱請討之。不許。賜勅戒諭。令凱厚恤貢夷。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詔更給以童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歸得故印。詔上

更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董山與李滿住等。竝附也先爲耳目。抄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翱諭歸所掠。稍寧戢。而海西野人諸酋長。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勅子孫不得襲。以舍人入貢。宴賞大減。殊心望。天順三年。董山潛結朝鮮。僞授中樞密使。巡撫都御史程信。詐令自在州知州。佟成廉他事。得朝鮮授山制書以聞。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各軟語枝梧。出制書示。始懼服。貢馬謝。成化二年。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各部來貢。邊臣案驗。貂皮取純黑。

馬取臆壯否。卽拒之。非厚往薄來意。且貂產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宜勅守臣驗放。無過苛啓。繫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來朝。語不孫。糾毛憐海西夷頻盜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充靖虜將軍。左都御史秉督師。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往征之。山悔自歸。詔羈廣寧。尋伏法。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潭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踰鳳凰城。摩天嶺。至溱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佐兵萬人。遏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

工、竟

レキ、レシ、レニ、ト

三十一

積雪寒裂膚。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此地自漢人跡罕至。唯唐太宗東征。抵鳳凰城。今大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具奏。

上憐而賞之。仍安置部夷闔廣。而我所損士馬亦不貲。四年。留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清河。靈陽諸堡。五年。禮部奏。勅通事武忠等。諭海西女直各夷。常貢外。無進海東青。兔鶻。并省諭貢使。無溢額。六年。建州夷窺邊。庾虛謀作亂。巡撫都御史彭誼獲其謀。檄轉餉實鐵嶺。潘陽三萬。諸衛整師出遼陽。衆潰匿。朝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它從叛者得

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徃徃聲報董山讐。糾掠塞上。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蕃書。言開原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都御史陳鉞勘狀。徵赴廣寧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故道。卻之。因藉忿。與建州夷合。乘虛大掠鳳集諸堡。鉞擒近邊蕃戶。以捷聞。更請大發兵。巨璫汪直惑通事王英言。銳請行。冀邀功賞。詔以兵部侍郎馬文升經畧。直亦繼徃。按事。文升疾趨瀋陽。召各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諜知海西夷反。側密檄總兵歐信等。設伏邀擊。大破之。海西夷亦聽撫。比直至。衆

上金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已各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遇直倨。鉞復搆以媚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升曩在鎮。禁易農器。故屢入寇。

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卽訊。文升言所禁鐵器。非農器。不聽。明年。下文升獄。謫戍重慶。是時東寧人劉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州。至是與張驢兒等。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梟首。惡遼東塞。而陳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寇遼。請搗穴。遂命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以直督師。鉞叅贊東征軍務。直等給執貢夷郎禿等六十餘人械。

所司并襲老弱報級加直祿米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仇慘掠清河等堡後三年直始敗鉞坐褫職爲民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會其酋完者禿貢馬復聽襲修貢如例塞上寇益稀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義祝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初海西夷酋速黑忒強以修貢謹及捕叛夷猛克特進左都督賜金帶大帽其後請乞漸煩貢浮額從兵部議勅守臣嚴覈如制二十一年建州右衛夷酋李撒赤哈糾衆入寇都御史孫禴禦之多亡失至深入鳳凰城命給事中林廷學往勘

明年廷學還報。上言邊事。請稽衛所原額。令以次分  
番入貢。庶幾古人質子之意。并懸都督重秩。以待斬  
馘奇功。亡何以海西夷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事。  
其秋。建州夷酋趙那磕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郤之。  
而李撒赤哈復盜邊。二十四年。就擒梟塞。上賜總兵  
趙國忠等金幣。頃之。都御史於敖減撫賞。諸夷譁。詐  
殺譁者。遂挾憤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巡撫以不任。相  
繼罷。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良哈。勾虜入遼。都御  
史李珏復罷去。遼東大困。已復修貢不絕。久之。海西  
夷酋王台。襲祖速黑忒職鎮廣順關。而祝孔革遺孽。



逞加奴。仰加奴亦欵鎮北關。因以南關北關別其號。南關忠順特著。建州夷酋王杲方躡撫順。四十一年。誘殺副總兵黑春。深入遼陽。隆慶五年冬。我師大破建州夷汪住等。馘斬近六百。而杲益縱掠。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被戮。總兵李成梁身督師出搗。斬級千一百有四。來獻捷。明年杲走匿王台寨。因宣諭台及伊子虎兒罕。執杲獻。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都督僉事秩。遂磔杲。益拓寬奠六堡。七年。建州夷酋王兀堂漸請張八年。連犯靉陽。永奠諸堡。我師追奔。出塞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級七百五十四。兀堂爲

氣奪。而王杲遺孽阿台。投仰加奴等。修葺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破之。明年。搗古勒寨。誅阿台。是時王台及虎兒罕相繼歿。所遺猛骨孛羅。及虎兒罕子反商穉弱。仰加奴雖台壻。憤其父祝孔革。死台叔王忠手。并奪貢勅。及季勒寨。與兄逞加奴。固未嘗忘報復也。十一年。以婚西虜。借恍忽大煖兔等騎。可萬餘。與反商構。并攻猛骨孛羅。恣掠把吉諸寨。都御史李松宣諭不從。因密商總兵李成梁。伏兵中固城。擊殺逞加奴。仰加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

西虜以兒鄧侵掠反商挾索貢勅十五年那林孛羅引西虜萬餘騎急攻把太寨而王台孽子康占陸向奔逞加奴得歸娶父妾溫姐反攻反商猛骨孛羅亦以母溫姐故協謀我師往援執溫姐尋釋之囚康古陸胥命而猛骨孛羅爲北關迫脅焚巢劫溫姐去十六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搗卜寨那林孛羅請降總督侍郎顧養謙議并釋康古陸刑牲盟聽兩關均勅釋憾會建州夷酋奴兒哈赤與反商約婚亦頗藉爲輔車而奴酋方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十七年竟予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

失竝從征阿台爲鄉導。歿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反商爭。張海固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愬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驟躋崇階。與南關埒。心固已騰踊。張矣。而反商酗酒好殺。衆不附。十九年。十寨等陰令部夷賊商中道。南關止遣猛骨孛羅。則勢愈孤。又日與北關相構。怨頃之。奴兒哈赤計殺十寨。旋以保塞功。加龍虎將軍。眎王台。潛有併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酣于鬪。二十七年。猛骨孛羅不支。以子女質建州。借兵。已因飛語激怒奴兒哈赤。反執猛首。

寨中。奴酋實心利其妻妾部落。外恐吾聲罪。迺僞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遂以私外母名殺之。邊吏往詰。則以女許婚猛酋長子。吾兒忽荅。二十九年。與那林孛羅補雙貢。而吾兒忽荅陽以撫養。旋羈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夷酋那林孛羅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託。奴兒哈赤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鎮。則議徙寬奠。新疆民六萬餘入內地。弃新疆爲甌脫。明年。奴兒哈赤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并爭入貢車價。三十六年。混南關勅頂賞。明年。以萬騎築故寨。漸逼開原。御史熊廷

新請添募兵。兼撫北關。收宰賽煖鬼折其謀。頃之。奴兒哈赤願遵諭減車價。及還張其哈喇佃子侵地。而伊璠江夷卜占吉。急走北關。四十一年。藉逋壻與北關仇殺。益墾南關曠土。糾西虜宰煖二十四營馳清河。始檄薊兵五千赴援。而奴兒哈赤好語謝邊吏。都御史張濤初至。惑其謀。更以拒婚老女。并匿逋壻爲北關罪。且許奴酋質子入關。亡何。奴兒哈赤已圍燒北關十九寨。及我師應援。隨撤兵。以負婚愬。明年。復墾前罷耕地。開原叅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夷。四十三年。白羊骨以老女許婚煖鬼。奴

兒哈赤勒兵南關已竟寂然。四十六年四月潛師突  
陷撫順總兵張承胤等馳援歿之。因賚蕃書請和自  
稱建州國汗。五月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起原任  
都御史楊鎬以兵部侍郎經略兼巡撫。七月奴兒哈  
赤統鴉鶻關入尅清河。唯叅將賀世賢縱擊。綏陽塞  
外得級百五十四。而綏陽寬奠望風潰。賜經畧劍  
一。別以太常少卿周永春爲巡撫都御史。九月奴兒  
哈赤再從撫順入會安堡。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  
占爲蚩尤旗。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報勦奴酋一  
寨。特賜金幣風勵之。四十七年二月經畧侍郎楊鎬

以徵兵四集。遂誓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一軍從靖安堡趨開鐵。一軍從撫順關趨瀋陽。一軍從鴉鶻關趨清河。一軍從晾馬佃趨寬奠。北關朝鮮各佐銳師。而我主帥不一。兼先泄師期。三月朔。總兵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弃車營趨利。遇敵萬餘。乘半渡遮擊。遂大潰。松血戰歿。它帥馬林師。後期踵敗。開原僉事潘宗顏等竝歿之。總兵劉綎深入。尅十餘寨。後三日。以墮賊詐。中覆亦陣歿。而帥清河路者李如栢。以撤回獨全。奴兒哈赤遂乘勝窺開鐵。圖搶金台失寨。傳檄朝鮮。僭號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自恣也。



六月從靜安堡入薄開原。北關爲出援兵二千。比至城已被尅。羽書告急。

上始超擢前御史熊廷弼代鎬。經畧尋逮。洽鎬而奴兒哈赤以七月從三岔堡入剋鐵嶺。鐵嶺開原爲遼重蔽。旣併。陷賊則河東已在賊握中。北關與遼聲息不屬。而奴酋乘勝縛宰賽。脅煖兔炒花爲助。廣布間諜內地。所在殘闖。目無堅城。可爲遼左心寒也。八月經畧侍郎熊廷弼入遼。申軍令。方慰撫北關爲犄角。奴兒哈赤佯攻遼瀋。綴我師。突引萬騎連破金台。失及白羊骨寨。北關並歿。廷弼乃決策守遼陽。引水爲

防。調李懷信代將。人心始定。奴兒哈赤因往開鐵運。取窖粟。以飽待饑。明年。給事中姚宗文閱邊。查訪北關部落。得金台失二女孫。一配虜酋腦毛大之孫桑河兒寨。一配虜酋虎整兔憨。特給四千金。示優卹。用糜其意。而南關裔止。廣寧指揮王世忠請實授遊擊。風諸夷。經畧熊廷弼以軍聲稍振。始議回守瀋陽。逼賊穴。奴兒哈赤乃益連西虜。計令虜睨河西。誘我師疲極。乘其敝。每聲言入犯。第時引遊騎出沒。至發僞榜招降。詬侮無狀。廷弼奏激同仇滅賊。併請恩賞將士。同甘苦會。

上慨發餉金三十萬。一軍盡謹知奴酋亡可翹足待。而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而羨。海內大爲騷動。始海西兩關互讐構。越四十年。自爲刀俎以歸于盡。奴兒哈赤方袖手收漁人之利。而女直諸部落盡併建州。遂忘其初。仰我鼻息。欲引金轍安忍好兵甚矣。夷之不度德也。

兵鏡卷之二十終

兵鏡

卷之二十終

四十一